

陈德文 译

夏目漱石 小说选 上

● 三四郎 ● 从此以后 ● 门

湖南人民出版社

陈 德 文 译

夏目漱石小说选

上

湖南人民出版社

根据日本筑摩书房一九七九年版
《夏目漱石全集》翻译

夏目漱石小说选(上)

——三四郎 从此以后 门

〔日〕夏目漱石 著

陈 德 文 译

责任编辑：林 怀 秋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57,000 印张：28.75 印数：1——16,700

统一书号：10109·1802 定价：2.50元

前 言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原名夏目金之助，1867年生于江户（今东京）的一个仕宦家庭，少年时代受过汉学教育，二十七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后来，转到地方中学当教员，在大学同学、著名诗人正冈子规的影响之下，开始写作俳句，成就斐然，为他以后的文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00年，夏目漱石官费留学英国，在伦敦住了三年，亲眼目睹了“大英帝国”日趋没落的社会现实，痛感资本主义文明的腐败，促使他对祖国的命运更加关切。1903年，他回国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及帝国大学任教，对明治时代日本资产阶级教育界的虚伪与冷酷，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孕育了“漱石文学”对日本近代社会强烈的批判精神。

1905年，夏目漱石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讽刺小说《我是猫》，用幽默而辛辣的笔触，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倾吐了作家郁积已久的不满和愤恨。以《我是猫》为起点，夏目漱石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凭着冷彻的头脑和犀利的笔触，向日本反动统治阶级勇猛地开战，为日本近代文学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夏目漱石卒于1916年，虽然只活了五十岁，但他在生前就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天皇政府曾经打算授予他博士的学位，遭到他毅然的拒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作家大义凛然的高尚品格。夏目漱石在短暂的文学生涯中，写下了《我是猫》、

《哥儿》、《草枕》、《三四郎》、《从此以后》、《门》、《心》、《明与暗》等数十部颇具特色的作品，为日本文学增添了光彩。至今，“漱石文学”仍然以它深厚的思想性和高妙的艺术性，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受到各国读者的广泛欢迎。

《三四郎》（1908）、《从此以后》（1909）、《门》（1910），是夏目漱石中期创作的小说，通称前《三部曲》。这三部作品的主人公及故事情节虽然各不相同，但在主题思想上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小说《三四郎》描写青年主人公小川三四郎，由故乡熊本高中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在同学校和社会上各方面人士交往的过程中，他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相比之下，自己过去的乡间生活显得多么闭塞而又贫乏。在大学里，三四郎遇到了同乡野野宫宗八。他是个知名的物理学家，每天钻在地窖里埋头于科学研究，对交友和恋爱都不感兴趣。三四郎的同窗佐佐木与次郎，是个热爱文学、精力充沛的青年，但又不免流于肤浅。他还结识了少女美祢子，生活中充满了绮丽的幻想，他爱慕她，却又不敢对爱情采取积极的态度。美祢子是个富有教养的新型女性，她天真热情，具有独立的判断事物的能力。但她又看不起平民出身的三四郎，终于同一个上流社会的男人结了婚。作品还塑造了自由主义者广田先生的形象，他清高自诩，卓然不群，对待人生和社会始终抱以高蹈的批判目光。从广田先生这个人物身上，读者可以窥见作家本人的影子。《三四郎》这部小说，反映了日俄战争后，日本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对稳定的生活，以及他们在步入冷酷的社会现实之前那种犹豫不决的精神状态。

《从此以后》的主人公长井代助是一个无职业的“高等游民”，他头脑聪敏，对资本主义社会抱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在那样的社会里，职业只会使人堕落。他的朋友平冈本是个具有理想的实干家，但在现实面前累遭厄运，生活困顿，精神上一蹶不振。平冈的妻子三千代，婚前原是代助的女友，代助看到平冈很爱她，便成全了他们。三年之后，代助发现自己的这一行为并未能给三千代带来什么幸福，便毅然拒绝了父兄通过金钱关系为他包办的婚姻，下决心与三千代一起共同创立新的生活。如果说《三四郎》中的广田先生对社会的批判只停留在一般的议论和冷眼旁观的立场上，那么，到了《从此以后》，作者便让自己的人物置身于社会生活的激流之中，使得这种批判更深入、更直接了。在这部作品里，作者通过主人公长井代助之口，对资本主义社会世态的冷酷，道德的沦丧，精神的堕落，给予有力的控诉，无情地嘲笑了统治阶级被幸德秋水等进步人士的革命活动吓破了胆的虚弱本质，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勇于向封建道德习俗挑战、勇于探索未来的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继《从此以后》之后，夏目漱石子1910年创作了前《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门》，反映了作家精神上的苦闷与动摇。这部小说描写野中宗助和阿米夫妇惨淡的人生际遇，充满了悲凉和绝望的气氛。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当时发生了“大逆事件”^①，给作家的创作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作

① 1910年，明治政府借口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对天皇图谋不轨，实行大逮捕，残酷镇压进步的民主力量，结果被杀二十余人。史称“大逆事件”，又称“幸德秋水事件”。

家一旦放弃冷眼旁观的立场，试图正视黑暗的社会现实时，又不免流露出无能为力的消极情绪。

总之，夏目漱石的前《三部曲》，是明治社会日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部精神历程史。作者根据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通过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准确地把握了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生动地展现了他们的各个生活侧面，具体地反映了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和幻灭的过程，具有撼人心弦的艺术力量，成为日本近代文苑中描写知识分子的典范。同时，由于作家的笔触过分囿于人物的心理刻画，缩小了观察社会生活的视野，妨碍了进一步解剖现实的深度和广度。再者，夏目漱石由于阶级出身和社会经历的制约，使得他对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偏爱。他的大部分创作，着力描写知识分子的孤高性格和失意的心境，忽视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注意和关心，致使一些作品带有悲观主义的色彩。

尽管如此，夏目漱石毕竟不失为一位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日本文学运动中担负着启蒙主义者的任务，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一点必须充分给以肯定。

译者

1983年除夕钟声

写于南京秦淮河畔

目 录

前 言

三四郎…………… (1)

从此以后…………… (241)

门…………… (467)

后 记

他从意识朦胧之中醒来的时候，那女子早已和身旁的老爷子攀谈开了。老爷子正是那个从前两站上车的乡下人。三四郎还记得，火车刚要开动时，他嚷嚷着快步跑进来，蓦地脱光了膀子，脊梁上布满了灸过的痕迹。三四郎一直注视着他，直到那老爷子擦干了汗，穿上衣服，挨着女子坐下来。

这女子是从京都上车的。她一上来就引起三四郎的注意。她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皮肤黝黑。三四郎从九州转乘山阳线火车，渐渐接近京都、大阪的当儿，他看到女子的肤色次第变得白皙起来，自己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远离故乡的哀愁。因此，这个女子一走进车厢，他心里就想到，这回有了一位异性的同伴了。就其肤色来看，这女子属于九州人。

她和三轮田家的阿光姑娘肤色一样。离开故乡之前，只觉得阿光是个讨人嫌的女人，身旁没了她，实在叫人庆幸。可是现在想来，象阿光这样的人并不可厌。

单从脸型上看，眼前这女子标致多了。紧紧抿着的嘴唇，水灵灵的眼眸，前额也不象阿光那般宽大，看上去让人很舒服。因此，三四郎每隔五分钟就要抬眼瞧瞧这个女子，有时候，他俩的目光会不期而遇。老爷子在这女子身边落座的当儿，他更是久久地凝神注视着女子的神态。当时，她嫣然一笑，“好的，请坐吧。”说罢就给老爷子让座。过一会儿，三四郎有些困倦，

便睡了。……

看样子，在他睡觉的时候，女子和老爷子就聊开了。三四郎睁开眼，默默地倾听两个人的谈话。女子说到这样一些事——

论起小孩玩具，还是京都比广岛的又好又便宜。她到京都办点事儿，下车后顺便到蛸药师^①买了一些玩具。好久没有回乡了，这次回去见见孩子，真叫人高兴。不过，她是因为丈夫中断了汇款，不得已才回娘家的。所以心里老是不踏实。丈夫从前长期在吴市^②的海军里供职，战时^③到旅顺去了。打完仗曾一度回来过，据说那边能挣钱，不久又到大连谋生。起先常有信来，月月都汇钱，所以日子还算好。谁知这半年信和钱都见不到了。他不是个浮华人，倒也能叫人放心，可自己总不能坐吃山空呀。因此，在未打听到丈夫的确切消息之前，她出于无奈，只好回乡间等候。

老爷子看来不知道什么蛸药师，对玩具也没有兴趣，开始时只是哼哼哈哈地应和，等到那女人谈到丈夫去旅顺之后，他立即产生了同情，说那太可怜了。他还提到自己的儿子在战争中也拉去当兵，终于死在那边了。他不懂为啥要打仗，打完仗日子能好过些倒也罢了，可是自己的宝贝儿子死了，物价也涨了。还有比这更蠢的事情吗？世道太平，谁还会出外谋生呢？这都是战争造成的！不管怎样，要有信心，这很要紧。他肯定活着，在干事哪。耐着性儿等些时候，他保准会回来。——

① 祭祀药师如来的殿堂，位于京都闹市新京极。

② 广岛西南海滨城市，是著名的军港。

③ 指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

老爷子说着，不停地安慰那女人。不一会儿，火车靠站了，老爷子向那女人打了声招呼，要她多多保重，就腿脚麻利地下车了。

随着老爷子一起下车的有四个人，可是只上来了一个。车厢里本来就不挤，这回更冷清。也许天快黑了，站上的职工踏着车厢顶篷点亮了油灯。三四郎想起了什么，他拿出前一站买的盒饭吃起来。

火车开出后约莫两分钟，那女子飘然站起身，打三四郎身旁穿过，向车厢外面走去。此时，女子腰带的颜色方才映入三四郎的眼帘。三四郎嘴里衔着烤香鱼头，目送着女子的背影。他一边不停地吃饭，一边想，她或许是上厕所的吧。

不多会儿，女子回来了。这下子可以从正面观望了。三四郎的盒饭已经快要吃完，他低着头用筷子使劲扒拉了两三口，可那女子似乎还没有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她说不定……”三四郎思忖着，猛地抬起头一看，女子果然站在对面。正当三四郎抬眼张望的时候，那女子又迈动了脚步。她从三四郎身边走过去，没有马上回到自己的座位，而是继续向前走了两步，侧过身子，将头伸出车窗，静静地向外眺望。风猛烈地吹着，她那鬓角上乱蓬蓬的头发引起了三四郎的注意。这时，三四郎把吃剩的空盒子用力向窗外抛去。女子所在的窗口同三四郎旁边的窗口相邻，中间只隔着一列座席。三四郎看到那个迎风抛出去的白色饭盒盖又随风飘了回来，心想，这下子可糟了。他不由地望了望女子的脸，那张脸正好伸向窗外。女子默默地缩了回来，用印花手帕仔细地擦擦额头。三四郎想，还是主动道一下歉更保险。

“对不起。”

“没关系。”女子回答。

她依然在擦脸。三四郎只好闷声不响，女子也不吱声，她又把头伸出窗外。三、四个乘客在昏暗的油灯下露出困倦的神色。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见火车发出巨大的轰鸣，向前行驶。三四郎合上了眼睛。

过了一阵子，三四郎听女子问道：“快到名古屋了吧？”一看，她早已转过身子对着他，探着腰，把脸凑到三四郎旁边来了。三四郎吃了一惊。

“这个……”三四郎应了一声。他第一次去东京，什么也不知道。

“照这样看，火车会误点吧？”

“可能要误点的。”

“你也在名古屋下车吗？……”

“嗯，下车。”

这趟列车只开到名古屋，所以这样的会话也很自然。女子一直坐在三四郎的斜对面，好长一段时间，只听到火车的轰鸣。

列车停靠下一站时，女子终于又开口了。她想麻烦三四郎一件事，说到达名古屋以后，一个人怪害怕的，想请他帮忙找个旅馆。女子执意相托，三四郎也觉得这是应当的，但他不愿一口应承下来。因为他和这女子毕竟是素昧平生，这使他颇费踌躇。然而他又没有勇气断然拒绝，所以只好支支吾吾地应付了一阵子。说着说着，火车到达名古屋了。

大件行李都已办好托运到新桥的手续，尽可以放心。三四郎只拎着一个不太大的帆布提包和一把阳伞出了检票口。他头上戴着高中学生的夏帽，只是把帽徽摘掉了，作为毕业的标志，白天看上去，那地方还留有新鲜的印记。女子跟在后面，

三四郎戴着这顶帽子总有些不大自在，然而他也无法可想。不用说，在女子眼里，这帽子只是一顶普普通通的脏污的帽子。

火车本应九点半到站，结果晚了四十分钟，现在已经过了十点了。因为是夏季，大街上还象天刚黑时一般热闹。眼前有两三家旅馆，只是在三四郎看来，太阔绰了，只好不动声色地打这些灯火通明的三层楼房前通过，然后信步前行。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到哪里去呢？他当然无从知晓，只是一味奔着暗处瞎闯。女子一声不吭地跟着他，不一会儿，走到一个比较僻静的横街口上，看到第二家门口挂着“旅馆”的招牌。这是一块龌龊的招牌，看来这里对三四郎和那女子都很合适。三四郎稍稍回过头去，向女子问了一声：“这里行吗？”女子回答：“挺好的。”便打定主意直往里走。他们刚来到房门口，还没有来得及声明一下“两人不是一起的”，就听到一连串的招呼：“欢迎……请进……带路……梅花轩四号……”；两人不得已，只好默默跟着那人一起走进梅花轩四号。

女侍去端茶的时候，他们只是茫然地相向而坐。等女侍端茶进来，请客人入浴时，三四郎已经没有勇气声明这女子不是和他一起的了。他拎着手巾，说了声“我先洗”，就向浴室走去。浴室在走廊尽头厕所旁边，那里黑乎乎的，看样子很不干净。三四郎脱去衣服，跳进澡桶，寻思了一会儿，心想，这女子真成了累赘了。他哗啦哗啦正在洗澡的当儿，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好象有人上厕所，不一会儿又出来。接着就是洗手。等一切都完了，忽然，浴室的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半。那女子在门口问道：“要搓背吗？”“不，用不着。”他拒绝了。女子没有离开，反而走进来了。她宽衣解带，看起来是想和三四郎一同入浴，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三四郎猝然跳出澡桶，草

草地擦了擦身子，回房去了。他坐在座垫上，惊魂未定，女侍拿着住宿登记簿进来了。

三四郎接过登记簿，规规矩矩地写上：“福冈县京都郡真崎村小川三四郎，二十三岁，学生。”轮到那女子了，他不知所措，心想等她出浴回来再说，可那女侍一直在旁等候。三四郎迫不得已，只好胡乱写上：“同县同郡同村同姓，名花子，二十三岁。”然后交差了事。接着频频地摇着团扇。

不久，女子回来了。

“实在有些失礼啦。”她说。

“没什么。”三四郎回答。

三四郎从提包里掏出本子记日记，可又没啥好写的。看他那表情，要是这女子不在身旁，或许可以大书特书一气。于是，女子说要出去一下，便离开了房间。三四郎越发无心记日记了，他猜想，这女子到哪儿去了呢？

侍女来铺床，只抱来一条宽大的被子。三四郎告诉她一定要铺两张床才行。她说，屋子太窄，蚊帐又小，总也听不进去。看来她是嫌麻烦。最后她说，老板眼下出门去了，等他回来问一声再拿来吧。说完硬是把一条被子填满整个蚊帐，走开了。

此后，又过了半刻，女子回来了，说了声：“太晚啦。”然后隔着蚊帐在摆弄着什么，不时发出咣啷咣啷的响声，看来肯定是给孩子买的玩具发出的声音。不久，她大概又把包裹照原样包好了，隔着蚊帐说道：“我先睡啦。”三四郎回答：“好吧。”他一屁股坐到门槛上，一面摇着团扇，心想，干脆就这样熬到天亮吧。可是蚊子嗡嗡地飞来，外面实在受不了。三四郎霍地站起来，从提包里掏出薄棉衬衫和衬裤，贴身套上，外头束上蓝色

腰带，然后拿着两条毛巾，钻进了蚊帐。女子还在被子另一头的角落上摇着团扇。

“对不起，我生来讨厌盖别人的被子……还得设法避避跳蚤，请原谅。”

三四郎说罢，把事先特意空下来的另一半被子向女子这边卷过来，床铺正中形成一道又白又长的隔挡。女子翻身朝里睡了，三四郎将两条毛巾接在一块儿，在自己的领地上铺个长条儿，然后直挺挺地躺在上面。这天晚上，三四郎把手和脚都收拢在这条狭窄的毛巾上，未曾向外越出一寸。他和女子没有搭一句话，女子面向着墙壁，也是一动不动。

天总算亮了。女子洗完脸坐下吃饭的时候，莞尔一笑，问：

“昨夜里有跳蚤吗？”

“嗯，谢谢你，托你的福。”三四郎一本正经地回答。他低着头，只顾从小碟里捡腌咸豆吃。

结完账，走出旅馆，来到火车站时，女子才告诉三四郎，她打算乘关西线火车到四日市去。不一会儿，三四郎乘的这班车进站了，女子还要再等些时候，她送他到检票口。

“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一路顺风。”她客客气气地行了礼。三四郎一手拎着提包和阳伞，一手摘下那顶旧帽子，只说了一句：“再见。”

“你呀，真是没胆量的人啊。”她的口气十分平静，说罢微微一笑。

三四郎觉得好象被什么人推上月台一般。他走进车厢，两只耳朵一阵燥热，好大一会儿，缩成一团，没有动弹。不久，乘务员吹响了哨子，那响声从长长的列车的这一头传到那一

头。列车启动了，三四郎悄悄地从车窗探出头去，女子早已不知去向了，唯有站上的大钟十分显眼。三四郎又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车上的人很多，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三四郎的举动，只是坐在斜对面的一个男子，在三四郎回到自己位子上的时候，瞥了他一眼。

三四郎经这男的一瞧，似乎有些不大自在。他想看书，以便调节一下心绪，打开提包一看，上面被昨夜用过的毛巾塞得满满的。他用手扒开一道缝儿，从底层随便抽出一本，原来是看也看不懂的培根^①著的论文集。培根的这本书装帧粗糙，三四郎本不打算把这书带到火车上阅读，因大件行李实在装不下，索性同其它两三本书一同放在提包最底层了，不巧一手摸到了它。

三四郎打开培根这本书的第二十三页。他对别的书都不感兴趣，当然更无心阅读培根的书了。然而，三四郎还是恭恭敬敬地翻到了第二十三页，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地瞧个没完。三四郎一边装作看书，一边回想起昨夜发生的事。

那女人究竟是什么人？世上有这样的女人吗？大凡女人，都是这样沉着冷静，心安理得的吗？这是出于没有教养，还是胆大妄为，或者是天真无邪呢？总之，自己未能深入进去亲身体味，就不敢妄自断言。还是应该下决心体验一番啊，不过那也够怕人的。临别时，女人笑他没有胆量，倒使他大吃一惊。他感到二、三年来的弱点一下子暴露出来了，连生身父母都没有一语道破过哩……

^① Francis Bacon (1561-1626)，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倡导科学方法论和经验论，著作有《随想录》等。

想到这里，三四郎更加颓唐了，仿佛遭到一个来历不明的家伙一顿愚弄，羞惭得抬不起头来。即使面对着培根这本书的第二十三页，也觉得惶愧不安。

现在想来，那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大可不必，哪里还谈得上读大学、搞学问呢？可是这是至关人格的大问题，总得有个对付的办法才好。不过，对方老是那样亲热，自己是受过教育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他感到今后不能随便接近女人，他没有那样的勇气，他非常困窘，他简直就象一个先天不足的废人。然而……

三四郎立即改换了心情，想起另外一些事情——这次到东京去上大学，接触名流，和品学兼优的学生交往，在图书馆钻研学问，从事著述，受到社会的赞扬，母亲欢天喜地……他漫无边际地想象着未来的情景，大大地振奋了精神。他觉得再也没有必要将脸孔继续埋在第二十三页书里了。他轻松地抬起头来，这时，坐在斜对面的那个男子又看了看三四郎。三四郎也回望着他。

那男子长着浓密的胡须，瘦长面孔，看起来象个神官^①。然而那副直直的鼻梁倒象是西洋人。在学校读书的三四郎一见到这样的人，肯定把他当成了教师。这人穿一件白底碎花的衣服，里边配着整齐的汗衫，脚上套着蓝色的布袜。从服饰上推测，三四郎断定他是中学教师。三四郎前程似锦，在他眼里，总觉得这男子没有什么出息。此人四十上下，看来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了。

男子频频抽着香烟，鼻孔里冒出长长的烟雾，抱着膀子，

① 主管神社祭祀的人。

显得十分悠闲自得。可他不时地站起来，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上别的地方。他每当站起来，总要使劲伸伸懒腰，看来太无聊了。邻座那个乘客把看过的报纸搁在一边，男子也无心借来看看。三四郎未免有些奇怪，他合上了培根的论文集。他本想掏出一本别的小说来正儿巴经地读一读，因为太麻烦，只好作罢。他想向前面那个乘客借来报纸看看，不巧那人正呼呼大睡。三四郎一边伸手拿报纸，一边对着那个长胡子的男子明知故问：

“这报纸没人看吗？”

“想是没人看了，你拿去看吧。”男子显出无所谓的样子。三四郎手里拿着报纸，反而有些不好意思。

打开报纸，上面没有什么值得一读的内容。他用一两分钟很快浏览了一遍，然后叠好，又放回原处。他向那男子稍微点点头，对方也轻轻地还了礼。

“你是高中生吗？”那人问。

三四郎知道那男子是注意到自己旧帽子上的徽章的痕迹了，心中感到非常高兴。

“嗯。”他回答。

“东京的？”

“不，是熊本。……不过……”说罢，他沉默了。

三四郎本想说明自己马上就要读大学，但又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于是克制住了。

“哦，是吗？”对方应了一声，又吸起烟来。他没有再继续问，熊本的学生为啥要到东京去。他似乎对熊本的学生不感兴趣。

这时，三四郎前面那个正在睡觉的乘客冒了一句：“怪不

得。”不过那人确实睡着了，并非是自言自语。长着胡子的男子望着三四郎嘿嘿地笑了。三四郎趁机问道：

“您到哪里？”

“东京。”

他只是慢悠悠地说出了两个字。不知怎的，他越来越不象中学教员了。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凡是乘三等车的都不是什么大人物。三四郎不再同他交谈了。长胡子的男子抱着膀子，用木屐的前齿时时敲打着地面，发出笃笃的响声。看来他是那样无聊，不过，他的这种无聊只是因为不愿开口罢了。

火车抵达丰桥时，那个睡觉的乘客腾地站起来，他一边揉搓着眼睛，一边下车了。他醒得不早不晚，看起来是那样准时。三四郎担心他睡迷糊了，下错了站。从窗口向外一望，决非如此，那人太太平平地通过检票口，完全是个头脑清醒的人。三四郎这才放心地把座位调到对面去，这回和长着胡子的男子坐在一处了。那人换了一下位置，把头探出窗外去买水蜜桃。

不一会儿，他把水果放在两人之间。

“你不吃一个吗？”他问。

三四郎说声“谢谢”，吃了一个。长着胡子的男子看来很喜欢，他狼吞虎咽地吃着，并劝三四郎也多吃些。三四郎又吃了一个。两人吃水蜜桃的当儿，变得分外亲密起来，山南海北地谈开了。

那男子说，桃子在水果中最富有仙人气质，它带有不寻常的味道。首先，桃核的样子显得很笨拙，而且到处是窟窿，长得滑稽可爱。三四郎第一次听人说起这种事儿，他感到这简直是信口雌黄。

那男子还谈起这样一件事，他说子规^①很爱吃水果，而且有多少能吃多少。有一回吃了十六个溇过的大柿子，吃完没一点事。他说自己到底比不过子规。三四郎笑呵呵地听着，看来他对子规的故事倒是挺感兴趣。三四郎真希望他能再多谈点子规的事儿呢。

“大凡看到爱吃的东西，总要伸手去拿，这有什么办法呢？象猪什么的，虽然没有手，却长了个鼻子。假如把猪捆起来不让它动弹，在鼻子前面摆着好吃的食物，据说正因为它的身子动弹不得，所以鼻子能够越伸越长，一直伸到可以够到食物为止。看来，没有比专心致志更了不起的啦。”他说罢嘿嘿地笑了。他的话叫人很难判定是正经话还是开玩笑。

“幸好咱俩都不是猪，否则见到好东西一个劲儿伸长鼻子，那连火车都无法乘了。嗷，多伤脑筋。”

三四郎噗哧笑出声来，可对方依然十分沉静。

“说起来也真够危险，有个叫做列昂那多·达·芬奇^②的人，曾经作过这样的试验，他把砒霜注射到桃树的树干里，看毒素是否渗进果实里了。结果有人吃下桃子中毒死了。^③真可怕，一不注意就要发生危险啊！”

他一边说，一边把随处丢弃的桃核、果皮一起包在报纸里，揉作一团儿扔到窗外。

① 正冈子规（1867—1902），著名诗人，原名常规，别号獭祭，主办过《杜鹃》杂志。

② 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

③ 此事出于俄国诗人、小说家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zhkovskii，1865—1941）的小说《神们的复活》。

这时三四郎再也没有心思发笑了。他听到列昂那多·达·芬奇这个名字心里有几分敬畏，而且一想起昨晚那个女子，更有好大的不快，于是审慎地沉默不响了。然而对方丝毫没有注意这些。过一会儿，他问三四郎：

“你到东京什么地方？”

“我初次来，情况不太熟悉……眼下想先到学校的集体宿舍去。”

“这么说，熊本那边……”

“我是今年才毕业的。”

“哦，是这样。”那男子既不表示祝贺也不表示赞赏，“马上就要上大学罗？”

“是的。”三四郎有些不悦，只是随口应和了一下。

“什么专业？”那人又问。

“一部。”

“是法律吗？”

“不，文学。”

“哦，是这样。”

三四郎每听到“哦，是这样”这句话时，总有些不解。他想，对方可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不然，那就是个和大学完全无关、毫无感情的人。由于三四郎很难判定他究竟属于哪种类型，所以对这个男子的态度也显得极不明确。

两个人在滨松车站不约而同地吃完了饭，这时火车还没有开。从车窗向外一看，四、五个洋人在列车前面走来走去。有一对象是夫妇，大热天里还那么手挽着手。女的浑身穿着洁白的衣服，煞是漂亮。三四郎有生以来只见过五、六个洋人，有

两个是熊本高中学校的教员，其中一人命运不济，得了佝偻病。他还认识一个女洋人，是传教士，尖嘴猴腮，活象个柳叶鱼或梭子鱼。眼前这些打扮得时髦而华美的西洋人，不仅很少见，而且显得颇为高贵。三四郎简直看得出了神。他想，他们那样趾高气扬是理所当然的。自己要是到了西洋，夹在这帮人中间，那该有多寒酸啊！有两个洋人打窗前通过，三四郎仔细倾听他们的谈话，一句也不懂，他们的发音和熊本的教员全然不同。

这时，那个男子从三四郎的背后探出头来。

“怎么还不开车呢？”他说罢，朝刚走过的洋人夫妇瞥了一眼。

“嘴，真漂亮！”

他小声嘀咕着，立即打了个呵欠。三四郎觉得自己实在太土气了，赶紧缩回脖子，坐到座位上。那男子也跟着坐下了。

“洋人就是好看嘛！”他说。

三四郎没有说什么，只是顺便“嗯”了一声，笑了笑。

长胡子的男子接着说：“你我都很可怜啊。凭着我们这副长相，这样软弱，即使日俄战争打赢了，成为一等强国，也还是无用。不过，一切建筑、庭园都和这副长相颇为相称。——你第一次去东京，恐怕没见过富士山吧？眼看就到了，你可得好好看看，那是日本最壮丽的山哪，再没有比富士山更可骄傲的了。但是，这富士山是天地造化，自古就有了的，不是我们凭本事造出来的，有什么好说的呢？”

他嘿嘿地笑了。三四郎没有想到，在日俄战争以后还会碰见这号人。他不象是一个日本人。

“不过，日本也在逐渐发展啊。”三四郎辩解道。

“终归要亡国。”那男子平静地说。

在熊本要是有人说这种话，准得挨揍，弄不好还会被当成卖国贼。三四郎是在单纯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头脑里容不得一点这样的思想。因此他想，对方也许看到自己年幼，故意愚弄人吧。那男子依旧嘻嘻地笑着，说话时的语调是那般悠闲自得，真叫人捉摸不透。三四郎只好不再理他，默默地坐着。谁知那男子又开口了。

“熊本没有东京大，东京没有日本大，日本没有……”他稍稍停顿了一下，看看三四郎的面孔，侧起耳朵等了一会儿，接着说，“日本没有人的脑袋大啊！”他还说，“作茧自缚，终将一事无成；偏爱和护短，反而会使日本裹足不前。”

听到这些话，三四郎觉得自己确实已经离开熊本了。他这时才领悟到自己呆在熊本的时候是多么胆小怕事。

当晚，三四郎到了东京。长着胡子的男子直到分手也没有通报自己的姓名。三四郎相信，只要一到东京，这种人一定随处可见，所以他也没有主动打听对方叫什么。

二

东京有许多叫三四郎吃惊的事。首先，是那电车叮铃叮铃的声音引起了他的兴趣。随着叮铃叮铃的响声，众多的人上上下下，实在使人觉得新奇。其次是丸之内大街。然而更使他吃惊的是，不管走到哪里，全是一样的东京味儿，而且到处都堆

放着木材、石头。新的房屋都远离马路一两丈远，古老的仓库只拆除了一半，前半部被精心地保护下来。看样子所有的东西都在继续遭到破坏；同时，所有的东西又都在建设之中。东京发生着巨大的变动。

三四郎简直惊呆了，一个普通的乡下人第一次置身于闹市中心，那心情，那感受是多么不寻常啊！自己以往的知识再也无法迫使自己惊奇的心情冷静下来。三四郎的自信力随着这种激动消失了大半，他闷闷不乐。如果说这些剧烈运动着的事物正是现实世界的本身，那么自己往昔的生活，就同这个现实世界毫无关系了。宛若躺在洞之峠山口睡午觉一般^①，到今天才醒悟过来。要问面对此种变动能否担负起自己的责任，那却是困难的。眼下自己正处在变动的中心，但是只有改变环境之后，能够亲眼看见前后左右的事物发生变动的时候，自己才会过上和以前迥然不同的学生生活。世界如此动荡，自己看到了这种变动，然而却不能投身于这种动荡之中。自己的世界和现实世界排列于同一平面之上，没有一点接触。现实世界在动荡的过程中，将自己抛弃而去，他为此甚感不安。

三四郎站立在东京市中心，眼看着电车、火车、穿白衣服的人、穿黑衣服的人都在不停地运动，心中十分感慨。然而，他对学校生活里蕴含着的思想界的变化却毫无觉察。——从思想界来说，明治时代四十年的历史，重现了相当于西洋三百年间的重大变动。

① 洞之峠山口位于山城、河内（即京都、大阪）的分界线上，1582年（天正十年），丰臣秀吉和明智光秀之间爆发山崎之战，筒井顺庆在该地按兵不动，以图见机行事，借来比喻那种隔岸观火，坐收渔利的行为。

三四郎禁闭在千变万化的东京市中心，正在独自沉默的时候，接到了故乡母亲的来信。这是他来东京后得到的第一件东西。打开一看，写了好多事情。信一开头告诉他，今年大丰收，可喜可贺。接着叮咛他要注意身体，说东京人刁钻、狡猾，叫他多加小心。学费每月月底寄来，不必挂念。末尾还写道，胜田家阿政有个表弟，听说大学毕业后在某理科大学教书，嘱咐儿子去找他，请他多方照顾一下。看来是把最要紧的名字丢了，只好在栏外空白处又添了“野野宫宗八先生”几个字。此外还告诉他几件事情：阿作的青骢马得急病死了，阿作好不伤心；三轮田的阿光送来香鱼，怕寄往东京的中途烂掉，留在家吃了。等等。

三四郎看着这封信，觉得它仿佛是从远古时代寄来的。他甚至感到无暇细读这样的信，虽然有些对不起母亲。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反复读了两遍。总之，如果他接触现实世界的话，眼下除了母亲再没有其他人了。而这个母亲是旧式妇女，又住在古老的乡间。此外就是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女人，她是现实世界的一道闪电，要说那也叫接触，实在过于短暂、过于尖锐了。——三四郎决定遵照母亲的嘱咐，去找那位野野宫宗八。

第二天，天气比寻常更加炎热。三四郎想，现在正值假期，即便找到理科大学去，野野宫君也不一定在。母亲既然没有告诉他的住址，自己不妨去打听一下。下午四点光景，三四郎打高级中学校旁边穿过，从弥生町上的那个大门进去。马路上堆着二寸来厚的尘土，木屐、皮鞋、草鞋从上面踏过，留下了清晰的脚印。车轮和自行车的辙痕更是数不胜数。走在这样的路上，实在气闷得难受。一进入庭院看到树木繁茂，心情顿时舒畅多了。他走到传达室一看，房门上了锁，绕到后面去也还不

行。最后只好来到边门处，为了仔细起见，他试着推了推，想不到门竟然开了。一个伙计坐在走廊的拐角处打盹儿。他听三四郎说明了来意，为了醒醒神儿，便朝上野的树林子眺望了好大一会儿。

“或许在家吧。”他突然说道。接着便朝里面走去。

这里的环境十分清幽。那个伙计不一会儿又走出来了。

“在家，请进吧。”他说起话来，象个熟朋友。

三四郎跟着那伙计，经过拐角处，从混凝土的廊子上走下来。这时，视界顿时变得黑暗了，两眼一阵晕眩，象被炎阳照射的感觉一样，经过好半天，眼珠才慢慢适应过来，四周的景象也看得清楚了。这里是地窖，因此比较阴凉些。左面有一扇门，敞开着，里面闪出一个面孔，宽阔的前额，硕大的眼睛，一副佛教僧侣的尊容。他穿着绸布衬衫，外面罩着西装，衣服上沾满了污垢。这人个头高大，清瘦的身材和这炎热的气候十分相宜。他把头和脊背连成一条直线，向前边伸着，对客人行礼。

“这边请。”

说罢，他转脸走进室内。三四郎来到门口，向里面张望了一下。这时，野野宫君早已坐在椅子上了。

“这边请。”他又说了一遍。

他所指的“这边”摆着一个台子，用四根方木棍支撑着，上面铺着木板。三四郎在台子上坐下来，因为初次见面，少不了寒暄一阵。然后，他请对方多多关照。野野宫君只是“唔，唔”地听着，他的表情有几分象火车上那个吃水蜜桃的男子。三四郎作过一番表白之后，便无话可说了，于是野野宫先生也不再“唔，唔”地应和了。

三四郎环顾屋内，正中央放着一张又长又宽的栎木桌子，上面摆着一件用粗铁丝制作的精巧器具，旁边的大玻璃缸里盛着水，此外还有锉刀、小刀以及丢下的一条领带。最后他朝对面角落一看，见三尺多高的花岗岩平台上，放置着一个装备复杂的器物，有酱菜罐头那样大。三四郎发现罐头的半腰上开了两个洞，象蟒蛇的眼睛闪闪发光。

“挺亮的吧？”

野野宫君笑笑，给三四郎作了如下的说明：

“我在白天做好准备，夜晚等到来往车辆以及其它响动逐渐平静的时候，便钻进这幽暗的地窖，用望远镜窥伺那象眼珠似的小洞，测试光线的压力。这个工作从今年新年起就着手进行了，由于装备颇为复杂，至今尚未得到理想的结果。夏天还比较好过，一到冬季，夜里非常难熬，纵然穿上外套，围上围巾，还是觉得冷彻骨髓……”

三四郎大为惊奇，伴随这种惊奇，他又为自己一无所知感到苦恼。光线会有压力吗？这压力有什么用途？

“你来看一下吧。”野野宫君对三四郎说。

三四郎好奇地走到离石台一丈开外的望远镜旁，把右眼贴近观望了一下，什么也看不见。

“怎么样，看到了吗？”

“一点也看不见。”

“哦，镜头盖还没摘掉哩。”

野野宫君走过来，把罩在望远镜上的一个东西取下来。

这样一瞧，只见一团轮廓模糊的亮光里，有许多尺子一般的刻度，下边有个“2”字。

“怎么样？”野野宫又问。

“看到个‘2’字。”

“现在要动啦。”野野宫君边说边扳动了一下。

不一会儿，那些刻度在光团中流动了。“2”字消失，跟着出现了“3”字，又跟着出现了“4”字，“5”字，最后出现了“10”字。然后，刻度往回流动，“10”字消失，“9”字消失，从“8”到“7”，从“7”到“6”，顺次到“1”便停了下来。

“怎么样？”野野宫君又问。

三四郎非常吃惊，他的眼睛离开望远镜，也无心询问那度数表示什么意思。

三四郎很客气地道过谢，从地窖里出来，走到人来人往的地方一看，外面依然骄阳似火。天气尽管热，他还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西斜的太阳照耀着宽广的坡道，排列着工科专业的建筑，房子上的玻璃窗象熔化了一般放射着光辉。天空高渺，清澄，在这纯净的天际，西边那团炽烈的火焰不时地飘散过来，熏烤着三四郎的脖颈。三四郎用半个身子承受着夕阳的照射，走进了左边的树林。这座树林也有一半经受着同一个太阳的光芒的考验，郁郁苍苍的枝叶之间，象浸染着一层红色。蝉在高大的榉树上聒噪不已，三四郎走到水池①旁边蹲下来。

四周非常寂静，没有电车的声响，原来通过大红门②前面的电车，在学校的抗议下，绕道小石川了。三四郎在乡下时就从报纸得知了这个消息。三四郎蹲在水池旁边猛然想起了这件

① 位于东京大学校园内，夏目漱石写作《三四郎》一书后，这个水池也随之闻名遐迩，故又称三四郎池。

② 东京大学的一个通用门，一般指东京大学，现被指定为“国宝”。

事，这所连电车都不允许通过的大学，离开社会该有多么遥远。

偶尔走进大学看了看，竟然有野野宫君这类人，半年多一直躲在地窖里进行光压实验。野野宫君衣着朴素，要是在校外相遇，会把他当成电灯公司的一名技工。然而他却欣然以地窖为根据地，孜孜不倦地埋头于研究工作，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事。诚然，望远镜里的数字不论如何流动，都是和现实世界无关的，野野宫君抑或终生都不打算接触现实世界。正因为呼吸着这种宁静的空气，也就自然形成了那样的心境吧。自己干脆也同这活脱脱的世界斩断一切联系，修身养性，借以了此一生吧。

三四郎凝神眺望着池面，几棵大树倒映在水里，池子底下衬着碧青的天空。三四郎此时的心绪离开了电车，离开了东京，离开了日本，变得遥远和飘忽不定了。然而过了一阵子，一种轻云般的寂寥感渐渐袭上心头。他觉得，这正是野野宫君进入地窖、一人独坐的那种寂寞情怀。在熊本上高中的时候，三四郎曾经登过清幽的龙田山，躺在长满忘忧草的运动场上睡觉。他曾几度将整个世界忘却。然而，这种孤独之感是今天才开始有的。

是因为看到了急速变动着的东京吧，或者说——三四郎此时脸红了，因为他想起了火车上的那个女伴——现实世界对自己毕竟是必要的。但是，他又感到现实世界太危险，令人难以接近，三四郎打算立即回旅馆给母亲写回信。

三四郎蓦地抬头一看，左面的小丘上站着两个女子。女子下临水池，池子对面的高崖上是一片树林，树林后面是一座漂亮的红砖砌成的哥特式建筑。太阳就要落山，阳光从对面的一切景物上斜着透射过来。女子面向夕阳站立。从三四郎蹲着的低低的树荫处仰望，小丘上一片明亮。其中一个女子看来有些

目眩，用团扇遮挡着前额，面孔看不清楚，衣服和腰带的颜色却十分耀眼。白色的布袜也看得清清楚楚。从鞋带的颜色来看，她穿的是草鞋。另一个女子一身洁白，她没有拿团扇什么的，只是微微皱着额头，朝对岸一棵古树的深处凝望。这古树浓密如盖，高高的枝条伸展到水面上来。手拿团扇的女子微微靠前些，穿白衣的女子站在后边，距离土堤还有一步远。从三四郎这边望去，两人的身影斜对着。

三四郎此时只感到眼前一片明丽的色彩。然而，自己是乡下人，这色彩究竟如何好看，他嘴上既道不出，笔下也写不出。三四郎一味认定那白衣女子象个护士。

三四郎看得出了神。这时，白衣女子开始走动了，样子颇为悠闲，仿佛无意识地迈动着脚步。拿团扇的女子也跟着走动起来，两人不期而然地信步下了斜坡。三四郎仍然凝望着。

坡下有一座石桥，要是不过桥，可以径直走到理科专业去，过了桥沿着水池可以走到这里来。两个女子走过了石桥。

女子不把团扇遮在脸上了。她手中拈着一朵白花，一边嗅着一边走过来。她把花放在鼻尖上，走路时眼睛往下看。当她来到三四郎前面五、六尺远的地方时，顿时站住了。

“这是什么树？”

她仰起脸来。头顶上是一棵大椎树，枝叶繁茂，遮天蔽日，圆圆的树顶一直伸到水池边来。

“这是椎树。”那护士说道。她那副神情就象教导小孩子一样。

“唔，这树不结果吗？”

说罢，她把仰着的脸庞转回来，趁势瞥了三四郎一眼。顷刻之间，三四郎确实意识到那女子乌黑的眼珠倏忽一闪。此

时，关于色彩的感觉全然消失了，他心中顿时升起一种不可言状的情绪。火车上的女伴说他是没有胆量的人，三四郎此时的心境同那时候似有相通之处。他感到惶悚不安。

两个女子打三四郎前面走过。年轻的将刚才嗅过的白花扔到三四郎跟前。三四郎凝神望着她俩的背影。护士走在前头，年轻的跟在后边。透过绚丽的色彩，他看到那女子束着一条染有白色芒草花纹的腰带，头上簪着一朵雪白的蔷薇花。这朵蔷薇花在椎树荫下，衬着乌黑的头发，格外光艳夺目。

三四郎有些茫然，片刻，他小声嘀咕了一句“真矛盾”。是大学的空气和那个女子有矛盾呢，还是那色彩和眼神有矛盾呢？是看到那女子联想起火车上的女人从而产生了矛盾，还是自己未来的方针中包含着自相矛盾的内容呢？或者是一方面兴高采烈，一方面又惶恐不安，这两种心情之间产生了矛盾呢？——这个乡下青年对这些一概不懂，他只是感到有矛盾存在。

三四郎拾起那女子丢弃的鲜花，嗅了嗅，没有什么特别的香气。三四郎将花扔到池子里，花瓣在水面漂浮。这时，突然听到对面有人呼唤自己的名字。

三四郎把视线从那朵花上移过来，发现了站在石桥对面的野野宫君颇长的身影。

“你还没有走吗？”

三四郎在回答他的问话之前，先站起身来，慢腾腾地走了几步，来到石桥上。

“嗯。”他感到自己有些呆然若失。但野野宫君一点也不为怪。

“凉快吗？”野野宫君问。

“嗯。”三四郎又应了一声。

野野宫君对着池水瞧了好半天，把右手伸进衣袋寻找什么。衣袋里露出半截信封来，上面的字象是女人的手笔。野野宫君看来没有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便把那只手依旧垂下来。

“今天那装置出了毛病，晚上的实验停止了。眼下到本乡那边散散心再回去，怎么样？你也一道走走吧。”

三四郎爽快地答应了，两人沿着斜坡登上小丘。野野宫君在刚才女子站立的地方停留了一会儿，环视着对面绿树背后的红色建筑，以及那个在高崖的衬托下显得很低的水池。

“景色不错吧？只是那座建筑拐角略显凸出了。从树林间望过去，你注意到了没有，那座建筑造得很美。工科大楼也不错，不过还是这座建筑更出色。”

三四郎对野野宫君的鉴赏力有些惊讶。老实说，自己一点也看不出孰优孰劣。因此，这回该轮到三四郎“唔，唔”地应付了。

“还有，你看这树和这水给人的感觉——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妙处，但位于东京的市中心——很幽静吧？没有这样的地方就无法搞学问哩！近来东京太喧闹了，很伤脑筋。这是殿堂。”野野宫边走边指着左面一座建筑，“是教授会举行会议的地方。喂，象我这样的人可以不去，只要呆在地窖里就行啦。近来的学术界飞速发展，稍一大意就会落伍。在别人眼里，地窖里的工作简直就象做游戏，可我这个当事人，时刻都在为实验绞尽脑汁。这种劳动甚至比电车的运转还要剧烈。因此，我连消夏旅行都免啦。”

他边说边仰望着广袤的天空。这时，天上的阳光已经减弱了。

蔚蓝的天空一派宁静，高处纵横飘浮着几抹淡淡的白云，

象是用刷子刷过留下的痕迹。

“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吗？”

三四郎仰头望着半透明的云彩。

“那些全是雪霰，从下面看上去好象纹丝不动，其实它正以超过地面上飓风的速度在流动。——你读过罗斯金^①的著作吗？”

“没有读过。”三四郎有些恍然。

“是吗？”野野宫君只说了这样一句话。过了一阵，他接着说，“把这天空画一幅写生那该多有意思。——我要给原口讲一声。”

三四郎当然不知道原口就是一位画家的姓。

两人从倍尔兹^②的铜像前面走过，经枳壳寺旁来到电车道上。走到铜像跟前时，野野宫君问三四郎，这座铜像怎么样，使他很难为情。校外十分热闹，电车熙来攘往。

“你讨厌电车吗？”

经这一问，三四郎觉得，与其说讨厌，不如说害怕。然而，他只是应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我也讨厌电车。”野野宫君说道。可一点也看不出他是讨厌电车的。

“没有乘务员的指点，我一个人简直不知道在哪里换车呢。这两三年电车猛增，方便倒是方便，可也够烦人的，就象我搞的学问一样。”他说着笑了。

① John Ruskin (1819—1900)，英国文明批评家，美术评论家。

② Erwin Baelz (1849—1913)，德国著名内科医生，1875年应邀赴日讲学。东京大学校园有他的铜像。

眼下刚刚开学，有许多戴着新帽子的中学生走过。野野宫高兴地望着这些青年。

“来了好多新生哩。”他说，“年轻人朝气蓬勃，这很好。你今年多大啦？”

三四郎照着住宿登记簿上写的年龄作了回答。

“你这么说比我年轻七岁哩。一个人有这七年时光可以干不少事。不过岁月易逝，七年一晃就过去。”

三四郎弄不明白，哪一句才是他的真心话。

走近十字街头，左右两边有许多书店和杂志店。其中的两三家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都在阅读杂志。读过了就不再买，一走了事。

“都是一些狡猾的家伙！”

野野宫君笑着说。不过，他自己也打开一本《太阳》^①杂志看了看。

来到十字路口，街这边左手有一家西洋化妆品商店，对面是另一家日本化妆品商店。电车在这两家商店之间绕了个弯儿，飞快地驶过去，铃声丁丁当地响个不停。街头行人拥挤，很难通过路口。

“我到那边买点儿东西。”

野野宫君指着那家化妆品商店说。接着就从铃声丁当的电车缝里跑了过去。三四郎紧紧跟上，穿过了街口。野野宫君早已走进商店。三四郎在外头等着，留神一看，店头玻璃货架上陈列着梳子、花簪之类东西。三四郎好不奇怪，野野宫君要买些什么呢？他好奇地走进店里，只见野野宫君手里拎着一只象鼻

① 日本第一个综合月刊杂志，1895年创刊，1928年停刊。

翼一般的彩带子。

“怎么样？”他问。

此时三四郎也想给三轮田的阿光买点什么，权作馈赠香鱼的答礼。可是转念一想，阿光收到东西之后，她保准不会认为这是对她送香鱼的酬谢，说不定又要一厢情愿地胡思乱想一番，因此只好作罢。

走到真砂町，野野宫君请三四郎吃了西餐。听野野宫君讲，这一家是本乡地区最好的饭馆。三四郎只是想尝尝西餐的风味，可一旦吃起来，倒也没有剩下什么。

三四郎在西餐馆前告别了野野宫君，沿着岔路口老老实实往回走。他来到原先那个十字街口，又折向左边。三四郎想买木屐，他走进木屐商店瞅了一眼，一个搽着白粉的姑娘坐在雪亮的煤气灯下，宛若一尊石膏雕塑的妖怪。三四郎立刻讨厌起来，终于没有买成。他在回来的路上，一直回想着在学校水池旁看到的那个女子的脸庞。——那副青黄的面色，就象烤焦了的年糕片一样。她的肌肤十分细嫩。三四郎断定，大凡女人总该都有着这样的肤色。

三

新学年从九月十一日开始。三四郎规规矩矩地于上午十点半到达学校，只见大门口的布告栏里贴着课程表，看不到一个学生。他把自己所要听讲的课目抄在笔记本上，然后又来到办

公室。里面只有一名工作人员。三四郎打听什么时候开始上课，那人若无其事地告诉他九月十一号。三四郎问，他看过每间教室怎么都没有人上课。那人回答说，因为没有老师。三四郎恍然大悟。他走出了办公室，转到后面，站在一棵大椎树下，窥探着高高的天空。这时的天空比平素更加明净。三四郎穿过山白竹走向水池边，来到那棵椎树下，蹲了下来。他想，那女子再从这里走一趟该有多好。三四郎不时地向冈上望望，那里没有一个人影，他想这是当然的。不过，他还是蹲着。这时，午炮响了，三四郎吃了一惊，便走回寓所。

第二天八点整他来到学校，进入大门就一眼看到大道两旁栽着银杏树。这些银杏一直通向远方，然后顺着远远的斜坡低落下去，从三四郎站立为学校大门这里望过去，只能看到理科专业二楼的一部分。这座建筑的后面，上野的树林远远地辉映在朝阳里。太阳是从正面照过来的。三四郎眺望着具有纵深感的景色，心情十分愉快。

这边一排银杏树的尽头的右手，是法文科专业，左手稍稍靠后的地方是博物专业的教室。两座建筑格局相同，细长的窗户上矗立着三角形的尖屋顶。在这三角形的边缘，有一道石条组成的红瓦和黑屋顶邻接的细线。石条略带蓝色，为下面紧紧相连的漂亮的红瓦增添了别一种情趣。这些长长的窗户和高高的三角形，横着一连排列下去。自从上次听野野宫君讲了那段话之后，三四郎早就觉得这些建筑非常珍贵。然而这天早晨，仿佛不是野野宫君的意见，倒象一开始就是自己的感想一样，博物教室和法文科没有排在一条直线上，而是稍稍靠后了一点。他对这种不规则的布局感到非常奇妙。三四郎想，下回遇到野野宫君，就把这一点当成自己的新发现告诉

他。

图书馆突现在法文科右手五十多米远的地方，他对此也十分佩服。虽然分辨不清，但看起来是一种相同的建筑。红墙外边长着五、六棵高大的棕榈，环境宽敞，优美。左手最后面的工科专业，似乎是模仿封建时代西洋的城堡建造起来的，整体是正四边形，窗户也是方的，只有四个角落和入口是圆的。这大概是仿效塔楼式的建筑吧。这座城堡式建筑非常坚固，不象法文科那般摇摇欲坠的样子，宛如采取低姿态的摔跤手一样。

三四郎纵目远眺，估计尚有许多看不到的建筑物，心中不由地产生了一种雄伟之感。

“最高学府都必须是这样。只有这样的建筑布局才能搞研究工作。实在了不起！”三四郎仿佛觉得自己是个大学者了。

可是走进教室一看，上课铃虽然响过，但是先生还没有来，也没有学生。下一堂仍然是这样。三四郎气乎乎地走出教室，为了慎重起见，他又绕池子转了两圈儿，这才走回寓所。

又过了十多天光景，终于开始上课了。三四郎走进教室，第一次和其他学生一起等待先生的到来，他这时候的心情实在不比往常。三四郎自己揣度自己，他仿佛觉得正象一位神官装束打扮整齐，眼下就要去参加祭典一般。到底是被学问的威势给震慑住了。铃声响过后又过了一刻钟，一种预料之中的敬畏之情渐渐增长。不多会儿，一位人品端正的老爷爷模样的西洋人开门走了进来，用流利的英语开始讲课。三四郎这时才知道

“answer”^①这个词是从盎格鲁撒克逊语and - Swarn这个词儿化用过来的。接着又记住了司各特^②曾经读过小学的村庄的名字。他把这些词儿都十分仔细地写到笔记本上。下一堂课上文学评论，这位先生走进教室，看了看黑板，那上面写着Geschehen和Nachbild^③两个词，他笑了笑，说：“这是德语呀。”说罢匆匆擦掉了。三四郎由此对德语多少失掉了一些敬意。然后先生对古代文学家下了十多个定义，三四郎把这些全都一丝不苟地抄在笔记本上。下午来到大教室，里面大约坐着七、八十位听讲的人。因此先生便用演说的调子讲课。他开头说了一句“炮声一响惊破浦贺梦”^④，三四郎觉得很有意思。最后说出了一大串德国哲学的名字，甚是难懂。他向桌面上一看，有两个雕刻得十分漂亮的字——“落第”。可以想象刻字的人是那样悠闲，他能在坚硬的桤木板上刻下整齐的刀纹，可见不是一个生手，其工夫是相当深的。邻座的男子正在用心记笔记，探头一看，不是作笔记，原来正冲着远处的先生画漫画呢。三四郎一伸头，邻座的人就把笔记本推给他看。画画得很出色，旁边还写有一行字：“天上子规自在鸣。”^⑤不知是什么意思。

下课了，三四郎显得有些疲惫不堪。他站在楼上窗口双手托腮，俯视着正门里边的校园。那里只有一条宽广的大路，两

① 英语，“回答”之意。

② Walter Scott (1771-1832)，英国诗人，小说家。

③ 德语，分别为“事件”、“抄写本”之意。

④ 1853年，德国人柏利乘“黑船”始抵横须贺浦贺港，从而打破了日本幕府的锁国政策。

⑤ 幕府末期儒者安井息轩，青年时代曾写过这样的座右铭：“君不见冈上子规不闻声，总有一天鸣太空。”表露自己即将发迹的宏伟抱负。

旁栽着高大的松树和樱树，路面铺着沙子，由于没有进行太大的人工修饰，看上去令人心情舒畅。听野野宫君说，过去这儿不象现在这般漂亮，野野宫君的一位老师，学生时代曾经在这儿骑马巡游。马不听话，大发脾气故意从树底下通过。老师的帽子挂到树枝上，木屐齿夹在了马镫里。当他正在感到困窘的时候，正门外“喜多”理发店的理发师傅一齐跑出来嘻嘻哈哈地看热闹。当时的有志之士集资在校园内建造了马厩，饲养三头马，雇用一名教授骑术的师傅。谁知这位师傅是个大酒鬼，到头来将三匹马当中最好的一匹白马卖掉沽酒喝了。听说那是拿破仑三世时代的老马，恐怕未必是拿破仑三世那个时代吧。不过他想那种悠然自适的年代总是有的。这时，那个在课堂上画漫画的男子走了过来。

“大学的课程真没意思。”那人说。

三四郎随便应和了一下。其实究竟有没有意思，三四郎一点也不知道。从此以后，他们两个开始交谈起来。

那天，三四郎有些闷闷不乐，他觉得无聊，没有象往常一样到水池转转，便直接回去了。晚饭后，他反复阅读笔记，谈不上有什么愉快或不愉快的感觉。他又用言文一致的文体给母亲写了封信——开学了。每天都去上学。学校是个宽阔的好地方。建筑物非常美丽。校园中有个水池。到池子周围散步是一大乐事。近来乘电车也习惯了。本想给母亲买点什么，可又不知买什么好，终于没有买。要想买什么请写信告诉一声。今年的大米要涨价，最好不要马上卖掉，放一些时候有利。对待三轮田家的阿光姑娘不要太热心，来东京以后发现到处都是人，男人多，女人也多……写的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

写完信，他翻开英语书读了七、八页，又厌了。三四郎

想，这种书成本地读下去也没有用，随后铺床就寝。又不能马上入睡，他想要是患了失眠症，得赶快到医院治疗，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照例到学校上课。课间休息时，他听人家谈起今年的毕业生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人找到了什么出路，谁和谁还留在这儿，互相争夺官办学校的地位。三四郎漠然地感到未来的一种钝重的压迫从遥远的地方涌向眼前，但很快又忘却了。有人谈起了升之助的故事，三四郎觉得这些听起来更有意思。于是，三四郎在走廊里抓住熊本来的同学，问起升之助是谁。那人回答说是一位说书的姑娘。接着又告诉他说书的招牌是什么样的，设在本乡的某个地方，并且邀请三四郎星期六一起去书场。三四郎想，这位同学知道得真清楚。原来这人昨天晚上还去过书场哩。三四郎不由地也想去书场看一看那位升之助。

三四郎打算回寓所吃午饭，这时，昨天那个画漫画的人走来，“喂，喂”地喊住他，拉着他到本乡街淀见轩吃咖喱饭。淀见轩是一家商店，出售水果，新近经过整修。画漫画的男子指着这座建筑告诉他，这是一种努弗式^①。这时，三四郎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努弗式建筑。回来的路上又告诉他青木堂^②在哪里，据说那里也是大学生常去的地方。进了大红门，两人围绕池子散步。这时，画漫画的男子讲起这样的事，已去世的小泉八云^③先生不喜欢到教员室去，一上完课就在这座池子旁边徘

① 法文“nouveau”的音译。二十世纪初叶法国兴起的图案样式，线条单调、粗犷，缺乏人情味，人的态度、动作难以捉摸。

② 西洋食品店，楼上设有小吃部。

③ 小泉八云（1850—1904），本为英国文学家，后归化日本，曾作为夏目漱石的前任，在东京大学执教。

徊。仿佛小泉先生教过他似的。三四郎问他，小泉先生为什么不愿意进教员室。

“这是当然的，首先你听过他们的课还不明白吗？没有一个能够畅谈的人。”

这人平心静气地说出这种刻薄的话，倒使三四郎大吃一惊。

此人叫佐佐木与次郎，据说是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今年又进了大学选修科。他说自己住在东片町五号的广田家里，请三四郎去玩。三四郎问他是不是私人寓所，他回答说是某某高中一位老师的家。

此后，三四郎每天定时到学校，认真地上课，有时还去听必修以外的课目。即便如此，他仍不满足。有时甚至时常去听和专修课目毫无关系的课目。不过去了两三次也就算了，没有一门是持续一个月的。这样，每周平均上课四十个小时。对于刻苦勤奋的三四郎来说，四十小时总是有点过分。三四郎不时地感到有一种压力，但他仍不满足。三四郎变得紧张起来。

一天，他向佐佐木与次郎提起这件事。听说他每周上四十小时课，与次郎把眼睛瞪得溜圆。

“真傻！想想看吧，寓所里难以下咽的饭菜，一天让你吃上十顿，厌不厌？”

与次郎突然用这句警辟的话语，给了三四郎当头一棒。三四郎立即醒悟道，“怎么办才好呢？”他同与次郎商量起来。

“去乘电车。”与次郎说。

三四郎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思忖了片刻，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问道：

“你是说真正的电车吗？”

这时与次郎咯咯地笑了。

“乘上电车，围绕东京转上十五、六趟，你自然会满足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想，一个活灵灵的脑袋被死板的课目缠住了，怎么成？出去兜兜风嘛。当然，让你满意的措施有的是，乘电车是最起码最轻便的了。”

当天傍晚，与次郎拉着三四郎，从四条巷乘上电车到新桥，又从新桥折回日本桥下车。

“怎么样？”他问。

接着，他俩从大街拐进狭窄的小巷，走进挂着“平之家”招牌的饭馆，吃了晚饭，喝了酒。饭馆的女侍都是一口京都腔，情意缠绵。与次郎出了饭馆，红着脸又问：

“怎么样？”

与次郎说要带三四郎到最好的书场去。他们又进入一条窄巷，来到一家名叫“木原店”的书场，在这里听一位叫“阿小”的说书人讲故事。十点钟过后，他们来到大街上。与次郎又问：

“怎么样？”

三四郎没有回答“已经满足了。”然而他觉得也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于是，与次郎便大肆谈论起那位阿小来。

“阿小是个天才，象他那样的艺术家不多见。不过由于随时随地都能来听，便不觉得有什么可贵了，这实在有点可惜。和他生活在同时代的我们是很幸运的。生得早一点听不到阿小说书，生得晚了也是一样。——圆游说得也不错，但同阿小比起来，趣味各异。圆游扮演的小丑，只是小丑式的圆游，颇逗

人喜欢；而阿小扮演的小丑，是远远脱离阿小的小丑，所以更加富有情趣。圆游饰演的人物要是掩盖圆游本人，人也就不存在了；阿小饰演的人物不论如何掩盖阿小本人的特色，人物依然活脱，生动。这正是阿小的高妙之处。”

与次郎说到这里，再一次问道：

“怎么样？”

说实在的，三四郎并不理解阿小有什么妙处，此外，他也从未看过圆游的表演，所以很难判定与次郎的评价是否恰当。不过，三四郎十分佩服与次郎这种颇得要领的富有文学意味的对比法。

两人来到高级中学校前面。分手时，三四郎表示感谢。

“谢谢，我感到心满意足啦。”

“看来，非得再到图书馆去一趟不会十分满足哩。”

与次郎说罢拐进片町方向去了。听了他的话，三四郎这才想起要进图书馆去。

从第二天起，三四郎把四十个小时的课程几乎减到一半，跑起图书馆来了。这座建筑宽大、敞亮，高高的天花板，左右开着许多扇窗户。书库只能看到入口，由正面向里望去，似乎藏有数不清的图书。停住脚望望，只见有人从书库里走出门来向左边拐去，怀里抱着两三册厚厚的书，那是去职工阅览室。其中也有的从书架上取下自己需要的书，在胸前摊开，站在那里查阅。三四郎非常羡慕，他真想进去，登上二楼，接着再登上三楼，来到比本乡更高的地方，不同任何人接触，坐在故纸堆里读个够。至于读些什么好呢？他自己也没有仔细考虑过。不先读上几本是无法知道的。他只是觉得那里头有无数的书。

三四郎是一年级学生，无权进入书库。没办法他只得去查大木箱子里的目录卡。他弓着腰一张一张地翻检着，新的书名接连不断地出现，怎么也翻不完。最后连肩膀都酸疼了。三四郎抬起头来，趁着休息的当儿，环顾一下馆内，到底是图书馆，安静得很，人倒也不少。向对面望去，尽是黑压压的人头，分不清眼睛和嘴巴。穿过高高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到处都是树，只露出稍许的天空，喧闹声从远处传来。三四郎站在那里，心中想学者的生活是静谧而又幽深的。当天，他就带着这样的心情回去了。

第二天，三四郎不再想入非非，他走进图书馆，很快借了书。谁知搞错了，马上又还回去。接着又借了一本，不巧太难，看不懂，又立即还了。就这样，三四郎每天总要借上八、九本书，当然也有一些可以看得懂的。使三四郎大为惊奇的是，他发现不管借哪一本书，总是有人预先浏览过。因为书中随处都用铅笔标上了印记。有一次，三四郎为了证实一下，借了一本作家阿弗拉·贝恩^①的小说。他在打开之前，心想，这本书不至于有人读过吧，谁知翻开一看，依然有人仔细地用铅笔画着记号。这下子三四郎只好死心了。这时一支乐队从窗外经过。他想出去散散步，便来到街上，最后进入青木堂。

三四郎进来一看，有两组顾客都是学生。对面远处的角落坐着一个男子，独自在喝茶。三四郎无意之中望望那人的侧影，觉得很象自己来东京时在火车上碰到的那个吃了许多水蜜桃的人。对方毫未觉察，喝一口茶，吸了一口烟，显得十分悠

^① Aphra Behn (1640—1689)，英国女作家，少女时代在印度度过。后同荷兰富商贝恩结婚，丈夫死后，靠文笔生活成名。

然自得。这男子今天没有穿白色的单和服，而是穿着西服，但也决非什么好料子，比起测量光压的野野宫君来，只是那件白衬衫显得好些。三四郎望着那人的模样，断定他就是那个吃水蜜桃的人。自从在大学里听课以来，三四郎忽然回想起火车上那个男子说的话很有道理，他打算过去和那男子打打招呼。可是，对方一味瞧着外面，喝茶，吸烟，吸烟，喝茶，实在没办法开口。

三四郎凝视着那男子的侧影，忽然把杯子里的葡萄酒喝干，飞跑出去，然后回到图书馆。

那天，借着葡萄酒的威力，加上一种精神作用，三四郎大大地增长了学习兴致，这是前所未有的，他感到非常高兴。三四郎津津有味地读了两个多小时的书，这才觉得时间不早了。他慢悠悠地收拾一下准备回去，一面将那本借来尚未阅读的书翻了翻，只见扉页的空白处用铅笔潦草地写着这样一段文字：

黑格尔于柏林大学讲授哲学时，他毫无兜售哲学的意思。黑格尔的讲演不是事物真髓的说教，而是体现这种真髓的人的讲演。不是口舌的雄辩，而是言为心声。当真髓和人相互融合醇化为一体时，其所说，所云，不单是为讲演而讲演，而是为道义而讲演，哲学讲演惟此方可聆听。只凭口舌奢谈真髓，犹如用无生命之墨在无生命之纸上留下空洞的笔记，有何意义可言？……尔今，我为应付考试，亦即为了面包，饮恨含泪阅读此书。要记住，强忍着疼痛的脑袋，永远诅咒这样的考试制度。

当然没有署名。三四郎不觉微笑了。他感到似乎受到了一种启示。他想，不光哲学，文学也是如此。他又翻过一页，下面还有呢。“黑格尔的……”看来，这人对黑格尔很感兴趣。

为了听黑格尔的讲演，学生们从四百八方汇集柏林。他们不是抱着听此讲演可以换取衣食之资的野心而来，他们只是前来聆听哲人黑格尔站在讲坛上传授无上普遍的真髓的。他们向上求道心切，常怀有疑念，欲前来坛下寻求解答，以保持清静无垢之心。因此，他们听了黑格尔的讲演便可决定自己的未来，改造自己的命运。倘若把他们同你们这些呆然若痴、充耳不闻、浑浑噩噩毕业而去的日本大学生相比，他们简直是得天独厚了。你们只不过是打字机，而且是欲壑难填的打字机。你们的所为，所思，所云，最终同现实社会的机运无关。抑或至死都处于茫然无知，至死都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之中吧？

“茫然无知”这句话连连重复了两遍。三四郎默默然陷入沉思。这时，有人从背后拍拍他的肩膀，原来是那位与次郎。在图书馆里碰到他，真是难得。与次郎认为上课没有用，跑图书馆最重要。然而他很少按照自己的主张到图书馆里来。

“喂，野野宫宗八君在找你哩。”他说。

三四郎没想到与次郎认识野野宫君，为慎重起见，叮问了一句：“是理科专业的野野宫君吗？”回答说：“是的。”三四郎立即放下书本，来到门口阅报处，却不见野野宫君的影子。再走到大门口，仍然没有人。三四郎下了台阶，伸长脖子四处张望，看不到一个人影，只好回去了。他来到原来的座位上，只见与

次郎指点着那段评价黑格尔的文字，正在低声发议论。

“真是大言不惭，肯定是往届毕业生干的。以前那些家伙虽然喜欢胡闹，可也挺有趣。他们确实是这样啊！”

与次郎似乎入了神，他独自笑着。

“野野宫君不在呀。”三四郎说道。

“他刚才还在门口呢。”

“他找我有什么事吗？”

“好象有事。”

两人一道走出图书馆。这时，与次郎说，野野宫君原是自己所寄寓的那位广田先生的门生，他经常到广田先生家里去。野野宫君非常好问，肯于钻研，凡是搞他那一行的人，连西洋人都熟知野野宫君的名字。

提起野野宫君的老师，三四郎又想起从前那位在校门口吃过马的苦头的人。他想，那也许就是广田先生吧？三四郎把这事告诉了与次郎，与次郎说：“这么说，正是房东先生，他会干出那种事来的。”他说罢笑了笑。

第二天正逢礼拜天，在学校里见不到野野宫君。可是他昨天来找过三四郎，三四郎一直记挂着这件事。正好自己不曾访问过他的新居，三四郎决定亲自去一趟，问问他到底有些什么事。

早晨拿定这个主意之后，看看报纸，磨蹭到了中午。吃罢午饭，正想出门时，一位阔别已久的朋友打熊本来看他。等到好不容易打发走朋友之后，已经过四点钟了。虽然迟了些，三四郎还是按预定计划出发了。

野野宫的家住得很远。他在四、五天前搬到大久保去了，不过乘电车很快就到。听说靠近车站，所以很容易找到。说

实在话，三四郎上次从“平之家”饭馆出来，曾经吃过很大的苦头。他原打算到神田的高等商业学校去，从本乡的四条巷上车，结果乘过了站，来到了九段，后来又被带到饭田桥。他在那里好不容易换上外濠线①的电车，从茶之水来到神田桥，这时仍然没有觉察，电车载着他沿镰仓河岸向数寄屋桥方向急驰而去。打那以后，三四郎看见电车就烦躁不安。他听说甲武线②是一条直线，才敢放心地乘坐。

三四郎从大久保车站下车，没有沿仲百人大街走向户山学校，而是直接由交叉口处拐向旁边，顺着三尺宽的小路前行。他缓缓地爬上一段斜坡，看见一片稀疏的竹林。竹林附近和前边各各住着一户人家，野野宫君的家就在前面。小巧的门面开向路边，兀自座落在一个毫无关系的位置上。一走进去，房子又建在另外的方位上，大门和房子的入口完全象是后来装配上去的一般。

厨房近旁是一线生机勃勃的花墙。院子里却没有隔挡的东西。只有长得比人还高的胡枝子，微微遮住了客厅的回廊。野野宫君把椅子搬到回廊上，坐下来阅读西洋杂志。他看到三四郎进来，说道：

“这边请。”

他在理科专业的地窖中也是这样招呼三四郎的。应该从院子进去还是应该从大门绕过来呢？三四郎稍稍犯起了踌躇。

“这边请。”

又是一声催促。三四郎决心从院子进去。客厅兼书房，有

① 围绕原江戸城护城河环行的东京市内电车。

② 连接饭田町和八王子的铁道。

八铺席宽，摆着许多西洋书籍。野野宫离开椅子坐在地上。三四郎随心所欲地闲扯了一阵，什么这里很安静啦，到茶之水去很方便啦，那项望远镜实验怎么样啦，等等。

“听说你昨天找我去，有什么事吗？”

“不，没有什么事。”野野宫君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唔。”三四郎随口应了一声。

“那么你是特意为此而来的吗？”

“哪里，不是那么回事。”

“是这样的，你家里的伯母给我寄来了高贵的礼品，说‘小儿要给你添麻烦啦’。我想总该向你表示一下谢意才好……”

“哦，是吗？都寄了些什么呀？”

“是上好的糟红鱼呢。”

“那么说是比卖知硬骨鱼罗？”

三四郎心想，母亲怎么寄了这种蹩脚货。然而野野宫却不在意，他还就这种鱼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三四郎特别向野野宫介绍了这种鱼的吃法。他告诉野野宫君，要连酒糟一起烧，装盘后立即除去酒糟，否则就跑味了。

他们两个不住地谈论着糟红鱼，不知不觉天已黑了。三四郎想起该回去了，正要告别，这时突然来了一封电报。野野宫君拆读了，嘴里说了声“糟啦”。

三四郎既不能装出漠然不知的样子，又不便冒冒失失地打听，只是直愣愣地问了一句：

“出什么事了吗？”

“不，没什么。”

野野宫君说罢把电报递给三四郎看，上面写着“速来”二字。

“你要去什么地方吗？”

“嗯，妹妹最近病了，住进了大学的医院，她要我立即到她那儿去。”

野野宫君一直显得不慌不忙，而三四郎却吃了一惊。野野宫君的妹妹，这位妹妹的病情，大学的医院，再加上在池畔见到的那个女子，三者搅在一起，搅得他有些不得安宁。

“那么说，病很重吗？”

“不会吧。我母亲在看护她。——要是为了病的事，乘电车来一趟更快些。——不过，这也许是妹妹恶作剧。这个傻丫头常干这种事儿。我来到这里以后，还未曾到她那儿去过。今天是星期日，说不定正盼着我去呢。”说罢，他歪着头想了想。

“我看还是跑一趟吧。万一病情有变化就不好了。”

“是啊，虽说四、五天之内不至于恶化，还是去看看的好。”

“最好还是去一趟看看。”

野野宫君决定去。他打定主意之后，说有些事情要拜托三四郎：万一是因为病情变化打来的电报，今晚也就不能回来了。家中只留下一个女仆，这女人非常胆小，附近又很不安宁。你来得正好，如果不耽搁明天上课，就请你住上一宿。当然，要是普通的电报，我会马上赶回来的。要是早知道有这事儿，就拜托给佐佐木办了，眼下是来不及了。只有一个晚上，现在不知道是否会在医院里留宿，事先就给毫无关系的人增添麻烦，真是有点太冒昧了，所以不好太强求……当然，野野宫君没有直言相托，不过三四郎倒是个明白人，他不需要把话说到底，随即一口就应承下来了。

女仆来问晚饭的事，野野宫说“不吃了”，然后对三四郎说：“对不起，等会儿你一个人吃吧。”说完，连饭也不吃就走出去了。刚一出门，又隔着昏暗的胡枝子树丛大声说：

“我书斋里的书，你可以随意阅读，虽说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你就看看吧。也有几本小说。”说着就消失了踪影。三四郎送他到走廊上道了谢。这时，那片占地约十平方米的竹林，因长得稀疏，一根根历历可见。

不一会儿，三四郎就坐在八铺席书斋正中间，面对着小小的饭盘吃晚饭了。他朝饭盘一看，果然如主人所说，上面摆着那种糟红鱼。好久没有闻到故乡菜的味道了，今天他十分高兴，然而米饭却不怎么好吃。三四郎望望侍候自己的那个女仆，可不是嘛，小鼻子小眼睛，确实象个胆小鬼。

吃罢饭，女仆到厨房去了。只撇下三四郎一个人。当他独自静下心的时候，又立即记挂起野野宫君的妹妹来了。心想，她可能病很重，又担心野野宫君走得太慢。三四郎仿佛觉得这个妹妹就是上回碰到的女子，越发不安起来。三四郎重新回顾了那女子的面容、眼神和服饰，想象她正躺在病床上，旁边站着野野宫君。他们谈了两三句话，因为是哥哥，她还嫌不满足。于是，三四郎不自觉地成了代理人，细心而亲切地照料着她。这时，火车一阵轰鸣，打孟宗竹林近旁通过，不知是因为地板还是土质关系，整个房子稍微有些颤动。

三四郎停止了看护病人的幻想，环顾了一下室内。这是一座老式建筑，柱子古旧，隔扇也不严实，天花板黑糊糊的。只有明晃晃的电灯，才显得有些新意。这就如同野野宫君本是个新式学者，竟然猎奇般地租住这样的房子，同封建时代的孟宗竹为伍。喜欢猎奇，那倒是随人所好，如果是迫不得已，将自

已放逐郊外，那就太叫人同情了。据说，这位学者每月只能从大学领取五十五元的工资，所以不得不到私立学校教书。妹妹一住院，就更受不了，他迁到大久保来，也许就是因为这种经济上的缘故……

虽然天刚黑，由于地方不同，这里一片宁静，院子里虫声唧唧，一人独自静坐，深感初秋时节的寂寥难耐。这时，远处有人在说话。

“唉唉，不会很久了。”

这声音象是从房子后面传来的，因为距离远，听得不甚真切。而且没有来得及辨清方位就消失了。不过，三四郎的耳朵分明听到了这句话，这是一个被一切所舍弃的人发自内心的独白，但并不期望会得到任何回答。三四郎有些害怕，这时远处又响起了火车的轰鸣。那响声越来越近，打孟宗竹林边呼啸而过，比先前那列火车的声音还要高出一倍。三四郎茫然等待着房屋的轻微震动停下来，感到先前的叹息和列车的响声犹如电光石火一般，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他一骨碌跳起来。这种因果关系太可怕了。

三四郎发现再这样呆坐下去已是极为困难的事了，从脊梁到脚底都感受到一种疑惧的刺激，使他难以忍受，于是站起来到厕所去。他打窗户向外边一看，繁星布满天空，土堤下面的铁路一片死寂。三四郎还是把脸贴在竹格子上瞅了瞅暗处。

车站方面有人提着灯笼沿铁路向这里走来。听声音似乎有三、四个人。那灯影越过交叉口，消隐在土堤下面了。他们经过孟宗竹林旁边时，只能听到谈话声，不过句句都听得十分真切。

“再向前走一点。”

脚步声渐去渐远。三四郎来到院子里，趿着木屐，穿过竹林，走下六尺多宽的土堤，追随着灯影而去。

走出三、四丈远时，又有一人从土堤上飞跑下来。

“是轧死的吗？”

三四郎本想回答点什么，可一句也没有说。这时走过一个黑黑的人影，三四郎跟在他后面，心想，这位可能是住在野野宫君后面的那家的主人。走了十几丈远，灯笼停住了，人也停住了。人影遮着灯影，默默无语。三四郎无言地望望灯下，只见地上有具死尸，火车从右肩到乳下拦腰一碾而过，抛下斜切下来的半截身子飞驰而去，脸面完好无损。原来是个年轻的女子。

三四郎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心情。他想马上回去，刚一转过脚跟，两腿僵直，再也动弹不得了。三四郎爬上土堤，回到客厅，心口砰砰直跳。他想喝水，招呼女仆，幸好女仆什么也不知道。过了一会儿，后头一家骚动起来。三四郎这才想起主人已经到家了。不久土堤下也吵吵嚷嚷，过了一阵又归于死寂，静得叫人不堪忍受。

三四郎眼前清晰地浮现出刚才那个女子的面影。那面影以及那“唉、唉”的无力的叹息声，深深地包容着一个悲惨的命运。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细加思索，就会发现，生命这个似乎强韧的东西，不知不觉就会变得松弛下来，会随时向黑暗漂流而去。三四郎心灰意冷，他感到惶恐不安。那生命就毁于火车一瞬间的轰隆声里，在这之前，她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三四郎此刻想起火车上那个给自己吃水蜜桃的男子的话来：“危险，危险，不留神就会发生危险。”当时，那人嘴里虽然说着“危险，危险”，可心情仍然显得十分平静。换句话说，

如果嘴里叫着“危险，危险”，而自身并没有置于危险的境地，那么就会变成和那男子同样的心情。在这个世界上持冷眼旁观的人，也许其兴味就在于此吧。那个在火车上吃水蜜桃，在青木堂喝茶又抽烟、抽烟又喝茶，一直凝神注视着前方样子的人，正属与此类人物吧——评论家。三四郎使用了“评论家”这个奇妙的字眼。他对选用这样的词十分满意。不仅如此，他自己甚至将来也想当一名评论家。看到那副死人相之后，他便产生了这样的念头。

三四郎环顾了屋角的书桌，桌前的椅子，椅子旁的书橱以及书橱里排列整齐的洋装书籍，觉得这间宁静的书斋的主人，同那位评论家一样平安而幸福。——研究光压总不至于把一个女人轧死。主人的妹妹病了，但这并非当哥哥制造的，而是自己染上的。三四郎一件件随意想象着，不觉已到十一点钟。开往中野的电车没有了。他又是一阵不安起来，莫非病情危笃，不回来了吗？正在这时，野野宫君打来了电报，说妹妹平安无事，他明晨即回。

三四郎安心上床睡了，但却做了一个可怕的恶梦——那个卧轨身死的女人，原来同野野宫君有联系，他知道此事不回家了，为了使三四郎放心才拍来了电报。他说的妹妹平安无是是伪造的。今夜当发生这起车祸时，他的妹妹也同时死了。而且，这个妹妹就是三四郎在池畔遇到的那个女子。……

第二天，三四郎破例起得很早。

他打量着睡不习惯的床铺，吸了一支香烟。昨夜的事一切都象梦境，他走到回廊上，仰望着低低的套廊外面的天空。今天是个好天气，眼前的世界变得一派明朗。吃过饭喝了杯茶，端把椅子坐在套廊上读报，这时，野野宫君如期地回来了。

“听说昨夜火车在这里轧死了人。”看来野野宫君在车站就听说了。三四郎将自己亲眼看到的情景全都告诉了他。

“这事很少见，难得碰到一次，我要在家就好了。尸体已经入殓了吗？现在去也看不到了吧？”

“已经不行了。”三四郎回答了一句，他对野野宫君的平静态度感到惊讶。三四郎断定，他的这种麻木的神经，完全是昼夜之差所造成的。三四郎根本没有意识到，测试光压的人的癖性，即使碰到这样的场合也是一如往常，决不动情的。也许还因为他年轻吧。

三四郎转换了话题，询问病人的状况。野野宫君说，果然未出自己所料，病人没有什么变化，只因五、六天以来未曾去探望，妹妹有些不满意，心情寂寥之余硬把哥哥诤了去。她很生气，说今天星期日，不去看一下也太无情意了。野野宫君骂妹妹是傻瓜，他好象把妹妹真的看成傻瓜了。说这样忙，还要浪费人家宝贵的时间，真是太愚蠢。三四郎却不明白他的意思，妹妹既然特地打来电报，想见哥哥一面，趁着星期日花上一两个晚上陪陪她，又有什么可惜的呢？按道理说，同妹妹见面的时间是应该花的，钻在地窖内测试光线所度过的岁月，那才是脱离人生的无聊生涯哩。自己要是野野宫君，为了这样的妹妹而妨碍了自己的学业反而会感到高兴。想到这里，三四郎才忘掉了那个轧死的女子。

野野宫君说他昨夜没睡好，所以头脑昏沉，有些支持不住了。他又说，幸好今天下午要到早稻田的学校去，大学里不上课，所以想好好睡一个上午。

“昨天很晚才睡吧？”三四郎问道。

野野宫君说，因为高中时代的老师广田先生前来探望妹

妹，大家谈着谈着，末班电车已过，只得在那里住了一宿。本来想住到广田家里，可妹妹不答应，非留他住在医院里不可。因为地方狭窄，苦苦熬了一夜，始终未能睡安稳。妹妹真是个蠢人。说着他又骂起妹妹来。三四郎觉得可笑，想为那个妹妹申辩几句，但又不好开口，只得作罢。

三四郎又转而问起广田先生，这位先生的名字在他耳里已经听到三、四回了。他曾经暗暗把广田先生的名字加在“水蜜桃先生”和“青木堂先生”的头上。他曾以为那个在校门内被烈马所困，遭到喜多理发店的职工讥笑的是广田先生。现在一问，遭烈马所困的果然是广田先生。那么水蜜桃也肯定是广田先生了，不过细想起来，总有些勉强。

回来的时候，野野宫君托他顺路把一件夹袄于午前送到医院去。三四郎格外高兴。

三四郎戴着簇新的方角帽，能够戴着这样的帽子跑医院实在有些得意。他兴高采烈地走出了野野宫的家门。

从茶之水车站下了电车，立即换乘一辆人力车。三四郎此时的举动，一反往常。他威风凛凛地进了大红门，这时法文专业的铃声响了。平时这正是拿着笔记本和墨水瓶走入八号教室的时候。三四郎觉得少听一两堂课又算得了什么，于是径直乘车到青山医院内科的大门口。

三四郎在别人的指点下由大门向里走，从第二个拐角向右转，走到尽头再向左拐，果然，看到东面有一个房间。门口挂着黑色的牌子，上面用拼音字母写着“野野宫良子”。三四郎念了念这个名字，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这个乡下青年没有想起来要敲门，只是想，住在这里的就是野野宫君的妹妹，一个名叫良子的女人。

三四郎站着思索了一阵子，他想打开门瞧瞧她的脸，又怕见了会使人失望。三四郎觉得自己头脑中那女子的面庞，总也不象野野宫宗八，他感到困惑不安。

身后响起了草鞋的声音，一个护士走过来了。三四郎硬着头皮把门推开一半，正好同室内那女子打了照面。（他的一只手仍然握着门把手。）

大眼睛，细鼻梁，薄嘴唇，前额宽阔，下巴颏尖尖的，这女子就是这副长相。然而她那脸上一闪而过的表情，对三四郎来说，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苍白的前额，浓密的黑发自然下垂，披到了肩上。朝阳透过东面窗户，从她的后边照射过来，头发和日光相接处呈现出昏紫色，象背着一轮活灵活现的月晕，而脸部和前额却黑糊糊的，暗淡而苍白。中间嵌着一双毫无神采的眼睛。高空的云朵不愿流动，而又不得不动时，便横斜着飘过去。——那女子看着三四郎时，就是用的这副眼神。

三四郎从这副表情里，发现了一种倦怠的忧郁和无法掩饰的快活相统一的东西。这种统一体对三四郎来说，是最尊贵的人生的一瞬，也是一大发现。三四郎握着门把手，半个脸孔伸进房里，他完全沉浸在这一刹那的感受中了。

“请进。”

女子好象正在等着他的到来。她的语调十分安详，这在初次见面的女子身上是很难找到的。只有天真无邪的儿童或者接触过各种男孩子的女人，才会有这样的口气。她的语调不同于亲昵，但有着一见如故的意味。女子翕动着不算丰腴的面颊淡淡一笑，苍白的神色里流露出几分温柔的亲近感。三四郎的双脚不由地跨进了屋子。当时，这位青年的头脑里闪现出远在故

乡的母亲的面影。

三四郎绕到门后，向对面望去，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正向他打招呼。看样子，这妇女在三四郎尚未走进屋子之前，就离开座位站起来等着他了。

“是小川先生吗？”对方问道。她的面孔很象野野宫君，也很象这位姑娘。不过也仅仅是相象罢了。

“请。”她接过包裹，道了谢，请客人坐到椅子上，自己随后绕到了床的另一边。

三四郎看到床上铺着洁白的单子，盖被也是一色雪白。这被子有一半斜着卷起，为了避开厚厚的另一头，女子特地靠着窗户坐着，双脚够不到地面。她手里拿着编针，毛线球滚到了床下，一根长长的红线从她手里拖下来。三四郎本想替她把毛线球拾起，但发现这女子的心思全然不在毛线上，只好作罢了。

这位母亲面朝着三四郎一个劲儿道谢，说道：

“百忙之中，昨夜有劳你啦。”

三四郎回说：

“不客气，反正闲着没事干。”两个人交谈时，良子沉默不语，刚一停下来，她突然问道：

“昨夜轧死的那个人，您看到了吗？”

三四郎发现屋角放着报纸，便说了声“嗯”。

“挺怕人的吧？”良子说着，微微偏着头望了三四郎一眼。这女子脖颈长长的，和哥哥一样。三四郎没有回答“怕人”还是“不怕人”，只是望着那女子弯曲的颈项。这问题有一半显得太单纯了，以至使人难于回答，而另一半又忘记回答了。女子看来有所觉察，立即直起了脑袋，那白皙的面颊深处，泛起浅

浅的红晕。三四郎想到自己应该回去了。

三四郎告辞走出屋子，来到大门口，向对面一望，只见长廊的尽头呈现四角形，外面的绿荫清晰明丽地映着入口。那里正站着池畔遇到的女子。三四郎猛地一惊，脚步顿时慌乱。当时，那女子犹如置身于空气画布中的一个暗影。她向前跨了一步，三四郎也身不由己地向前走去，两人互相靠近了，命运使得双方必须在这条长廊上交肩而过。这时，女子突然转过头去。外面明净的空气里，浮动着一派初秋的绿色。顺着女子回头看的方向望去，那四角形的尽头没有出现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在等待她回首一望。这当儿，女子的姿态和服饰映进了三四郎的头脑。

和服不知叫什么颜色，好象同池畔相遇时穿的一样。三四郎还记得，那时候常绿树浓密的影子映在大学的水池里。衣服上有着鲜艳的条纹，上下贯通一气，而且弯曲成波浪形，时离时合。忽而重叠成一根粗粗的纹路，忽而又分离为两根细线。上身的衣纹虽然有些不规则，却也不算紊乱。三分之一处束着一条宽大的腰带。带子呈现暖黄色，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

当她转过头去的时候，右肩向后偏斜，左手向前伸出腰际，手里拈着方帕，露在手指外头的那部分蓬松地张开着，大概是绢织的吧。下半身仍保持着端正的姿势。

女子不久又转回头来，低眉向三四郎走近两步，突然微微地抬起头，瞥了瞥面前的男人。一双修长的双眼皮，眼神显得十分沉静，在惹人注目的浓眉下闪闪发亮。同时露出一口漂亮的牙齿。在三四郎眼里，这牙齿同她面容形成难忘的对照。

今天女子的脸上略略施了一层白粉，然而没有掩盖本来的风韵，细嫩的肌肤光艳动人。为了抵挡强烈的阳光，再敷上极

薄的白粉，而不显得炫人眼目。

面颊和下腭的肌肉紧绷绷的，筋骨上面并不显得臃肿，因而整个脸型非常柔和。这种柔和似乎并非来自肌肉，而是来自筋骨本身。这样的脸型具有很强的纵深感。

女子弯了弯腰，三四郎为接受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礼仪感到吃惊，不，他也许是为女子优美的姿势而惊讶。她那腰部以上的肢体，宛若轻柔的纸张随风飘落在他的面前，而且那样迅疾，当弯到一定程度时，又很轻快地停住了。显然，这不是硬性学到的一手。

“请问……”声音从洁白的齿缝发出，语调急迫，但明朗而清晰。好比是在盛夏的当儿，向人询问椎树是否结了果实。这当然是明知故问。不过三四郎却无暇考虑到这一点。

“唔，”他站住了。

“十五号房间在哪儿呀？”

十五号正是三四郎刚刚去过的房间。

“野野宫君小姐的房间吧？”

这回是女子“唔”了一声。

“野野宫小姐的房间嘛，拐过那个墙角，走到底再向左一转，右面第二个门就是。”

“从那个墙角……”女子边说边用纤细的手指指着前面。

“哎，就是前边那个墙角。”

“实在感谢。”

女子走过去了，三四郎站在那儿目送着她的背影。女子走到墙角，正要绕过去时，突然回过头来。三四郎面红耳赤，十分狼狈。女子微微一笑，脸上的神情似乎在问：是这里吗？三四郎不由地点点头。于是，女子的身影转向右侧，消失在白粉

墙里了。

三四郎大步流星地走出大门，心想，她大概错把自己当作医科大学的学生，才来打听病房的吧。走出五、六步远，他突然意识到，女子向自己打听十五号房间时，应该为她引路，再陪她到良子的病房里走一趟才是。想到这里感到很是后悔。

三四郎眼下再没有勇气折返回去了，他不得已又向前走了五、六步，猛然停住了脚。三四郎的脑海里浮现着那女子头上扎的彩带。那彩带的颜色，质地同野野宫君在兼安杂货店买的一模一样。想到这里，三四郎的脚步蓦地沉重起来。当他由图书馆旁边一步步挪向大门口的时候，不知从哪里突然传来与次郎的声音。

“喂，怎么缺课啦？今天讲的是意大利人如何吃通心面哪。”他说罢跑过来拍拍三四郎的肩膀。

两人一同走了一段路，来到校门口时，三四郎问道：

“你说，这时节还兴不兴扎彩带，不是天热时才扎吗？”

与次郎哈哈大笑起来。

“你可去问问某某教授，他可是个万事通啊。”与次郎根本没有兴趣。

两人走到大门口，三四郎申明今天身体不适，所以不到学校去了。与次郎觉得和三四郎白白走了一程，他默默无言地回教室去了。

四

三四郎心神不定，听起课来，声音显得很远，稍不留意，常把关键的部分漏记。甚至觉得耳朵是从别人那里租借来的一般。三四郎无聊已极，没办法，只得去对与次郎说，近来的课程毫无意思。而与次郎总是给他这样的回答：

“上课本没有什么意思，你是乡下人，以为很快就能干出伟大的事业，才耐着性子听到今天的吗？真是愚蠢至极！他们讲的课亘古以来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你才觉得失望，有什么办法！”

“也许不见得吧……”三四郎加以辩解。

与次郎滔滔不绝，三四郎却拙口笨舌，两人很不协调，实在叫人觉得好笑。

这种相同的讨论进行过两三回，不知不觉地又过了半个月时光。三四郎渐渐感到耳朵不象是借来的了。这回，与次郎倒向三四郎提出了批评：

“你的面容甚是奇怪，这模样说明你对生活是多么倦怠，简直是一副世纪末^①的表情。”

“也许不见得吧……”

① 法文fin de siècle的意译，指十九世纪末叶风靡法国的一种怀疑、颓废的思潮。

三四郎对与次郎的批评依然这样辩解着。三四郎没有接触过人为制造的气氛，以至于使他听到“世纪末”这个词儿也会感到高兴。他和某些社会现象不甚通融，他还无法将这类词汇当作有趣的玩具加以运用。只是听到“对生活倦怠”这种说法，才稍有同感。他确实有些疲乏了，三四郎并不认为仅仅是由于拉肚子造成的，然而他也并不觉得自己的一生是达观的，以至可以将倦怠的面容大大标榜一番。因此，他们的谈话到此为止，没有继续展开。

秋高气爽，食欲大增。在这样的季节，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终究还是不能对人生发生倦怠。三四郎经常外出，学校里的那个水池一带，他几乎全都转悠到了，没有多大的变化。医院前面也往返过好多次，只看见一些普通的人。他还到理科专业的地窖里访问过野野宫君，听说他妹妹早已出院了。三四郎本想把在大门口遇到那位女子的事告诉他，但看到对方很忙，终于未能开口而作罢了。想到下回去大久保，可以从容地交谈，届时会把那女子的姓名、性情都能弄个一清二楚，眼下不必心急。就这样，他飘飘然随处闲逛，什么田端，道灌山，染井墓地，巢鸭监狱，护国寺，他都去了。三四郎甚至到过新井的药师堂。他从新井的药师堂返回时，本想绕到大久保的野野宫君家里看看，不想在落合的火葬场旁边迷了路，一直走到了高田，只好从目白乘火车回来了。车上，他把买来作礼品的栗子拿出来吃了。第二天与次郎来访，把剩下的全吃光了。

三四郎越发悠然自适，就越发感到心情愉快。当初，由于听课时过分认真，耳朵听不清楚，笔记也记得不全。近来大抵都能听懂，所以没有什么问题了。上课时他爱思考各种事情，即使漏一些内容也不以为憾。细心一观察，与次郎等人也是如

此，三四郎觉得这样也许就行了。

三四郎想着想着，眼前不时浮现出那根彩带。这样一来，他有些心神不宁了，感到很不愉快。他恨不得马上到大久保去。但由于想象的连锁性和外界的刺激，致使这种念头不久就消失了。他大体上是无忧无虑的，并且时常做梦，大久保那边始终没有去成。

一天下午，三四郎照例出外遛跬。他登上团子坂，向左拐，便到了千駄木林町的宽阔的街道。这是秋季里一个晴朗的日子，这时节东京的天空也象乡村那样辽远。一想到生活在这样的青空下面，头脑就觉得非常明晰。要是走到野外，那就更不用说了，定会感到神清气爽，胸襟象天空一般博大无比。然而整个身体却紧张振奋，不象春天般慵懒松弛。三四郎眺望着左右两边的花墙，平生第一次饱吮着东京秋天的气息。

团子坂下两三天前刚开始举行菊花玩偶^①展览，跨过坡顶时，连旗子也瞧得见。如今光能听见远处传来咚锵咚锵的锣鼓声。这响声从下面逐渐升起，向澄澈的秋空飘散，最后形成极其微弱的音波。这种音波一直飘到三四郎耳畔，自然地停住了。这样的声音不但不使人感到烦躁，反而使人觉得心情舒畅。

此时，左边横街突然走出两个人，其中一个望见三四郎，“喂”地叫了一声。

与次郎的声音，只有今天才算规矩些。他是同别人相伴而来的，三四郎看看那个伙伴，果然不出平素的推测，他发现，在

① 原文作“菊人形”，用菊花的枝、叶、花编织合成各种彩饰，装在玩偶身上供人参观。以本乡区（今文京区）的团子坂最负盛名。

青木堂饮茶的人就是广田先生。打从一道吃水蜜桃以后，他同此人有着奇妙的关系。尤其是他在青木堂吃茶、吸烟，自从三四郎跑图书馆以来，更给三四郎留下深刻的记忆。此人看上去，永远象一位长着西洋人鼻子的神官。今天，他穿着夏装，并不显得很寒冷。

三四郎本想上前寒暄几句，无奈时间相隔太久，不知道打哪里说起为好。他只是摘下帽子鞠了一躬。这样一来，对与次郎显得过分客气，而对于广田又显得有些简慢了。三四郎只好这样模棱两可。

“这个是我的同学，他从熊本高中第一次来到东京……”

不管对方问没问，与次郎马上宣扬人家是乡下人；然后又对三四郎说：

“这就是广田先生，高级中学的……”

与次郎随口便为双方作了介绍。

“认识，认识。”

此时，广田先生连连说了两遍。与次郎露出惊讶的表情，但他没有提出“是怎么认识的”之类麻烦的问题。只是问道：

“哎，你那边有没有出租的房子？宽广而又清洁的学生宿舍，有吗？”

“出租的房子……有啊。”

“在哪里？脏的可不成。”

“不，有干净的，还耸立着高大的石门呢？”

“太好了，在哪里？先生，有石门的很好呀。就选定这地方吧。”与次郎极力促进。

“有石门的不行。”先生说。

“不行？那糟啦，为什么不行？”

“说不行就是不行。”

“有石门可闹气啦，就象新任的男爵一样，不好吗，先生？”

与次郎一本正经。广田先生乐呵呵的。终于，认真的一方取胜了。商量的结果是先去看看再说，三四郎充当向导。

他们由横街转向后面一条马路，向北走了约五、六十米，来到一条似乎没有道路的小巷子，三四郎带着两个人进入小巷内，一直向前走去，来到了花匠的家里。三个人在门外十多米远的地方停住了。右边竖立着两根花冈岩的大石柱，一扇铁门。三四郎说这就是的。一看门牌子上果然写着“出租”的字样。

“这玩意好怕人啊！”与次郎说着用力推了一下铁门，原来下了锁。“请等等，我去问问看。”话音未落，与次郎便跑进花匠家的后门去了。广田和三四郎两个人象被甩开了一般，他们开始了交谈。

“东京怎么样？”

“嗯……”

“又大又脏吧？”

“嗯……”

“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得过富士山吧？”

三四郎完全把富士山忘了，经广田先生一提，想起了从火车窗里初次见到的富士山，那景象实在崇高。如今，充满自己头脑的乌七八糟的世相，简直同它无法相比拟。三四郎十分悔恨，那印象自己竟然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你有没有翻译过不二山^①呢？”对方提出一个使他意外的问题。

① 不二山即富士山，在日语中发音相同。

“您说的翻译……”

“翻译自然景物，全都拟人化了，很是有趣，什么崇高啦，伟大啦，雄壮啦……”

三四郎弄懂了“翻译”的意味。

“全都使用人格化的语言。对于那些无法使用人格化的语言进行翻译的人，自然丝毫不会给他人格化的感染。”

三四郎以为对方还要谈下去，默默地听着。然而广田先生说到这里停下了，随后向花匠的后门瞅了瞅。

“佐佐木干什么去了？怎么这样慢？”他自言自语地说。

“我去看看好吗？”三四郎问。

“算啦，你去看他，他也不一定出来。干脆在这里等，免得白跑一趟。”

广田说罢，便蹲在臭桔树的花墙下，捡起一块小石头，在地上画着什么，显得十分悠闲自在。比起与次郎的悠闲劲儿来，方式不同，而程度约略相似。

这当儿，与次郎在院子中的松树后面大声叫喊起来：

“先生，先生！”

先生依然在画着什么，好象画的是一座灯塔。看到他没有回答，与次郎只得走过来了。

“先生去看看吧，是栋好房子哩，是这花匠家的，叫他打开大门也行，不过从后门绕过去更方便。”

三个人转到后面，打开挡雨窗，一间一间地打量着。看来，中等人士住在这里，不会有失体面。房租四十元，还要付三个月的保证金。三个人又来到外面。

“我说，为什么要来看这种阔气的房子？”广田先生问。

“你问为什么，只是来看看，也没有关系呀。”与次郎说。

“又不想租下来……”

“哪里，本来打算租的，出了二十五元租金，可房东怎么也不肯答应……”

“那是当然的。”广田先生只说了一句，接着与次郎讲述了这座石门的历史。他说，那石门不久前一直竖立在一座常来常往的房屋门口，后来改建时要了过来，就马上立在那儿了。只有与次郎才会研究这种奇怪的事儿。

然后，三个人又回到原来那条大街，沿着动坂向下走向田端。下坡时，三个人只顾赶路，租房的事情全给忘了。只有与次郎一人不时提起那座石门的事。什么把那家伙从麹町移到千駄木，花了五元运费啦；那个花匠很有钱啦；又说在那种地方盖了要花四十元租金的房子，谁肯去住啦等等，都是一些多余的话。最后，他得出了结论：现在没有人去住，肯定要跌价，到时候再去交涉，一定把它租过来。看起来，广田先生却没有想到这一点，他说道：

“你呀，光顾讲废话了，时间都给耽误了。你应该早点出来才是啊。”

“说的时间长吗？你好象在画什么吧？先生也真够优游自在的。”

“不知道究竟哪个自在哩。”

“那是什么画？”

先生没有吱声。这时三四郎一本正经地问：

“那不是灯塔吗？”

画的作者和与次郎大笑起来。

“要是灯塔那太奇怪啦。我看，画的是野野宫宗八君吧？”

“为什么？”

“因为野野宫君在外国就发光，在日本就昏暗。——谁也不知道他，只好凭着相当微薄的工资闷在地窖里——实在是一桩不合算的买卖。每当看到野野宫君的面孔，就让人产生无限怜惜之情。”

“你这号人，只能朦胧地照亮周围二尺左右的距离，不过是一只小圆灯。”

与次郎被比做小圆灯，他突然冲着三四郎问：

“小川君，你是明治几年生的？”

“我二十三岁。”三四郎简短地回答。

“所以说嘛——先生一提起小圆灯、烟袋锅什么的，我总觉得讨厌。也许生在明治十五年以后吧，对旧式的东西，有一种厌恶的心理。你感觉怎么样？”与次郎又问三四郎。

“我并不觉得特别讨厌。”三四郎说。

“也许因为你是九州乡下出生的，脑瓜子和明治元年那时候差不多。”

三四郎和广田没有搭理这种说法。向前走了一阵，只见古寺旁边的松林砍倒了，一座漆成蓝色的西式洋房座落在洁净的地面上。广田先生看看古寺，又望望那涂漆的洋房。

“这是不合时势的东西，日本的物质界和精神界都是如此。你知道九段的灯塔^①吗？”广田又提到了灯塔，“那是个老古董，曾在《江户名胜图录》^②里出现过。”

① 1871年（明治四年），为出入东京湾的船只作标识而建立于九段坂上的灯塔。

② 原文作“《江户名所图会》”，即江户（今东京）地志，斋藤幸雄编，长谷川雪旦绘。成书于日本文化年间（1804—1818），1936年由幸雄的孙子幸成辑成七卷二册出版。

“先生，别开玩笑，九段的灯塔不管如何古旧，怎么可能在《江户名胜图录》出现呢？那还了得！”

广田先生笑了。他明明知道和《东京名胜》那本彩色版混为一谈了。据先生说，在保留着的古式灯塔旁边，竟盖了一座偕行社^①一般的新式砖瓦建筑，两者并列一处，看上去实在滑稽。但没有人注意到这点，谁都不以为怪。这种现象就代表着日本的社会。

与次郎和三四郎都点头称是。他们经过寺院前边，走了一里多路，发现一座大黑门。与次郎提议穿过此门到道灌山去。问他可以穿行吗，他满有把握地说，这是佐竹的别墅，谁都可以通过，没关系。其余两人也都同意了。进了门，穿过竹林，来到一个古池旁边。这时，走出来一个看门人，把他们三个大骂了一顿。与次郎点头哈腰地向那人一个劲地赔礼。

他们来到谷中，绕过根津，傍晚时分回到本乡的住地。三四郎这半天玩得很痛快，近来他还未曾有过这样高兴的时候。

第二天到学校一看，与次郎不在。以为中午他会来，结果也没来。到图书馆去找，仍然不见他的人影。从五点到六点，都是上的文科公共课，三四郎去听了。这时候做笔记吧，光线太暗，开电灯吧，又嫌太早。细长的窗户外面长着一棵大榉树，枝叶深处渐渐昏黑下来。教室里，讲课先生的面孔和听讲学生的面孔，都一起模糊了，好比摸着黑吃馒头，总觉得有些神秘。三四郎大凡听不懂的地方，总感到很奇妙，双手托着腮听下去，神经迟钝了，意识也朦胧了。他觉得只有这样的课才有价值。这当儿，电灯霍然亮了，万物都照得清晰了。学生们

^① 旧陆军的交际场所，位于东京九段中央。

急着想赶回寓所吃饭，先生也体察到大家的心情，随即草草把课讲完。三四郎快步回到了追分。

他换过衣服，坐到饭盘前面。盘里摆着一碗鸡蛋羹，还有一封信。三四郎望望封皮，一看便知道是母亲寄来的。真有些过意不去，半个多月来，完全把母亲给忘了。从昨天到今天，什么不合时势啦，不二山的人格啦，神秘的讲课啦，由于光注意了这些，那女子的影象一次也未出现在脑海里。三四郎为此而感到满意。他决定等会儿再慢慢细读母亲的来信，他先把饭吃完，又吸了一支烟，看到烟雾，又想起刚才的讲课来。

这时，与次郎突然来了。问他为何缺课，他说只顾寻找出租的房子，哪还有心思到学校去。

“干吗要急着搬家？”三四郎问。

“还急呢，本来上月中旬就要搬的，一直拖延至今。后天就是天长节^①，明天是非搬不可了，你看哪里有合适的吗？”

既然这样紧迫，昨天又象散步又象找房子地游逛了半天，三四郎实在有些不理解。与次郎解释了一番，说那是陪伴先生。

“你以为先生会去找房子吗？这本来就错了。先生这个人从来不会去看房子的。昨天这事肯定有些蹊跷。幸好闯进了佐竹的私宅，吃了一顿痛骂，真够面子啊。——哎，你知道什么地方有吗？”与次郎再三催促。

与次郎前来好象就是为了这一目的。三四郎仔细问明缘由，才知道眼下这家房东是个高利贷者，胡乱提高房租。与次郎

① 天皇誕生日。

有些气不过，主动提出马上退租，因此与次郎是责任在身哩。

“今天到大久保看了看，还是不行。——说起大久保，顺便到宗八君家去了，见到了良子小姐。真可怜，面色还是那样不好。——干姜美人儿——她母亲托我向你转致问候，听说打那以后，那一带很平安了，再没有发生过车祸。”

与次郎东说一句西扯一句。他平时就很随便，加上今天为找房子，心里焦躁，说了一段话之后，总是要问一下：“你知道什么地方有呢？”“什么地方有呢？”就象歌子中夹着过门一样。最后弄得三四郎也发笑了。

说着说着，与次郎心地平静地落了座，他兴致很高，甚至借用了“灯火可亲^①”这样的汉语词儿，话题无端地提到了广田先生。

“你的那位先生叫什么来着？”

“他名莪，”与次郎随后用手写了写，“这草字头是多余的，不知道字典有没有这个字，这名字倒挺怪的。”

“是高中的老师吗？”

“他一直担任高中的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常言道十年如一日，他现在已经干了十二、三年了。”

“有孩子吗？”

“哪有什么孩子，至今仍然一个人啊。”

三四郎有些惊讶，他怀疑这么大年岁怎么还是个独身。

“为什么不娶夫人呢？”

① 韩愈《符读书城南诗》：“灯火稍可亲，简编可舒卷。”意思是秋凉时节，最宜灯下夜读。

“这正是先生之所以成为先生之处，他可是个了不起的理论家啊。据说他决定不娶妻之前就从理论上推断，妻子是要不得的。多迂腐！所以他一直处在矛盾之中。先生说，再没有比东京脏的了，可是一见那石门，就惶惶不安，连说不行不行，太豪华了。”

“那么不妨娶个妻子试试看。”

“他也许会说好极了之类的话呢。”

“先生说东京脏，日本人丑，看来他是留洋的罗？”

“怎么会呢，象他这样的人，不论看待什么事，头脑比事实还要发达，所以才会有这些想法。他是通过照片研究西洋的。他指着许多照片，巴黎的凯旋门，伦敦的议事厅……用那些照片来衡量日本当然不堪设想，确实显得很脏了。可他自己住的那地方，不论如何脏，他都能安之若素，你说怪不怪。”

“他乘过三等火车哩。”

“那他有没有叫‘太脏啦，太脏啦’吗？”

“不，他倒没有显得不满意。”

“先生到底是位哲学家呀。”

“他在学校里教哲学吗？”

“不，他在学校只教英语，有趣的是，他这种人是自己走上研究哲学的道路的。”

“有什么著作吗？”

“什么也没有，虽然经常写点论文，可毫无反响。这样不行，因为他完全不了解这个社会，所以一筹莫展。先生常说我是小圆灯，这位夫子本身却是伟大的黑暗。”

“不管怎样，总还是立身扬名为好吧？”

“虽说出世为好，先生他自己却无所事事，不说别的，若

没有我，他一天连三顿饭都吃不上。”

三四郎笑了，他想，怎么会有这等事。

“不骗你，先生啥事不干，到了令人可怜的地步。万事都由我吩咐女仆，叫她处处照顾得先生满意。且不说这些琐细的小事，我还打算好好出一把力，让先生弄个大学教授干干。”

与次郎踌躇满志，三四郎听到他的豪言壮语颇感震惊。这且不算，还有更叫人惊奇的呢，最后与次郎突然拜托道：

“搬家时请务必来帮忙。”

听他那口气，好象房子一定能够拿到手似的。

与次郎回去时，大约将近十点钟。三四郎独自坐着，总感到有一股寒意。定睛一看，桌前的窗户没有关。拉开格子门，外面是月夜。月光照射在阴阴的桧树上，一派青苍。树影边缘笼罩着淡淡的烟雾。秋意也浸染着桧树，这景象十分罕见。三四郎边想边关上了挡雨窗。

三四郎即刻上床睡了。三四郎与其说是个爱用功的学生，不如说是个具有“低徊趣味”^①的青年，所以他不大读书。每每遇到触及心灵的情景，就一遍又一遍地在头脑中琢磨，陶醉在一种新鲜的感觉之中，仿佛探索着命运的奥秘。今天，正当神秘的讲课进行时，电灯突然亮了。要是平时，三四郎一定要反复体味而不胜欣喜。可是母亲有信来，他得首先对付这件事。

信上写着，新藏送来了蜂蜜，掺在烧酒里每晚喝上一杯。这位新藏是家里的佃户，每年冬天总要送二十袋租米来。他为

① 原文作“低徊家”，夏目漱石自称是具有“低徊趣味”的人，意指不追究事理，用达观的心情看待和品味各种现象的人生态度。

人正直，但是个火暴性子，动不动就拿劈柴打老婆。三四郎躺在床上，想起了往昔新藏养蜂的情景。那是五年前的事了。新藏看到屋后的椎树上叮着二三百只蜜蜂，立即在半漏斗上喷了酒，将那群蜜蜂全部捕获，然后装在木箱里，放在向阳的石头上。箱子边上打了眼儿，供蜜蜂出入。蜜蜂渐渐繁殖起来，一只箱子装不下，分成两只，两只箱子又装不下，再分成三只。这样越繁殖越多，眼下足有六、七箱了。每年要从石头上卸下来一只箱子，说要为蜂子割蜜。三四郎每年暑假回家，新藏总是许愿要给他蜂蜜吃，可最后从未拿来过。今年记性倒不差，居然履行起一年前的诺言了。

信上还说：

“平太郎为他父亲建造了石塔，请我去看。走到那里只见寸草不生的红土院落正中，竖着一块花岗石，平太郎为这块花岗石颇感自豪。石头是从山上采的，光是凿石就花了好几天，请石匠花了十元。他还说乡下人什么也不懂，府上的少爷是上了大学的，一定知道这石头的好坏。下次写信请代问一声。他想让你赏识一下这块花了十元钱为他父亲置办的石塔。”

三四郎独自一人嘿嘿一笑，这石塔要比千駄木的石门豪华多了。

信中还叫三四郎寄一张身穿大学学生服的照片去。三四郎思付着什么时候去照，再向下一看，未出他所料，母亲谈到了三轮田阿光姑娘的事：

“前些日子，阿光姑娘的母亲来商量，她说：‘三四郎就要上大学了，等毕业后就把闺女娶过来，好吗？’阿光姑娘模样儿生得俊，脾气又温柔，家里田地很多。再说两家本来就有关系，要是能结亲，对双方都有好处。”

下面缀有几句附言：

“阿光姑娘也是会愿意的。提起东京人，心地难以知晓，我不喜欢。”

三四郎把信叠好，装进信封，放到枕头旁边，合上了眼睛。老鼠立即在天花板上闹腾起来，不久又平静了。

三四郎眼前有三个世界。一个遥远，这个世界就象与次郎所说的具有明治十五年以前的风气，一切都平稳安宁，一切也都朦胧恍惚，想回去就能立即回去，当然回到那里是毫不费力的。然而，不到万不得已，三四郎是不愿回去的。也就是说，那地方是他后退的落脚点。三四郎把已经摆脱了的“过去”，封存在这个落脚点里。一想到慈爱的母亲也葬身在这样的地方，立时觉得太可怜了。因此，当母亲来信的时候，他便暂时在这个世界上低徊，重温旧情。

第二个世界里，有着遍生青苔的砖瓦建筑，有宽敞的阅览室，从这头向那头望去，看不清人的脸孔。书籍老高，只有用梯子才能够到，有的被磨损，有的沾着手垢，黑糊糊的，烫金的文字闪闪发光。羊皮、牛皮封面，以及二百年前的纸张，所有的书籍上都积满了灰尘。这是打从二、三十年前渐渐积聚起来的宝贵的尘埃，是战胜了宁静日月的宁静的尘埃。

再看看活动在第二世界的人影，大都长着未加着意修整的胡子，走起路来有的脸朝天上，有的低头瞅着地面。服装全都脏污，生活无不困乏，然而气度又很从容不迫。虽然身处电车的包围圈里，但仍能整天呼吸着太平盛世的空气而毫无顾忌之色。进入这个世界的人，因不了解时势而不幸，又因逃离尘嚣的烦恼而有幸。广田先生就在这里，野野宫君也在这里。三四郎眼下也稍稍领略了这里的空气，要出去也能出去，但是，舍

掉好不容易才尝到的个中情味也实在遗憾。

第三世界灿烂夺目，宛如春光荡漾。有电灯，有银匙，有欢声，有笑语，有发泡的香槟酒，有堪称万物之冠的美丽的女性。三四郎同其中的一个女子说过话，同另一个见过两次面。对于三四郎来说，这个世界是最深厚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在眼前，但很难接近。从难以接近这点上来说，犹如天边的闪电一般。三四郎远远地遥望着这个世界，觉得不可思议。他觉得自己要是不进入这个世界，就会感到这世界某些地方有着缺陷，而自己仿佛有资格成为这个世界上某一处的主人。尽管如此，理应得到繁荣发达的这个世界，却束缚了自己的手脚，阻塞了自己自由出入的通道。三四郎对这些都感到不可理解。

三四郎躺在床上，把这三个世界放在一块儿加以比较，然后又把三者搅混在一起，从中得出一个结果来。——总之，最好是把母亲从乡间接出来，娶个漂亮的妻子，一门心思搞学问。

这愿望倒很平凡，但是在他确立这样的愿望之前，是经过种种考虑的，所以对一个惯于凭借思索的力量来左右结论价值的思考家来说，这种愿望不算平凡。

然而这样一来，偌大的第三世界就被一个渺小的家眷所代替了。美丽的女性很多很多，要把美丽的女性翻译出来，也会各色各样。——三四郎学着广田先生，使用了“翻译”这个字眼。倘若能够翻译成人格化的语言，那么为了扩大由翻译而产生的感化范围，完成自己的个性，就必须尽量接触众多美丽的女性。要是只满足于了解妻子一人，那就等于自动使自己的发展走向不完备的道路。

三四郎按照这种逻辑推理，把思想发展到这一步，发现多

少受了一些广田先生的影响，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痛感不足。

翌日来到学校，讲课内容照例枯燥无味，教室的空气却依然有些脱俗。午后三点钟之前，三四郎完全是个第二世界的人了。当他带着一副伟人的姿态走到追分的派出所前面时，忽然同与次郎相遇。

“啊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

伟人的姿态经这一笑彻底崩溃，派出所的警察也忍俊不禁了。

“什么事？”

“没什么，你走路的姿态最好能象个普通的人，实在显得有些浪漫阿罗尼①。”

三四郎听不懂这句外文的意思，他无可奈何地问道：

“房子找到了吗？”

“我正为这事找你哩。明天搬家，想请你帮忙。”

“搬到哪里？”

“西片町十段三号。九点钟之前到那儿大扫除，请你在那里等我。我随后就到，好吗？九点以前，十段三号，我走了。”

与次郎匆匆忙忙走过去了，三四郎也匆匆忙忙回寓所。他当晚又赶到学校，到图书馆查阅了“浪漫阿罗尼”这个词儿，才知道是德国的希勒格尔②倡导使用的一句话。他曾表明过这

① 原文是德语Romantische Ironie，德国文学史上的术语，意思是为了求得艺术创作和批评中取材的自由，站在脱离一切的非现实的高度，凭借艺术家的自我意识，无视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提倡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化。

② Friedrich Von Schlegel (1772—1829)，德国哲学家、诗人、文艺批评家，德国浪漫派理论的倡导者。

样的主张：一切所谓天才者，都应是没有目的，不努力，终日游手好闲的人，否则就不称其为天才。三四郎这才放心，回到寓所很快就睡了。

第二天虽逢天长节，但已经约好了，只得按时起床，权当到学校跑一趟，来到西片町十段，找到了三号，原来是座旧房，座落在一条狭窄小巷的中央。

一座西式房屋突出在前头，代替了大门，客厅与这间屋子构成个直角。客厅后面是茶室，茶室对面是厨房，旁边是女仆的房间。此外，楼上还有房间，但不知有几铺席大。

三四郎受托来这里扫除，可他认为没有什么打扫的必要。当然房间不算干净，但确实也没有什么应该丢弃的东西。如果硬要丢，那就只能是铺席等这些陈设了。三四郎一面思忖，一面打开挡雨窗，坐在客厅的回廊上，朝院子里眺望。

那里有一棵高大的百日红，树根长在邻家，上半个树干从花墙上方横曳过来，占领着这边一片天地。另有一棵大樱树，生在花墙的正中间，一半枝条直伸到马路上方，差一点阻碍电话线。还有一株菊花，看样子是寒菊，一直未开放过花朵。此外再没有什么了，是个颇为简陋的庭院。然而地面平整，土质细密，显得非常好看。三四郎望着泥土，好象这庭院可供观赏的只有这泥土地面。

这当儿，高级中学校响起了天长节庆典的钟声。三四郎听着这钟声，想到时间该是九点了。他觉得啥事不干也有些说不过去，哪怕打扫一下樱树的枯叶也好。但又转念一想，这里连个扫帚也没有，于是又重新坐到回廊上了。约莫过了两分钟，庭院的木门吱地开了，简直没有料到，那位池畔的女子出现在院子里。

方形的庭院两边围着花墙，面积不到三十平方米，三四郎一眼瞧见那位池畔女子站在这逼仄的天地里，忽然惊悟：鲜花自当剪下来插在花瓶里观赏啊！

此时三四郎离开了廊缘，那女子也离开了栅栏门。

“实在有些对不起……”

女子先说出了这句话，略略施礼。她那整个上半身照例向前微微倾了倾，脸孔一点也没有低下来。她一边行礼，一边盯着三四郎。从正面看起来，女子的脖颈伸得老长，她那眼睛同时映进三四郎的眸子里。

两三天前，美术教师给三四郎观看了格鲁兹^①的画。当时，美术教师讲解道：此人画的女人肖像，无不富有肉感刺激的表情。肉感！用这个字眼儿形容池畔女子此时的眼神最恰当不过了。她在倾吐着什么，倾吐着一种艳情。这种艳情正在刺激着官能。这种倾吐居然透过骨骼深入到神髓中去了。它超越了甜美的感觉而变成一种强烈的刺激，与其说这是甘美，不如说是一种痛苦。当然，它又是同谦卑有别的。这又是一种残酷的眼神，令人看了准会想对她讨好一番。而且这女子和格鲁兹的画比起来，没有任何相象之处，那眉眼比画面上的要细巧一半。

“广田先生新搬的住处就是这儿吗？”

“哦，是这儿。”

同女子的声音和语调相比，三四郎的答话真有些太粗俗了。三四郎也发觉了这一点，但一时又想不起别的话来。

“还没有搬过来吗？”女子的话听起来清清晰晰，没有平常

^① Jean-Baptiste Greuze (1725-1805)，法国画家，他惯以感伤的道德情操，描画同时代的市民生活。

人那种支支吾吾的地方。

“还没有呢，也许就要搬来的。”

女子逡巡了一会儿，她手里提着一个大篮子。女子的衣着有些不比寻常，看上去只觉得不象平时那样光亮，底子上象嵌着许多小颗粒，上面交织着条纹。那色调显得很不规则。

樱树的叶子不时地从头顶上飘落下来。有一片树叶竟然落到篮盖上了，眼看就要粘住，谁知一阵风来又吹走了。风包围着女子，女子伫立于秋色之中。

“你是……”

风向旁边吹去的时候，女子向三四郎问道。

“我是受托来打扫房子的。”

三四郎说罢，忽然意识到刚才自己呆坐时的情景已经被她看到，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好，我就稍等一会儿吧。”

女子也笑了。听她的口吻，似乎在征求三四郎的同意。三四郎格外高兴，便顺口说了声“唔”。三四郎本想说：“唔，那就请等一会儿吧。”谁知只简略到了一个字。那女子依然站着。

“你是……”

三四郎没有办法，只得学着对方，原样儿反问了一句。

那女子把篮子放在走廊上，从腰带间取出一枚名片递给三四郎。

名片上写着“里见美祢子”，住址“本乡真砂町”，就是说，过了谷就到了。三四郎瞧着这张名片的当儿，女子已经坐到廊缘上了。

“我曾经见过你哩。”三四郎将名片装进衣袖，抬起头来。

“嗯，有一次在医院……”女子说着也望望三四郎。

“还有呢。”

“还有一次是在池畔……”女子立即回答。真是好记性！三四郎这下子无言以对了。

“实在有些失礼啊！”最后，女子添了一句。

“不不，”三四郎回答得十分简洁。两人仰望着樱树枝，树梢上仅仅剩下几片被虫吃过的残叶。搬家的行李迟迟没有到。

“你找先生有什么事吗？”

三四郎突然这样发问。女子本来专心致志地望着樱树高高的枯枝，这时旋即转向三四郎，看那脸色，似乎冷不防吓了一跳。然而她的回答又显得很寻常。

“我也是受托前来帮忙的。”

三四郎这才留意。他一看，女子坐着的廊缘上全是沙土。

“那里有沙土，会把衣服弄脏的。”

“哎。”

她只是左右瞧了瞧，没有动。她环视了一下廊缘，然后把眼睛转向三四郎，冷不丁地问道：

“你都扫完了吗？”

她笑了。三四郎从她的笑声里找到了可以亲近的东西。

“还未动手呢。”

“我来帮你一起扫吧。”

三四郎立即站起来。女子没有动，她坐在那儿问扫帚和掸子在哪里。三四郎告诉她，自己是空着手来的，根本没有什么扫帚和掸子，不妨到街上买吧。女子回说，那也用不着，不如到邻家借用一下为好。三四郎旋即去了邻家，很快借来了扫帚、掸子，还有水桶和抹布，急匆匆地赶回来。女子依旧坐在

老地方，望着高高的樱树枝头。

“有啦！……”她只说了一句。

三四郎扛着扫帚，右手拎着水桶。

“哎，这不是有啦。”他随口答道。

女子穿着白布袜，登上积满尘沙的廊子，她走了几步，地上留着细小的脚印。她从袖子里掏出白色的围裙系在腰间。围裙边缘绣着花纹，颜色很好看，系着它来大扫除，似乎太可惜了。女子拿起了扫帚。

“咱们扫起来吧。”

她说罢，从袖子里伸出右手，把耷拉下来的袖口擦到肩头，露出两只细嫩的胳膊。搭在肩上的袖筒里，衬着美丽的内衣袖口。三四郎茫然地站了一会儿，猛地哗啦哗啦晃动着水桶，绕到厨房门口去了。

美祢子扫过的地方，三四郎便再用抹布擦一遍。三四郎敲打铺席的当儿，美祢子就掸格子门。各处大体上扫除了一遍之后，他俩也渐渐混熟了。

三四郎拎着水桶到厨房换水，美祢子拿着掸子和扫帚上了二楼。

“请来一下。”她在上面招呼三四郎。

“什么事？”三四郎拎着铁桶，在楼梯下边问。

女子站在暗处，只有围裙是雪白的。三四郎提着水桶向上走了两三级。女子凝视着他。三四郎又向上登了两级。黑暗之中，美祢子和三四郎两人的脸只相差一尺远了。

“什么事？”

“太暗了，看都看不清。”

“为什么？”

“不为什么呀。”

三四郎不打算再穷追下去，他从美祢子旁边擦身而过，上楼去了。三四郎把水桶放在昏暗的廊缘边，然后去开门。谁知连插门都看不清。这时，美祢子也上来了。

“还没打开来吗？”

美祢子向对面走去。

“在这儿呢。”

三四郎默然不响地向美祢子那边靠近。当他的手快要触到美祢子的手的时候，不巧踢到了水桶，发出巨大的声响。好不容易打开一扇门，强烈的阳光直射进来，令人目眩。两人对望了一下，不由地笑起来。

后面的窗户也开了。窗户上装着竹制的格子，可以望见房东的院子，里头养着鸡。美祢子又开始打扫了。三四郎趴在后面擦拭。美祢子两手拿着扫帚，望着三四郎的姿态，叫了一声。

过一会儿，她把扫帚放在铺席上，走到后窗跟前，站在那儿向外面眺望。这当儿，三四郎也擦完了，他把湿抹布扑通一声扔进水桶，站到美祢子身旁。

“瞧什么来着？”

“你猜猜。”

“是鸡吗？”

“不对。”

“是那棵大树吗？”

“不对。”

“那么你在看什么呢？我可猜不着。”

“我一直在看那朵白云哩。”

可不是吗，白云正打高天上通过。空中无限晴朗，绵絮般闪光的浓云不断地从一碧如洗的天际飞过。风很猛烈，云脚被吹散开来，薄薄的一层可以窥见碧蓝的底子。有的被吹散了，又团聚一处，象汇集着无数根细软的银针，氤氲而立。

“多么象是驼鸟的boa^①呀！”美祢子指着一朵白云说。

三四郎不懂“boa”这个词的意思，因此也就直言说不知道。

“哦，”美祢子立即将“boa”的词义认真地讲了一遍。

“唔，这回我懂啦。”三四郎说道。

于是，他把最近从野野宫君那儿听到的都告诉了她：据说那白云都是雪霰组合成的；从地上看过去是那般飘动，实际上它跑得比飓风还要快呢。

“哎呀，是吗？”美祢子说罢，盯着三四郎。“要是雪，那就没意思啦。”

“为什么？”

“你想，云总该是云才好呀。要是那样的话，哪里值得这么远远观望一番呢？”

“是这样？”

“什么‘是这样’？你以为是雪也无碍吗？”

“你好象很喜欢仰望天上的东西哩。”

“嗯。”

美祢子仍旧透过竹格子遥望空中，白云一片接一片连连飞过。

这时，远处响起运货车的声音。从响声上可以辨出，车子

① 英文：长毛围巾。

拐进静寂的横街正向这里走来。三四郎叫了声“来啦”，美祢子回了句“真快呀”，依旧凝神仰望。她侧耳静听，仿佛那铮铮的车声同飘飞的白云有什么关系似的。车子冲破宁静的秋色，直奔这里行驶，不一会儿在门外停了下来。

三四郎撒下美祢子跑下了楼。三四郎刚走出大门时，与次郎也同时进入大门。

“你来得真早。”与次郎首先招呼。

“你倒迟啦。”三四郎回答。他是把与次郎和美祢子相对而言的。

“还迟呢，行李要一趟运完，有什么办法？况且就我一个人，此外只有女仆和车夫，他们什么事也不可指望。”

“先生呢？”

“先生上学校了。”

两人谈话之间，车夫开始卸行李，女仆也进来了。与次郎和三四郎叫女仆和车夫到厨房去，他俩便把书籍搬进西式房间。书很多，排放起来很费工夫。

“里见小姐还没来吗？”

“来了。”

“她人呢？”

“在楼上。”

“在楼上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反正在楼上。”

“别开玩笑啦。”

与次郎拿着一本书，沿走廊来到楼梯口，用平常的一副腔调喊道：

“里见小姐，里见小姐！请下来帮忙整理书籍。”

“这就来。”

美祢子拿着扫帚和掸子，缓缓地下了楼。

“你在干什么呀？”与次郎从下边焦急地问。

“在楼上扫除呢。”上面传来回答。

与次郎总算等美祢子下了楼，把她领到西式房间。车夫卸下来的书物堆积如山，三四郎脸朝里面蹲着，不停地翻看着什么。

“哎呀，真不得了，怎么整理呢？”

美祢子说罢，蹲在地上的三四郎随即转过头来，嘻嘻地笑了。

“什么不得了？先搬到屋里，然后再归拢。先生这就回来，也会帮忙的，没什么。我说，你干吗蹲在那儿看呢，等会儿借回去慢慢读不好吗？”与次郎嘀咕着。

美祢子和三四郎两个在门口把书理齐，再由与次郎接过去摆进屋内的书架上。

“这样乱怎么成呢，还该有一册续集哩。”与次郎将一本蓝皮书挥了挥。

“可是找不到呀。”

“怎么会没有呢？”

“找到啦，找到啦！”三四郎说。

“哎，我瞧瞧。”美祢子凑过脸来，“His tory of Intellectual DeveloPoment^①。哦，找到了呀。”

“什么找到没找到的，快点拿过来！”

① 英文《智能发展史》，为英国人克鲁嘉（John Beattie Crozier 1849—1921）所著。

三个人耐着性子干了半个多钟头，最后连与次郎也不再催促了。只见他冲着书架默默地盘腿坐着。美祢子捅捅三四郎的肩膀。

“哎，怎么啦？”三四郎笑着问。

“唉，先生这个人也收集这么多没用的书，他究竟作何打算呢？真叫人哭笑不得，不如全变卖了，买份股票什么的倒可以赚上一笔哩。真拿他没法子。”与次郎叹息了一声，依然面壁而坐。

三四郎和美祢子相互对望着笑了，排放书籍的主角不动了，他俩也停了工。三四郎翻阅一本诗集，美祢子把一本大画册摊在膝头观赏起来。厨房那边，临时雇佣的车夫和女仆不停地争论着什么，吵吵闹闹的。

“你来瞧瞧。”美祢子轻声说道。三四郎探过身子，脸孔凑近画册。美祢子的头发散放着香气。

画上有一幅美人鱼，一个女子赤裸裸光着上身，下身成鱼的形状。鱼体盘曲着，下面只露出个鱼尾来。画中人一手用梳子梳着长发，另一只手兜着梳剩下的发梢，面向着这边。背后是广阔的大海。

“美人鱼。”

“美人鱼。”

两人把头贴在一起，异口同声地说。

“什么？你们在看什么？”

此时，与次郎正盘腿而坐思考着什么，他说着来到廊子上。三个人聚拢一处，翻看着画册的每一页，一边评头品足，无非都是随便议论一番。

这时，广田先生穿着礼服从庆祝天长节的会场上回来了。

三个人合上画册，一齐向先生致意。先生吩咐快些把书籍整理好，于是三个人又耐着性子干起来。这回主人在场，看来不能再磨蹭下去了。一小时之后，走廊上的书籍总算都塞进了书架。四个人并排站在一起，对着整整齐齐的书籍瞧了瞧。

“其余的明天再收拾吧。”与次郎说。他的意思是先将就一下吧。

“藏书真不少呢。”美祢子说。

“这些书先生都读了吗？”三四郎最后问。看起来，三四郎想借鉴别人的经验，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哪里能读过来呢，佐佐木也许都看过了吧？”

与次郎搔了搔脑袋。三四郎显得很认真，他说前一个时期，自己在学校图书馆借了一些书来读，可不论哪一本，准有人看过。又试着借了一本阿弗拉·贝恩写的小说，仍然留有别人读过的痕迹，因为很想知道读书究竟应该有多大的范围，这才问问看的。

“我也读过阿弗拉·贝恩的作品。”

三四郎对广田先生的这句话很感惊奇。

“奇怪吗？说起来，先生专门爱看人家不爱读的书。”与次郎说道。

广田笑着走向客厅，想必是去换衣服吧。美祢子也跟着走了，这时与次郎对三四郎说：

“正因为如此，先生才被称做‘伟大的黑暗’的。他无书不读，但一点也不发光。倘能多少看一点时髦的东西，露它两手就好啦。”

与次郎的话决非冷嘲。三四郎默默地望着书架，这时，客厅里传来了美祢子的喊声，

“有好吃的，二位快来呀！”

两人顺着书斋的走廊来到客厅，只见屋中央摆着美祢子拿来的篮子，篮盖已经揭开，里面装满了夹心面包。美祢子坐在一旁，将篮里的东西分盛在小碟子里。与次郎和美祢子一问一答地交谈起来。

“你倒没有忘，把东西带来了。”

“我是特地去订的。”

“这篮子也是买的？”

“不是。”

“是自家的？”

“嗯。”

“这篮子真大，车夫随你一道来的吗？你可以让他代劳一下嘛。”

“车夫今天出车了。别看我是女的，这点东西我拿得动。”

“你当然可以，换个别的小姐，就不会这样干的呀。”

“是这样的吗！要是这样，我也不干了。”

美祢子一边用小盘子盛食物，一边应付着与次郎。她谈吐自然流利，而且沉着冷静，几乎不瞧与次郎一眼。这使三四郎非常敬服。

女仆从厨房端茶进来，大家围着篮子吃起夹心面包。沉默了片刻，与次郎象是想起了什么，他问广田先生：

“先生，我顺便问一问，刚才那个叫做什么贝恩来着？”

“阿弗拉·贝恩吗？”

“这位阿弗拉·贝恩是干什么的？”

“英国闺秀作家，十七世纪的。”

“十七世纪太古远了，不能登在杂志上了。”

“是古远了一些，但她却是第一位从事小说创作的女作家，很有名。”

“有名也不成，我再问一下，她写了哪些作品？”

“我只读过一本叫《奥尔诺科》的小说。小川君，全集里有这本小说吧？”

三四郎忘得一千二净，向先生询问这本书的梗概，据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名叫奥尔诺科的黑人王族，被英国船长所骗，卖身为奴，历尽千辛万苦的故事。而且这件事被后人当成作家所看到的真人真事而坚信不疑。”

“真有意思，里见小姐，怎么样？你也写一本《奥尔诺科》吧。”与次郎又转向美祢子。

“写倒是可以写，不过我没有亲眼见过那样的事情呀！”

“如果需要找个黑奴主人公，小川君不是挺合适吗？九州的男子，皮肤黑黑的。”

“真刻薄！”美祢子似乎在为三四郎辩护。接着她马上转向三四郎，问：

“你说可以写吗？”

三四郎瞧着她那副眼神，想起早晨这女子从木栅门闪进来的那一瞬间的姿影，心情自然地陶醉了。这是一种如醉如痴的感觉啊。他当然没有说出“请写吧”之类的答话来。

广田先生照例抽起烟来。与次郎为之下了评语，说这是从鼻孔喷出的“哲学之烟”。可不是嘛，喷烟的方式确实有些不寻常，又粗又浓的烟柱从两个鼻孔里悠悠然地钻了出来。与次郎凝视着这烟柱，将半个脊背倚在格子门上，默然不响。三四郎茫然地望着院子的上空。这不象是搬家，简直是个小型的集会，谈话也随之活跃起来。唯有美祢子躲在广田先生背后，着

手拾掇先生刚才脱下的西服。看来，先生也是在美祢子照料下才换上和服的。

“刚才讲到奥洛诺科的故事，你生性莽撞，出了岔子总不太好，顺便再说一点吧。”

“哎，我听着。”与次郎一本正经起来。

“那本小说出版后，一个叫做萨赞^①的人又将这个故事改编成脚本，名称相同，不能混为一谈呀。”

“哎，我不混为一谈。”

美祢子收拾好西服，瞅了瞅与次郎。

“那个剧本中有一句名言，叫做Pity's akin to love^②……”说到这里，一个劲儿喷出“哲学之烟”来。

“日本也有这样的说法哩。”这回是三四郎开口了。其余的人也都随声附和，可谁也想不起来。于是决定翻译过来看看。四个人各行其事，怎么也得不到统一。临了，与次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这句话非用俗语译不成，话的意趣就在于是俗语啊。”

于是，其余三人将翻译权一并委任给与次郎。与次郎思索了一会儿。

“虽然有些勉强，可以这样译吧？——可怜即是恋慕。”

“不行，不行，这太拙劣啦。”先生忽然皱起眉头。这种译法仿佛确实很拙劣似的，三四郎和着美祢子也嘻嘻地笑。这笑声尚未停止，院子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野野宫君走了进来。

① Thomas Southern (1660-1746)，英国剧作家。

② 英文：怜悯近于爱。

“已经大致收拾停当了吧？”

野野宫君来到走廊正对面，窥伺了一下屋里头的四个人。

“还没有整理好呢。”与次郎连忙说。

“能不能帮帮忙呀？”美祢子附和着与次郎说。

“挺热闹嘛，什么事儿这样高兴？”野野宫君嘿嘿地笑着，一转身，坐到廊缘边。

“刚才我翻译的一句话挨先生骂了。”

“翻译！翻译什么呀？”

“没有多大意思，内容是说怜悯即恋慕。”

“哦，”野野宫君在廊缘上转了转角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真弄不懂。”

“谁也不懂呀！”这回先生发言了。

“不，因为这句话太简炼了——要是稍微延长些，就变成了这样的意思：所谓怜悯，也就是意味着爱情。”

“啊哈哈，那么原文是怎么说的呢？”

“Pity's akin love。”美祢子重复地说。她的发音清脆而动听。

野野宫君离开廊缘，向院子里走了两三步，不久又转过身，停在屋子的对面。

“不错，译得好！”

三四郎不由地审视起野野宫君的态度和视线来。

美祢子到厨房洗了碗，沏上新茶，然后端到回廊边来。

“请用茶。”她说罢坐下来，“良子小姐怎么样啦？”

“哎，身子已经康复啦。”野野宫君坐下喝茶，然后稍微转向先生。

“先生，我好容易搬到大久保，这回又不得不搬到这里来

了。”

“为什么？”

“妹妹说，她上学不愿意来往经过户山原野，又说什么我每晚搞实验害得她要等得很晚，寂寞难耐。当然，目前有我母亲在，倒还不觉得，过些时候，母亲一还乡，就只剩下女仆了。两个人胆子都很小，怎么受得了呢？真是一件头疼的事啊！”

野野宫半开玩笑地叹息着。

“怎么样，里见小姐，你那地方能不能安置一个闲人呢？”他说着瞥了美祢子一眼。

“随时都可以接待呀。”

“接待哪一个呢？是宗八君，还是良子小姐？”与次郎开口了。

“哪一个都行。”

只有三四郎闷声不响。

“那么说你是怎么打算呢？”广田先生也认真地问道。

“只要妹妹有了着落，我暂时租寓所也行。否则就又非得搬家不可了。我曾想过干脆让妹妹住到学校宿舍去，可她是个孩子，总得找个地方，我能随时去，她也能随时来，这样才成呀。”

“看来，只有里见小姐那儿最合适了。”与次郎又提醒了一句。

广田先生没有理睬与次郎的话，他说：

“我这里的楼上倒可以让她住，无奈有个佐佐木此人啊。”

“先生，楼上请一定让佐佐木住呀。”与次郎自己为自己讲情。

“哎，总会有办法的。别看我这么大一个人，遇到事情可

一筹莫展。她还想去参观团子坂的菊花玩偶，叫我带她去呢。”

“是应该带她去的呀，我也想看一看哩。”美祢子说。

“那就一道儿去吧。”

“哎，说定了，小川君也去吧？”

“嗯，我去。”

“佐佐木君也……”

“菊花玩偶有什么好看？与其看菊花玩偶，倒不如去看电影。”

“菊花玩偶好看呀。”这回广田先生开口了，“人工制作能到那种水平，恐怕在外国也是没有的。凭人的手能做出那样精巧的物件，倒是很值得一看的。那人物形象要是普普通通，也许不会有一个跑到团子坂去，因为哪户人家肯定都有四、五个，自然不用特地上团子坂了。”

“先生真是高论。”与次郎加以评价。

“过去在课堂听先生讲课，时常受到这样的熏陶。”野野宫君说。

“那么，先生也一道去吧。”美祢子最后说。先生默默不语，大家都笑了。

老女仆在厨房里喊：“请哪位来一下。”与次郎应了一声，立即站起来。三四郎依然坐着。

“哦，我也告辞啦。”野野宫君站了起来。

“哎呀，这就回去吗？真难为你啦。”美祢子说。

“上回那件事再稍等些时候。”广田先生说。

“嗯，好的。”野野宫君答应了一声，出了庭院。

他的姿影消失在木栅门外，美祢子忽然想起了什么，她一边叨咕“对啦对啦”，一边套上摆在庭院口的木屐，直奔野野宫

追去。两人在外头说了一会儿话。

三四郎默然地坐着。

五

一跨进门，就看到胡枝子高过人头，长得十分茂盛，树根下面映出黑色的影子。这黑影在地上爬着，到了深处便看不见了，使人觉得它是上升到重重叠叠的绿叶里了。浓烈的阳光照着门外，洗手池旁生着南天竹，长得比寻常的要高，三根竹子依偎在一起，不时地摇摆着，竹叶罩在厕所的窗户上。

胡枝子和南天竹之间，可以看见一段回廊。这回廊是以南天竹为基点斜着伸延开去的。胡枝子遮挡着走廊的最远的一头。因此这胡枝子就近在眼前了。良子正好坐在廊缘上，她被胡枝子遮住了。

三四郎紧挨胡枝子伫立。良子从廊缘边站起来，双脚踩在平整的石头上。三四郎这才发现她个子很高，为之一惊。

“请进。”

她说话的口气仍然象是等待三四郎来访似的。三四郎想起那次去医院的情景，他越过胡枝子来到回廊上。

“请坐。”

三四郎穿着鞋，听话似的坐下来。良子拿来了座垫。

“请垫上。”

三四郎铺上座垫。自打进了大门，他还没有说过一句话。

看起来，这位单纯的少女光是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三四郎，但丝毫不想从三四郎那里得到什么回答。三四郎觉得仿佛来到天真无邪的女王面前，只有唯命是从了。没有必要讨好，哪怕说上一句迎合对方的话，也会使自己马上变得卑下。不如当个哑巴奴隶，任其摆布，反觉畅快。三四郎虽然被孩子气的良子当成了孩子，但一点也不感觉有损于自尊心。

“找哥哥的吗？”良子接着问。

三四郎既不是来访野野宫的，也并非完全不是来访野野宫的。究竟为何而来？连他自己也闹不清。

“野野宫君还在学校里吗？”

“嗯，他总是很晚才回来。”

这一点三四郎也是知道的。他简直不知说什么好了。他看到走廊上放着画具盒子，还有一幅未完成的水彩画。

“在学画画吗？”

“嗯，我很喜欢画画。”

“老师是谁呀？”

“还没有达到拜师的程度哩。”

“让我瞧瞧。”

“这个？这个还没有画完呢。”

良子把尚未完成的作品递给三四郎。原来她正画自家的庭院风光。画面上，已经出现了天空，前院的柿子树和门口的胡枝子。其中，柿子树涂得红红的。

“画得很好呀。”三四郎望着画面说。

“你是指的这画？”良子有些惊奇。她真的有些奇怪了，三四郎的语调丝毫没有做作的意思。

三四郎眼下不能说出带有玩笑意味的话，但也不能一本正

经。因为这两者中间的不论哪一种态度，都会遭到良子的轻视。
三四郎望着画面，心里却不是滋味。

从走廊向客厅环顾了一遍，周围寂静无声。茶室里不必说，厨房里也没有一个人影。

“婶母已经回乡下了吗？”

“还没有，不久就要动身的。”

“眼下在家吗？”

“出外买东西去啦。”

“听说你要搬到里见小姐家里去住，是真的吗？”

“你怎么知道的？”

“怎么知道？——前一阵子在广田先生那儿听说的。”

“还没有决定，看情况也许要住过去的。”

三四郎稍稍知道了个中情由。

“野野宫君原来就和里见小姐很熟悉吗？”

“嗯，他们是朋友。”

三四郎心想，这是指男女之间的那种朋友了。他觉得有些怪，但又不好多问。

“听说广田先生是野野宫君原来的老师，是吗？”

“嗯。”

只一个“嗯”字，话便打住了。

“你愿意住到里见小姐的家里吗？”

“我吗？是啊，不过，那样太麻烦美祢子小姐的哥哥了。”

“美祢子小姐还有哥哥吗？”

“有，他和我家哥哥同年毕业。”

“也是理学士吗？”

“不，不在一个专业，他是法学士，他上面还有个哥哥，

是广田先生的朋友，早就去世了。眼下只撇下这位恭助哥。”

“爸爸和妈妈呢？”

“都没了。”良子笑了笑说。

看她的意思，想象美祢子有父母似乎是件滑稽的事情。大概早就去世了，所以良子的记忆中一点印象也没有。

“正因为如此，美祢子小姐才经常出入于广田先生家中的吗？”

“嗯，听说她那死去的哥哥同广田先生十分密切。美祢子很喜欢英语，常常到先生家里补习。”

“也到这儿来吗？”

良子又不知不觉地继续画那帖水彩画。三四郎守在旁边，她也毫不拘束，而且能从容回答他的问话。

“美祢子小姐吗？”她一边反问，一边在草莓的房顶加上一层柿子树的荫影。

“有些太暗了吧？”良子把画送到三四郎眼前。

“嗯，是太暗了。”他老实地应道。

良子将画笔蘸饱水，把暗影洗了去。

“她也到这儿来。”良子这才回答他的问话。

“经常吗？”

“嗯，经常。”良子依然面向画稿。

良子继续画画，他们之间的回答使三四郎感到十分快活。

沉默着看了一会儿画，由于良子一心想将屋顶的黑影洗掉，蘸水过多，运笔又不娴熟，那黑影反而向四方漫溢开来。那棵精心画成的红艳艳的柿子树，竟然变成阴干的涩柿子的颜色了。良子停下画笔，伸开两手，向后仰仰头，尽量远远地审视着这张高级画纸。

“已经不行啦。”她终于小声说。

确实是不中用了，这是没办法补救的，三四郎也有些惋惜。

“算了吧，就再另画一张吧。”

良子依旧看着画，眼角瞥了一下三四郎。这是一双水灵灵的眼睛。三四郎越发怜爱起来。

“真糟糕，白费两个多钟头。”

她吃吃地笑了，随后在精心绘制的画面上纵横抹了两三条粗线，啪哒一声合上了画具盒子。

“不画了，请到客厅去吧，我给你沏茶。”

她说罢自己先走进去。三四郎嫌脱鞋麻烦，依旧坐在廊缘上未动，心中琢磨，这位至今才请自己喝茶的女子非常有意思。三四郎本来不打算同这位不比寻常的女子逗趣，现在突然听到请他喝茶，不能不感到一种愉快。这种感觉决不是因为接触了异性才会有的。

茶室里响起了谈话声，看来一定是和女仆了。不一会儿，格子门拉开了，良子端着茶具走来。三四郎从正面瞧着她的脸，觉得这是一幅最有女性特征的面孔。

良子沏好茶端到廊缘边，自己坐在客厅的铺席上。三四郎觉得该回去了，但呆在这个女子身旁仿佛不回去也挺好的。上次在医院曾对她端详半天，弄得人家面红耳赤，所以赶紧离开了。今天倒没有什么，幸好她献茶上来，两人便各各守着廊缘和客厅继续对谈起来。天南海北地谈着谈着，良子向三四郎提了个奇妙的问题，她问他喜欢不喜欢自己的哥哥野野宫。乍一听，简直象出自孩子之口，可良子的体会却加深了一层。在她看来，凡是埋头钻研学问的人，总是用研究的目光对待万物，情爱也

就自然看轻了。假如凭人情观察事理，不是爱好就是厌恶，二者必居其一，不会产生研究的心理的。自己的哥哥是位理学家，不可能专门来研究妹妹，对妹妹越研究越会减少亲近的程度，就越要疏远妹妹。然而，那位喜欢研究的哥哥，却对妹妹抱有挚着的爱。想到这里，她得出结论：毫无疑问，哥哥是全日本最好的人。

三四郎听了良子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但又仿佛不大满足，至于什么地方不满足，他头脑有些模糊，竟然一点也弄不清楚。所以，他没有对良子的表述公开加以评论，只是在心里思付，自己无法对一个女孩子的话提出明确的评价，作为一个男子，太不争气了。想到这里，他涨红了脸。他同时领悟到，对于东京的女学生，决不可小觑。

三四郎对良子怀着敬慕的心情回到寓所。来了一张明信片：“明日下午一时许去参观菊花玩偶，请到广田先生处聚会。美祢子。”

这上面的字和野野宫君口袋里半露的信封上的字非常相象。三四郎接连读了好几遍。

第二天是星期日，三四郎吃过午饭立即到西片町去。他身着新制服，脚上穿着光亮的鞋子。顺着宁静的横街来到广田先生门口，听到里面有人声。

先生的家，一进门左手紧挨着庭院，打开木栅门，不经过大门就能到达客厅外面的走廊。三四郎刚想拉开扇骨木树篱笆中间的插销，忽听院内有人说话。那是野野宫和美祢子在交谈。

“干了那种事，只能坠地而死了。”这是男人的声音。

“我认为死了倒清静。”这是女人的应答。

“那种无谋之人，就该从高处掉下来摔死的。”

“这话太残酷啦。”

这时，三四郎打开木栅门，站在院里谈话的两个人一齐瞧着这边。野野宫只向他一般地打了招呼，点点头。野野宫头上戴着崭新的茶色礼帽。

“信几时接到的？”美祢子连忙问。

他俩的交谈就此中断了。

主人身着西服坐在廊缘上，依然喷着“哲学之烟”，手里拿着西洋杂志。旁边坐着良子，她倒背着手，挺着身子，两腿伸直，凝视着那双厚草鞋。——看样子，三四郎害得大家久等了。

主人抛开杂志。

“好，咱们走吧，到底给拉来了。”

“辛苦啦。”野野宫君说。

两个女子相视而笑，仿佛有着不可告人的隐秘。走出庭院时，她俩一前一后。

“你个子真高呀。”美祢子在后面说。

“腿长。”良子回答了一句。在门边并肩而过时，她又解释道：“所以尽量穿草鞋的呀。”

三四郎正要随着走出院子，楼上的格子门哗啦打开来，与次郎走到栏杆旁。

“这就走吗？”他问。

“嗯。你呢？”

“不去，那菊花玩偶儿有什么好看，真傻气！”

“一块去吧，在家呆着也是无聊啊。”

“现在正在写论文，还是重要论文哩，哪里有空去玩呢？”

三四郎惊讶地笑了笑，追赶四个人去了。他们穿过狭窄的横街，早已到达远处的宽阔马路上了。望着晴空下这一堆人影，三四郎越发觉得，如今自己的生活远比在熊本时有意思得多。过去曾经思考过的三个世界，其中的第二、第三世界正为这一团人影所代表着。影的一半是灰暗的，另一半则象开满鲜花的原野。在三四郎的脑海里，这二者浑然一体。不仅如此，自己无形之中也自然地编入这个组织中了。只是三四郎老觉着有些不够踏实，他感到不安。三四郎边走边想，发现刚才野野宫和美祢子两个在院子里的谈话是使他产生此种心情的直接原因。他为了驱除这种不安，想彻底回味一下两个人交谈的内容。

四个人来到街口，大家停下脚步回头望了望。美祢子用手遮在前额上。

三四郎没有花一分钟就追上了他们。追上以后，大家都没有吭声，只是一个劲儿地赶路。过了一会儿，美祢子开口了。

“野野宫君，你是理学家，所以才更要那样讲话的吧？”她似乎想把刚才的谈话继续下去。

“不，不搞理科也是一样。要想高飞，总得先想法制作一个能够高飞的装置才行。首先要经过头脑的思考，不是吗？”

“不愿意高飞的人，或许可以忍耐下去了。”

“不忍耐就只有死路一条。”

“这么说，安安稳稳地站在地面上是最好不过的了。不过又太没有出息啦。”

野野宫君没有回答，他冲着广田先生笑了笑：

“女辈之中出诗人哩。”

于是，广田先生回答得很妙：“男子的弊病正在于不能成为纯粹的诗人。”

野野宫君就此沉默了。良子和美祢子两人悄悄地交谈起来。三四郎这才瞅了个空子问道：

“刚才你们在谈论什么？”

“哦，是谈论天空的飞机。”野野宫淡然地说。三四郎好象听相声艺人“解包袱”似的，疑云顿解。

之后，大家再没有谈论什么。再说，在这行人熙来攘往的大街上，也不便于长谈。大观音像前有个乞丐，额头抢地，拉着喉咙高声哀告。他不时地抬起脸，额头沾满了灰沙，成了白白的一团。没有人理睬他，五个人也若无其事地从旁穿过。走了五、六百米，广田先生忽然转头问三四郎：

“你给过那个乞丐钱吗？”

“没有。”

三四郎回头望望，那乞丐双手合十，举到额前，依然大声哀告。

“一点也不情愿。”良子紧跟着说。

“为什么？”良子的哥哥望着妹妹，没有责备的意思，野野宫的表情毋宁说是冷静的。

“他那样焦急地逼着人要钱，反而达不到目的。”美祢子评论道。

“不，他的地点选得不对。”这回是广田先生发话了，“过往行人太多，所以不成。山上虽说人少，如若碰到这样的乞丐，谁都会给钱的。”

“也许整天都碰不到一个人哩。”野野宫嘻嘻地笑起来了。

听着这四个人对乞丐所发的议论，三四郎觉得自己迄今为止养成的道德观念受到了几分损伤。但是，自己从乞丐身边经过的时候，不仅没有打算丢给他一个子儿，说实在的，甚至感

到很不愉快。从这一事实反省一下，觉得那四个人比自己更来得坦诚些。三四郎领悟到，这些人原来都能坦率地生活在这种广阔的天地之间，他们都是大城市人啊！

越走下去，人越多了。不一会儿，碰到一个迷路的孩子。这是个七岁光景的女孩子。她一边哭，一边在人们的袖子底下左右转悠，拚命叫着“奶奶，奶奶”。看样子，行人对此都动心了，有的停下脚步，有的说“真可怜。”然而谁也不采取什么行动。女孩子招惹着所有人的关切和同情，继续呆泣着寻找奶奶。这真是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这也是因为地点不好吗？”野野宫目送着孩子的背影问道。

“警察马上会来处理的，所以大家都躲开了。”广田先生加以说明。

“要是到我身边来，我就把她送给派出所。”良子说道。

“那好，你去追赶她，领她去吧。”哥哥敦促着。

“我才不愿追她呢。”

“为什么？”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在，又不关我一个人的事。”

“还是躲避责任嘛！”广田说。

“仍然是地点不好呀。”野野宫说。两个男子笑了。来到团子坂，只见派出所前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那个迷路的孩子到底送给警察了。

“这下子可以大大放心啦。”美祢子回头望望良子。

“太好啦！”良子说。

从坂上一眼望去，斜坡弯弯曲曲，仿佛站在刀刃上。坡面当然很狭窄，右边两层楼的建筑，把左边高高的小屋顶遮挡了

一半，后面竖着几杆高高的旗子。人们仿佛一下子就要落到谷底，上上下下的人你来我往，把路挤得水泄不通。谷底下的人群不停地蠕动着，看起来有些异样。望着这种乱糟糟的场面，使人有些眼花缭乱。

广田先生站在坡顶，说声“这太叫人受不了啦”，似乎想回去。四个人簇拥着先生进入谷底，这谷底半道上向对面缓缓绕过去，左右的小屋挂着大苇帘子，高高地矗立在道路两侧，显得中间的天空格外狭窄。路面上行人拥挤，一片昏暗，门口收票人扯开嗓子高叫。

“这哪里是人的喊声，这是菊花玩偶发出的声响。”广田先生评价道。这些人的喊叫声确乎有些不同寻常。

一行人走进左边的小屋。这里陈列着“曾我①讨敌”的故事，五郎、十郎、赖朝②一律平等地穿起了菊花服装，但脸孔和手脚都是木雕的。接着是下雪的情景，青年女子在生气。这些也都以木头人为身子，外面饰一层菊花，把叶和花密密麻麻地排整齐，制作成衣服的样子。

良子聚精会神地观望着。广田先生和野野宫不住地交谈，说什么菊花的栽培法不同啦什么的。三四郎离他们有两米多远，中间隔着其他的游客。美祢子早已走到三四郎前头去了。观众大都是市民，有教养的似乎极少。美祢子站在游人中回过头来，伸着脖子向野野宫那边张望。野野宫把右手伸进竹栏杆内，指点着菊花根部，正热心地解释着什么。美祢子又把脸转

① 日本古代以军事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曾我和语》，记述了曾我兄弟——十郎祐成和五郎时致戮力讨敌的故事，成为日本古典戏曲的传统题材。

② 源赖朝（1147—1199），镰仓幕府的初代将军。

过去，随着人流迅速向门口走去。三四郎分开人群，撇下三人去追美祢子。

他好容易来到美祢子身边。

“里见小姐，”他招呼了一声。此时美祢子用手扶着青竹栏杆，稍微转过头来望望三四郎，一言未发。栏杆的里面是“养老瀑”。一个圆脸孔的汉子，腰间插着板斧，手拿水瓢，正蹲在水潭旁边。三四郎望着美祢子的脸，他根本没有留意青竹栏杆那边有些什么东西。

“你不自在吗？”三四郎不由地问道。

美祢子仍是默默不语，乌黑的眸子直视着三四郎的前额，充满忧郁的神情。这时，三四郎从美祢子的双眼皮底下发现了一种奇妙的内涵。这双眼睛包蕴着三层意思：心灵的疲惫，肉体的松弛，近乎苦痛的倾诉。三四郎已经忘记眼下正等着美祢子的答话，他把一切都留在这双眼皮和眸子之间了。

这时美祢子说：“该走啦。”

三四郎同美祢子的眼皮和眸子的距离似乎在逐渐靠近。随着这种靠近，三四郎心中产生了这样的念头：为了这女人，他必须偕她马上回去才安心。当他下定决心的时候，女子一甩头转了过去，手臂离开青竹栏杆，向门口走去。三四郎立即尾随在后边。

两人在外面肩并肩的时候，美祢子低下头，用右手支住前额。周围人群如潮。三四郎凑近女子的耳畔问：

“你不舒服吗？”

女子穿过人流向谷中方向走去。三四郎当然跟着她一道儿走去。约莫走了半条街，女子在人群中站住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边是到谷中天王寺去的方向，同回家的时候正相反。”

“唔，我的心绪很坏……”

三四郎在这大街上也无法解除她的痛苦，他站住思索了片刻。

“难道没有个清静的地方吗？”女子问。

谷中和千駄木在坡底下相交处，地势最低，有一条小河打这里流过。沿着小河，从街道的左边穿过去就是原野。河水一直向北流淌。三四郎记得很清楚，他自来到东京以后，曾经沿着这条河的两岸走过多少遍。美祢子站着的地方正靠近一座石桥。小河在这里穿过谷中街一直通向根津。

“能不能再走上一百多米呢？”他问美祢子。

“能。”

两人立即渡过石桥，向左转弯。沿着人家屋边的小道走了四、五十步，再渡过门前的板桥折回小河这边，向上游再走上一阵，便见不到什么行人了。这里是广阔的原野。

三四郎来到这宁静的秋色之中时，他立刻变得多嘴多舌起来。

“怎么样了？头还疼吗？也许是人太多造成的吧？那些观赏菊花玩偶的人中间，有的太下作了。有人对你不礼貌吗？”

女子沉默不语，不一会儿，她把眼睛从河面上抬起来，瞥了瞥三四郎。双眼皮下藏着清亮而热切的眸子。看到她这副眼神，三四郎放下大半颗心。

“谢谢，我已经好多了。”她说。

“歇一会儿吧。”

“嗯。”

“能再走几步吗？”

“嗯。”

“能走就再走几步，这儿太脏，那边倒有个很好的休息场所。”

“嗯。”

走了一百多米，又看到一座桥，上面胡乱铺着不到一尺宽的旧木板。三四郎大步流星地过了桥，女子跟在后边。三四郎等着她走过来，他看到她步履轻盈，双脚如同走在寻常的大地上。这女子一个劲儿朝前迈动步子，没有一般女人家那种忸忸怩怩的娇羞之态。所以，三四郎不便鲁莽地伸手搀扶她。

河对岸有一座草房，屋顶下边一片艳红。走近一看，是晾晒的辣椒。美祢子走着走着，看到那红色确实是辣椒，这时她停下来了。

“真美！”

她说罢坐在草地上。草只是沿着河边狭小的地面生长，不如夏季时那样翠绿。美祢子完全不顾忌自己一身漂亮的衣裳会被弄脏。

“不能再向前走了吗？”三四郎也站住，催促般地问。

“谢谢，已经够啦。”

“心绪依旧很糟吗？”

“都是因为太累了呀。”

三四郎也只得在污秽的草地上坐下了。美祢子和三四郎之间保持着四尺远的距离。小河在他俩的脚下流淌。秋天，水位低落，河水很浅，水面露出的石头尖上停着一只鹈鹕。三四郎望着河面，河水渐渐混浊了。一看，原来是庄稼人在上游洗萝卜。美祢子将视线投向远方。面前是广袤的田野，田野的尽头是森林，森林的上方是天空。天空的颜色渐渐变了。

一派澄碧的空中出现了好几种色调，清澈见底的蓝色次第变薄，似乎要归于消失。上面笼罩着渐渐浓重的白云，随后又消融了，飞走了。天空微微蒙着一层阴郁的黄色，分不清哪是地平线，哪是云天连接之处。

“天色混浊了。”美祢子说。

三四郎从河面抬起头，向天上望望。三四郎当然不是头一次看到这种天气，然而“天色混浊了”这种说法，倒是第一次听到。他定睛一看，这天气除了用“混浊”二字来形容之外，再没有更合适的词儿了。三四郎正想回答些什么，女子又开口了。

“好重啊，真象块大理石。”

美祢子眯细着双眼皮眺望高高的天空。然后又这么眯细着眼睛静静地望着三四郎。

“就象大理石一样，不是吗？”她问。

“哎，是象大理石啊。”三四郎只能这样回答。

女子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三四郎首先开口。

“处在这样的天色下边，心情沉重，精神却轻松。”

“这话什么意思？”美祢子问。

三四郎没有多作解释，他未回答她的问题，又接着说：

“这天空可以让人安然入梦。”

“看样子在动，实际上一点没有动哩。”美祢子又在眺望远处的云层了。

菊花玩偶市场上招徕游客的叫喊声，不时地传到他俩坐着的这块地方。

“声音真大呀。”

“从早到晚都这么号叫吗？真佩服！”三四郎说道。

这时，他忽然想起被抛下的三个同伴，正想说什么，美祢子答话了。

“生意人都是一样，正象大观音像前的那个乞丐一般。”

“地点并不坏，对吗？”

三四郎很少开玩笑，于是独自一个人很有趣地笑起来。因为他觉得广田先生关于乞丐的一番谈话，实在太滑稽了。

“广田先生常常讲出那样的话来。”美祢子十分轻松地自言自语。随后，她立即改变了语调，用一种比较活泼的口吻补充道，“在这样的地方如此呆坐下去，也算是够格的啦。”

这回是她津津有味地笑了。

“可不，就象野野宫君所说的那样，随你等到几时也不会有一个人打这儿通过。”

“那不正是如愿以偿吗？”她紧接着说。然后又为前面的话作了解释，下了结论，“因为是不向人求乞的乞丐啊。”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生人。看样子，他是从那晒辣椒的人家走出来，不知何时过河的，如今渐渐向两人坐着的地方靠近。这人穿着西服，留着胡子，看年纪，大致象广田先生。他走到两人面前，霍然抬起头来，从正面凝视着三四郎和美祢子。那眼光分明充满着憎恶的神色。三四郎如坐针毡，顿时局促起来。那人不一会儿走过去了。

“广田先生、野野宫君他们想必在寻找我们吧？”

三四郎目送着陌生人的背影，忽然想起了什么。

“不，不要紧的，我们是迷路的大孩子啦。”美祢子显得十分冷静。

“因为迷了路，他们才会找的呀。”三四郎依然坚持自己的见解。

“因为都是想躲避责任的人，所以巴不得的呀。”美祢子的口气更加冷峻。

“你是指谁？广田先生吗？”

美祢子避而不答。

“是野野宫君吗？”

美祢子依旧不作回答。

“心绪好些了吗？- 如果好些，咱们该回去了。”

美祢子瞧瞧三四郎。三四郎刚抬起身子，又坐在草地上了。其时，三四郎感到自己总有些地方敌不过这个女子。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内心已被对方看穿，于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屈辱感。

“迷路的孩子。”

女子望着三四郎重复着这句话。三四郎没有回答。

“你知道这句话在英语里是怎么讲的吗？”

三四郎未曾料到她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所以一时说不出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我教给你吧。”

“嗯。”

“Stray sheep^①，懂吗？”

三四郎逢到这种场合，便穷于应付了。关键的时机已过，头脑冷静下来，回顾已过的事便感到后悔，心想还是可以这样那样作一番回答的。话说回来，又不能预料到后悔，为了应付，就

① 意为迷羊。《圣经·马太传》十八章载：某人牧羊百只中有一只迷途，随舍九十九只于山中，往寻迷羊，复得，其欣喜之情胜于九十九也。借以歌颂身心宽大，犹如牧羊之人。

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大言不惭地乱说一通。他还没有这般轻薄，因而只是沉默着。他又觉得这样闷声不响太叫人难为情了。

对于“Stray sheep”这个词儿，三四郎似懂非懂。他之所以不懂，与其说是词本身的涵义，毋宁说是使用这个词儿的女子的用心。三四郎一个劲地端详着女子的面庞。这时，女子忽然认真起来。

“我显得那样狂傲吗？”

她的语调带有辩解的意味，三四郎被一种意外的感受打动了。过去象在五里雾中，心想，要是雾散了该多好。女子的这句话驱散了迷雾，露出了她清晰的姿影。三四郎又觉得雾散得有点可恼。

三四郎想使美祢子的态度恢复到原来那副样子，那是多么有意思。——就象两人头顶上广漠的天空，既不清澄又不混浊。但又想到，这不是靠几句讨好的话就能使她恢复常态的。

“好，咱们回去吧。”女子猝然说道。

她的话里没有带着厌恶的情绪。然而，三四郎听起来，这语调十分沉静，仿佛对方已看到自己是个毫无意思的人而心灰意冷了。

天空又起了变化。风从远方吹来。广阔的田野上，只有一轮太阳，看着叫人寂寞难耐。草丛里腾起的水汽使人浑身发冷。留神一看，发现在这种地方竟然一直坐到现在。假若是自己一个人，早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美祢子也一样，不，美祢子也许会在这种地方久坐下去的。

“好象有点冷了，先站起来吧，不要受凉。怎么样？心绪完全恢复过来了吗？”

“哎，完全恢复过来了。”美祢子爽朗地回答着，骤然站起身来。当她站起来时，独自嘀咕了一句“stray sheep”，声音拉得很长。三四郎当然没有答理。

美祢子指着刚才那个穿西服的汉子走的方向说，要是无路，她想从那辣椒旁边穿过去。两人便朝那边走去。茅屋后头果然有一条细细的小路。走了一半光景，三四郎问道：

“良子小姐决定上你那儿住吗？”

女子微笑了一下，接着她又反问了一句：

“你为啥问这个呢？”

三四郎正想说什么，看见脚下有一块泥地，约莫四尺多宽，泥土下陷，积了一汪水。水洼中央放着一块垫脚石。三四郎没有踩那石头，他立即向对面一跃，随后回头望望美祢子。美祢子将右脚踏在泥水中的石头上，谁知石头不很牢靠，用力一蹴，肩膀便摇晃起来，以便保持全身的平衡。三四郎从这边伸过手去。

“抓住我的手。”

“不，没关系。”女子笑了。

三四郎伸手的当儿，她只是摇晃着，不肯跨过去。三四郎缩回了手。这时，美祢子将全身的重量压在踏着石头的右脚掌上，左脚向前一跃，跳过来了。她老怕把木屐弄脏，用力太猛，身子倾斜着向前冲去。在这种形势下，美祢子的双手一下子扑到三四郎的两支胳膊上了。

“stray sheep”，美祢子喃喃地说。三四郎能够感觉出她的一吸一呼的颤动。

六

铃响了，老师走出教室。三四郎甩了甩蘸着墨水的笔尖，正要合上笔记本。这时，坐在旁边的与次郎招呼起来。

“喂，给我看一下，有的地方漏掉了。”

与次郎拿起三四郎的笔记从头向下看，本子上写满了stray sheep的字样。

“这是干什么？”

“记听课笔记腻烦了，随便乱画来着。”

“这样不用功怎么行？课堂上讲过，孔德^①的超唯心论与贝克莱^②的超现实论是有联系的呀。”

“有些什么联系？”

“你没有听吗？”

“没有。”

“真是个stray sheep，实在没法子。”

与次郎捧着自己的笔记本站起身来，他离开桌子招呼三四郎：

“喂，请来一下。”

三四郎跟着与次郎走出教室，下了楼梯，来到门外的草地

① Immanuel Kant (1724-1804)，德国哲学家。

② Georgt Berkeley (1685-1753)，英国哲学家。

上。这里有一棵大樱树，两个人坐在树下。

这地方每到夏初就长满苜蓿。与次郎拿着入学志愿书到办公室去的那时节，曾经看到这樱树下边躺着两个学生。其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如果用都都逸^①应付口试，再多也能唱出来。”另一个小声哼起来：“在满腹经纶的博士面前，出个恋爱的试题考一考吧。”打那之后，与次郎就爱上樱树下面这块地方了。一有什么事，他总是拉着三四郎到这地方来。当三四郎听到与次郎介绍这段历史时，这才想起他为何用俗语来译 Pity's Love 这句话。然后，今天的与次郎却格外认真，他在草地一坐下，就从怀中掏出《文艺时评》杂志，打开一页来倒着递给三四郎。

“怎么样？”与次郎问。

三四郎一看，标题用大号铅字写着《伟大的黑暗》，下面的落款使用了“零余子”的雅号。“伟大的黑暗”是与次郎平素评论广田先生的用语，三四郎也听到过两三回。然而，对零余子这个名字实在陌生。当他听到“怎么样”这句问话时，三四郎在未作回答之前先望望对方。与次郎一言未发，他把那扁平的脸孔向前凑了凑，右手的食指压在自己的鼻尖上，半天不动。站在对面的一个学生，看见他这副样子，嘻嘻地笑出声来。与次郎觉察到了，才把指头从鼻子上放下来。

“是我写的。”他说。

三四郎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们去看菊花玩偶时，你就在写这篇文章吗？”

“不，那才是两三天前的事呀，哪能这样快就出版。这是

① 一作“都都一”，歌唱男女爱情的一种俗曲。

老早以前写的，看看标题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写的是广田先生吗？”

“嗯，先唤起舆论，为先生进入大学造造声势……”

“这杂志能有那么大的力量吗？”

三四郎连这杂志的名字也不知道。

“没有什么力量，所以很难办。”与次郎回答。

三四郎只好笑笑。

“能销售多少册？”

与次郎没有回答多少册。

“反正没关系，总比不写的要强些。”他自我安慰地说。

渐渐追问下去，才知道与次郎本来就同这家杂志有关系，只要有闲暇，每期都要写文章，而且时常变换署名。这事除了两三个同人之外，谁也不知道。三四郎恍然大悟。他也才刚刚知道与次郎同文坛的一些交往。不过，与次郎为何偏要恶作剧般地使用匿名不断发表他的所谓大论文呢？这一点三四郎依然不得其解。

三四郎曾经直率地问过他：干这等事是不是为了挣几个钱花花，与次郎听后把眼睛瞪得溜圆。

“你刚从九州乡间出来，不了解中央文坛的动态，所以才说出这种悠然自在的话来。身处当今思想界的中心，目睹风云激荡的情景，一个有头脑的人，怎能佯装不知呢？实际上，今天的文权掌握在我们青年人手中，如果不积极主动发表意见，就是一种损失。文坛以急转直下之势承受着剧烈革命的洗礼。一切都在动荡，都在走向新的生机，所以落伍是不行的。只有主动亲自把握这种机运，生存才有价值。人们时常‘文学、文学’地把它看得很轻贱，其实这是指大学课堂上的那种文学。

我们所说的新文学，是人生自身的巨大反射。文学的新气势必然影响整个日本社会的活动，而且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影响。当人们白天睡觉做梦的时候，影响已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这是很可怕的啊！……”

三四郎默默地听着，觉得他有些吹牛。然而即便是吹牛，与次郎依然谈得神乎其神，至少他本人显得是那样至诚而认真。三四郎被他打动了。

“你是本着这种精神干的，那么拿不拿稿费对你是无所谓的罗？”

“不，稿费是要拿的，给多少收多少。碰到杂志不好销，稿费也就很难寄来。所以得想办法多卖些杂志才行。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主意？”

与次郎开始和三四郎商量，话题马上转入实际问题。三四郎总觉得有些奇怪，与次郎却很平静。铃声又急速地响了。

“先送你这本杂志，请过目。《伟大的黑暗》这个题目挺有意思的吧？这个题目一定能使人们觉得新奇。——标题不醒目就没有人读，那怎么行？”

两人由正门进入教室，坐到桌边。不一会儿，老师来了。两人开始做笔记。三四郎惦记着《伟大的黑暗》，笔记本旁边摊着《文艺时评》，记笔记的当儿，时时瞒着老师读起杂志来。老师幸好是近视眼，又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讲课上，一点不知道三四郎违犯纪律的行为。三四郎正合心意，一边记笔记，一边阅读杂志。原来是两个人干的事儿，现在一人勉强承担了，结果呢，《伟大的黑暗》没有读懂，笔记也没有记全。头脑里只清晰地记得与次郎文章里的一句话：

“自然界为选就一颗宝石要花费几年的星霜？而这宝石在

遭际采掘的命运之前，其光辉又被静静地埋没了几年的星霜！”

除此之外，其余的句子他都不得要领。不过，在这个时间里，三四郎没有写一个stray sheep。

“怎么样？”一下课，与次郎问三四郎。

三四郎告诉他，实在没有好好看。与次郎批评他是个不会利用时间的人。三四郎答应回去以后一定拜读。不一会就到晌午了。两人结伴出了校门。

“今天要出席的呀。”与次郎走到西片町，在进入横街的角落里停住了脚步。

今晚召开同级学生座谈会，三四郎早把这件事忘了。此时，他好容易又想起来，告诉与次郎他打算出席。

“赴约之前请来一下，我有事跟你谈。”与次郎说罢，把笔杆夹在耳后，显得颇为得意。三四郎允诺了。

回到寓所，洗了澡，心情舒畅了。这时，三四郎看到桌上有一张绘画明信片。上面画着小河，绿草丛生，河边卧着两只羊。对岸站着一个大汉，拄着拐杖。汉子的面貌显得十分狰狞可怕，完全是模仿西洋画里的恶魔的形象，还特别慎重地在旁边用字母标着“恶魔”。信的正面写着三四郎的姓名，下面用小字标着“迷羊”。三四郎立即明白“迷羊”是指的什么了。不仅如此，明信片的背面，画着两只迷羊，其中一只看来是暗喻三四郎；这使他十分高兴。迷羊里不仅有美祢子，自己本来也是包括在内的。看来这是美祢子的设想。美祢子所说的stray sheep一词的用意，三四郎至今总算弄清楚了。

三四郎本打算遵照同与次郎的约定，读一读《伟大的黑暗》这篇文章，可是提不起一点兴味。他不住地端详着明信

片，思考着。觉得这幅画里包含着伊索寓言所没有的幽默的情趣，显得天真无邪，洒脱自然。画面上的一切都能打动三四郎的心扉。

从技法上看，也叫人十分佩服，一切都安排得那样妥帖，得当。三四郎心中暗想：良子所画的柿树，与此简直无法相比。

过了一会儿，三四郎终于读起《伟大的黑暗》来了。他漫不经心地读着，过了两三页，渐渐被吸引住了，不知不觉地已经读了五、六页。就这样，长达二十七页的论文一口气读完了。当他读完最后一页时，才发现就要结束了。他的眼睛离开杂志，心想，啊，总算读了一遍。

三四郎紧接着又想到，究竟读了些什么？什么也没有，甚至令人好笑的地方也没有。他只觉得一口气儿努力读了下来。三四郎对与次郎写文章的本领非常钦佩。

论文以攻击现今的文学家为起始，以称赞广田先生为终结。文章特别痛斥了大学文科里的西洋人。

“倘若不尽快招聘适当的日本人担当大学相应的课程，那么作为最高学府的大学，就会变得和过去的私塾一样，就会变成砖石木乃伊，毫无回旋之余地。当然，如果真的没有人才，也毫无办法，可是如今有广田先生。先生执教于高级中学，十年如一日，安享薄酬，自甘无名，然而却是个真正的学者。这样的人物理应成为教授，以便同日本现实开展交际，为学界的新形势作出贡献。”——总起来说，就是这样的内容。不过，这些内容是用非常轩昂的口吻和灿烂的警句表达的，前后形成了长达二十七页的文章。

文章里有许多颇有意味的句子，如：“只有老人才会以秃自

傲。”“维纳斯美人像产于波中，聪慧之士则不出自大学。”“将博士当作学界的名流，犹如把海蜇看成田子浦^①的名产。”然而，除此之外便没有什么了。尤其奇妙的是，在把广田先生比做“伟大的黑暗”的同时，则把其他学者比做小圆灯，最多只能朦朦胧胧地照出两尺远的距离。这些都是广田先生对他说过的话，与次郎原样写了下来。而且同上次一样断言，小圆灯和烟袋锅之类，均属旧时代的遗物，对我们青年全然无用。

仔细想想，与次郎的论文充满了朝气。他一个人俨然代表着新日本，读着读着就起了共鸣。不过文中缺少实际的内容，仿佛一场没有根据地的战争。岂但如此，刻薄一点说，这种写法也许出于某种策略性。乡村出身的三四郎，虽然悟不出其中的道理，但读了之后，平心而论，总感到有不满意的地方。三四郎又取出美祢子的来信，望着两只羊和那个恶魔，于是在这一方面，三四郎感到万事都使他十分快活。随着这种快感的产生，先前的不满意也越发显得强烈了。三四郎不再去想论文的事了。他想给美祢子回信，不幸的是自己不会画画，心想，写篇文章吧。要是写文章，语言非得同这张明信片旗鼓相当才成。这实在不容易啊，就这样磨蹭了好大一会儿，不觉已过了四点钟。

他穿上大褂，到西片町去找与次郎。他从后门进去，看到广田先生正坐在茶室里的桌边吃晚饭，与次郎恭敬地守在一旁伺候。

“先生，怎么样？”与次郎问。

先生好象嘴里正含着硬物，两腮涨鼓鼓的。三四郎向桌上

^① 静冈县一带海滨。

一望，只见盘里盛着十几个烧焦的东西，红中带黑，个个都有怀表那般大。

三四郎落了座，施过礼。先生大口大口地吃着。

“喂，你也来尝一尝。”与次郎用筷子从盘中撮起一个来。三四郎放在手里一看，原来是红烧蛤蜊干。

“怎么吃这种古怪的东西？”三四郎问。

“古怪？好吃啊！吃吃看。这是我特意买来孝敬先生的。先生说啦，他还没有吃过哩。”

“从哪儿买的？”

“日本桥。”

三四郎觉得好笑。与次郎在这些地方就和刚才论文的调子有些不一致了。

“先生，怎么样？”

“够硬的。”

“硬得很香吧？要细细嚼，越嚼越有味道。”

“味道没出来，牙齿倒酸了，干吗要买这种老古董呢？”

“不好吗？这玩意先生也许不习惯，里见家的美祢子小姐也许很爱吃。”

“为什么？”三四郎问。

“唔，象她那般沉着，一定能嚼出味儿来的。”

“那女子沉静而又粗暴。”广田说。

“嗯，是粗暴，有易卜生笔下女性的特点。”

“易卜生笔下的女性性格外露，而那女子是内心粗暴。不过，说她粗暴，这和一般的所谓粗暴意思不同。野野宫的妹妹，看起来粗暴，但她仍然是个女子。这真有点奇妙哩。”

“里见小姐的粗暴是内向性的吗？”

三四郎默然不响地倾听两个人的评论。谁的论点都不能使他心悦诚服。“粗暴”这个词儿，怎能加到美祢子头上呢？这首先是无法理解的事。

不一会儿，与次郎换上礼服，说“出去一下”，就走了。先生独自喝着闷茶。两人来到门外，外头一片黑暗。他们离开大门又走了两三百米，三四郎马上开口了。

“先生认为里见小姐粗暴吗？”

“嗯，先生这个人谈吐随便，碰到一时高兴，他什么都讲。先生品评起女子来，显得很滑稽。先生关于女人的知识恐怕等于零。一个未曾恋爱过的人，怎么会理解女人家呢？”

“先生且不谈了，你不也赞成先生的观点吗？”

“嗯，我是说她粗暴。怎么啦？”

“你是说她哪一点粗暴？”

“我并不是指她那一点或这一点。现代的女性都是粗暴的，不光是她。”

“你不是说她很象易卜生笔下的人物吗？”

“我是说了。”

“你看她象易卜生笔下的哪一个呢？”

“哪一个？……反正很相似。”

三四郎当然不能信服，但也没有追问下去。两人又默默地走了一百多米。与次郎突然这样说：

“类似易卜生人物的不光是里见小姐一人。大凡接触过新鲜空气的男子，也都有类似易卜生人物的地方。只不过这些男的或女的都不能象易卜生的人物那样随意行动罢了。他们大都在内心里受感化。”

“我就不太受这样的感化。”

“说不受感化那是自欺欺人。——任何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缺陷。”

“那倒是的。”

“既然如此，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动物，总有些地方会感到不足。易卜生的人物都强烈地感受到了现代社会制度的缺陷。我们也会变成那样的人的。”

“你是这样想的吗？”

“不光我，别具慧眼之士都这么想。”

“你家的先生也这样想吗？”

“我家的先生？先生我不知道。”

“他刚才评论里见小姐，不是说她沉静而又粗暴的吗？照这话解释下去，就是说，因为要同周围保持协调一致，那就得沉静；又因为存在着不足之处，所以根性是粗暴的。不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样的——先生自有伟大之处，一讲到这里，就知道他高人一筹。”

与次郎即刻赞扬起广田先生来了。三四郎原想就美祢子的性格再作进一步的讨论，与次郎一句话打消了他的念头。

“我说过今天找你有事的呀。——唔，你把我那篇《伟大的黑暗》读完了没有？要是没有读完，就不容易把我的话记在头脑里。”

“今天一回去就读了。”

“觉得如何？”

“先生说什么来着？”

“先生哪里会读它，他一点都不知道。”

“是这样啊。写的倒是挺有意思，不过总感觉象喝了一杯

啤酒，没有填饱肚子。”

“这就够了，读过只要能提点精神就行了。所以我来了个匿名。现在反正是准备时期，姑且先这样办，到了适当的机会，把真名打出去。——这事就说到这里，下面就来谈谈找你究竟为着什么事。”

与次郎要讲的是这样的事。——今晚会上，他打算为自己本科的不景气大加慨叹一番，所以三四郎也必须同他一唱一和。不景气这是事实，别的人也会一同为之慨叹的。然后大家再来商量挽回的办法。这时就提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聘请适当的日本人进大学任教，大家一定赞成。这是理所当然的。接着就商量什么人合适。届时就抬出广田先生的名字。到时候，三四郎要和与次郎紧密配合，极力赞扬广田先生。否则的话，那些知道与次郎是广田先生食客的人就会顿生疑云。如今自己已是食客，别人怎么看都没有关系，万一惹出麻烦，牵连到广田先生就不好了。当然，另外还物色了三个同道，不要紧，多一个人也好。因此，想请三四郎尽量帮腔说项。另外，当众人的意见逐渐见分晓时，还要选代表到校长和总长那里去。当然，今晚也许实现不了这一步，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到时候要临机应变。……

与次郎能言善辩，可惜的是他的口才流于油滑，缺乏庄重的调子。有些地方令人生疑，觉得他好象把儿戏也讲得一本正经。当然，今晚这事本来就是正当的好事，三四郎大体上表示赞成。他只是提出方法上有些过于耍弄计谋，觉得不是滋味。其时，与次郎正站在道路的中央，两人正好位于森林町神社的牌坊前面。

“虽说有些耍弄计谋，可我所做的只不过是顺应自然的规

律预先佐以人力罢了。这同违背自然、企图没头没脑地瞎干一通有本质的区别。要弄计谋算不了什么，计谋并不是坏东西。只有搞阴谋才是可恶的。”

三四郎无言以对。他虽然觉得有话要说，但却未能开口。与次郎的谈话中的那些自己未曾考虑过的部分，十分清晰地印在记忆里。三四郎对这一点毋宁说是佩服的。

“这话说的也是。”三四郎含混地回答着，两人又肩挨肩地向前走去。进入正门，眼前豁然宽阔起来，到处矗立着黑色的高大建筑。轮廓清晰的屋顶上面是明净的天空，繁星荧荧。

“多好的夜空！”三四郎说。

与次郎也一边望着天空，一边走路。走不多远，他停住了。

“喂，我说。”他突然招呼三四郎。

“什么呀？”三四郎以为他又继续谈刚才的事，随即漫应了一声。

“你看到这样的天空会作何感想呢？”

这话不大象是与次郎说的。三四郎本来有许多话可以回答，比如“无限”啦，“永久”啦之类，可转念一想，说出这些来会被他耻笑的。三四郎就此沉默了。

“我们太不中用啦，打明天起，那计划也许就会取消。写了《伟大的黑暗》一文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你怎么又忽然说出这种话来了？”

“望着这天空就产生了这种想法。——喂，你有没有迷上过女人的事儿？”

三四郎立时答不出来。

“女人是很可怕的呀。”与次郎说。

“是可怕，我也知道。”三四郎说。

与次郎听罢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在寂静的夜晚显得特别响亮。

“你哪里知道，哪里知道呀。”

三四郎恍然不悦。

“明天又是好天气，运动会正赶上好时候哩，肯定有许多漂亮的女子光临，你一定来看看吧。”

黑暗里两个人来到学生会堂的前边。房子里灯火辉煌。

他们绕过木造的回廊，进入室内。早来的人已经聚集在一起了。人群有大有小，共分三摊，其中也有的人故意离开人群，默默地阅读带来的杂志或报纸。一片嘈杂的谈话声，使人不禁怀疑这些人怎么有这么多的话要说。然而，总的来说，还算沉着冷静。香烟的烟雾升腾而起。

此时，人们渐渐汇集而来。黑暗里猛然冒出漆黑的人影，倏忽出现在回廊上，随后变得明晰起来，一个个地走进室内。有时五、六个人鱼贯而行，一一在灯光下闪过。不一会儿，人大致到齐了。

与次郎打刚才起就在烟雾里不停地窜来窜去，走到一个地方就小声嘀咕一阵。三四郎注视着这情景，心想马上就要开始了。

过了一阵子，一位干事大声招呼大家就座。不用说，餐桌预先准备好了，大家纷纷入席，没有什么长幼尊卑，坐下来就开始用餐。

三四郎在熊本的时候尽喝红酒。那种红酒是当地出产的劣等酒。熊本的学生都喝红酒，他们认为喝这种酒是理所当然

的。偶尔吃一顿馆子，也只是上牛肉铺。那牛肉铺里卖的肉令人怀疑是马肉冒充的。学生撮起盘中的肉块，朝店堂的墙壁上扔去。据说掉下来的是牛肉，贴在墙上的就是马肉。简直象是做咒符。对于这样的学生出身的三四郎来说，这种绅士般的学生联谊会实在新鲜。他满心欢喜地挥动着刀和叉，其间还喝了不少啤酒。

“学生会堂的菜真难吃呀。”三四郎旁边的一个人说。这男子剃着光头，戴着金丝眼镜，看来是个很老成的学生。

“可不是嘛。”三四郎漫然回答。他想，对方若是与次郎，他会这样坦率地告诉他：“这菜对我这个乡巴佬来说，太好吃啦！”然而，这种坦率的态度如果被误以为讥讽，那就糟了。所以三四郎没有说什么。

“你是在哪里读的高中？”那学生问三四郎。

“熊本。”

“是熊本吗？我的表弟也在熊本，听说那个地方很糟糕呀。”

“是个野蛮的地方。”

两人正在交谈的当儿，对面突然有人高声喧嚷起来。只见与次郎正和邻席的两三个人不停地辩论着什么，嘴里不时叨咕着“de te fabula^①”。三四郎不懂这话的意思，然而三四郎的对手们，每听他这样说就笑上一阵。与次郎也愈加得意起来，嚷着：“de te fabula，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人……”三四郎的斜对面坐着一个面色白皙、仪表端庄的学生，他停下手里的刀

① 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tius公元前65—8）的《讽刺诗》第一卷第一节第一句话的一个词儿，意即“论及你”。

叉，望着与次郎一伙人。过了一会儿，他笑笑，用法语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Ila le diable au Corps（恶魔附身了）。”对面的一伙人似乎完全没听到，四只啤酒杯高高举起，正在兴高采烈地祝酒呢。

“他倒挺会闹腾的呀。”三四郎身旁那个戴金丝眼镜的学生说。

“嗯，他十分健谈。”

“有一次他请我到淀见轩吃咖喱饭。那时我根本不认识他，谁知道他突然跑来硬是拉着我到淀见轩去了……”

那个学生哈哈地笑起来。三四郎这才知道，被与次郎拉到淀见轩吃咖喱饭的绝非自己一个人。

不多时端来了咖啡。一个人离开椅子站起来，与次郎热烈鼓掌，其他人也都跟着鼓起掌来。

站起来的人，身穿崭新的黑色制服，鼻子下生着短髭，身材修长，站在那里显得神情潇洒，他带着演说的口吻开始讲话了。

“我们今夜在此聚会，为促进友情而尽一夕之欢，这本身就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我们的交谊不单具有社交方面的意义，还会另外产生一种强烈的影响。自己偶然有所感触，便想站出来讲话。这次集会，以啤酒开始，以咖啡告终，完全是一次极普通的聚会。然而，饮啤酒、喝咖啡的近四十个人并非普通之辈，而且我们在饮啤酒、喝咖啡的这段时间内，已经感到自己的命运在膨胀。

“大谈政治自由已经成为历史，鼓吹言论自由也亦成为过去。所谓‘自由’二字，并非仅仅为那些流于表面的事实所专有。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必须大力提倡心灵的自由。我认为我

们已经面临着这样的时代了。

“我们是不堪忍受旧的日本压迫的青年；同时，我们也是不堪忍受新的西洋压迫的青年。

“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情向世界宣告，我们正处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对于我们新时代的青年来说，新的西洋的压迫，无论在社会方面或文艺方面，都和旧的日本一样，使我们感到痛苦。

“我们是研究西洋文艺的。但是研究归研究，这同屈从于这种文艺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研究西洋文艺不是为了让它捆住手脚。我们正是为了使受束缚的心灵得到解脱才来研究它的。凡是与我不利的文艺，无论施加多大的威压和强制，我们也不效法。我们具有这样的自信和决心。

“我们在保有自信和决心这一点上，不同于普通的人。文艺既非技术，又非事务，它是触及广大人生的根本意义的社会动力。我们正是基于此种意义才研究文艺，并具有上述的自信和决心的。也正是基于此种意义来预见今晚集会所产生的非同一般的重大影响的。

“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动荡。作为社会产物的文艺也在动荡不已。为了顺应这种激荡的形势，按照我们的理想指导文艺，就必须团结分散的个人力量，充实、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命运。今晚的啤酒、咖啡，将为促进我们这种潜在的目的更大发展作出贡献。在这一点上，它比普通的啤酒、咖啡其价值要高出百倍。”

他讲的内容大致就是这些。演说完毕，在座的学生们一齐喝采，三四郎也是热心喝采的一个。这时，与次郎突然站起来。

“de te fabula, 光是大谈什么莎翁使用过多少万字啦, 易卜生的白发几千根啦, 这有什么用! 当然, 听了这些混账的讲课内容, 我们决不会当俘虏的, 这一点可以放心。但要为学校着想, 这样下去不成。无论如何, 必须招请能够满足新时代青年要求的人来上课。西洋人不顶用, 首先他们没有威信……”

又是满堂喝采, 接着大家都笑了。

“为了de te fabula, 干杯!”与次郎旁边的一个人喊道。

刚才那个演说的学生立表赞成。不巧, 啤酒喝光了。与次郎说了声“不要紧”, 就向厨房跑去。于是, 侍者拿酒来了。

大家举起了酒杯。

这时立即有人说道:“再来一次, 这回要为《伟大的黑暗》干杯!”

与次郎周围的人齐声附和, 哈哈大笑起来。与次郎搔了搔头。

该散会了, 年轻人都分散到暗夜中去了。三四郎问与次郎:

“de te fabula是什么意思?”

“希腊语。”

与次郎此外再没说什么。三四郎也没有多问。两人头顶着美丽的星空回去了。

未出所料, 第二天果然是好天气。今年比往年气候变化来得缓慢, 今天尤为和暖。三四郎一大早就去洗了澡。街上闲人很少, 所以午前澡堂很空。三四郎看到板壁间挂着三越吴服店的招牌, 上面画着美丽的女子。那女子的脸庞有些象美祢子。

但仔细端详起来，眼神不一样，牙齿也不鲜朗。美祢子的脸上最引三四郎注目的，是她的眼神和牙齿。听与次郎说，那女子之所以常常露出牙齿，是因为她生来就有些咬合不齐。三四郎决不这样想。……

三四郎浸在热水里，脑子尽想着这些事，浑身没有好好洗就上来了。从昨晚开始，他忽然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新时代的青年了，但是这种强烈感情只表现在意识上，身体还是原来的样子。逢到休息，他比起别人更显得轻松。今天下午，他打算去观看学校举行的田径运动会。

三四郎本来不大喜欢运动，在家乡的时候，曾经打过两三次野兔。后来读高中时，学校举行赛艇，他充当过摇旗子的角色。当时他把蓝旗和红旗摇错了，弄得怨声四起。实际上那是开枪的教练没有准时开枪造成的。枪是开了，然而没有响，三四郎便慌乱起来。打那以后，他对运动会从不靠近。然而，今天是他到东京以后遇上的第一个运动会，务必要去看看。与次郎也极力劝他去一趟。据与次郎说，在运动会上，看比赛，不如看女子更有价值些。在女子中间，会有野野宫君的妹妹吧。野野宫君的妹妹也许会和美祢子在一起吧。他真想到那里去，同她们随便聊上一阵子。

正午一过，他就出门了。运动会的入口位于操场南边的角落。日英两国的大幅国旗交叉在一起。打出太阳旗理所当然，打出英国国旗不知是为了哪一桩。三四郎想，是否意味着日英同盟呢？可是，这日英同盟与学校的田径运动会有什么关系？他真是摸不着头脑。

操场是一块长方形的草地。深秋季节，草色大都消退了。看比赛的场所位于西侧。后面高高耸立着一座假山，前面用栏

杆同操场间隔开来。地方狭窄，观众又多，人们局促在这样的小天地里，拥挤不堪。幸逢清秋佳日，天气不很冷，但却有不少人穿着外套，也有的女子是打阳伞来的。

三四郎大失所望，因为女宾席在别处，同普通观众席不接近。而且，有许多身穿礼服、气度不凡的公子哥儿相聚在一起，自己则显得格外寒伧。以新时代的青年自居的三四郎，其时有些自感渺小。但是，他并没有忘记透过人缝向女宾席探望。从侧面看去，虽然不甚分明，但服装艳丽，穿戴考究。由于距离较远，脸蛋似乎都很漂亮，谁也不显得特别突出。只是有着一种整体上的美感。那是一种女人征服了男人的色彩，而不是甲女胜过乙女的色彩。三四郎又因而感到失望了。但他又想，仔细瞧瞧，也许会发现她们在什么地方吧。于是他一眼搜寻过去，果然在前排挨近栅栏的地方，看到两个人并肩而坐。

三四郎好不容易找到了目标，先告一段落，暂时放下心来。突然有五、六个男子打他面前跑过，二百米竞赛已经结束了。冲刺点就在美祢子和良子坐着的正前方，近在咫尺。三四郎正看着她俩时，这些壮汉也同时闯进了他的视野。这五、六个人不久增加到了十二、三人，看起来都是气喘嘘嘘的。三四郎把这些学生的态度和自己的态度相比较，为两者的不同而感到诧异。他们为何那样拼命地奔跑呢？然而女人家都在热心地观看。其中，美祢子和良子尤其来得热心。三四郎也真想拼命跑上一阵子。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人，穿着紫色的短裤，面向女宾席站立。定睛一看，同昨晚联谊会发表演说的那个学生很相象。身个儿那么高，当然要跑第一了。记分员在黑板上写下了“二十五秒七四”。写完后，将余下的粉笔向对面抛去，等他向这边转脸的时候，才认出就是野野宫君。今天的野野宫君不比寻

常，他穿着黑色的礼服，胸前挂着裁判员的徽章，神气十足。他掏出手帕，掸了掸西服袖子，不一会儿离开黑板，斜穿过草坪走过来。他走到美祢子和良子的面前，隔着栅栏把头伸向女宾席说了些什么。美祢子站起身来，走到野野宫君跟前，两人隔着栅栏开始谈话了。美祢子连忙回过头，脸上洋溢着欣喜的笑容。三四郎在远处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俩。这时，良子站起来，也向栅栏跟前走去。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草坪上开始投掷铅球了。

再没有比投铅球更花力气的。同时，也很少有比这更乏味的项目了。那的确是在投铅球啊，没有一点技巧可言。野野宫君站在栅栏前看了片刻，笑了。他也许觉得这样影响别人观看怪不好的，所以离开栅栏回草坪去了。两位女子也坐到原来的地方。铅球时时投过来，第一名究竟能投多远，三四郎对此全然不知。三四郎变得茫然了，但仍痴痴地呆在那儿观看。等到好不容易有了结果，野野宫君又在黑板上写上了“十一米三八”。

接着是赛跑，跳远，还有链球。三四郎看到链球这一项目实在耐不下去了。运动会本该由各人自由选择项目，不应该是专为人观看而召开的。三四郎认定，热心观看那种比赛的女人都是不安分的。他离开会场，走到看台后边的假山旁。这里张着帷幕，不能通行。三四郎折回来，在铺着砂石的地方走了几步，看到一些人稀稀拉拉地从操场上退出来，其中也有盛装的妇女。三四郎又拐向右面，一直爬到山冈的顶端，路到山头就完结了。这里有一块大石头，三四郎坐在石头上，眺望着高崖下的池塘。下面的操场上响起了喧闹的人声。

三四郎在石头上呆呆地坐了约莫五分钟，又想走动一下。他站起身来，脚尖转了个方向。只见山下淡淡的红叶之间，出

现了刚才那两个女子的身影，她们正并肩从山腰间走过。

三四郎从山上俯视两个女子。她俩从树枝间已走到了明亮的阳光下，要是再不吱声，两人就要走远了。三四郎想打个招呼，无奈相距太远。他急忙沿草地向山下跑了两三步，这当儿，一个女子正好向这边张望。三四郎就此站住了，他实在不愿意讨好她们，运动会上的情景使他感到不快。

“怎么在这里……”良子惊奇地笑了笑。这女子的一双眼睛，叫人产生如下的联想：不论看到多么陈腐的东西也会感到新鲜；相反，不管遇到什么稀罕的事物，也能够从容地加以看待。因此，遇到这样的女子，不但不会感到局促不安，反而会觉得沉着冷静。三四郎兀立不动，他想，所有这些都来自那双水灵灵的又黑又大的眸子。

美祢子也停下来，望着三四郎。然而，惟有这时候的眼睛，没有蕴含着任何意思，简直象是仰视高高的树木。三四郎内心感到，仿佛看到一盏熄灭的灯。他在原地伫立着，美祢子也没有动一动。

“为什么不去看比赛？”良子在山下问道。

“刚才看了，实在没意思，半道上跑出来啦。”

良子看看美祢子，美祢子依然不动声色。

“我倒要问，你们为何离开，不是看得挺带劲儿的吗？”三四郎有意无意地高声说。

这时，美祢子微微一笑，三四郎不知道她笑的用意，随后向她们走近了两步。

“这就回去吗？”

两个女子都没有回答。三四郎又朝她们走近了两步。

“你们要上哪儿去呀？”

“嗯，办点事儿。”美祢子轻声说，话音听不清楚。

三四郎终于来到她俩跟前了，他随即站住，没有再追问她俩要去什么地方。操场上传来了欢呼声。

“这是跳高呀。”良子说道，“不知道这次跳到几米了。”

美祢子只是淡淡一笑，三四郎也闷声不响。他决心不开口提跳高的事。

“这上面有些什么好看的吗？”美祢子又问。

山上只有石头和山崖，没有什么好看的东西。

“什么也没有。”

“是吗？”她仍有些怀疑。

“咱们上去看看。”良子欣然提议。

“你呀，还不熟悉这个地方吗？”对方沉静地问。

“甭管啦，走一趟吧。”

良子捷足先登，其余两个跟着她。良子把脚伸到草地边缘，回过头来故意吓人地说：

“绝壁！这儿不正是萨福^①纵身跳下去的那种地方吗？”

美祢子和三四郎放声笑了。然而，三四郎并不知道，萨福究竟是从什么地方跳下去的。

“你也跳跳看吧。”美祢子说。

“我？我也跳下去吗？不过这水太脏了呀。”她说罢又回到这边来。

不一会儿，两个女子商量起事情来了。

“哎，你去吗？”美祢子说。

“嗯，你呢？”良子说。

^① Sappho，公元前七世纪希腊女诗人，相传因失恋跳崖投海而死。

“怎么办呢？”

“总有办法的，要不然我去走一趟，你在这儿等我。”

“这样的话……”

始终没有结果。三四郎经打听才知道，良子想趁顺路，到医院护士那儿打声招呼，表示感谢。美祢子也想起今年夏天，自己的一位亲戚住院时认识了一个护士，她想去看看，但又觉得并不是非去不可。

良子是个生性纯真活泼的女子，最后她说了句“去去就回来”，便三步并作两步独自下山去了。其余两人认为这样的事儿用不着强留，也没有必要同她一起去。他们自然留了下来，从两个人消极的态度来看，与其说是自愿留下，不如说是硬被甩掉的。

三四郎又在石头上坐了下来。女子站着。秋天的太阳象一面明镜照射着混浊的池水。池中有一座小岛，岛上长着两棵树。青翠的松树和淡淡的红叶参差交错，宛如庭园里的盆景。越过小岛，对面一带树木葱葱郁郁，油绿闪亮。

“你认识那树吗？”女子从山丘上指点着那片暗黑的树荫问。

“那是椎树。”

女子笑了。

“这些你全记得呀。”

“你刚才想去看的就是上次那位护士吗？”

“嗯。”

“同良子小姐去看望的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我的那位护士名字就叫椎呀。”

这回三四郎乐了。

“我想起来了，是你和那位护士手持团扇一同站在那里的。”

两人站在突向水池中的一块高地上。右侧还有一座低平的小山，同这边的山冈毫无关系。站在这里可以望见大松树和殿堂的一角，以及操场上的半边帷幕和平坦的草坪。

“记得那天很热，医院里太气闷，我受不住才跑了出来，可你为啥呆在那里呢？”

“还不是热的。那天我初次会见野野宫君，然后从那里回来，头脑昏昏，心神不定呀。”

“你见到野野宫君，才感到心神不安的吗？”

“不，不是这个意思。”三四郎说着，望望美祢子的脸，急忙转变了话题。

“说到野野宫君，他今天真够忙的呀！”

“嗯，他很难得地穿起礼服来了；从早到晚，真够烦心的哩。”

“不过，看起来不是挺自在的吗？”

“谁？你是说野野宫君？你可真是……”

“怎么啦？”

“我是说，当个运动会的记分员有什么自在可言。”

三四郎又变换了话题。

“刚才他到你那里谈了些什么吧？”

“在操场上吗？”

“嗯，在操场上的栅栏前边。”

三四郎刚一说出口，就想把话收回来。女子应了一声，凝视着他的面孔，随即撇下唇，笑了笑。三四郎受不住了，他正想用话掩饰一下。女子开口了；

“上次给你寄了一张带画的明信片，你还没有回信哩。”

三四郎茫然失措，他答应马上回她。女子也没有再强求。

“哎，你知道有个叫原口的画家吗？”她又问。

“不知道。”

“唔。”

“怎么啦？”

“没什么，这位原口先生今天来看比赛了。野野宫君来关照我们说，他要在运动会上给大家写生，要是稍不留神，就会被画进漫画里去的。”

美祢子走到一旁坐下来，三四郎感到自己实在太愚蠢了。

“良子小姐没有和他哥哥一道回去吗？”

“想一起回去也不成呀，良子小姐从昨天起就住到我家里了。”

三四郎这时才听美祢子说野野宫的母亲回乡去了。母亲一走，兄妹俩就商定，随即搬离大久保，野野宫租寓所住下，良子住到美祢子家，每天从那里到学校走读。

三四郎对于野野宫君这种豁达的态度很感惊奇。既然能轻而易举地回到寓居生活中去，当初不如不建立个家为好。三四郎为之担忧，他的那些锅碗瓢盆等家什怎么处理呢？可转念一想，这些与自己无关，不值得一提，所以没有发表什么见解。再说，野野宫君从家长的地位退下来，恢复一介书生的生活秩序，这意味着远离了家族制度一步。三四郎认为，这会对自己目前的困惑处境有所缓和，正合自己的心意。可是，良子和美祢子住在一起了，兄妹必然不断地来来往往。在不断的来往当中，野野宫君和美祢子的关系也会逐渐亲近起来。那么，说不定野野宫君有朝一日会永远抛弃寓居生活的。

三四郎脑里一边想象着疑云难解的未来，一边同美祢子应酬，总觉得有些心灰意冷。他一想到要极力保持自己寻常的一副神态，心里就很痛苦。幸好，这时候良子回来了，两个女子又在商量，想回去再看看比赛。可是秋季一天天变短，太阳很快就要西下了。随着太阳的渐次西沉，广阔的天地间寒气渐浓，砭人肌肤。商量的结果，决定一同回去。

三四郎想告别两位女子返回寓所。三个人边走边聊，始终没有停歇。所以他也找不到一个正式告辞的时机，仿佛是她俩拉着他走，三四郎也心甘情愿地被她俩拉着走似的。三四郎随着两个女子，绕过池端，穿过图书馆旁边，向斜对面的大红门走去。

“听说你哥哥过上寓居生活了，是吗？”这时，三四郎向良子发问。

“嗯。到底这样了。他把人家朝美祢子小姐家里一塞，真够呛呀。”

良子在争取同情，三四郎正想说什么，这时美祢子抢先开了口。

“象宗八先生那样的人，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他站得高，脑子里考虑的是大事情。”

美祢子大肆赞扬起野野宫君来了。良子默然不响地听着。

搞学问的人，躲开烦琐的俗事，隐忍地过着单调的生活，都是为了研究这一目的。所以是不得已的。象野野宫这种从事着连外国都为之关心的事业的人，过上同普通学生一般的寓居生活，这正是野野宫的伟大之处。寓所里越是污秽不堪，他就越会受到人们的尊敬。——美祢子对野野宫的赞辞，大致就是这些。

三四郎在大红门旁同她俩分了手。他一边朝追分方向走，一边思索起来。

正如美祢子所说的那样，自己同野野宫相比，真是相差甚远。自己刚从乡下进入大学的门槛，论学问没有学问，论见识没有见识。自己得不到美祢子对野野宫那样的尊敬，是理所当然的。这样说来，他觉得自己被这个女子捉弄了。起先，他在山冈上回答说：“运动会没啥意思才呆在这儿的。”于是美祢子一本正经地问他：“这上头有好看的吗？”当时未引起注意，现在一分析，那话也许是故意嘲弄自己的吧？

想到这里，三四郎一一回顾着美祢子迄今为止对自己的言语态度，发现处处都含着恶意。三四郎站在道路的中央，不由地涨红了脸。他低下头去。当他猛然抬眼的时候，与次郎和昨夜演说的那个学生从对面并肩走了过来。与次郎光是点点头，没有开口，那学生摘下帽子，向三四郎致意。

“昨晚上怎么样？可别被捆住了手脚呀。”那学生笑着走了。

七

三四郎从后门转过来问老婆子，老婆子小声说，与次郎君从昨晚就没有回来。三四郎站在旁门边思索了一会儿。老婆子立即明白过来，一边不停地洗脸，一边说：“请进吧，先生在书斋里哪。”看样子，刚吃罢晚饭。

三四郎穿过茶室，沿着走廊来到书斋门口。房门敞开着。这时，他听到房内有人招呼了一声。三四郎跨过门槛走了进去。先生面向书桌坐着，不知道桌面上摆着什么东西，高大的身影挡住了桌子，不知他在研究什么。

“您在钻研学问吧？”三四郎守在门口，很有礼貌地问道。

先生转过脸来，一嘴密匝匝的胡须，看不大清晰，恰似书本上看到过的某翁的肖像。

“哎呀，我还以为是与次郎呢，原来是你，失敬失敬。”

先生说着站起身来。桌上摆着笔和纸，先生在写什么东西。与次郎曾经感喟地说：“我的那位先生经常写东西，然而别人读了也不明白，他究竟写一些什么。要是活着的时候能够编集成巨著倒也罢了，万一先死了，只不过是故纸一堆。太无聊啦！”三四郎看到广田书桌上的情景，马上联想起与次郎的这段话来。

“您若不便，我这就回去，本来也没啥要紧的事儿。”

“哪里，不碍事，你不要马上走。我这种事儿也不打紧的，不必急着办好。”

三四郎无言以对了。他心里想，假若有先生这样的心胸，学习起来也会感到轻松的。

“我是来找佐佐木君的，他不在家……”过了一阵，三四郎说。

“啊，与次郎不知怎的，好象从昨晚就没有回来。他经常东游西荡的，真叫人头疼。”

“是不是有什么重大的事要办？”

“这种人还能办什么大事？他只能制造麻烦呀，象他这样的傻瓜有几个？”

“他真是个乐天派哪。”三四郎无可奈何地说。

“乐天派倒也好了，可与次郎不是乐天派。他很不安分，心神不定——拿田野里的小河比喻他，再恰当不过了。既浅且狭，不过，河水却一直在动。他办事盲目，比如去赶庙会，他会突然心血来潮，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建议，说什么：‘先生，买一盆松树吧。’没等你表态是否要买，他已经论价买下来了。不过，他在庙会上买起东西来本事可大啦。你让他买个什么，他都能便宜地买到手。可也有这样的事，到了夏天，大家都不在家时，他竟然把松树搬进客厅，关上挡雨窗，还下了锁。别人回来一看，松树早被热气熏蒸得发红了。他干什么事都是这样，真叫人没办法。”

实际上，不久之前三四郎曾经借给与次郎二十元钱。当时，与次郎说，两周后就可以向《文艺时评》社领取稿费了，在这之前先借用一下。三四郎一问借钱的情由，甚是同情，便拿出刚从家乡汇来的现款，留下五元自用，其余全部借给了与次郎。虽然还期尚未到，听广田这么一说，他也多少犯起了嘀咕。但这样的事也不好向先生说明。

“不过，佐佐木君对先生非常敬佩，暗地里他在为先生竭尽全力。”三四郎反而为与次郎说话。

“他尽了什么力呢？”先生一本正经地问。

可是，与次郎所做的一切与广田先生有关的事，包括《伟大的黑暗》那篇文章，都不能让先生知道。这是他本人特别关照的。他曾经表示，事情正在运筹，半道上要是给先生知道了，准得挨骂，所以应当保持缄默。他还说，到了该说的时侯，他自己会加以说明的。所以三四郎没有办法，只好把话岔开了。

三四郎到广田家里来，是有种种想法的。首先，此人的生活同其他人不一样，特别是和他三四郎的性情完全不相容。因此，三四郎不理解此人怎么会变成这样，他抱着好奇心前来研究研究，以便为自己提供参考。其次，他一来到此公面前，就变得心性坦然起来，对人世间的竞争也不以为苦了。野野宫君和广田先生虽然都具有超脱世俗的逸趣，但他总使人觉得，他是持有为求取超脱的美名而远避流俗之念的。因此，三四郎每当同野野宫君两人对谈的时候，自己总有一种想法，要尽早独立工作，为学术界作出贡献才行，并且为此十分焦虑。但是一跟广田先生谈起来，却显得很平静。先生在高级中学只教语言课，此外没有别的专长。——这种说法也许太唐突，不过并没有看到他发表什么研究成果，而且一直泰然自若。他想，先生那种悠然的态度正来源于这种生活之中。三四郎近来被女人缠住了，要是被自己的恋人所征服，倒也是一件趣事，然而眼下这种做法却使他莫名其妙。是被热恋，还是被捉弄？是可怖，还是可鄙？应当中止，还是应当继续下去？三四郎感到困惑。在这种时候，只有去找广田先生，同先生交谈上三十分钟，心情就会轻松、愉快起来。他想，一两个女人的事算得了什么。说实话，三四郎今晚外出十有八九是出于此种考虑。

他访问广田先生的第三个理由又是矛盾百出的。三四郎为美祢子感到苦恼，美祢子身旁又冒出个野野宫君，尤其使他苦恼非常。而和野野宫最为亲近的就是这位先生。因此他以为，到先生这里来，自然能弄清楚野野宫君和美祢子之间的关系。只要这一点清楚了，自己的态度也就可以确定了。但是，三四郎从未向先生打听过他们两个人的事，今晚不妨问问看。

“听说野野宫君住到寓所去了。”

“嗯，是住寓所了。”

“已经有过家，如今又去住寓所，总有些不方便吧？而野野宫君却能……”

“嗯，这种人对生活一向是不介意的，看他那穿戴就会知道。他没有什么家庭观念，不过搞起学问来却非常热心。”

“他打算就那么生活下去吗？”

“不得而知，也许会突然建立家庭的。”

“他没有想过找夫人的事儿吗？”

“也许想过的，你给他介绍个合适的吧。”

三四郎苦笑着，觉得说了一些多余的话。

“你怎么样了？”广田先生问。

“我……”

“还小呢，现在就讨老婆，那可够受的呀。”

“家里人都在劝说呢。”

“谁呀？”

“母亲。”

“你打算遵从母亲之命吗？”

“我很不情愿。”

广田先生笑了。胡须下面露出了牙齿，这是一口十分漂亮的牙齿。三四郎顿时产生了一种亲切感。然而这种亲切感是脱离美祢子，脱离野野宫，超脱三四郎眼前利害的亲切感。于是，三四郎觉得打听野野宫等人的事儿是可耻的，便不再问下去了。广田先生这时又发话了。

“应当尽可能遵从母亲的意思。近来的青年和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不一样，自我意识太强，这是不行的。我们做学生的时候，一举一动都未曾脱离开过别的人，一切都在为别人考

虑，想到的是君王、亲友、国家、社会。一句话，那时受教育的人都是伪君子。社会的变化终于使这种伪善再也行不通了，结果在思想行动方面便引入了自我为主的思想。这便使自我意识发展得过了头。过去是伪君子兴时，如今是坦率家^①当世。——你听说过‘坦率家’这个词儿没有？”

“没有。”

“这是我临时杜撰的词儿。你是不也是个坦率家呢？看来是的吧？至于与次郎那种人，倒是个典型。你不是也认识姓里见的那个女子吗？她也是个坦率家，还有一个野野宫的妹妹。他们这些坦率家各有各的特点，所以很有意思。过去，只要当官的和亲老子是坦率家就行了，如今，各人都以相等的权利争做坦率家。当然这并非什么坏事。除去发臭的盖子，露出的是粪桶，剥去美丽的外形，也就露出了丑恶的内涵，这是毫不含糊的。只有形式上的美，反而会惹起麻烦，不如都节约下来，用于质朴的内容上更来得充实，这样更痛快些。真可谓‘天丑烂漫’。然而，这种烂漫超过了限度，坦率家之间也会感到不便起来。这不便渐渐增大，进而达到极限的时候，利他主义又会复活。在利他主义流于形式而腐败之后，又回到利己主义上来了。永无止境。我们且不妨就这样看待生活好了。我们就在这样的生活中求得进步。你看英国，这两个主义一直保持着均等的平衡，因此裹足不前，毫无进步。既没有出现过易卜生，也没有出现过尼采。真可悲！他们自己倒得意扬扬，旁观者看来，犹如坚硬的化石一般……”

三四郎打心眼里敬佩这段话。不过，他觉得离题远了些，

^① 原文作“露恶家”，指不掩饰自己的缺点或劣迹的人。

而且讲得婉曲玄妙，所以有些惊讶。这时，广田先生渐次恢复了平静。

“刚才说些什么来着？”

“说了结婚的事儿。”

“结婚？”

“嗯，您劝我遵从母亲的意思……”

“哦，对了对了，必须尽量遵从母命。”

广田先生说罢嘻嘻笑着，就象对待小孩子一样。三四郎并没有什么不快的感觉。

“说我们都是‘坦率家’，是可以理解的；说先生那时代的人都是伪君子，这是什么意思？”

“我问你，受到别人的亲切照顾会感到愉快吗？”

“嗯，是愉快呀。”

“真的？我不这样看。有时受到亲切的照顾，反而感到不愉快。”

“在什么情况下呢？”

“当这种亲切只停留在形式上，并且没有一定的目的的时候。”

“会有这种时候吗？”

“比如，元旦那天人家向你道喜，你确实会感到可喜吗？”

“这个……”

“不会吧。与此相同，大凡捧腹大笑或笑得栽倒在地的人，没有一个是真心发笑的。亲切也是如此。有的是因为工作关系受到亲切的待遇。就象我在学校当教师那样。实际的目的是为衣食，要是被学生看穿，一定会感到不快。与此相反，象与次郎那号人，正因为是坦率家的代表人物，时常找我的麻烦，这样

的调皮鬼叫人实在难以对付。可他并没有恶意，尚有可爱之处。这就象美国人对待金钱采取那种露骨的态度一样，其行为的本身就是目的。这种自身就是目的的行为是最老实不过的了。而老实的行为总不会使人感到厌恶，所以我们那个时代受过‘万事都不能老实’这种邪恶教育的人，都不受欢迎。”

讲到这里，三四郎也懂得了这番道理。然而，对于三四郎来说，眼下最迫切的问题不是弄懂一般的道理，而是想弄清楚实际交往中的某些特定对象是否是老实的。三四郎在心里又把美祢子对自己的言行重新回顾了一遍，但几乎无法断定是惹人厌恶还是讨人喜欢。三四郎怀疑自己的分辨能力比别人要迟钝一倍。

此时，广田先生猛然想起一件事来。

“噢，还有呢，到了二十世纪之后，怪事很是流行。有一种可恶的做法是，用利己主义充填利他主义。你见过这号人没有？”

“什么样的人呢？”

“换句话说，就是以‘坦率家’之名行‘伪善’之实。你还不明白吧？我就略加说明，也许话不太好听。——往昔的伪君子，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千方百计获得人们的好感。但实际上相反，为了改变人们的感触而故意去做伪善的事。那种做法，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起来，都只能使人觉得是伪善的。对方看了当然会引起反感，本人也因此达到了目的。坦率家的特征在于他的老实，将伪善毫无改变地运用下去，而且表面上使用的言语也一直是伪善的。——你看这两者不就合为一体了吗？近来，能够巧妙地运用这种方法的人大大增多了，神经极其敏锐的文明人种，要想成为优秀的坦率家，这便是最好的方法。

‘要杀人就不能不见血’，这是一句十分野蛮的话，呸，这种办法渐渐不时兴了。”

广田先生仿佛是一个古战场上的向导，在向游人作讲解，他把自己置于由远处眺望现实的地位上了。这样做颇具有达观的意趣，就象在课堂上听课能够激发人一般的感触那样。可这番话对三四郎却震动很大。这是因为，这种理论非常适用于盘桓在他脑际的美祢子这个女子。三四郎把这把尺子置于头脑之中，衡量了一下美祢子的一切。但又有许多地方无法测定。先生闭上了嘴，又从那副鼻孔里吐出了哲学之烟。

这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来人也没有求人引路便沿着回廊走进来了。忽然看到与次郎来到了书斋的房门前，他说了声：“原口先生来了。”与次郎把自己进来该说的问候话全免了，也许是故意免的吧。他只是用目光草率地向三四郎略一致意，随即出去了。

原口先生在门槛上同与次郎擦肩而过，他走进屋来。原口先生生着一副法兰西胡须，头发剪得短短的，胖乎乎的身材。看起来，比野野宫君年长两三岁，他穿的和服要比广田先生的漂亮得多。

“哦，久违了。刚才佐佐木到舍下来，我们一道吃了饭，聊了一阵子。现在又被他拉来……”

原口的谈吐十分乐观。旁边的人听了，也会倍受鼓舞的。三四郎自从听到这个名字，就以为他大概就是那位画家吧。与次郎到底是个善于交际的人，他同这些前辈都相熟。三四郎感慨之余，变得拘谨起来。三四郎每到长辈面前就显得拘谨，据他自己解释，这是受九州式的教育的结果。

接着，主人把三四郎介绍给原口。三四郎恭恭敬敬地行了

礼，对方也微微点头致意。其后，三四郎便默默地倾听他俩的谈话。

原口先生表示先谈谈正经事儿。他说，最近要开一个会，想请广田先生出席。因为不打算成立什么会员之类的组织，发出的通知只限于少数的文学家、艺术家、大学教授等，所以无碍的。而且大都相知，可以不拘形式，目的是请大家相聚一起，吃顿晚饭，就文艺交换一些有益的见解。事情就是这样。

广田先生一口答应下来。办完这桩正事，原口先生和广田先生此后的谈话颇为有趣。

“你最近都在干些什么？”广田先生问原口先生。原口作了如下的回答：

“依然在练习《一中调》^①，已经学习了五支曲子，其中有《花红叶吉原八景》^②、《小稻米兵卫唐崎情死》^③，非常有意思。你也来试试看吧。不过这种曲调不能用太大的噪音唱啊。据说本来只限于四铺席半的小客厅里演唱。也许我用了大嗓门唱的缘故吧，加之音调不时转折变化，所以怎么也唱不好。下回唱一支献丑，请你指教。”

广田先生笑了，接着，原口先生继续朝下说。

“尽管这样，我还能凑合，提起里见恭助，简直不可收拾，真不知怎么搞的。妹妹是那般聪明伶俐。前个时候，终于

① 原文作“一中节”，净琉璃说唱艺术的一种，延宝年间（1673—1681），始流行于京都的都一中，因而得名。

② 原名为《吉原八景花红中锦廓》，此曲创作于文化初年（1804），櫻田左文作词，初代菅野序游作曲。

③ 简称《唐崎心中》，写稻野屋半兵卫和大津柴屋町的艺妓小稻情死的故事。

打了退堂鼓，说不再唱曲子了，要学习一种乐器。还有人劝他去学锣鼓乐^①呢，真可笑啊！”

“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里见还给我说过，叫我也可以去试一试。听说那种锣鼓乐有八种演奏方法。”

“你就干起来吧，听说那玩意，一般的人都能行。”

“不，我不喜欢锣鼓乐，可我很想去打打鼓什么的。我一听到鼓声，就觉得现在不是二十世纪了，这很好。一想到要逃脱如今的世界，便觉得那鼓声倒是一剂良药。不管我如何悠然自得，都无法描绘出象鼓声那样生动的画面来。”

“你是不想画的吧？”

“实在画不出呀。现在躲在东京的人怎能画出气度非凡的画来。当然不仅限于绘画。——提起画画，想起上次开运动会的时候，本想为里见和野野宫的妹妹画一幅漫画，他们竟然躲开了。这回我打算绘一幅标准的肖像画送去展览哩。”

“给谁画呢？”

“里见的妹妹。普通日本女人的脸孔都属于歌麿^②式，画在西洋画上，效果不佳。可是画里见小姐和野野宫君倒是可以的，两人全能入画。我想画一幅那女子用团扇遮面、站在花树之前、朝向亮处的画来。尺寸和人物一样大小。西洋的扇子太俗气，不能用。日本的团扇新颖别致。这得及早动手，否则，妙龄女子随时都可能出嫁，到时候说不定由不得我了。”

① 祭祀时的彩车上用锣鼓、笛等演奏的曲子。

② 喜多川歌麿（1753—1806），江戸后期浮世绘画派的代表，作品多以优雅的美人画为主。

三四郎带着很大的兴趣听原口讲述着，特别是那幅美祢子团扇遮面的构图，使三四郎激动不已。他甚至想，他们两个之间也许存在着一种奇妙的因缘吧？这时候，广田先生开口了。

“那样的画面又有什么意思呢？”广田先生直截了当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不过，这是她本人的愿望。她曾问起团扇遮面意味着什么，我说颇有妙趣，她就答应了。这样的构图不算差，当然还要决定于具体的运笔。”

“要是画得太漂亮，求婚的人就会增多，这怎么得了？”

“哈哈，好吧，我画成中等程度吧。论起结婚，她也到了婚嫁期了。怎么样，还没有找到中意的吗？里见君也在托我哩。”

“你把她娶了怎么样？”

“我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愿意。不过，那女子信不过我呀。”

“为什么？”

“她曾嘲笑我，说原口先生出国时踌躇满志，特地买了许多松鱼干带着，说要在巴黎的寓所里闭门攻读，真有些不可一世。等一到巴黎，完全变了。她的话叫我无地自容，兴许是从她哥哥那儿听到的。”

“那女子，若不是自己情愿是不行的，劝也没用。在没有找到意中人之前，还是过独身生活为妙。”

“这完全是学西洋那一套。不过，将来的女子都会这样的，只好由它去了。”

后来，两人花了很长时间谈论绘画。三四郎对广田先生知道那么多西洋画家，甚为惊讶。三四郎告辞回来时，正在门口

找木屐。这时，先生来到楼梯边喊了一声。

“喂，佐佐木，下来一下。”

外面很冷，天空高爽晴朗，仿佛要从什么地方降下露珠似的。手指碰到衣服，也会感到一股凉气。三四郎沿着行人稀少的小路，曲曲折折拐了两三个弯，突然看到一个占卜师。只见他拎着一盏大圆灯笼，将下半个身子映得通红。三四郎想占上一卦，但终于没有开口。他闪在一旁让那盏灯笼通过，自己穿着礼服的肩膀几乎碰到了杉树花墙。不一会儿，他斜穿过暗处，走上通往追分的大道。街角处有一家面馆，三四郎一横心，掀起门帘走了进去。他想喝一点酒。

三个高中学生正在里面谈话，有的说：“近来学校的老师，中午吃面条的多起来了。”有的说：“卖面条的小贩，听到午炮一响，就挑着一笼一笼的面条，急急赶往学校去。这里的面馆因而赚了大钱了。”还有的说：“一个叫做什么的老师，夏天也要吃热汤面，不知为什么。”另一个人便应道：“也许因为胃口不大好吧。”此外，他们还扯了许多别的。对于教师，大都直呼其名，只对广田一人称做广田公。接着，他们便议论起广田公为何过着独身生活来了。一个说：“我曾到过广田公的住处，看到屋里悬挂着裸体女人画，看来他并不讨厌女人哩。”另一个说：“这些裸体画大都是西洋人，不足为凭。也许他很讨厌日本女人吧。”别的人接着说：“还不是失恋造成的？”有人又问：“失恋竟会使人变得那样古怪吗？”又有的追问道：“听说有年轻的美人出入他那里，是真的吗？”

听了他们的谈话，三四郎觉得广田先生是个伟大的人物。至于为什么伟大，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反正这三个学生都在阅读与次郎写的《伟大的黑暗》一文。他们说，读了这种文章，

立即对广田公产生了好感。他们时时引述《伟大的黑暗》里的警句，并极力称赞与次郎文章写得好。他们在怀疑，零余又是谁呀？但三个人都一致认为，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十分熟知广田公的人。

三四郎在一旁听了，感到很有道理。与次郎写了《伟大的黑暗》这样的文章。正如他本人所供认的那样，《文艺时评》的销路不高，但是却堂皇地刊登了他的所谓大论文。这就给三四郎带来疑惑，他那扬扬自得的劲儿，除了使自己的虚荣心得以满足外，又能获得些什么呢？由此可见，铅字的力量依然是强大的。正如与次郎所说，有一言半句不说出来也是要吃亏的。三四郎心想，拿笔杆子的人实在责任重大，一个人的誉毁褒贬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三四郎边想边离开了面馆。

回到寓所，已经醒了几分酒。他总感到有些无聊，于是茫然地坐在桌子旁边。这时，女仆提着开水上来，顺便带来一封信。又是母亲的信。三四郎立即打开，今天得到母亲的亲笔来信，他非常高兴。

信写得很长，也没有说什么要紧的事情。尤其只字未提三轮田的阿光姑娘，真是太难得了。不过，信中有一段颇为奇怪的劝告：

“你从幼年时起就很胆小，这不行。没有胆量会吃大亏的。碰到考试之类的事情时，就会不知所措。兴津的高先生那样有学问，做了中学教员，每逢遇到检定考试，身子就发抖，不能很好地回答问题。可怜他至今没有提高薪水。后来恳求一位当医生的朋友，配制了医治发抖的丸药，考试前服了药，但依然发抖。你还不至于浑身打哆嗦，所以最好请东京的大夫配点平时能壮胆的药吃吃，说不定有效。”

三四郎觉得母亲真是太糊涂了。然而，他又从这种糊涂之中获得莫大的安慰。他深切地感到，母亲对自己实在太体贴了。当晚，他给母亲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信中还提了一句，说东京这地方没有什么意思。

八

三四郎借钱给与次郎的经过是这样的。

有一天晚上九点左右，与次郎突然冒着雨闯来，劈头就说：“太倒霉啦！”三四郎一看，他的脸色很不好。开始以为他是被秋雨冷风吹打得太厉害了，等坐下来一看，不光脸色不好，精神也很消沉。三四郎问他：“身体不舒服吗？”与次郎眨巴了两下象鹿一般的眼睛，回答说：“我的钱弄丢了，真糟糕！”

与次郎脸上挂着愁容，他抽着烟，从鼻孔里喷出来几缕烟雾。三四郎当然不能默然呆坐下去，他再三打听是什么样的钱，在哪儿丢了。与次郎的鼻孔里吐着烟雾，有时尽量停顿一下，接着便把事情的原委详详细细地叙说了一遍，三四郎才弄明白。

与次郎丢的钱共二十元，是别人的钱。去年，广田先生租借原来的那套住房时，一下子付不出三个月的押金，便由野野宫君凑齐了不足的数额。据说这笔钱是野野宫君叫乡下父亲寄来特为妹妹购买小提琴用的。虽说不怎么急用，但拖延久了，

就要难为良子了。良子现在还没有买小提琴呢。这都因为广田先生没把钱还人家呀。先生要是能还，早该还了。但是他每月没有一文节余，除了薪水之外又无其它收入，所以只好耽搁下来。今年夏天，先生批阅高中生入学考试的答卷，获取了六十元津贴费，于是吩咐与次郎帮他办这件事，总算了却一桩心事。

“我把这笔钱丢了，实在对不起他。”与次郎说，脸上露出很是难为情的样子。三四郎问他究竟丢在什么地方了，他说其实不是丢的，是去买了几张赛马票，全给糟塌了。三四郎对此甚感诧异，觉得这个人实在荒唐，不想再发表什么意见了。况且，他本人也打不起精神。现在的与次郎同平时异常活跃的与次郎比起来，简直判若两人。二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种既可笑又可怜的心情，在三四郎的胸中涌起。他笑了，与次郎也笑了。

“不管它啦，总会有办法的。”他说。

“先生知道这件事吗？”三四郎问。

“还不知道。”

“野野宫君呢？”

“当然知道了。”

“钱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本月初到手的，至今正好过了两周。”

“什么时候买的赛马票？”

“拿到钱的第二天。”

“从那时起，你就是这样听之任之的吗？”

“我多方奔走都无济于事，实在不行，干脆拖到月底再说。”

“到了月底就有办法解决了吗？”

“我想《文艺时评》也许能帮个忙。”

三四郎站起来打开抽屉，朝昨天母亲寄来的信封里望了望。

“这儿有钱，本月家里提前给我寄来了。”

“谢谢你啦，亲爱的小川君。”与次郎顿时活跃起来，他那腔调就象一个滑稽演员。

十点过后，两人冒雨来到追分大街，走进拐角的那家面馆。这时候，三四郎想起在面馆里喝酒的事，当晚两个高高兴兴地喝了一阵酒，由与次郎请客。与次郎是个从来不让别人掏腰包的人。

打那之后直到今天，与次郎都没有把钱还来。三四郎为人老实，一直记挂着寓所的房钱。他虽然没有催与次郎还帐，但心中一直希望他快些想办法。说着说着，到了月末，这个月份只剩下一两天了。三四郎没有预料到万不得已本月的房钱还得延期。当然他也不敢相信与次郎会马上还他。三四郎只是以为，与次郎对朋友总还算亲切，他会想办法的。但听广田先生说，与次郎的头脑就象浅滩上的水一般时时流动着。他要是这样一个劲儿地流动下去，忘却了责任就糟了。但愿不至如此吧。

三四郎从楼上的窗口里眺望着马路，他看到与次郎脚步匆匆地从对面走来，到了窗下，仰头看看三四郎说了句，“唔，你在家。”三四郎望着与次郎，答了一声：“嗯，在家。”彼此只极简单地打了声招呼，显得很象样。三四郎把脑袋缩了进去，与次郎噤噤地沿着楼梯上来了。

“等急了吧，我估计你是在为房钱犯愁呢！所以多方奔

走，真是哭笑不得。”

“《文艺时评》付给你稿费了吗？”

“稿费？稿费早就领过了。”

“不过，你是说到本月底才能拿到呀。”

“是吗？搞错了吧，我现在一文也拿不到了。”

“真怪，你确实是这么说的呀。”

“哪里，我本来想预支一些，可他们不愿意，以为我一借就不还了。岂有此理！不就是二十元钱嘛！我给他们写了《伟大的黑暗》，他们还不相信我，真糟糕。我是腻味透了。”

“那么说，钱没有到手吗？”

“不，我从别处借到了，我想你也够苦的。”

“是吗？真难为你了。”

“不过，事情很麻烦，钱不在手上，你得亲自去取才行。”

“到什么地方取？”

“实说了吧，由于《文艺时评》那边想不出办法，我又去找原口等人，跑了两三家。可是临近月底，大家手头都不宽绰。最后，我到里见家去了。里见家，你知道吗？他叫里见恭助，法学士，美祢子的哥哥。我找到了那儿，谁知道他不在家，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当时我饿得走不动了，见到了美祢子小姐，把事情对她讲了。”

“野野宫君的妹妹不在吗？”

“那时正午刚过，她正在学校上课呢。况且是在客厅里交谈，没关系的。”

“是吗？”

“美祢子小姐答应了，她说可以先垫一垫。”

“那女子自己有钱吗？”

“这倒不清楚，不过不要紧，她已经答应过的。她可是个奇怪的女子，年纪未到，就喜欢做大姐姐一般的事，只要她肯答应，就只管放心，不必犯愁了。只要托给了她，保准可靠。但是，她最后给我说：‘钱我这儿倒是有，但不能交给你。’我有些惊讶，问她：‘你真的信不过我？’她‘嗯’了一声，笑了。真叫人难为情。我说：‘那么，叫小川君来取好吗？’她回答：‘嗯，由我交给小川君吧。’只好听她的了。‘你能去跑一趟吗？’”

“要是不去取，就得给家乡打电报想别的办法。”

“打电报不必了，干吗那样傻气。不管怎样，我看你还是取来吧？”

“好吧。”

二十元钱的事总算有了着落。谈完这些，与次郎立即讲起有关广田先生的事情来。

与次郎正在积极活动，他一有空就到学生寓所去，同每个人磋商。交谈只好一个一个地进行。假如大家群集一处，各人都强调自己的观点，弄不好会产生对立情绪；再不然就是有些人的主张受到忽视后，一开始就采取冷淡的态度。因此，必须逐一个别交换意见。不过，这样做既费时间又费钱财，要是以此为苦，就无法开展活动了。而且在交谈中不能随时提起广田先生的名字，如果叫对方觉察到商量此事的目的不是为着自己而是为着广田先生，双方就很难取得一致意见。

看来与次郎正在用这种办法一步步地开展活动，至少到目前为止，事情还算顺利。甚至得出了如下的看法：光有洋人不行，一定要日本人参加；然后大家再聚会一次，选出委员向校长和总长表明我们的希望。当然聚会只是一种形式，免去也可以。可当选上委员的学生，大体上都心中有数。他们都是拥护

广田先生的人，根据谈判结果，届时也许由我向当局提出广田先生的名字来。……

听了与次郎这一番话，使人觉得此人似乎能独自运筹天下大事。三四郎不得不深深敬佩与次郎的本领。与次郎还提到有一天晚上，他把原口先生带到广田先生那里去的事。

“那个晚上，原口先生不是说举行文艺家的聚会，劝先生也去出席吗？”与次郎说道。

三四郎当然记得这件事。听与次郎说，他自己也是发起人之一。举行这次聚会有种种考虑，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与会者之间有一位大学文科的教授，是个实力派人物。让他同广田先生接触，对先生来说十分有利。先生是个古怪的人，他不想同任何人来往。但此次由我们制造良机，安排他们接触，古怪人也会顺应的。……

“还有这么多想法，我一点也不了解。刚才你说你是发起人，那末开会时由你出面通知，那些要人们都会应邀前来的罗？”

与次郎一本正经地望了三四郎一会儿，苦笑地转过脸去。

“别瞎说了，我这个发起人，不是那种抛头露面的发起人，我只是组织了这次聚会。就是说，我已经说服了原口先生，万事都由他出面张罗。”

“是吗？”

“什么‘是吗’，土里土气的。不过，你也可以参加，反正最近就要举行的。”

“到那种阔人们集中的场所，太难堪了。我就算了吧。”

“又说傻话了，阔人也好，凡人也好，只不过在社会上出头的顺序有先有后罢了。那些博士、学士之流，见面谈谈也不

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首先你自己不要以为对方如何伟大。请你务必参加，这对你将来有好处。”

“在什么地方？”

“大致定在上野的精养轩。”

“我从来没有到过那种地方，要出很贵的会费吧？”

“唔，两元光景，不要老惦记着会费不会费的，你要是没有，我可以垫上。”

三四郎忽然想起刚才提到的那二十元钱来了。也并没有以此为怪。与次郎接着提议到银座的馆子去吃炸大虾，他说自己有钱。真是莫名其妙的人。一贯听人摆布的三四郎也拒绝了他。后来，他俩一起散了散步，回来时到冈野那里去了一下。与次郎买了很多栗子饼，他说要送给先生尝尝，便捧着袋子回去了。

当晚，三四郎在思索与次郎的性格，他想，也许是久居东京才变得这样的。接着又考虑了一下到里见家拿钱的事。有事能到美祢子那儿走一趟，这使三四郎感到非常高兴。不过，低三下四地向人家借钱，真叫人受不了。三四郎有生以来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向人告过贷，何况这次的借主又是个姑娘家，生活尚未独立。即使她自己手头上有些钱，未经哥哥许诺就借出去，且不说借钱者如何，对于她这个借主本人，也许会带来诸多麻烦。反正去见上一面再说。等见到她后，如果借钱的事使她感到不便，就权且作罢，房钱向后延宕些时日，等家里寄来以后就可以还清了。——三四郎想到这里，算是把眼下的事情告一个段落。接着，美祢子的影象漫然地浮现在他的脑里。美祢子的脸孔、双手、颈项、衣带、服饰等，在他的联想中若隐若现。尤其是明日见面时，她会是一副什么神态，说些什么

话呢？三四郎设想着可能出现的场面，不下一、二十种。三四郎生来就是这样的人。每当同别人商量要紧事或约人见面的时候，他总爱预先揣摩对方的各种表现。至于自己应当持什么神态，讲些什么话，用什么腔调，则一概不加考虑。等到会见完毕，回忆一下自己的对策时，便后悔不迭。

尤其是今天晚上，三四郎再也无暇顾及自己一方了，他一直对美祢子抱有疑虑。然而也仅是疑虑而已，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也没有哪一件事需要当面向她问清楚的。因此，三四郎也从未想过如何彻底消除自己的疑虑。假如有必要求得解决而使三四郎安下心来，那只能利用同美祢子接触的机会，察言观色，由自己得出恰如其分的判断。明日的相会，就是作出这种判断所不可缺少的材料。三四郎设想着对方的种种表现，然而不管作何种想象，得到的结果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但实际上都是大可怀疑的。如同观看一张照片似的，这照片把污秽的地方也照得很漂亮。这虽然是一幅不折不扣的照片，但实际的景物又很污秽。这两者本来应该是协调的，但如今却显得很不一致。

最后，他想起一件令人高兴的事。美祢子说要借钱给与次郎，但又不肯把钱交到他手里。实际看起来，与次郎说不定在金钱上是个不守信用的人。美祢子是因为这个才不把钱给他的吗？他有些疑惑不定。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就是她对三四郎十分信任。仅从她肯借钱这一点上看，是满怀好意的。美祢子要见见我，并打算亲手把钱交给我。——三四郎想到这里，神情恍惚起来。

“她不会捉弄我吧？”三四郎忽然涌起了一个念头，顿时有些面红耳赤了。假若这时有人问三四郎，美祢子为何要捉弄他，三四郎恐怕也无言以对。如果硬要他回答的话，那么三四

郎也许会说，她本来就是一个喜欢捉弄人的女子嘛。三四郎肯定没有料到，这正是对自己盲目自信的一种惩罚。——三四郎认为，有了一个美祢子，他变得飘飘然起来了。

第二天，幸好有两个教师缺席，下午没有上课。三四郎感到回寓所太麻烦，在外头吃了一顿便饭，就到美祢子家去了。他不知打这里经过多少趟了，可这次是第一次进去。砖瓦葺顶的门柱上，钉着写有“里见恭助”的门牌。三四郎每当走过这里，就想，这位里见恭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大门紧闭着，从旁门走进，距离房子正门格外近。地上间或铺着长方形的花岗石，房门嵌着漂亮的细格子门，严严实实地关闭着。三四郎按了按门铃，对传话的女仆问道：“美祢子小姐在家吗？”话一说出口，不知怎的，倒觉得有几分不自在起来。三四郎从未干过这种事儿：站在别人的门口，打听一个妙龄女郎在不在家。他感到太难启齿了。谁知女仆却格外认真，而且很有礼貌。她进去一会儿，又走出来，客客气气地行了礼，说了声“有请”。三四郎跟着她走进客厅。这是一座挂有厚厚窗帘的西式房子，室内微暗。

“请稍候……”女仆打了声招呼，出去了。三四郎在宁静的室内坐了下来。他的正面是嵌入壁间的小型火炉，上面横着一面长镜子，镜前放置两只烛台。三四郎站在两只烛台中央，对着镜子照了照，又坐下了。

这时，里院传来了小提琴的响声。这琴声象随着轻风飘忽而来，很快就消散了。三四郎觉得惋惜。他靠在厚厚的椅背上，侧耳倾听，希望那琴声再持续一些时候，然而，却再也未曾响起过。约莫过了一分钟，三四郎将那琴声完全忘了。他凝视着对面的镜子和烛台。他感到一种奇妙的西洋味儿。他又联

想起基督教来。为何想起了基督教，三四郎自己也闹不明白。这时，小提琴又响了，这回是高音和低音接连响了两三次，随后便猝然消失了。三四郎对西洋音乐一无所知，但在他听起来，刚才拉的决不是完整的一节，只不过是随意拨弄而已。这种随心所欲的琴声，同三四郎的情绪十分相合。宛若从天上骤然落下来两三粒散乱的冰雹似的。

三四郎将感觉朦胧的双眼转向镜子，这时，美祢子不知何时已经站在里面了。女仆关上的房门眼下敞开着，美祢子用手分开门后的帷幕，胸脯以上部分清晰地映在镜子里。美祢子在镜中望着三四郎，三四郎望着镜中的美祢子。她嫣然一笑。

“欢迎。”

身后响起女子的声音。三四郎不得不转过脸去，他和她面对面地对视着。这时，女子那蓬松的长发忽闪了一下，低头致意，她的态度十分亲密，似乎用不着行礼了。三四郎离开座位鞠了一躬。女子佯装没有看见，走到前边背着镜子，同三四郎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你到底来了呀。”

仍是一副亲密的口吻。三四郎听了这句话，非常高兴。女子身穿闪光的绸料衣裳，从刚才三四郎等了老半天可以得知，她来客厅之前说不定是专门换了这身漂亮衣服的。她端庄地坐着，眼睛和嘴角带着微笑，默默地瞧着三四郎。她那副神态，倒使得男人产生一种甘美的苦味。这女子一坐下来，三四郎就耐不住她那久久凝视的目光。他马上开口说话了，好象突然发作的一般。

“佐佐木他……”

“佐佐木君到你那儿去了吧？”女子说着，露出一口洁白的

牙齿。她的背后就是刚才那两只烛台，分别摆在炉台的左右两边。这烛台是用黄金做成的形状奇特的工艺品，把它当成烛台，完全出于三四郎的臆断，实际上他并不知道是何物。这奇怪的烛台后边，就是那面明晃晃的镜子。光线被厚厚的窗帘挡住了，没有充分射入室内。此外，天气也是阴沉沉的。三四郎就是在这种时候看到美祢子那洁白的牙齿的。

“佐佐木他过来了。”

“都说了些什么？”

“他叫我到你家来一趟。”

“是啊，——所以你就来了，对吗？”她有意地问。

“嗯。”他说着，略微踌躇了一下，“哦，是这样的。”

女子的双唇遮蔽了那口白牙，她静静地站起来，走到窗户旁边，眺望着外面。

“天阴了，外头顶冷的吧？”

“不，特别暖和，一丝风也没有。”

“是吗？”她说罢回到座位上。

“实际上是佐佐木把钱……”三四郎开始谈起来。

“我知道。”她中途打断他的话。三四郎不作声了。

“是怎么弄丢的？”她问。

“买了赛马票了。”

“啊？”女子叫了一声，但脸上却没有惊讶的表情，她反而笑起来了。过一会儿，又加了一句：“真坏呀。”三四郎没有吱声。

“凭着赛马票赌博，这不是比猜测人的内心更加困难吗？象你这样漫不经心的人，对一个那么容易猜的人都不愿意猜一猜的呀。”

“我没有买赛马票呀。”

“那么，是谁买的？”

“佐佐木买的。”

女子立即笑了起来，三四郎也觉得有些滑稽。

“这么说，并不是你等钱用罗？真是叫人莫名其妙。”

“是我等钱用啊。”

“是真的吗？”

“是真的。”

“不过，这事太奇怪了。”

“所以，不向你借也行。”

“为什么？不高兴啦？”

“没有，瞒着你哥哥向你借贷总不合适。”

“什么意思？不过我哥哥答应了呀。”

“是吗？好，那就借吧——不过，不借也无碍的。只要给家里说一声，一周之内就能寄来的。”

“要是嫌麻烦就不必勉强……”

美祢子的态度立即冷淡下来。三四郎觉得，刚才还近在咫尺，现在她一下子拒人于千里之外了。三四郎想，还是应该把钱借过来，但已经无法改口了。他只是望着烛台出神，三四郎从来是不愿主动讨好别人的。这女子呢，一旦疏远就不再接近了。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从窗户里窥伺着外面。

“天不会下雨吧？”她问。

“天不会下雨的。”三四郎也用同样的语调回答。

“要是不下雨，我想出去一下。”她站在窗户旁边说道。

三四郎听来，这是要赶他走了，可见那一身闪光的绸缎衣裳并非是为了他才换的。

“我该回去啦。”他站起身来。

美祢子把他送到门口。三四郎走到摆鞋子的地方，穿上了鞋。

“咱们一起去吧，好吗？”这时，美祢子在上面说。

“哎，怎么都行。”三四郎一边系鞋带，一边回答。

女子不知何时已经走下了地面。她一边走，一边把嘴凑到三四郎的耳畔，低声说：“你生气了？”这时，女仆慌忙出来送客。

两人默默无言地走了一段路。这当儿，三四郎一直在考虑美祢子的事。这女子定是娇生惯养长大的，而且在那样的家庭中享有一般女子所没有的自由，万事都可以为所欲为。单从今天未经任何人许可就同自己一道出来逛马路这一点，三四郎就能明白。这女子失去了年长的父母，年轻的哥哥又采取放任的态度，所以才养成了这样的性格吧。要是在乡间，她肯定吃不开。假如叫她也过上三轮田的阿光那样的日子，不知她会怎么样哩。东京不同于乡下，凡事都很开明，所以这边的女子大都成了这个样子。要是再凭着长远的眼光看看，有些人又略带旧式的特征。与次郎将美祢子比做易卜生笔下的人物，看起来倒十分合适。不过，美祢子仅是不拘流俗这一点象易卜生，还是连她内心的思想也是属于易卜生式的呢？三四郎对这一点还不明白。

不多会儿，两人来到本乡的大街上。他俩虽然一道儿走着，可谁也不知道对方要到什么地方去。眼下已经拐过三条横街了，每拐一次，两人的脚步便不谋而合地转向同一个方向。他们沿着本乡大街走向四条巷拐角处的时候，女子开口了。

“你到哪儿去？”她问。

“你要上哪儿？”

两个对视了一下。三四郎显得极为认真，美祢子忍不住笑了，又露出那洁白的牙齿。

“我们一起去吧。”

两人拐过四条巷，转向一条新开辟的道路。走了约莫五、六十米远，路边有一座西洋建筑。美祢子在这座建筑前停住了，从腰带间取出一本薄薄的小本子和一只印章来。

“拜托了。”她说。

“什么事？”

“用这个去取钱。”

三四郎伸手接过本子。这本子中央印有“小额活期存折”的字样，一旁写着“里见美祢子”。三四郎拿着存折和印章，凝视着女子的面孔。

“三十元。”女子说出了金额。那口气就象吩咐一个常去银行取钱的人。幸好三四郎在乡间时，曾多次拿着这种存折到丰津去过。他立刻登上石级，推开大门，走进了银行。他把存折和印章交给办事员，接过应取的钱出来一看，美祢子没有在地等他，已经顺着新开辟的道路走出三、四十米远了。三四郎急忙追了过去，想把钱马上交给他。三四郎把手伸进了衣袋。

“丹青会的展览你看过没有？”美祢子问。

“还没有。”

“我这里有两张招待券，一直没有抽出空来，现在就去看看，好吗？”

“好的。”

“走吧，很快就要闭馆了。我要是不去看一下，真对不起原口先生呀。”

“是原口先生送你的招待券吗？”

“嗯，你认识原口先生？”

“在广田先生那里见过一次面。”

“他很有意思，对吗？他说他在学习锣鼓乐呢。”

“上回他说过想学打鼓来着，还说……”

“还说什么？”

“还说要给你画肖像什么的，真有此事吗？”

“可不，要做高等模特儿哪。”她说。

三四郎生来不愿说些讨人喜欢的话，他就此沉默了。女子倒希望听他再说下去。

三四郎又把手伸进了衣袋。他掏出银行存折和印章交给了女子。他想，钱总是夹在存折里了。

“钱呢？”她忽然问。

三四郎一看，存折里没有。他又翻了翻衣袋，从中找出用旧了的钞票来。女子没有伸手。

“请你保管吧。”她说。

三四郎略显为难，然而碰到这种场合，他是不愿意同人争执的，况且又是在大街上，更应该克制些。三四郎将好不容易摸到的钞票又放回原处，心想，真是个叫人摸不透的女子啊！

街上走过去许多学生。他们从旁边擦肩而过时，总是打量一下两个人，其中也有的远远瞟着他俩。三四郎觉得到池之端的道路特别长，不过他也不想乘电车。两人缓缓地踱着步子，抵达展览会场时，已近三点钟了。展览会的招牌非常别致，“丹青会”这三个字以及周围的图案，在三四郎眼里都很新鲜。然而，这种新鲜感只是因为熊本时未曾见过，实际上是一种特异感，会场里面更是如此。在三四郎看来，他只能分清楚哪些是

油画，哪些是水彩画。

不过，三四郎也有自己的好恶，有的他甚至想买，然而他分不出优劣巧拙。三四郎自己知道缺乏鉴赏能力，因此，打从一走进会场就决心保持沉默。

美祢子每当问起“这幅画怎么样”时，他总是含糊其词。美祢子再问：“这幅画挺有意思吧？”他便回答：“是有点意思”，实在打不起精神。看起来，既象一个讷于言词的傻瓜，又象是对人不屑一顾的伟人。说他是傻瓜，他有不炫耀自己的可爱之处；说他是伟人，他那目中无人的态度着实可恶。

这里有许多幅画出于一对兄妹之手，他们长期在国外旅行，同一姓氏，作品也挂在一起。美祢子来到一幅画前站住了。

“这是威尼斯吧？”

三四郎也知道，这确实象威尼斯，他真想乘一乘那“刚朵拉”小船啊。三四郎读高中时曾经学过刚朵拉这个词儿，打那以后他就爱上这个词儿了。一提起刚朵拉，他感到这要同女子一起乘坐才舒心。他一声不响地望着那苍茫的水色，河两岸的高房子，水中的倒影，以及闪耀在水中的红色的光点。

“哥哥画的要好得多。”美祢子说。

三四郎不懂她这话的意思。

“你说哥哥……”

“这幅画是那位哥哥画的，不是吗？”

“谁的哥哥？”

美祢子带着奇怪的神色望着三四郎。

“喏，那一幅是妹妹画的，这一幅是哥哥画的，对吗？”

三四郎退后一步，转头向刚才经过的地方看了看。那里挂

着好几幅相同的外国风景画。

“不是一样的吗？”

“你以为是同一个人画的吗？”

“嗯。”三四郎有些茫然。

两人面对面瞧了一会儿，一同笑起来。美祢子故意睁大眼睛，显得很惊奇，并且把声音压得极低。

“真有你的。”她说罢，飞快地向前走了两步。

三四郎站着没有动，他再次看了看画面上威尼斯的河流。走到前边的女子此时回过头，她看三四郎没有瞧着自己，于是便立即停下脚步，远远地端详着三四郎的侧影。

“里见小姐！”

冷不丁儿有人大声招呼起来。

美祢子和三四郎一同转过脸，只见原口先生站在离办公室两米远的地方。他的背后站着野野宫君，身影有些被挡住了。美祢子经原口一声唤，她一眼就看见了站得更远的野野宫。她一看到他，就后退了两三步，回到三四郎身旁，不引人注意地将嘴巴凑到三四郎的耳畔，轻声嘀咕了几句。三四郎也没听见她究竟说了些什么。他正想追问时，美祢子又向那两个人走去，开始行礼致意了。

“倒找了个好伙伴呀。”野野宫对三四郎说。三四郎正欲开口，美祢子接过了话头。

“很相配吧？”

野野宫再没说啥，猝然转过身子，他的背后悬着一张巨幅画。这是一幅肖像，整个画面黑糊糊的，背景上没有一丝光线，分不清哪是衣服，哪是帽子，只有面部是白的，脸孔清瘦，瘦削不堪。

“是临摹的吧？”野野宫君问原口先生。

原口正滔滔不绝地向美祢子讲述着什么。他说，这个展览会快结束了，观众也少多了，他好久没来了。开幕初期，他每天都到场，最近也不大露面了。今天因为有事，才难得来一趟，并把野野宫也拖来了，真是巧遇。这个展览一结束，就得马上为明年作准备，所以非常忙碌。本来展览会都在樱花开放时节举行，明年有些会员有事，只得提前些日子。这就等于把两次活动并在一起了，因此必须很花一番力气才成啊。他还说，在这之前他一定为美祢子画一幅肖像，即使大年夜也要完成，请美祢子多多包涵……

“那么，你是想挂到这里来罗？”

原口先生这时才开始瞧着这幅黑糊糊的画。这期间，野野宫君是一直出神地望着这幅画的。

“怎么样？委拉斯开兹^①的。不过这是临摹的，而且不很出色。”原口开始讲解起来，野野宫君觉得没有必要再开口了。

“哪一位临摹的？”

“三井，三井的水平是很高的。不过这幅画不能令人满意。”原口后退一两步，又看了看，“原作的技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很难再现出来啊！”

原口歪着脑袋，三四郎瞅着原口那歪斜的脑袋。

“都看完了吗？”画家问美祢子。这个原口只肯跟美祢子搭话。

“怎么样？不看了，一起出去吧。请到精养轩喝杯茶。我

^① Diego Velasquez (1599—1660)，西班牙画家。

反正有点事儿，总得出去一下的。是为了办展览的事，想和主办人商量一下。他是个很诚恳的人哪。现在正是喝茶的时刻，再过一会儿，吃茶嫌迟，吃饭嫌早，不早不晚挺难办。去吧，咱们一块儿走。”

美祢子望望三四郎，三四郎现出无所谓的表情。野野宫站在那儿，做出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

“既然来了，看完再走吧？你说呢，小川君。”

三四郎应了一声。

“好，就这么办，里头还有一间房子，摆着深见先生的遗墨。看完那里，回家时到精养轩走一趟吧，我在那儿等着。”

“谢谢。”

“欣赏深见先生的水彩画，不能用观看普通水彩画的目光，因为整个画面都体现着他的功底。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实物上，而是要体会深见先生的神韵，这样才能看出味道来。”

原口指点了一番，便同野野宫一同走了。美祢子施过礼，目送着他们的背影，两个人连头也没有回。

女子转身进入那一间屋子，三四郎跟在她后头。室内光线不足，细长的墙壁上悬着一排画。看到深见先生的遗作，发现果然如原口先生所说的一样，几乎都是水彩画。三四郎最明显的感触是，这些水彩的颜色都很淡薄，种类很少，缺乏对比，而且画在那种纸面上，不拿到太阳光底下，颜色就无法看清楚。然而，笔墨丝毫不显得阻滞，颇有一气呵成的妙趣。颜色下面用铅笔打的轮廓依然清晰可见，风格潇洒自然。画面上的人物又细又长，简直象脱谷用的连枷，其中也有一幅威尼斯的画。

“这也是威尼斯吧？”女子凑了过来。

“嗯。”三四郎应了一声，听到威尼斯，他立刻想起一件别的事，“你刚才说了些什么？”

“刚才？”女子反问了一句。

“就在刚才我站着看威尼斯画的时候。”

女子又露出洁白的牙齿，可什么也没有说。

“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就不问了。”

“是没有什么事呀。”

三四郎的表情又有些惊讶起来。秋天的天气阴霾，已经过了四点了，屋内变得昏暗起来，观众很少。这间特设的房子内只有这一男一女两个人。女子离开画面，站到了三四郎的正对面。

“野野宫君，他，他……”

“野野宫君……”

“你明白了吗？”

美祢子的用心象狂涛决堤，猛然间涌上三四郎的心胸。

“你是在愚弄野野宫君吗？”

“为什么？”

女子完全是一副天真无邪的口气。三四郎突然没有勇气再向下说了。他默默地走了两三步，女子紧紧跟着他。

“并没有愚弄过你呀。”

三四郎又站住了。他是个高个儿男子，眼睛向下打量着美祢子。

“这样很好。”

“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我说很好嘛。”

女子转过脸去，两人一起向门口走去。跨出大门时，两人

的肩膀互相碰了一下。三四郎忽然想起火车上的那个女伴，觉得碰到美祢子肌肤的那块地方在隐隐作疼，就象在梦中一样。

“真的很好吗？”美祢子低声问。对面走过来两三个观众。

“先出去吧。”三四郎说。他们接过鞋穿上，出外一看，正在下雨。

“到精养轩去吗？”

“美祢子没有回答。他淋着雨站在博物馆前广阔的地面上。幸好雨刚下，又不太大。女子站在雨中，环视了一下，指着对面的树林。

“到那座林子里避一避吧。”

雨稍等一会儿也许就不再下了。两人走进大杉树树荫底下。这种树不大能遮雨，两个人一动不动，身上淋着雨也还站在原地方，他们都感到寒冷。

“小川君，”女子开口了。三四郎正皱着眉仰望天空，这时转眼望着女子。

“刚才的事有什么不好吗？”

“没什么。”

“不过，”她说，走过来，“我也不知为什么，就是想那么干一下，虽然我也不想对野野宫君有失礼的行为。”

女子凝神地望着三四郎。三四郎从她的眸子里，发现有一种胜过言语的深情。这对双眼皮的眼睛似乎在说：“还不都是为了你吗？”

“所以说那很好呀。”三四郎又重复回答了一遍。

雨越下越大，只有很小一块地方没有被雨点打湿，两人渐渐挨得紧了，肩膀依偎着肩膀。

“那笔钱你尽量用吧。”美祢子在雨声中说。

“我只需要一部分就够了。”三四郎回答。

“你全拿去用好了。”她又说。

九

在与次郎的撺掇下，三四郎终于去参加精养轩的集会了。这天，三四郎穿上了黑绸礼服。母亲在来信中曾经对这件衣服作过详细的说明：

这件料子是三轮田阿光姑娘的母亲织的，染上花纹之后，又请阿光姑娘织成了衣服。三四郎接到包裹时，曾经试了一下，觉得不好看，就塞到壁橱里了。与次郎看到后，说放着挺可惜的，不管怎么得拿出来穿。看他的口气，三四郎要是不穿，他就会拿去的，所以三四郎这才决定穿。一穿上身，倒不觉得难看了。

三四郎凭着这身打扮，同与次郎两个人站在精养轩门口。听与次郎说，就得这样去迎客。三四郎对这类事情一无所知，本以为自己就是客人。这样一来，穿着黑绸礼服又觉得象个普通的管家，还不如穿制服来得阔气。这时，人们陆续到了。与次郎总是抓住每一个与会者聊几句，看来，这些人似乎都是他的旧交。来宾把衣帽交给侍员，经过宽阔的楼梯口拐向幽暗的走廊。这时，与次郎就给三四郎一一介绍这位是某某，三四郎因此认识了不少知名的人物。

这时，与会者大致到齐了，约莫不满三十人。广田先生也来了。野野宫君也来了。——他虽说是个物理学家，听说也很喜欢绘画和文学，原口先生硬把他给拖来了。不用说，原口先生也到会了。他是头一个来的，时而照料会场，时而应酬宾客，有时捻着那副法兰西小胡子，忙得不亦乐乎。

不久，人们入席了，各人随意而坐，没有人谦让，也没有人争抢。这时候，广田先生也不象平素那般慢腾腾的，而是第一个坐了下来。只有与次郎和三四郎两个人一起坐在门口附近，其余的人都是偶然坐到一处或相互为邻的。

野野宫君和广田先生之间，坐着一位身穿条纹礼服的评论家。他们对面的座位上是一位名叫庄司的博士，他就是与次郎所说的那个文科中颇有实力的教授。这人穿着西式礼服，仪表堂堂，头发比普通人长一倍，在电灯的照耀下，黑黑地打着髻儿，同广田先生的和尚头相比，大不一样。原口先生坐在很远的角落处，同三四郎遥遥相对。他穿着翻领上装，结着宽宽的黑缎子领带，下端散开着，遮住了整个胸脯。听与次郎说，法国画家都喜欢佩戴这样的领饰。三四郎一边喝肉汤，一边思忖，这同宽幅腰带的结子一模一样。这当儿，人们开始交谈起来，与次郎喝着啤酒，不象平常那般喋喋不休。今天这种场合，就连他也谨慎多了。

“哎，不来个de te fabula吗？”三四郎小声问。

“今天不行。”与次郎立即转过脸，同邻座的人攀谈起来。与次郎先说了一通客套话：“拜读您的大作，实在受益匪浅。”云云。三四郎记得，与次郎曾当着自己的面将这篇论文贬得一文不值，他感到与次郎这个人实在不可理解。

“这件礼服真阔气，非常合体。”与次郎又转过头来，盯着

衣服上的白色的纹路说。

这时，坐在对面角落的原口先生，向野野宫发话了。野野宫生就一副大嗓门，很适合这种远距离的对话。正在对面交谈着的广田先生和庄司教授，惟恐中途妨碍他们两个的一问一答，便停了下来。其余的人也都闷声不响，会议的中心点渐渐形成了。

“野野宫君，光压实验结束了没有？”

“不，还早着哪。”

“真够麻烦的。我们的工作需要耐性，而你的工作更讲究呀。”

“绘画可以凭灵感一气呵成，搞物理实验就不那么好办了。”

“论起灵感，实在谈不上。今年夏天，我曾经打某个地方经过，听见两个老婆子谈话。原来她们在研究梅雨是否过去了。一个气愤难平地说：‘以往一打雷，就算出梅了，眼下不是这样啦。’另一个也悻悻地应道：‘哪里，哪里，光凭一声雷鸣怎能算是出梅呢？’——绘画也是这个道理。眼下的绘画，不能光凭灵感，对吗？田村君，小说也是一样吧？”

他旁边坐着一个姓田村的小说家。这人回答说，他的灵感无非是敦促自己快快完稿，此外什么也没有，引得人们哄堂大笑。接着，田村问野野宫君，光线有压力吗？要是有的话，如何测定呢？野野宫君的回答很有趣。——用云母等作材料，制作一个象十六字棋盘^①大小的薄圆盘，用水晶丝吊起来，置于真空

^① 原文作“十六武藏”，一种棋类，棋盘由正线和斜线相互交织，组成格子。中置一主子，周围置十六颗副子，互相逼攻，以决胜负。

中，将弧光灯垂直照射盘面，则圆盘便在光的压力下转动。

在场的人都侧耳倾听，三四郎也在暗自思忖，那套装置也许就放在酱菜坛子里了吧？他想起初来东京时被望远镜吓了一跳的情景来。

“喂，水晶能做成细丝吗？”他小声问与次郎。与次郎摇摇头。

“野野宫君，水晶能做成细丝吗？”

“能的，用氢氧火枪的烈焰融化水晶粉，再用两手左右一拉，就成了细丝。”

“是吗？”三四郎说到这里打住了。坐在野野宫君身旁的那位穿条纹衣服的评论家，这时开口了。

“一谈到这方面的事，我们都全然无知。不过，开始是怎么引起人们注意的呢？”

“自麦克斯韦^①以来，曾经在理论上作过设想。后来由一个名叫列别捷夫^②的人，用实验的办法作了说明。近来，有人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彗星的尾巴本来该拖向太阳的方向，可是每当彗星出现，它的光带总是位于和太阳相反的一侧，这会不会是由于光压造成的呢？”

评论家很受感动，他说：“能想到这一点太有意思了，简直可以说是伟大。”

“岂止是伟大，那种天真劲儿太可爱了。”广田先生说。

“要是这种想法落空，就更显得天真了。”原口先生笑着说。

① James Clerk Maxwell (1831-1879)，英国物理学家。

② Pyotor Nikolaevich Lebedef (1866-1912)，俄国物理学家。

“不，这种设想似乎是对的。光压和物体半径的二次方成反比，而引力和物体半径的三次方成正比。因此，物体越小，引力越小，光压越强。假如彗星的尾巴是由非常细小的微粒组成的，那么就只能拖向同太阳相反的一方去。”

野野宫终于认起真来。

“设想虽然很天真，但计算起来倒挺麻烦，真是有利有弊啊。”这时，原口的语调一如平常。他这一句话，又使大家回到喝啤酒的热烈气氛之中了。

“看来，一个自然派^①是不能成为物理学家的。”

“物理学家”和“自然派”这两个词儿，引起了满场与会者的兴趣。

“这是什么意思？”野野宫自己也发问了。

广田先生不得不解释一番。

“为了测试光压，光是睁大眼睛观察自然是不行的。在自然的菜谱上没有印着光压这样一种事实，不是吗？因此，就得通过人工制造出水晶丝啦，真空管啦，云母片啦等装置，以便能使物理学家去发现这种压力，因此就不是自然派了。”

“但是也不属浪漫派吧？”原口先生插了一句。

“不，是浪漫派。”广田先生一本正经地加以辩解，“将光线和承受光线的物体，放在普通自然界所看不到的地方，这不是浪漫派又是什么？”

“然而一旦放在这种位置上，就要观察光线固有的压力，其后就该归于自然派了吧？”野野宫君说道。

① 指当时风行日本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夏目漱石曾著文批评过这种流派。

“这么说，物理学家是属浪漫的自然派了。从文学角度看，不就是易卜生笔下的人物吗？”对面的博士进行了一番比较。

“是的，易卜生的戏剧里也有和野野宫君相同的一种装置，在这种装置下活动的人物，是否也象光线那样遵从自然法则，那是大可怀疑的。”这段话出自那位身穿条纹礼服的评论家之口。

“也许是这样的。不过我认为，这种事儿应在人的研究上记上一笔。——也就是说，置于某种状态之下的人，具有朝相反方向运动的能力和权利。——然而，按照一种奇怪的习惯，人们认为：人和光线一律都是遵照机械的规律运动的，所以时常出现谬误。经过这种装置的处理，欲使之发怒的，则变得可笑；欲使之发笑的，则变得可气，结果完全相反。然而这两者都是由人造成的。”广田先生又把问题进一步扩大了。

“那么在一定情况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符合自然的，对吗？”对面的小说家问道。

“对，对，不论描绘什么样的人，都得象是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广田先生立即回答，“我们作为实际的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想象会干出不象人的所作所为来。不过由于手法不高明，所以显得不象一个人，不是吗？”

小说家就此缄默了。接着，博士又开了口。

“在物理学家中，伽利略曾经发现寺院的吊灯在振动的周期和幅度上完全一致。牛顿发现苹果受引力的作用而掉落下来。他们一开始都是属于自然派呀。”

“如果这也属于自然派，那么在文学方面也有的是。原口先生，绘画方面有自然派吗？”野野宫君问道。

“当然有，那个令人生畏的库尔贝①，提倡Verite vraie②，一切都讲究真实。但他并非是猖狂至极的人，他只是作为一个流派被承认了。因为不这样就会惹起麻烦来。小说恐怕也一样吧？也有莫罗③和夏瓦纳④这样的人吧？”

“是有的。”旁边的小说家回答。

饭后，没有什么即席演说，只有原口先生不住地咒骂九段上的那尊铜像⑤。他认为，随便树立那样的铜像，给东京市民造成了麻烦。倒不如建造一座艺妓的铜像更高明些。与次郎告诉三四郎，九段那尊铜像的制作者，同原口先生是死对头。

散会后，走出室外，月色很好。与次郎问三四郎：“今晚，广田先生给庄司博士留下好印象了吧？”

“可能是的。”三四郎回答。

与次郎站在公共水笼头旁边说：“今年夏天，夜里出来散步，因为太热，就在这里淋浴，被警官发现了，就往播钵山⑥上跑。”他俩到播钵山赏月，然后回去了。

归途中，与次郎突然就借钱一事，向三四郎申述开了。当晚，月光清雅，气候寒冷。三四郎几乎未曾想过钱的事，他也不愿听与次郎诉说下去。他想，与次郎反正不会还的。与次郎

① Gustave Courbet (1819-1877)，法国画家，提倡现实主义，题材多表现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周围事物，主要作品有《碎石工》、《奥南的葬礼》等。

② 法语：“真正的真实。”

③ Gustave Moreau (1826-1898)，法国画家，当时立于画坛之外，以富有文学性的神秘和幻想的作品为主。

④ Pierre Puvis de Chavannes (1824-1898)，法国画家，作品朴实、沉静，代表作有《贫穷的渔夫》等。

⑤ 东京九段靖国神社内的大村盖次郎铜像。

⑥ 上野公园内天神山的俗称。

也绝对不提还帐的事儿，只是罗列一些无法偿还的理由。三四郎觉得他的话十分有趣。与次郎告诉三四郎这样一件事：

与次郎过去有个朋友，因失恋而厌世，最后决心自杀。他不想跳海，不愿投河，也不敢钻火山口，更不喜欢上吊，不得已只好去买了一把手枪。当他把手枪买来尚未行动时，朋友来借钱了。他推说没有钱，那朋友恳求他务必想想办法，他只好把这支宝贝手枪借给了朋友。那人把枪典入当铺，度过了难关。等这位朋友将手枪赎回送给他时，手枪的主人已经无心自杀了。由此看来，借债人等于救了这位朋友一命。

“竟然有这类事呀。”与次郎说。

三四郎只觉得荒唐，除此之外毫无意义。他抬起头仰望高空里的月亮，不禁放声大笑。别人即使不还钱，他也感到愉快。

“什么好笑的。”与次郎制止他。三四郎越发觉得可笑起来。

“不要笑了，好好想想吧，正因为我不还你钱，你才能从美祢子小姐那里借到呀。”

三四郎敛起笑容。

“那又怎么样？”

“光这一桩还不足够？——我说，你爱上那女子了吧？”

与次郎十分聪明。三四郎哼了一声，又望着高空的月亮，月亮一侧漂浮着白云。

“喂，你把钱还给她了吗？”

“没有。”

“你就永远欠着吧。”

他说得很轻巧。三四郎没有回答什么，但他并不打算一直

拖欠下去。其实，三四郎本想把必需的二十元钱付清房租以后，第二天就带上余下的钱到里见家还账，但又一想，眼下就去还，反而有损人家的好意，这是不妥贴的，所以只好牺牲这次登门拜访的机会，又回来了。当时不知怎的，一不小心竟把十元钱换散了。今晚的会费也是出自其中哩。剩下的只有三元了。三四郎打算用这笔钱买一件冬天穿的内衣。

由于与次郎始终不提还账的事儿，前些日子，三四郎已拿定主意，要家里寄三十元钱来，以弥补不足。本来，家里每月寄的钱足够花的，现在单单说不够而要求多寄，当然不行。三四郎又是个不会说谎的人，他为找不出适当的理由而困惑不安。没办法只得说：有个朋友丢了钱，很可怜，自己不胜同情，把钱借给他了，结果自己也变得一筹莫展，请务必多寄一些来……

如果接信后按时写回信的话，眼下该来到了。他想今晚也许能收到回信。回到寓所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桌上明明摆着母亲亲手写的信封。叫人不解的是，平常都是挂号，今天只贴了一张三分钱的邮票。打开一看，信写得特别短。母亲看来很生气，把话说完就算了。信上只是说，所需要的钱已寄给野野宫君，到那儿去取好了。三四郎理好床睡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三四郎都没有到野野宫君那儿去。野野宫君那边也没有传过话来。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周。最后，野野宫君打发寓所的女佣送来一封信。信上说：受你家伯母之托，请来一趟。三四郎利用课余休息的时间，又到理科专业的地窖中去了。他本想当场三言两语把事情办妥，谁知没有那么顺当。这年夏天在野野宫君专用的房子里，出现了两三个长胡子的人和两三个穿制服的学生，他们全然不顾头顶上那个阳光

灿烂的世界，都在全神贯注地从事研究工作。其中，野野宫君尤其显得忙碌。他看到三四郎站在屋门口，便默默地走过来。

“家里寄钱来了，叫你来取的，眼下我没有带来。此外还有一些别的事要跟你谈。”

三四郎表示明白了，并问野野宫今晚是否有空。野野宫略略思索了一下，最后果断地答应了。三四郎走出地窖，他十分佩服理学家这种顽强的毅力。夏天他所看到过的酱菜坛子和望远镜，依然放置在原来的地方。

下一节课，三四郎把事情经过全部对与次郎说了。与次郎望着他，差一点骂他是傻瓜。

“我不是给你讲过，叫你只管欠着好了吗？你竟多此一举，叫年迈的母亲放心不下，又去听宗八君的一番训斥，真是愚不可及！”听与次郎的口气，好象事情本来不是由他引起的一样。在这种时候，三四郎也忘记与次郎的责任了，所以他的回答没有让与次郎感到难堪。

“我不好意思老拖欠下去，所以才给家中写信要钱的。”

“你不好意思，可对方高兴呀。”

“为什么？”

三四郎自己也感到这句“为什么”问得有些虚伪，然而对与次郎来说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这不是很显然的事吗？要是我，我也会这样的。因为有的是钱，与其叫你早些归还，倒不如拖欠着，她心里反而舒服。大凡人嘛，在自己没有困难的情况下，总希望给别人留下个亲切的印象。”

三四郎没有回答，他开始做起课堂笔记来。刚写了两三行，与次郎又凑近他耳畔说：

“你看我，有钱的时候也常借给别人，但谁也不还我，正因为如此，我才这样愉快呀。”

三四郎没有说“真的？”“是吗？”之类的话，他只笑笑，又唰唰地书写开了。与次郎从此安静多了，直到下课再没有开口。

铃声响了，两人并肩走出教室。

“那女子喜欢你吗？”与次郎突然发问。

听课的学生纷纷从他们背后走出来。三四郎只得默默无言地下了楼梯，穿过房门，走到图书馆一侧的空地上，这才回头望了望与次郎。

“不太清楚。”

与次郎朝三四郎瞧了一会儿。

“倒也有这样的事。不过，要是你很清楚，那不就可以做她的丈夫了吗？”

三四郎至今未曾想过这样的问题。他本来觉得，为美祢子所爱恋这一事实的本身，是做她的丈夫的惟一资格。眼下经这么一问，倒真的成了疑问。三四郎侧着脑袋思索着。

“论起野野宫君，他是可以的。”与次郎说。

“野野宫君和她之间，过去存在着什么关系吗？”

三四郎神情严肃，象雕塑一般。

“不知道。”与次郎一口否定，三四郎默然不响。

“好了，你到野野宫那儿去听训斥吧。”

与次郎说完，只顾朝池塘那边走去。三四郎伫立原地，就象一块笨拙的招牌。与次郎走出五、六步，又笑着转回来了。

“我看，你干脆娶了良子小姐吧。”他说罢，便拉着三四郎向池塘那边走了。他边走边连连重复地说：“这倒挺合适，这倒挺合适啊！”这当儿铃声又响了。

当晚，三四郎到野野宫君那里去。因为时候还早，他随意散着步来到四条巷，到一家大洋货店买衬衣。小伙计从里头捧出各色各样的衬衣来，他用手摸了摸，又打开来看看，终于没有买下来。三四郎无端地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架势，这时忽然发现美祢子和良子结伴来买香水。三四郎连忙上前打招呼。

“上次多谢你啦。”美祢子施了礼。

三四郎很清楚这句话的意思。原来三四郎向美祢子借钱的第二天，本想再登门拜访一次，把余下的钱拿去还账，后来又犯起了犹疑，等了两天。于是三四郎便给美祢子写了一封很客气的信。

信里的话坦率地表述了一个写信人在写信时的心境，但有时难免有过分的地方。三四郎尽量堆砌了众多的词汇，表达了热烈的谢意。那股亲热劲儿，一个普通人看了不会相信这是一封因借钱而表示感谢的信。然而，除感谢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写。所以这样一味地感谢下去，就很自然地超出了感谢的范围。三四郎将此信投入信筒后，估计美祢子会及时回信的，谁知一经寄去便杳无消息。直到今天他还没有机会见到美祢子。三四郎听到“上次多谢啦”这种细声细气的回答，实在没有勇气再说些什么了。他用两手将衬衣在眼前展开来凝视着，心想，大概有良子在，她才那般冷淡的吧？他还想，买下这件衬衣也得用这女子的钱哩。店员催问他究竟要哪一种。

两个女子笑着走过来，一同帮他选购衣服。最后，良子说：“就选这一件吧。”三四郎听从了。接着，她们找三四郎商量买香水的事，三四郎对此一窍不通。他拿起一个写有heliotrope^①

① 一种原产秘鲁的多年生植物，其花可以制取香水。

字样的瓶子，信口说道：“这个怎么样？”美祢子马上决定：“就买这个好了。”这倒使三四郎有些内疚。

走到店外就要分手的时候，两个女子互相道别。良子说：“那么我走啦。”美祢子说：“你快点呀……”一问才知道，良子要到哥哥的寓所去一趟。看来今天晚上，三四郎又要同这位漂亮的女子一起走向追分了。此时，太阳尚未完全落山。

三四郎和良子结伴同行倒不觉得什么，使他有些为难的是将要和良子一起在野野宫的寓所里呆上些时候。不如今晚先回家去，明天再去吧。但是有良子在场，听起与次郎所说的那种训斥来，也许会好得多。因为野野宫当着别人的面，不至于把母亲托他们的事全都抖落出来，总会给自己留些面子的，说不定把钱交给自己就算完了。——三四郎肚子里打了个狡猾的主意。

“我正想到野野宫君那儿去。”

“是吗，找他玩去吗？”

“不，有点事情。你是去玩的吧？”

“不，我也有事呀。”

两个人同样地提问，得到了同样的回答。但是双方都丝毫没有表露为难的样子。为了慎重起见，三四郎问良子是否会给她添麻烦。良子说，丝毫不会添麻烦的。这女子不但用言语加以否定，而且表情上也显出惊讶的神色，似乎在说：“干吗要问这等事？”借着店前的煤气灯，三四郎判定女子的黑眼珠闪射着惊奇的光芒。事实上，他只不过看到了她的又大又黑的眸子罢了。

“买了小提琴没有？”

“你怎么知道？”

三四郎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女子毫不介意地立即说道：

“哥哥一直说给我买，给我买的，可仍然没有买成。”

三四郎暗想，不能责怪野野宫，也不能责怪广田，应当责怪与次郎。

两个人从追分的大道拐进一条逼仄的巷子，一走进去，发现里面有许多人家，每户人家的门灯都照耀着昏暗的小路。他们来到其中一盏门灯的下边站住了，野野宫就住在这里面。

这儿距三四郎的住处约莫有一百米远。野野宫搬来这里之后，三四郎曾来访问过两三次。沿着宽阔的回廊走到尽头，登上两段楼梯，左手有两间隔开的房子，这便是野野宫的住处了。房子朝南，檐下就是另外人家广阔的庭院，白天黑夜都很幽静。当三四郎发现野野宫君蛰居在这座僻静的房子里时，觉得他抛掉原来的那个家过上寓居生活，这种做法确实不错。三四郎一来到这里，就感到是个令人钦羡的理想的住所。这时，野野宫君来到回廊上，从下面望着自己住房的屋檐说：“你瞧，是草葺的呀。”可不嘛，屋顶的确没有铺瓦，真是难得。

今天是晚间来的，屋顶当然看不见，但房子里点着电灯。三四郎一看到电灯就想起草葺的屋顶来，这未免有些可笑。

“稀客碰在一道儿啦，是在门口相遇的？”野野宫问妹妹。

妹妹回答说不是的。她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并劝告哥哥也可以去买一件象三四郎那样的衬衫。她还说，上次那把小提琴是国产的，音色太差，不能用，既然拖到今天才买，干脆买一把好的，至少要和美祢子小姐的那一把差不多才行。此外，良子还缠着哥哥买这个买那个，不住地撒娇儿。野野宫君既不显得神情严厉，也不说温存的话语，只是随口应和着，听她说下去。

三四郎一直没有开口。良子尽说一些不沾边的话，而且毫无顾忌。然而她那副样子，既不能说傻气，也不能说任性。在旁听她和哥哥的一番对话，你会感到心情舒畅，就象来到阳光普照的广阔田野里一样。三四郎早把听训斥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这时良子的话使他突然一惊。

“哎呀，我忘了，美祢子小姐有话哩。”

“是吗？”

“你一定高兴吧？不高兴吗？”

野野宫显得很难为情，于是转向三四郎。

“我妹妹太傻气。”

三四郎无可奈何地笑了。

“我不傻，是吧，小川君？”

三四郎又笑了笑，他内心里实在笑不起来。

“美祢子小姐要哥哥带她去看文艺协会①的演出呢。”

“她可以同里见君一起去呀。”

“里见君他说有事。”

“你也去吗？”

“当然去的。”

野野宫君没有回答去还是不去，他又望着三四郎说，今晚叫妹妹来，原有要紧的事跟她讲，而她却光是闲扯，真没办法。一打听，原来他正要给良子说婚事。不愧是学者，显得格外坦白。听说已经给家里人讲了，父母回信来都没有不同的意见。因此，有必要就此事好好听听她本人的主意。三四郎只说

① 明治三十九年（1906）由坪内逍遙、岛村抱月等人创办的日本第一个戏剧团体。大正二年（1913）解散。

了声“很好”，想及早了却自己的一桩事情赶快回去。

“听说家母有事给你添麻烦啦。”三四郎说道。

“哪里，谈不上什么麻烦。”野野宫君立即打开抽屉，取出预先准备好的一包东西，交给三四郎。

“伯母放心不下，写了一封长信来。信上说，听说三四郎因为一件要紧事儿，把每月的生活费借给了朋友。不管怎样的朋友，总不能随意借人家的钱啊。再说，借了也要还才对。乡下人为人老实，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信上还说，三四郎借钱给人家，这种借法也太大方了。一个每月都靠家里寄钱的人，怎么一次就借出去二十元、三十元呢？哪有这般胡闹的？——看信上的口气，似乎我也担着责任，真没办法……”

野野宫君望着三四郎，嘿嘿地笑了。三四郎倒很认真地说了句：“连累你啦。”不过，野野宫并不想责备这个年轻人，他稍稍改变了语调。

“没关系，只管放心好了。本来就没有什么，伯母以乡下人的生活水平估量钱的价值，三十元钱就成了一笔不小的数目。信上还说有了三十元钱，就够四口之家吃上半年的。你说，是这么回事吗？”

良子哈哈大笑起来。三四郎觉得这些话确实可笑。然而，母亲所说的话也并非脱离事实编造出来的，因此他有些后悔不该那样轻率从事。

“照这么说，每月五元钱，每人平均一元二角五分，再除以三十天，只剩下四分钱。——在乡下这点钱也太少了呀。”野野宫算了算。

“平时吃些什么？这点钱怎么能生活呢？”良子一本正经地问道。三四郎再也顾不得后悔了，讲述了自己知道的乡间生活

的种种情景，其中还提到了“寄宿神社”^①的旧俗。三四郎一家每年向全村捐款十元，到时候，六十户各派出一人，这六十人可以不劳动，住到村子的神社里，从早到晚大吃大喝，盛筵不散。

“这样才花十元钱？”良子非常惊奇。这样一来，哪里还有什么训斥的话呢？接着闲聊了一阵子，然后，野野宫君又提起这事说：

“按照伯母的意思，叫我先把情况摸清楚，如果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行为，就把钱交给你。还叫我费心把这件事向她说明白。如今，没有把事情问清楚就把钱交给你了。——这是怎么了。你真的借钱给佐佐木了吗？”

三四郎断定，这事儿一定是美祢子泄漏给了良子，良子又告诉了野野宫君的。然而，这钱转了几圈变成了小提琴，这件事兄妹俩谁也没有觉察到，这倒叫他有些奇怪。三四郎只说了声“是的”就作罢了。

“听说佐佐木买了赛马票，他把自己的钱都破费光了吗？”

“嗯。”

良子又大声笑起来。

“那么我就好歹给伯母这样说了。不过下回再不要把钱借给别人了。”

三四郎回答说再也不出借了，他施了礼站起身来。良子也提出要回去。

“刚才那件事还没谈好呢。”哥哥提醒妹妹。

“好啦。”

① 原文作“宫笼”，为求得神明保佑，寄身于神社过祈祷生活。

“没有好啊。”

“算了，我不管。”

哥哥望望妹妹的脸，沉默不语。妹妹又接着说：

“这不是强人之难的事吗？你问我愿不愿意到一个陌生人家去，能这样问吗？喜欢也罢，讨厌也罢，根本谈不上，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所以我不管。”

三四郎终于弄明白了“我不管”三个字的本意。他撇下兄妹两个急匆匆地走出了大门。

三四郎穿过没有行人、只是亮着门灯的小路，来到大街上。这时，起风了。他转头向北走去，风正好打在脸上。风不时地从自己住处那个方向吹来。三四郎想，野野宫也许冒着这风，一直把妹妹送到里见家里去的吧。

三四郎上了楼，进入自己的房间，坐下来仍然能听到风声。三四郎每当听到这种风声，就想起“命运”二字。这呼啸的风声猛烈地吹来，使他浑身颤抖，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坚强的男子。细想起来，自己来到东京，自己的命运大体上为与次郎所操纵，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自己是在一团和气的氛中被捉弄的。三四郎认为，与次郎是个颇为可爱的调皮鬼，今后的命运依然受到这个可爱的调皮鬼的操纵。风不停地刮着，这风比与次郎显得更强大。

三四郎把母亲寄来的三十元钱放在枕头下面。这三十元钱也是命运受到捉弄的产物。他不知道这三十元钱今后将会起什么作用。三四郎想把这笔钱还给美祢子，美祢子接过钱肯定又要刮起一阵风的。他希望这股风尽量来得猛烈些。

三四郎入睡了。他睡得很香，命运和与次郎都拿他没办法了。不久，他被钟声所惊醒。不知什么地方传来嘈杂的人声，

这是第二次碰到东京失火。三四郎在睡衣外头又披上一件大褂，打开了窗户。风势小多了，对面的三层楼房矗立在风的响声中，黑漆漆的。背后的天空映衬得一片通红。

三四郎忍着寒冷，朝发红的地方眺望了一阵子。此时，三四郎头脑里的“命运”二字也被照得红通通的。三四郎又钻进温暖的被窝。于是，那许多在火红的命运中狼奔豕突的人都被他忘却了。

天明以后，三四郎仍然是个寻常的人。他穿上制服，拿起笔记本上学校去了，只是怀里的三十元钱他没有忘记。然而时间很不凑巧，三点之前，课程满满的，三点一过，良子也放学回家了，而且里见恭助这位哥哥说不定也在家。他认为有别人在场，还钱的事是万万提不得的。

“昨晚听过训斥了吗？”

与次郎又向他发问了。

“哪里，谈不上什么训斥。”

“我说的嘛，野野宫君倒是个开通的人哪。”与次郎说完这些就到别处去了。第二节课以后，他们又碰面了。

“广田先生的事情看来很顺利。”与次郎说。

三四郎问他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你不必担心，以后慢慢给你说。先生说你很久没来了，问起过你哩。你最好常去走走，先生是个独身人啊，我们这些人必须给他安慰才行。下回可要买点东西带来。”与次郎说罢又消失了踪影。到了下一堂课，他又从什么地方出现了。

这一回，与次郎不知在想什么心事，正在上课的当儿，他突然在白纸上写着一句电报用语：“钱收到否？”

三四郎打算写回条，他瞅了老师一眼，老师这时正望着

他。三四郎把那白纸揉成一团扔到脚下。他一直等到下课才回答与次郎的询问。

“钱收到了，在这儿。”

“是吗？太好啦！打算还帐吗？”

“当然要还。”

“那好，早些还清吧。”

“我想今天就还。”

“嗯，过午稍迟些去，也许会见得到她。”

“她要到什么地方去吗？”

“是的，她每天都去为那幅肖像画当模特儿，估计大概差不多画成了。”

“是在原口先生家里吗？”

“嗯。”

三四郎向与次郎问清了原口先生的住址。

十

得知广田先生生病，三四郎赶来探问。一走进大门，看到房前放着一双鞋。他想可能是医生来了。三四郎象寻常一样绕到后门，没有碰到一个人。三四郎悄悄地来到茶室，听到客厅里有人谈话。三四郎伫立了片刻，他手里提着一只很大的包裹，里头装满去过涩的柿子。因为与次郎上次曾关照过他，“下回买点东西带来。”三四郎便在追分的街上买了这些。这时，客

厅里忽然一阵骚动，象是有人扭打起来。三四郎想肯定是有人打架。他拎着包裹，将格子门拉开一尺来宽，向里头窥视。果然，广田先生被一个身穿褐色外褂的壮汉按在地下。先生从铺席上稍稍扬起脸来，一眼瞥见了三四郎，微微笑着说：

“哦，你来啦！”

上面的汉子回头看了看，说：“先生，失礼啦，请起来吧。”

那汉子似乎把广田先生的双手反剪于身后，用膝头压在他的肘关节上。先生在地下回答，这样确实爬不起来。上面的汉子松了手，站起身，整整外褂的衣褶，重新坐了下来。一看，是个气度非凡的男子。广田先生也立即爬起来了。

“果然不假。”他说。

“使用这一招，对方要是强行反抗，就有折断手臂的可能，那是很危险的。”

三四郎听了两人的谈话，这才明白他们在干些什么。

“听说您病了，现在好些了吗？”

“嗯，已经好了。”

三四郎打开包裹，把包里的东西摊在他们两个人之间。

“买了些柿子。”

广田先生到书斋拿来一把小刀。三四郎从厨房拿来一把菜刀，三个人吃起柿子来。先生一边吃，一边不断地同那个陌生人不住地谈论着地方中学的事：生活艰难，人事纷争，不能长期呆在一个地方；上课之外还要兼任柔道师；一位教师买了木屐板子，鼻儿旧了再换新的，一直穿到无法再穿才罢休；这回既然辞了职，就不容易再找到工作了，不得已只得把妻子送回乡下去。——他们一直聊个没完。

三四郎一边吐着柿子核，一边打量着那人的脸，心中很不是滋味。眼下的自己和这个汉子相比较，简直不象同一个人种。这汉子言谈之中，反复提起“真想再过一次学生生活”，

“再没有学生生活更快乐无比的了”。三四郎每每听到这些话，就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寿命也许只有二、三年了。他心事重重，就象同与次郎一块吃面条时的情绪一样。

广田先生又起身到书斋去了。回来时，手中拿着一本书，封面是红黑色的，书的边口被灰尘弄脏了。

“这就是上次提及的Hydriotaphin(《壶葬论》)①，无聊时就翻阅一下吧。”

三四郎致谢后收下了这本书，书上的一句话映进他的眼里：

“将寂寥的罌粟花频频撒落，在对人的纪念上，不必询问是否值得永世不灭。”

先生安然地同那位柔道师交谈着：

听听中学教师的情况，大家都深为同情，然而真正感到可怜的是他们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代的人都尊重事实，但同时又有一个习惯，容易把伴随事实而来的情操抛弃。世态紧迫，人们不能不将此抛弃，这是无可奈何的事。看看报纸就不难找到这类证据。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栏，十条有九条是悲剧，但是我们无暇将这些悲剧当作真正的悲剧加以品味，仅仅作为事实报道谈谈罢了。我在自己订的报纸上，看到“死者

① 英国医生兼著作家托马斯·布朗(Sir Thomas Browne 1605-1682)所著。作品以古代骨壑的发掘为线索，设想了种种尸体处理的方法，文体庄重优美。

十多人”这条标题，下面用六号铅字一行一行地记载着当天非正常死亡的人员的年龄、户籍、死因，极为简洁、明瞭。还有一个“小偷预报”栏，什么样的小偷进入了哪个地区，把小偷都集中在一起，叫人一目了然，真是方便至极。一切事物都必须这样看。辞职也是如此。要知道，对于当事人来说也许是悲剧，但对他人来说，并没有多少痛切的感受。应该以这样的观点立身处世。

“不过，如能象先生这般优闲自适，倒是可以痛快地感受一些的。”那位柔道师认真地说。这时，广田先生和三四郎，以及说这话的汉子都一同笑了。三四郎看到那人久久不肯回去，便借了书从后门走出去了。

“在不朽的墓穴里长眠，在流传的事迹里永生，凭借不衰的英名为世人所景仰。或则任其沧桑之变化，力图存于后世。——此乃昔人之愿望。此种愿望实现之时，人即在天国里了。但是，以真正的信仰之教法视之，此种愿望和此种满足皆虚无缥缈，形同乌有。所谓生，意思在于重归于我，所谓重归于我，既不属愿，也不属望。呈现于虔诚信徒眼中的极明白的事实是：躺在圣徒伊纳赛特^①的墓地，和躺在埃及的沙漠中一样。观常存之自身而喜悦，则六尺之狭亦无异于阿道里艾纳斯之皇陵^②。应当觉悟：能成者则自然成矣。”

这是《壺葬论》的最后一节。三四郎一边向白山方面漫

① 似指罗马教皇Innocentius三世，他曾为强化教皇权力，收复失地作过努力，并派遣第四次十字军，建立了拉丁国。

② 罗马皇帝Publius Aelius Hadrianus (76-138)的皇陵，是罗马古代建筑的代表之一。

步，一边阅读了这一段话。据广田先生说，这本书的作者是有名的大作家，而这本著作又是这位名作家的名篇。广田说这段话的时候，笑着声明道：“这可不是我的观点呀。”确实，对三四郎来说，他也不明白这篇文章好在哪里。他只觉得句读混乱，措词别扭，语言晦涩，叫人读了简直象参观古寺一样摸不清头脑。如果用路程来衡量，光是读这一段就花了三、四百米远，而且还没有读懂。

三四郎所得到的只是漠然的寂寥之感，仿佛奈良大佛寺的钟声，余音袅袅，微微震响着身在东京的自己的耳鼓一样。三四郎与其说从这一节文字获得了一些道理，不如说他对伴随这种道理产生的情绪更感兴趣。三四郎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生死问题。要是考虑起来，那一腔青春的热血仿佛太旺盛了。眼前的大火势若燃眉，这就是他真实的感受。三四郎接着便向嚬町的原口家走去。

为孩子送葬的人走过来了，只有两个身穿礼服的男子。小小的棺材用洁白的布包裹着，旁边系着漂亮的风车。风车不停地旋转，翼翅涂着五彩，旋转时看起来都成了一种颜色。洁白的棺材不时地摇晃着那个漂亮的风车，打三四郎身边走过去了。三四郎想，这真是个美丽的葬仪。

三四郎以旁观者的身分阅读别人的文章，看待别人的葬仪。如果有人提醒他：“你也以旁观者的身分看待美祢子吧。”他定会大吃一惊。三四郎的一双眼睛是无法站在旁观的立场看待美祢子的。首先，他简直没有意识到什么是旁观，什么不是旁观。仅从事实上看，对他人之死，他体会到一种美好的安宁之感；同时，对于活着的美祢子，他从甘美的享受中又尝到了一种苦闷。三四郎想摆脱苦闷勇往直前。他想，只要能够前进，

苦闷就会消除。他做梦也没有打算为排遣苦闷而向旁边退却一步。三四郎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如今，他远远地眺望着“寂灭之会”的文字，从三尺之外感受着夭折的哀怜。而且，他欣快地眺望着可悲的场面，并产生了一种美感。

拐进曙町，看到一棵大松树。原口告诉三四郎，只管奔松树来就能找到。谁知走到松树下一看，是另外的人家。向对面望去，又有一棵松树，那棵松树的前面还有松树。松树很多。三四郎穿过一棵棵松树向左一转，花墙中出现了漂亮的大门。上面果然嵌着“原口”的名牌。这是一块纹理清晰的黑色木板，名字是用绿色的油漆写的，字很讲究，既象字又象花纹，从大门口到房前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左右都是草坪。

门前摆着美祢子的木屐，左右两根鼻儿的颜色不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一个年幼的女仆走来说，现在正有事儿，如果愿意就请进。三四郎随着她走进画室。这是一间宽敞的房子，南北狭长，地板上杂乱得很，象个画家的住处。屋门口铺着地毯，这地毯和宽阔的屋子比起来，实在不相称。这哪里象铺在地面上，就象一块颜色鲜艳、花纹美丽的编织物，随意丢在那里一般。对面远远地摆着一张大虎皮，看不出是为了就座而设置的，而且拖着一根长长的虎尾，用绒毯斜斜地对着，很不相称。还有一只用砂土烧结的大瓮，里面插着两支箭矢，鼠灰色的箭羽之间嵌着金箔，闪闪发光。近旁还有一副铠甲。三四郎想，这也许就是那种“彩锦铠甲”了。对面角落射过来耀眼的光亮，那是一件紫色滚边的窄袖和服，上面用金丝绣着花纹，两袖之间穿着一根帷幕用的细绳，象晾晒衣服似的。袖子圆而且短，三四郎发现这或许就是那种“元禄袖”^①吧。此外

^① 和服袖型的一种，短而圆，多为少女所穿用。

还有许多画，光是墙上挂着的就有大大小小好多种。尚未装框的画稿堆放在一起，一端卷了起来，露出参差不齐的边角。

那幅正在描画的人物肖像，杂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颜色之中。被画着的人站在正对面，一把团扇遮蔽了自己。画画的人倏地转过圆浑浑的腰肢，手捧着调色板，望着三四郎。他嘴里衔着大烟斗。

“你来啦。”他说着，从嘴里取出烟斗放在小圆桌上。那上面有火柴和烟灰缸，桌边摆着椅子。

“请坐，——那儿。”他说罢，望着尚未完成的画稿。这幅画足有六尺长。

“果然够大的。”三四郎只说了一句。原口先生似乎没有把三四郎的话放在心上。

“嗯，很大。”原口自言自语地说。他又开始向人物的头发和背景上涂抹开了。三四郎这时才向美祢子望了望，她那一口洁白的牙齿在团扇下面微微闪着光亮。

其后的三分钟，显得十分宁静。房里生着火炉，很暖和。今天，外面也不算太冷，风完全停息了，枯树悄无声息地立在冬天的阳光下。三四郎被领进画室时，如同走进雾霭里一样。他把胳膊支撑在圆桌上，使那无所顾忌的精神沉溺在胜似夜晚的宁静的境地中。在这样的境地里有美祢子在，美祢子的影象逐渐浮现出来了。肥胖的画家只顾挥动着画笔，这也只是眼睛感觉着动，耳朵里却是沉静的。肥胖的画家有时也在走动，但听不到脚步声。

沉浸在宁静中的美祢子一动不动。她用团扇遮面、亭亭而立的姿影已经被摄入了画面。在三四郎看来，原口先生不是在

画美祢子，而是在具有纵深感的画面上，专心致志地屏除景深，使美祢子重现在普通的画面上。但尽管如此，第二个美祢子于宁静之中逐渐接近第一个美祢子。三四郎感到，在这两个美祢子之间似乎包蕴着不触发钟表的响声、宁静而又漫长的时间。这种时间在悄悄地流逝着，连画家本人也未觉察。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二个美祢子渐次追上来了。再过些时候，两者眼看就要溶为一体了。这当儿，时光的流逝又突然改换方向，随注入“永久”之中。原口先生的画笔从此不再前进，三四郎的目光本来一直跟随着，这时也有所觉察。三四郎瞥了美祢子一眼，美祢子依然木然不动。三四郎的头脑于静谧的气氛中不觉又转动起来，他如醉如痴。这时，原口突然笑了。

“看样子又受不住了吧？”

女子一言未发，她立即放松了姿势，象散了架似的倒在安乐椅上。这时，那口白牙又露出光亮。她摆动了一下衣袖，趁此机会看看三四郎。她的眼光象流星一般掠过三四郎的眉间。

“怎么样？”

原口先生来到圆桌旁，一边对三四郎说话，一边擦着火柴点上刚才那只烟斗，重新衔在嘴里。他用手指夹着硕大的烟锅，从胡须中间吐出两口浓烟来。不一会儿，又转过胖乎乎的身子向画稿走去，随手信笔涂抹起来。

这幅画当然还没有完稿，不过各处一遍又一遍地涂满了颜料，在三四郎这个外行的眼里，已经相当气派了。不用说他是分不出好坏的，三四郎无法对技巧加以评论，但是技巧带来的感触是可以体味到的。正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所以这种感触似乎有失正鹄。三四郎已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对艺术的影响无动于衷的人，而是一个风流人物。

三四郎一看，这幅画浑然一体，整个画面喷上了粉末，仿佛置于不很强烈的日光下面一般。有暗影的地方也不发黑，倒反而放射出淡紫的光亮。三四郎望着这幅画，不由地感到一阵快活。那种轻飘飘的心情犹如乘在猪牙船^①上。不过，心中倒是沉静的，也不觉得危险。当然也没有什么痛苦、难堪和恐惧的地方。三四郎认为这画很能体现原口先生的风格。原口先生随便挥动着画笔，这样说道：

“小川君，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我有一个老相识，他不喜欢自己的妻子，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可是妻子不答应，她说：‘我是有缘才嫁到这户人家来的，即使你讨厌我，我也决不离开。’”

说到这里，原口先生稍稍离开画面，端详着画笔下的效果，又转向美祢子说话了。

“里见小姐，你没有穿单衣，所以衣服很难画好。我可是随意运笔，看来有些太大胆了。”

“真对不起。”美祢子说。

原口先生没有回答什么，又靠近了画面。

“后来，妻子就是不愿意离婚，于是我的那位朋友对妻子说：‘你不想走就不走吧，一直呆在家里好了，我走了。’——里见小姐，请再站起来一下，团扇可以不管它，只要站一站就行。好，谢谢。——妻子说：‘我留在家中而你出走，往后还是难办呀。’朋友回答：‘没关系，你可以随便找个丈夫嘛！’”

“后来又怎么样了呢？”三四郎问。

原口也许认为这是无须多言的，于是继续向下说。

^① 江户时代制作的轻快游船，又名山谷舟。

“倒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嘛，结婚要慎重考虑，离合聚散，完全没有自由。请看广田先生，请看野野宫君，请看里见恭助君，再请看看我，都没有结婚。女人的地位提高以后，这种独身的人越来越多了。因此，提高女子的社会地位，应以不出现独身的男子为限度，这是社会的一条原则。”

“不过，我哥哥最近就要结婚的呀。”

“哎呀，是吗？那么你怎么办呢？”

“不知道。”

三四郎望着美祢子，美祢子也望着三四郎笑了。只有原口先生面对着画，嘴里叨咕着：“不知道，不知道，那么……”他又挥动了画笔。

三四郎利用这个机会，离开圆桌，走近美祢子的身旁。美祢子把没有油脂气息的脑袋随意地靠在椅背上，那姿势就象一个疲倦的人尽量放松浑身的筋骨一样。她的颈项从内衣领子里裸露出来。椅子上搭着脱下的外褂，从她那向前隆起的发髻上可以看到那件衣服漂亮的里子。

三四郎怀里装着三十元钱，这三十元钱代表着他俩之间一种难以晓喻的关系。——三四郎坚信这一点。他想还而终于没有还，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一旦还清，两人会因为结束这层关系而疏远呢，还是进一步亲近起来呢？——在普通人眼里，三四郎的头脑多少带有迷信的成分。

“里见小姐。”三四郎说。

“什么？”美祢子仰起脸，打量着三四郎，神情和刚才一样沉静，只有眼珠倏忽闪动了一下。她的视线一直安详地凝视着三四郎的面孔。三四郎想，她一定有些累了。

“正好找到了机会，就在这里把钱还你吧！”三四郎边说边

解开钮扣，把手伸到怀中。

“什么？”女子又重复了一遍，依然是一副不带刺激的语调。

三四郎把手伸到怀里，心想怎么办才好呢？过了一会儿，他才痛下决心。

“这钱还你吧。”

“你现在给我，叫我怎么办？”

女子依旧仰头望着他，既不伸手，也不动弹，神情仍然那般安详。三四郎很难理解她是什么意思。

“再坚持一会儿，行吗？”这时，身后有人说话了，一看，原口先生正面对他们站着，指间夹着画笔，捻着剃成三角形的胡须，不住地笑。美祢子双手搭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挺直了头和腰。

“要花很长时间吗？”三四郎小声问。

“还得一个小时光景。”美祢子也小声回答。

三四郎又回到圆桌旁边。女子已经摆开了姿态，任人描画。原口先生又点上烟斗，挥动了画笔。

“小川君，你看里见小姐的眼睛。”原口转过身来说道。

三四郎听从了。美祢子突然从额上放下团扇来，打乱了自己娴静的姿态。她转过头，透过玻璃窗眺望着庭院。

“不行，不能转过脸去，我刚刚画了一点儿。”

“干吗说那么多废话？”女子重新转过头来。

“我不是嘲笑你，我有话给小川君讲呀。”

“讲什么？”

“我这就说，哎，请你摆正姿势。对，胳膊再朝前伸一伸。我说小川君，我所画的眼睛是否能传达出她的神情来呢？”

“我可不懂呀。不过，每时每日常这般画下去，难道实际人物的眼神是一成不变的吗？”

“还是要变的，不光本人要变，画家的心情每天也在变化。说真的，肖像画要画上好多幅才成，这样受不了。有时候只画一幅也能维妙维肖，真不可思议。你要问为什么，请看……”

原口先生一直没有停笔，还要不时地朝美祢子那边张望。三四郎眼看到原口先生的各种器官能够同时运动，实在有些敬畏。

“这样每天画下去，数量越积越多，过了一段时间，所画的画就会出现一定的情趣。即使从外面带着别一种情趣归来，只要一进入画室，面对着画稿，就会马上被一种固有的情趣所左右。就是说，画面上的情趣转换到人的身上了。里见小姐也是一样。假如听其自然，各种各样的刺激会使她产生各种各样的表情，然而这些并不能给画面带来重大影响。因为这样的姿势，这种杂乱无章的鼓、铠甲、虎皮等周围环境里的东西，自然地会使人产生一种特定的表情。这种习惯逐渐强化，将会压倒其它的表情。所以，一般地说，能把这副眼神如实描绘出来就行了。再说，论及表情……”

原口先生突然闷声不响了，看来画笔遇到了困难的地方。他退后两三步，把美祢子和画稿对照着看了看。

“里见小姐，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他问。

“没有。”

这回答不象是从美祢子口中说出来的。美祢子是那般安详，她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

“再说，论及表情，”原口接下去说，“画家并不描绘心灵，

而是描画心灵的外在表现。只要毫无遗漏地洞察这种表现，内心的活动也就一目了然了。你说，道理不是如此吗？至于那些没有外在表现的心灵，则不属于画家的职责范围，也就只好割爱了。因此，我们只描绘肉体。不论描绘什么样的肉体，如果不寄与灵魂，那只能是行尸走肉，作为画是通不过的。你看，这位里见小姐的眼睛，也是一样。我作这幅画，并不打算描画里见小姐的心灵，我只想画出这双眼睛来，因为它使我感到满足。这双眼睛的模样，双眼皮的身影，眸子的深沉程度……我要把我所看到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画出来。于是一种表情便不期而然地产生了。要是没有产生这样的表情，那就说明不是我的颜色没调好，就是外形出现了偏差，二者必居其一。如今，这颜色，这外形的本身形成了一种表情，所以只好由它去了。”

原口先生又退后两步，把美祢子和画稿两相比较了一下。

“看样子，你今天有些不自在，想必累了。要是太疲乏，就到此为止。你累了吧？”

“不累。”

原口先生又走向画稿。

“那么，我为什么要选择里见小姐的眼睛呢？好，我现在就说给你听听。比如西洋画面上女子的脸孔，不论谁画的美人，都是一双很大的眼睛，一双有点叫人感到奇怪的大眼睛。然而在日本，从观音菩萨到世间丑女，以及“能乐”的假面具，最典型的是浮世绘上的美人，都是细小的眼睛，与大象相似。为什么东西方的审美标准如此迥然不同呢？真是有点不可理解。其实，并不奇怪。西洋人全都长着一双大眼睛，因此就以大眼睛作为衡量美的标准；日本人都属鲸鱼系统。——一个叫

作底埃尔洛蒂^①的人，曾嘲笑过日本人。他说：“日本人的眼睛怎么睁得开呢？”——你瞧，在这样的国度里，对大眼睛的审美观是无论怎样都发展不起来的。因此，在具有选择自由的细小眼睛范围内，理想产生了，出现了歌麿，出现了祐信^②，并且受到珍视。然而，这种颇为典型的日本式细小眼睛，如果照样搬到西洋画里，那就如同瞎子一般，绝对不行。拉斐尔^③笔下的圣母像那双眼睛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有，也不可能是日本人。因此，我就决定请里见小姐帮忙了。里见小姐，一会儿就好了。”

没有回声，美祢子凝神不动。

三四郎对这位画家的谈吐甚感兴趣，他想，要是专门来听他这番议论也许更能增添几分兴趣。眼下三四郎的注意力既不在原口先生的言谈上，也不在原口先生的画稿上，不用说，全集中在对面的美祢子身上了。三四郎耳听画家的谈话，眼睛没有离开美祢子。映入他眼里的美祢子的姿影，象是从运动着的过程中捕捉到最美的一刹那，再使其固定下来一样，不变之中存在永恒的慰藉。原口先生突然歪着脑袋，询问女子是否感觉良好。这时，三四郎有些害怕起来。因为他听到画家警告说：“将活动着的美加以定型化的手段已经没有了。”

三四郎认为画家的话很有道理。他看到美祢子是有些反常，脸上的气色不好，眼角间流露出难以忍受的倦意。于是，

① Pierre Loti (1850-1923)，法国小说家，1885年以海军军官的身分访日，1887年以访日为题材，写了小说《菊子夫人》。

② 宽文十一年至宝历元年（1671-1751）的浮世绘画家，原姓西川。

③ 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代表画家。

三四郎失去了从这个活人画①中获得的慰藉。同时他又意识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否出在自己身上呢？刹那间，一种强烈的个性刺激袭上三四郎的心头。那种一般的对活动的美产生的茫然情绪，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自己对于这个女子竟然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三四郎凭着这种自觉的意识想象着自己的一切。但是，这种影响对自己究竟有利无利，他还不敢断定。

这时，原口先生终于放下了画笔。

“就到这里吧，今天看来反正是行啦。”他说。

美祢子站着，把手里的团扇扔到地上。她从椅背上拿起外褂，一面穿一面向这边走来。

“今天够累的呀。”

“我吗？”她将外褂弄齐整，扣上钮扣。

“哦，我也实在累了，等明天精神好的时候再画吧。来，喝点茶，再呆一会儿。”

离天黑还有一些时间，然而美祢子说有别的事要回去。三四郎也被挽留了一阵子，他特地谢绝了，便同美祢子一起走出大门。在日本社会里，要想随意创造这样的良机，对三四郎来说是困难的。三四郎试图将这种机会尽量延长下去并加以利用。她邀请这位女子到行人稀少、环境优雅的曙町去逛逛，然而对方却意外地拒绝了。于是，他俩穿过花墙，一直来到大街上，两人并肩而行。

“原口先生也那么说了——你真的不舒服吗？”他问。

① 法语tableau vivant的译语。演员扮装成历史上的名人，立于简单的背景之前一动不动。一般作为集会时的余兴表演。

“我吗？”美祢子重复了一句，同回答原口先生一样。三四郎自从结识美祢子以后，她从未说过一句长话，一般的应答只不过一两句就算完了，而且非常简短。但在三四郎看来，却有一种深沉的反响，特殊的音色，这是从别人那里所感受不到的。三四郎对这一点非常敬佩，又觉得不可思议。

“我吗？”当她说这话时，把半个脸庞转向三四郎，并且用那双眼皮下的眼睛望着这个男子。眼圈儿看来有些发暗，有一种平常所没有的生涩感，双颊略显苍白。

“你的脸色似乎不太好。”

“是吗？”

两个人闷声不响地走了五、六步，三四郎千方百计地想把遮挡在他们之间的薄幕撕开来。然而他又丝毫不知说些什么话才能冲开这层障碍。他不愿意使用小说里那套甜言蜜语，无论从自己的兴趣，还是从一般青年男女交际的习惯，他都不愿意那样做。三四郎期待一种事实上不可能的事，不光是期望，而是一边走一边思考着行动的方法。

不久，美祢子开口了。

“你今天找原口先生有什么事吧？”

“不，没有什么事。”

“那么说是特地来玩的？”

“不，也不是来玩的。”

“那是干什么来了？”

三四郎抓住这个时机。

“我是来看你的。”

三四郎打算趁此机会把所有的话都讲出来。然而，女子毫无激动的反应，而且依旧用那足以使男子陶醉的语气说话。

“在那里是不好收下那笔钱的。”她说。

三四郎神情颓唐。

两人又默默地走了十来米远。

“其实我并不是特来还你钱的。”三四郎突然开口了。

美祢子暂时没有理他。过了一会儿，才沉静地说：

“钱我也不要了，你拿着吧。”

三四郎再也耐不住了，急忙说：“我来只是想见见你呀。”说罢，从旁窥伺着女子的面孔。

女子没有望三四郎一眼。此时，三四郎的耳畔响起了她那轻微的叹息声。

“那钱……”

“钱嘛……”

两人的话都不明不白地中断了。就这样，又走了四、五十米光景，这回女子先发话了。

“你看了原口先生的画，有些什么想法？”

回答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三四郎却一声不吭地走了一程。

“画得那样迅速，你不感到惊奇吗？”她问。

“是的。”三四郎应道。

实际上，三四郎刚刚意识到这一点。他记得，原口到广田先生那里，表示他想绘一幅美祢子的肖像画，到现在只有一个来月。后来，原口才在展览会上直接向美祢子提出这件事。三四郎对绘画一无所知，那样的巨幅画需要多少时间，他简直无法想象。如今，经美祢子一提醒，看来确实画得太快了。

“什么时候开始的？”

“正式着手画是最近的事。不过，他从前就零星地给我画过一些。”

“你说从前，究竟是什么时候呢？”

“看看那副打扮就知道了。”

三四郎猛然想起第一次在池边见到美祢子的那个炎夏来。

“记得吧，当时你不是蹲在椎树下的吗？”

“你拿着团扇站立在高处。”

“同那画面一样的吧？”

“嗯，一样的。”

两人互相望着，再向前走不远就是白山的斜坡。

对面跑过来一辆人力车，车上坐着头戴一顶黑帽、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的男子。远远望去，那人红光满面，气色很好。打从这辆人力车进入三四郎的视野之后，车子上的年轻绅士就一直盯着美祢子。车子走到他们前头五、六米远，突然停下了。车上的人很麻利地撩开围裙，从脚踏上跳下来。这是一个脸孔白净的瘦高个子。他一表人才，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很富有男子的魅力。

“一直在等你，看看时间太晚，就来迎你啦。”那人站在美祢子面前，眼睛向下看着，笑了笑。

“是啊，谢谢。”美祢子也笑了，回头望着那人的脸，接着又急忙把眼睛转向三四郎。

“这是谁？”

“大学里的小川君。”美祢子回答。

那男子轻轻地摘下帽子，从对面向三四郎致意。

“快走吧，你哥哥也在等你哩。”

三四郎正好站在拐向追分的横街口上，钱终于没还就同她分手了。

十一

最近，与次郎在学校里兜售文艺协会的戏票。他花了两三天的时间，大凡熟悉的人都叫他们买了。与次郎决定再向不认识的人做工作。他一般在走廊上物色对象，一旦抓住就缠着不放，务必叫人家买上一张，有时候，正在交涉之中，上课铃响了，只好让人逃脱。与次郎把这种情况称为“时不利”。有时候，对方只是笑，叫人不知如何是好，与次郎称这种现象为“人不利”。有一次，与次郎缠住一位刚从厕所出来的教授，这位教授一边用手帕擦手，一边说：“我有点事儿。”随后急匆匆地赶往图书馆，他一进去就不出来了。与次郎对这种情况不知称什么为好，他目送着教授的背影，告诉三四郎：“他一定患了肠炎。”

三四郎问与次郎：“售票单位托你卖多少票？”与次郎回答说：“能卖多少就卖多少。”三四郎问：“卖得太多，会不会出现剧场容纳不下的危险呢？”与次郎说：“也许有一点。”三四郎进一步问：“那么票卖完之后，不就麻烦了吗？”与次郎说：“不，没关系，其中有的人是出于道义买的，有的人有事不能来，还有的少数人患肠炎。”他说罢，显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三四郎看与次郎兜售戏票，凡是交现款的人都当场收下来。不过，对那些不付钱的学生，也给他们票。这在器量小的三四郎看来，不禁有些担心，凑上去问：“以后他们会交钱吗？”

与次郎回答：“当然不会。”他还说：“与其一张张地收现钱，不如成批处理掉算了，这在整体上是有利的。”与次郎还以此同《泰晤士报》社在日本销售百科全书的方法作比较。这种比较听起来很堂皇，可三四郎总有些放心不下，因此，他提醒与次郎还是小心一些的好。与次郎的回答也颇有意思。

“对方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呀。”

“即便是大学生，象你那样借了钱若无其事的人多得很呢。”

“哪里，如果是一片好心，即使不付钱，文艺协会方面也不会有什么意见的。好在戏票都卖光了，归根到底无非是欠了协会的一笔债，这是很明白的。”

三四郎紧跟着追问：“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协会的意见？”与次郎说：“当然是我的意见，若是协会的意见就好办了。”

听了与次郎的话，三四郎想，不去看看这次演出，简直太傻了。与次郎一直向他宣传，致使他才有这样的想法。与次郎这样做是为了兜售戏票，还是迷信这次演出？或者说是为了鼓励自己也鼓励对方，随之也就为这场演出捧场，使社会上的气氛搞得更热闹一些呢？与次郎对这些没有加以明晰地阐述。因此，尽管三四郎觉得这次演出很值得一看，但也没有受到与次郎多大的感化。

与次郎首先谈起协会会员刻苦排练的事。听他说，多数会员经过排练之后，当天再不能干别的事了。接着又谈到舞台背景。那背景很大，据说把东京有为的青年画家全部请来，让他们尽情发挥各人的才能画成的。接着又谈到了服装，这服装从头到脚都是根据古代的样式制作的。后来又谈到了脚本，这些都是新作，很有趣。他还提到其它一些东西。

与次郎说，他已经给广田先生和原口先生送去了请帖，并让野野宫兄妹和里见兄妹买了头等座位的戏票，一切都很顺利。三四郎看在与次郎面上，祝福此次演出成功。

就在三四郎为演出祝福的这天晚上，与次郎来到三四郎的寓所。和白天相比，与次郎完全变了。他蜷缩着身子坐在火盆边一直喊冷。从他的神情来看，似乎不单是为了冷。起先，他伸手在火盆上烤火，过一会又把手缩进怀中。三四郎为了使与次郎的脸孔显得更清晰，随即把桌上的油灯从那头挪到这头。然而，与次郎却颓丧地耷拉着脑袋，只把黑乎乎硕大的和尚头冲着灯光，一直打不起精神。三四郎问他怎么了，他抬起头来望望油灯。

“这房子还没装电灯吗？”与次郎的提问完全同他的脸色无关。

“没有，听说不久就要装，油灯太暗，不顶事。”三四郎回答。

“喂，小川君，出了大事啦。”与次郎早把电灯的事忘掉了。

三四郎询问缘由，与次郎从怀里掏出揉皱的报纸来，一共两张，叠在了一起。与次郎揭开一张，重新叠好，递过来说：“你看看这个。”他用指头指示着所要读的地方。三四郎的眼睛凑近油灯，标题写着：“大学的纯文科。”

大学的外国文学课一直由西洋人担任，当局把全部授课任务一概委托给外国教师。但迫于时势的进步和多数学生的希望，这次终于承认本国教师所讲的课程也属必修科目，因此，目前正在一直物色适当的人选。据说已经决定某氏，近期即行

公布。某氏为前不久奉命留学海外的才子，担此重任最为合适。

“这不是广田先生呀。”三四郎回头望望与次郎。与次郎依然瞅着那张报纸。

“这是真的吗？”三四郎又问。

“好象是真的。”与次郎歪着脑袋说：“我本以为大致差不多了，谁知又砸了锅。听说这人进行了种种的活动。”

“不过光凭这篇文章不还是谣传吗？到了公布之日才能弄个明白。”

“不，如果只是这篇文章当然无碍的，因为同先生没有关系。不过……”与次郎说着把剩下的那张报纸重新折叠了一下，用手指着标题，递到三四郎的眼前。

这张报纸大致登着相同的报道。光是这些，尚未给三四郎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不过读到后来，三四郎吃惊了。文中把广田先生写成一个极不道德的人。

当了十年的国语教师，本是个世上不为人知的庸才，一旦听到大学里要聘请本国教师讲授外国文学，立即开始幕后活动，在学生中散布吹捧自己的文章。不仅如此，还指使其门生在小杂志上撰写题为《伟大的黑暗》的论文。这篇文章是以零余子的化名发表的。现已查明，实出于小川三四郎的手笔，此人是时常出入广田家的文科大学生。

三四郎的名字到底出来了。

三四郎惊奇地望着与次郎。与次郎从刚才起就一直盯着三

四郎的脸，两人相对沉默了好久。

“真糟糕！”不久，三四郎说道。他有些怨恨与次郎，而与次郎却显得不大在乎。

“哎，你对此怎么看？”

“怎么看？”

“一定是来函照登，决不是报社的采访稿。《文艺时评》上这种用六号铅字排印的投稿有的是。六号铅字几乎成了罪恶的集合体，仔细一查，多属谎言，有的竟是明目张胆的捏造。你要问为何要干这种愚蠢的事，其动机无非出于一种利害关系。因此，我在接触印有六号铅字的东西时，内容不好的大都扔进了故纸堆。这篇报道完全属于这一类，它是反对派的产儿。”

“为何不写你的名字，偏偏写上我的名字呢？”

与次郎沉吟了半晌，解释说：“恐怕是这个原因，你是本科生而我却是选科生呀。”

然而这在三四郎看来，算不上什么原因，他依然有些迷惑不解。

“我不该用零余子这个蹩脚的名字，要是堂堂正正地写上佐佐木与次郎的名字就好了。实际上，那篇论文除了我佐佐木与次郎之外，谁也写不出来呀。”

与次郎一本正经，也许被三四郎夺去了《伟大的黑暗》一文的著作权，反而叫他有些难堪了。三四郎觉得这人真是岂有此理。

“喂，你对先生说了没有？”

“唉，关键就在这儿。《伟大的黑暗》一文的作者是你是我都没有什么。然而这事已经关系到先生的人格，所以不能不告

诉他。先生是那样性格的人，如果给他说：‘这事我一直不知道，也许搞错了，《伟大的黑暗》一文在杂志上刊登出来了，是化名，是先生的崇拜者写的，只管放心好啦。’那么先生也许听过就算了。可是这回却不能这样办。无论如何我得明确承担责任，要是一切顺利，我佯装不知，心情是愉快的，但事情搞糟了我闷声不响，心中着实难受。首先，自己惹起了祸端，陷那位善良的人于苦境，我怎能平心静气地坐视不管呢？要弄清问题的是非曲直固然很困难，这暂且不论，我只觉得对不起先生，真是悔之莫及！”

三四郎首次感到与次郎还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

“先生看过报纸了吗？”

“家里的报上没有登，所以我不知道。不过先生总要到学校阅读各种报纸的，先生即使没有看到，别人也会告诉他的。”

“这么说他已知道了？”

“当然知道了。”

“他没有对你说些什么吗？”

“没有。当然也未找到好好交谈的时间，所以什么也没有说。前些时候，我为演出的事儿四处奔走，因此……那演出也实在叫人生厌，也许已停止了。搽着白粉演戏，有什么意思呢？”

“要是先生说了，你准得挨骂。”

“是会挨骂的，不过挨骂也没办法，只是对不起先生。我干了多余的事，给他招惹了是非。——先生是个没有嗜好的人，不喝酒，至于烟嘛……”

与次郎说到这里，半道上打住了。先生的哲学化作烟雾由

鼻孔喷出来，日积月累，那烟量是相当大的。

“香烟倒是抽一些，此外再没有别的嗜好，不钓鱼，不下棋；没有家庭的欢乐——这是他最要命的一着。如果有个小孩子就好了。他的生活实在平淡无味啊！”

与次郎说罢，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

“本来想给先生一点安慰，稍稍活动了一下，不想出现这种事儿。你也到先生那里去一趟吧。”

“不光要去，我多少还担着责任，要去请罪呀。”

“你没有必要请罪。”

“那么就去解释一番吧。”

与次郎回去了。三四郎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觉得在家乡倒容易入梦。报上伪造的报道——广田先生——美祢子——迎接美祢子回家的漂亮男人——他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刺激。

半夜里他睡着了。三四郎象平素一样按时起床，但很是疲倦。正在洗脸的时候，遇到了文科的同学，他俩仅有一面之识。这位同学向三四郎打了招呼，三四郎推测他可能读了那篇报道了。不过，对方当然有意避开这件事。三四郎也没有主动加以解释。

三四郎正在闻着热酱汤的香味时，又接到故乡母亲的来信，看样子照例写得很长。三四郎嫌换西装太麻烦，便在和服外面套上一件外褂，把信揣在怀里出去了。门外，地面上的薄霜闪闪发亮。

来到大街上，他看到路上的行人全是学生。大家都朝一个方向走去，而且脚步匆匆。寒冷的道路上充满了青年男子蓬勃的朝气。队伍中可以看到广田先生身穿雪花呢外套的顾长的身

影。这位先生夹在青年人的队伍中，他的脚步显然落后于时代了。同前后左右的人比起来，显得十分缓慢。先生的身影消失在校门里了。门内长着一棵大松树，树枝扩散开来，象一把巨大的伞遮挡着校门。三四郎双脚抵达校门前时，先生的身影已经消失，迎面看到的只有松树以及松树上方的钟楼。这座钟楼里的大钟常常走时不准，或者干脆停摆。

三四郎瞅瞅门内，嘴里重复念了两遍“Hydriotaphia”。这个词儿是三四郎所学外国语中最长最难记的一个。他还不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三四郎打算请教广田先生。过去他曾问过与次郎，得到的答复是“恐怕属于de te fabula之类吧”。但三四郎认为，这两者迥然不同。“de te fabula”看起来具有跃动的性质，“Hydriotaphia”需要花工夫死记。他重复念着这两个词儿，脚步自然放慢了。从这个词的读音上看，仿佛是古人制作出来专为广田先生使用的。

三四郎走进学校，看到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好象他真的是《伟大的黑暗》一文的作者。三四郎想到室外去，但外头很冷，只得站在走廊上了。他利用下课的间隙掏出母亲的来信读着。

“今年寒假一定回来。”母亲在信上命令他。这和当年在熊本时一模一样。有一次在熊本还发生过这样的事：学校刚要放假时，母亲打来电报叫他回去。三四郎想，母亲一定是病了，急急忙忙奔回家去。母亲见了他欢天喜地，似乎说：“我一切照旧，你能回来就好。”三四郎一问缘由，才知道母亲左等右等不见儿子回来，就去向五谷神求了个签儿。签上的意思说儿子已经离开熊本了。母亲放心不下，怕他途中有个好歹，这才打了电报。三四郎想起当时这件事，心想这次母亲说不定又去求

神拜佛了。可是信上没有提五谷神之类的事，只是附带写了这样的话：三轮田的阿光姑娘也在等你回来。接着又不厌其烦地写着：听说阿光姑娘由丰津的女学校退了学，回家了；托阿光缝制的棉衣已经装进小包寄去了；木匠角三在山里赌钱，一次输掉了九十八元……三四郎觉得太罗唆，随便看了一下。信上还告诫他：有三个汉子一起闯进来说要买山地，角三领他们到山上转了一圈儿，钱就被偷了。角三回到家，对老婆说，钱是不知不觉被偷的。于是老婆骂他，莫非吃了蒙汗药了。角三说，可不，是好象闻到了什么气味。但村里人都说角三在赌博时被骗走的。乡下尚且如此，你在东京可要十分当心啊……

三四郎卷起这封长信，与次郎来到身旁：

“喏，是女人的信呀。”同昨晚相比，与次郎这会儿开起玩笑来兴致格外好。

“什么呀，是母亲写来的。”三四郎有些不悦，连同信封一起揣进怀里。

“不是里见小姐的吗？”

“不是。”

“喂，里见小姐的事听说了没有？”

“什么事？”三四郎反问道。

正巧，一个学生来告诉与次郎，说有人要买演出的戏票，正在楼下等着。与次郎旋即下楼去了。

与次郎从此消失了踪影，不管怎么找也找不到他。三四郎只得集中精力做好课堂笔记。下课以后，他遵照昨晚的约定到广田先生家里去。那里依然很宁静，先生躺卧在茶室里。三四郎向老婆子打听：“先生是否身子不适？”老婆子回答：“恐怕不是，昨晚先生回来得很迟，说是累了，刚一回来就睡了。”广

田先生颇长的身躯上盖着一件小小的睡衣。三四郎又低声问老婆子：“先生为何睡得那般迟呢？”老婆子回答：“哪里，先生总是很迟才睡，不过昨天晚上倒没有看书，而是和佐佐木先生谈了很久的话呢。”利用读书的时间同佐佐木谈话，不能说明先生午睡的因由。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与次郎昨晚把那件事情对先生讲了。三四郎想顺便打听一下广田先生是如何训斥与次郎的，但又想老婆子未必知道，且当事人与次郎自己又躲了起来，实在没有办法。从与次郎那种高兴劲儿来看，也许不至于惹起大的风波。然而，三四郎到底摸不清与次郎的心理活动，他很难想象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三四郎坐在长火盆前边，水壶嗞嗞地响着。老婆子很客气地退回女仆房间去了。三四郎盘腿而坐，双手罩在水壶上，等待着先生起来。先生睡得正香，三四郎的心情也变得宁静而轻松了。他用指尖敲击着水壶，随后倒出一杯开水，呼呼地吹了吹，喝了下去。先生侧身向里而卧，看来两三天之前已经理了发，头发留得很短，浓密的胡子茬冒了出来，鼻子也朝向里边，鼻孔丝丝作响，睡得很安稳。

三四郎把带来准备归还的《壶葬论》拿出来阅读。他逐字逐句往下念，很难弄明白。书中写着把花扔进墓里的事，写着罗马人对蔷薇花颇为affect。三四郎不懂什么意思，心想大概可以译作“喜欢”吧。还写着希腊人爱用Amaranth^①，这个词义也不明白，反正是一种花的名字。接着再往下读，简直莫知所云。他从书本上抬眼望望先生，先生仍然在酣睡。三四郎想，为啥要把这种难以理解的书借给自己呢？这样的天书既然

① 象鸡冠花一类的观赏植物。

读不懂，又怎能激起自己的兴味来呢？三四郎最后又想，广田先生毕竟是Hydriotabhia。

这当儿，广田先生忽然醒来了，他抬头望望三四郎。

“来多久了？”

三四郎劝先生再睡一会儿，自己这样等着并不觉得寂寥。

“不，我起来。”先生说罢就起来了，接着开始照例抽他的“哲学之烟”。在沉默的时候，那烟雾喷出来就象一根根的圆木棒。

“谢谢您，我来还这书。”

“唔——都看了吗？”

“看了，就是不大懂，首先这书名就不懂。”

“Hydriotaphia。”

“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是个希腊语吧。”

三四郎再也不想往下问了。先生打了一个呵欠。

“哦，真瞌睡，睡得好痛快，还做了一个有趣的梦哩。”

先生说 he 梦见了一个女人，三四郎以为他要谈谈做梦的事儿，不料先生竟提议要去洗澡，两人便拎着手巾出门了。

从浴池里出来，两人躺在旁边木板房里的器械上测量身长。广田先生五尺六寸，三四郎只有五尺四寸半。

“你说不定还在长呢。”广田先生对三四郎说。

“不会长了，三年来一直这么高。”

“是吗？”

三四郎心中猜测，先生简直把自己当做小孩子了。三四郎正想回去时，先生说：“如果没有要紧事，不妨聊聊再走。”说罢打开门，自己先走了进去。三四郎正为那件事担着义务，所

以也跟着进去了。

“佐佐木还没有回来吗？”

“今天他打过招呼说要晚些回来，最近好象一直为演出的事到处奔走，不知他是助人为乐还是生性好动，真是个做什么都不得要领的人。”

“他倒是很热情哩。”

“仅从目的上看也不乏热情，但头脑过于简单，做起事来不可指望。乍看起来好象颇得要领，甚至有些过头。但是越到后来就越不知他是从哪里得来的要领，简直是乌七八糟。不论你怎么说，他毫不改悔，只好听之任之。他这个人哪，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惹是生非啊。”

三四郎觉得有些事还可以为与次郎申辩几句，然而眼下明摆着这样一个恶劣的事例，他只好作罢了。

“先生看到报纸上的报道了没有？”三四郎转变了话题。

“嗯，看了。”

“没有见报之前，先生丝毫不知道吗？”

“不知道。”

“您一定大吃一惊吧？”

“吃惊？——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不过世界上的事都是如此，所以并不象年轻人那样大惊小怪。”

“叫您烦神了吧？”

“不烦神的事是没有的，然而象我这样久居人世而上了年岁的人，看了那样的报道并不会马上相信，所以也不象年轻人那样容易烦神。与次郎说了那么多不太高明的善后处理方法，什么报社里有熟人，可以托他们澄清事实真相啦，什么可以查明那篇稿子的出处加以制裁啦，什么可以在自己的杂志上予以反

驳啦，等等。事情既然这样麻烦，当初不做这种多余的事岂不更好？”

“他完全是为先生着想，并无恶意呀。”

“要是有意那还了得？首先，既然为了我而开展活动，不征求我的意见，随便想出了方法，随便决定了方针，打从这一天起，就无视我的存在，一开始就存心捉弄我，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我不明白，当我的存在不被人放在眼里的时候，我又如何能够保全我的体面呢？”

三四郎无可奈何地一直保持沉默。

“而且，写什么《伟大的黑暗》这种愚不可及的文章。——报纸上说是你写的，实际上是佐佐木写的，是吗？”

“是的。”

“昨晚佐佐木自己坦白了，你受连累啦。那种拙劣的文章，除了佐佐木还有谁能写出来？我也看了，既无切实的内容，风格也不高，简直就象救世军①的大鼓，使人觉得写这样的文章只是为了唤起人们的反应。通篇都是有意捏造而成。稍有常识的人一看就会明白，无非是为着实现某种目的罢了。因此也就很自然地联想起是我示意自己的门生写的了。读那篇文章的时候，当然也就认为报上的报道是言之有据的了。”

广田先生说到这里打住了，鼻孔里照旧喷着烟雾。与次郎说过，从这烟雾的喷出方式上可以察知先生的心情：浓密而笔直迸发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情绪达到了哲学最高峰之际；当和缓而又散乱地喷吐出来的时候，意味着心平气和，有时包含着冷嘲的内容；当烟圈在鼻下低徊，在口髭间萦绕的时候，是进入了

① 基督教的一个派别，1895年在日本设立支部。

冥想或者产生了诗的感兴。最可怕的是在鼻端盘旋不散，或者出现漩涡，这就意味着你将受到严厉的训斥。这些都是与次郎的说法，三四郎当然不以为然。但在这个当儿，他还是细心地观察着先生喷出的烟来。不过，他一直未看到与次郎所说的那种具有鲜明特点的烟雾，而只觉得各种各样的形状都具备一些。

三四郎一直诚惶诚恐地站在广田先生身旁，这时先生又开口了。

“过去的事就算了吧，佐佐木昨晚也深深地表示了歉意，所以今天又变得心情舒畅，象平时那样活蹦乱跳的了。不管私下里如何规劝他小心谨慎，他仍然若无其事地去兜售戏票，真拿他没办法呀！还是谈谈别的有趣的事吧。”

“嗯。”

“我刚午睡的时候，做了一个有趣的梦。你说怎么着，我竟突然梦见了生平只有一面之识的女子，简直象小说上写的故事一样。这个梦比报纸上的报道更叫人感到愉快呀。”

“哦，什么样的女子？”

“十二、三岁，长得很漂亮，脸上有颗黑痣。”

三四郎听说十二、三岁，有点失望了。

“是什么时候初会的呢？”

“二十年前。”

三四郎又是一惊。

“这个女子你还记得这般清楚呀！”

“这是梦，梦当然是清楚的了。因为是梦，所以出奇的好。我好象在大森林中散步，穿着那件褪色的西式夏装，戴着那顶旧帽。——当时我似乎在考虑一个难题。宇宙的一切规律都

是不变的，而受这种规律支配的宇宙的万物都必然发生着变化。因此，这种规律肯定是存在于物外的。——醒来一想，觉得这个问题十分无聊，因为是在梦中，所以考虑得很认真。当我走过一片树林时，突然遇见那个女子。她没有走动，而是伫立在对面，一看，仍然是长着往昔那副面孔，穿着往昔那身衣裳，头发也是过去的发型，黑痣当然也是有的。总之，完全是我二十年前看到的那个十二、三岁的女子。我对这女子说：‘你一点也没有变。’于是她对我说：‘你倒老多啦。’接着我又问她：

‘你怎么会一点没有变呢？’她说：‘我最喜欢长着这副面容的那一年，穿着这身衣裳的那一月，梳着这种发型的那一天。所以就成了这个样子了。’我问：‘那是什么时候？’她说：‘二十年前和你初会的时候。’我说：‘我为啥竟这样老？连自己都觉得奇怪哩。’女子解释说：‘因为你总想比那个时候越来越美。’这时我对她说：‘你是画。’她对我说：‘你是诗。’”

“后来又怎么样了呢？”三四郎问道。

“后来嘛，你就来了呀。”先生说。

“二十年前她见到您并非是梦，而是确有其事吗？”

“正因为有这回事，才显得有趣呀。”

“在哪儿见的面？”

先生的鼻孔又喷出了烟雾。他望着这烟雾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讲下去。

“颁布宪法那年是明治二十二年吧？当时文部大臣森有礼被害，你或许还不记事儿吧。今年你多大了？是的，这么说当时你还是个婴儿呢。那时我是高中学生，听说要去参加大臣的葬礼，大家都扛着枪去了。原以为要去墓地，结果不是。体操教师把队伍带到竹桥内这个地方，就分别排在路的两旁了。于是

我们都站在那儿，目送着大臣的灵柩。名为送别，实际上等着看热闹。那天天气寒冷，我还记得很清楚哩。一动不动地站着，脚冻得生疼。旁边一个男子盯着我的鼻子连说：“真红，真红。”不一会儿，送葬的人过来了，队伍真够长的。几辆马车和人力车冒着严寒打眼下静穆地走过去，车子上就有刚才说的那个小姑娘。现在要叫我回忆当时的场景，只觉得模模糊糊不很清晰了，唯独这个女子却还记得。不过，随着时光的过去，这记忆渐渐淡漠了，如今很少想起这件事来。今天梦见她之前，我简直把她忘记了。然而，她当时的模样竟在我头脑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一想起来就热辣辣的。你说怪不？”

“从那以后，再没有见过她吗？”

“从未再见过。”

“这么说您根本不知道她姓啥名谁罗？”

“当然不知道。”

“没有打听过吗？”

“没有。”

“先生为此……”刚一说到这里，三四郎就急忙煞住了。

“为此？”

“为此而不结婚了吗？”

先生笑了起来。

“我不是那种浪漫蒂克的人，我比你还要散文化得多呢。”

“不过要是她来了您总会娶她的吧？”

“这个嘛……”先生思索了一会儿，“也许会娶她的。”

三四郎显出一副同情的样子。这时，先生又说话了。

“如果我为此而不得不过独身生活的话，那么就等于说我因为她而变成了一个不健全的人。世界上固然有一生下来就无

法结婚的不健全的人，但也有因为别的各色各样的情况而难于结婚的人。”

“世上有很多这种有碍于结婚的事情吗？”

先生透过烟雾端详着三四郎。

“哈姆雷特王子是不愿结婚的吧？当然，哈姆雷特只有一个，可象他的人却很多。”

“比方说是哪些人呢？”

“例如，”先生沉吟了一会儿，不停地喷着烟雾，“例如这里有一个，父亲早死了，靠母亲一手养活长大。这位母亲身罹重病，临终时对儿子说：‘我死了之后，你去投奔某某求他照应一下吧。’随后讲出了那人的姓名，而那个人竟是儿子既未见过面也不认识的陌生人，询问情由，母亲也不作答，再追问下去，母亲才用微弱的声音说：‘他就是你的生身父亲。’——唔，这是随便说说，假如有了这样一位母亲，那么做儿子的对于结婚没有好感也就很自然了。”

“这种人究竟很少呀。”

“少是少，总归是有的。”

“不过，先生不是这种人吧？”

先生哈哈大笑起来。

“你的母亲想必还健在吧？”

“嗯。”

“父亲呢？”

“死了。”

“我母亲是颁布宪法的第二年死的。”

十二

演出会是在比较寒冷的时节开始的。新的一年就要来临了。要不了二十天人们即将迎来新春。住在城里的人，一片繁忙。穷苦的人想的是如何熬过这个年关。演出会在这个时候迎接的是那些悠闲自适、不知年始岁末有何差别的人。

看戏的人很多，大都是青年男女。演出的头一天，与次郎冲着三四郎高呼：“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三四郎手中有一张第二天的戏票，与次郎叫他邀请广田先生也去看看。三四郎问他票是否都一样，与次郎说：“当然不一样了，但是丢下他不管，他决不会去的，所以你得拉他一起去。”与次郎说明了因由，三四郎同意了。

晚上到那里一看，只见先生在明晃晃的油灯下面正在翻阅一本大书。

“先生不去看戏吗？”三四郎问。

广田先生微笑着，无言地摇摇头，象个小孩似的。然而在三四郎看来，这才是学者的风度，于沉默之中愈见高雅。三四郎欠着身子，茫然不知所措。先生拒绝了他的邀请，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你要去的话，咱们一起走走，我也要到那边散散步呢。”

先生说罢，披着黑色的斗篷出去了。看不清楚他的双手是否缩到怀里。天空低垂着，不见一颗星星，气候寒冷。

“说不定要下雨。”

“一下雨就糟啦。”

“进出不便呀！日本的戏园子要脱鞋，天好的时候也极不方便。而且那样的小地方空气不流通，烟雾腾腾，叫人头疼。——大伙儿竟然能挺得住哩。”

“不管怎么说，总不能在外面演出吧？”

“祭祀的歌舞都是在露天表演的，天气再冷也是在外头。”

三四郎觉得不便争论，所以没有马上作答。

“我认为在室外演最好，不冷不热。在洁净的天空下边，呼吸着清凉的空气，观看着精彩的演出。这时候，戏也才能演得象空气那般透明、纯真而清新。”

“先生做的梦要是编出戏来，就会是这样的吧？”

“你知道希腊的戏剧吗？”

“不很清楚，大概是在露天演的吧？”

“是室外，而且是大白天。我想观众的心情也必然好。座位都是天然的石头，场面壮大。最好能叫与次郎这号人也到那种地方见识见识。”

又在说与次郎的坏话了。如今，这个与次郎正在小小的会场里拼命地奔波，多方斡旋，扬扬自得呢？真有意思。三四郎想，要不是邀请先生，他到底是不会来的。即使劝他：“偶尔到这种地方看看，对先生来说还是大有好处的。”先生也绝对听不进去。最后先生肯定会叹息着道：“真叫我为难啊！”……想到这些，三四郎觉得煞是有趣。

先生接着详细地讲述了希腊剧场的构造。此时，三四郎听先生解释了Theatron, Orchestra, Skene, proskenon

nion 等词语的涵义。^①先生还提到，据一个德国人说，雅典剧场的座席能容纳一万七千人，这还是小的哩，最大的能容纳五万人。入场券分象牙和铝做的两种，都象奖章一样，表面上饰有花纹或雕刻。先生连这种入场券的价钱都记得。他说，当日散场的小戏十二文，连续上演三天的大型戏剧三十五文。三四郎听了十分佩服。他嘴里不住地应酬着，不知不觉来到演出会场的前面。

电灯辉煌地照耀着，观众络绎不绝，这场景比与次郎说的还要热烈。

“怎么样？好不容易走到这里，就请进去吧。”

“不，我不进去。”

先生又朝暗处走去。

三四郎好半天注视着先生的背影。他看到后来的人一下车便急忙进场，甚至来不及领取寄存鞋子的木牌。于是自己也匆匆入场，仿佛是被入簇拥着进来的。

入口处站着四个闲人，其中有个穿宽腿裤子的男子在收票。三四郎越过这个人的肩膀窥伺场内，会场骤然宽阔起来，灯光明亮。三四郎尚未着意寻找，已被人领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夹在窄小的天地里，向四方环顾，五颜六色的衣饰使他眼花缭乱。不光是他自己的眼睛在动，观众身上那些数不清的色彩，也在广阔的空间里各自不停地随意闪动。

舞台上已经开始演戏了。出场的人物都戴着帽子，穿着鞋子。这当儿，一顶长轿抬上来了，有人站在舞台正中把轿子截

^① 这几个词都来自希腊语，意思分别为“观众席”，“合唱团”，“舞台”和“前台”（本来意思为乐池）。

住。轿子放下了，从里面出来一个人，这人拔刀就和挡住轿子的人一阵厮杀。——三四郎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虽然预先听与次郎讲过这出戏的梗概，但当时没有在意，心想看了自然会明白的，所以就敷衍过去了。谁知一看，全然不懂。三四郎只记得与次郎讲过的大臣入鹿^①的名字，心想究竟谁是入鹿呢？始终不敢肯定。因此，他只得把全台的人都当成入鹿了。于是，头上戴的帽子，脚上穿的鞋，身上的窄袖和服，以及使用的语言，统统都带上了入鹿的味道。说实在的，三四郎头脑里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入鹿的形象。他虽然学过历史，但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早把历史上的入鹿忘记了。三四郎觉得入鹿是推古天皇时代的人，又象是钦明天皇时代的人，但决不是应神天皇和圣武天皇时代的。三四郎心中只是念叨着入鹿，他想，对于看戏只要了解这些也就够了。他凝望着富有中国风格的演员装束和舞台背景，然而故事情节他丝毫不懂。不久，幕落了。

这幕戏结束前不久，邻座的一个男子对他旁边的男子说：“上场演员的声音就象父子俩在六铺席大的房间里谈话似的，太缺乏训练了。”听到他的批评，旁边的那人说：“演员们的动作不够稳健，个个都显得慌里慌张的。”两个人都能叫出所有角色的名字。三四郎侧耳倾听他俩的谈话。他们的穿着都很考究，看来是有名望的人。不过三四郎想，他俩的批评要是叫与次郎听到了，准会表示反对的。这时，后面响起了喝采声：“好，

① 苏我入鹿，飞鸟时代的重臣，第三十五代皇极天皇时代，他扰乱朝政，杀死山背大兄（圣德太子之子），同年四月被中大兄皇子（即后来的天智天皇）中臣镰足所杀。

好，太好啦！”两个男子回头望了望，就此停止了谈话。这时，幕落了。

场内有好多人离开了座位，从花道^①到出口，人来人往，一片忙乱。三四郎欠起腰，向周围巡视了一遍，看不到有什么新来的人。说真的，他一直留意在演出中会不会有谁进来，结果没有看到，于是心中在嘀咕，也许趁着幕间进来吧。三四郎有些失望了，他无可奈何地把头转回了正前方。

旁边那两个观众看来交际很广，他们左顾右盼，不住地吐露一些知名人士的名字，说“某人在那里，某人在这里。”其中还有一两个人隔着很远的距离同他们互相致意。由于这两人的关系，三四郎知道了这些知名人士的妻子，其中也不乏新婚夫妇。邻座的人对此也很感兴趣，他不时地摘下眼镜一边揩拭一边望，嘴里叨咕着：“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这时，与次郎从垂挂着的布幕前边，由舞台的一端向另一端快步跑过来了。他跑了大约一多半的距离停了下来，微微探着身子，一边窥视着观众席，一边说着什么。三四郎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发现了美祢子的侧影。她坐在与次郎站着的那一列上，中间相距五、六米的光景。

她的身旁坐着一个男子，脊背冲着三四郎这边。三四郎一心巴望那男子能趁势转过脸来。说也凑巧，那男子站起来了，看样子是坐累了，随即把腰靠在隔挡上，环顾着场内。此时，三四郎分明看到了野野宫君宽阔的前额和硕大的眼睛。在野野宫君站起来的同时，三四郎又看到坐在美祢子身后的良子的姿影。三四郎想弄个明白，除了这三个人之外，还有谁是同来

^① 舞台旁边演员上场的通道，上面有时也可以演戏。

的。然而远远望去，观众一个紧挨一个，要说同来，整个座席都象是同来的人，实在无法分清。美祢子和与次郎似乎交谈着什么，野野宫君也不时插上几句。

这当儿，原口先生突然从幕间走出来，同与次郎并肩站在一起，不住地向观众席上窥探着，想来嘴也是不停地动吧。野野宫君对他表示会意地点点头。其时，原口先生从后面用手拍拍与次郎的脊背，与次郎猛然转过身，钻进布幕底下，不知到哪里去了。原口先生走下舞台，穿过人群，走到野野宫君身旁。野野宫君站起来，让原口先生通过。原口一个纵身跳进人群，随即消失在美祢子和良子这一边。

三四郎注意这伙人的一举一动，比看演出还有兴致。此时他忽然羡慕起原口的作为来了。他丝毫未想到，原口竟能用简便的方法去接近人家，自己也想照样效法一下。不过，这样的念头哪里还有勇气实行？况且那里也许早已挤满了人，很难再插进去了。因此他依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一动未动。

这期间，幕拉开了，哈姆雷特出场。三四郎曾经在广田先生家里看到过西洋一位名优扮演哈姆雷特的剧照。如今，出现在他眼前的哈姆雷特，穿着和那照片大体相同的服装。不仅服装，就连脸型也相似，额上都描着“八”字。

这个哈姆雷特，动作轻捷，情绪开朗。舞姿大起大落，能主宰整个舞台。这同富有“能乐”特色的入鹿那场戏比起来，意趣完全不同。特别是有时候，有的场合，演员站在舞台中央，伸展双臂仰望天空的那个动作，给人以强烈的感染，使全场的观众再也无暇顾及其它的一切了。

台词使用的是日语，是从西洋语翻译过来的日语，语调抑扬合度而有节奏感，有的地方语言流畅而富有雄辩力。文字也

很优美，但缺乏撼人的力量。三四郎认为，哈姆雷特的形象再稍微日本化一些就好了。当他念到：“母亲，这样做不是对不起父亲了吗？”这时突然迸出“阿波罗^①”之类的词儿，就使气氛骤然和缓下来了。可是在这当儿，母子俩的神情都象是哭泣。三四郎只是朦胧地感到这种矛盾，他决没有勇气断定这是败笔。

因此，当三四郎对哈姆雷特发腻的时候，就去看美祢子，当美祢子躲在人影里看不见的时候，再去看哈姆雷特。

当戏演到哈姆雷特对莪菲利娅说“到修道院去，到修道院去”的时候，三四郎不由地想起了广田先生。因为广田先生说过：“象哈姆雷特这样的人怎么能结婚呢？”可不是，阅读剧本时是有此种感觉的，但是看戏的时候觉得未尝不可以结婚。细想起来，“到修道院去”这种说法未免欠妥，被规劝到修道院去的莪菲利娅丝毫引不起观众的同情，便是一个证据。

幕又落了。美祢子和良子离开了座位。三四郎也跟着站起来，他走到走廊一看，她俩站在廊子中央，正同一个男子谈话。那人站在从走廊通向左侧的入口处，露出半个身子。三四郎一看这个男子的侧影就转身往回走，他没有返回座席，而是取出木屐到外面去了。

夜本来就很黑，三四郎走过被人为的灯火照亮的地方，发现似乎在下雨，风吹着树枝发出了响声。三四郎急急忙忙赶回寓所。

半夜里下起雨来了。三四郎躺在床上听着雨声，想起了“到修道院去”这句台词。他的思绪围绕着这句话循环往复。

① 希腊神话中的太阳之神，哈姆雷特以此比喻自己勇武的父亲。

广田先生也许还没睡吧？先生如今在思虑些什么呢？与次郎一定是忘情地沉醉在《伟大的黑暗》之中了。……

第二天，三四郎有点发热，头脑昏沉，他没有起床，午饭是坐在床上吃的。接着又睡了一觉，这回出汗了，心绪颇为淡漠。这时，与次郎精神抖擞地闯了进来，说道：“昨夜没看到你，今天一早也没有去上课，想必是不舒服了，我特来探望你。”三四郎表示感谢。

“唔，我昨晚去了，去了。你站在舞台上，隔得老远同美祢子小姐谈话，我都清楚地看见了。”

三四郎似乎有些如醉如痴，他一张口就说个不停。与次郎伸手按在三四郎的额头上。

“烧得好厉害哩，非得吃药不行，你感冒了呀！”

“剧场里太热，太亮，一到外边就又冷又暗，这样怎么受得了？”

“受不了也没有办法呀。”

“没有办法？那也不行。”

三四郎的话逐渐少了，与次郎心不在焉地应付着他，不知不觉地三四郎睡着了。过了一个小时的光景，他又睁开眼来。

“唔，是你在这里？”三四郎望望与次郎说。这阵子他倒象平常的那个三四郎了。与次郎问他感觉如何，他只回答说头昏。

“是感冒了吧？”

“是感冒了。”

两人都说了同样的话。

“喂，上回你不是问过我知不知道美祢子小姐的事吗？”过

了一会儿三四郎问与次郎。

“美祢子小姐的事？在哪儿？”

“在学校。”

“在学校？什么时候？”

与次郎似乎仍然没有回想起来，三四郎只得把当时的情况详细地作了说明。

“不错，也许有过这回事。”与次郎说。三四郎想，这人太不负责任了。与次郎显得有些抱歉，便极力回想着。不久，他说道：

“那么，什么事呢？是不是美祢子小姐出嫁的事呢？”

“定了吗？”

“听说定了，我不太清楚。”

“是野野宫君吗？”

“不，不是野野宫君。”

“那么……”三四郎欲言又止。

“你知道吗？”

“不知道。”三四郎只说了这一句。于是，与次郎稍稍凑了过来。

“我也不大清楚，不过事情倒挺怪的，结果如何，得过些日子才能有个眉目。”

三四郎只想叫与次郎把这件“怪事”尽早吐露出来，可他阴阳怪气地闷在肚子里不说，一个人独自沉沦在“不可思议”之中。三四郎忍耐了片刻，终于焦躁起来，他请求与次郎把美祢子的事毫无保留地讲出来。与次郎笑了，不知是为了安慰三四郎还是出于别的考虑，他竟然把话题扯远了：

“你真蠢，干吗思念那种女子，思念也没有用啊。第一，

她不是和你同年吗？醉心于同年男子，那是过去的习俗，是卖菜姑娘阿七^①那个时代的恋爱方式。”

三四郎默然不响。不过，他不太懂与次郎的意思。

“为什么呢？你把二十岁光景的一对同龄男女放在一起看看吧。女的处处能干，男的尽受愚弄。大凡女子，总不愿嫁给一个连自己都瞧不上的男人。当然，那种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又当别论。既然不愿嫁给自己瞧不起的男子，那就只有过独身生活，别无其他办法。有钱人家的姑娘不是有过这样的事吗？满心欢喜地出了嫁，却看不起自己的丈夫。美祢子小姐比她们要高尚得多。但是，她从未想过嫁给一个自己都不尊敬的男人，把他当作自己的丈夫伺候。所以倾心于美祢子小姐的人，必须想到这些。在这一点上，你我都没有资格做她的丈夫啊！”

三四郎终于和与次郎取得了一致的想法，他依然默不作声。

“不管是你还是我，就这样，都比那女子伟大得多。然而不经过五、六年的时光，她就不会看到我们的伟大之处。但是她又不能坐等上五、六年。因此，你要想同那女子结婚，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与次郎把“风马牛不相及”这句熟语用在了这种奇妙的地方。他说罢独自笑了。

“哪里，再过五、六年，会出现比她更好的女子。在日

① 阿七是江户本乡道分地方的一个菜铺老板的女儿。她在一次大火中结识了躲在寺庙避难的少年，两人情深意重。她以为只要发生火灾，两人仍有缘再会，随故意纵火，获罪身亡。井原西鹤的《好色五代男》以及净琉璃和歌舞伎中都描写过这个题材。

本，现在是女的过剩。你感冒发烧也不顶事——世界大得很，不必担心。实话说吧，我也有过各种各样的经历。不过我心里腻烦，就说有事要到长崎出差去。”

“你这是说谁呢？”

“说谁？同我有关系的女人啊。”

三四郎不禁一惊。

“论起这女人，可不比你曾接触过的那类女人哩。我对她说，我要出差到长崎作霉菌实验，眼下不成呀。她当即表示要买苹果到车站为我送行。这叫我好不狼狈。”

三四郎越发感到惊奇，他问道：

“后来怎么样了？”

“我也不知道，说不定拎着苹果在车站等过我。”

“真作孽，竟干出这种缺德的事来。”

“我明知这样不好，叫人寒心，可又没有别的办法。打从一开始就逐渐被命运引入这样的地步。说实在的，我很早就成为一个医科大学生了。”

“什么呀，你这是故意扯谎骗人。”

“听着，还有好多有趣的事呢。那女子生病的时候，求我诊治，弄得我很难为情。”

三四郎觉得好笑。

“当时我给她看看舌苔，敲敲胸脯，好歹马虎过去了。谁知她又问我：‘下回到医院找你看病，行吗？’真叫人没办法。”

三四郎终于笑出声来了。

“这种事儿有的是，你尽管放心好啦。”

三四郎不懂与次郎说的是什么意思，不过他倒挺快活。

与次郎这才开始介绍起有关美祢子的“怪事”来。据与次

郎说，良子要结婚了，美祢子也跟着要嫁人。光这些也还罢了，但是良子要嫁的和美祢子要嫁的似乎是同一个男子，所以这就奇怪了。

三四郎也感到被愚弄了。良子的婚事倒是确实的，当时他在旁边亲自听说的，也许这件事与次郎误以为是美祢子了。然而，美祢子要结婚也并非完全谣传。三四郎一心想知道事情的原委，于是要求与次郎帮他出主意。与次郎一口应承下来，他说：“叫良子来探病，你可以直接问问她。”三四郎觉得这办法很好。

“所以你得吃过了药等她来。”

“即使病好了我也躺着等她。”

两人笑着分手了。与次郎趁着回去的当儿，到附近替三四郎请了医生。

晚上，医生来了。三四郎因为从未请医生到家里看过病，一开始显得有些狼狈。诊过脉以后，这才发觉医生是个颇为谦恭的青年男子。三四郎评价他可能是代替主治医生出诊的。五分钟之后，确诊为流行性感冒。医生叮嘱道：当夜服一次药，尽量不要冒了风。”

翌日醒来，头脑轻快多了，躺着也象平素一样。只是一离开枕头，就有点恍恍惚惚。女佣进来说，房间里太气闷。三四郎连饭也没有吃，仰视着天花板，不时地迷迷糊糊睡着了。很明显，这是由于发热再加上疲倦的缘故。三四郎时睡时醒，他顺从着毫不加以抗争，尝到了一种顺应自然的快慰。他觉得病症逐渐减轻。

过了四、五个小时，他有些无聊起来，不住地翻着身子。外面天气很好，日光映射着格子门，不停地移动着。鸟雀欢叫。三四郎想，与次郎要是今天也能来玩玩该多好。

这时，女佣打开格子门说有位女客人来访。三四郎没有料到良子会这样快就来了。与次郎办事真够利索。他躺着，眼睛盯着半开的房门。一会儿，一个高高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了。良子今天身穿紫色的裙子，双脚并排站在走廊上，看样子，她对进不进来犯起了踌躇。三四郎抬起肩膀，叫了声：“请进！”

良子关好门，坐到枕头边来。六铺席的房间本来就很乱，今天早晨又没有打扫，愈加显得狭窄了。

“你躺着吧。”良子对三四郎说。三四郎又把头枕到枕头上，自己觉得平静多了。

“房子里有股气味吧？”三四郎问。

“哎，有一点。”她说，但显得并不十分在意，“发烧吧？是什么病？医生来过没有？”

“医生昨晚上来的， he 说是流行性感冒。”

“今天一大早，佐佐木君来说：‘小川病了，请你去看看他吧。不知是什么病，反正病情不轻。’我和美祢子小姐听了都大吃一惊呢。”

与次郎又在唬人了。说得不好听些，他是把良子给骗来了。三四郎为人老成，他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谢谢了。”他说罢躺下了。良子从包裹里取出一篮橘子。

“这是美祢子小姐嘱咐我买的。”良子直率地说。三四郎闹不清这究竟是谁送的，他对良子道了谢。

“美祢子小姐也想来的，无奈最近太忙了，她叫我问你好。……”

“她遇到什么事了，这样忙？”

“哎，她有事。”良子那又大又黑的眼睛凝视着枕头上三四郎的面孔。三四郎从下面仰望着良子白皙的额头，想起了在医

院初次见到这个女子时的往昔情景来。她现在的神情依然显得那般悒郁，不过，她的心情是快活的。她把可以信赖的一切慰藉，都带到三四郎的枕边来了。

“给你剥个橘子吃吧？”

女子从绿叶间取出一颗水果来。焦渴的病人贪婪地吞下了那馨香甘美的汁液。

“好吃吗？是美祢子小姐送给你的呀。”

“够了。”

女子从袖口里掏出洁白的手帕擦着手。

“野野宫小姐，你的婚事怎么样了？”

“还是那样。”

“听说美祢子小姐也订婚了，是吗？”

“哎，已经定了。”

“对方是谁呀？”

“就是那个说要娶我的人，嘻嘻，挺奇怪吧？他是美祢子小姐哥哥的朋友。我最近又得和哥哥搬一次家。美祢子小姐一走，我不能再给人家添麻烦了。”

“你不出嫁吗？”

“只要有可意的，我就去。”

女子说罢，快活地笑起来。看样子，她还没有相中什么人。

从当天算起，三四郎接连四天未能起床。第五天，他壮着胆子去洗澡，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有不祥之相，就决心去理发。第二天是星期日。

早饭后，他多穿了一件衬衣，披上外套，觉得浑身不冷了，便到美祢子家里去。良子站在门口，她正要走下台阶穿

鞋，说了声：“我现在到哥哥那里去。”美祢子不在家。三四郎同良子一起又走了出来。

“谢谢你，好多了。——里见到哪儿去了？”

“是里见哥哥吗？”

“不，美祢子小姐。”

“美祢子小姐到教堂去了。”

三四郎头一回听说美祢子上教堂。他向良子问清了教堂的地址，同她告别。拐过三条横街，就出现在教堂前边了。三四郎同耶稣教毫无关系，也从未进教堂里面看过。此时，他站在前面，眺望着这座建筑，读了读说教的招牌，在铁栅栏旁边徘徊，有时走过去张望一下。三四郎决心等美祢子出来。

不一会儿，响起了唱歌声，他想这就是“赞美歌”了。仪式是在紧闭着的高高的窗户里举行的，从歌声听起来，人数不少。美祢子的声音也夹在里面了。三四郎侧耳静听，歌声停歇了，寒风吹过，三四郎竖起了外套的领子。天上出现了美祢子喜欢的云朵。

他曾经同美祢子一起仰望秋空的情景，地点是在广田先生家的二楼。他曾在田野的小河边坐过，当时也不是孤单一人。迷羊，迷羊，云朵呈现出羊的形状。

教堂的大门忽然洞开，人们从里面走出来，从天国回归到了尘世，美祢子是倒数第四个出来的，她穿着条纹长呢大衣，低着头，由入口处的台阶下来。看样子，她有些冷，缩着双肩，袖着手，尽量减少同外界的联系。美祢子就这样平平静静地向门外走来。这时，她才察觉到外面嘈杂的人群，不由地抬起了头。于是，三四郎脱帽而立的身影映入了她的眼帘。两个人在说教的招牌前互相靠近了。

“怎么啦？”

“我刚到你家里去过。”

“是吗？好，咱们走吧。”

女子侧过身子要走，她依旧穿着低齿木屐。三四郎故意倚在教堂的墙壁上。

“在这里能看到你就行了，我一直在等你出来呢。”

“其实你进来也无妨，外头很冷吧？”

“是很冷。”

“感冒好了吗？不当心还会复发的呀。脸色仍然不很好呢。”

三四郎没有回答，他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来。

“还你的钱，非常感谢。一直惦记着要还的，竟然拖延到今天。”

美祢子望望三四郎的脸，她没有拒绝，接过了那个纸包。她拿在手里端详着，没有马上收起来。三四郎也望着那纸包，两人默默无言。

“你手头不太宽裕呀。”过了一会儿，美祢子说。

“不，早就想还的，所以让家里寄来了，请你收下吧。”

“是吗？那么我收下了。”

女子把纸包揣进怀中，当那只手从大衣里伸出来的时候，捏着一块洁白的手帕。她用手帕捂着鼻子，打量着三四郎，似乎在闻着那手帕。不久，她突然伸手将手帕递到三四郎的眼前，一股浓烈的香气扑鼻而来。

“heliotrope。”女子沉静地说。

三四郎不由地转过脸去。heliotrope牌的香水瓶子，四条巷的黄昏，迷羊，迷羊，天空高悬着的明丽的太阳。……

“听说你要结婚了。”

美祢子把洁白的手帕装进袖口。

“你知道了？”她眯细着双眼皮的眼睛，望着他的脸。这是一种想远远离开三四郎却又不忍离去的眼神。然而，惟有那双眉显得清秀而安详。三四郎的舌头紧贴着上颌，他再也无法说下去了。

女子久久地望着三四郎，微微地叹息着，声音几乎听不见。不一会儿，她用手罩在浓眉上方，说：

“我知我罪，我罪常在我前。”^①

她的声音极其低微，叫人听不真切。不过，三四郎还是听清楚了。三四郎和美祢子就这样分手了。他回到寓所，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报，拆开一看，上面写着：“何时动身？”

十三

原口先生的画完成了。丹青会把这幅画悬挂在第一展室的正面，并在前面摆上了长椅子，既可供人休息，也可供人观画，还可以休息兼观画。丹青会把方便给了那些在这幅画前流连忘返的众多的参观者，这是一种特别的待遇。有的说，这是因为这幅画画得特别出色；有的说，画面上的题材很能引人注目；少数的人干脆说，那是因为画了个女人。一两个会员申辩道，这都是因为这幅画很大的缘故。这幅画的确很大，镶嵌在

^① 基督教《旧约全书》中的句子。

边缘足有半尺多宽的镜框里，看上去实在大得令人吃惊。

展览会开幕的前一天，原口先生曾经来检查过一次。他坐在椅子上，叼着烟斗，久久地凝视着。不一会儿，他又霍然地站起来，到场内仔细地巡视了一下，接着又回到长椅上，悠悠地抽起了第二锅烟。

从开幕那天起，人们就聚拢在这幅题为《森林之女》的画像前面。那排特意设置的长椅反倒成了多余的东西。只有那些看画看累了的人才坐到上面休息。然而，就是这些观众，也是一边休息，一边品评着《森林之女》。

美祢子跟着她的丈夫第二天就来了，原口先生陪伴着他们。当走到《森林之女》前边的时候，原口望着他俩问：“怎么样？”丈夫说，“很好。”他透过眼镜仔细端详着画面。

“这种用团扇遮面的站立姿势太美了。真不愧出自专家之手，能够敏锐地掌握这个特点，人物面部的明暗度也恰到好处。阴影和光亮的地方界线分明——光是脸孔就富有非常奇妙的变化。”

“这全凭人物自身的魅力，并非我的功劳。”

“多谢你啦。”美祢子向原口致意。

“我也要感谢你呢。”这回该原口向美祢子致意了。

做丈夫的听说是妻子的功劳，颇为得意。三个人中最诚挚地表示感谢的当数这位丈夫。

开幕后头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一次来了好多人。——其中有广田先生、野野宫君、与次郎和三四郎等人。四个人暂不去看其它展品，他们首先进入《森林之女》这个展室。与次郎说：“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人们一齐聚拢过来。三四郎在门口稍稍犹豫了一下，野野宫君倒是坦然地走了进去。

三四郎只是躲在众人后面瞟了几眼就退下来了，他坐在长椅上等着大家。

“真是一幅非凡的杰作啊！”与次郎说。

“听说要叫佐佐木买下来呢。”广田先生说。

“与其我买……”与次郎说了半截，一看三四郎冷漠地靠在长椅上，便闷声不响了。

“设色也很洒脱自然，真是一幅力作。”野野宫君评论道。

“似乎太纤巧了些，难怪他自己也承认画不出象咚咚的鼓声那样的画来。”广田先生品评说。

“什么叫咚咚的鼓声那样的画呀？”

“就是象鼓声那种稚拙而富有趣味的画。”

两人笑了。他们只是着眼于技巧，与次郎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只要给里见小姐画像，不管是谁也画不出稚拙的意味来啊。”

野野宫君想在目录上标明记号，他伸手到口袋里摸铅笔，铅笔未找到，倒掏出一张铅印的明信片。一看，是美祢子举行婚礼的请帖。婚礼早已过去了，野野宫君和广田先生都穿着礼服去出席了。三四郎返回东京那天，看到寓所的桌子上摆着这样的请帖，日期早已过了。

野野宫君把请帖撕得粉碎扔在地上。不一会儿，他和先生一起品评起其它的画来。与次郎独自走到三四郎身旁。

“这《森林之女》你以为如何？”

“《森林之女》这种题名不太合适。”

“那么叫什么好呢？”

三四郎未作回答，嘴里只是喃喃自语：迷羊，迷羊。

有人慌里慌张地打门前跑过。这时，代助听到脚步声，就象头脑里悬挂着一双沉重的木屐。随着脚步声渐去渐远，这木屐的影象也慢慢消退了。于是，他醒过来了。

一看，枕畔的铺席上落下了一朵多层花瓣的茶花。代助昨晚睡在床上，确实听到了茶花落地的声响。在他听来，那声音仿佛皮球从天花板上投下来一样。也许是夜阑人静的缘故吧，为了慎重起见，他把右手搭在左胸前，仔细检查心脏的跳动是否正常，随后便入睡了。

不久，朦胧之中他又看到婴儿脑袋一般大小的花的颜色。于是，他象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赶快把手放到胸口，边睡边检查心脏的跳动。躺在床上检查脉搏，已经成为他近来的习惯了。心脏依然有规律地跳动着，他把手捂住胸口，想象着那温热而鲜红的血液，在心跳的推动下缓缓流动的样子。他想这就是生命。现在，自己正用手掌压抑着奔流的生命。这反应到手掌上象钟表一般的响声，似乎是召唤自己走向死亡的警钟。如果活着听不到这样的警钟，如果这只装满鲜血的袋子不同时装满时光的话，自己该有多么快活！他可以饱享生之欢乐。然而……代助不觉有些悚然。他要活下去，他不能老是只顾想象那颗在血液推动下平稳跳动着的心脏。他时常睡下之后，把手放

在左乳下面。他甚至想，这地方要是一铁锤砸下去会怎样呢？他虽然健壮地活着，但有时又甚至感觉到，自己活着就象奇迹一般侥幸。

他的手离开心脏，拿起枕边的报纸，躺在被窝里，用两手左右打开一看，左面一张画，画着一个男人正在杀一个女人。他立即把眼睛移向别的版面，那里正用大号铅字，报道学校里闹事的消息。代助读了一会儿，不觉疲倦起来，把手中的报纸哗啦一声放在被子上，然后点燃一支香烟。他一边掀开被头，一边从铺席上拿起那朵茶花，把它翻转过来放到鼻子上。于是，嘴巴、口髭和鼻子的大部分，都被花朵遮住了。香烟的烟雾萦绕着花瓣、花蕊，浓浓地飘散出来。他把花放在洁白的床单上，站起来走进浴室。

他在那里仔细地刷了牙。他常常庆幸自己长着一口好牙齿。他脱光身子，仔仔细细摩擦着胸膛和脊背。他的皮肤细嫩而光洁，仿佛涂上了一层香油又细心揩拭过一般。每当他摇摇膀子，抬抬胳膊的时候，局部的脂肪就微微膨胀起来。他对这一点也很满意。其次又分开那头黑发，即使不搽油也显得十分自由、熨贴。口髭同头发一样细软，非常得体地遮蔽着嘴唇。代助抚摩着自己胖乎乎的面颊，对着镜子照了照，瞧那动作，简直象女人家梳妆一样。实际上，若在必要的时候，他甚至可以涂脂抹粉，凭着自己的肉体而夸示于人。他最讨厌的是罗汉般的骨骼和脸型，每当他对着镜子的时候，总是庆幸自己没有生成那样一副面孔。为此，当别人夸赞他举止潇洒的时候，他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约莫过了三十分钟，代助坐到饭桌边上，他一边喝着红

茶，一边向烤面包上抹黄油。这时，学仆①门野把报纸收拾好以后，从客厅里拿过来，叠成四方形，放在座垫旁边。

“先生，出了大事啦！”门野大惊小怪地说。这位学仆抓住代助就是“先生，先生”地使用敬语②同他讲话。代助开始时虽然苦笑着抗议过一两回，但对方只是嘿嘿地笑了笑，马上又“先生，先生”地叫起来。后来，他不得已，只好听之任之，久久便成了习惯。现在只有门野一人可以若无其事地叫他“先生”了。代助心里也明白，他想到门野的处境，这位学仆对自己的主人，除了叫“先生”之外，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称呼了。

“你是说学校有人闹事啦？”代助表情沉静地咬着面包。

“干的倒挺痛快哩！”

“是想把校长撵跑吗？”

“嗯，恐怕要逼他辞职。”门野声音里流露出喜悦。

“要是校长辞职，你可以捞到什么便宜吗？”

“别开玩笑啦，只图自己的得失，那有什么意思！”

代助依然咬着面包。

“你知道吗？他们想把校长赶走，是因为忌恨他还是有别的利害得失呢？”他说着便拿起铁壶向茶碗里倒开水。

“我不知道呀，先生听到什么没有？”

“我也不知道，不过，眼下的人，觉得无利可图时就会惹事生非，这是一种手段啊，懂吗？”

“唔，是这样的吗？”门野的神情稍稍严肃起来。

代助闷声不响了。门野是个不太通晓事理的人，要是给他解

① 原文作“书生”，侍候代助饮食起居的青年仆人。

② 敬语是日语中对长辈或地位高的人使用的一种语言形式。

释下去，不管如何详细，他总是用“唔，是这样的吗？”这句话来搪塞，使你根本无从知道他究竟是否同意你的看法。代助对这位学仆也很淡漠，不想给他带来什么刺激。另一方面，门野既不到学校去，也不用功读书，只是每日闲荡，无事可做。有时代助要他钻研钻研外语，他只回答：“是吗？”“是要这样做吗？”但他从来不说：“好吧，就这样干吧。”而且，这种思想懒汉是不会给人一个明确的答案的。从代助方面看，自己并不是生下来专门培养门野的，马马虎虎就这样算了，所幸，门野的身子不同于他的头脑，做起事来倒挺勤快。对这一点，代助十分满意。不仅代助，就连常年在家供职的老女佣，最近也受到门野不少照应。因此，女佣同门野的关系很好，碰到主人外出时，他俩常常在一起聊天。

“先生究竟想干什么呀，你说阿妈？”

“象他那种人，干什么都行啊，用不着担心。”

“担心倒是不，我看他还是干点什么事为好。”

“也许打算等娶了夫人之后，再慢慢寻个什么差事的吧。”

“多好的主意啊，我也想一天到晚这样生活呢，看看书，听听音乐什么的。”

“你？”

“不读书也行，只要能痛痛快快地玩就好。”

“那都是命中注定，没法子呀。”

“是这样吗？”

他们开头就这样谈起来。两周之前，门野尚未搬到代助这地方来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独身主子同这个食客之间，有着下面一段对话：

“你还在上学吗？”

“原先上，现在退学了。”

“在什么地方来着？”

“什么地方？哪里都去过，总觉得有些腻味。”

“一开始就讨厌吗？”

“嗯，是这样的。”

“这么说，你不想读书啦？”

“嗯，不大想读。近来家中情况也不妙。”

“听家里的老妈子说，她同你的母亲认识。”

“哦，本来两家住得很近。”

“你母亲也……”

“母亲仍然在搞那种没出息的副业活，这阵子生意不好，日子不怎么好过。”

“虽说生活不好，你不是还同她住在一起吗？”

“住是住在一起，我嫌她啰嗦，从未问过她什么，一有什么事，她就唧唧嚷嚷没个完。”

“哥哥呢？”

“哥哥在邮政局做事。”

“家里就这几个人吗？”

“还有个弟弟，他在银行里，比打杂好不了多少。”

“这么说就你一个人闲着？”

“嗯，是的。”

“你平时在家里都干些什么？”

“大多是睡觉，再不就去散散步什么的。”

“别人都在挣钱，只你一个睡大觉，不觉得难受吗？”

“不，没什么难受的。”

“家庭和睦吗？”

“倒也没有吵过架，说起来很怪。”

“母亲和哥哥是不是巴望你早一天独立生活？”

“也许是这样。”

“看来你是个乐观性子。真是这样的吗？”

“喂，我不会撒谎骗人的。”

“这么说你什么也不在乎罗？”

“嗯，可以这样说。”

“你哥哥多大啦？”

“算起来，他到明年正月虚岁二十六。”

“那该娶媳妇啦。你哥哥成亲以后，你还打算象现在这样吗？”

“这得到时候再看，我自己也说不上，我想自然会有办法的。”

“还有别的亲戚吗？”

“还有个婶母，如今在横滨从事漕运业务。”

“婶母？”

“婶母倒干不来这种事儿，是叔父。”

“你怎么不到那儿寻个差事，漕运业很需要人哪！”

“我生性懒散，他可能不会要我的。”

“这样想就糟啦。告诉你吧，你母亲找我家老妈子商量，想把你送到我这里来。”

“嗯，她似乎提起过这事儿。”

“你本人究竟作何打算？”

“好，我尽量勤快些，……”

“到我这里来满意吗？”

“嗯，是的。”

“但不能光是睡觉、散步。”

“这您放心，我身体棒，挑个洗澡水什么的全都行。”

“洗澡有自来水，不用挑。”

“那就扫地。”

门野就是凭着这样的条件，当上代助的仆人的。

不一会，代助吃罢饭，抽起烟来。门野一直坐在碗橱后面，呆呆地抱着膝盖，倚在柱子上。这时，他瞅空子又问主人：

“先生，今天早晨心脏怎么样啦？”

最近，他也摸清了主人的脾气，话语里带着几分玩笑。

“今天还算好。”

“说不定到明天又危险，先生这样老惦念着身体，到头来，也许真的闹出大病来。”

“已经病啦。”

门野只得应了一声，望着代助红光满面的脸孔和披风下边肌肉丰满的肩膀。每当这种场合，代助总有些怜悯这个青年人。在代助看来，这青年的脑袋象牛一样蠢笨，说起话来直来直去，你偶尔转个弯儿，他马上就不懂了。他从不考虑怎样使自己的话说得更合乎逻辑一些。他的神经是粗的，象一团绳子胡乱绕成的一般。代助观察着这个青年的生活状态，他甚至怀疑这个青年为什么能活在世上。门野是那样无忧无虑，他觉得这种乐观的天性同主人的生活态度暗暗相合，越发得意起来。门野有着强壮的身体，这一点是主人所不及的。代助的神经，充满了自己特有的细微的思考力和敏锐的感应性，由于受过高尚的教育，反而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这是一个天赋的贵族所得到的无形的刑罚。自己正是忍受了这些牺牲，才能象现在这个样子。不，代助有时认为，这些牺牲本身，正体现着人生的

意义。而门野对这些却是一概不懂。

“门野，邮件来了没有？”

“邮件吗？来，来过啦，送来一张明信片和一封封了口的信，放在桌子上啦。要拿过来吗？”

“不用啦，还是我过去吧。”

听到这句含混不清的回答，门野早已出去，把信拿来了。明信片上用淡墨写的草书极为简单地告诉他，今天两点抵东京，临时在外面投宿，特地先通报一下，明天午间来访。正面写着内神保街上一所旅店的名称和发信人平冈常次郎的名字，背面也一样，字迹又潦草又模糊。

“已经到啦，是昨天到的。”

代助自言自语起来。他又拆开那封封口的信，是父亲的手迹。信上写道，他两三天前已经回到家里，虽说没啥要紧事，总有各种话要说，叫代助接到此信后来家一趟。另外还告诉他，京都花市还早，普通快车很拥挤啦，等等，都是几行无关紧要的文字。代助把信叠好，带着奇妙的神情将两封信比较了一下。

“你替我打个电话，给家里。”

“好，是往府上吧，什么事？”

“今天我有约会，不能回家，明后天一定回去。”

“好，打给谁呢？”

“老爷刚刚旅行回来，说有话找我谈。你不一定叫老爷出来，不管谁接就这样说好了。”

“知道啦。”

门野连忙走出去了。代助出了茶室，经过客厅回到书斋，一看，收拾得很整洁，那朵凋落的茶花也不知扫到哪里去了。

代助走到花瓶右手那座堆满书籍的书架前边，从上面取下一册沉重的影集来，拔掉镏金的销子，站在那里一页一页翻看着。翻到一半光景，他突然停住了手，那里有一张二十岁左右的女人的半身照。代助低眉凝望着这个女人的面孔。

二

代助换下和服，正想到平冈住的旅馆里看望他，哪知道他先来了。车子嘎啦嘎啦刚来到门口，就听到平冈吩咐车夫停下来：“就在这儿，就在这儿。”那声音同三年前分别时一模一样。平冈在门口一下扯住管传达的老妈子，说自己的钱包忘在旅馆里了，先借两毛钱。看他那副模样，使人不能不想起学生时代的平冈来。代助跑到大门口，还未来得及握手，就把老朋友请进了客厅。

“怎么样，可得好好叙叙啦。”

“哦，有椅子啊！”平冈说着，一屁股坐在安乐椅里。那动作，象是百十来斤的身子，连三文钱也不值似的。然后，将光头靠在椅背上，环视了一下屋内，赞赏道：

“这房子非常好，比我想象的要好。”

代助默默地打开烟盒，然后说：

“打那以后，情况怎么样？”

“一会儿干这，一会儿干那，唉，有得说啦。”

“本来常常写信的，情况知道些，最近一封信也不写啦。”

“可不，最近我谁也没给信哩。”

平冈突然摘下眼镜，从西装胸前的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手绢，一边眨巴着眼睛，一边擦拭镜片。他从学生时代起就近视了。代助凝神地望着他的一举一动。

“你问我，你呢？”平冈说着，两手拿起眼镜，把两条细细的腿儿挂在耳朵后面。

“我还是老样子。”

“没变化顶好，你本来是个多变的人哪。”

这时候，平冈皱起了那八字眉，他打量着院子里的情景，忽然改变了语调说：

“啊，樱花树！眼看就要开啦，气候相差真大呀！”

平冈说起话来，还象以前那样不够冷静。

“你那里该变暖和了吧？”代助有些失望，他随便应酬地问。

没想到这下子引起了对方极大的热情。平冈有力地回答说：“嗯，暖和多啦。”说完，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似乎有些茫然失措。代助又望望平冈的脸孔，他正在往香烟上点火。这时，老妈子才捧着茶壶进来。她说，刚刚把水舀进铁壶里，要等一会儿才能烧开，这样迟迟不泡茶，实在对不起。她一边唠叨，一边把茶盘子放在桌子上。老妈子说个没完的时候，两人瞧着紫檀木的茶盘闷声不响。老妈子讨个没趣，这才一个人笑嘻嘻地离开了客厅。

“她是什么人？”

“佣人，雇来的。总得吃饭呀。”

“倒挺会说话哩。”

代助将红红的嘴唇向两边一撇，弯成“弓”形，轻蔑地一笑。

“她从前没有在这样的人家做过事，真没办法。”

“你不会从老家带出一个来吗？想必有好多人吧。”

“都是年轻人啊。”代助认真地回答。这时平冈笑出声来：

“年轻人岂不更好？”

“我总觉得老家里的都不行。”

“除了这个老女佣还有旁人吧？”

“还有个学仆。”

门野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他正在厨房里同老妈子说话。

“再没有别的啦？”

“没有啦。你问这些干啥？”

“还没讨媳妇？”

代助听到这话，脸色微微红了一阵，但他马上恢复了平静，用寻常那样极平凡的语调答道：

“讨媳妇还能不通知你？哎，你那位……”刚说一半，突然刹住了。

代助和平冈从中学时代起就是好朋友，毕业后的一年间，你来我往，象兄弟一般亲密。那时节，他们肝胆相照，通力合作，每每谈起这些，就感到无比快乐。这种快乐的交谈，有些是付诸行动的。因此，他们确信，他们之间交谈的内容，与其说是娱乐，倒不如说是常常包含着一种牺牲。他们并未觉察到这样一种陈腐的事实：这种牺牲一旦兑现，娱乐也随之转为痛苦。一年之后，平冈结婚了，接着就调到原来所在的那家银行设在京阪地方的某个支行里工作。临出发那天，代助把这对新婚夫妇送到新桥车站①，高高兴兴地同平冈握手，希望他们很

① 现在的汐留车站。

快归来。平冈当时也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叫代助忍耐住离别的痛苦。然而就是从这副眼镜后面，代助发现平冈眼里闪动着十分得意的令人嫉羡的神色。看到这种情景，代助马上憎恶起这位朋友来了。回到家后，整整一天都闷在屋子里思考着什么。连陪嫂嫂去参加音乐会的事都拒绝了，弄得嫂嫂很为他担了一阵子忧。

平冈不断有信来，告诉代助他已经在那边安顿下来，有了家庭，还跟他讲了支行的情况，自己将来的希望等等，什么内容都有。每接到平冈的来信，代助都认真地写了回信。奇怪的是，代助每次回信，内心总有一种不安的情绪，有时他不愿意忍受这种心情的折磨，信写了一半，也发生过中途搁笔的事。当平冈主动对他过去给自己的帮助表示感谢的时候，代助这才能够平静地握起笔，写一封感情比较和缓的信。

此后，信的往还渐次稀疏了，由一个月两次，一次，变成两个月一次或三个月才写一次。隔这么长时间以后，接到信的一方反而不安起来，因为实在毫无意义，只是为了驱除这种不安的情绪，才向信封涂上浆糊发出了事。这种情况持续了半年，代助感到自己的思想、心胸逐渐发生了变化。随着这种变化，代助感到不管给不给平冈写信，自己丝毫不觉得有什么痛苦了。代助分居出来已经一年多了，他在同平冈交换新春贺年片的时候，才顺便告诉了对方自己现在的住址。

尽管如此，因为有件心事，使得代助不能把平冈全然忘掉，而是时时记起他。代助作着种种想象，平冈现在生活得怎么样呢？然而，想象终归是想象，他没有勇气，也觉得没有必要再仔细询问一番。日子就这样过来了，直到两周前，突然接到平冈的来信，说他打算最近离开那里到这儿来。但这并非总

行的命令，也不包含任何进退升迁之类的意思，他希望代助不要朝这方面想，但有一点考虑，就是这次来京，也许有些事托办一下。这托办的事情是真是假，还是出于辞令上的需要，代助一时猜不明白，但他猛然觉察出，平冈的生活肯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所以，一见面代助就想弄明白这种突变的全部过程。想不到谈话一旦出了轨，就再也不容易收回来了。代助有时故意问上几句，平冈总说以后再慢慢谈吧，或者用别的话岔开，就是不肯吐露真情。代助没办法，最后只好说：

“好久没见啦，找个地方吃饭去吧。”

平冈仍然絮絮叨叨说个没完没了，代助硬拉着他，来到附近一家西餐馆。

两人在这里大喝起来。他们一开始谈论着过去也常在一起这样吃吃喝喝，话题一经展开，僵硬的舌头也随之变软了。代助兴致勃勃地讲起两三天前在尼古拉教堂亲眼看到的复活节^①的盛况。祭祀要等夜里十二点，整个人世变得寂然无声时才正式开始。参拜的人绕过长廊，回到正堂以后，几千只蜡烛一齐点亮。身着法衣的和尚，列队走过对面，光洁的墙壁上映照出巨大的黑影……平冈托着腮帮听着，镜片后面那双长着双眼皮的眼圈都变红了。

代助还告诉平冈，那天夜里两点钟，他走过宽阔的御成街^②，暗夜里跨过笔直闪亮的钢轨，独自一人来到上野的树林

① 即Easter节，为纪念基督复活，春分满月后第一个星期日举行的宗教仪式。

② 江户时代，德川将军到宽永寺参拜时走过的道路，在上野公园附近。

里，走进灯火通明的花丛之中。

“我很喜爱不为人们注意的夜樱呢。”他说。

平冈默默喝干了一杯酒，似乎有些遗憾地动了动嘴唇：

“夜樱是好，可我还没有见过。有这样的雅兴，倒也能叫人心情欢乐，不过人生一世，并不只是为了这些。”

看起来平冈说这话的意思，是站在更高一层，暗暗指出对方缺乏生活经验，平冈的话在代助听来，不说他的语气如何，单就内容来看，就使他感到很不是滋味。代助认为，论起生活和处世的经验，那天夜里复活节的情景，对于人生就颇有意义。想到这里，他回答道：

“我没有什么人世经验之类的迂腐的看法，生活中只有痛苦。”

平冈稍稍睁开了醉意朦胧的双眼。

“看起来，你的想法很不一样了。你从前不是有句口头禅，说痛苦会变成以后的良药吗？”

“那是没有见识的青年，降服于流俗的一种说法，随便讲着玩的。我早已把这句话收回了。”

“不过，你最终也要到社会上去的，到时候象你这样，就难办啦。”

“我很早就到社会上来了，特别是同你分别以后，我感到世界更加宽广，只是同你那个世界不属于同一种类。”

“说这种话也太跋扈了，你很快就会被社会降服的！”

“当然罗，要是生活困顿，那会随时降服的。但我今天悠然自得，何必自卑地去为尝试那些经验而折磨自己呢！这样做同印度人穿着大衣，担心冬天会到来一样可笑。”

平冈的眉宇间闪过一丝不快的表情。他漠然睁着红红的眼

睛，大口大口抽着香烟。代助觉察到自己说得太激动了，于是改换了语调，和缓地说：

“在我熟悉的人里，有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人。他是学校的教师，在一所学校里挣不够吃的，就同时担任三所或四所学校的课程，实在可怜。除了备课，到课堂上象机器一般摇唇鼓舌以外，再没有一点空闲的时候。碰到星期天偶尔可以松松筋骨，埋头睡上一觉。所以，哪里有音乐会，外国的什么名人来演出，他都没有机会去看。就是说，这种人一直到死，对于音乐这样美好的境界，他是全然不得涉足的。照我看，再没有比他这个缺乏经验的人更悲惨的了。关系到面包的经验，也许是切实有用的，但这是卑俗的。人类如果不抛开面包和水去追求更高级的经验，就会失去做人的标准。你或许仍把我看成公子哥儿，可在我生活着的豪华世界里，有比你更富有经验的年长者。”

平冈向烟灰缸弹了弹烟灰，用阴郁的调子说：

“嗯，你可以永远生活这样的世界里。”平冈沉重的话语，听起来似乎包含着对富有阶层的一种诅咒。

两个人醉醺醺地走出餐馆大门，由于酒的作用，使得他俩进行了一场奇怪的争论，然而仍旧没有触及到至关紧要的个人私事。

“稍微走走吧。”代助提议说。

平冈看来也并不象嘴上说的那样忙，他一面支支吾吾地应和着，一面同代助一起迈开了脚步。他们顺着马路，拐进一条横街，想选择一个适合闲谈的僻静的地方。走着走着，又聊了起来，想到哪里话题就扯到哪里。

平冈说，当初赴任时，为了学好业务和调查地方经济现

状，很忙过一阵子。要是可能，他还想研究一下如何把学问和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去。然而，由于自己职位不高，只好把自己的计划装进脑子里以备将来加以检验。开始那时光，他向支行经理提出过种种建议，可是都遭到冷遇，没有一项得到采纳。他不愿意喋喋不休地罗列那些艰深的道理，于是人家就把他当成不明事理的黄口孺子看待。看起来，自己也确实未弄懂什么东西。照平冈看来，这种无人重视的地方，并非因为自己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是因为重用人才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事。平冈有些窝火，同他们发生冲突也不止一两次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火气越来越小了，自己的头脑也渐渐同周围的空气融合起来了。他主观上努力促使着这种融合。于是，支行经理对他的态度也逐渐改变了，有时甚至主动来跟他商量事情。到这时候，他已经不是刚出学校门的平冈了，对方弄不明白的或有碍体面的话，他一概不说了。

“我同那种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人是两样的。”平冈特地表白说。

“那当然啦。”代助一本正经地回答。

支行经理为着平冈的未来操了不少心。最近，他要回总行去，和平冈半开玩笑地说，到时候你也一道来吧。平冈熟悉业务，深得信赖，又勤于交际，所以学习的时间自然没有了，而且他感到学习反而会妨碍工作。

就象支行经理同他无话不谈一样，平冈自己也曾经信任过手下一个姓关的人，遇事都要找他商量。谁知这家伙和一个艺妓有着瓜葛，在经济上留下了亏空。事情暴露以后，本人当然要受到解雇，可是由于某种原因，一直搁置未办。平冈觉得时

间久了会给支行经理招来麻烦，因此自己也提出了引咎辞职的申请。

平冈说的大致就是这些。代助听起来，似乎是经理向他陈述了利害，促使他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这是平冈说出下面一段话后，代助得出的推论。当时平冈最后说：

“做个银行或公司的职员，职位越高，好处越大。那位姓关的只花了那么几个钱，就立即遭到免职处分，实在太可怜啦。”

“这么说，支行经理得到的好处最大啦？”代助问。

“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平冈闪烁其辞地说。

“那个人花的钱怎样啦？”

“才不满一千元呀，我给他垫上啦。”

“看样子你挺阔，这么说你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喽。”

平冈哭丧着脸，瞟了代助一眼。

“就算得到了一些好处，钱也都花光了。连生活费都不够，那钱还是借的呢。”

“是吗？”代助异常沉静地说。他这个人，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改变平生那种音容笑貌。眼下这种低沉而清晰的话音里，包含着令人玩味的意思。

“我是先从支行经理那里借来，再给他垫上的。”

“经理为啥不肯直接借钱给那个姓关的呢？”

平冈没有回答，代助也不再追问。好大一会儿两人默默无言地并肩走着。

代助断定，除了上面讲到的，平冈肯定还有些事情没有告诉他。但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一追到底，弄个水落石出。他之所以这般好奇，是他长期住在大城市造成的。他生长在二十

世纪的日本，三十岁左右就生活在^①nil admirari^①的环境里。他不是一个未经世故的乡巴佬，看到人们阴暗的一面就大惊小怪。他也没有无聊到这样的地步——一旦嗅到对方内心陈腐的隐秘就产生喜悦之情。不，从另一方面来讲，即使比这强烈几倍的快意刺激着他，他也不愿感受。他为此感到疲惫不堪。

代助生活在同平冈几乎毫不相干的自家特有的环境里，思想大大进化了。（纵观古今，这种进化，实质上却是退化，是一种可悲的现象。）这一点，平冈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似乎依然认为代助象三年前一样天真幼稚，积习未改。他觉得向这样的公子哥儿毫无保留地坦露自己的弱点，其结果就等于向贵族小姐身上撒马粪一样，那会叫他感到如何吃惊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保持沉默更保险些。代助这样揣度着平冈的心理。他看到平冈不肯回答自己的问话，只顾默默地走路，总觉得有点愚蠢。正如平冈把他当成小孩子看待一般，他现在也开始把平冈当作小孩子看待了，而且超出平冈之上。可是两人走过这一段路程以后又交谈起来，这时，他们谁也不记挂刚才的事了。最初开口的是代助。

“你将来打算怎么办？”

“这个嘛……”

“以前干过一段，也许还是银行业务更合适些。”

“看情况办吧，说真的，我想跟你好好商量一下呢。怎么样，令兄公司方面是否有位置？”

“哎，托托他看，最近两三天总要回家办事的。不过很难说啊。”

① 拉丁语，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的冷淡心理。

“要是搞实业没有可能，我想到哪家报社去。”

“那倒也好嘛。”

两人来到电气火车路上，平冈看到对面开过来一列火车，突然提出要乘车赶回去。代助应了一声，既没有挽留也没有马上分手。他们来到立有红色信号杆的车站上。

“三千代怎么样？”代助问。

“谢谢，她还好，叫我代向你问候呢。今天本想带她一起来的。她说坐在火车上，一摇晃就头晕，所以留在旅馆里了。”

火车在两人面前停下了。平冈三步并作两步跑了过去，又被代助叫住了。原来他要乘的那班车尚未到达。

“小孩子太可惜啦！”

“嗯，真可怜。应该感谢你那时候的规劝。生下来死了还不如不生的好。”

“后来怎么样啦？一直没有再生第二个？”

“唉，现在什么也谈不上，身体不太好啊。”

“这样东跑西颠的，没有小孩子反倒方便些。”

“可不，象你这样孤身一人，也许更快活。”

“我是孑然一身呀。”

“不是开玩笑，你知道吗？我的妻子成天惦记着你到底娶没娶夫人哩。”

这时火车来了。

三

代助的父亲名叫长井得，这位老人在明治维新时参加过战，至今身体仍十分壮实。他辞官之后，进入实业界，辗转经营，自然而然地积攒了些金钱，这十五年来，成了赫赫有名的大财主。

代助有个哥哥叫诚吾，从学校一毕业就进入父亲经营的公司，现在也占据着一席重要的位置。他的夫人叫梅子，生下两个小孩，老大叫诚太郎，十五岁；妹妹缝子比哥哥小三岁。

除了诚吾之外，代助还有个姐姐，嫁给了一位外交官，现在同丈夫一同呆在西洋。诚吾和这位姐姐之间，姐姐和代助之间，各有着一位兄弟，这两人都早夭，后来，母亲也死了。

代助全家就只有这么多了。住在外边的只是那位住在西洋的姐姐，以及最近才另立门户的代助。留在老家的老少共五口人。

代助每月必定回一趟老家拿钱去。他是全仗着父兄的金钱过活的。除了每月这一趟之外，有时觉得无聊，也回去逛逛。逗逗孩子，和年轻的佣人下下五子棋，或者同嫂嫂看完戏评论一番，然后再回到住处来。

代助很喜欢嫂嫂。这位嫂嫂是将天保时期和现代明治时期不同的社会特征浑然结成一体的人物。她专门委托住在法国的小姑为她代买昂贵的、有着古怪名称的丝绸寄回来，请四五个

人裁成衣带穿在身上，后来，才知道这是日本出口的商品，结果闹了个大笑话。这事代助跑到三越陈列所^①才调查清楚。嫂嫂还爱好西洋音乐，代助常常陪伴她去欣赏。她还很喜欢占卜，特别崇拜石龙子^②和姓尾岛的人。代助曾有两三次伴同她坐车跑到占星师那里占卜吉凶。

诚太郎这孩子最近热衷于打棒球，代助回家，时常和他练投球。这是个有着奇特爱好的孩子。每年夏初，许多家烤芋薯店刚刚改成冷食店，虽然还没有到要出汗的时候，第一个跑去买冰棍吃的就是诚太郎。碰到没有冰棍，就买上一杯冰水喝，然后得意扬扬地回来。最近他还说，要是表演相扑^③的体育馆建成了，他便头一个跑进去观看。他还向代助打听，有没有人会表演相扑。

缝子这姑娘，不管问她什么，她总是回答“我喜欢”，或者“你不懂”。她一天里要换上几次彩带子。近来，出外学习提琴，一回家就练上一阵，发出杀鸡般的声音。但有人在场的时候，她是坚决不拉的。平时总是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吱吱嘎嘎地练习，父母都以为她进步很快。只是代助有时悄悄地推开门看看，她就嚷道：“我喜欢，你懂什么！”

哥哥经常不在家，尤其是到大忙时节，只在家里吃一顿早饭，其余的时光他是如何度过的，两个孩子一点也不知道。代助同样毫无所知，他也并不想知道，除非不得已，他决不想打听哥哥在外面的生活情况。

① 中央区日本桥三越服装店的旧称。

② 江戸时代起世代相传的有名的观相家。

③ 日本十分流行的一种摔跤活动。

两个孩子对代助特别好，嫂嫂也很亲近他。哥哥对他如何，则不得而知。有时兄弟俩偶然碰到一起，只谈些世俗人情，而且双方都是平常一样的表情，习惯于板着面孔谈些陈词滥调。

代助最感头痛的是亲老子。岁数正值壮年，就有了年轻的小老婆，这也无关大局。代助甚至是赞成的，他仅仅谴责那些无力纳妾而偏要千方百计娶小老婆的人。他的老子很爱唠叨，代助小时候，有些事被父亲弄得不知所措，使他终生难忘。现在成人了，当然不必什么都听父亲的。代助担心的是，父亲把自己的青年时代同儿子现在所处的时代混同起来，认为没有多大变化。基于这种想法，觉得自己当年心里想做的，代助也肯定想做，要不，就认为儿子撒谎。当然，代助没有反问过父亲，究竟是哪些事欺骗了他。所以决不会吵起来。代助小时候非常爱动肝火，十八、九岁的时候，甚至和老子打过一两次架。长大以后从学校毕了业，脾气顿时小多了。打那以后，从未跟谁生过气。老子暗暗为之高兴，相信这都是接受自己熏陶的结果。

实际上，老子的所谓熏陶，只能使父子间缠绵而温暖的感情逐渐冷却。至少代助是这样看的。然而父亲心里的想法，却和他完全相反。不管怎样，他们是父子骨肉，儿子对父亲天生的情分，不会因为教育方法有所改变而产生变化。为了教育好孩子，即使在方法上有不妥之处，也决不会影响父子的恩爱之情。受到儒教感化的父亲，对这一点确信无疑。是他使得代助生存到这个世界上的，单靠这一个简单的事实，一切痛苦和不快，都会化成永恒的父子之爱。他就是抱着这个坚定的信念大胆行事的。他生下了一个对自己十分冷落的儿子。当然在代助

毕业前后，他对儿子的态度大大改变了，某些方面，甚至出乎意料地宽厚起来。然而，这只不过是父亲打从儿子一生下来就制定好的整个程序的一部分而已。这不是恰当的处置方法，因为他并没有看透儿子心情的变迁。至今他仍然丝毫没有觉察到自己的教育给儿子带来的恶劣影响。

父亲为自己参加过战争颇感自豪。动辄就数落道你们没有打过仗，胆子不壮，那怎么成？在他看来，似乎有了胆量，人就有了至高无上的能力。代助每当听到这话，打心眼里感到腻烦。他认为父亲年轻的时候，处在那样野蛮的时代，一个人的胆量也许就是他生命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然而在文明的今天，胆量同那些弓刀剑戟等陈旧的兵器没有多大差别。而且，代助感到，胆量是同当前的时代势不两立的，比胆量更可宝贵的是要有高超的能力。尔今，父亲又开始他的说教了。代助和嫂嫂在一起谈笑说，照父亲的说法，世上只有土地爷的石头像是最伟大的了。

代助不用说有些胆小，可是他并不因胆小而羞愧，有时他甚至以胆小而自居。孩子时代，父亲特意叫他半夜里到青山墓地走一趟。代助战战兢兢地在那里呆了一个小时，便再也受不住了，脸色惨白地回到家里。为此，他自己也很后悔。第二天，父亲取笑他的时候，他讨厌起这个老子来。听父亲说，当年有个跟他同时代的少年，有着这样的习惯：为了锻炼胆量，半夜里整装攀登皇城北面一里^①路的剑峰山，独自一个人到达了最高点，在那里的十字路口的佛堂里过了一夜，天明看了日出才回来。父亲说，如今青年们的想法同他大不一样了。

① 约合八华里。

看到父亲又要一本正经地谈论这些往事的时候，代助觉得他很可同情。代助讨厌地震，一瞬间的摇动就会使他心惊肉跳。有一回他静静地坐在书桌前，感到地震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晃动了几次。于是，屁股底下的坐垫、铺席乃至地板都明显地震动了。他相信这是自己本能的感觉。在代助的头脑里，象父亲这类人物，只能是神经未成熟的野人，再不然就是故意装作胡涂。

代助此刻正和父亲面对面坐着。屋子狭小，而屋檐却伸得很长，坐在屋里向外面望去，院子似乎被屋檐隔成两半，至少是看不见多少天空的。然而，却显得宁静、素雅，坐在这里心情很舒畅。

父亲抽着旱烟，他把带着长柄的烟盘拉到自己面前，不时地向里面搥着烟灰，那膨膨的声音震荡着寂静的院落，十分动听。代助的手炉里放着四、五支镶着金纸的香烟，他已经对那种从鼻孔冒烟的吸法感到厌烦了，抱着胳膊，一直瞧着父亲的脸。那张脸上的肉还算不少，只是面颊清瘦些。浓眉下的眼皮也松弛了。胡须全白了，甚至有些发黄。他有个习惯，跟人家谈起话来，一会儿看看对方的膝盖，一会儿看看对方的面孔。他的眼睛有时微微斜睨着，闪动一下白眼珠，叫人家怪不自在的。

老人说：

“人总不能光为自己打算，也要想想社会，想想国家。丝毫不为别人做点什么的人，他的心情也不会好。你成天这样游游荡荡，哪里会有舒畅的时候。社会上那些没有教养的下等人，又当别论，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啊，决不该游手好闲地混日子。你把学过的东西加以实地运用，才能从中得到乐趣。”

“是的。”代助回答。每当听老子说教的时候，他都穷于回答，想好歹对付过去了事。代助认为父亲的想法毫无意义，因为他往往在事情刚刚做了一半就随便作结论，下定义。今天是利人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变成利己的了。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冠冕堂皇，然而却是些不得要领的空谈。但是要想彻底打破他的观点，那是异常艰难的事情。所以谈话总是不了了之。代助从一开始就尽量回避。但是，父亲总把代助当作自己太阳系里的一颗行星，坚信自己有权利永远控制着他的轨道。代助本人也不得不彬彬有礼地围绕着老子这个太阳的周围运转。

“你讨厌实业，这不要紧。不是说为了日本就要拼命赚钱，不要钱也没有关系。整天价谈论着钱不钱的，你心里也不会高兴的吧。今后，我照样供给你。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人死了总不会把钱带走的，不管怎样，我月月都可以负担你的生活用钱。所以你应当奋发有为，为国民尽点义务。已经三十了吧？”

“是的。”

“三十岁了，还游游荡荡，无所事事，总不大光彩吧。”

代助决不想过游手好闲的日子，他只是考虑着那些不为寻找职业而苦恼、有着充裕时间的上等人种同自己的差别。父亲每逢谈到这件事，他心里就感到难过。因为他毕竟度过了有意义的日月，他的这种努力在思想情操上正要开花结果。关于这一点，在父亲幼稚的头脑里，没有得到丝毫的反映。

“嗯，是有些难为情。”代助只好一本正经地应和着。老人本来把代助还当成孩子看待，听到这句回答，觉得儿子仍然年幼无知，不懂世故，实在看不顺眼。然而哥儿毕竟大了，也只好随他去吧。想到这里，又觉得代助说话的语气平静，既不腼

膜，也不怯懦，态度极为寻常。这小子实在拿他没办法啊。

“身体还算结实吧？”

“近两三年，从未得过感冒。”

“头脑也不笨，学习成绩还可以，是吗？”

“嗯，是的。”

“所以说闲着没有事干太可惜啦。哎，有个人时常到你这儿来聊天，我也碰见过他两次。”

“是平冈吗？”

“对，是平冈。听说这人头脑不太灵活。一毕业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他遭到挫折，又回来了。”

老人禁不住苦笑着问：

“怎么啦？”

“还不是为了维持生计。”

老人弄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反问道：

“他干了什么不体面的事啦？”

“他也是想做一些理所当然的事，结果仍然失败了。”

“啊，”老人有些提不起劲来了。不一会就改变调子谈论起来，“青年人，失败乃是常有的事，这完全是由于诚实和热情还不足的缘故。我长这么大年纪，积多年之经验，认为没有这两者，做什么都不会成功的。”

“因为有了诚实和热情，反倒吃亏上当，也是常有的吧？”

“不，不会的。”

父亲的头顶上，悬挂着一块光闪闪的匾额，上面写着“诚者天之道也”几个大字。据说这是请上辈一位旧藩主书写的。

父亲特别珍爱它。代助却十分讨厌，那第一个字，他就看不惯，对这句话，也觉得别扭。他甚至想，应当在“诚者天之道也”的后边，加上“而非人之道也”的字样才好。

昔日正值藩府财政疲弊，不堪收拾的时候，长井充当整顿的大任。他邀集两三名同藩侯有旧交的町人，在他们面前解刀俯首，请求临时借贷，他并不知道将来能否偿还。他对此直言不讳，结果取得了成功。为此，特请藩主写了这个匾额。尔后，长井一直把它悬在自己的起居室里，朝夕观览。代助不知多少遍听父亲讲过这个匾额的来由。

据说十五、六年前，旧藩主家里月月超支，好不容易扶植起来的经济，再度出现崩溃的局面，长井再次受命，利用先前的办法重整旗鼓。当时，长井亲自为浴池烧水，发现柴禾的实际消耗同帐面记载不相符合，他由此深入调查，卜昼卜夜，呕心沥血地工作，在一个月之内，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办法。打那以后，藩主家的生活又富裕起来。

长井过去有着这样一段历史，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干过一件超出这段历史的事来。所以不管做什么，他都强调诚实和热情。

“你总是缺乏诚实和热情，这究竟为什么？不行呀，这样下去将一事无成。”

“诚实和热情有是有，可就是用不到人事上面来。”

“那是为什么？”

代助又穷于回答了。照代助看来，诚实也好，热情也好，都不是装在肚子里的现成东西，它应该是当事者两人很好合作、互相信任的产物，如同石头和铁块碰撞，爆发出火花一样。与其说是自己固有的品性，毋宁说是精神交换的结果。因

此，如果对方不好，也就产生不了什么诚实和热情。

“父亲读过《论语》和王阳明的书，才囫圇吞枣地讲出这些道理来的吧。”代助沉默了一阵说。

“囫圇吞枣？”

“就是囫圇吞枣嘛。”这个好钻书堆、感情偏激、不通世故的青年，说出了这样一个不得要领的警句，长井尽管感到新奇，却不敢同他深谈下去。

此后约莫过了四十分钟，老人换下和服，穿上礼服，乘车到什么地方去了。代助送到大门外，又返回来，打开客厅的门进去了。这里是新近增建的西式建筑，室内大部分摆设，都是根据代助的主意，特地请专家定作的。尤其是顶部木格窗周围的花纹，是请自己的旧交——一位已故画家，同他进行种种磋商之后画成的，因此显得更有意义。代助站在屋内象观赏一轴摊开的画卷一般。眼前的花纹向两边延伸开去，不知为什么，那色彩似乎远比先前看到的逊色得多。他想也许是自己的错觉，正要一点点仔细玩味的时候，嫂嫂突然进来了。

“哎呀，在这儿哪！”她叫道，“我的梳子是否丢到这里啦？”梳子正好掉在沙发腿旁边。她说昨天借给了缝子，她不知道丢在哪儿，正到处寻找呢。嫂嫂用两手按着头，将梳子插在发髻上，白了代助一眼，逗他道：

“干吗象只呆头鹅似的！”

“刚刚听父亲训话呢。”

“怎么？又挨骂了吧？快回去吧，真不机灵。也怪你不好，一点都不照父亲说的去做。”

“我在父亲面前没有还嘴，万事还是忍耐些为好。”

“所以就更糟啦，当面俯首帖耳，过后就是不照着办。”

代助笑笑，闷声不响。梅子在椅子上坐下，面朝着代助。她是一位身材苗条，肤色微黑，浓眉毛，薄嘴唇的女人。

“哎，请坐呀，我有些话要跟你说。”

代助依然站立着，望着嫂嫂的身影。

“今天倒加了一件挺好看的衬领嘛。”

“这个？”

梅子紧缩着下巴颏，皱起眉头向下望着，她很想再瞧瞧内衣的领子。

“最近买的。”

“颜色很美。”

“哎，还是别管这个吧，坐到这儿来。”

代助在嫂嫂的对面坐下来。

“好，我就坐下。”

“今天都说了些什么？”

“说了些什么，我也不得要领。父亲说他还要为国家和社会尽力，这使我很惊讶，从十八岁到现在一直都在尽力啊。”

“所以他才取得这样大的成就。”

“为国家和社会尽力，要是能象父亲那样赚那么多钱，我也愿意干。”

“所以不能闲着不干事，得找个差事做。你只想躺着要钱，好狡猾呀。”

“我没有一次向人要过钱。”

“不要？但总是要花的，还不是一个样？”

“哥哥说什么了？”

“哥哥都发呆了，他什么也没说。”

“他够厉害的。不过，哥哥比父亲更了不起。”

“为什么？你那样骂他，又那样捧他，你就这点不好，一本正经地尽拿人开玩笑。”

“是这样吗？”

“什么这样那样的，还是问问自己吧，好好想想看。”

“我一到这儿来，就变得跟门野一样，真糟糕。”

“门野是谁？”

“就是我那里的学仆，别人问起他什么，总是反问说‘是这样吗？是这样吗？’的。”

“那个人吗？倒挺有意思呢。”

代助煞住话头，顺着梅子的肩头，从窗帘缝里，窥探着晴朗的天空。远处有一棵大树，满树绽放出鹅黄色的幼芽，柔嫩的树梢，直连着天际，宛若迷濛的细雨交织而成的一团烟雾。

“气候转暖了，到什么地方赏樱花去吧。”

“走吧。我一去你可得说啦。”

“说什么？”

“父亲给你讲的那些事。”

“他说了许多，我怎么能一一记得起来呢，我的脑袋记不住啊。”

“你又装糊涂啦，我全知道。”

“那么我来问你。”

梅子带着几分骄矜的口气说：

“你最近变得嘴硬啦。”

“我是不如嫂嫂那样俯帖，喂，你今天倒挺消停的，怎么啦？孩子们呢？”

“他们上学去啦。”

一个十六、七岁的女佣，推门进来，她说老爷要太太接电

话，说完等着梅子的回答。梅子立刻站起来，代助也跟着站起来。他正想跟着走出去，梅子回过头来说：

“你在这里等着，我有点事给你说。”

嫂嫂这种命令式的语言，代助听来总觉得挺有意思的。他送走梅子之后，又坐下来，再一次瞧着天窗周围的花纹画。好一阵他仿佛觉得那色彩并不是涂在墙上，而是从眼球里飞过去，紧紧粘附上去的一般。最后，就象眼里能飞出色彩一样，他甚至觉得对面画上的人物、树林都能随着自己的心意而变化。代助凭着自己的想象将那些画得不好的地方，重新更换了颜色，使之变得更加完美。他被眼前的五颜六色包围了，神情恍惚地坐着。这时梅子回来了，代助又立即恢复了常态。

他问起梅子究竟要谈什么。原来又是为了自己的婚事。代助从学校毕业之前，梅子就张罗给他找媳妇，又看照片，又相面，一个个都不中他的意。起初还讲些好听的话婉言拒绝，从两年前起，居然厚着脸皮专挑对方的毛病。什么嘴巴和下巴颏不相称啦，眼睛和面孔不成比例啦，耳朵长得不是地方啦，等等。总是拿一些奇谈怪论非难人家。梅子转念一想，代助寻常从不讲这样的话，或许自己有些操之过急，热情过度，才使得他放纵起来，故意为难自己吧。不如先把这事撂在一边，等代助主动上门相求再说。主意已定，她打那时起再不提说亲的事。谁知直到今天，代助还是那副老样子，一点摸不透他的心思。

正在这时候，父亲出门旅行回来了，他给代助找了一门亲事。他和这家原系至交。代助没有回家前两三天，梅子已经听父亲提起过，她想，今天父亲肯定给他说了。实际上，代助这大根本没听老人提起过结婚的事情。老人招呼代助，也许想讲

明此事，但看到代助那个态度，心想还是暂时不提为妙，结果故意把话题岔开了。

代助和这个对象有着特殊的关系，他知道她的姓，但不知她叫什么名字，至于年龄、相貌、教养和性格更是一无所知。然而他却很清楚这个女人是有着怎样的关系才被选做自己的对象的。

代助的父亲，有个哥哥名叫直记，只比父亲大一岁，个子也比弟弟矮小。两个长得一模一样，不知底细的人往往误认为是一对孪生兄弟。那时候代助的父亲也还没有取“得”这个号，只是有个乳名，叫诚之进。

直记同诚之进这对兄弟相貌相似，性格也完全一样。两人除非有特别的情况之外，只要可能，总是形影不离，共同做着一件事情。上学时同来同往，读书时同用一盏灯，关系十分亲密。

直记整十八岁那年秋季。一天，父亲打发两人到城外的等觉寺办一件事。这是藩主的菩提寺，那里有位叫楚水的和尚，同他们的父亲是至交，父亲叫兄弟两个送一封信给楚水。内容很简单，只是请他来下围棋，用不着写回信。楚水留住他们一直谈得很晚，天黑前一小时才让他们离开庙门。当天正赶上什么节日，大街上熙熙攘攘。他俩分开人群，急急忙忙赶回家去，当刚要拐进一条横街的时候，同河对岸走过来的一个人碰了面。这人向来同兄弟两个关系不好，这时又带着几分酒意，双方没有争辩几句，他就蓦地拔刀砍了过来。对方是冲着哥哥的，弟弟不得已也拔刀相助。这个人平时被认为是个大恶棍，尽管喝得酩酊大醉，力气仍然很大，要是袖手旁观，哥哥准要吃亏的。因此，弟弟拔出刀来，兄弟两个七手八脚就把那人杀死了。

按照当时的规矩，武士杀死武士，杀人者必须剖腹自殉。兄弟俩带着这个打算回到家里。父亲也决心亲自为剖腹的两个儿子砍断头颅。不巧，母亲应邀到亲友那里过节去了，不在家。父亲出于人之常情，赶快去接她回来，好让两个儿子死前再见见母亲。在母亲来到家里之前，他一边训戒儿子，一边叫他们准备好切腹用的坐垫，尽可能挨磨时光。

母亲去做客的这一家是个远房亲戚，姓高木，是颇有势力的豪门望族。这下子可好了，当时由于社会的变化，有关处罚武士的法令不象从前那样严格了，何况被杀的一方又是臭名远扬的无赖青年。高木伴同母亲来到长井家，劝父亲等一个时期再说，在对方未公开起诉之前，先不要处置儿子。

高木为之奔走开了。他首先说服了家老^①，然后再通过家老说服了藩主。另外被杀者的父母又是通达事理的人，平常对儿子的恶迹感到非常苦恼。再说，当时也是自己的儿子先动手的，对方拔刀抵挡也是自然的事。在他们知道真相之后，就没有对宽大处分长井兄弟这件事再提什么控告。两人暂时躲在一间屋子里，以表“慎独”之意，不久就悄悄舍家外出了。

三年后，哥哥在京都为浪人所杀。第四年，天下改元明治，又过了五、六年之后，诚之进将双亲从故土接到东京，成了亲，取一个“得”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当时，救过自己命的高木已经死去，家业由他的养子继承。诚之进再三劝他到东京去寻求仕宦之道，他没有听从。这个养子有两个孩子，男的到京都考入同志社^②，毕业以后，听说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

① 封建诸侯的家臣之长。

② 同志社大学的前身，是新岛襄于1875年创设的基督教会的私立学校。

现在神戸经商，成了显赫的资本家。女的嫁给了县下的一个大户人家做媳妇。代助的这个对象，就是这户人家的女儿。

“这亲事真复杂啊，我都感到很惊奇。”嫂嫂对代助说。

“你不是听父亲说过多次了吗？”

“他总不提娶媳妇的事儿，我也听过就算了。”

“我不知道佐川倒有这样一个女儿。”

“把她娶来吧。”

“你同意吗？”

“当然同意，这是前世姻缘哪。”

“这个祖上的姻缘，还不如我自己选中的姻缘好呢。”

“啊，你有这样的意中人啦？”

代助苦笑着未作回答。

四

代助刚刚读完一本薄薄的西洋书，他把书摊着放在桌面上，两肘支住下巴，呆呆地沉思。代助的头脑里，被小说最后的场面填满了：远处冷清清地有些树，后面有两盏小提灯无声地闪动着光亮。绞刑架就在那里，犯人都在暗处。有一个人说道：“我掉了一只鞋，好冷。”“什么？”另一个人问。“我掉了一只鞋，好冷。”那个人又把话重复了一遍。“M在哪里？”有人问。“在这里。”一个人回答。透过树林，可以看到白色平静的水面，从那里吹来湿漉漉的冷风，G说那就是海。不一会，借着灯光看到

了判决书，看到了拿着判决书的白手（没有戴手套）。一个声音响着：“念一念吧。”这个声音是震颤的。不久，灯光消失了。……K说：“只剩下一个人啦。”说着长叹了一口气。S死了，W死了，M也死了，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太阳从海上升起。他们把尸体装上一辆车子，拉走了。变得又细又长的脖颈，迸出来的眼球，布满花朵一股血泡的嘴唇，血淋淋的舌头，所有这些，都装在车上，沿着来时的道路拉走了。……

代助的脑子里反复回想着安德烈夫①的《七个被绞死的犯人》里最后一幕，他不由地感到毛骨悚然。这时，他最担心的是，假如自己万一碰到这种事怎么办呢？想来想去，还是不能死。自己要是硬被杀了，那是多么残酷！代助凝神坐在那里，设身处地地想象着，一个人当他徘徊在生的欲望和死的压迫之间的时候，心里该是多么苦闷啊。他想到这里，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再也不敢继续想下去了。

他的父亲给人谈起十七岁的时候杀死过一个武士，为此自己也决心切腹自尽。听父亲说，那时他想先为伯父断头，再请祖父为自己断头，他是完全会这样做的。每当父亲谈起这件事来，代助不但不感到父亲有什么了不起，反而觉得听了他的话叫人很不愉快，再不然就认为他在撒谎。代助觉得，好撒谎骗人这一点倒很象自己的父亲。

不光父亲，祖父也有过一段故事。祖父年轻的时候，在学习击剑的同门弟子中，有个人武艺高强，因而受到别人的妒嫉。一天夜里，这人在沿着田间小道回城的路上，被人暗杀

① Leonid Nilcol evich Andreev (1871-1919) 俄国作家。

了。当时，头一个跑去的是代助的祖父。他左手提着一盏灯笼，右手拿着刀，他用刀尖撩拨着尸体，喊道：“军平，挺起来，你的伤不重啊！”

伯父在京都遇害的时候，先是有个蒙着头巾的人闯进旅馆来，伯父从二楼房檐跳到院子里，不幸被石头绊了一跤，倒在地上。那人朝他狠狠地砍了几刀，脸都变得血肉模糊了。伯父被杀前十天光景，半夜里曾经披着斗篷，打着伞，赤着脚，冒雪从四条巷回到三条巷去。当时距旅馆还要走两个胡同。突然后面有人喊了一声：“长井直记先生！”伯父没有回头，仍然打着伞，来到旅馆门口，推门走了进去。然后，又哗啦一声把门关上了，向外面问道：“敝人就是长井直记，你找我有何贵干？”

代助每当听到这个故事，与其说心里增强了勇气，不如说先有几分害怕。本来是想借此给他壮壮胆子的，不料反而嗅到了刺鼻的血腥味。

如果死是容易实现的，那么它应当发生在一个人精神失常达到顶点的瞬间，这正是代助所一直期待的。然而他不是个感情冲动的人，尽管他的手脚发抖，声音震颤，热血上涌，但他几乎从来没有激动过。他亲眼看到，一个人情绪激动的时候，就会跟死亡靠得更近一些，也是最容易死的时候。他曾经怀着好奇心，想试着使自己的情绪激动一下，结果全失败了。代助每当进行自我解剖的时候，把现在的自己和从前的自己两相对照，觉得简直判若两人了，对这一点，他不能不感到震惊。

代助合上桌面上的书站起来。廊缘旁的玻璃窗微微开启着，和暖的风不断从隙缝里吹进来。花盆里的雁来红在风中摇曳，太阳照在又大又红的花瓣上。代助弯下腰，向花丛里窥伺着。他从柔弱而细长的雄蕊上取下花粉，小心翼翼地涂在雌蕊

上。

“花里有蚂蚁了吗？”门野来到房门外，他穿着外褂。代助仍然弯着腰，这时他扬起脸来。

“去了没有？”

“喂，去过啦。听说明天就要搬走了，他说今天正要来拜访你的。”

“你说谁？是平冈吗？”

“嗯，是的。看来他真够忙的，和先生大不一样。蚂蚁要用菜油浇，等它受不住了爬出来，再一只一只地捉住杀死。还是让我来捉吧。”

“不是捉蚂蚁。我去问过花匠，他说，趁着天好，取下花粉涂在雌蕊上，就能很快结籽，眼下没事正照着他的话办哩。”

“可不是，世界总算进步啦。不过盆景是好东西，又漂亮，又养神。”

代助觉得门野太爱管闲事了，没有搭理他。

“不要贫嘴寡舌的。”过一会儿，代助直起身，到走廊旁边的安乐椅上坐下呆然沉思。门野讨了个没趣，只得回到自己靠近大门的三铺席半的屋子里。他刚要拉开格子门，又被叫回到廊缘边来。

“平冈说他今天要来吗？”

“嗯，他说要来的。”

“那我等着他。”

代助不打算外出了。本来，他最近一直记挂着平冈呢。

平冈上次到代助这里来的时候，已经是个无处安身的人了。当时他跟代助说，有两三个地方自己觉得还算合适，眼下正打算向那方面运动。这两三个地方联系得怎么样了？代助几

乎毫无所知。代助曾经到神保町的旅馆去过两次。一次平冈不在，一次是在是在，只见他穿着西服，站在房子里，言词激烈地呵斥妻子。代助没有人陪伴，他沿着走廊打平冈房前穿过的时候，突然清楚地看到这个情景。这时平冈转过身来。“啊，是你呀！”他打了声招呼。看那脸色，那表情，丝毫找不出快活的影子。夫人从屋内探出头来一看到代助，白皙的面庞顿时变红了。代助不由得为难起来。他听到平冈敷衍地邀他进去，就说自己没有什么事，只是随便走走。

“你要出去，咱们一同走吧。”代助说着，就退了出来。

平冈向代助诉苦说，他想快点找个栖身之所，因为太忙，始终未能如愿。他想暂时租借一下旅馆，不是客人没走，就是正在刷房子……

平冈一直谈到乘上电车同代助分手时为止。代助看他挺可怜的，答应房子托自己的学仆代为寻找，现在正是萧条时期，总有很多房子空下来的。说完就回来了。

接着就按两人约定好的那样派门野去找房子。门野一去，就很快看好一个地方。代助又叫门野陪同平冈夫妇实地察看，听说他们也表示满意。后来代助又叫门野跑了一趟，一来要通知房主，二来再去核实一下，究竟租不租，如果不合适还可以另寻他处。

“你告诉过房主决定租用了吗？”

“嗯，回来时我通知他了，说平冈夫妇明天就搬进去。”

代助坐在椅子上，重新思考着再次迁来东京的这对夫妇的未来。平冈和三年前他们在新桥分别时大不一样了。好比在生活的楼梯上，有一两次滑了脚，在未达到高处的时候便摔下来了。说幸运也是幸运，他没有受到重伤，也没有为世人所注意。然

而他的精神状态确实失常了。代助同他一见面，马上觉察到这一点。可是，代助想到自己三年来的变化，又觉得自己对平冈的印象正是用自己的这种心情体察对方而得到的反应。然而他一想起那次到平冈的旅馆去，没有进屋就同平冈一起出来的情景，想起他的言语举动，就又不能不回到原来的结论上去。当时平冈的脸上闪现出顽强的神情，他那经受过强烈刺激的眉毛、眼睛，丝毫不回避风沙的袭击。而且不管谈到什么事，语调总是那样缓慢而低沉地震动着代助的耳膜。在代助看来，平冈就象一个呼吸微弱的病人，一边吮吸着苦涩的葛粉茶，一边不停地喘息着。

“看他那股焦急劲儿。”代助目送着飞快跳上电车的平冈，口里嘀咕道。他想起了平冈那个抛在旅馆里的妻子。

对平冈的妻子，代助从来没有叫过他夫人，总是象结婚前一样，依然称呼她的原名三千代。代助同平冈分手后又折回来，他想到旅馆里见见三千代，彼此交谈一番。然而他没有去。代助停住脚步思索着，虽然现在自己不抱有任何恶意，但出于自责，还是作罢了。他想，只要鼓起勇气来，还是能够去的，只是要拿出这点勇气，对他说来已经是够痛苦的了。就这样，他回到了家里。人虽说回来了，但情绪一时安定不下来，心里总有些异样的感觉，仿佛缺少了点什么。于是，他又出去喝酒了。代助酒量很大，要喝多少能喝多少，尤其在这样一个晚上，他更无所节制了。

“我那时到底怎么啦？”代助靠在椅背上，比较冷静地自我反省起来。

“什么事吗？”门野又出现了。他脱掉了外褂，脱掉了袜子，光着一双白嫩嫩脚丫。代助默默地瞧着他的脸，门野也

同时瞧着代助的脸，两人对视了一会儿。

“哎呀，你不是喊我来的吗？真是，真是。”门野说着回去了，代助并不感到有什么奇怪。

“阿妈，他没有叫我，怪不得，我总感到不对劲儿，又没有听到他拍手，也没有听到别的什么声音。”厨房里门野和老妈子在谈话，接着传来了一阵笑声。

这时盼望已久的客人上门了。在外候客的门野，带着意外的表情走进来，凑近代助跟前悄悄地说：“先生，来的是夫人。”代助默默地离开椅子，走进了客厅。

平冈的妻子是个面色白皙的女人，她乌黑的头发，瓜子脸，眉目清秀，一看，总带些凄凉的表情，宛如古老的风俗画里的人物。她来到东京以后，气色似乎更加不好了。代助在旅馆里初次见到她的时候，就有些惊讶，还以为是坐了很长时间的火车，颠颠簸簸疲劳尚未恢复过来的缘故。再一打听，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原来她一直都是这副样子。代助有些可怜她了。

三千代离开东京以后第一年就生产了。孩子一生下来就死了。此后，她发觉心脏疼痛，健康情况有些不妙。起初还不当回事，谁知久病不愈，请医生诊断，也说不清楚。再细问下去，就推说也许是一种名称古怪的心脏病。倘若真是这种病，那就是心脏流向动脉的血，一部分又倒流回来。医生说这是一种很难根治的绝症。平冈听了也大吃一惊，想了各种办法，悉心调养，一年来情况大有好转，面色也象原来那样显得红润多了。她自己也挺高兴。谁知在回东京前一个月光景，血色又不好了。不过，据医生说，这回不是由于心脏造成的。心脏固然不那么有力，但也没有比从前恶化。经诊断，认为瓣膜的作用

绝对没有受到阻碍。……以上都是三千代亲自对代助说的。代助此刻瞧着三千代的面孔，心想，她的病莫非是因为某些烦恼造成的吧。

三千代有一双美丽而修长的眼睛，轮廓鲜明的双眼皮。当她出神地凝望着什么的时候，那副明亮的眸子，显得特别大。在代助的眼里她是个美目流盼的女子。三千代出嫁之前，代助常常看到她的这种眼神，直到现在还给他留着深刻的印象。只要他的脑子里一浮现三千代的面影，首先想到的就是那双乌黑明澈、含情脉脉的大眼睛。

三千代从走廊里由人陪伴着进了客厅，在代助对面坐下来。一双洁白的手叠放在膝头。下面的手戴着戒指，上面的手也戴着戒指。上面的戒指金丝框里嵌着一颗大珍珠，是当今最时兴的。这是三年前结婚的时候代助作为贺礼送给她的。

三千代抬起头，代助立即认出了那副眼神，他不由地眨了眨眼睛。

她说，火车抵达这里的第二天，本来该和平冈一道来拜访的，因为心绪不好，没有来。自那以后也没有单独来访的机会，所以一直耽搁了。今天正好有空。……说到这里，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转换了话题，抱歉地说上次代助看望他们时，恰巧赶上平冈要出门去，实在有些过意不去。

“你要是等一会儿该多好。”她的话语带着女性的温存，然而调子却是沉郁的。代助看到她这副模样，不由地联想起她的过去。

“看来，你们挺忙的。”

“哎，忙是忙，不过还好。你那次来，实在太见外啦。”

代助想问问他们夫妇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终于没能

开口。要是平时，按照他同三千代的关系，他完全可以半开玩笑地问她：“你干了什么坏事？受到那样的训斥，看，脸都红啦。”……然而，当他听到三千代柔媚的话语，是想把当时的一切掩饰过去的时候，不由地泛起了怜悯之情，他哪有心思再去开玩笑呢。

代助点着香烟，衔在嘴里，头靠在椅背上，和缓地说：

“好久未见面了，去一道吃顿饭吧。”他感到自己的态度，也许能给这女人带来一些慰藉。

“今天我有很多事，不能久呆。”三千代说着，微微露出了金牙。

“哎，没关系嘛。”

代助把双手放在脑后，手指和手指扣在一起，瞧着三千代。三千代俯首从腰带里掏出一只怀表来。这是代助送她珍贵戒指的时候，平冈特为妻子买的。代助还记得，当时她同平冈一起到一家商店里各自买完东西出来，跨出门栏的时候，两人彼此相对着笑了笑。

“哎呀，都过了三点啦，我还以为两点左右呢。路上还要办点事啊。”三千代自言自语地说。

“干吗那样急？”

“嗯，我得早些回家。”

代助从头上松开手，弹了弹烟灰。

“三年来，都离不开家啦，真没办法。”代助笑着说，然而语调里却流露出几分凄苦的情绪。

“对啦，明天不是要搬家的吗？”

三千代的声音忽然变得明朗了。代助本来把搬家的事忘得一千二净，这时听到对方欢快的话语，自己也被感染了，于

是，进一步追问道：

“等搬家以后，可以时常到我这里来啦。”

“那……”三千代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好，脸上现出困惑的神情。她低头看看地面，又仰起头来，面颊微微变红了。

“我这次来有件事相求。”

头脑敏锐的代助，一听三千代这句话，就马上猜透了她的心事。在从平冈到达东京的那一天起，代助就下意识地感到迟早会碰到这个问题的。

“什么事？别客气，说吧。”

“不知能否借点钱出来。”

三千代说起话来，完全象小孩子一般天真无邪，然而两颊仍是红润润的。代助看到这女人如此感到难为情，对平冈的境遇越发怜悯起来。

谈话渐渐深入了。代助才弄明白，明天搬家和置办家具都不需要借钱。他们辞掉银行工作的时候，还欠下三笔借款，其中有一笔无论如何得在到达东京后一周内马上还清。因为有些特别的原因，期限定得死，不能象另外两笔一样可以向后拖一拖。平冈从到达东京的第二天起，就为这笔钱东奔西跑，一直没有弄到手，不得已只好叫三千代到代助这里来告贷。

“是借支行行长的钱吗？”

“不是，要是他的，往后拖延一段时间倒没有什么，可这一笔不能不立即想办法还清，因为关系到今后在东京的生计。”

代助终于搞清楚了其中的原委。一问金额，五百日元出头。代助在肚子里忖度开了，其实，自己手头一文都没有。代助这才感到平时自己用起钱来，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困难，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最不自由的人。

“怎么借那么多钱呢？”

“所以提起这事儿我也挺难受的。怪我不好，因为自己有病。”

“全是医药费吗？”

“不是，医药费是有限的几个钱。”

三千代没有说下去，代助也没有勇气再问了。他只是望着她那苍白的面庞，从那里朦胧地感到了一种对未来的不安情绪。

五

第二天一早，门野雇了三辆货车，到新桥车站为平冈取行李。本来早就运到了，只因住房一直没有着落，所以拖到今天。代助算了一下，路上往返加上取货的时间，足足要花上半天的工夫。为了不误事，代助从一起床就提醒门野早点出发。门野操着平常那副腔调说没关系。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时间观念的人，就这样随便回答了一句。听到代助仔细一讲，这才明白过来。代助还叮嘱他，把行李送到平冈住地，帮助他的一切安排妥贴之后再回来。门野连连答应，请代助放心，说完就高高兴兴地出门了。

代助读书一直过了十一点，他忽然想起有个叫邓南遮^①的

^① Gabriele D' Annunzio (1863-1938)，意大利作家兼诗人。

人说过，要把自己的屋子装饰成红、蓝两种颜色。邓南遮认为，生活的两大情调，正是存在于这两种颜色之中。因此，凡是使精神兴奋的房间，如音乐室和书斋，都要尽量涂成红色。相反，凡是需要养心安神的地方，都要涂成浅蓝色。看来这位诗人运用心理学家的理论，使自己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

代助感到奇怪，象邓南遮这样容易接受刺激的人，为什么还强烈地追求这种叫人见了易于激动的红色呢？代助自己每每看到神社前的牌坊，心情总感到不快。如果可能，哪怕光是头脑也行，他真想在绿意荡漾的漂渺境界里安安静静地长眠。在一次展览会上，他看到一位姓青木^①的人，画了一个站在海底下的身材颇长的女人。众多的展品里，代助认为惟有这一幅最为动人。他自己渴望着这种安谧而沉静的生活情趣。

代助走到廊缘上，望着庭院里一片迷蒙的绿色。花早已凋谢，如今刚刚抽芽、放叶，代助立即感到一股暖融融的绿风扑面而来。他喜欢这种耀人眼目的绿意里，衬托着宁静的底色。于是，他便戴上帽子，穿着日常的丝绸大褂，出了家门。

来到平冈的新居一看，门敞开着，空洞洞的，看情形行李尚未运到，平冈夫妇似乎也没来过。一个车夫打扮的人，坐在廊子边上抽烟。代助从他那里得知，平冈夫妇来过一趟，说上午反正来不及了，干脆下午再安排吧，于是就回去了。

“老爷和太太一道来的？”

“嗯，一道来的。”

“是一道回去的？”

“嗯，是一道回去的。”

“行李很快就会到的，你辛苦啦！”代助说罢又走到街上。

^① 青木繁（1882—1911），日本近代西洋画家。

他到了神田，本不想再到平冈住的旅馆去，可是又惦记他们两口子，特别是平冈的妻子。他走进去，夫妇俩面前摆着食案正在吃饭，女佣端着茶盘，屁股冲着外面坐着。代助从后面打了声招呼。

平冈惊愕地望着代助，眼里布满了血丝，他说两三天没有睡觉了。三千代笑话他有些夸大其词。代助怀着几分同情，看了总算放心了。他没有久留，到外面吃了饭，理了发，上九段办点事，回来的路上又到平冈的新居看了看。三千代用手巾包着头，穿着印花长内衣，矮腰窄袖，两肩上系着带子，正在收拾行李。在旅馆照料他们的女佣也来了。平冈在廊上拆包裹，看见代助笑道：“快来帮帮忙。”门野脱了外褂，撅着屁股和车夫一块向屋内抬衣柜，一边对代助说：“先生，怎么样？看我这副打扮，你可不准笑话啊！”

第二天，代助正在吃早饭，照例喝着红茶。门野刚洗完脸，油光可鉴地走近茶室来。

“昨天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因为太累打瞌睡了，一点都没有注意。想必看到我睡着了吧？先生真坏。您回家时几点钟？到哪里去了？”门野又象平时那样，一直唠叨个没完没了。

“你真的帮他们收拾完毕才回来的？”代助一本正经地问。

“嗯，完全收拾好了。真费工夫啊，反正跟咱们搬家不一样，尽是各种各样的大物件。夫人只是站在屋子中央，呆呆地东张西望，真是个奇怪的人哪。”

“她身体不太好啊。”

“可不是嘛，脸色看来有些不对劲。平冈先生就大不一样了，他身体魁梧，昨晚一道洗澡时，使我很吃惊。”

不一会儿，代助回到书斋，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在朝鲜

统监府任职的朋友的，感谢对方上回赠送的高丽陶瓷；一封是寄给法国的姐夫的，请他代购一件价钱便宜的塔那格拉^①手工艺品。

午间出外散步的时候，代助又瞅了一眼门野的房间，看他倒在床上正呼呼大睡。代助望着门野天真的睡脸和翕动的鼻孔，实在羡慕。自己昨夜未能睡好，苦恼极了。放在枕畔的怀表，发出了很大的声响，代助伸手拿过来塞到枕头下边。可是那声音仍然在脑子里震荡。他听到表针走动的声音，迷迷糊糊之中，一切外来的干扰都沉到暗夜里去了。他只感觉到一支补缀夜幕的针，咔嚓咔嚓在头脑里回旋。不久，这声音又变成了唧唧的虫鸣，在门外树丛里欢叫……。代助回忆着昨夜的梦境，心情恍恍惚惚，仿佛发现在睡眠和觉醒之间有一种细丝牵系着。

代助是这样的人，不论什么事，一旦留心起来，就一直想下去没个完。而且自己理智上明白知道有些事不必认真追究下去，然而一考虑起来就摆脱不掉。三、四年以前，他曾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自己平时是如何进入梦乡的。夜里他钻进被窝，一切安排停当之后，意识渐渐朦胧了。“啊，就在这个时候，原来是这样入睡的呀。”这么一想，精神紧张起来，眼睛又睁开了。过一阵子刚要睡了，精神再复兴奋起来。代助每晚上三番五次被自己的这种好奇心纠缠着，最后被征服了。他想千方百计从这种痛苦中逃脱出来，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愚蠢。自己不明白的事偏偏要弄个明白，这就象詹姆士^②说过的一

① Tanagra, 希腊古城。

② Willidm James (1842—1916), 美国哲学家兼心理学家。

样，点燃蜡烛去寻找黑暗，阻止陀螺旋转来玩味它运动的奥妙。这样下去，永远也不得安眠。他虽然明了这番道理，哪知一到晚上精神又兴奋起来。

这种苦恼持续了一年多，才渐渐消失了。代助把昨晚的梦境同以前的苦恼心情相比较，有着奇妙的感觉。因为他体会到舍弃一部分理智，让自己不知不觉放眼于梦幻之中，是十分有趣的。同时他又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变得如醉如痴起来。他过去从未有过感情激昂不能自已的时候，因此，相信将来也不会发起狂来。

此后过了两三天，代助和门野都没有听到平冈的消息。第四天过午，代助被麻布^①的一户人家邀去参加游园会。那天来了很多客人，有男有女。主宾是英国的国会议员和实业界老板。这些高个子男人每人都领着自己的妻子。她们都是容颜标致的西方美人，戴着夹鼻眼镜。到了日本，装扮得更加姿色动人，手里炫耀般地打着不知从何处买来的岐阜出产的彩绘阳伞。

这天天气非常好，宽阔的草坪上站满了身穿礼服的客人。空中一碧如洗，使人打内心里感觉夏天到了。英国绅士皱起眉头望望天上，说了句：“真美！”他的妻子马上回答：“lovely^②！”他们的声音洪亮有力。代助想，英国人说起恭维话来又是别具风格。

这位夫人拉住代助说了几句话，不到三分钟，他再也应酬不下去了，就立即退了回来。接着，一位身穿和服，挽着岛田

① 东京地名。

② 英语，意即“可爱”，“美丽”。

发型^①的小姐和长期在纽约经商的某某又和代助搭上了。这位某某自以为具有讲英语的天才，每逢有讲英语的集会，场场必到。他同日本人也讲英语，最喜欢用英语发表即席演说。而且有个毛病，说几句就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一阵，英国人看到了时常现出惊讶的神情。代助暗想，不要再讲下去了吧。小姐的英语倒很流畅，她是有钱人家的女儿，雇佣一位美国妇女做家庭教师，用英语从事研究工作。代助听她讲话，心里深切地感到，她的话语远比她的面孔更动人。

代助应邀到这个地方来，并非同东道主或这对英国夫妇有什么私人关系，完全是由于父兄在社会上的交际势力，使他得到了一张请帖。他到处踱着，同各方面的人打招呼，随便应酬几句。他看见了自家的哥哥。

“呀，你来啦？”哥哥说着，他的手抬了抬，没有触到帽子。

“看来，天气真好啊！”

“啊，真好。”

代助的个头并不矮，哥哥比他还要高得多，而且近五、六年来，身体逐渐肥胖，显得十分有气派。

“怎么样，到那边同外国人聊聊吧。”

“不，我不愿去。”哥哥苦笑着，一边用指头摆弄垂在大肚皮上的金锁。

“外国人很有意思啊，简直有点过分了。经这么一夸奖，连天气都非得好起来不成？”

“他们那样赞美天气吗？哎，我倒感到有些热。”

① 未婚女子的一种发型。

“我也是。”

诚吾和代助说着，就不约而同地掏出白手绢擦额头上的汗。两个人都戴着丝绸帽。

兄弟俩来到草坪旁边的树荫下站住了。附近没有一个人。对面正开始表演节目，诚吾还是带着平时在家里的那副神情，远远地望着。

“象哥哥这样的人，无论呆在家里或出外作客，心情都是一样的。他对当前的社会生活已经麻木不仁，丝毫不感兴趣了。”代助看到诚吾的样子，心里这样想。

“父亲今天怎么没来？”

“他参加诗会去了。”

诚吾不动声色地回答，代助多少有点奇怪。

“嫂嫂呢？”

“她有客人。”

代助想，嫂嫂回头定会抱怨的。他越发感到奇怪了。

代助知道诚吾一直很忙，他心里明白哥哥大部分时间是花在这样的聚会上，但他并不觉得腻烦，也不发怨言，只是一味地喝酒，吃东西，同女人厮混。这些事诚吾泰然处之，总不见有疲劳和焦躁的样子，身体一年年胖起来。代助对哥哥的这手非常敬佩。

诚吾接待宾客，上茶楼酒肆，出席白天和晚上的宴会，进俱乐部，到新桥和横滨迎送客人，赴大矶请安，从早到晚，在人们聚会的场合多次露面。他既不感到自豪，也不感到厌倦。代助想哥哥大概过惯了这样的生活，就象海蜃飘荡在洋面上，已经尝不出海水的咸味来了。哥哥这一点在代助看来实在难得。诚吾同父亲不一样，他从来不对代助进行枯燥的说教。他

也绝口不提什么主义、主张、人生观之类的令人费解的道理。他似乎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但是，他也从不想试图打破关于主义、主张和人生观这些抽象的说教。实际上，还是采取这种平凡的态度为好。

然而有一点叫代助不满意。要是闲聊天，嫂嫂远比哥哥更能引起代助的兴趣。代助见到哥哥，听到的尽是报上的新闻，什么意大利发生地震啦，土耳其的天子被废黜啦……。要么就是对面海岛上的花儿不行啦，横滨外国船舱里养着大蛇啦，有人被火车轧死啦，等等。这些不着边际的新闻要多少有多少，他一谈起来就没完没了。

不过，他有时也问代助，托尔斯泰是否死了，如今日本小说家谁最伟大之类的怪问题。总之，他对文艺既不关心，又无知得出奇。谈不上什么尊敬和轻蔑，他只是随便问问而已，所以代助回答起来也很容易。

跟这样一位兄长面对面谈话，虽然缺乏刺激性的话语，但也还算轻松、愉快。只是他每天早出晚归，很少能碰面。哥哥难得有时间在家里呆上一天，同嫂嫂、诚太郎和缝子一起接连吃上三顿饭。

如今代助同哥哥肩挨肩站在树荫里，对他来说，真是少有的机会。

“哥哥，我有话要跟你谈，你什么时候有空？”

“有空？”诚吾重复了一句，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明天早晨怎么样？”

“明天早晨我要到横滨去一趟。”

“中午呢？”

“中午公司方面有事找我商量，你要是来，也没有时间长

谈。”

“那就晚上吧。”

“晚上我要到帝国饭店去，那对西洋夫妇明天晚上找我有事。不行。”

代助撅起嘴巴盯着哥哥瞧，接着两人不约而同地笑起来。

“你要是急，今天谈谈怎么样？今天我有空。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了，去一道吃饭吧。”

代助同意了，他本以为要到俱乐部去，哪知哥哥提出要去吃鳗鱼。

“戴着丝绸帽进鳗鱼馆，这可是头一遭。”代助迟疑地说。

“那有什么关系？”

两人离开游园会，乘车来到了金杉桥旁的鳗鱼馆。

这是一家古老铺子，门前有一道河，栽着杨柳。黑糊糊的神龛柱子旁边有一只木架。他们把丝绸帽翻转过来并排放在上面，代助看着看着，说了声：“真别致啊！”兄弟两个登上了门窗敞开的二楼，盘腿坐了下来，倒觉得比游园会更加有趣。

两人高高兴兴地喝着酒。哥哥只顾吃喝闲谈，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他关心的事了。代助也迷迷糊糊的，看样子要是再喝几杯，就会把要紧的事给忘了似的。女侍摆上第三壶酒的时候，代助开始进入正题了。不用说，代助谈话的正题就是三千代找他借钱的事。

说实在的，代助还从来没有张口直接向诚吾要过钱。还是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他去玩艺妓，钱花过了头，是哥哥想办法给他垫上的。代助记得哥哥当时没有责备他，只说：“真够呛，可不能告诉父亲呀。”然后通过嫂嫂为他还清了债务。哥哥没有埋怨代助一句，打那时起，代助觉得对不住哥哥。每到手

头拮据的时候，就央求嫂嫂帮助想办法。因此，今天是第一次和哥哥面对面谈借钱的事。

照代助看来，诚吾就象一只打掉提梁的茶壶，不知从何处下手才能拎起来。然而这一点正是他对哥哥感兴趣的地方。

代助若无其事地闲聊起来，他慢慢悠悠地诉说起平冈夫妇的经历来。诚吾听了脸上毫无关切之情，只是一边喝酒，一边“啊，啊”地应和着。话题逐渐说到三千代借钱的事了，他还光是一个劲地点头。代助看到这种情形，只得说：

“所以，我看她很可怜，就答应借点钱给她。”

“噢，是吗？”

“怎么样？”

“你有钱借给她？”

“我一文也拿不出，只好借。”

“向谁借？”

代助早已预料到哥哥会来这一招，就直截了当地说：

“我想从你这儿借。”说罢又望望诚吾的脸。

哥哥仍然带着平常那副表情，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我看，还是算啦。”

按照诚吾的说法，这不关系到什么人情面子，也不考虑她将来能否偿还，会受到多大损失等等。他只是一味断定，逢到这种场合不必管他，人家自会有办法解决的。

诚吾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断，举了这种例子。诚吾的街坊有个叫做藤野的人，租住一家客栈。最近，藤野一个远房亲戚的儿子借住了进来。不久，这青年要马上回乡接受征兵体检，他提前寄来的学费和盘缠都被藤野用了。于是藤野来求诚吾想办法，诚吾没有直接见他，叮嘱妻子不要答理。结果，那青年还

是按期回去了，并且顺利地通过了体检。还有一次，这位藤野有个亲戚，把自己存的房租花光了，房东赶他第二天搬家，他出于无奈，又托藤野前来求情。这回又被诚吾回绝了。到头来，他还是还清了房钱。……诚吾讲的尽是这样的事。

“该不是嫂嫂暗中做了人情吧，哈哈……哥哥还胡涂着呢。”

“哪会有那样的事。”

诚吾依然是先前那副表情，把面前的酒杯端起来，送到了嘴边。

六

这天，诚吾一直没有答应借钱这件事，代助也尽量回避三千代可怜啦，不幸啦之类的话题。他想，自己虽然对三千代抱有同情之心，但要说服不了解情况的哥哥，使他也和自己一样怜悯她，那是不可能的。再说，一味谈些令人感伤的事，不光会被哥哥耻笑，而且是愚弄自己。因此代助仍然象平素一样，一面喝酒，一面漫无边际地闲扯起来。他想这也许就是父亲所说的热情不够吧。但是，代助坚信自己不是那种靠眼泪打动人心的低级庸俗的人。他认为最叫人看不顺眼的就是装出一副认真和热情的模样，用眼泪和烦恼去说服人家照自己的主意行事。哥哥十分了解他的性格，所以到这个时候，如果尽说一些低三下四求人帮助的话，那就会降低自己的身价。

代助只顾喝酒，再不提借钱的事了。兄弟对饮，这使他感

到很痛快，彼此也都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到上茶泡饭的时候，代助象忽然想起了什么，他跟哥哥说，不借钱也可以，能否替平冈找个差事干干。

“不行，这样的人很难办。再说眼下正碰上不景气，没有办法。”诚吾说罢，大口大口地吃起茶泡饭来。

第二天一睁眼，代助躺在床上首先考虑的就是：要说动哥哥，非通过他的实业家同僚不行，单靠手足之情是不成的。

代助这样思量着，心里没有埋怨哥哥不讲情面，相反，他觉得诚吾这种态度是当然的。使他不解的是，从前自己玩艺妓欠下的钱，哥哥倒毫无怨言地为他偿还了，这回怎么就不一样了？要是他为平冈立下借据，说明是同平冈一道借的，那会怎么样呢？哥哥会同上回一样为他收拾局面的吗？也许哥哥预料到这一点才拒绝的？再不然就是哥哥估计自己不至于干出那种事来，因而感到放心，所以一开头就不肯答应的？

论起目前代助的境况来，他不能为别人作担保，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哥哥看穿了他这一点不肯答应借钱，这倒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他想试探试探哥哥的态度究竟有多大改变。想到这里，代助苦笑起来，觉得自己的心地也变坏了。

然而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平冈早晚会拿着借据找他来签名的。

代助想到这里就起床了。门野盘腿坐在厨房里看报，他一看到代助满头水淋淋地从浴室里走回来，连忙起来把报纸叠好，然后推到坐垫旁边。

“《煤烟》^①这篇小说写得真好啊！”门野大声说。

① 森田草坪的长篇小说，1909年在夏目漱石的推荐下，连载于《东京朝日新闻》，一时轰动社会，作者也随之一举成名。

“你读啦？”

“嗯，我每天都读呢。”

“有意思吗？”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什么地方有意思？”

“你若问什么地方，这叫我怎么回答好呢。我想不管怎么说，它反映了现代人的不安心情。”

“你不感到有些肉麻吗？”

“是的，而且很强烈。”

代助沉默了。

他端着一杯红茶回到书斋，坐到椅子上茫然地望着院子。石榴树高矮不齐的枯枝和灰暗的树干上，长满了红绿相间的幼芽。这种艳丽的颜色只在代助的眼里一闪，马上就消失了。

现在代助的头脑里，已经不存有任何具体的思虑了，宛如大门外面的天空一般空阔宁静。但是，在他心灵的深处，却有无数难以捉摸的细小的东西涌了出来，他对这种感情上的微小的震动几乎毫无觉察，就象奶酪上不管虫子如何爬动，只要还在原来地方，他都不管。只是在生理性的反射到来的时候，他坐在椅子上才不得不改变一下身体的位置。

近来人们常常谈论什么“现代的不安”之类的流行语言，但代助很少说。一来他认为，自己是属于现代的人不说也知道，二来他确信现代的人不一定都有不安感。

照代助的观点，俄罗斯文学中的不安，是来自天时的不顺和政治压迫；法兰西文学中的不安，是由于奸淫有夫之妇的事太多的缘故；以邓南遮为代表的意大利文学中的不安，则是表现在无限制的堕落引起的自我毁灭感。日本文学家喜欢单从不

安这一角度来描写社会，所以这类作品都是模仿外国作品的产物。

在求学时代，他就有了理智上怀疑事物而产生的不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戛然而止而走回头路，这好比向天上扔石头一样。代助认为还是不要干这种傻事为妙。禅宗所论的“大疑现前”^①的境界，对代助来说还是未知的王国。代助生来就是对万物抱有怀疑的直率而敏锐的人。

代助读起门野赞赏的《煤烟》来。今天，他把报纸放到了红茶茶碗旁边，再不想打开了。邓南遮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挥金如土的纨绔子弟，他们不论如何享乐，如何玩世不恭，都是无可非议的。而《煤烟》的主人公却是个手无分文的穷苦人，没有爱情力量他是不可能坚持到那种地步的。可是在小说里，无论从男主角要吉身上或女主角朋子身上，都看不出他们正是为了诚实的爱情才被排除到社会之外来的。代助不知道主人公靠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配着自己的行动。他们处于那样的境地能够果敢地行事，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安。只有象自己这样在优柔寡断，踌躇不前的时候，才会有不安的情绪。代助每当独自寻思的时候，总以为自己是个特殊的人物，可是看到要吉这种特殊人物时，觉得他远远超出了自己。前些日子他就是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读《煤烟》的。然而这两天，他发觉自己同书中的要吉有着一段不小的距离，常常看了几眼就放下了。

代助坐在椅子上，不时挪动着身子。他觉得这样可以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过一会儿，他喝完红茶，又开始读书了。一

① 佛教禅宗的理论，认为世界万物都只不过是一种假象。

连看了两个小时，还算顺利，当读到某一页的中央时，突然停下来，两手支着面颊。接着拿起旁边的报纸，又读了一段《煤烟》，仍觉得不合自己的胃口。他又看了看其他的杂七杂八的报道，有一条消息说，在高等商业学校的事件中，大隈伯^①站到了继续骚动的学生一边。代助认为这是大隈伯为了把学生吸引到早稻田方面去而采取的计策。代助扔下了报纸。

到了午后，代助终于意识到自己坐不住了。他觉得肚子里出现了无数细小的皱褶，这些皱褶不断交换着位置，改变着形状。情绪总有些摇摆不定。过去代助经常处于这种心理状态的支配之下。每当这时，他总是作为一种本能上的反应加以控制。他有点后悔昨天不该跟哥哥去吃鳗鱼。他想出去散步，想到平冈那里去。他自己也弄不清主要的目的是散步还是看望平冈。代助叫老妈子找出和服来正要换衣服，侄儿诚太郎来了。他手里拿着帽子，把圆圆的小脑袋向代助面前一伸，就势坐下了。

“已经放学啦？怎么这么早？”

“一点也不早。”诚太郎笑笑，看着代助的脸孔。代助拍拍手招呼老妈子。

“诚太郎，你要喝可可茶吗？”

“要喝。”

代助叫老妈子端来两杯可可茶放下，然后逗趣地说：

“诚太郎，你尽玩棒球了，近来手都变大了。手倒比脑袋要发达啊。”

① 大隈重信（1838—1922），1882年创设东京专门学校，1902年改称早稻田大学。

诚太郎笑嘻嘻地用右手抚摸着自已圆溜溜的脑袋，他的手确实大得多了。

“叔叔，听说爸爸昨天请你吃饭去啦？”

“嗯，可不是嘛，直到今天肚子还不舒服呢。”

“又开玩笑啦。”

“不是玩笑，是真的。全都怪你爸爸。”

“所以爸爸对我说啦。”

“说什么？”

“他叫我今天放学以后到您这里来吃东西呢。”

“噢，是要我还礼吗？”

“嗯，爸爸说昨天他请客，今天该轮到你啦。”

“怪不得，你是为这个才来的？”

“对啦。”

“哥哥的这个孩子真够机灵的，好，我现在不是给你喝可可茶了吗？”

“可可茶算什么！”

“你不喝？”

“当然要喝啦。”

诚太郎提出了下面的要求：等相扑表演开始的时候，他要叔叔带他到回向院去，坐在正面最高的位置上观看。代助愉快地答应了。诚太郎兴高采烈起来，他突然冒了一句：“爸爸还说，别看叔叔荡荡悠悠的，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哪！”代助听罢稍稍发起呆来，他只好随便答道：“叔叔了不起，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可我昨天晚上才听到爸爸这样说哩。”诚太郎辩解道。

据诚太郎讲，昨天晚上哥哥回家之后，就同父亲和嫂嫂三

个一块谈论起来。小孩子虽然听不太懂，可头脑聪明，有些话记得很清楚。当时父亲谈起代助来就说，看样子不会有什么出息了，哥哥却说，他办起事来还算挺懂道理的，不如随他去吧，您尽管放心，不会错的。看来哥哥处处为自己辩护。嫂嫂赞成哥哥的意见，她说一个星期前，才问过算卦的先生，说代助将来一定能成为人上人。……

代助一面催促诚太郎继续讲下去，一面颇有兴致地听着。当他得知嫂嫂为他占卦的事时，实在觉得好笑。过了一会，他换上和服，把诚太郎送出门外，自己就到平冈家里去了。

平冈的家外表上十分简陋。由于数十年物价不断飞涨，中流社会的日子一天天艰难起来，这所宅子就是最好的代表。至少在代助的眼里是这么看的。

房门和大门之间只有一席之地，这里算是厨房了。里面和两侧都是窄小的屋子。这本来是那些资金微薄的小业主们的住居。随着东京市内日渐贫困，他们企图用有限的资金放高利贷，以便获取二至三成的利息。只好拿出少量的钱来，盖了这些简陋的住房。这些建筑成了他们生存竞争的产物。

今日东京，尤其是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这样的房屋，而且象入梅时节的跳蚤似的不断繁衍扩大。代助曾经把这种现象比作“向灭亡发展”，他认为这正是日本最典型的象征。

这些房顶，都用油罐的铁皮焊成方形遮盖着，象鱼鳞一样。在这里租住的人们，都曾经在半夜里被房柱的断裂声震醒过。他们的房门总有破洞，他们的窗户总是东歪西斜。那些时时惦记着自己的资本、月月靠利息生活的人们，都是屈身住在这样的地方，平冈也算其中的一个。

代助从墙根前通过的时候，首先向屋顶瞥了一眼，黑糊糊

的泥瓦给他一种奇妙的感觉。那没有一点光亮的地板，好象不论有多少水都能吸进去。大门口散乱地堆放着破草席，那是搬家时包东西用的。走进屋内一看，平冈正坐在桌前写一封长信。三千代在里面一间屋子，弄得衣柜的环子哗啦哗啦直响。旁边有一只大箱子敞开着，一件漂亮的长袖女衫露在外面。

平冈对代助打了声招呼，说太失礼了，叫他等一等。这时代助不住望着那只皮箱和里面的衣物，望着那双在衣箱里不停摆动着的纤细的手。窗户依然开着没有关上，但三千代的脸孔被遮住了，代助没有看见。

不一会，平冈把笔放在桌上，坐直了身子。看来他好象专心写一封至关重要的信，耳朵红了，眼睛也红了。

“怎么样？可要好好谢谢你啦，本来正要登门拜访的，一直未去成呀。”

平冈的话听起来不是什么表白，而是一种挑战。他连衬衣和长裤都未能穿好，就一屁股盘腿打坐在铺席上。由于衣领没有扣得齐正，一些胸毛露了出来。

“还没有安顿下来吧？”代助问。

“还谈什么安顿，这辈子也别想安顿下来。”平冈说着，连忙抽起烟来。

代助心里很能理解平冈为何以这种态度对待自己。这决不是冲他来的。而是针对社会，不，是针对自己而发的。想到这里，他反而同情起平冈来了。然而，平冈说话的调子总是给代助的精神上带来一些不快，代助只是没有生气罢了。

“房子怎么样？有点不配套吧？”

“噫，不配套也没有法子。想住舒适的，只好买股票。最近东京漂亮的住宅，不都是股票公司经营建造的吗？”

“也许是这样的，不过盖成那样一座漂亮的建筑，背后不知要毁掉多少住房哩。”

“只要住起来舒服就行。”

平冈说着大笑起来。这时，三千代出现了。她向代助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然后坐下来，把手里一卷红法兰绒拿给代助看。

“这是什么？”

“孩子的衣服，做好了叠着，一直未动。今天看到仍放在箱子底下，就拿出来了。”她说着解开钮扣，把袖筒向左右摊开。

“瞧！”

“还留着干什么用，快当抹布算啦！”

三千代没有回答，把小衣服放在膝头上，低着头默默瞧了老半天。

“是同你的一道做的。”她看了看丈夫。

“是这件吗？”

平冈带有碎白花的夹袄下面，贴身穿着一件法兰绒衣服。

“穿这个不行，太热啦。”

代助开始看到昔日的平冈了。

“夹袄下面还穿这样的厚绒衣，太热啦。这样的天气穿衬衣都行。”

“嗯，我嫌麻烦，所以一直穿着。”

“我叫他脱下来洗洗，就是不脱。”

“好，脱就脱，我不想再穿啦。”

话题终于离开了已经死去的孩子，气氛也比代助刚来时融洽了。平冈说好久不见了，喝一杯吧。三千代要收拾一下，她

叫代助多呆些时候，说完就进了里面屋子。代助望着她的背影，心里想，无论如何得借点钱给他们才行。

“你找到工作没有？”他问。

“哎，又找到又没有找到。说没有找到，是因为眼下还闲着没事干，说找到了是指慢慢找下去总会有门路的。”

这话说得如此轻松，可在代助听起来，却感到平冈正为寻找工作而焦急不安。代助本想告诉平冈昨天自己同哥哥会谈的结果，但听到平冈的话之后，决定还是等等再说。因为他怕这样做会有损于对方的体面。另外关于钱的问题，平冈一直未提起过，自己也没有必要先许下愿来。代助想，这样默然不响，平冈心里一定觉得自己是个十分冷漠的人。然而，现在的代助，对别人的责难已经近乎麻木不仁了。他认为自己确实不是一个感情热烈的人。如果用三、四年前的眼光来看待现在的自己，也许是堕落了。然而要是用现在的观点回顾以前走过的路，又确实觉得自己对道德观念理解得更深，运用得更加自如了。照他现在的想法，与其煞费心机地把黄铜装扮成金子，倒不如老老实实承认本来就是黄铜，这样即使受人蔑视，心里也会感到自在的。

代助甘愿以黄铜自比，并非因为有小说中描写的那种经历，即于无意中陷入时代的狂澜而不得自拔，惊悟之余遂回心转意，而是依靠他自身特有的思索和观察，逐渐剥去了美丽的外壳。他认为，这种外壳有一大半是父亲给他加在身上的。那时候，父亲看起来象金子，许多先辈们看起来象金子，凡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人，看起来都象金子。因此他自己不满足于这种虚假的表象，急着想使自己早一点也变成一块金子。但是，在他亲眼看到别人的所作所为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努力不过是枉

费心机罢了。

代助又想，自己三、四年里有了这样大的改变，凭着他的感觉，平冈在这三、四年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是在过去，内心里总想尽量给平冈留下好印象，碰到昨天这种场合，即使同哥哥打架、同父亲吵嘴，也要想办法为平冈借到钱的。他还会跑到平冈家里大肆吹嘘一番。而平冈呢，他只是过去才会有这种想法，现在看来，他似乎也不那么看重友情了。

所以，关键性的事情只谈了一两句，接着就随便闲聊起来。说话之间，三千代端着酒壶进来，两人便开始对饮。

往常平冈逢到喝酒，话就随着逐渐多了。这人不管怎么醉，谈话依然象平素一样，显得很有兴致，语调里带着欢悦的情绪。他比一般的酒友能说善辩，有时会举出一些重要问题来，同你争论不休。代助还记得，过去两人中间摆着啤酒，互相争持不下。那时代助感到奇怪的是，平冈每当陷入醉态时，最容易同他发生争论。平冈还时常说，酒后吐真言。现在彼此的心境同那时候大不一样了。两个人心里都很明白，双方在思想上有了距离，是很难找到共同的道路的。平冈抵达东京的第二天，两人分别三年再度重逢时，不觉之间感到彼此都有些隔膜。

然而今天倒挺怪，平冈喝得越来越多，谈吐又象过去那样了。酒劲儿一上来，什么眼下的经济啦，以及伴随而来的痛苦、不平和满腹的牢骚全都麻痹了。平冈的语调一下子变得高昂起来。

“我失败啦，但失败了再干，而且打算永远干下去！你看到我的失败在发笑哩。笑也罢，不笑也罢，没关系，对我都是一回事。好吧，你就笑话我吧。你虽然笑话我，可你却毫无作

为，你对社会是兼收并蓄的人。换句话说，你是个没有主心骨的人。大凡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说没有才是骗人呢。人始终没有知足的时候，这就是证明。我要将自己的意志付诸于现实的社会之中，要使现实社会按照我的意愿行事，哪怕一点也好。没有这样的保证，我就难以生活下去了，从这里，我才发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你一味沉于思索，凭着这种思索，你把头脑里的世界同现实的生活分割开来，你忍受着这种极不协调的生活，这不正是一种无形的失败吗？你说这是为什么呢？我把这种不协调的生活推出去，而你却把它容纳进来。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我排斥这种不协调的生活时，我便感到失败得少一些。然而，我被你取笑，却无法笑话你。不，我很想笑，但从世人来看，我又不能笑。”

“你尽管笑好啦，你不笑我，我已经自己笑自己啦。”

“这是撒谎。对吧，三千代？”

三千代从刚才起一直默默地坐着，被丈夫冷不丁地一问，吃吃地笑了。她望望代助。

“是真的啊，三千代。”代助说着，递过酒杯来倒满酒。

“撒谎。不管我的妻子如何为你辩护，都是假的。当然，你也许在笑话别人的同时笑话自己，你是能够使这两者共同存在于头脑之中的。不过，我能辨别你的话是真是假。……”

“别开玩笑啦。”

“这不是玩笑，完全是正经话。你已经不是过去的代助啦。过去的你不是这个样，同现在判若两人。是吧，三千代？不管在谁眼里，长井都是扬扬得意的人物。”

“说什么呀，我刚才从旁看来，觉得你反倒更得意些呢。”

平冈哈哈大笑起来。三千代端起酒壶到里屋去了。

平冈用筷子夹起饭盘上的菜，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嚼着，过一会儿，咕噜翻了一下眼珠，说：

“好久没见面，今天很高兴，喝醉啦。你怎么样？你的情绪欠佳呀，这怎么行，我已经变成过去的平冈常次郎啦，你还没有变成过去的长井代助呢，这不象话。一定得给我变过来，以后要大大干他一场。我今后要干下去，也请你跟我一样干下去吧。”

平冈的话既直率又天真，他想努力促使今天的代助恢复到过去的生活中去。代助体会到这一点，而且被他的热情打动了。不过，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平冈实在有些操之过急了。

“你喝了酒说出话来象是醉了，可头脑还是挺清醒的。我也来说上几句。”

“是啊，这才象是长井君哩！”

代助不愿意马上开口。

“你头脑确实清醒吗？”他问。

“当然啦，只要你清醒就行。我永远都是清醒的。”平冈说着看看代助，他确实象自己说的一样。

于是，代助开始说起来：

“你刚才一个劲地攻击我，说我不干这不干那，我默不作声。因为确实象你攻击的那样，我什么都不想干。”

“为啥不干？”

“你问为啥，这不能怪我，要怪社会，广而言之，是日本对西洋的关系决定着我不能有所作为。首先，日本是借贷最多的贫穷国家，你想，借那么多钱何时能还清？即使能还也不能靠借钱过日子呀。日本是个不从西洋借钱就无法维持生计的国家。它还以先进国家自居，拚命想挤入一等强国的行列。这只

能是打肿脸充胖子，愈见可悲。青蛙拚命同牛比身个儿，怎能不鼓破肚子呢。这些都给我们每个人很大的影响。受到西洋压迫的国民，头脑迟钝，也就很难成事。一切教育都是为了驱使人们不息的劳作，弄得大家神经衰弱，说起话来愚蠢可笑。自己过一天就干好当天的事儿，别的啥也不想。因为疲劳使你无法考虑其他的事。精神困倦、身体羸弱、道德沦丧，各种不幸之事，一一接踵而来。整个日本不管走到哪里都看不见一寸光明，眼前只是一片黑暗。我一人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我本来就是个懒惰的人。不，同你交往时起才变得懒惰起来。那时年少气盛，你也认为我是个前途有为的人吧。假如整个日本社会的精神、道义和肌体大体上还算健全的话，那么我依然是个前途有为的人，我有好多事情要干，那时候会有许多的新鲜事物刺激我不断克服我的怠惰。但是一切都落空了，我终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就是你所说的对世界兼收并蓄，满足于那些最适合我去接触的事物。当然，我并不想规劝别人按照我的办法行事。……”

代助稍稍顿了顿，望了望有点拘谨的三千代，讨好般地
问：

“三千代，你看呢？我的想法就是对什么都无所用心，你不赞成这个观点吗？”

“您是因为厌世，才对一切都觉得无所谓的吧？我不很清楚。不过，我觉得您有点含混不清。”

“喂？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您说呢？”

三千代向丈夫看了一眼。平冈把胳膊撑在大腿上，手掌托着下巴，一声不响。他默默地把酒杯递给代助，代助也不吱一

声地喝了下去。三千代又给他斟满酒。

代助将酒杯送到嘴唇边，他想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他既不是为了说服平冈改变想法前来辩论的，也不是为了接受平冈的开导前来求教的。两人不管谈到什么程度，命运决定他们之间总有一段距离。代助从一开始就觉察到了，所以随便议论几句算了。他试探着谈论起社交方面的事，这样三千代也可以参加进来。

但是，平冈一旦醉了，抓住一件事就谈个没完没了。他挺起长满胸毛的红红的胸膛，说道：

“有意思，这太有意思啦。象我这种立身于社会局部同现实进行苦斗的人，是没有工夫考虑这些事的。日本贫穷也罢，弱小也罢，一干起工作来就都忘了。就算社会堕落，我也不去想它，仍然埋头工作。象你这样的闲人也许觉察到了日本的贫穷和我们这号人的堕落，然而，只有那些对社会毫无用心的旁观者，才会说出口来。因为他们有时间对镜自省。如果忙得连照镜子的工夫也没有，谁都会忘掉这些的。”

平冈喋喋不休地说了半天，打了个比喻，象给自己找到了同情者一般，心情十分得意。说到这里他停了停。代助只好微微一笑。平冈马上接下去说：

“你不愁钱用，生活上也没有困难，所以你不愿干。总之，公子哥儿嘛，尽爱讲些漂亮话……”

代助听了稍稍感到愤激，他突然中途打断了对方：

“干当然可以，但是干必须超出生活之上，这才是光荣的。一切神圣的劳动都不是为了面包。”

平冈的脸上泛起了奇怪而不悦的表情，他瞅了瞅代助，问：

“为什么？”

“因为为生活之劳动，并非为劳动之劳动也。”

“这种论理上的命题我搞不懂，你能否结合实际的人生，说得具体一点？”

“这就是说，单纯为着吃饭而工作，是很难达到真心实意的。”

“你和我的想法正相反，因为要吃饭，所以才拼命地干活嘛！”

“拼命干活也许能够做到，但是做到诚实却很难呀！你说为吃饭而干活，那么吃饭和干活究竟哪一方面是目的呢？”

“当然是吃饭罗！”

“照这么说，吃饭是目的，不论干好干坏，有饭吃就行，也别管干些什么或怎么干，只要有面包吃一切都好，对吗？既然劳动的内容、方法乃至顺序都受到外界的制约，那么这种劳动就是堕落的劳动。”

“又讲大道理啦，真有你的！这样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记得是在什么书上看到的。据说织田信长^①有位有名的厨师，开始他吃了这位厨师做的饭菜，很不合自己的口味，就把厨师大骂一顿。厨师想，自己做了最拿手的饭菜，反而遭到训斥。后来他就做了二流或三流的饭菜送给主人，结果受到了赞扬。你看，这位厨师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干的多么聪明。但是，从他玩弄技艺以迎合主人这点来说，不是个很不

① 织田信长（1534—1582），战国安土时代的武将，性刚勇果断，威震全国。筑安土城，欲统一天下。后为明智光秀所败，自刃身死。

诚实的行为堕落的厨师吗？”

“他不这样做就会被解雇的，没有别的法子可想。”

“所以衣食宽裕的人，如果不择其所好就不能认真地干点工作。”

“这么说，只有象你这样的身分才能从事神圣的劳动罗。所以你更有义务努力干了。对吗，三千代？”

“可不是嘛。”

“怎么，说着说着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了。这可不准再争论了啊！”代助说着搔了搔头皮，谈话到这里总算结束了。

七

代助在洗澡。

“先生，怎么样？水热吗？要不要再添把柴？”门野突然从门口探过头来问。他对这些事想得十分周到。代助把身子浸在热水里，一动不动地回答：

“很好。”

“行吗？”门野说完就回到茶室去了。代助对门野说话时的模样很感兴趣，一个人独自笑了。代助神经敏锐，可以感知别人觉察不到的东西。他时常为此而苦恼。有一次，朋友的父亲死了，他去参加葬礼，忽然看到那位朋友披麻戴孝，拄着竹竿，跟在棺材后边。他看了忍不住发笑，所以感到很尴尬。又有一回，正在听父亲训话，他无意之中看了看父亲的面孔，差

点笑出声来，结果弄得十分难堪。家里没有买澡盆的时候，代助常到附近的公共浴池洗澡。那里有个体格粗壮的汉子，名叫三助，一看到代助来了，就从池子里跳出来主动要给代助搓背。代助的身子每当被他揉得格格作响的时候，总觉得这人不是日本人，而象是埃及人。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前个时候他读过一本书，上面谈到生理学家韦伯^①能使自己心脏或增或减地随意改变跳动次数。代助有个癖好，就是时常爱摸摸心跳。他一天里总要惶惶恐恐地试探两三次。他感到似乎出现了和韦伯相同的结果，于是吃了一惊，再也不敢摸了。

代助静静地泡在水里，右手下意识地放到左胸上，随之听到了两三次生命的搏动。忽然，他想起韦伯，马上站起来走到了水笼头旁边。代助盘腿坐着，茫然地望着自己的脚。他发现两只脚变了模样，不象是自己的，似乎同身子完全脱离开了一般，直挺挺地横在那里。以前怎么没有注意？现在仔细看来，实在不堪入目。汗毛长长的，满腿暴着青筋，简直象个奇怪的动物。代助又重新浸在热水里，他想正象平冈说的，自己的余暇时间太多了，才这样胡思乱想的吧。他洗完澡，对着镜子照照自己的身影，不由得又想起了平冈的话。他用又宽又厚的西洋剃刀，刮着下巴和两颊。锋利的刀刃在镜子里闪闪放光，使他心里泛起了一种刺痒痒的感觉。这心情如同站在高高的尖塔上俯视着地面一样。他想着想着，终于刮好了脸。

代助刚想穿过茶室，忽然听到门野跟老妈子说，

^① Ernst Heinrich Weber (1795—1878)，德国生理学家，他发现了刺激和感觉的相互关系，即“韦伯法则”。

“到底还是先生高明。”

“什么高明？”代助停住脚步望着门野。

“啊，已经洗好澡啦，真快。”门野应道。

听了门野的答话，代助没有再追问下去，他回到书斋，坐在椅子上休息。

代助一面休息一面想，脑子一味苦苦思考那些莫名其妙的怪事，会把身体搞坏的，还是出去旅行为好。这样，可以避免最近以来婚姻问题的纠缠。可是当他想到平冈的时候，又马上打消了外出的计划。究起实质来，自己并不是为了平冈，而是记挂着三千代。代助这样想，并不感到有什么不道德，反倒觉得心情愉快。

代助认识三千代，是四、五年前的事。那时代助还是个学生，靠着长井家的关系，他时常在社交场所里露面，结识了许多年轻女人，并且知道了她们的姓名。不过，三千代不属于这类女子，她仪表朴素，性情有些沉静。当时有个同学姚菅沼，同代助和平冈都很要好，三千代是他的妹妹。

这个菅沼是东京近郊一个县里的人，入学后的第二年春天，他到乡下又把妹妹接来上学，同时退掉一直租住的旅馆，兄妹俩另外买了房子。那时节，妹妹刚从国立女子高级中学校毕业，年纪约莫十八岁光景，围着漂亮的衬领，两肩上打着结子。不久她就进入了一所女校。

菅沼兄妹的家位于山谷里的清水镇，没有院子，站在廊子里，可以望见上野树林里高高耸立的古杉。其中有一棵就要枯死了，树干的颜色奇特，象生锈的铁柱子一般。一到晚上，许多乌鸦群集在树上，聒噪不止。隔壁住着一位青年画家。窄小的横街上没有车马通过，是个十分恬静而幽雅的住宅。

代助常常到那里玩，起初看到三千代时，她行完礼就退出去了。代助对上野森林评论一通就回来了。代助第二次第三次去时，三千代也只是给他献过茶就走了。不过住宅那样小，她只能呆在隔壁的房子里。代助一边同菅沼谈话，一边思量着，他想三千代在隔壁肯定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代助是在什么样的机会同三千代搭上话的，他自己现在也记不清了。估计是从一些寻常事情谈起的。代助本来讨厌诗和小说，现在却谈得津津有味了。两人一旦搭上话，如同诗和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很快就亲密起来。

平冈也和代助一样，经常到菅沼家去，有时两个人结伴同行，他和代助几乎同时开始对三千代抱有好感。三千代也时常跟随哥哥和他的两位朋友到池之端等地方散步。

四个人的关系维持不到两年，就在菅沼毕业那年的春天，他的母亲从乡间来玩，在清水镇住了一个时期。这位母亲一年总要到东京来一两趟，在女儿家里住上五、六天。这次临回乡下的前一天发起烧来，浑身动弹不得。过了一周，才知道得了伤寒，立即住进了大学医院。三千代为了看护妈妈也搬到医院里。病人有一段情况好转，谁知中途复发，最后死去了。不仅如此，哥哥来探视，也染上了伤寒，不久也死了。老家只留下了一个父亲。

母亲和哥哥死去的时候，父亲每次都来料理后事，因此同菅沼生前的好友代助和平冈也都熟悉了。老头子接三千代回乡的时候，专门领着女儿到他们两人的住处告别。

这年秋天，平冈和三千代结婚了。站在中间为他们牵线的是代助。当然表面上是请了乡下的长辈作媒，并举行了仪式。不过，劝说三千代答应这门亲事的是代助。

婚后不久，两个人离开了东京。乡间的父亲因为一件意外的事，被迫到北海道去了。三千代这回要到哪里，心里正没个着落。代助想使他们在东京安家住下来，为此，他想跟嫂嫂商量，看能否借点钱给他们。他来见三千代，想再详细听听她的意思。

然而到了平冈那里一看，三千代并不是一个连什么话都抖落出来的女人。代助很难弄明白这对夫妇究竟想把钱用在什么地方。相反，她反倒猜透代助的心思，使他不能不主动认识到自己要了解的究竟是什么。所以，代助认为已经没有必要转弯抹角打听他们借钱干什么用了。有些无关紧要的事，不管自己能否打听得到，他都要借钱给三千代，以便满足她的愿望。不过他借钱的目的，丝毫不是为了换取三千代的欢心，代助对三千代不会再打什么主意，要什么手腕了。

代助很清楚平冈不在家时，要想问清过去的事是困难的，特别是经济上的事，平冈即便在家，也不会跟他详谈的。即使说一些，也不会一五一十全都亮出底来。平冈在代助面前，时刻装着体面的样子，不让代助知道他的困窘之处，碰到瞒不住的地方，思索一番之后，就保持沉默。

代助决定先找嫂嫂商量一下看。但自己又觉得没有把握。过去曾有好几次一点点地向嫂嫂吹过风儿，这回直截了当提出来还是头一次。不过，梅子自己有一定的私产，也不见得就说不通。如果不行就借高利贷，代助尚未想到这一步。但是，如果平冈早晚有一天要他看在朋友的份上，直接提出来要求自己帮忙的话，他也不好推诿。不如自己先主动提出来，只要能使三千代高兴就是最大的愉快。代助心里只抱着这样一个念头，他也顾不得这样做是否合乎道理。

一个暖风拂面的日子，阴沉沉的天气始终晴不起来，天黑得很晚。代助挨过了四点钟，出了家门，乘电车到哥哥家去。走到青山御所^①前边，看到父亲同哥哥坐在人力车上，从电车左侧匆匆通过。代助没有来得及打招呼，对方也没有发现自己，就这样擦肩而过了。到了下一站，代助就下车了。

进入哥哥家的大门，听到客厅里弹钢琴的声音。代助在沙石地上站了一会儿，马上来到左边厨房门口。他看见那里格子门外，有一只取名赫克托的英国种狼狗，嘴上缚着皮绳，卧在地上。狼狗听到代助的脚步声，马上竖起毛茸茸的耳朵，扬起布满花斑的脸来，接着就摇摇尾巴。

代助向门口青年男佣的房里瞅了一眼，站在过道里殷勤地喊了几声，立即来到西式房间里。推开门，看见嫂嫂正坐在钢琴前不停地摆动着手。缝子穿着长袖和服站在妈妈身旁，头发披散在肩膀上。代助一看到缝子的头发就联想起她荡秋千时的样子来：乌亮的黑发，粉红的蝴蝶结子，还有那黄色的结绸腰带，一起在半空里随风飘扬。那情景在代助头脑里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母女同时转过脸来。

“哎呀！”

缝子默默地跑出来，使劲拉住代助的手。代助来到钢琴旁。

“我还以为是什么名人弹的哩。”

梅子没有说什么，她皱着眉头，随后笑笑招了招手，打断了代助的话。

^① 明治时代皇太后离宫，位于东京港区青山。

“阿代，这地方请你弹给我听听。”

代助同嫂嫂调换了位置，照着乐谱，手指灵巧地跳动了一阵，然后离开了座位。

“是这样的吧？”

接着母女俩轮番坐在钢琴前，按照代助指点的地方练了一会儿。约莫过了半个小时，梅子站起来说：

“算了吧，咱们到那边吃饭去吧。叔叔也一道来。”

屋里渐渐暗了。代助起先一直听着钢琴的响声，望着嫂嫂和侄女洁白的双手不停地舞动。有时，他又向那天窗周围的花纹绘画望去，什么三千代，什么借钱的事几乎全忘记了。他走出屋子回头一瞧，黑暗中只能看到画面上碧蓝的海水泛起的白沫。代助特地请画匠在波涛上面描绘了金色的云峰。这云峰仔细看起来，里面有一个巨型的裸体女神，披散着头发，跃动着身子，显得狂暴恣肆。代助是把威尔基尔^①想象为一朵云彩，要画匠照着他的意图绘制的。他已经辨认不清到底是云峰还是女神，脑子里只是依稀地浮现着一团云烟，他为此暗自感到欣慰。然而，当画好嵌入墙壁的时候，看上去比想象的更为阴森。代助同梅子一道走出房间时，威尔基尔几乎看不见了，那碧蓝的海水也看不见了，只隐隐约约留下一片白色的泡沫。

起居室里已经点上了电灯。代助在这里和梅子一道吃了晚饭，两个孩子也同在一张桌上。代助叫诚太郎到哥哥屋里拿来一支马尼拉香烟，一边抽一边闲谈起来。不一会儿，梅子提醒孩子们回到自己房里准备明天的功课，随后便同代助面对面坐

① Valkyrie 北欧神话中知、诗、战神奥丁的十二侍女之一。传说她飞临战场，选择战死者，然后将他们的灵魂送入天国。

下来。

代助思付着，要是突然端出那种事来，会使她感到奇怪，于是先谈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他告诉梅子，刚才看见父亲和哥哥乘人力车不知到哪里去了；前些时候他请哥哥吃饭了。他又问梅子为啥不去参加麻布的游园会；又说父亲写汉诗都是乱吹一通啦；等等。在你一言我一语的交谈当中，代助有了一个新的发现，这不是别的，原来父亲和哥哥近来东奔西走，显得特别繁忙，这四、五天来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代助若无其事地问，也许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吧？嫂子也用平常的语调回答说，可不是吗，说不定出了什么事了。父亲、哥哥什么事都不对她说，她一点也不清楚。接着，她的话题转到代助的婚事上来。正说到这里，青年男佣进来了。

那佣人进来报告说，刚接电话，老爷说很晚才能回来，要是有人来访，让到屋里坐坐等一会儿，说完就退出去了。代助害怕嫂子又回到结婚问题上说个没完，就抢先一步说：

“嫂嫂，我有一件事相托。”

梅子仔细听代助陈述，代助大约谈了十多分钟，最后说了一句：

“所以我想跟你借点钱。”

听了代助的话，梅子一本正经地问道：

“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偿还呢？”听了梅子冷不丁的反问，代助用手指揉着下巴颏，盯着嫂嫂的神色。梅子越发认真起来，她接着说：

“我这不是挖苦话，你不要生气。”

代助当然不会生气，只是没有料到叔嫂之间她会这样问他。现在再表白是要还是借，越敷衍下去越显得愚蠢，只好情

愿忍受这样的冲击。梅子看到这个桀骜不驯的弟弟好容易被她制服了，说话的语气很快软了下来。

“阿代，你老是在捉弄我。不过，我不怪你，这也是出于无奈，没办法，对吗？”

“你这样追问，叫我怎么说好呢？”

“好啦，不必再瞒着了，我什么都知道，干脆直说了吧，要不以后就很难开口啦。”

代助默默地苦笑着。

“不是吗？你看，这都是自然的事。你不必介意，尽管我有些跋扈，到底还是敌不过你的。咱们过去的关系，你我都满意，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你连父亲都给捉弄啦。”

代助对嫂嫂直率的态度表示满意，他回答道：

“嗯，倒是有点。”

梅子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

“就连哥哥也被你要啦。”

“哥哥吗？不，我对哥哥是很尊敬的。”

“骗人，趁这时快把秘密摊出来吧。”

“不过，我有时也捉弄过他。”

“看，全家人都被你给捉弄过。”

“实在过意不去呀。”

“不管你怎么说，反正在你的眼里，谁都有被捉弄的资格。”

“快别说了，今天你真够厉害的啊！”

“可不嘛，这也无妨，反正也不会吵起架来的。不过，象你这样了不起的人物，怎么倒向我借起钱来了？这不是很奇怪吗？我揭了你的短，你会生气的吧？不要这样，象你这样不平

凡的人，缺了钱，也不得不向我低头求情。”

“所以我从刚才起就一直低着头呢。”

“我还没听你说过这是发自内心的。”

“当然是发自内心的啦。”

“好，这也是你的伟大之处。不过，没有人肯借钱给你，就无法拯救你现在的处境，怎么办？再了不起也没有用，就象一个车夫一样无能为力。”

代助从未想到嫂嫂会对自己说出这般体贴的话。说真的，在他筹划借款的时候，已深知自己的这个弱点。

“我完全是个车夫了，所以才来求嫂嫂的。”

“对于你，我实在没办法，一个人太高贵了，你自己去借吧。要是真正的车夫，我不会不借给他的。对于你，我不愿这样做，你自己太过分了。除了月月麻烦哥哥和父亲之外，还要代别人告贷，谁还愿意再出这份钱。”

梅子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是，代助没有多想，他并不介意这些。她回过头来一看，原来嫂嫂、哥哥和父亲都站在一个立场上。他想，自己也只好退回去，做一个社会上普普通通的人。他离开家时，就担心嫂嫂会轻易拒绝他的，但他决不想从此就靠自己劳动挣钱，代助没有把这等事看得如何重要。

梅子极力借这样的机会，从各方面刺激代助，代助也了解梅子的用心。越是了解越是激动不起来。不觉之间话题从借钱又回到结婚上来了。为着这门亲事，代助最近两次被父亲弄得很不痛快。父亲一直是个非常重视人情的人，可这回却也没怎么强迫命令。他认为同自己的生身父母有着血缘关系的人家结亲是件好事，要代助趁早娶过来，这样多少能报答人家几分恩情。在代助看来，什么叫好事，什么叫报恩，父亲的主张没有

一点道理。不过，自己对这门亲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感，他不想同父亲争论谁是谁非，觉得娶过来也没有关系。这二、三年来，代助似乎养成一种习惯，对所有的事都不那么看重，结婚也是一样，他觉得没有必要那样认真。佐川家的姑娘，他只是在照片上看见过，单凭这个，就使他感触很多。照片上的人很美，所以要是决定娶过来，也不必搬出那么多条件。代助只是没有明确表态罢了。

代助这种不明朗的态度，叫父亲说来，完全是不通世故，是愚钝无知。嫂嫂认为婚姻是人的终身大事，除了生死之外，一切都要从属于它。所以，她对代助采取的态度也觉得不可思议。

“你愿打一辈子光棍吗？还是不要太固执吧，要适可而止啊。”梅子有些焦急起来。

打一辈子光棍，还是讨个小老婆，或是找个艺妓，代助自己也丝毫没有明确地想过。同别的单身汉一样，他对结婚不感兴趣，这倒是真的。其原因大体归结为三条：他的性情决定他不能专注于某一件事情上；他头脑敏锐，鉴于现代日本的社会情况，他一直思考着如何打破幻想，寻求出路；还有，他经济宽绰，花钱自由，结识许多各种各样的女性。然而，代助并不想苛求自己承认，之所以不愿意结婚的原因就在这里。他只是抱着对结婚不感兴趣这个明确的态度应付着，将事情拖向未来。所以，他认为，把结婚当作必不可少的大事，一生努力追求它，促其早日实现，这是不自然的，不合理的，而且带有庸俗低级的趣味。

代助本来就没有打算向嫂嫂讲述这番道理。他被追问得无话可说时，曾经含着几分痛苦地问：

“嫂子，看来我是非要娶媳妇不行罗？”

代助当然是一本正经提出来的，嫂嫂有些茫然了，她认为代助想把她蒙混过去。当晚，梅子和代助面对面坐着，照例绕个圈子之后，才说：

“真奇怪，你为什么这样讨厌结婚呢？虽然嘴上没有说，只是一个劲儿推托，这不就是讨厌吗？你准是有相好的啦，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

过去代助头脑中从来未想过自己究竟喜欢哪个女人，如今被嫂嫂一问，心里不由得浮起三千代的面影来。他忽然想冒出这样一句话：“所以，求你借些钱给她吧。”然而代助没有开口，他只是苦笑着坐在嫂子面前。

八

代助在嫂嫂那里碰了壁，回来时已是深夜。他在青山马路上，好不容易赶上了末班电车。尽管已经很晚，他们谈话的时候，父亲和哥哥还没有回来。嫂嫂曾经接过两次电话，从她表情上好象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事，代助也没有主动询问什么。

这天夜里，天空阴沉沉的，看起来和地面一个颜色。车站的红柱子旁边，只有代助一个人在等车。远方出现了小小的光点，在暗夜中上下摇晃着，径直向代助身旁驶来，使人感到非常冷清。上去一看，没有一个乘客。代助夹在穿着黑衣的乘务员和司机之间，一阵声响，电车开动了。车外一片黑暗。代助找个光亮的地方坐下来，他仿佛觉得一旦上了电车，就永远没有

机会下车了，任凭电车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

车子接近神乐坂时，寂静的道路两旁，排列着两层楼的建筑，使中间的路面显得又细又长。登到半坡上，忽然听到一阵轰鸣。代助以为是风吹过房顶的声音。他站起来，向黑夜中的建筑望去，又环视了屋顶和天上，突然感到一阵恐怖。门窗和玻璃的撞击声越来越剧烈，“啊，地震！”代助站在那里，一阵悚然，他仿佛觉得两旁的房屋一起倒塌下来，将道路埋没了。这时，右边一个小门打开了，一个汉子抱着小孩跑出来喊道：“地震，来大地震啦！”代助听到他的叫声，这才放了心。

回到家里之后，听到老妈子和门野都在大谈地震的事。代助觉得他们都没有自己体会的那样深切。睡到床上之后，又思考着三千代托办的事情，一直想不出个好主意。他猜测着近来父亲和哥哥为何那样忙。不管怎样，结婚的事要尽量往后拖延。想到这里，他睡着了。

第二天的报纸上，登载了“日糖事件”^①的新闻。一家制造砂糖的公司董事，利用公司资金收买了几名国会议员。门野看到那些董事和国会议员被传讯，于是大叫“真痛快，真痛快”，而代助并不觉得有什么痛快可言。两三天之内，受到审查的人越来越多，弄得满城风雨，成为社会上的重大案件。一家报纸把这个案子称做是保护英国利益的审判。据说，英国大使买进了日糖公司的股份，因受到亏损而叫苦不迭。日本政府为了向英国表示歉意，才来了这样一招。

日糖事件发生前不久，东洋轮船公司按一成二分红之后的

① 1909年4月，发生于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的一件疑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

半年里，亏损八十万日元。代助还记得这件事。当时报上还刊登了述评，说这项报告不足为信。

代助对于父亲和哥哥经营的公司一无所知。但他常想，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出事的。他不相信，父亲和哥哥在所有方面都是圣明的。他怀疑要是真的闹起乱子来，两人都有可能被传讯。他们的财产虽然在别人看来，都是全凭能力和本领创造的，但代助不相信这个。明治初年，政府为了奖励移居横滨，曾经分配土地给移民，当时有些人单凭获取土地，就成为具有万贯家私的财主。代助认为，这毋宁说是上天赋予的偶然的时机。他断定父亲和哥哥正是利用这种偶然得来的良机，只图个人的幸福，苦心孤诣为自己建造起了安乐窝。

代助想到这里，就对当时新闻报道并不感到奇怪了，也不再为父兄的公司操那份心了。只是心里还记挂着三千代。不过，空着手去看她，又觉得没意思。所以干脆撂下这份心思，整天价埋头读书。不觉过了四、五天。叫他纳闷的是，其后平冈和三千代再没来谈过借钱的事。代助打心里盼着，也许三千代会单独一个人来打听此事的，结果却一直没有等到。

代助感到有些无聊，想到什么地方玩玩。他找出演出节目报来，决定去看戏。他从神乐坂乘上外濠线的电车，到茶之水去。中途改变了主意，想拜访一下住在森川镇的一个名叫寺尾的同学。这人从学校毕业后，不愿教书，发誓要以文学为职业。尽管受到好多人劝阻，他还是干起这桩危险的买卖来了。三年来，仍然未显露名声，一直过着清苦的文笔生活。他曾经敦促代助说，有一家杂志同他很熟，不管什么都可以写。所以代助也曾写过一篇内容颇有意思的文章投去，一月后，代助的文章在这家杂志的店面上发售了，此后由于命运的安排，便永

久从人世上消失了，代助也就此搁笔。寺尾每逢见面，还是一个劲儿催他继续写下去。“你看我。”他时常说出这句口头禅来。然而听别的人说，寺尾已经陷进去不得自拔了。他很喜欢俄国的东西，尤其爱读那些无名作家的作品。他挣下的可怜的一点钱，都用来买新出的杂志了，这是他的乐趣。在他入迷的时候，代助曾冷言批评过说，文学家可不能患恐俄病啊，不经过日俄战争的人，根本谈不上了解俄国。于是，寺尾板起面孔回答，战争总会发生的，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变得多惨，得了恐俄病的人虽说胆怯，然而却是安全的。他仍然继续鼓吹俄国文学。

进了大门来到室内一看，寺尾坐在中央的一张油漆方桌旁边，卷着袖子给帝国大学文学杂志写稿。他说头痛，所以用布巾缠着额头。代助怕打搅他，说改日再来。寺尾留他稍坐，说从早晨起已经挣了两元五角的稿费了。他解下布巾，两人攀谈起来。一开始，寺尾就吹胡子瞪眼睛把现在的日本作家和评论家大骂一顿。代助很有兴趣地听着，心中暗想，寺尾还不是因为没有人赏识他，自己很不服气，故意贬低别人。代助劝他把自己的看法发表出来，他笑着说不能这么办。问他为什么，他避而不答。过了一阵，才说，象你这样无忧无虑的人随便怎么表露自己的意见都行，反正不愁吃喝，自己干的可不是正经事儿。代助鼓励他，这职业也还好，叫他脚踏实地干下去。寺尾说，不，一点都不好，正想找个正经事儿做做呢。问代助能否借点钱给他，认真帮他一把。代助逗他说，等你认为你目前干的就是正经事儿时，我再借钱给你。说完便出了大门。

来到本乡大街上，代助仍然象刚才一样感到无聊，不管上

哪里，都觉得缺少点什么。他不想再访亲问友了，仔细回想一下自己，觉得整个身子象得了胃病一样难过。他从四条巷坐上电车到传通院前面，每当电车一摇晃，他那胃囊里的东西也跟着晃荡起来。三点钟以后，他茫然若失地回到家里。门野在门口迎了上来：

“刚才府上派人来，信放在书桌子上啦。我写了收条交他带走了。”

信装在一只古老的漆盒里，涂着红漆的盒面上没有写任何字样，黄铜环儿上系着纸绳，封面上描着墨。代助向桌上瞥了一眼，马上想到这信是嫂嫂给他的，嫂嫂很喜欢这些古蠢玩意儿，时常做出一些叫人意想不到的事。代助用剪刀剪断绳结，心里想，这真是多此一举。

然而里边的信却同这个颇为讲究的漆盒相反，上面用明白如话的文体写道：

“上次你来相求，让你白白跑了一趟，实在过意不去。后来想想，说了好些对不起你的话。请不要介意。我决定给你一些钱，但不能全部如你的愿。我借给你二百日元，望你马上送给你的朋友。这件事，我不得不瞒着哥哥。娶媳妇的事考虑的怎样啦？上回说过了，打定主意之后，给我个答复。”

信里装着一张二百日元的支票，代助对这张支票瞧了老半天，他感到有些对不起梅子。那天晚上临回来的时候，嫂嫂问他要不要钱。当代助伸手向她告贷的时候，她严词顶了回来，可是看到代助一旦断念要回去的时候，她反而感到不安，觉得这样一口回绝总有些不近情理。从这一点上，代助看到了女性心灵的美丽和软弱。他失掉了对这种软弱进攻的勇气，因而他不忍挑逗女人的这种高尚而柔弱的心灵。“嗯，我不要，

反正我会想办法的。”说完就分别了。他想梅子听到自己这些话，肯定感到心寒。这些冷冰冰的语言，说不定会触动她平生中的一些心思，所以才决心写这封信来的吧。

代助立即写了回信，他尽量使用一些热情洋溢的语言，对嫂嫂表示感谢之意。代助这种心情对待哥哥没有过，对待父亲没有过，对待社会上一般的人也从来没有过。就是对于梅子近来也很少有过。

代助打算马上就到三千代那里去。说实在的，二百日元对代助说来，真是不好干什么。他想，她既然肯给这么多，当初狠狠心全部答应下来，不就更使得人家高兴了吗？不过，这只是代助离开梅子到三千代那里去的时候的想法。他认为，大凡女人，即使是善断的女人，在感情上也总有些拖泥带水，所以他并没有什么不满的情绪。相反，女人的这种优柔的态度，比起办事果决的男人来，更具有深厚的同情心。想到这里，代助心里非常快意。假如送给代助二百日元的不是梅子，而是父亲，那他就会觉得父亲在经济上太小器，说不定会引起自己的反感。

代助连晚饭都没有吃就匆匆外出了。他从五轩街沿着江户川来到河对岸的时候，已经不像刚才散步回来那样精神疲惫了。他走上高坡来到传通院横街上，看到寺院与寺院之间又细又长的烟囱，不断向云雾腾腾的天空喷吐着黑烟。代助想，这些脆弱的工业为了生存下去，正在痛苦地喘息着。他又暗暗联想起住在附近的平冈来。代助在这种时候，美与丑的念头常常压倒同情的心理。他为空中飘散着的可悲的煤烟所刺激，刹那之间几乎将三千代的事完全忘却了。

平冈家门口的脱鞋板上放着一双女人穿的多层草鞋。他推

开格子门，三千代从里面走出来，衣服窸窸窣窣地响着。此时，门内两铺席的小房间里黑洞洞的，三千代坐在里面打着招呼。起初，她似乎不知道是谁来了，一听到代助的声音，就低声说道：

“我当是谁呢……”

代助望着三千代那不甚分明的身姿，觉得比寻常更美了。

听说平冈不在，代助心里嘀咕起来。他觉得这样说起话来又方便又不方便。然而三千代却同平时一样沉静。灯也不点，关着门，两人坐在昏暗的屋子里。三千代告诉代助，女佣也不在家，自己外出办点事情，刚刚回家才吃完晚饭。不一会，就谈到了平冈。

不出所料，平冈在到处奔走。不过，这一周来，没怎么出去，说太累了，常常在家里躺着。要么就喝酒，有人来访，也是一个劲儿喝酒，而且好发火，经常骂人。

“同过去不一样，脾气可大啦，真难办哪。”

三千代说着，似乎在寻求同情。代助闷声不响。女佣回来了，在厨房里弄得东西嘎哒嘎哒直响。过一阵，她端来一盏用斑竹作灯台的油灯，就出去了，关门时偷偷看了代助一眼。

代助从怀里掏出那张银行支票，仍然叠成两折放在三千代面前，叫了声“夫人”。代助管三千代叫夫人，这还是头一回。

“这是上次要向我借的钱。”

三千代没说什么，只是抬眼望望代助。

“本想马上送来，只因手头有些不便，竟拖延到现在。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代助问。

三千代忽然压低了嗓门，有些不安，声音里带着怨忿的情绪。

“哪里，真没办法安顿下来啊。”

三千代说完，两眼凝视着代助。代助把折在一起的支票打开来。

“这些钱够吗？”

三千代伸手接过支票。

“谢谢，平冈一定高兴的。”她把支票小心翼翼地放在铺席上。

代助简单讲了讲借钱的经过。他说，看起来自己好象无忧无虑的样子，一旦有事情要去求人的时候，就无能为力了。他要三千代不要见怪。

“这我全知道，不过，我实在出于无奈，才去难为您的。”三千代有些不好意思，她抱歉地说。

“这些钱总可以派些用场吧，要是还急需，我再想想办法。”代助叮嘱道。

“再想什么办法？”

“画个押去借高利贷。”

“哎呀，那怎么成！”三千代马上制止他，“您会受苦的！”

听三千代说，平冈心绪变坏的原因，是从借那笔倒霉的债开始的。平冈在那里，起初是个非常勤奋的人，后来，三千代产后得了心脏病，身体不好，他就东游西荡起来。开始还有所节制，三千代也只当是一般的交际，没办法去管他。后来越来越不象话，三千代担心了。自己身体愈加不好，平冈就愈加放荡。

“他不是不喜欢我，都怪我自己不好。”三千代故意反省自

已，不一会，她又带着凄凉的神情自白道：

“我常想，要是孩子能活着，他也许对我会好一些的。”

代助觉得在经济问题的背后，还潜藏着夫妇之间的关系问题，但他没有仔细询问。临走的时候，他鼓起勇气说：

“你不要这样软弱，要象过去那样振作起来。有空到我家里玩。”

“说的是啊。”三千代笑了。他们两人都从对方的脸上看到了昔日的影子。平冈始终没有回来。

中间隔了两天，平冈突然来了。那天干燥的风吹拂着晴朗的天空，望去一片蔚蓝，气候比平时炎热。早报上刊登着如何培育菖蒲的文章。代助买的那一盆君子兰放在廊檐下边，花儿全谢了。剑一般的绿叶，分开花枝，生机勃勃地长了出来。老叶子在阳光照射下有些发暗，其中有一片中间折断了；在距离柄半寸远的距离上骤然低垂下来，露出锐利的叶锋。代助看了很心疼，他拿起花剪来到廊子上，将那片断叶剪掉了。于是，肥厚的切口上立刻涌出了浓厚的绿汁。代助瞧了一阵，那绿汁渐聚渐多，不断滴落在走廊上。他分开散乱的叶子，凑过鼻子想嗅嗅香味。他没有理会滴在廊子上的绿液。

当代助直起腰来，从袖口里掏出手绢擦干净花剪的锋刃的时候，门野来报告说平冈先生到了。此时，代助头脑里丝毫没有想到平冈和三千代的事。他正在被那奇异的绿液所吸引，眼下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带着超脱世俗的情调，然而一听说平冈的名字，这种情调立即消失。他真有些不愿意会见他呢。

“叫他到这里来吗？”听到门野的催促，代助这才答应一声，走进了客厅。随后，平冈被领了进来。他已换上夏季的西装了，领子和白衬衣都是新的，佩着时兴的针织领带，谁也看

不出他是一个无职业的游民。

谈了一会儿，才知道平冈的事依然没有进展。据他说，最近活动了一阵没有用，每天只好闲荡，要不就在家睡觉。说完，平冈大笑起来。代助搭讪地说，那也很好嘛。接着就谈些不关疼痒的世俗人情消磨时间。实际上是为了回避一个问题。他们虽然东拉西扯随便聊天，可两人的内心里都有一种紧张感。

平冈闭口不谈有关三千代以及借钱的事。对于三天前代助到他家里访问他不在的事，也只字未提。起初，代助还以为平冈有些碍口，过了一阵，感到他神情冷淡，这才有些不安起来。

“两三天前，我到你那里去过，你不在家。”代助说。

“嗯，听说了，谢谢你。我本来不打算麻烦你的，谁知她有些太过虑了，找到了你，让你劳神，真对不起啊。”

平冈冷冷地说了几句感谢的话，接着，他好象把三千代完全当作外人似的分辩道：

“今天我虽然来表示感谢，今后她本人还会正式来道谢的。”

“有啥必要那般认真呢。”代助回答。话到这里打住了。两人又扯到一些无聊的方面去了。“看情况，我也许不搞实业啦，越了解内幕，越不愿干，而且我也没有勇气再往这方面努力啦。”这时平冈突然打心底里说出了这样坦白的話。

“也许是这样。”代助应了一句。平冈对代助冷淡的态度似乎很感到吃惊，又接着说：

“上次说了，我想到报社去。”

“有位置吗？”代助问。

“目前有一个，说不定能行。”

刚才他还说到处运动也没有用，只好闲着，现在又说报社有个位置，这话真是叫人不得要领。代助也不想穷追下去。

“这工作也蛮有意思。”代助表示赞成。

平冈回去的时候，代助送到大门口，然后他把身子靠在格子门上，站了好一会儿。

门野也一起盯着平冈的背影，忽然说了一句：

“平冈先生比想象的阔多啦，看那一身打扮！相比之下，我们这里倒显得寒酸啦。”

“不能这么说，近来都是这样。”代助站着回答。

“是啊，如今的世道，光从打扮上看不出来。一看到穿戴象个少爷，总觉得是大户人家出身哩。”门野马上随声附和。

代助没有吱声，走回书斋去了。滴在廊缘上的君子兰的绿汁渐渐变稠而干涸了。代助特意关好书斋和客厅之间的隔扇，一个人回到室内来。送走客人之后总要独自坐一会儿，这是代助的老习惯。今天心情有些烦乱，尤其需要安静一下。

平冈终于离开了自己。每逢同他见面，心里总感到有些疏远，说话也只是应付应付。老实说，不光对平冈，见到任何人都是一种心情。现在的社会，只不过是每个孤立的个人的集合体。大地自然是连成一体，然而一盖上房子，就变成一块一块的，住在房子里的人也都被分割开了。代助认为，所谓文明就是把自我尽量孤立起来。

同代助交往时的平冈，是个喜欢看别人家为他哭泣的人，现在也许还是这样。不过从脸上是看不出来了。不，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极力排斥别人的同情。他也许觉悟到了，或者得出了

这样的结论：忍受着一切，孤立地生活下去，这正是现代社会本来的面目。

同平冈交往时的代助，是个爱为别人哭泣的人。但是，他渐渐流不出眼泪来了。这倒不是说现代社会不需要眼泪，而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是不许人们哭泣。肩负着西方文明的重压，在剧烈的生存竞争状态中喘息着，挺立着，并真正为别人而哭泣的人，代助至今未碰到一个。

代助对现在的平冈与其说是隔阂，毋宁说是厌恶。他判定对方对自己也是一样的感觉。代助的心里时时泛起过去的影子，他感到惊奇。那时的自己是非常哀伤的，而现在，这种哀伤的情绪完全淡漠了。他果然凝视着自己的黑影，只有这才是真实的。他想，自己是不得已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代助十分清楚，陷在这种孤独的深渊里是非常令人苦恼的。他把这种境遇当成是现代人的必然的命运。因此，自己同平冈之间的距离，在他眼里只不过是各人在寻常的生活道路上行进的结果。然而，他不能不意识到，他和平冈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两人的距离比起一般人来迅速拉大了。这是由三千代结婚引起的。劝说三千代嫁给平冈，本来是代助自己干的。他并不悔恨当时的作为是由于头脑简单。至今回顾起来，仍感到自己做了一件值得夸耀的十分体面的事情。但是三年过去了，生活里一种自然的特有的结果，突现在他们两人的面前。他们只得抛弃过去的满足和光荣，不得不低下头来。平冈朦胧地思考着，为什么单要娶三千代呢？代助也似乎反躬自问，为什么要极力促成三千代同平冈的婚事呢？

代助闷在书斋里沉思了一整天。晚饭时，门野进来了，他喋喋不休地说：

“先生学习了一整天，也该出去散散心呀。今晚是昆沙门^①的缘日，演艺馆里有中国留学生演戏。去看看究竟有些什么节目吧。这些中国人脸皮挺厚的，什么事都不在乎。……”

九

代助又被父亲叫去了。他大体知道父亲叫他为什么事。平时，代助总是尽量躲着父亲，不和他见面，最近更不到他房里去了。见着了，即使讲几句正经话，肚子里总觉得是对父亲的侮辱一般，很难平静下来。

作为人类的一个成员，代助认为今天人们如果在内心里不互相抱着忌恨就决不互相接触，他把现代这样的社会称为二十世纪的堕落。按照他的解释，这是由于近来急剧膨胀的生活欲望的强大压力，促进了道德观念的崩溃，是新旧两种欲望冲突的结果。最后，他体会到，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欲望，正是从欧洲席卷过来的社会潮流。

这两个因数，必须在某一点上取得平衡。然而代助坚信，贫弱的日本在财力上未取得同欧洲强国并肩前进之前，这种平衡在国内是实现不了的。而这样的一天是永远不会到来的。因此，陷入困境的日本的许多显贵，每天约束自己不去触犯法律，或者只在头脑里犯罪。所以大家欢谈之间，彼此都很清楚

^① 佛教中四天王之一，是手持长矛，守卫北方的福神。

对方在继续犯罪。代助作为人类的一分子，他不堪忍受这种侮辱别人、同时又受到别人侮辱的生活。

代助的父亲，比起一般人来，是个稍稍带有特殊倾向的性格复杂的人物。他受过维新前武士固有的道德规范的教育。这种教育将人的情意和行为拒之于千里之外，根本不把人们实地存在的真情实感放在眼里。尽管这样，父亲囿于习惯，一直笃信这种教育。另一方面，他又从事着容易被剧烈的生活欲望冒犯的商业活动。到今天为止，父亲实际上每年都被这种生活欲望所腐蚀。所以，在他身上，过去和现在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父亲不承认这种差别。他公开说过，他之所以能完成今天这样的事业，正是照过去的愿望行事的结果。不过，代助认为，不冒犯封建时代公认的教育规范，现代的生活欲望就会处处受到限制，而无法得到满足。如果将这两者兼收并蓄，那么本人就会陷入矛盾之中，倍受痛苦的折磨。如果内心里感受到痛苦而缺乏自觉，不知道这种痛苦从何而来，那么就是一个头脑迟钝的劣等人。代助每见到父亲，总觉得父亲不是一个隐蔽自己观点的伪君子，就是一个不明事理的愚人。有了这样的想法，他越来越对父亲产生了反感。

不过，父亲这样的人，代助也拿他实在没有办法。代助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从来没有把父亲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中去。

代助认为，一切道德的出发点都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头脑里预先装填上一种僵硬的道德观念，然后用这种道德反转来企图推动社会现实的发展，这是最大的本末倒置。所以，在代助看来，日本学校里讲授的伦理学课程，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从前在学校里讲授过古代的道德。要不就给学生灌输适应一般欧

洲人的西洋道德。这些东西在被剧烈的生活欲望驱策的不幸的国民眼里，不过是迂阔的空谈罢了。受到过这种愚腐教育的，他日再来观察社会的时候，就会把过去的说教当作笑谈，或者觉悟到自己受骗了。至于代助，不光在学校，平日从父亲那里，仍然在接受着与社会不相容的严格的道德教育。代助不时地感到悔恨，他的头脑里充满了极度的矛盾和苦恼。

前几天，代助到梅子那里致谢，梅子提醒他到里面去给父亲请安。代助笑着漫不经心地问：“父亲在家吗？”当梅子告诉他在家的時候，他连忙说：“这次太匆忙，算了吧。”说完，就回去了。

今天代助特意来访，不管怎么说，总得去看看父亲。他仍旧从二道门转过来，走到客厅时，发现哥哥诚吾盘腿坐着喝酒，梅子也在旁边。这倒是很少见的。

“过来，喝上一杯！”哥哥看到代助，把面前的葡萄酒瓶拿起来摇晃了几下，里面还有好多。梅子拍了一下手，叫人送来一只杯子。

“猜猜看，是放了多长时间的陈酒？”梅子斟了一杯。

“代助哪里晓得。”诚吾望着弟弟的嘴唇说。代助喝了一口放下杯子。盘子里盛着薄薄的酥饼，权当下酒的菜。

“很香啊！”代助说。

“猜猜看，多少年啦？”

“这酒放了好几年了吗？可叫你买着啦。回去时，我也带上一瓶。”

“真不巧，就这些啦，是人家送的。”梅子说着，来到廊缘上，抖了抖撒落在膝盖上的酥饼屑子。

“哥哥今天怎么啦？为啥这般高兴？”代助问。

“今天休息，前一阵子忙坏啦。”诚吾嘴里叼着灭了火的烟卷，代助拿起身旁的火柴，给他点上。

“阿代倒是一直无忧无虑的。”梅子从廊缘边走了回来。

“嫂嫂到过歌舞伎剧院吗？要是没去，还是去看看，可有意思啦。”

“你已经看过啦？真没想到，你也真够懒散的。”

“懒散可不好，那要荒废学业的。”

“你尽强人之难，一点也不了解人家的心思。”梅子盯着诚吾。诚吾眼皮都红了，他“噗”地吹了一下烟灰。

“你呀，快点。”梅子催促着。诚吾不耐烦地把烟卷夹在指缝里，说：

“趁现在好好用功，等我们穷了，你可以搭救我们一把。”

“阿代，你想当演员吗？”

代助没有说什么，他把杯子放到嫂嫂面前。梅子也闷声不响地端起了葡萄酒杯。

“哥哥，你不是说这个时期忙得够呛吗？”代助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

“可不，实在受不了啦！”诚吾说着躺倒了。

“是不是同日糖事件有牵连？”代助问。

“同日糖事件没关系，只是忙来着。”

哥哥的回答，总是叫人不明不白的，他也许不想把话说得十分明了，不过代助听起来，哥哥似乎本来就不感兴趣，他懒得再提这类的事。因此，代助又兴致勃勃地接下去问：

“同日糖也越来越糟啦。在那之前，难道就无法挽救了吗？”

“是啊，世界上有些事会变得怎样，谁也说不准啊。梅，今日要告诉直木，得让赫克托稍稍踮踮腿儿，那样喂饱了尽让

它躺着不行呀。”诚吾困倦地不断用手指揉眼皮。

“到里面去又要挨父亲的骂啦。”代助又把杯子放到嫂嫂面前。梅子笑着给他斟上酒。

“为了婚事吗？”诚吾问。

“我想大概是吧。”

“娶过来算啦，不要再叫老人烦心了。”诚吾更加一板一眼地嘱咐着，“可要小心，最近父亲的情绪有些不好。”

“成天东奔西走的，感到厌倦了吧？”代助站起身来，叮了一句。

“一言难尽，你们瞧着吧，我们这号人和日糖的要人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受到传讯的。”哥哥翻了个身说。

“别瞎说啦。”梅子有些发窘。

“是不是我游手好闲才惹他生气的？”代助笑着出去了。

代助沿着走廊穿过院子，来到堂屋一看，父亲正坐在紫檀八仙桌前看汉学书。父亲喜欢诗，一有空闲就展读中国人的诗集。可也有时候越读心绪越坏。碰到这种情况，连性格柔和的哥哥，都尽量躲着他。要是碰到非见面不可的时候，就另采取一种手法，把儿子诚太郎或女儿缝子拉着一道去。代助走到廊缘边时，也想学哥哥那样，又觉得没啥必要，就穿过客厅，来到父亲的卧房里。

父亲首先摘下眼镜，放在摊开的书本上，抬头望着代助。

“你来啦？”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语调里反倒比平时更温和起来。代助双手放在膝头，心想，哥哥板着脸在蒙混自己呢。代助只得喝着苦茶，在闲谈里捱着时光。父子俩扯起来没个完，什么今年芍药开得早啦，听了《采茶谣》就想睡觉啦，哪里哪里长着一棵大藤，它的花足有四尺长啦，等等。代助看

到父亲很有兴致，也不断接下去，话题越拉越长。最后父亲截住了话头，“今天叫你来是为了……”于是谈话终于进入了正题。

此后，代助一言未发，只是恭恭敬敬听老子说下去。父亲看到儿子这种态度，也只得象上课一样，一个人说个没完没了。不过，他说的大半是老生常谈，代助仍然倾听着。

代助从父亲冗长的说教里，体会到两三点新的东西。其一，父亲认真地向他提了个问题：“你将来究竟打算怎么办？”过去，代助只听任父亲对自己的开导，所以对父亲习惯于敷衍了事。这回叫他答复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就张不开口了。如果乱说一阵，父亲马上就会生气的；要是老老实实坦露内心的想法，说明这两三年来没有照父亲的想法行事；那么他是不会赞同的。面对这样一个大难题，代助丝毫不想明确道破未来的打算。他认为，这对自己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要说服父亲同意自己的想法，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也许他这一辈子都行不通。要想博得父亲的欢心，就得大谈为国家，为天下，为了经济的景气这些同结婚势不两立的话。然而代助无论如何想苛责自己，都没有勇气说出这些混帐话来。他出于不得已，只好回答说：“自己虽然有了种种计划，但都很乱，想来同父亲商量一下。”说完，他又感到实在滑稽可笑。

接着，父亲问代助想不想有一笔独立的财产。代助回答说，当然想了。父亲就叫他娶佐川的女儿作为条件。代助搞不清楚这财产将由佐川的女儿带过来还是父亲传给他的。代助仔细打听了一下，始终不得要领。他想，何必朝这方面多费心思。

其次，父亲问他想不想去留学。代助满口答应。不过，还得以结婚为先决条件。

“一定要娶佐川家的姑娘吗？”代助最后问。这下子父亲的脸涨红了。

代助一点不想惹父亲生气，他近来有一个主张，同别人吵架就是一个人堕落的表现。他认为引人发怒也是属于吵架的一部分，这样做不光得罪了对方，而且亲眼看着那种不愉快的表情，这本身就是对自己宝贵生命的严重打击。他对罪恶有自己独特的解释。但他不相信，一个人只要顺其自然就能免除惩罚。他坚守这样的信念，杀人犯受到的惩处，正是被害人肉体里涌出的鲜血。因为当他看到这进出的血光，不能不使他清晰的头脑从此迷惘起来。代助就是一个神经敏锐的人。所以当他看到父亲脸红的时候，心中顿然不快起来。然而，他丝毫不想用唯命是从，来重新换取父亲对自己的过错的宽宥。这是因为他，在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精神上具有极强自恃力的人。

此刻，父亲的话语里充满了热情。他说自己已经上了年纪，时时为儿子的未来操心，给儿子找媳妇是做父母的义务。至于婚姻问题，父亲远比儿子想得周到。父亲特别叮嘱说，别看现在你把旁人的话当作多管闲事，总有一天你会主动求父亲干预这件事情的。代助慎重地听着，父亲讲完话以后，他仍然没有表示许诺的意思。于是，父亲故意压低嗓门说道：

“好吧，佐川那里就算啦。你就把自己喜欢的姑娘娶来好啦。那想必是你满意的人了吧。”

这同嫂嫂说得一模一样。代助当然不能象对梅子那样苦笑一下就算完事。

“并没有什么满意的人。”代助明确地回答道。

“你也得为我着想着想，不能老是考虑自己。”

父亲有些上火了，他的话说得很急。父亲突然甩开代助，

为着自己的利害转圈子了。这使代助感到惊奇。他对父亲这种不合逻辑的急剧变化而有些意外。

“您自然想得十分周全，那让我再想想吧。”代助回答。

父亲越发不高兴了。代助同别人应对起来，有时总固守着自己的观点，这就给对方一种感觉，似乎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驳倒人家。实际上，他最讨厌同人家争论不休了。

“我叫你娶媳妇，并不是全为我自己考虑。”父亲修正刚才说过的话，“你听听我给你摆摆道理，你都三十了。一个正经人到了三十岁还不结婚，你知道人家会怎么想吗？当然罗，今天不象过去，有人愿意打一辈子光棍。不过你想过没有，打光棍会给父兄惹来麻烦，最终要损害自己的名誉啊！”

代助只是茫然地望着父亲的脸。因为他几乎摸不透父亲是针对他哪一点说的。过了一会，他才开口：

“这是我自己的事，我有我的喜好。……”

“不对！”父亲立即打断了他的话。

两人沉默了半晌。父亲以为这种沉默正是制服儿子的结果。不一会，他又和缓地说：

“你好好想想吧。”

代助答应了一声，退出了父亲的房间。他来到客厅起居室找哥哥，没有见着。他问嫂嫂在哪里，女佣告诉他在客厅里。代助走到那里推开门，看见缝子的钢琴老师来了。代助向他打了声招呼，把梅子叫到门口对她说：

“你把我的事全给父亲抖落了吧？”

梅子哈哈大笑起来。

“快进来，你来得正好。”说着就把代助拉到钢琴旁边。

十

到了蚂蚁能爬进房里来的时节了。代助在一只大盆里盛满水，把雪白的铃兰花茎浸在水里。一簇簇细碎的花朵，遮盖着绘有浓重花饰的盆沿，水盆稍微动一动，花瓣就簌簌掉落下来。代助把它放在一本大字典上，旁边放着枕头，仰天躺了下来。乌黑的脑袋正好靠在水盆背阴里，阵阵花香，扑鼻而来。代助嗅着花的香味，睡着了。

代助时常从外界受到巨大的刺激。这种刺激有时十分强烈，以致使得代助连晴天里的太阳光照到身上都忍受不了。每到这种时候，他尽量减少社会交际，不管早晨还是中午，一个劲儿埋头睡觉。而且经常用极为淡雅而清醇的鲜花陪伴自己。他闭上了眼皮，谢绝光线进入眼球，用鼻孔静静地呼吸着。枕畔的花香，荡走了他的一切烦躁情绪，将他送入梦乡。这办法一旦灵验，就会使他的神经重新恢复过来，从而更轻松地投入社会交际中去。

代助被父亲叫去之后有两三天时间，他每逢看到庭院角落里盛开的红玫瑰，就感到那点点红色刺激着眼睛，简直有些受不了。每当这时，他就把目光立刻转向水盆旁边的紫萼的叶片上，这叶子上生着三、四条银白色叶脉，长长地胡乱交叉在一起。代助每看到一次，就觉得它的叶子又长了许多。于是自己的心情仿佛也同那白色的叶脉一样，无拘无束地伸展开去。石

榴花看起来比玫瑰还耀眼，使人感到气闷。在绿色丛中一闪一闪的，颜色显得太浓了，同代助目前的心情很不相符。

代助眼下的心情，虽然时好时坏，总起来说却带着一种灰暗的色调。因此，过度接触色彩鲜明的东西，就会产生极度的痛苦，即使紫萼的叶子，看久了也会感到厌恶。

此外，他对现代的日本抱有一种特殊的不安，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信赖造成的野蛮现象。他对这种精神状态感到极大的苦恼。他是不喜欢把信仰寄托于神明的，作为一个有头脑的人，他也不愿意将信仰寄托于神明。但是，他相信人与人之间如果互相有了信赖，更没有必要依靠神明了。他认为人们为了解脱互相之间的猜疑所带来的痛苦，才承认神明存在的权利。因此，凡是信神的国家，人们都是极尽尔虞我诈之能事。然而，代助发现今天的日本是个既不相信神也不相信人的国家，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日本的经济发展的造成的。

四、五天前，他在报上看到刑事警察勾结小偷干坏事的新闻，这不仅限于一两个人。据另一家报纸报道，这些案子如果逐一深究下去，说不定东京就会暂时陷入没有警察的状态。代助读完这条消息，只有苦笑。月薪微薄的刑警们，为了度过生活的难关，结伙作恶，实在是很自然的事。

代助见到父亲谈到自己婚事的时候，也多少带有这样的感觉。不过，这是由于他对父亲不信任引起的。父亲的话对代助来说，只不过是一种不幸的暗示罢了。代助内心里接受了这种可怕的暗示，他并不觉得这样做是违背道义的。因为他认为，即使事实摆在眼前，父亲这样做依然是有道理的。

代助对平冈也抱着同样的心情，但平冈原谅了他，觉得代助的这种想法是理所当然的，但他并不喜欢平冈。代助是爱哥

哥的，但是对哥哥也不抱什么信仰。嫂嫂是个好心肠的人，她不直接掌管生活大计，仅就这一点，代助觉得她比哥哥更容易接近。

代助平生对社会无所用心，所以他尽管有些神经过敏，但很少抱有不安的情绪。他自己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不过，现在不知怎的，他有些坐卧不宁了，代助想这可能是生理上的变化引起的。于是，他把人家送的据说是从北海道采集的铃兰花束解开来，全部浸泡在水里，自己躺在下边睡了一觉。

一小时之后，代助睁开又黑又大的眼睛。他的眼神盯住一个地方纹丝不动。手和脚摊开来，完全象死人一般。这时一只黑蚂蚁，沿着他的绒布衣领爬到喉头旁边，代助猛地抬起右手，按住了咽喉。他额上聚起了皱纹，用手指夹住那个小动物，拿到鼻尖上瞧着。此时，蚂蚁已经死了，黑糊糊地粘在食指指尖上。代助用大拇指的指甲弹了弹，坐起身来。

膝盖周围还有三、四只，正在爬着，代助用薄薄的象牙小刀把蚂蚁一只只捻死，接着拍手招呼人来。

“您醒啦？”门野出现了，“沏杯茶来吗？”

“我睡觉的时候，有人来过吗？”代助一边搔着宽阔的胸脯，一边沉静地问。

“嗯，有人来过，是平冈夫人。您倒挺清醒嘛。”门野若无其事地回答。

“为啥不叫醒我？”

“我看您睡得正香来着。”

“有客人来，睡得再香也要叫啊。”代助的语气有些强硬了。

“不过，是平冈夫人叫我不该喊醒您的呀。”

“那么夫人已经回去啦？”

“说不上什么回去不回去，她说到神乐坂买点东西，回头再来。”

“噢，回头还来吗？”

“是的，她本来要等您醒的，夫人来过这间屋子，她瞅瞅您的脸，看您睡得正香，大概以为您不会马上醒的吧。”

“后来就走了吗？”

“嗯，是这样的。”

代助笑嘻嘻地用双手抹了一下刚睡醒的脸，就到洗漱间去了。他满头湿漉漉的，回到走廊上瞧着院子。他的心情比先前好多了，兴高采烈地望着两只燕子在阴霾的天空里飞舞。

打从上次平冈来访之后，代助一心巴望三千代快些来。然而，平冈的话一直未能兑现。是因为出了什么事，三千代故意不来了，还是平冈本来就是为了讨他欢喜才那么说的？他有些疑惑了。代助从内心里似乎感到了某种空虚，然而，当他尚未从生活经验里找到这种空虚的时候，他不想追究空虚的原因是来自哪件事情。因为他觉得对自身生活经验的进一步探求，会发现内部有一个更大的暗影在晃动。

从此，代助尽量避免去访问平冈。散步的时候，他多半朝江戸川那个方向走去。在樱花飘香的季节，晚风拂拂地吹着，代助从四座桥的这岸走到对岸，再从对岸回来，沿着长堤漫步。如今，樱花已经落尽，枝头早已披上了绿荫。代助时常站在桥中央，倚着栏杆，两手撑着下巴，透过茂密的树叶，凝视着笔直的光闪闪的河水。再向前望过去，河面渐渐变窄，那里是目白台高高耸立的树林。然而，他走过桥面，没有登上小石川高坡就回来了。有一次，他在大曲这地方隔着半条街，看到

前面平冈走下电车的身影，代助断定那准是平冈，于是他马上折回了扬场街。

代助惦记着平冈的安危，心想，他一定陷在朝不保夕的生活境遇里。代助又想，平冈也许找到了新的生活出路，然而，他却不愿意追上去问个明白。他预料着同平冈见面，总有一种难以捉摸的不快心情。代助关心平冈的处境也只是为着三千代。他不忌恨平冈，代助仍然希望平冈获得成功。

代助就是抱着这样空虚的心境捱到了今天。起先，他叫门野拿枕头来，一门心思要午睡的时候，脑袋受不住宇宙的强烈光线的刺激，他真想把脑袋沉浸到蓝色的深水里去。这时，他痛感生命的可贵。因此当他灼热的头颅靠在枕头上时，什么平冈啦，三千代啦，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存在了。幸好，他心情平静地睡着了。就在他安安稳稳睡觉的时候，仿佛觉得有人轻轻走进来，又飘然离去了。他睁开眼坐起来，这种感觉仍然留在头脑里没有消逝。所以，他才叫来门野，问他在自己睡觉的时候有没有人来过。

代助站在走廊上用两手罩住额头，遥望燕子在高空里快活地飞旋。不久，眼睛有些眩晕，便回到室内来。因为估计三千代就要来访，这早打乱了他平静的情绪，再也沉不下心来思考和读书了。最后，代助从书架上取下一大本画集，摊在膝头上翻看，不过，他只是用指头一页页掀过去，每幅画连一半的内容都体会不出来。不一会儿，翻到了布兰根^①的画了。代助平生对这位装饰画家十分感兴趣，象往常一样，他的眼睛忽然亮了，精神一下子集中到画面上来了。这是一幅海港画，背景

^① Frank Brangwyn (1867—1913)，英国画家。

用粗大的线条画着木船、桅杆和白帆，其余部分衬托着天空中光彩夺目的云朵和碧森森的海水。画的前面有四、五个光着身子的工人，他们岩石一般的骨骼以及从肩膀到脊背一块块结实的筋肉，看上去有的地方象山巅，有的地方象暗谷，给人一种力量的美感。不一会儿，代助任凭画集摊放着，移开目光倾听着动静。这时厨房里传来了老婆子的声音，原来是送牛奶的。她手里的空瓶子发出碰碰撞撞的响声，急匆匆走出去了。宅子里很静，不管什么动静，都逃不脱代助灵敏的听觉。

代助呆呆地望着墙壁出神，他想唤门野来，问清楚三千代是否说过几点钟来访。不过这有点太痴，所以作罢了。不仅如此，他还想，别人的妻子来访，自己干么这样急不可耐呢？如果有这般向往之情，自己随时都应该去交谈一番。当他觉察这种矛盾心情的时候，不能不为自己的荒唐而感到羞愧。他有些坐不住了。然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产生这种荒唐想法的原因是什么。但对现在的自己说来，这种荒唐的精神状态却是不可排遣的唯一的现实。同这个事实相违背的道理，都是和自己毫无关系的，或者只不过是對自己的一种蔑视。他想到这里又回到椅子上。

在三千代到来之前，代助仿佛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度过这段时光的。听到外面有女人的声音，他的胸脯为之一震。他这个人说话做事逻辑性很强，可心脏的跳动却很弱。他近来之所以不太发怒，完全是受主观的控制，他的理智不容许因生气而糟蹋身子。然而在其它方面，他只好任凭情绪支配着自己的行动。当出外迎客的門野噙噙地走进书斋门口的时候，代助红彤彤的脸颊，微微失去了光泽。

“到这儿来吗？”門野简要地弄清楚了代助的意向。他不想

问会客是在客厅还是书斋这类啰嗦话，只靠这三五个字解决问题。代助“嗯”了一声，象要赶走候在门口等吩咐的门野一样，自己先站起来，向走廊上探了探头。三千代站在大门和廊子的接头处，看着这边，有些犹豫不前。

三千代的面色比上次见面时更白皙了。代助用眼睛和下巴颏示意叫她过来。三千代走到书斋门口时，代助听到了她的喘息声。

“你怎么啦？”他问。

三千代没有回答什么，就走进了屋子。毛料和服的里面，穿着衬衣，手里拎着三棵白色的大百合花。她把百合一下子扔到圆桌上，朝旁边的椅子坐下来。刚刚梳理好的银杏结发型压挤在椅背上，她也全然顾不得了。

“啊，好苦呀。”她说，对代助笑了笑。代助拍拍手叫人拿水来。三千代默默指指桌面，那里放着代助饭后漱口用的玻璃杯，杯里还剩两口水。

“干净的吗？”三千代问。

“是我刚才喝过的。”

代助端起杯，犯起了犹豫。他想坐着不动把水泼掉，可是格子门外的一扇玻璃窗户挡住了。门野有个习惯，他每天早晨总要留下一两扇玻璃窗，照样关着。代助站起来，走到廊缘旁边，把水泼到院子里，一边喊门野。刚才还在跟前的门野到哪里去了？喊了半天也不答应。代助迟疑了一下，又回到三千代身边来。

“马上就拿来。”

他把空杯子又放回圆桌上，向厨房走去。他穿过茶室，门野正笨手笨脚地从茶叶盒向外掏玉露茶呢。

“先生，马上就好。”他看到代助解释道。

“茶回头再说，先要水啊。”说着，代助自己走向厨房。

“哦，是吗？我来拿。”门野放下茶盒也跟着走过来。两人一起找杯子，没找到。打听老妈子到哪里去了，回答说去给客人买点心去了。

“点心没有了，应该早些买好了放着。”代助打开笼头向碗里灌满了水。

“我预先没有告诉她有客人要来。”门野难为情地搔着脑袋。

“你自己可以去买点心嘛。”代助冲着门野说了这样一句，出了厨房。门野又回答说：

“她说除了点心还要买点别的东西，脚坏了，天气又不好，我叫她不要去的。”

代助头也没回，走回了书斋。他跨过门槛，进了屋子，望望三千代的脸。这时三千代的膝盖上两手正捧着代助刚才放下的那只玻璃杯。杯里盛着水，有代助泼掉的那样多。代助端着茶碗，茫然地站在三千代面前。

“从哪儿弄的？”他问。

三千代用往常那样沉静的语调说：

“谢谢，已经够啦。刚才我喝了那里的水，挺干净的。”

三千代望着浸着铃兰花的瓷盆。代助在这只大盆里盛了大半下子水。牙签一般细小的花枝在水里泛着淡淡的青色，透过花枝的间隙，可以隐约看到瓷盆上的花纹。

“干么要喝那里面的水？”代助莫名其妙地问。

“总不至于有毒吧？”三千代把杯子拿到代助面前给他看。

“毒是没有，万一是两三天以前的水呢？”

“不会的，刚才我来的时候，凑过脸去闻过。那个哥儿也说是刚从桶里倒出来的。没关系，又香又甜哩。”

代助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他没有勇气追问她，喝盆里的水是为了寻求诗意还是生理上的作用促使的？即使是前者，代助也不相信三千代果真会学习吟诗和写起小说来。

“心情好些了吧？”他问。

三千代面颊渐渐现出了红晕。她从袖口里掏出手绢，一边擦嘴唇，一边叙说着。原来她从传通院前边乘电车到本乡买东西，向人一打听，本乡的东西比起神乐坂贵一两成，所以到这里来过一两回。上次本想路过这里，可天色太晚，就急忙赶回家了。今天特地提早走出家门，不巧碰到代助正休息，心想买好东西再来吧。可是，天气不好，刚到薬店街就噼里啪啦下起雨来。她没有带伞，怕淋湿了，连忙赶到这里。因为走得太急，所以有些喘嘘嘘的。

“不过，习惯啦，我才不当回事哩。”她说罢，朝着代助凄然一笑。

“心脏全好利索了吗？”代助关切地问。

“这辈子别指望好利索啦。”

三千代有些绝望，但语调并不低沉。她翻过掌心，盯着那只套在纤细手指上的戒指，然后将手帕叠好放回袖筒里。女人低眉无语，代助一直凝望着她那连着发际的前额。

三千代突然想起来了，她感谢代助上回送给她的支票，这时她的面颊泛起了红潮。代助凭着自己敏锐的观察力，清楚地知道这是由于向别人告贷而感到羞惭的缘故。代助立刻转移开话题。

三千代刚才拿来的百合花，依然放在桌上，浓烈的芳香在

他俩周围飘荡。代助受不住这种刺鼻的香气，但当着三千代的面又不好无端地叫人拿走，或者流露出他不喜欢的神色来。

“这花是哪儿弄的？买的吗？”他问。

三千代默默地点点头。

“好香哩。”她说，凑过鼻子闻了闻。代助两腿伸得笔直，蓦然转过身子。

“不能这样靠近闻啊。”

“哦，为什么？”

“不为什么，反正不行。”

代助微微皱着眉。三千代抬起脸来。

“你，不喜欢这花吗？”

代助向后仰着身子，椅子的两只前腿离开了地面。他没有回答，只是微笑着。

“还是不买的好，真倒霉，绕了一段路，还白白淋了雨，累得透不过气来。”

雨真地下大了。雨水聚集到排水管里，哗哗地流着。代助从椅子上站起来，拿起面前那束百合花，掐掉被水浸烂的花根。

“是送给我的吗？那就早点养起来吧。”

代助说着就把花放在大水盆里。花茎太长，花根把盆内的水都挤出来了。代助又把湿漉漉的花茎捞出来，从圆桌上拿起一把剪刀，咔嚓咔嚓剪掉了一半，然后使那硕大的花朵，浮现在铃兰花的上面。

“这下好啦。”代助经过一番胡乱的处理，随后放下剪刀。三千代惊讶地对着这束百合瞧了好半天，突然提出了一个奇妙的问题：

“你是打什么时候起讨厌这花的？”

从前，三千代的哥哥在世的时候，有一天代助买了一束大百合花，到他们谷中的家里访问。当时，他叫三千代将一只挺别致的花瓶洗干净，自己小心翼翼地把花养在里面。然后，放在壁龛里让三千代兄妹两个仔细观赏。三千代还记得这件事。

“你那时不是也用鼻子闻过吗？”经三千代一说，代助也想起来有这么回事。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谈话之间，雨越下越猛，可以远远听到房子外边震耳的响声。门野走来说，天气有些冷，关上窗户吧。当他拉上玻璃窗的时候，两人一齐把脸转向院子。翠绿的树叶都被雨水打湿了，潮湿的空气透过玻璃吹进代助的头脑里。他仿佛觉得世界上一切飘摇不定的东西，都一齐降落到大地上了。代助的头脑很久没有感到象现在这样清醒过。

“好雨啊！”他说。

“一点都不好，我是穿着拖鞋出来的呢。”三千代埋怨地望着从排水管里涌出的雨水。

“回去时我叫车子送送你，不要急。”

三千代似乎不打算久呆下去，她直盯着代助，嗔怪地说：

“您还是那样慢条斯理的。”然而她的眼角却浮现着笑意。

这时，在三千代背后，平冈隐隐约约的面影，忽然清晰地跳进了代助的眼帘。代助似乎在黑暗中受到了意外的袭击。他觉得三千代这个女人的背后，仍然拖着一个难以摆脱的黑影。

“平冈君怎么样啦？”他特地装作若无其事地问道。

“还是那样。”三千代微微抿了抿嘴。

“事情还没有找到吗？”

“啊，那倒可以放心，从下月起，就能到报社上班啦。”

“太好啦，我一点也不知道啊。这样一来，日子就要好过多啦。”

“哎，总算幸运。”三千代声音低沉，但表情却显得很认真。这时，代助感到三千代太可爱了。

“现在那边的事都办完了吗？不会再受人家催逼了吧？”代助接下去问。

“那边……”三千代迟疑了一阵，面孔立刻红了。她低下头。

“我今天正是来赔罪的。”她说着又仰起脸。

代助显得有些困惑，他不愿意触伤这女人一颗善良的心，他尽量避免这样的结果，因为自己说了些迎合对方心理的话，反而使她更加不安起来。他闷声不响地只管听三千代诉说下去。

上次那两百元钱，从代助手里接到之后，本该马上还给债主的。因为新搬了家，要添置些物件，这笔钱就这样用开了。后来，由于生活所迫，自己虽说不愿意，但一有困难就东花一点，西花一点，不知不觉就所剩无几了。不这样，夫妇俩也不会安然地生活到今天。现在想想，没有这笔钱，也能千方百计想办法活过来。手头既然有了钱，虽说不多，但总可以临时应急。因此，那笔立下借据的款子一点也没偿还。三千代说，这不怪平冈，完全是她自己的过错。

“我实在对不起您啦，真后悔。不过，向您借钱的时候，我决没有想到撒谎骗您，请原谅。”三千代十分痛苦地说明了原委。

“这是我送给你的，随便怎么花都行，只要能起点作用就好。”代助安慰她道。他把“你”这个字说得又重又慢。

“这下子我就放心啦。”三千代只说了这样一句话。

雨仍然下个不停。回家时，代助如约为她雇了车子。天气寒冷，他打算给她外面罩上男人用的外套，三千代笑了笑，没有穿。

十一

不知不觉，可以穿着轻纱披风在外面走动了。有两三天，代助在家里点检东西，未曾站在院子里向外面望过一眼。这天他戴着厚毡帽出来，马上就感到热，自己也觉得必须脱掉毛线衣了。走过五、六条街，同一个穿夹袄的人相遇。一家新建的冷饮店里，有个书生手里端着玻璃杯在吃冰食。代助有些惊奇，这时他想起了诚太郎。

近来，代助比以前更喜欢诚太郎了。同外边的人谈起话来，总象是捉迷藏一般叫人着急，可是自己也是人群中的一分子，回顾一下，也许别人认为自己更是个不可捉摸的人。这也是为了生存长年进行竞争而带来的惩罚，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庆幸的地方。

这阵子，诚太郎正巴望着学习踢球呢，这是从上次代助带他去浅草公园的观音堂时想起的。诚太郎那执拗的脾气，完全是从嫂嫂那里继承下来的。然而，他又是哥哥的儿子，执拗里

又带着几分不可侵犯的昂扬之气。代助每当和诚太郎在一起，对方的精神气质就不断地感染自己，使他内心感到愉快。实际上，代助昼夜都处在一种紧张的精神状态里，得不到一点轻松，他确实是痛苦的。

诚太郎今年春天就要读初中了，代助觉得他长高了许多，再过一两年，声音也要变了。他不知道诚太郎将来要走哪条路。作为一个人，为了生存，终归有一个被别人所不喜欢的命运在等待着他。那时，他可能穿着不太显眼的粗布衣服，象叫花子似的不断寻求着什么，沿街乞讨吧。

代助走到护城河一带，对面堤岸上，一片片杜鹃，花团锦簇，有红的，有白的，印在绿色之中。被青草密密地覆盖着的高坡上，并排长着几十棵大松树，一眼望不到尽头。天气晴朗。代助本想坐电车回家逗逗嫂嫂，同诚太郎玩玩，但又觉得无味。便沿着护城河，一边走，一边观赏那松树，直到脚疲乏时为止。

走到新见付车站，看到南来北往都是电车，代助有些讨厌，就越过护城河，穿过招魂社，来到番街。他在这儿徘徊了一阵，忽然觉得自己这样无目的地到处乱跑，实在有些傻气。他平素认为只有贱民才是有目的地随处奔走。他觉得，在这一点上，贱民倒是伟大的。这时，他感到浑身倦怠，才往回走。来到神乐坂，听到一家商店正开着大留声机，那声音象金属一般刺激着代助的大脑。

门野难得主人外出一次，这时正在家里弹着琵琶高声唱歌，代助一进大门就听见了。门野觉察到代助的脚步声，立刻停止了。

“啊，这样快。”门野说着向门外迎来。代助一言未发，把

帽子挂在那里，沿着廊子走进了书斋，然后特意关紧了房门。门野端了杯茶走进来。

“关得这样严，不热吗？”他问。

“还是关上。”代助从袖口里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依然命令道。门野带着奇怪的表情关上门出去了。代助在黑洞洞的房子里默默地呆了十多分钟。

代助有着为别人羡慕的光洁的皮肤和一般劳动者所不具备的柔软的肌肉。他一生从来未害过什么大病，享受着健康带来的幸福。他认为只有这个才是最可贵的。健康对于他来说，比别人具有更高的价值。他的头颅，和他的肌体一般重要，只是始终受着一种逻辑的折磨。而且时时觉得脑子象众矢之的一样，层层聚集着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从今天早晨起，这种感觉尤其强烈。

每当这个时候，代助便默默地考虑，为什么要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过去，他曾经好几次抓住这个重要的问题，摆在面前思索着。这种动机有时来自哲学上的好奇心；有时，世间纷纭繁复的现象都急着想在他的头脑里印下鲜明的色彩；再加上今天觉得十分无聊，就这样思索开了。结果只能得到同样的结论。这结论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否定了这个问题。照他的看法，人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才生下来的，与此相反，只有生下来以后才开始产生一个目的问题。一开始就把某种目的强加在一个人身上，就等于一出生就剥夺了他的自由活动。因此，人的目的，应该由已经出生的人们自己创造。但是任何个人，都不能随意创造它，因为一个人生存的目的，是同他生存的过程相一致的，早已在世界上表现出来了。

从这一根本定义出发，代助把自己本来的活动，看作是自

己本来的目的。想行走就行走，于是行走就变成了目的。想思考就思考，于是思考就变成了目的。如果以另外的目的去行走，去思考，那便是行走和思考的堕落。就是说，为着一种超出自己活动以外的目的去活动，那就是活动的堕落。因此，把自己的整个活动当作一种工具而随便使用，那就等于自己破坏了自己生存的目的。

所以，代助至今每当脑子里产生愿望和嗜好的时候，他就把这些愿望和嗜好当作自己的生活目的而加以实现。同样，当两个互不相容的愿望和嗜好在胸中互相斗争的时候，他就把这解释为由矛盾而产生的妨碍生存目的的一种现象。总而言之，他是把日常无目的的行为当作目的而生存过来的。他体会到，在不隐瞒真相这一点上，只有这个才是最符合道德规范的。

代助一味实行这种主义，在实行过程中，自己有时不觉之间被自己早已屏弃的问题所纠缠，考虑起自己眼下为何做这样的事。他在番街一边散步，一边对继续散步这种行动怀疑起来，正是如此。

当时，他感到自己的活力不济了，他已经缺乏忍受饥饿继续行动下去的勇气和兴趣了，所以中途怀疑起自己这种行动的意义来。他把这称作厌倦，他认为一旦产生厌倦，就会引起逻辑混乱。他在行动的中途，对自己的行动产生这种本末倒置的怀疑念头来，正是倦怠给他带来的结果。

代助关在严严实实的房间里，按着头摇晃了一两次，他脑袋里充满了从古到今一些思索家常常反复考虑的毫无意义的疑念。他有些不堪忍受了。当眼前漂起朦胧的影象，他就马上排除掉了。同时，他深切感到自己缺乏生活的能力。所以，他失掉了将某种行为作为目的而努力实行下去的兴趣。他一个人独

自站在荒野之中，感到茫然。

他是一个希冀能够使高尚的生活欲望得到满足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他想获得道德欲望的满足。每当考虑到这样两件事，他就预测这两者之间有个水火不相容的关键之处。他尽量把生活欲望压低到最低限度，自己忍受着。他的屋子是普通的日式房间，没有什么华丽的摆设，照他的说法，屋内没有悬挂匾额之类令人赏心悦目的东西。可以说，他把那些耀人眼目的色彩美，都集中到排列在书架上的西洋书籍上了。他在这些书籍之中茫然地坐着。为了使自己昏昏欲睡的精神振作起来，他想把周围的东西整理一下。他环视着室内，又呆呆地望着墙壁出神。最后，他想到，为了把自己从单调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只有一个办法。他喃喃自语道：

“我必须去见三千代。”

他后悔刚才不该到那些走不通的地方去散步，他打算到平冈家去一趟。正在这时，寺尾从森川街赶来了。他戴着崭新的草帽，穿着素净的薄纱披风，抹了一下红红的脸孔，嘴里直喊热。

“怎么这时候来啦？”代助没好气地说。他和寺尾平时都是用这种口气说话的。

“现在来不正赶上好时候吗？怎么，你又睡午觉啦？闲惯了的人真够懒惰的，你生下来究竟为着什么？”寺尾说着，不住用草帽向胸膛上扇风。现在还没有热到这种地步，他这个动作显得故作高雅。

“我生下来为什么，你管不着。我问你，为什么来这里？又要说什么最近十天啊之类的话啦？你要来借钱，我可没钱借给你。”代助毫不客气地说在前头。

“你真是个不明礼仪的人。”寺尾不得已只得这样回答。但是，看不出有什么伤害感情的样子。实际上对于代助的话，寺尾并没有感到不礼貌。代助默默地盯着寺尾的脸，他依然无动于衷，同刚才呆呆地注视着墙壁时一样。

寺尾从怀里掏出一本又旧又脏的简装书，说：

“这个要把它翻译出来。”

代助依然沉默无语。

“不愁吃喝的人，不会腆着脸皮来找你的。你再给我修改一下，这可是关系生死的一着。”寺尾说着，把那本小书朝椅子角上拍打了两下。

“什么时候要？”

寺尾啪啦啪啦翻了翻书页。

“两周。”他断然回答，接着又解释说，“没法子呀，到时候拿不出来就得挨饿啊。”

“真了不起啊！”代助冷冷地说。

“所以我特地从本乡跑来找你。我不是向你来借钱，当然如能借给我一些就更好。我主要是有些地方不懂来和你商量的。”

“真对不起，我今天头疼，不能干这种事。好歹翻完算啦。反正按页数算你的稿费的。”

“说什么呀，我可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哪。要是被人指出有译错的地方，今后就麻烦啦。”

“我没办法。”代助仍然保持一副冷淡的态度。

“喂，我不是开玩笑，象你这种闲散惯了的人，有时偶尔做做这种事，可以解解闷嘛。我本想去找那些好读书的人，不打算特来找你，可他们和你不一样，都挺忙的。”

寺尾毫不示弱。代助心里明白，要么就是和他大吵一顿，要么就是答应他的请求，二者必择其一。照代助的性格，对这种人只能鄙视，不可动怒。

“好吧，我尽量少改动。”代助说着，只看打着符号的地方，他没有勇气询问这本书的梗概，那些提出要商量的部分，也存在许多暧昧的地方。

“啊，谢谢。”过一会儿，寺尾说着，合上书。

“我不懂的地方怎么办？”代助问。

“只好凑合算啦，问谁都说不清楚的。首先时间不允许，没办法。”从寺尾的话里，可以想见，他从一开始考虑的重要问题就不是什么误译，而是饭钱。

商量完毕，寺尾照例大谈起文学来。奇怪的是，他谈起这个，就和谈自己的翻译不同了，总是显出十分热情的样子。代助想，在现在公开进行创作的文学家中，有许多人是和寺尾搞翻译具有相同目的的。看到寺尾这种矛盾心情，他觉得好笑。但他怕惹起麻烦，没有说出口来。

由于寺尾来访，那天代助终于未能到平冈那里去。

晚饭时分，丸善书店送来了一个小包，放下筷子打开一看，是老早以前向外国预订的两三本新刊书。代助把书夹在胳膊窝里，回到书斋，他一本本翻看着。因为天色昏黑，他随便看了看，没有引起什么兴趣，最后一本，他连书名都忘记了。他想，反正以后慢慢看吧，就捆在一起，站起身来放在书架上。他走到廊缘边的外面望了一眼，晴朗的天空，已渐渐失去那高爽的色调，相邻的梧桐树看上去一团浓黑，空中已经升起了淡淡的月亮。

这时门野端来一盞大油灯，灯框的小槽里，竖着嵌进了蓝

色的灯罩，好象是用绢子制成的，上面打着褶皱。门野把灯放在圆桌上，又向走廊上走去，边走边说道：

“快到看萤火虫的时候啦。”

“还早哩。”代助带着奇怪的表情回答。

“是吗？”门野一本正经地接着说，“从前看萤火虫时可热闹啦。近来文人学士都不感兴趣了。这是为什么呀？萤火虫和乌鸦什么的，也很少看到啦。”

“可不，这是怎么回事？”代助也忽然愣住了，认真地叮问了一声。

“还不是渐渐被电灯赶跑啦。”门野说完这句俏皮话，一个人笑呵呵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里。代助也跟着向大门口走去。门野回过头来：

“又出去吗？好吧，灯我来管。阿妈刚才说肚子疼，已经睡啦，不要紧的，您慢慢走。”

代助出了家门，来到江户川，河水黑魆魆的。他要去访问平冈，没有到河边去，直接过了桥，登上了金刚寺坡。

实际上算起来，代助同三千代和平冈已经见过两三次面了，一次是接到平冈一封长信的时候，信里首先对自己来京后受到的照顾表示感谢，后来接着谈到了朋友和长辈们对他的各种帮助。说近来在一个朋友的劝说之下，接受了到某家报社经济部当主任记者的邀请。自己本来也想干，不过，来京时曾托过代助代为寻找工作，这样一口说定不好，所以才写信来商量一下的。当时平冈托代助到哥哥的公司里斡旋，代助没有拒绝，就一直搁着没办。他明白平冈的意思，是催促回复这事的结果的。他想写一封信表示拒绝，但又觉得这未免太冷淡了。所以第二天，代助特地跑了一趟，将哥哥方面的情况一五一十说

了，劝平冈对这边断念。当时平冈听完，说自己也估计到了这一点，然后用奇妙的眼神望望三千代。

还有一次是报社那里就要决定下来的时候，平冈写信来邀代助什么时候去他家里，两人痛痛快快地喝一个晚上。代助接到这张明信片后，趁着外出散步的机会，到平冈家里表示谢绝，说自己没有时间。当时，平冈正躺在屋子中央的铺席上，原来昨晚出外参加一个会喝醉了，说罢不住地揉着那双通红的眼睛。他看看代助突然说，人要想做点事，就得象你一样不结婚。他说有了妻子实在不方便，从前单身一人，满洲、美国，哪里没去过？三千代在里间屋内，一个人悄悄地做事情。

第三次，代助去的时候，平冈上班不在家，当时没有什么要紧事，他和三千代两人坐在廊缘上，说了半个钟头的话儿。

打那以后，直到今天晚上为止，代助再没有到小石川方面去过。代助到了竹早街，一直向前走过两三条马路，就来到了平冈家门口的电灯下面。他隔着格子门喊了一声，女佣端着油灯出来了。原来平冈夫妇都不在家。代助也不愿多问，马上退了出来，他乘电车来到本乡，又从本乡换车到神田下车，然后进入一家酒店，喝了一阵子啤酒。

第二天醒来，仿佛觉得脑子里有两个半径不同的圆，心里乱糟糟的。每当这种时候，代助就会感到头颅的内侧和外侧，好象是用两种不同的物质组合起来的一般。他使劲摇晃着脑袋，想使这两种东西掺合在一起。现在，他把头发贴在枕头上，攥紧右手，照着耳朵上边敲打了两三下。

代助对自己头脑里的异常现象，没有归咎是喝酒引起的。他从孩子时代起，喝酒就是海量。不论喝多少，仍然一如平常。而且，只要能睡好觉，此后就看不出对身体有何妨碍来。

有一次，他曾同哥哥为一件事比赛谁喝得多，容量三升的酒杯，一连干了十三杯。第二天，代助照样和平常一样去上学，哥哥呢，头痛了两天，直叫苦。他说，这是因为年龄不同的缘故。

代助一边敲打着脑袋一边想，昨晚喝的啤酒比起那次来算得了什么。幸好，代助的脑袋尽管变成了两重，可大脑的活动没有受到阻碍，只是有时动起脑子来，感到吃力。但他自信，只要努力思考，再复杂的事情都是可以承受的。因此，即使发生这种异常的感觉，也不是由于脑组织的变化给精神带来什么坏的影响，没有理由悲观下去。起初，他有些紧张，等到第二次发生这种现象时，他便当作一种新奇的经验而感到高兴。不过，这种经验每增加一次，精神状态就下降一次。这意味着，生活里的每个行为都将失掉它充实的内容。这一点使代助感到很不愉快。

他起床之后，又摇了摇头。吃早饭时，门野谈论着早报上刊登的蛇与老鹰格斗的故事，代助一直没有吭声。门野想，又犯老毛病啦，于是出了茶室到厨房里去了。

“阿妈，这样拼命干要累坏的。先生的饭盘我都洗干净啦。快到那边歇歇去吧。”门野劝说老妈子。代助这才记起她生病的事。他想过去安慰她几句，但又嫌麻烦，就作罢了。

代助放下刀叉，立即端着一碗红茶走进书斋，一看钟表，已经过九点了。他向院子里瞧了一会儿，慢慢喝着茶。

“府上派人来接您呢。”门野走过来说。代助不记得家里说过要接他去的话。他再三询问门野，门野也弄不清楚，只是说外面好象有个车夫。代助连连摇头，出了大门。一看，给哥哥拉车的阿胜就在那里，一辆胶轮车停在大门外。阿胜对他恭恭敬敬地行了礼。

“阿胜，接我去有什么事？”他问。

“是太太叫我拉车来接的。”阿胜恭恭敬敬地回答。

“她没说为什么事吗？”

阿胜当然什么也不知道。

“她说，您去了就会明白……”阿胜简洁地回答，他没有把话说完。

代助回到屋里，打算叫女佣拿和服来换，一想她肚子疼，不想支使她了。自己打开衣柜的抽屉，东翻西找了一阵，急急忙忙穿好衣服，坐上阿胜的车子出发了。

那天，风刮得很猛，阿胜弯着腰，吃力地向前跑着。坐在车上的代助，被大风吹得头晕。然而，坐在这辆没有一点声音的包车上，随着轻快前进的车轮，缺乏意识的代助，处在一种愉快的昏昏欲睡的状态之中。到达青山家里的时候，他的气色比刚起床时好多了。究竟有什么事呢？代助边想边走进来，对着小伙计的屋内瞧了瞧，看到直木和诚太郎两个人，正在吃糖拌草莓哩。

“嗨，躲在这儿大吃啊！”

听到代助的话，直木立即摆正了身子打着招呼。诚太郎满嘴唇湿漉漉的，他突然问：

“叔叔，什么时候娶夫人呀？”

直木一个劲儿傻笑。代助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最后只得又象逗趣又象呵斥地说道：

“今天怎么没有上学，大清早就吃起草莓来啦！”

“今天不是星期天吗？”诚太郎一本正经地说。

“哎呀，星期天？”代助恍然大悟。

直木望望代助，终于笑出声来。代助也笑了。他走进屋

子，室内没有一个人。新换的铺席上，放着一只紫檀木的镂花圆盘，里面放着茶碗，茶碗上印着京都浅井默语^①的图案花纹。早晨的绿色，从庭院里一直映到轩敞的客厅里，一切都显得那样恬静。门外的大风似乎突然停息了。

代助穿过客厅，来到哥哥房间，看见里面有人影晃动。

“哎呀，这个太过分啦。”是嫂嫂的声音。代助进来，哥嫂和缝子都在。哥哥正向角带^②上绕着金链子，他身穿时兴的轻纱披风，面朝外站着。他看到代助，就向梅子说道：

“啊，来啦，叫他领你一块去吧。”

代助不明白什么意思。梅子对代助说：

“阿代，今天你总该有空吧？”

“嗯，有空。”代助回答。

“咱们一道去歌舞伎剧院吧。”

代助听嫂嫂这么说，心里忽然觉得挺滑稽。然而，他不敢同往常那样同嫂嫂开玩笑。

“行，可以，那就去吧。”他怕麻烦，于是带着沉静的表情，愉快地答应了。

“那么，你不是说已经看过一遍了吗？”梅子又问。

“一遍、两遍都没关系，走吧。”代助看看梅子，微笑着说。

“你对什么都感兴趣。”梅子赞扬地说。代助越发感到滑稽了。

哥哥有要紧事，很快出去了，他说四点左右办完事就到剧

① 浅井默语（1856—1907），又名浅井忠，西洋画家。

② 一种男用丝织腰带。

院去。哥哥走后，代助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哥哥四点钟到达剧院之前，只剩下梅子和缝子两个人看戏，可梅子不愿意这样。哥哥便叫她把直木带去，她又说直木穿着蓝花布上衣和大褂，不好入座。最后没办法才来接代助的。哥哥临走时向他这样说。代助心想，这事有点不太合乎情理，只在口头上应了一声。他琢磨着，嫂嫂特地邀自己来，一定是想找个说话的伴儿，一旦有必要，还可以商量一些要紧的事儿。

梅子和缝子花了好半天时光打扮了一番，代助站在娘儿俩身旁做参谋，有时说几句笑话。缝子有两三次说道：“叔叔太过分啦。”

父亲早晨外出了，不在家。嫂嫂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代助并不想打听，只觉得父亲不在家最好。自从上回谈过话之后，代助又和父亲碰过两次面，只不过十分钟到一刻钟的样子。和往常一样，谈话一深入下去，代助立即说些客套话就离开了。父亲一出现在客厅里，代助就感到屁股坐不稳。嫂嫂对着镜子，一边系腰带一边对代助说，父亲生他的气了，说代助一照面就想溜。

“我对他失掉信用啦。”代助说罢，拿起嫂嫂和缝子的阳伞，先出了大门，门外并排放着三辆车子。

代助怕风，他戴上了礼帽。风已渐渐停了，太阳从云隙里热辣辣地照在头上。走在前头的梅子和缝子都张开了阳伞。代助不时用手掌挡在额前，遮着阳光。

开演之后，嫂嫂和缝子都非常热心地看戏。代助因为这是第二次看了，或者是近三、四天来头脑不清的原因吧，精神总也集中不到舞台上去。他心里老是感到烦躁、闷热，不时用手里的团扇从脖子向头顶扇风。

幕间，缝子不断地向代助提出一些奇怪的问题：那个人为啥用洗脸盆喝酒啦，和尚怎么一转眼变成大将啦，等等。都是些很难解答的疑问。梅子每听到她提问，就止不住发笑。代助忽然想起两三天前，在报上读到了某文学家的一篇剧评。里面说道：日本的剧本，情节多变，不容易看明白。当时代助认为，从演员立场出发，没有必要处处考虑戏是演给什么人看的。代助曾对门野说过，如果把责备作者的话用在演员身上，就等于为了了解近松的作品，想听越路净琉璃一样愚蠢。^①门野当然也很赞同他的观点。

代助从小看惯了日本的传统戏剧，他和梅子一样，都是单纯的艺术鉴赏家。他们把舞台上的艺术狭义地解释为演员的演技。因此，代助和梅子不断交谈着，有时脸对脸互相瞧瞧，象内行一样评论几句，对对方的话表示佩服。可是过了一阵，他们对舞台上的表演厌倦了，戏还没有完就用望远镜东张西望起来。镜头照着一群艺妓，她们有的也拿望远镜朝这边瞧。

代助的右边坐着和他相同年纪的男人，偕着头挽圆型发髻的美貌的妻子。代助望望她的侧影，同自己附近的一位艺妓十分相象。代助的左边一连坐着四个男人，他们都是博士，代助一一记住了他们的模样。再过去是个宽绰的地方，供两个人专用。其中一人和哥哥不相上下，穿着笔挺的西服，戴着金丝眼镜。看东西时，总是翘着下巴颏，微微扬着脸。代助看到这个男子，仿佛在哪里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他带着一位青年

①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日本古代著名的净琉璃作者，作品有《国姓爷合战》、《曾根崎心中》等。净琉璃是用三弦琴伴奏的一种演唱艺术。越路净琉璃是其中的一个派别，主要凭借木偶的表演展开故事情节。这一派以二见金之助最为有名。“越路”是他的艺名。

女子，看上去，也不过二十岁。她没有穿披风，额上的头发向前突起地挽着结子，下巴颏总是贴着衣领，坐在那里。

代助感到气闷，他好几次离开座席，来到后面的走廊上，仰望着狭小的天空。他打算等哥哥到来之后，就把嫂嫂和缝子交给他，自己赶快回家。他把缝子领出来，咕咚咕咚跑了一圈。最后，他想弄点酒来喝。

天快黑时，哥哥来了。代助问他怎么这样晚，他从腰带里掏出金壳手表给代助看了看，已经过六点了。哥哥照例神情自若地到周围巡视了一遍。到吃饭的时候，他离开座席从走廊出来，就一直没回去。过一会儿，代助猛回头，看到他向旁边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走去，同他攀谈起来，有时也向那青年女子打招呼。那女子只是嫣然一笑，就把脸转向舞台，认真看起来。代助想向嫂嫂打听那人的姓名，但转念一想，哥哥只要出现在人多的场合，就象平常一样来去自由。他熟人多，见识广，社会对于他，就象自己的家一般。所以代助没有放在心上，他一直闷声不响。

换幕的时候，哥哥从门口进来，叫代助出去一下。他把代助领到那戴金丝眼镜的男人面前介绍道：“这是舍弟。”然后向代助说：“这是神户的高木先生。”那人看了看青年女子，说：“她是我侄女。”女子颇为文雅地向代助行了礼。这时，哥哥添了一句：“她就是佐川先生家的小姐。”代助听了，心想，这下子可上当了。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草草地说了几句话。嫂嫂悄悄回头向他看了一眼。

过了五、六分钟，代助和哥哥一起回到自己座席上。在哥哥向他介绍佐川姑娘之前，本来打算等哥哥一到，他就逃走的，现在却不好这样了。代助想，太顾及眼前的方便，反而会

造成不良的后果，所以只好暂时忍着痛苦坐在那里。哥哥对戏也似乎全然不感兴趣了，却依然落落大方地坐着，点上一支雪茄烟猛抽起来，象是熏烤他那一头乌黑的头发。有时评论几句，问缝子：“这戏好看不？”梅子不象平常那样好奇了，关于高木和佐川姑娘，她既不打听，也不评论。代助看到这种情景，反而觉得滑稽可笑。到如今，他有好几次都被嫂嫂给蒙混了，但他从来没有生过气。今天这样的事儿要是在平时，他只当是为了解闷儿拿他开心，自己不过一笑置之。不仅如此，倘若自己真想结婚，反倒可以利用这个闹剧，亲自导演一出喜剧来自我解嘲，以求得满足。然而现在，当这位嫂嫂和父亲、哥哥共同谋划，渐渐把自己引向绝路的时候，他不能不认为这种做法实在太荒唐了。代助心里犯着嘀咕，嫂嫂将如何发展下去呢？家庭里，只有嫂嫂对这样的事最感兴趣了。代助心里隐伏着一种不安的情绪，如果嫂嫂在这方面越来越逼近自己，他只能同家人渐渐疏远起来。

散戏的时候，已经快到十一点了。出来一看，风完全停了，夜很静，望不到星星和月亮，只有电灯光微弱地照射着。天太晚了，没有时间再到剧院小吃店里闲话了。有人来迎接哥哥一家三口回去，代助忘记预先雇好车子了。他怕麻烦，所以拒绝了嫂嫂的好意，自己从小吃店前面上了电车。他来到数寄屋桥，站在漆黑的马路上等着换车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个老婆子背着孩子，从对面脚步蹒跚地走来。几辆电车从那边开了过去。代助站的地方同铁轨之间，夹着一段堆满泥土和沙石的高堤，他一想 自己弄错地点了。

“老婆婆，这儿不是车站，在对面。”代助说着迈开了脚步。老婆婆嘴里道着谢，跟在他后边。代助在黑暗里摸索，深

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去。不到三十米远，左边出现了护城河，顺着这地方寻去，好容易找到了车站的柱子。那老婆婆从这里乘电车向神田桥方面去了，代助和她相反，乘车奔赤坂这边来。

在车里，想睡又睡不着，电车不停地摇晃，他想今夜的睡眠算吹了。他十分疲倦，懒得再去想白天的事了。尽管如此，一种难以捉摸的兴奋感，却使他不能随意度过这静谧的夜晚。这在他是常有的事，今天一天里发生的桩桩事情，不论大小和时间先后，一齐涌上心头，闪现出五颜六色的光彩。他自己也弄不清楚来龙去脉了。他闭上眼在心里琢磨着，回家只好借助威士忌的力量了。

在这走马灯一般光怪陆离的色调的辉映下，代助不由地想起了三千代，从她那里找到了安宁的地方。然而，这种宁静并未明显地出现在他眼里，他只是用整个心灵去体察罢了。他发现，当他一想起三千代的面容、谈话，想起他们的夫妇关系，以及她的疾病和处境的时候，他觉得只有三千代才同自己的情趣完全吻合。

第二天，代助接到了住在但马^①的朋友寄来的长信。这位朋友从学校一毕业就回乡下去了，再也没到东京来过。他说自己本来不习惯山里生活，但由于父命，不得已只好呆在故乡。过了一年多，他写信来，絮絮叨叨地告诉代助，他想再说服父亲，回到东京来。最近，看样子断了念，所以也不再忿忿不平了。他出身乡绅人家，采伐祖上留下的山林，成为每年必操的事业。这次在信中，详细地写着自己的日常生活情况。还说一个月前当选镇长，年俸三百元。他饶有风趣然而却是十分

① 兵库县的地名。

认真地向代助炫耀这件事。他还同别的朋友作了一番比较，说要是自己一毕业就做教师，可以拿到相当于现在三倍的钱。

这位朋友回到家乡之后，约莫过了一年，就娶了京都一家财主的女儿。这当然是父亲的意思。不久就生了个小孩。从此，信里谈论老婆的事少了，但对于小孩的成长却十分关心，经常告诉代助一些有趣的事。代助读着信，想象着这位朋友满意的生活。他甚至怀疑，为了这个孩子，他对妻子的态度，比起刚结婚时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朋友常常寄些香鱼干和柿饼来，代助一般送给他新出版的西方文学书籍作为还礼。对方在回信里，总有些评论，证明他是津津有味地读过了。然而，这种状况持续不长。后来，他收到书后，连感谢的信也不写了。代助去信一问，他才说，书是收到了，想等到读完之后再来信表示谢意的，结果一直拖了下来。有时来信说，他还没有读。最后干脆告诉代助，他读不懂。代助从此不再寄书了，只寄去一些新式的玩具送他。

代助把朋友的信装进信封里，他切实感觉到了这位和自己有着相同倾向的朋友，被一种同过去截然相反的思想和行动支配了，他尝到了生活的乐趣。代助和这位朋友都有一根相同的命运的琴弦，他细细品味着从相同的命运的弦上发出的完全不同的两种音响。

作为一个理论家，他赞成朋友的婚姻。他体会到一个住在山里、成天同深谷丛林打交道的人，按照父母之命娶了妻子，这是万全之计，是合乎自然规律的。根据同样的道理，他断定，不论哪种类型的结婚，对于城市里的人来说，它只能意味着不幸。其原因是，城市不过是人世的展览会。他从这样的前提引出了这样的结论，是走过一段路程的。

他认为肉体和精神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美，城市的人获得了接触各种美的机会。在接触各种美的过程中，舍甲而求乙，又弃乙而醉心于丙的人，代助称他们是缺乏感受的不知美为何物的人。他从自家经验的启示中深信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从这条真理出发，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有过着城市生活的男女，在两性之间的吸引上，都经受着一种难于预测的随缘应变的过程。引伸开来说，凡是已婚夫妇，双方都不得不尝受过去的不贞行为所产生的不幸。代助选取艺妓当作感受性最强、接触点最自由的城市人们的代表。一个艺妓一生之中不知要改换多少情夫。城市里普通的人们，不都是艺妓吗？尽管他们的情人远比艺妓少得多。代助认为，现今世界上，那些高谈忠贞不渝的爱的人是最大的伪君子。

想到这里，代助的头脑里，突然浮现出三千代的姿影。此时，代助怀疑在他得出的结论中是否少算进去了一个因数。但他始终没有发现这样的因数。于是，根据这样的理论，他想自己对三千代的情爱也只不过是暂时的了。他理智上承认了这一点，但在心情上却不敢向这方面想。

十二

代助既害怕嫂嫂的逼迫，又害怕三千代的吸引。离避暑还有一段时间，他对所有的娱乐都失掉兴趣了。读起书来，从黑鸦鸦的文字里连自己的影象也找不到。他冷静下来思考问题的

时候，回忆便象藕丝一样接连不断地出现，仔细一看，尽是一些令人可怕的事。到头来，他对这样一味沉浸在思索里的自己，也觉得可怕了。代助为了使自己脆弱的头脑振作起来，象冰镇牛奶一样加进点新鲜的东西，决心出去旅行。开始他打算到父亲的别墅去，不过那里靠近东京，家人还会常去的，跟呆在牛込没有什么两样。他买来一张旅行地图，寻找自己要去的地点。然而，他感到普天之下没有一个合适的去处，反正随便选个地方就行。他想，不如立即先准备起来再说。代助乘上电车，来到银座。这是一个惠风和畅的下午，他在新桥的劝业场转了一圈，沿着宽阔的马路向京桥方向走去，这时，代助看到对面的房屋象舞台上的背景画一样齐整，湛蓝的天空一直连着屋顶。

代助逛了两三家出售外国货的商店，置办了一些必需的用品，其中有比较高级的香水。他想到资生堂买一袋牙膏，店员拉住他说，年轻人都不愿买那里的东西，说罢拿出自家的产品向他推销。代助皱皱眉头，出了店门。他腋下夹着纸袋，来到银座街头，从那里绕过大根河岸，打算经过锻冶桥到丸之内去。他漫无目的地向西方走着，心想，这也算是一次简单的旅行。等到走累了，便想起了电车，因为再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就乘电车回家了。

走进院子，便看到门口整齐地摆着一双鞋，好象是诚太郎的。一问门野，门野就告诉他是诚太郎的，等了老半天了。代助马上来到书斋。诚太郎正坐在代助那张大椅子上，面对圆桌阅读《阿拉斯加探险记》哩。桌子上放着荞麦馒头和茶碗。

“诚太郎，怎么，趁我不在的时候来大吃一顿啊？”诚太郎听了，笑着把那本《阿拉斯加探险记》装进衣袋，然后离开椅

子。

“就坐在那里好啦，没关系的。”代助这样说。他仍然不听。

代助抓住诚太郎，照例逗他玩。诚太郎清楚地记得上次看歌舞伎演出时，代助打过多少呵欠。

“叔叔，什么时候娶夫人啊？”他又提起先前问过的问题。

这天，是父亲叫诚太郎来的。说明天十一点要代助去一趟。代助每当听到父亲或哥哥叫他去，就感到头疼。他向诚太郎露出生气的样子说：

“这太不象话啦，也不说是为什么事，只管叫人去。”诚太郎依然嘻嘻地笑着。代助说到这里就移开话题，谈起报刊上登的相扑比赛的胜负来，这是两人共同感兴趣的事。

代助留诚太郎吃了晚饭再走，诚太郎说要准备明天的功课，就告别他回去了。临走之前，又问：

“那么，叔叔明天不打算来吗？”

“嗯，我不知什么事。回去就说我可能要外出旅行。”代助只好这样回答。

“什么时候？”诚太郎又问。代助告诉他，就在今明两天。诚太郎这才明白了，便向门口走去。“到什么地方去？”他走下台阶突然转过头来，望着代助。

“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随便转悠。”诚太郎听了，嘻嘻地笑着出了格子门。

代助想在当天晚上起程，他叫门野收拾干净旅行包，自己便把日常用品一件件放进去。门野十分好奇地望着代助的提包，站在那里说：

“我来帮帮忙吧。”

“不用。”代助拒绝了，他把装进去的香水又掏了出来，剥掉包装纸，拔下盖子，放在鼻尖上闻了闻。门野似乎有些没趣，便回自己的房里去了。过了两三分钟，他又来问：

“先生，我去叫车子吗？”

“行，叫他们稍等一会儿。”

代助把旅行包放在面前，抬起头来，向院子一望，扇骨木花墙的上边，正闪耀着落日的余晖。代助盯着外面，心想，再用半个小时考虑一下旅行地点吧。找个合适的时间乘上火车，任凭火车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然后下来，去迎接明天的生活。在生活之中，听凭新的命运的摆布。旅费当然是不充分的，要是一直住在合乎自己旅行装束的旅馆里，连一个星期的也不够，不过，代助对这个毫不介意。实在不行，再叫家里寄去。况且，旅行的目的是为了改换周围的环境，他不想把注意力放在生活享受方面。高兴的时候，还可以雇个挑夫担着行李，走上一天呢。

他又打开旅行地图，仔细寻找那些细小的数字，还是决定不下来。这时又想起了三千代，打算出发之前再去看一看，然后离开东京。今夜把旅行包打点好先放着，明天一早就可以提着赶路。想到这里代助急急向大门口走去。门野听到脚步声也跑了出来。代助穿着平常的衣服，从挂钩上取下帽子。

“又要出门吗？买什么东西？我去吧。”门野惊奇地问。

“今晚上不走啦。”代助说完，出了大门。外面已经黑了，星星在美丽的天空里闪闪烁烁，伴随着人影在前进。温馨的夜风吹拂着他的衣袖。代助大步流星地走过两三条街，额头上渗出汗来。他摘下帽子，让夜露滋润着那一头黑发，不时地用帽子扇几下。

走到平冈家附近，看到屋里有一个黑影，象蝙蝠一样静静地晃动着。灯光从简陋的门板缝里照射出来。三千代在灯下读报，代助问她怎么现在看报，她回答说这是第二遍了。

“你这样清闲啊。”代助把坐垫放在门槛上，半个身子靠着格子门坐着，那半个身子向着走廊。

平冈不在家。三千代说她刚洗完澡回来，膝旁还放着团扇。她的面颊一直带着红润润的颜色。代助要回去，她留代助多坐一会儿，自己便到饭厅沏茶去了。她头上梳着西洋式的发型。

果然不出三千代所料，平冈一直没有回来。代助问她，平冈是否经常回来得很晚，三千代笑笑回答，是这样的。代助从她的笑容里看到了一种凄凉的神色。他的眼睛一直瞟着三千代的面孔。三千代急忙拿起团扇，向袖子下边扇了扇。

代助一直惦记着平冈的经济状况。他从正面直接问她，最近生活费是否紧张，她说是的，说完又象刚才那样笑笑。代助没有马上再说什么。

“您也看得出？”这回是三千代发问了。她放下手中的团扇，在代助面前伸开了那刚出浴的纤纤素指，手指上没有戴代助送给她的戒指，也没有戴另外的戒指。代助一直记着自己送给三千代的那件礼物，他十分明白她的意思。三千代把手缩回去的时候，突然涨红了脸。

“这是没办法呀，忍耐下去吧。”代助可怜见地对她说。

当晚，代助九点钟光景离开了平冈的家。临走之前，他从纸袋里掏出一件东西交给三千代。当时，他稍微思索了一下，先是若无其事地在怀里把纸袋打开，随便抓了一把钞票，就放在三千代面前，说是送给她用的。三千代怕女佣听见，低声

说：

“那怎么行。”她把两手紧贴着身子。代助没有缩回自己的手。

“能收下我的戒指，也就能收下这个，这两者是一样的，就把它当成纸戒指好啦。”代助笑着说。

三千代仍然感到有些过分，一直踌躇不定。代助问她，是否怕平冈知道了要挨骂。三千代说，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挨骂还是受夸奖，老是磨磨蹭蹭不愿接。代助提醒她，要是怕挨骂就干脆瞒着平冈，三千代还是不肯收。代助已经伸出的手，再不好缩回来，他只好探着腰，把手掌伸到三千代的胸前，同时凑过脸来。

“没关系，收下吧。”他压低声音，郑重地说。三千代把下巴颏藏在衣领里，向后仰了仰，默默地伸出了右手。钞票落在她的手上了。这时，三千代眨了眨长长的睫毛，随后把手里的钞票放进腰带里。

“我以后再来。代向平冈君问好。”代助说着出了大门。他穿过街道，走上小路的时候，四周一片灰暗。代助在黑夜里行走着，好象置身于美丽的梦境一般。不到三十分钟，便来到自家的门前。然而，代助不想进去，他披着高空里闪烁的星光，在门外的街道上徘徊。虽然一直走了半夜的路，他自己并不感到累。不觉间，又来到自家的门口。院里静悄悄的，门野和老妈子似乎正在茶室里闲聊。

“怎么这样晚，明天赶几点钟的火车？”代助一进门，他们就发问。

“明天也不走啦。”代助微笑着，走进了自己的房间。里面已经铺好了床。代助把昨天打开盖子的香水拿来，在枕头上滴

了几滴。好象还不够，又拿着瓶子，到屋子的四角洒了一些。他兴冲冲地做完这一切之后，就脱掉白底的外褂，换上睡衣，躺下了。不久，他便在散发着玫瑰香的气氛里睡着了。

醒来一看，太阳出得老高了，金色的阳光照在廊缘上。枕头旁整齐地叠放着两张报纸。门野什么时候拉开挡雨窗，什么时候拿来报纸，代助一点都不知道。他伸伸懒腰，起来到浴屋里擦洗身子。这时，门野慌慌张张地走来说：

“大少爷从青山来啦。”

代助回答这就去，一面把身体擦干净。他想客厅里还不知道打扫了没有，不必要马上就跑过去。他象平时那样从从容容地梳好头，刮了胡子，慢悠悠地来到茶室。他不想马上吃早饭，站着喝了一杯红茶，用毛巾把嘴唇擦了擦，然后放下，立即来到客厅。

“啊，哥哥来啦？”他打着招呼。哥哥手里照例夹着那支深色的已经熄了火的雪茄，悠然地读着代助的报纸。他一见到代助就问：

“这房子真香啊，是你头发的香味吗？”

“在我来这里之前你就闻到了吧？”代助说。他告诉哥哥，这是昨夜洒了香水的缘故。

“嗨，倒讲究起来啦！”哥哥沉静地说。

他很少到代助这里来，除非有特别要紧的事，非他来不可。而且，办完事马上就回去。代助想，今天肯定出了什么事情。他猜测着，也许是昨天把诚太郎胡乱打发走而引起的后果吧。经过五、六分钟的闲谈之后，哥哥这才问道：

“昨天诚太郎回去说，叔叔明天要出去旅行，我特来看看的。”

“嗯，本来想今天六点左右出发的。”代助象是撒谎一般极其冷静地回答。

“你要是个在六点钟就能起得来床的人，我今天也不会特地从青山赶来了。”哥哥郑重地说。

代助问他什么事。不出所料，还是为了那姻家的事，是前来相逼的。原来今天中午父亲要请高木和佐川姑娘吃饭，命令代助也要出席。听哥哥说，昨天晚上父亲听过诚太郎的汇报，大为恼火。嫂嫂坐立不安，说要赶在代助出发之前找到他，叫他延期外出。哥哥劝止了她。

“我叫你嫂嫂放心，说代助今晚上不会走的，说不定眼下正坐在旅行包前沉思呢。等到明天再说，先别管他。”诚吾十分平静地说。

“那么，就不要再管我好啦。”代助越发恼怒起来。

“女人嘛，心眼儿窄，今天一早就来磨道我，说你要是来，父亲会更生气的。”诚吾说这话的当儿，没有显露出觉得好笑的表情来，而且有些为难地看着代助。代助没有告诉他自己去还是不去，然而对待哥哥就不能象对待侄儿那样随意蒙混过去了，他没有这个勇气。再说，要硬是拒绝参加午餐会而去旅行，又不合自己当前的心意。看来，无论是父亲、哥哥还是嫂嫂，在这些反对派之中，不抓住一个给点厉害尝尝，就别想动弹一步。代助觉得高木和佐川姑娘都是不即不离的人物。高木仅在十年前见过一次，那天在剧院里一照面儿，就觉得面熟；相反，知道佐川姑娘才是前几天的事。代助当时看过她的照片，可是实地接触其人，就一点也联想不起来了。照片是奇怪的东西，如果先熟悉了人，再看她的照片，就很容易一眼认出来；可是先看到照片，然后和人对上号，那就很难了。把这

件事拿到哲学上探讨，仍然归结到这样一条真理：由死转生是不可能的，由生到死却是自然的规律。

“我知道啦。”代助说。

“那就好。”哥哥回答，仍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他一直叼着雪茄，烟头上的火就要着到口髭上来了。他接着问：

“今天就不一定去旅行了吧？”

代助只得答应着。

“好吧，今天就来吃午饭吧。”

代助只好同意。

“那好，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办点事，你一定来。”哥哥仍然象个大忙人。代助也大度起来，似乎怎么都行，他爽快地应承下来了。于是，哥哥突然问道：

“究竟怎么回事？你不想娶那个女人吗？你不喜欢她吗？找老婆这样挑肥拣瘦的，倒象元禄时代的美男子那样有意思。大凡那个时代的人，不光在男女婚姻上，对待其他事，也是十分着意。你是不是也是这样？依我说，怎么都行，只要能使老年人满意就行啦。”

哥哥说罢就走了。

代助回到房里，仔细琢磨着哥哥刚才的话。在婚姻这件事上，他自己也觉得只好照哥哥的意见办。不过，他认为，劝婚的一方不要着急，应等待下去。他得出了这样一个和哥哥相反的结论，这对自己是有益的。

据哥哥说，佐川姑娘好久没来东京了，这次随叔叔来旅行，等叔叔一办完商业上的事，就带她回家乡去。父亲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利用这样的机会，使彼此的关系永远稳固下去呢，还是上次在旅行中早就安排好了的呢？代助没有工夫细细

研究这些，只考虑自己能同这些人同桌进餐，社交上的义务也就算尽到了。至于还会有些什么发展，那只能到时候再相机处置了。

代助叫老妈子拿了衣服来。他嫌麻烦，但为了表示敬意，只得穿上夏季用的染着花纹的披风。没有单层礼袍，决定到家里再向父亲或哥哥借一件。代助虽然有点神经质，可他从小就在人群中自由出入，什么宴会、招待会、欢送会都参加过。因此，认识各方面的社会名流，同一些伯爵、子爵和贵族公子也有来往。代助同这些人交际的过程中，既没有吃亏，也没有占什么便宜，言语举止，一视同仁。从外表上看，他酷似哥哥诚吾，所以不了解情况的人，都以为这兄弟两人性格完全一样哩。

代助到达青山，差五分不到十一点。客人尚未到来，哥哥也还没有回来。只有嫂嫂一人坐在客厅里准备什么，她一看到代助就冲着他嚷：

“你也太不象话啦，把人撇下自己去旅行。”

梅子有时候说起话来是毫无顾忌的。但她虽然这么说，内心里却丝毫没有制伏代助的意思。代助对她这一点抱有好感，所以一坐下来，就品评起她的穿戴来了。听说父亲就在里面，代助执意不肯进去。实在强不过了，才说：

“等一会儿客人来了，我到里头传话，到时候再去问安不好吗？”

于是，他又东拉西扯地闲聊起来，然而关于佐川姑娘，他却提都不提。梅子倒把话题转到这上面来了，代助心里明白，所以一味装糊涂，不理这个碴儿。

正说着，盼望着的客人终于来了。代助马上到父亲那里报

告。

“是吗？”父亲马上站起身来，没有时间教训代助了。代助回到房里，换上一件礼袍，接着来到客厅。宾主在这里一起见面了，父亲首先和高木攀谈，梅子主要应酬佐川小姐。这时哥哥漫悠悠地走进来，还是早晨那一身打扮。

“啊，来迟了一步。”他向客人施了施礼，来到席上就座的时候，回转头瞧瞧代助，小声说，“你倒挺快的呀。”

午宴设在客厅相邻的一间屋子里。代助从敞开的房门里，看到桌上摆着方方正正的白色桌布，才知道是吃西餐。梅子站起身来，向里面的门口望望，她这是向父亲示意，午餐已经就绪了。

“好吧，请。”父亲站起来，高木会意地站起来，佐川小姐也跟着叔叔站了起来。代助这时发现她下半身比较修长。父亲和高木相向坐在中央，高木右手是梅子，父亲左手是小姐，这两个女人面对面坐着，诚吾和代助也相向坐下。隔着桌子中间的作料台，代助从微微倾斜的方向望着小姐的面孔，光线从她身后的窗户射进来。在强烈的反衬下，她的脸颊到鼻际罩上了深深的黑影，然而耳畔却显得红扑扑的，尤其那两只小巧的耳朵，在阳光照射下，显得十分娇嫩。和她的肤色相反，小姐长着一双深褐色的大眼睛。两相对照之下，可以看到她那椭圆型的鹅蛋脸，带有大家闺秀的华美的仪态。

照吃饭的人数来说，桌子并不算大，和轩敞的房间比起来，毋宁说太小了。洁白的桌面上点缀着采集的鲜花，桌子上的刀叉闪着光亮。

席间都是些老生常谈，一开始气氛显得不那么活跃。逢到这种场合，父亲常常谈起自己喜欢的书画和古董来。碰到兴致

来了，就把所有的家当从库房里搬出来，一件件摆在客人面前。代助受到父亲的影响，也多少对此道产生了兴趣。哥哥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记住了几位画家的名字。不过，他只是站在挂轴前说：“啊，这是仇英^①的；啊，这是应举^②的。”脸上看不出有多少感兴趣的样子来。无论诚吾还是代助，都不会用显微镜鉴别画的真伪。父亲有时指着画上的波纹说，古人从来不这样画水，这不符合法度。他们兄弟两个，从来没有象父亲那样对一幅画作过如此的评论。

父亲为了使枯燥的寒暄别开生面，就把话题转到爱好方面来。然而刚说上一两句，他就发觉高木对这些全无兴趣。父亲是个机灵人，于是马上收回话头。可是一回到双方共同了解的事情上，谈话立刻枯燥起来。父亲不得已，便询问高木喜好什么。高木回答，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父亲只好从此作罢，把高木交给诚吾和代助，自己暂时退出圈外来。诚吾却能灵活自如地不断开辟新的话题，从神户的旅馆谈到楠公神社，其中当然也问到有关佐川小姐的事情。小姐只是简单地回答几句必要的话，便避开了。代助和高木开始谈起同志社来，接着又谈起美国大学的情况，最后还提到爱默生^③和霍桑^④的名字。代助发现高木在这方面确实是有知识的，但仅仅是发现而已，他并没有就此深谈下去。在谈到文学的时候，只举出两三个人和几部书来，此后再也没有什么进展。

① 仇英（1368—1644），中国明代画家，画风精细、艳丽，尤工仕女。

② 应举，即圆山应举（1733—1795），江戸后期画家，圆山画派之祖。

③ 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思想家，倡导个人主义和泛神论。

④ 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美国小说家。

梅子从一开始就忍不住口地说着，她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排除佐川小姐的过分客气和沉默的情绪。小姐从礼仪上不得不应酬梅子一连串的提问，但她并不想积极主动地去打动梅子的感情。只是在说话的时候微微歪斜着脑袋，这也很难说她是向代助故作媚态。

小姐是在京都受教育的。音乐方面开始学习古琴，后来改学钢琴。小提琴也学过一点，但她感到手法实在太难，等于没学。她很少看戏。

“上次的歌舞伎怎么样？”梅子这样问的时候，小姐没有回答什么。在代助看来，她不是不懂戏剧，而是看不起戏剧。梅子接着就这个问题评论开了，说演员甲如何，乙又如何，等等。代助看到嫂嫂有些不大识相，只好从旁插了一句：

“不喜欢看戏，小说总是爱读的吧？”代助这样一问，把话题从戏剧转移开了。小姐这时才向他望了望。不过，她的回答倒叫人出乎意料：

“不，小说也不喜欢。”

听到小姐的话，宾主一齐笑出声来。高木代替小姐作了说明。据说，小姐的教师是西洋某某女士，在那位女士的影响下，小姐简直被弄成了一个清教徒，所以她有些落后于时代。高木说罢又作了评价。此时，当然谁也没有笑。

“这很好嘛。”对耶稣教没有什么好感的父亲称赞道。

梅子全然不懂得这种教育的价值。但她仍然想凑趣，说些不得要领的话。

“那可不。”

诚吾为了使梅子的话不给对方留下什么印象，马上岔开话题，问：

“那英语一定很好罗？”

小姐说“不”，脸上微微出现了红晕。

吃完饭，宾主又回到客厅，开始闲聊起来。然而，话题却不象续蜡烛那样很容易就能接上火。梅子站起来，打开钢琴盖。

“弹支曲子吧。”她说着，回头看看小姐。小姐依旧坐着不动。

“来，阿代，你来开个头。”这回她向代助说。

代助自知技术不高明，很难当众表演。但他又不愿意分辩，觉得那样认真反倒没意思。

“好，你先打开琴盖，这就来。”他一边回答，一边仍若无其事地谈些无关紧要的话。

一小时之后，客人走了。四个人肩并肩地把客人送到大门口。

“代助还没有回来？”父亲回到屋里时问。

代助比大家迟来一步。他把两手举到门楣上方，伸了个懒腰，又到空无一人的客厅和餐室转了一圈，然后来到起居室，看到哥哥和嫂嫂正面对面谈话。

“喂，不能马上回去，父亲叫你有事，到里面去。”哥哥故意装得一本正经地说。梅子微微含着笑意。代助默默地搔了搔头皮。

代助不敢一个人到父亲房里去，说干说万要拉哥嫂一道去。他的心愿未能实现，就坐下不动了。这时佣人走来催促道：

“请少爷到里面去一趟。”

“嗯，这就来。”他回答道。接着就向哥嫂两人陈述道理。

要是他一个人去见父亲，正赶在火头上，父亲看到自己那副懒散样子，说不定会更加生气，弄不好还得哥嫂出面调停。与其惹这么大麻烦，不如这就一起走一趟为妙。

哥哥是个不愿多和别人争论的人，他不置可否地站起来说：

“那就走吧。”

梅子也笑嘻嘻地站起来。三个人顺着廊缘来到父亲屋里，若无其事地落了座。

为了防范父亲训斥代助，梅子一坐下就千方百计地打圆场，把话题尽量引向对客人的评论上来。梅子夸奖佐川小姐是个温顺老实的孩子。对这一点，父亲、哥哥和代助都表示赞同。但哥哥有疑问：如果她真的受过美国贵族小姐式的教育，那么还应该更西洋化一些。代助也有同感，父亲和嫂嫂都默不作声。接着，代助解释道，小姐那副温顺老实的性情带有几分羞涩的样子，这一点不同于受过西洋教育的人，这种性格来自日本男女的社交关系。父亲同意代助的看法。梅子分析说，小姐是在京都受的教育，因此没啥奇怪的。哥哥反驳说，即使在东京，也不会全象梅子所表现的那样。这时，父亲神情严肃地拍了拍烟灰缸。梅子说，小姐的容貌倒十分出众，父亲和哥哥都表示赞同，代助也只好同意嫂嫂的品评。于是，四个人又谈到高木，一致认为他是个非常庄重的好人。可惜的是谁都不知道小姐的父母。父亲对他们三个下了保证，说她的父母都是知书识礼的规矩人，这是父亲从本县一位有钱的议员那里打听到的。最后大家谈到了佐川家的财产，父亲说，她家比一般的实业家资产雄厚，这点尽可放心。

对小姐的人品、资格大致论定下来之后，父亲问代助：

“你不会有不同的意见吧？”他的语调里似乎没有可商量的余地。

“这个……”代助含含糊糊地应着。

父亲瞧着代助，他那布满皱纹的额头渐渐蒙上了严厉的神色。

“那么，你就好好考虑考虑吧。”哥哥只好打个迂回，为代助争得了时间。

十三

四天之后，代助遵照父亲之命，把高木送到新桥。那天，他从床上被喊醒，头脑昏昏沉沉的，经风一吹，到了车站才觉得感冒了。送入候车室，梅子就发现他脸色不好。代助没说什么，摘掉帽子，不时按按湿漉漉的头，结果把早晨梳得挺平整的头发弄得乱蓬蓬的。

高木在月台上突然劝代助说：

“怎么样？乘这班车跟我到神户一游吧。”

代助只说了声谢谢。快要发车的时候，梅子特地走到车窗前边，叫着小姐的名字说：

“最近一定再来玩呀。”

小姐在车窗里郑重地施了礼，梅子在窗户外面没有听见她说些什么。送走客人，爷儿四个出了检票口便各奔东西了。梅子邀代助回青山，代助按着头皮没有应。

他乘车很快回到牛込，一进书斋就躺下了。门野进来瞧瞧，他了解代助的生活习惯，没有吱声，抱着椅背上的披风就走了。

代助躺在床上，思考着自己最近应当怎么办。要是听其自然的话，看来非成亲不可了。从前，自己曾多次拒绝结婚，这回再拒绝下去，要么谁也不再理睬他，要么会引起更大的愤怒。如果真的无人搭理，谁也不会再来劝自己结婚了，这反而更好。要是惹恼了父亲，那可是个麻烦事儿。但是娶个不如意的媳妇，总感到和现代人一般俗气。代助在这种矛盾的处境里进退两难。

父亲是个古板的人，他一旦决定下来，无论如何都得照着计划进行。代助和父亲不一样，他认为自然的发展远比既定的计划更伟大。父亲无视自己目前的状况，硬逼着按他的旨意办事，这就好比一个被离异的妻子，挥着手里的离婚证，企图证明他们仍然要保持夫妻关系一般。然而，代助不打算向父亲叙说这个道理。他认为，要想用道理说服父亲，那是比登天还难的事，而且，那样做对自己毫无好处，其结果只能使父亲不快，决不会稀里糊涂同意自己拒绝结婚的要求的。

在父亲、哥哥和嫂嫂三人中，代助最怀疑父亲的人格。他推测，这次叫自己结婚并不一定是父亲的唯一目的。但是父亲的本意究竟是什么，他又没有机会弄个明白。作为儿子，他并不以为这样揣摩父亲的心理是不义的行为，所以他也不觉得父子中只有他才是最不幸的人。只是自己和父亲之间的隔阂一天深似一天，使他尤其感到不快。

他想象这种隔阂发展下去，最后就是断绝父子关系。他承认那是痛苦的，然而那种痛苦也并非不堪忍受，最可怕的是堵死了来钱的路子。

代助历来认为，当马铃薯比金刚石还宝贵的时候，人类社会就不象样子了。今后，一旦触怒了父亲，断绝了金钱关系，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都得舍弃金刚石去啃马铃薯。作为补偿的，只留下纯真的爱情，而这爱的对象却是别人的妻子。

他躺在床上一直思索着。可是，他的头脑始终没有找到具体的目标。就象没有权利掌握个人的命运一样，他也不能掌握自己的未来。同时，又象大致可以想象出自己的命运一样，他也能想象出自己的未来，他努力捕捉自己未来的影象。

这时代助的头脑里只不过产生了一种幻影，如同黄昏惊飞的蝙蝠那样时隐时现。他的意识随着那朦胧的羽翼飘忽来去，不一会儿，便堕入轻柔的梦境里。

突然有人在耳畔敲响了吊钟，代助还未来得及想到火警就醒了。但他没有起床，仍旧躺在那儿。平时，他在梦里经常听到这种声音。有时，这种响声一直持续到他意识恢复之后。五、六天之前，他梦见自家的房屋摇晃起来，醒来后，他的肩膀、腰部和脊背都明显地感到身子下边的地板在震动。他还时常在醒来之后体会梦中的心跳，就象圣徒一样，把手放在胸脯上，半睁着眼，痴痴地望着屋梁。

这时，代助躺着，静听吊钟的声音在耳底渐去渐远。然后起来，到茶室一看，自己的饭盘上盖着竹罩，放在火盆旁边。挂钟已过了十二点了。老妈子看看饭菜已收拾停当，便回到自己屋里，两肘撑在饭桶上打盹。门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连他的影子也看不见。

代助在洗漱间用水冲了冲头，一个人到茶室就餐去了。他孤单单地吃罢饭，又回到书斋，这才想起来已经好久没读书了。

他把看了一半的西洋书翻到夹着书签的地方，书中前后的关系全忘记了。在代助的记忆中，这种现象是少有的。他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个好读书的人。毕业后，没有衣食的烦恼，可以随意从书本里吸收知识，他常常为这样的身分而自豪。有时一天里看不了一页书就白白过去了，他从习惯上总感到是荒废时日。因此，哪怕发生再大的事故，他都尽可能坚持同书籍交朋友。有时他感到，读书是自己唯一的特长似的。

尔今，代助抽着香烟，又茫然地向后边翻了两三页。为了弄清楚作者有哪些论点，以后又怎样发展下去，他颇费了一番周折。这种努力不象乘木船下栈桥那样轻松。两种事物在相互交错的关系之中，对甲种事物尚未搞清来龙去脉的时候，就不得不转向乙种事物上来了。代助耐着性子，约莫有两个小时，他一直把眼睛集中到书本上，最后实在受不了了。他所读的书，作为铅字的集合体，在某种意义上，肯定会映在他的头脑里。然而，他从中却找不到和自己血肉相关的东西。好比隔靴搔痒，总得不到满足似的。

他合上书本。他想，在这个时候读书是不合适的。他的心已经安静不下来了。他的痛苦也不象往常那样是由于倦怠而产生的。代助的忧愁不是来自对一切事物的厌烦，他目前的心境是总想干点什么。

他站起来走到茶室，又把那件叠好的披风披在身上，穿上摆在房门前的木屐，飞也似的走出大门。时候是四点钟。他下了神乐坂，看到一辆电车就上去了。售票员问他到哪里，他随便应了一句，打开了钱包。他给三千代后剩下的旅费还深深地放在钱包底下。代助买了车票，点了点钱数。

当晚，代助在赤坂一家妓馆里过了夜，在那里听到一个有

趣的故事。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同过去的男人发生关系，怀了孕，快要临产的时候，悲伤地掉下了眼泪。后来，人家问她为什么哭，她回答说，自己年纪轻轻就生了小孩，太可怜了。这个女子只有一个短暂的时间专一于爱情上，现在无情的母子关系压抑着她年轻的心灵，使她感到人生无常。这当然不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她只一味追求肉体的美和精神的爱，其他什么也不顾了。代助揣摩着这个女人的心情，他感到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第二天，代助终于又到三千代那里去了。上次给她的钱，三千代有没有告诉平冈？如果告诉了他，对他们夫妻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所有这些疑问，都成了他再度会见三千代的口实。他对她的关注的心情，驱使他坐卧不宁，最后竟象一阵风儿一样，将他吹到三千代身边。

代助离家之前，把昨晚穿的内衣和单层和服全都换成新的。外面正一天暖似一天，太阳火辣辣地照着，仿佛潮湿的梅雨季节还很遥远似的。同昨晚的心情相反，自己的黑影显露在这种光亮里，使他有些受不住。他戴上宽檐的夏帽，心里巴望早些进入雨季。还有两、三天就要入梅了，他的脑子好象有了预感一样，总觉得昏昏沉沉的。

来到平冈家门口，连那遮蔽在神志不清的脑袋上的根根头发，都感到燥热。进门之前，他先摘下帽子。格子门上了栓，代助听到响声，转到后门一瞧，三千代和女佣一起正在裱贴浆洗的布片，晾晒板就靠在储藏室的山墙上。三千代探着细长的脖子，曲着身子，十分吃力而认真地做着活计。她停下手来，望见代助，一时没有说什么。代助也默然不响地站了好大一会儿。

“你又来啦？”三千代挥动一下湿漉漉的手，从厨房里跑过来，同时用眼睛示意代助叫他回到大门口去。三千代亲自来放鞋子的台阶上，用手解门栓。她说敞着门太危险，才拴紧的。也许一直在明朗的阳光下劳作的缘故，她的面颊红润润的，那红晕一直蔓延到双鬓。额头还象平常那样苍白，上面微微渗出了汗珠。代助从格子门外面注视着三千代柔嫩的肌肤，静静地等她开门。

“劳你久等啦。”三千代向旁边闪了一步，代助擦着她的身子走进来。来到屋内一看，平冈的桌前，放着平整的紫色坐垫。代助一见到这个，心里总有点不是滋味。院里的地面还没有踩扎实，泛着黄色的地方长着乱蓬蓬的杂草。

代助跟三千代说，在她正忙的时候又来打搅，真有些过意不去。代助一边寒暄，一边望着荒寂的院子。他想，叫三千代呆在这样的家里，实在太可怜了。三千代两只手的指尖被水泡得有些发胀，她把手掌叠放在膝头，告诉代助，她感到无聊才浆洗布片来的。她所说的无聊，是指丈夫经常外出，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过着寂寞清苦的日子。

“你挺好的嘛。”代助特地挑了一句。三千代并不打算把自己凄楚的心境向代助倾诉，她默默地站起来，到里面屋子去了。她把衣柜上的杯子弄得哗啦哗啦响，随后捧出了一只裹着红天鹅绒的盒子。她坐在代助面前，打开盒子，里边完好地放着代助从前送给她的戒指。

“呸，都在这儿呢。”三千代带着歉意向代助说。接着又马上走回去，生怕外人知道似的，悄悄地把那只富有纪念意义的戒指放在柜子里，然后又回来坐下。

代助没有再提戒指的事，他望着院里的杂草说：

“你那样空闲，怎么不收拾一下院里的杂草呢？”

三千代沉默着，一言未发。过了一阵，代助改口问道：

“上次那事跟平冈君说了没有？”

“没有。”三千代低声回答。

“这么说，他还不知道啊？”代助又叮问了一句。

据三千代自己说，她本想告诉平冈，但他一直没在家里安稳地呆过，所以拖到现在还未让他知道。代助并不认为三千代在说谎。但他又想，她如果打算告诉丈夫，只要有五分钟的空闲时间就行了。她之所以瞒着平冈，是因为不便启齿或者心里有什么隐忧的缘故吧。代助觉得，是自己促使三千代对平冈犯下了罪行。然而，这并没有使他的良心受到谴责。在他看来，法律上如何制裁是另外一回事，从自我反省这个角度来看，对于事情的结果，平冈也明显地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代助向三千代打听了平冈的近况。三千代同往常一样，不愿意多说。然而，平冈对妻子的举动行为和结婚时比起来，显然大不一样了。他们夫妻一回到东京，代助就看破了这一点。此后虽然没有探听过两人的心事，但他们的夫妻关系在一天天迅速地向坏的方面发展，这却是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假如他们的疏远是由于中间插进来个代助引起的，那么代助今后也许会更加谨慎行事。不过，代助凭着自己的推测，他不相信这一点。代助断定，他们夫妻关系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三千代生病，肉体关系的不和谐给丈夫的精神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孩子的去世，再就是平冈放荡的生活。此外，他在公司事业上的失败以及游乐生活所造成的经济上的拮据局面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总之，代助认为，平冈娶了个不该娶的妻子，三千代嫁了个不该嫁的丈夫。代助十分反悔，自己不该受平冈之

托再三劝三千代嫁给他。然而他一点没有意识到，正因为自己打动了三千代的心，平冈才同妻子疏远起来的。

同时，代助对三千代的爱情，在承认他们夫妻关系的前提下继续发展着，这一点又是无可否认的。三千代嫁给平冈之前，代助同她的关系究竟发展到如何地步姑且不论，不过他对目前的三千代决不会无动于衷的。他对身患疾病的三千代比对往昔的三千代更加同情；他对失掉孩子的三千代比对往昔的三千代更加怜悯；他对丧失丈夫爱情的三千代比对往昔的三千代更为体贴；他对陷入生活苦难中的三千代比对往昔的三千代越发忧心。但是，代助永远都没有胆量从正面离间他们的夫妻关系，他的爱情没有发狂到这种程度。

眼下，三千代所愁的是经济问题。听她说，平冈自己挣来的生活费，根本不用在吃饭上。代助心想，这是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我见到平冈君，好好劝劝他。”代助说。

三千代带着凄凉的神情看了看他。代助明白，如果谈得顺利当然很好，要是话不投机，反而会 给 三 千 代 惹 来 更 大 的 麻烦。他不便坚持自己的这个主张。三千代又回到里屋拿来一封信，这封信装在浅蓝色的信封里，是北海道的父亲寄给她的。三千代从纸袋里掏出这封长信，递给代助看。

信上说，他在那边很不如意，物价高涨，生活困难，又没有亲戚朋友照料，诸多不便，想到东京来，问女儿行不行。上面写的尽是一些令人伤心的事情。代助仔细地把信叠好，还给三千代，这时，三千代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三千代的父亲，过去曾经有过为数不小的田产，日俄战争时，在别人的怂恿下，因购买股票折了本，他狠着心把祖上的田

产全卖光，到北海道去了。代助在看到这封信之前，一直不知道他的消息。三千代的哥哥在世的时候，经常向代助说，他们家没有什么亲戚，三千代只是靠着父亲和平冈生活过来的。

“我真羡慕你呢。”三千代眨眨眼睛，代助没有勇气否定她的话。过了一阵，她又问：

“你为什么不娶夫人呢？”

代助也无法回答她的这个提问。他默默地对着三千代的面孔望了好大一会儿。女人的双颊渐次消尽了血色，比平素更显得苍白了。代助开始感到，他和三千代这样面对面长久坐下去是危险的。就在这两三分钟内，语言交流着双方的情爱，无意之中驱使他们去超越道德的准绳。代助心里明白，即使谈话再向前跨进一步，他仍然可以若无其事地折返回来。每当他读西洋小说的时候，看到书里男女的情话那样露骨、放肆，那样率直、热烈，总有些奇怪。阅读原文当然不必说了，译成日语就有些无法表达的情趣。代助丝毫不想使用外国的语言来发展自己同三千代的关系。至少在他们之间，用平常的语言完全能够充分表达彼此的情怀。然而，一不留神就会不知不觉地滑向危险的境地。代助用心提防着，每当到了还有一步之差就要堕入危险的时候，他就极力留住脚步。

“我孤寂一人，实在有些受不了，下次有空再来吧。”

代助回去的时候，三千代把他送到门口。女佣仍然在里面裱贴浆洗的布片。

代助来到外面，迷迷糊糊走了一段路。他虽然觉得应当在适当的时候控制自己，但心里总有些不满足。命运为他们做了安排，可他的话没有说完就回来了。然而代助并不后悔，他认为，再谈上五分钟或十分钟，结果都和现在一样。他觉得现在

自己同三千代的关系，从上次见面时就已经取得了进展，不，或许还要更早。代助逐一回溯着两人过去的交往，每一件事情里都交织着两人炽热的爱情。从两人的关系中，他感到三千代在嫁给平冈之前就等于已经嫁给自己了。想到这里，他的心上象压了一块石头，脚步异常沉重。回到家里，门野问道：

“您的脸色很难看，究竟出了什么事啦？”

代助走进浴室，揩干净苍白的额头上渗出的汗珠，然后把那长得很长的头发浸在冷水里。

此后的两天里，代助一直没有外出，到了第三天下午，他乘上电车到报社去看平冈。他决心见到平冈，好好为三千代诉说一番。他把名片交给看门人，便坐在布满尘土的传达室内等候。他不时地从袖口里掏出手帕掩住鼻子。过一会儿，他被领到二楼会客室。这里通风不好，是个又闷热又阴暗的狭小房间，代助在这里抽完了一只香烟。写着编辑室的房门始终敞开着，人们出出进进。平冈也打里面走出来，他仍旧穿着那件凉衫，佩戴着洁净的衬领和护袖。他来到代助面前，急急忙忙地说：

“啊，好久不见啦。”

代助也站起来招呼。这时正是编辑工作最忙的时候，他们不能从容谈话。代助询问平冈何时有空，平冈从口袋里掏出表看了看说：

“对不起，过一小时之后再来怎么样？”

代助拿起帽子，又沿着灰暗的布满尘土的楼梯下来，出了大门。外面依然刮着习习的凉风。

代助无目的地随处逛着，他在思忖见了平冈以后应如何开口才好。他想眼下多多少少要给三千代一些安慰，不过，这也许

会伤害平冈的感情。代助甚至想到，弄得不好说不定会在他和平冈之间出现裂痕。到那时如何拯救三千代呢？他还没有考虑成熟。代助当着三千代的面，没有勇气把两人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下去，同时他又意识到自己应当为三千代做点什么。所以今天的会见，与其说是出于理性的万全之计，毋宁说是一次为情感的旋风所驱使的冒险行动。这是和平素代助的性格相悖的。然而代助自己并未察觉到这一点。一个小时之后，他又来到编辑室的门口，然后同平冈一起走出了报社的大门。

穿过三、四条街，平冈带头走进了一家酒馆。客厅的屋檐上悬挂着风铃儿，狭小的庭院里洒了水，地面湿漉漉的。平冈脱掉上衣，马上盘腿坐下，代助并不觉得那么热，一把团扇只在手中拿着。

开始谈起了报社的情况。平冈说这里工作太忙，不如做生意惬意，但话语里听不出有后悔的样子。代助同他开着玩笑，说平冈对报社工作，不想负什么责任吧。平冈一本正经地加以辩解。他还列举事例说明今天新闻事业竞争十分激烈，必须有一副敏锐的头脑才行。

“是的，光靠文笔好还不成啊。”代助说这话的当儿并没有显示出钦佩的神色来。

“我是负责经济的，单从这方面就可以举出许多事实来。我想把你府上经营的公司的内幕写出来给你看看。”平冈说。

代助因为平时早有觉察，所以听到平冈的话，他并没有吃惊得发起呆来。

“写写倒也有些意思，不过你得要秉公而论啊。”

“我当然不会撒谎罗。”

“不，我是说不光写我哥哥的公司，其它公司的桩桩件件

都要大加笔诛。”

“光日糖事件还显得不够啊。”这时平冈神秘地笑着，好象牙缝里塞满了什么东西一样。代助喝着闷酒，谈话越来越没有什么兴头了。是实业界内部的情况引起了平冈的联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他突然向代助大肆吹嘘起当年日清战争时期，关于大仓公司的一些轶闻来了。据平冈说，当时按规定，大仓公司要供应广岛的军队几万头牛作为给养。他们每天交去几头，夜里又悄悄偷出来，第二天佯装不知，再把牛送回去。官府每天花钱买的还是原来那几头牛。最后发觉了，就在买来的牛身上打了烙印。可是大仓的人不知道，又去偷了回来，第二天照样若无其事地牵去卖，这下子可就露馅了。

代助听到这样的故事后，心想，从触及社会现实这点来说，它是现代最典型的一出滑稽剧。平冈还谈到，政府最害怕幸德秋水^①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的住宅周围，每天都有两三名警察昼夜站岗，有时张起帷幕，从中监视他的行动。秋水每逢外出，总有警察尾随其后，一旦断线，整个东京都要骚动起来，电话接连不断地报告情况。“刚才还在本乡，现在又到神田去了。……”新宿警察署为着秋水一人，月月要开销一百多万元。秋水的朋友，一个卖糖人儿的，当他在大街上做生意的时候，穿着白色制服的警察，也要把鼻子凑到糖人儿前嗅一嗅，故意找麻烦。

这些并没有在代助心里引起什么反响。

“这不也是现代最典型的滑稽剧吗？”平冈重复着刚才代助

① 幸德秋水（1871—1911），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1910年因所谓“大逆事件”（暗杀明治天皇未遂）被起诉，翌年被处死。

的那句评论，进逼似的问。

代助笑了笑，他对这些不太感兴趣。况且他今天来并不是为了闲聊，所以只好把社会主义的话题搁在一边。刚才他硬逼着平冈辞掉叫来的艺妓，也是出于这种心情。

“我有话要找你谈。”代助终于开了口。平冈立即改变了神情，眼睛不安地盯着代助，然后突如其来地对代助说：

“喂，我很早就在努力想办法，可眼下实在不行，再等一些时候吧。关于令兄和令尊的事，我不打算那样写啦。”

代助听了这番话又鄙夷又憎恶，于是冷冷地说：

“你变得真快。”

“还不是跟你一样的变，只好这么鬼混，没办法啊。所以请你再等一些时候。”平冈一面回答，一面强作笑容。

不管说些什么，代助决心把自己心里的话讲完。他声明自己不是来讨债的。代助想，要是一直瞒着平冈，他定会生气的，所以无论对方有什么误会，他仍然照着自己的意思行事。不过，首先使代助踌躇的是，如果平冈知道三千代向代助谈了一些家务事，会不会给她招来麻烦。假如避开这个问题不说，那么，什么忠告和劝解啦都无济于事。代助没办法只好绕个弯子说：

“看样子，近来你经常出入这种场合，同这里混得很熟啊！”

“我不象你那样有钱，可以摆摆阔气。人情往来没办法呀。”平冈说着，动作熟练地端起酒盅送到嘴边。

“我随便问问，家里经济收支情况相等吗？”代助单刀直入地问。

“嗯，马马虎虎，可以对付。”平冈的语调忽然低沉下来，

有气无力地回答。代助没有深追下去。他只得改口问：

“平常这时候总该回家了吧，前几回我去拜访，你总是很迟才回去。”

“早回去晚回去，都是工作没有规律造成的，有什么办法。”平冈依然回避问题，含糊其辞地为自己辩解。

“三千代太寂寞了吧？”

“哪里，还好。她也改变多啦。”平冈望望代助。从平冈的眼神里，代助感到一种威压，他觉得这对夫妻再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那种关系了。如果这对夫妻被自然的刀斧斩断了关系，那么在代助的命运里，失去的未来就会重新回到他的面前。这对夫妇越是疏远，代助就越要接近三千代。代助乘兴说道：

“我想不会有那种事吧，再怎么改变，也只能是年龄上的变化。你还是经常回家安慰安慰她。”

“你是这样想吗？”平冈说着咕嘟地喝了一口酒。

“不论谁总要这样想的。”代助不经意地随口说道。

“你还以为三千代是三年前的三千代吗？她变多啦，变多啦！”平冈又喝了一口酒。

“没变，我看她还和从前一样一点都没变。”代助激动起来。

“可我一回家就感到无聊得很。”

“那怎么会呢？”

平冈圆睁着眼望着代助。代助有些气闷，但他并不感到自己象被雷火击中的罪人那样。他虽然不如平素那样冷静，在情绪冲动的时候说了一些不合逻辑的话，不过自己是为了眼前的平冈着想，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平冈夫妇依然是三年前的平冈夫妇，他以此为依据，才试图把自己从三千代那里摆脱开

来。这最后的尝试大部分是无意识的。他丝毫不想对平冈隐瞒他同三千代的关系，他认为隐瞒是不明智的。代助之所以对平冈说出那些不信任的话，是他自以为比平冈要高尚、优越得多。过一会儿，代助又恢复了平常的调子：

“不过，你老在外面，自然要花一些钱了，因此家庭经济也就困难起来，才渐渐感到呆在家里没意思的。不是吗？”

“家庭？家庭算什么？只有象你这种打光棍的人，才把家庭看得如此重要。”平冈把白衬衣的袖口一直卷到胳膊肘。

代助听到这话，对平冈有些厌恶起来。他真想痛痛快快地把心里话掏出来，明明白白正告他：既然那样讨厌家庭，那我就要把你的妻子夺过来了。然而，两人的谈话还不至于达到这种地步。代助又从别的事情上摸索平冈心里的想法。

“你刚来东京的时候不是还开导过我，要我干点什么的吗？”

“是啊，后来听到你那消极的人生哲学，很吃了一惊。”

代助实际上想，平冈是吃了一惊。当时的平冈就象一个狂热的患者一样，总渴望着有些作为。他急于发迹的目的是为了抓取金钱、名誉还是权势呢？或者就是单纯为了找个职业呢？这些代助也都不得而知。

“象我这种精神受到损伤的人，不得已才提出那种消极的见解来的。我的见解是不要人效法的。人各有志，我的想法只适用于我，决不想说服你也照我的那一套意见行事。我那时很敬服你的志气，正象你自己所说的，你是一个讲求行动的人，我很希望你我都能行动起来。”

“我当然想大干一场啦。”平冈只回答了这一句话，代助在心里揣摩着他的意思。

“是在报社里干吗？”

平冈略略迟疑了一下，稍停，断然地说：

“只要人在报社里，就在那里干下去。”

“我懂啦，我不想询问你一生的事业，你的回答已经够多的啦。不过，你认为报社会给你一些有意思的工作干吗？”

“我想会的。”平冈简短地答应着。

话到这里，尽是谈论些抽象的事去了。代助明白平冈说的意思，但却丝毫摸不透他内心里的真正想法。代助总是把平冈当成政府委员或辩护律师一样看待，此时，他决心向对方讲述一番颇有策略的恭维话。他举出军神广濑中校作例子。日俄战争时期，广濑^①中校参加封锁队而阵亡，被当时人们尊为军神加以崇拜。可是，到了四、五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几乎不再提军神广濑中校的名字了。英雄盛衰，如此急速。这是因为很多时候，英雄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人物，其名声虽然显赫，但他又是实实在在的人。过了那个时代，历史就渐渐剥夺了他作为英雄资格。在同俄国打仗的紧要关头，封锁队至为重要，一进入和平恢复时期，纵然有一百个广濑中校，也不过是一群凡夫俗子而已。历史是最讲究实效的，对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是如此，对于英雄亦是如此。所以英雄的偶像也是互相竞争，时时发生新陈代谢的。代助并不迷信英雄。他认为，如果有人想成为威震海内的英雄人物，与其靠着一时的威力，不如仰仗永恒的文字，办报倒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一着。

代助说到这里停下了。这本来是奉承之辞，自己又讲得不够老练，心里觉得十分滑稽、无聊。

① 广濑武夫（1868—1904），日本驻俄武官，死后晋升中校获金鸚勋章。

“谢谢你。”从平冈的回答里可以显然看出来，他既没有生气也没有受到感动。

代助因自己过低地估计了平冈而有些羞愧。照代助本来的计划，他想先把平冈说活动了，在适当的时候，再把话题转到家庭上面来。他苦心孤诣地绕了一个圈子，还未接触到正题就失败了。

这天夜里，代助到很晚才同平冈分手。从会见的结果来看，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到报社访问平冈，平冈更是不知道代助的来意。一直到代助离去，平冈都没有询问他来访的目的。

第二天，代助独自呆在书斋里，一遍又一遍地回忆昨天晚上事。他和平冈一起谈了两个小时，谈得比较认真的也就是在为三千代辩护的时候。然而这种认真只是藏在内心里，口头上只不过随便敷衍几句，严格说来，只能算是撒谎。代助认为自己只有抱着真诚的动机，才能找到拯救自己未来的手段。不过在平冈看来，代助根本没有什么真诚的东西可言，代助一说到别的话题，就企图引导平冈摆脱现在的立场，按照自己的主意行事。他当然要落空了。

如果，代助无所顾忌地抬出三千代来，正面提出自己的看法，更会把事情弄大。那一定会激怒他，刺伤他的内心。同时，三千代也要受到连累。平冈说不定会和代助闹翻。

代助不知不觉之间妥协了。为了安全起见，他只好对平冈采取了软弱的方针，他一方面向平冈让步，一方面又不甘心把三千代的命运全部托付给平冈，他为她感到不安。这只能说，代助是腆着脸皮使自己陷入这种不合逻辑的矛盾心理之中的。

代助十分钦羡过去的人，他们在头脑判断不清的时候，固守自己的利己主义的立场，坚信是为了别人的。他们时而唏嘘流涕，时而慷慨激昂，用这种方法吸引对方就范，以此实现预想的目的。代助想，自己的头脑要是糊涂一点，昨晚的谈话也许会打动对方，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代助时常被别人特别是自己的父亲批评为热情不足的人。他自我解剖了一下，确是如此。人们不能长久保持一种高尚而纯真的动机和行为，以便热诚相待。平时人们只能保持一种十分低劣的动机和行为。凭借这样的动机和行为，却抱着热诚的态度去处理事物，这只能是不辨良莠的头脑幼稚的人，再不然就是招摇过市的骗子手。因此，他的冷漠，虽然不能算是人生的进步，但却是解剖人生后得出的结果。代助平时衡量自己的动机和行为，感觉其中包含着许多狡黠、不老实和虚伪的成分，所以他不可能满腔热诚地将自己的动机和行为付诸实施。

代助的心情充满矛盾，他思考着是把同三千代的关系直线发展下去呢，还是全然相反，回到那种素昧平生的往昔呢？二者必择其一。否则，就等于失掉了生活的意义。其它一切不即不离、藕断丝连的交往都只能是自欺欺人，虽然无碍于社会，然而对自己却是毫无价值的。

代助认为，他同三千代的关系完全是天意促成的，他只能这么想。众口铄金，他深知人世社会的凶险。违拗人世意愿的爱情，要遵照上天的旨意行事，当事者往往以死才能博取社会的承认。他俩之间果真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吗？代助想到这里，不禁毛骨悚然起来。

他又从反面想了想，假如同三千代永远分离又会怎样呢？那就只有违反上天的旨意，牺牲自己的理想，听从父亲和嫂嫂

的规劝，选择结婚这条道路。他想，结婚可以重新改变自己同一切人的关系。

十四

是听任自然的摆布，还是做个有意志的人呢？代助感到迷惘。按照代助的信念，他不愿意把自己对冷热变化都有敏感反应的头脑，置于一种僵硬的、没有一点灵活性的方针之下，象机器一般被束缚起来。他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生活正面临着危机，他将受到一次重大的考验。

关于结婚一事，家里要他好好想想，代助回来以后，并没有找到时间认真思考一番。他只庆幸今天总算逃离了虎口，又可以放荡自由了。父亲虽然还没有催他回话，但看样子这两天也许要叫他到青山去一趟。代助心想，本来同父亲见面之前，思想上就没有什么准备，这回如果被叫去，那就看着父亲的颜色，相机行事好了。代助并不想捉弄父亲，他打算一切回答都按照当时的情况，权衡对方和自己的处境，以便临机应变。

代助如果不感觉到他同三千代的关系已经面临着最后的关头，他对父亲是会采用这种方法的。但是，他又觉得，不论父亲的面色如何，他都要打出手中的这张牌来。不论对平冈有何影响，也不管父亲满意不满意，只要甩出这张牌，一切都只好顺乎天意了。自己手里的这张牌还要靠自己打出去。代助暗暗思忖，权威最终属于自己，父亲、哥哥和嫂嫂都远远没有决断

的权利！

代助只是对自己的命运抱有一种卑怯感。这四、五天来，他思量着手心里的这张牌，今天依然紧紧攥着它。他多么希望命运尽早从门外走来，轻轻扳开他的手掌，另一方面，当他意识到自己仍然攥着这张牌的时候，他又感到无比的高兴。

门野时时到书斋来，每次他都看到代助凝神坐在桌子前边。

“出去散散步怎么样？这样用功会把身体弄垮的。”有一两回，门野这样劝他。代助的面色确实不好。时令已到夏季，门野每天都为他烧水。代助每次入浴前，总要照好长时间的镜子。他是个须发旺盛的男子，稍稍长出一些来，就显得颇不雅观。摸上去扎扎拉拉，觉得很不舒服。

饭食还同往常一样，由于运动不足，睡眠没有规律，再加上头脑疲乏，致使他排泄机能产生了异常。不过代助毫不介意这些。他一味考虑自己的心事，几乎无暇顾及生理方面的变化。习惯成自然，他成天无休止地思考这些问题，反而觉得比努力追求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更轻松些。

代助对自己犹豫不定的态度厌恶起来。为了发展自己同三千代的关系，不得已只好断绝佐川这门亲事，他想到这里不由地吃了一惊。然而在他不断思考的过程中，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念头——断绝和三千代的关系，答应同佐川小姐结婚。

代助反复考虑之后，决定辞掉这门婚事。在他下决心之后，他又想到必然会有一股力量把他紧紧地束缚在三千代身上。想到这里，他又害怕起来。

代助静静地等待父亲的召唤，可是父亲那边一直没有消息。他想再去见见三千代，又鼓不起这股勇气来。

最后，一个念头渐渐在代助头脑里占了优势，从道德的形式上来看，结婚会使他同三千代隔绝开来，然而从道德的内容上看，却不会给他俩带来任何影响。自己既然和已经嫁给平冈的三千代保持着那样的关系，就不会因为自己的结婚而把这种关系中断。当然从表面上也许保持不下去了，但实际上却束缚不住彼此的心灵。不过，这只能给他增加无穷的痛苦。这就是代助的判断。看来，他除了辞退这门亲事再没有别的路子可走了。

代助就这样下定了决心。第二天，他理了发，刮了胡子。他已经许久没有这般打扮过了。入梅以来，下了两三天大雨，地面上，树枝头，都静静地涂上了一层泥垢。太阳比先前弱了，地面上笼罩着一团温湿空气，阳光从云缝里照下来，象失去了一半反射的力量，显得十分柔和。代助在理发店里，对着镜子照了照，抚摸着他那胀鼓鼓的面颊，心里忖度着，从今天起振作精神好好生活下去。

来到青山一看，大门口停着两辆人力车。等候在那儿的车夫靠着脚踏板睡着了，没有发觉代助走过去。梅子坐在起居室里，膝盖上摊着报纸，出神地望着庭院里的绿叶，她也显得很困乏。代助突然在梅子跟前坐了下来。

“父亲在家吗？”

嫂嫂先没有回答，用准考官的眼色打量了他一下。

“阿代，你怎么瘦啦？”

“不会吧。”代助又摸摸面颊，否认道。

“你脸色很不好呀！”梅子仔细端详着代助的面容。

“也许是院子里的树叶照的吧？”代助望着院子里的树木。

“我总觉得你的脸色有些苍白。”代助说道。

“我这几天也不太舒服。”

“怪不得呆呆地坐在这儿。怎么啦？是感冒吗？”

“我也不知道，反正老想打呵欠。”梅子回答。

她马上挪开膝头的报纸，拍了拍手，招呼佣人。代助又问她父亲在不在家。梅子早把这事忘了，经代助一问，这才告诉他，门口那两辆车子就是父亲的客人乘的。代助想，恐怕得等好长时间客人才能回去。嫂嫂说头脑不太清醒，要到洗漱间洗洗脸。她说罢就站起身来。女佣把又香又甜的葛粉粽子盛在深底盘子里端过来。代助提起粽子上的细绳，不停地闻着。

梅子神清气爽地从洗漱间走回来。代助把粽子荡得象钟摆子一般，问道：

“哥哥怎么样？”

梅子似乎觉得对这句陈腐的问话没有回答的义务，她在廊子边上站了一会儿，望着庭院。

“下了两三天雨，青苔都泛绿啦。”她带着不同寻常的神色观察了一番，然后回到原来的坐垫上。

“我问你哥哥怎么样啦。”代助又把先前的话重复了一遍。

“怎么样啦？还是老样子。”嫂嫂越发淡然地回答。

“他还那样成天不着家吗？”

“是呀，是呀，从早到晚很少能在家呆一会儿。”

“这样嫂嫂不是太寂寞了吗？”

“到现在你还提这些事，叫人有什么办法呢？”

梅子笑了。她是以为代助故意逗她，还是觉得这种问话太孩子气了呢？从她的神色上一点也看不出来。代助回顾着自己的过去，今天正儿八经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连自己都感到奇怪。以往，他长期目睹哥嫂的关系，并没有发现什么。从嫂嫂

平素的言行上，代助也觉察不到她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

“世上的夫妻都是这样过的吗？”代助自言自语，他并不期待梅子的回答。代助也不瞧她，只顾望着铺席上的报纸。

“你说什么？”梅子忽然问道。代助被她一问，吃了一惊，目光顿时转向了梅子。

“等你娶了夫人，就整天在家里陪伴着，一心爱着她吧。”

经梅子一说，他这才猛然想到对方是嫂嫂，而自己也不是平时的代助了。于是，他尽量使自己保持着往常的冷静。

然而，代助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如何抗婚以及抗婚后自己和三千代的关系上去了。所以不管他怎样克制自己，时时注意对方不是别人而是嫂嫂，但在他的谈吐中，总是常常不自觉地冒出几句梅子料想不到的奇怪的话来。

“阿代，你今天好象有什么心事啊！”梅子最后说道。

代助本想把嫂嫂的问题转移到别的方面去，可是他又觉得那样做太轻薄，太麻烦，今天他不会采用这种手法了。于是，他一本正经地叫嫂嫂指出他究竟哪些地方反常。梅子感到代助这样问她实在可笑，她有些莫名其妙。代助越发逼得紧了，梅子只得先说道：“好，我告诉你。”接着就举出了代助话里的几个例子。梅子认为代助给她讲话是故意装正经。

“你问我，哥哥不在家是否太寂寞了，这都是你为别人思考过深才能说出的话啊。”

“不，在我认识的女性中，我只对一个人这样说过。我看她实在可怜，就想摸摸别的女子是怎么想的。我决不是说讥消话啊。”

“真的吗？她叫什么名字？”

“名字不好说呀。”

“你劝劝那家老爷，叫他好好疼爱自己的夫人不就得了？”
代助微笑着。

“嫂嫂也这样想吗？”

“当然罗。”

“要是她的丈夫不听我的劝，怎么办呢？”

“那就没法子啦。”

“放着不管吗？”

“除了放着，你还能怎么样？”

“那位妻子对自己的丈夫，有义务谨守妇道吗？”

“那太苛责她了，这都怪丈夫太薄情啦。”

“要是有人对这位夫人有意呢？”

“我不知道，太离奇啦！要是谁喜欢她，当初就嫁给谁好了。”

代助默默地思考着。过了一阵，叫了声：“嫂嫂！”梅子听到他深沉的语调，不由地吃了一惊，再次打量着代助的神色。

“我想辞掉这门婚事。”代助依然深沉地说。

代助那只拿着香烟的手微微颤动着。梅子带着一副失神的表情听代助诉说他抗婚的理由。代助哪管嫂嫂会有什么反应，他只顾说下去：

“我在婚姻问题上，屡次蒙嫂嫂费心，这回仍要给你带来不安。我已经三十岁了，正象你所说的，本来有好多地方可以照你的意思办，可是考虑再三，我还是希望退掉这门亲事。对不起父亲，也对不起哥哥，这是不得已才辞的。我不是嫌她人品不好。上次父亲叫我回去好好想想，我都考虑好了，还是决定退婚。我今天来见父亲就是为的这件事，眼下他正会客，不便打搅客人，先给你说了吧。”

看到代助那副认真的样子，梅子象往常一样，没有打断他，一直听着。代助说完之后，梅子才谈了自己的意见，那是几句极为简单而又实际的话。

“这样父亲要作难的呀。”

“我见了父亲也会直接提出来的，没关系。”

“不过事情到了这步田地……”

“不管怎么样，我反正没答应要娶过来。”

“可你也没有明确说过不想娶呀。”

“这不是来说了吗？”

代助和梅子面对面坐着，沉默了好大一会儿。

代助觉得自己要说的话全都讲出来了，关于自己的事，再没有什么要向梅子诉说的了。梅子倒有好多话要说，要问。因为这些事情同前面的对话都有关连，她一时又不好开口。

“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婚事进行到怎样的程度，我也不清楚。但是，不管是谁都不会料到你会一口拒绝的。”梅子终于开口了。

“为什么？”代助的语气既沉着又冷峻。梅子扬了扬眉毛。

“你问我为什么，我也讲不出个道理来。”

“讲不出道理没关系，就请说说看。”

“象你这样老是不肯答应，到头来还不是一样吗？”梅子解释说。代助没有马上弄明白她的意思，用不解的眼神望着嫂嫂。梅子这才说明了自己的本意。

“你总得要娶夫人的吧，尽管不愿意也不成啊。老是自己想怎样就怎样，那也对不住父亲。既然哪个姑娘你都相不中，所以别人为你挑同你自己找没有什么两样，对你说来谁都配不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姑娘能使你满意。照这样，就只好先认定

娶个不中意的夫人来再说。我们做哥嫂的，总想为你挑个最好的媳妇，这样也算了却一番心事。父亲也许不会给你一五一十详细谈论这些，不过在他看来，这是当然的。你要是不这样做，这辈子就别想看到你的夫人的面啦。”

代助平心静气地听嫂嫂说下去。梅子的话有时停住了，他也不轻易开口。代助想，要是加以反驳，事情只能越弄越僵，梅子决不会听从自己的意见。但他丝毫没有接受对方的劝告。代助认为，两人再争执下去，会使双方都感到难堪。因此，他向嫂嫂说：

“你的话也有些道理，不过我有我的看法，就先谈到这里吧。”

代助的话音里自然地流露出对嫂嫂干预的不满情绪。然而梅子并没有因此停住口。

“阿代，你不是小孩子了，自然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自不必说三道四，免得给你招麻烦。不过，你总得为父亲想想，他每月提供你生活费，要多少给多少，就是说你比做学生的时候更需要依靠父亲了。可是，自己上了年纪，儿子也成人了，照顾要得越来越多，就是不肯听自己的话，一味蛮干。你想，这样说得过去吗？”

梅子显得有些激动，她还想说下去，代助打断了她的话。

“娶了老婆不是更要给父亲添麻烦吗？”

“那倒不，父亲心甘情愿啊。”

“这么说，不管我满意不满意，父亲都下决心给我找老婆的罗？”

“能使你满意当然好，不过这样的人儿走遍全日本也见不到一个呀。”

“你怎么知道的？”

梅子直愣愣地望着代助。

“你怎么尽是跟我绕圈儿。”她说。

“嫂嫂，我有个喜欢的女人。”代助把苍白的额头凑到嫂嫂面前，压低嗓门果断地说。

代助过去常常把这话当作玩笑对梅子说过，梅子一开始就信以为真了，她甚至暗暗地从旁边探听过这件事情的真相。在她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之后，代助所喜欢的那个女人，对梅子说来不屑一顾。代助尽管提到了，她也全然不加理睬，再不然就敷衍一番。代助呢？也显得一如往常。不过，惟在这个时候，他的内心特别激动，那脸色，那眼神，那低沉的嗓音里蕴蓄的力量，还有那越来越逼近的前前后后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使梅子感到惊讶。她从代助这句简短的话里，仿佛感受到有一把利剑闪着寒光。

代助从腰间掏出表来看了看，父亲那里的客人还迟迟不肯走，天又阴了。代助想，还是先回去，以后再找时间同父亲直接谈谈为好。

“我还会来的，以后再见父亲吧。”

代助说罢站起来。

梅子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她是个真心实意帮助别人又不肯中途撒手不管的女人。她强留住代助，问那女人叫什么名字。代助愈是不肯说，梅子愈是追逼得紧，代助终于没有告诉她。梅子又问代助为啥不把她娶过来，代助回答说因为不那么简单，所以才没有娶她。梅子最后流泪了，她抱怨代助为什么不请别人帮忙，责怪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她。梅子说她很同情代助。然而，代助始终没有提起三千代的事。梅子终于折服。

了，当代助就要动身的时候，她问道：

“那么就等你自己跟父亲直接说去，我可以不再提了吗？”

代助也不知道是先叫梅子说为好还是不说为好。

“好吧，反正我会自己提出来退亲的。”他踌躇了一下，望着嫂嫂的面庞。

“行，要是方便的话我就提，如果找不到机会我就不吱声，等你来再原原本本向父亲诉说，这样可以了吧？”梅子亲切地说。

“那就拜托你啦。”

代助走出大门，他来到十字路口，打算从四谷步行一段，所以特地乘上了开往本盐街的电气火车。经过练兵场前面的时候，西边天空的浓云闪开了一道缝隙，梅雨季节难得见到的火红的夕阳，照耀着广袤的平原。阳光照射在向西行进的车轮上，随着车轮的转动映照出令人目眩的光亮。火车在辽远的田野里显得十分渺小，可见这田野是多么广阔。血红的太阳无情地照晒着大地。代助斜睨着眼前这番光景，任凭火车载着自己乘风前进。他脑袋有些沉重，车子开到终点以后，不知道是精神征服了肉体，还是肉体征服了精神，他十分倦怠地下了火车。代助拿过那把雨天使用的黑布伞，象拐杖似的拖着走路。

代助一边走一边在心里琢磨，今天的行为等于主动毁掉了自己的半条命。过去，他好歹应付着父亲和嫂嫂，总能给自己找到空隙，圆滑地生活过来。现在自己逐渐显露了本相，以往那种办法实难通融了。而且，再想求得原来的满足也更加不容易了。不过，他还有退却的余地，一定要想办法蒙混住父亲才行。代助暗暗嘲笑自己过去的作为，不论如何，他都得承认今日的告白等于毁掉了自己的半条命。他在这件事情上受到的打

击，激励着自己对三千代更加倾注了无限热烈的感情。

代助下定决心，下次见到父亲再也不能退让一步了。他很害怕在同三千代会面以前又被父亲找去。他后悔不该让嫂嫂转达自己的意思，不能由她决定是否告诉父亲。她要是今晚就说了，说不定明天早晨就会被叫去。所以，今天晚上必须见到三千代，谈谈自己的打算。可是他又觉得晚上不太方便。

下了津守坡，已是日暮时分。代助经士官学校门口，直奔护城河畔方向。走过两三条街，在砂土原街拐弯的地方，特地沿着铁路走去。他不愿回家，他不想在书斋里度过闲静的夜晚。护城河对岸高堤上的松树，黑森森并排挺立着。中央线的电气火车接连不断打旁边驶过，代助看到那些灵巧的车箱在钢轨上快速地、毫不费力地滑来滑去，心中感到一阵轻松。可是，代助身旁这条护城河线上的车辆，却时常发出刺耳的噪声，令人生厌。快到牛込的时候，远远看到小石川森林闪烁着几点灯光。代助连晚饭也不打算吃了，他转身向三千代家的方向走去。

约莫二十分钟以后，他登上了安藤坂，来到传通院遗址的前面。两旁高大的树木遮掩着道路。代助从左边穿过去，走到平冈家门口，木板墙上照例悬挂着那盏电灯。代助把身子贴在墙板上，凝神望了好半天。一点声息也没有，院子里十分宁静。代助钻进门内，想隔着窗子喊叫一声。当他挨近廊缘的时候，忽然听到巴嗒一声，仿佛有人拍了一下小腿，站起来向里屋走去了。不一会儿，传来了说话声，听不见谈些什么，但听得出是平冈和三千代两个。不多久，谈话声停歇了，有人向廊缘边走过来，就在离代助不远的地方，一屁股坐下了。代助退到木板墙旁边，朝来时相反的方向走了。

好大一会儿，他自己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脑子里只顾想着刚才看到的那番情景。当他的思绪稍稍平静下来的时候，又觉得自己的举动有些不大光彩。他很奇怪，自己刚才为何那样卑怯，象受惊似的退了出来。他站在黑漆漆的小路上，世界仍然被黑夜所统治，他为此而暗暗高兴。梅雨季节，浓重的空气笼罩着他，使他每走一步都感到窒息。一登上神乐坂，眼前顿时光亮起来，周围全是人，无数只电灯光无情地烤着他的脑袋。代助一溜烟登上了稻秆店小街。

代助一回到家，门野依然带着漫不经心的神色问：

“怎么这样晚，吃饭了没有？”

代助不想吃饭，所以就回答说不要。他象赶走门野似的叫他退出了书斋。可是不到两三分钟，又拍手叫门野回来。

“家里没派人来吧？”

“没有。”

“好吧，就这些。”代助只说了这么一句。门野好象还不满足，他站在门口问：

“先生怎么啦？您不是回府了吗？”

“你怎么知道？”

“临走时您自己说的。”

“回是回去了，家里没有来人岂不更好吗？”代助觉得门野倒挺难对付的。

“啊，是吗？”门野不得要领地应着走了出去。

代助知道父亲对自己的事比对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性急，他害怕自己离开家之后父亲派人来叫他，所以才这样问门野的。门野回到他的屋子之后，代助想，明天无论如何要去见三千代。

这天夜里，代助躺在床上考虑用什么办法同三千代见面。要是写信托车夫送给她，叫她到这里来，她也许会答应。不过，今天既然跟嫂嫂谈过了，明天谁能保证哥嫂他们不会突然袭来呢？到平冈家去吧，这对代助说来简直是一种痛苦。代助出于无奈，打算寻找一个同自己和三千代都没有关系的地方见面。

半夜里下起了大雨，房子周围响起了哗哗的雨声，吊起的蚊帐里反而觉得有些凉意。代助在这雨声里等待着天明。

雨下到第二天还没有停，代助站在湿漉漉的廊子上，望着灰暗的天空，又改变了昨晚的计划。他不愿意把三千代叫到一个普通的旅馆里谈话，不得已的时候，只好在蓝天下面见面，可天气又不作美。他根本不想到平冈家里去。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决定把三千代带到自己家里来。虽然门野在这里有些不便，说话的时候，注意不要传到他屋里去就行了。

午前，代助一直呆呆地望着雨天，一吃完午饭，他就穿上胶皮披风出去了。代助冒雨来到神乐坂下面，给青山的老家主动挂了电话，说明天自己回去一趟。接电话的是嫂嫂，她说上次谈的那事还没有告诉父亲，要他再好好思量思量。代助正说着感谢的话儿，这时警铃响了，谈话被切断了。^①接着，他向平冈的报社打电话，看他是否在上上班，得到的回答是平冈确实在报社。代助又冒雨登上斜坡，走进花店，买了一大束白色的百合花，回到家里。他把雨水打湿的百合分插在两只花瓶里，剩下的把花茎剪短后放到水盆里泡着，然后，坐到桌子边给三

① 外国公用电话过了限定的时间，警铃响后如不继续投放电话费，则自动切线。

千代写信。文字极为简单，只是说很想见她一面，有要事相商，务必来一下。

代助拍拍手招呼门野。门野呼噜着鼻子走进来，他拿起信说道：

“真香啊！”

“你给她雇一辆车子，让她坐车来。”代助叮嘱说。

门野冒雨向租车场走去。

代助望着百合花，让自己尽情地陶醉在满屋子浓郁的香气之中。花香刺激着他的嗅觉，昔日的三千代又分明来到他的眼前，不可排解的往事象轻烟一般不时地在脑海里萦绕。好大一会儿，他都在暗自思忖：“今天才算回到了真正的过去。”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浑身上下便感到极大的安慰。他想，为何不早一些回到往昔之中去呢？起初为何同自然相对抗呢？他从雨水里，从百合的香气里，从再次出现的往昔的回忆里，发现了纯真的和平的生命。这生命的表里都不存在什么私欲、利害和压抑个性的道德。它象行云一样自由，象流水一样自然，它的一切都是幸福的，因而也都是美好的。

不久，代助从梦中醒来，这片刻的幸福所产生的永久的痛苦，猝然涌上了他的心头。他的嘴唇发白了。他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的双手，感到指甲下面流动的血液似乎都在颤抖。他站起来，走到百合花旁边，把嘴唇凑到花瓣上，嗅着馥郁的花香，鲜艳的花朵使他感到目眩。代助将嘴唇由一朵花移向另一朵花，他吮吸着甘美的芳香，差一点失神倒在屋子中央。代助袖着两手，在书斋和客厅之间来回踱着，心感觉到剧烈的跳动。他不时走到椅角或桌边站住，然后再迈动步子。他那激动的心跳不容许他在一个地方长久站立下去。但是，为了认真考虑问

题，他又不得不呆在一个安静的地方。

时间渐渐过去了，代助不断地看着座钟上的时针，然后又探头望望窗外的雨天。雨点依然从空中飘落下来，天色比刚才更暗了。浓重的乌云盘旋着似乎要压到地面上来。这时，一辆水淋淋的人力车拉进了门。车轮的响声透过雨声震动着代助的耳膜，于是，他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随即把右手放在胸脯上。

三千代进了大门，跟着门野来到走廊。她穿着青底白花的丝绸和服，勒着印花腰带，和先前的打扮全然不同，代助一看就觉得新鲜。她的面色还是不怎么好，当在客厅门前同代助见面的时候，眉眼顿时呆滞了，嘴巴也动弹不得。她站在门槛上，连脚步也迈不开。原来三千代读了代助的信之后，就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情，这预感里藏着恐惧、喜悦和担心。她从下车到被领到客厅，脸色一直涨得通红，心里揣摩着代助叫她来的目的。三千代的表情一下子凝结住了，她发现代助的表情比自己更为激动，仿佛有一股力量朝她冲击过来。

代助向椅子上指了指，三千代顺从地坐下来，代助坐在她的对面。两人默然相对，好久都没有开口。

“有什么事吗？”三千代终于发问了。

“嗯——”代助只“嗯”了一声，两人又沉默了好一阵，静听外面的雨声。

“有什么要紧的事吗？”三千代又问。

“嗯，”代助又“嗯”了一声，两人显得都不能象平常那样自由谈吐。代助耻于自己非借助酒力不能畅所欲言。他认为要吐露真情，就必须回到平生的自我中去。可是面对着三千代，哪怕有一口酒也好啊。他想悄悄地到里屋把那瓶威士忌倒一

杯端来，然而他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他认识到，他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一种寻常的姿态，向对方公开谈出自己的打算，只有这样才算是真诚的。用醉酒当掩护，为自己壮胆，这显得太卑鄙，太残酷，这是对对方的污辱。他想，对待社会的习惯势力不能采取什么仁义的态度，然而对待三千代，却不能有丝毫的不道德的动机。正因为他爱三千代，所以他没有理由使自己变得卑微和低贱。然而，当三千代问起他的时候，他又不能马上把心事倾吐出来。三千代第二次问他时，他犯起了踌躇，第三次问他，只好推脱道：

“那好吧，以后慢慢给你谈。”说罢，点上了香烟。每当代助拖延不答的时候，三千代的脸色总是显得很不好看。

雨仍然淅淅沥沥地下着，雨点落在各种器物上，响个不停。这连绵的雨天，这哗哗的声响，将他俩和世界隔绝开来，和住在同一所宅院里的门野及女佣隔绝开来，两个人被孤寂地封锁在百合花的香气里。

“这花是刚才外出时买来的。”代助看了看自己的周围。三千代的眼神随着代助向室内环视了一遍，然后她用鼻子猛吸了一口空气。

“我想起了你同你哥哥住在清水街时的情景，就买了一大束回来。”代助说。

“真香！”三千代凝望着一朵朵怒放的、硕大的花瓣，接着转过脸来望望代助，双颊现出了淡淡的红晕。

“想起那阵子来……”话到半截打住了。

“你还记得？”

“记得。”

“那时候你佩戴着漂亮的衬领，梳着元宝髻呢。”

“那是刚到东京的时候，后来就不啦。”

“上次你送百合花来，还不是梳的元宝髻吗？”

“啊，对啦，那时候特殊呀。”

“当时你很喜欢这种发型吗？”

“可不，真有点入迷呢。”

“我看到那发型，就想起过去来。”

“是吗？”三千代不好意思地应和着。

三千代来到清水街的时候，已经同代助十分熟悉了。开始，代助曾赞美过她那富有乡下风味的发型。当时三千代听了只是笑，不过打那以后，她再也不梳元宝髻了。两人都还记得这件事。然而，他们谈到这里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三千代的哥哥性格豁达，为人坦率，深得朋友的爱戴，代助更是他的挚友。这位哥哥正因为性情豁达，所以很喜欢这个文静的妹妹。他把她带到城里来，找个地方住下，并非因为自己有教育妹妹的义务，而完全出自对妹妹未来的考虑，一心想使她呆在自己的身旁。他在接三千代来东京之前，就向代助坦露过这种想法。当时代助象一般青年那样，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等待这一计划的实现。

三千代到来之后，哥哥和代助越来越亲密了，代助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是谁把他俩的关系推进了一层。哥哥死后，代助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能不承认，两人亲近的关系中还包含有另一种意思。哥哥到死都没有明确说过，代助也不敢随便说什么。就这样，他们彼此都把自己的心事当做秘密埋藏起来。哥哥生前是否向三千代暗暗透露过，代助也无从知道，他只是对三千代的举止言谈，似乎有着某种特殊的感觉。

代助打那时起，对三千代的哥哥越来越感兴趣了。而三千

代的哥哥在这方面倒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谈话一深入下去，他就老实地承认听不懂，避开那些多余的议论。那时候，他不知从哪里找了个arbiter elegantiarum^①的词儿，当作诨号，胡乱地加在代助的头上。三千代呆在隔壁房里，悄悄地听哥哥和代助两人谈话，到后来也记得了这个词儿。有一次，她问哥哥是什么意思，哥哥告诉了她，她感到非常惊讶。

看来哥哥把对妹妹的趣味教育全部委托给代助了。他希望代助多同妹妹接触，以便启发她的思维，使她懂得更多应该懂得的东西。代助也不推辞，以后想一想看，他也有几分主动承担下来的意思。三千代当然十分乐意接受他的指导。三个人不知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结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年年月月持续下来，而且越来越相依为命了。谁知在他们的生活将要达到十分完美的时刻，忽然失掉了一个人。这样一来，就象一座金鼎折断了一只脚，剩下的两只脚再也不能保持平衡了。

代助和三千代畅畅快地谈起了过去五年的交往。谈着谈着，渐渐脱离了当前的自己，回到了学生时代。两个人的关系又变得象原来那样亲近了。

“那时候，哥哥要是不死，还能健康地活到现在的话，我该多好啊！”三千代对过去非常怀念。

“哥哥要是还活着，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吗？”

“我是不会变成另外的人的。你呢？”

“我也一样。”

“哼，你骗人。”三千代显现出羞涩的样子。

“我那时和现在都不会有任何变化。”代助深情地注视着

① 拉丁语，意即“趣味审判者”。

三千代的眼神，须臾不肯离开。三千代立刻把目光移开来，然后象是自言自语地说：

“可你打那个时候起就已经变了呀。”

三千代的声音比平时的谈话更加低沉，代助象追逐影子似的一下子捉住了她的话头：

“不会变的，这只是你的错觉。你这样看，我也没有办法，不过你这是偏见。”

代助比平时更加起劲地为自己辩解。

“偏见也好，什么也好，随你怎么说吧。”三千代的声音越来越小了。

代助默默地看了看三千代的表情。她一开始就低着眉，代助清楚地看到她那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地跳动着。

“我的生活中需要你，无论如何都不能没有你。我今天特地找你来，就是为了想告诉你这件事。”

代助的话语里，并没有一般情人们所使用的那种甜美而富有文采的言词，他的音调同他的语言一样简单、朴素，或者说接近于严肃。然而，单单为了这件事，就把三千代叫来，这就象一首儿童诗一般富有情趣。这个女人是能够理解他的这种不同流俗的急切心理的。再说，在世俗小说中表现青年生活的修辞里，找不到多少饶有兴味的语言。代助的话并不能给三千代以任何官能的刺激，这是事实。不过，三千代也不渴求什么，这也是事实。代助的语言超越了官能的作用，立即触及了三千代的内心，泪水从三千代颤抖的睫毛间涌流出来，打湿了她的双颊。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就请答应我吧。”

三千代依然在哭泣，她不能回答代助的问话。她从袖口里

掏出手帕捂住了脸。代助只能看到她的一部分浓眉和前额。代助将椅子朝三千代面前靠了靠。

“你会答应我的吧？”代助凑近她的耳边说。

三千代仍然捂着脸，抽抽嗒嗒地说：

“这用不着啦。”

她的话从手帕里传出来，象电流一般刺激着代助的听觉，代助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表白实在太迟了。要是赶在三千代嫁给平冈之前就坦露出来该多好。听到三千代泪流涔涔说出这句话，代助实在不堪忍受。

“我应当在三、四年之前就向你表白才是。”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就颓唐地闭上了嘴。

“那时可以不向我表白，不过，你为什么……”三千代忽然拿掉遮在面孔上的手帕，眼睛红扑扑地冲着代助瞧了瞧，“你为什么把我抛弃了？”

说罢，她马上又用手帕捂住脸哭起来。

“都怪我不好，请你原谅。”

代助拉着三千代的腕子，想使她把手帕从脸上挪开，三千代也不违抗，于是，手帕掉落在膝头上。

“你太残酷了。”三千代望着膝头，她声音细微，小巧而丰满的嘴唇颤动了一下。

“说我残酷就算残酷好了，我已经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为什么？”三千代仰起脸来，闪着奇怪的眼神问。

“你已经结婚三年多了，可我还是单身汉。”

“这是你心甘情愿呀。”

“不是我……，我想娶你又不能娶呀。你不知那阵子家里的人屡次提亲，都被我回绝了，最近又回绝了一个。结果，我同

父亲的关系弄得十分紧张。然而不管怎样，我还是——拒绝了。在你对我抱着报复心理的时候，我只能这样做。”

“报复？”三千代眨巴着眼睛，她对这两个字似乎有些害怕，“我出嫁之后，无时无刻不在希望你也能早日结婚该有多好。”

三千代稍稍改变了语调，可是代助并没有听进去。

“不，我一直希望你向我报复，这是我真正的心愿。今天我找你来，特地向你坦露胸怀，实际上也是打算向你请罪。我的所作所为等于对社会犯下了罪行。我生来就是这样的人，犯罪对于我是自然的事情。我既已在社会上获罪，而能在你面前表示忏悔，就足够使我高兴的了。”

三千代破涕为笑了，然而还是一言不发。代助继续讲下去：

“我知道，今天再来向你谈论这些事未免太残酷了。不过，你听到后愈觉得残酷，愈证明我获得了成功。此外，我不把这些你认为残酷的事儿讲清楚，我就再也不能生活下去。我行我素，只好向你请罪啦。”

“我不觉得残酷，所以也谈不上什么请罪。”

三千代的语调忽地明晰起来，她的情绪虽然有些暗淡，但却显得非常沉静。过了一会，她又说：

“要是你能早点对我讲出来……”话刚说了一半，眼泪又止不住向下流。

“要是我这一辈子都不吱声，这对于你是幸福的吗？”代助这时又问。

“不是。”三千代极力否认，“对我来说，如果你不早些讲出来，也许我就活不下去了。”

这回代助笑了。

“这有什么关系？”

“虽然没有什么关系，可也难得。只是……”

“只是对不起平冈，是吗？”

三千代不安地点点头。代助又问：

“三千代，你老实告诉我，你爱平冈吗？”

三千代没有回答，眼看她的面色变得苍白起来，眼和嘴巴都紧紧地闭着。这些都是痛苦的表现。代助又问：

“那么，平冈爱你吗？”

三千代仍旧低眉不语。代助把这个大胆的判断用提问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句话刚刚说出口；三千代忽然仰起脸，这张脸已经消去了刚才那种不安和痛苦的神色，连眼泪也干涸了。面颊依然惨白，嘴唇一动不动，半天只漏出一句断续而又低沉的话：

“没办法呀，只好下决心啦。”

代助的脊梁骨象浇了一盆冰水一样打着寒颤。这两个被社会放逐的灵魂，一旦面对面坐下来，就一反常态，总觉得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们联结在一块，两个人彼此都对对方的心理洞若观火。

过一会儿，三千代忽然象受到什么冲击似的掩面痛哭起来。代助不忍心看着三千代如此悲伤，支起两只胳膊来，用手掌遮住了前额。他们两人一个抽抽咽咽，一个闷声不响，象一对热恋着的人儿，都被爱情凝结住了。

两人僵持了好大一会儿，似乎五十年的往事一下子集中到面前来了。于是，他们感到一阵精神紧张。然而，他们没有忘记眼下两人正肩膀挨着肩膀坐在一起，他们同时饱享着爱的酷刑和爱的馈赠。

又过了片刻，三千代掏出手绢揩干净泪水，沉静地说：

“我该回去啦。”

“那就请吧。”代助应道。

雨势小了。代助不想让三千代只身回家，他没有雇车子，自己陪伴她出去了。来到离平冈家不远的江户川桥上，两人才分手。代助站在桥上，一直目送着三千代拐过横街，然后才慢慢回来。

“一切都了结啦。”他心里嘀咕着。

雨直到傍晚才停歇。入夜，云朵不断打空中飞过，月亮象经雨水洗涤过一般皎洁。代助站在廊缘上，久久注视着庭院中湿漉漉的树叶在月光里闪烁。后来，他趿着木屐走了下来。院子本来就不大，又种满了密密麻麻的花木，更没有散步的余地了。代助走到院子正中央，仰望着浩瀚的天空。过一会儿，他又从客厅里拿来百合花撒在自己周围。月光映着粉白的花瓣，十分引人注目，有一些则被树荫遮蔽了。代助悠闲地蹲了下来。

到了就寝时分，他才再次走进客厅。屋里的花香仍然没有消尽。

十五

代助见到三千代，把该说的都说了，比起过去，心情更加平静了。不过，这一切都是他所预料到的，没有什么特别意外的结果。

两人会见的第二天，代助决心把长期在手里摆弄的一张牌

打出去。他觉得对于三千代的命运，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者进一步说，这是自己应当主动承担的责任。因此，他并不感到苦恼，由于肩头上有一种压力，反而觉得能够自然地举步前进了。为了自己开创的命运之路，他准备同父亲决战。父亲后面还有哥哥、嫂嫂，他们的后面还有平冈。对付完这些人，还有一个广大的社会。这是个丝毫不尊重个性自由和人情味的机器一般的社会。在代助看来，这个社会如今一团漆黑，他决心同面前的一切事物进行战斗。

代助对于自己的勇气和胆力感到吃惊。从前，他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不喜欢热闹，不接近危境，不讲究胜负，既谨慎又庄重的好好先生。在道德上虽然没有严重的卑怯感，但总消除不掉一种胆小怕事的心理。

他是一家通俗的外国杂志的读者，其中有一期刊登着题为《登山事故》的文章，读了使他触目惊心。文中列举了一个攀登高山的冒险家的许多失误，后来在登山途中遇到雪崩而下落不明。四十年之后，他的骨头挂在了冰河的陡壁上。另外还有四个冒险家，当他们跨越耸立的悬崖半坡的大岩石的时候，象猴子一样双脚互相踏着肩膀。最上面的一个人刚刚抓到岩壁，石块崩落下来，腰上的绳子也断了，上面的三个人倒栽葱似的从第四个人身旁坠向无底深谷。书中每隔几页都附着插图，上面画着象砖墙一样凌厉的山崖，几个稀稀落落的人影点缀其间，象蝙蝠一般紧紧贴在峭壁上面。代助看着这些插图，想象着那悬崖旁边空白处就是可怕的万丈深渊，不由地有些头晕目眩起来。

代助明白，在道德范围里，自己现在同这些登攀健儿处在同样的地位。然而一旦身临其境，怯懦的心情就一点也没有

了。对他来说，胆怯和犹豫会带来巨大的痛苦。

代助想早一天会见父亲谈个清楚。他怕万一有什么差错，在三千代来访的第二天，他就打电话问安，得到的回答是父亲不在家。过了一天，他又向家里打电话，那边推说父亲有事，不便来接电话，还告诉他，没有家里的通知，自己不必过去。根据父亲的命令，代助极力控制着自己，这期间，哥嫂音信全无。代助一开始就猜测，这是家里人对他采取的策略，尽量给他些时间，让他反复思考。代助自己也平心静气地等待着，一天三餐都吃得很甜，夜里也睡得很香，晴天他有两次还带门野出外散步。但是，家里既不来人也不来信。就象登攀到绝壁中央的冒险家，休息时间过长反而使他不能忍受下去。代助终于下决心，主动到青山去了。哥哥照例不在家，嫂嫂见了代助，觉得有些难为情，对于上次谈到的事只字未提。她问明代助的来意之后，就说到里面看看父亲有没有时间，说完站起身来。梅子的态度象是为了使代助免于受父亲的呵斥，又象是对他有些疏远。代助心烦意乱地等待着，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一边等待，一边嘴里叨咕着，反正自己就要下决心了。

梅子过了好大一会才从里面走出来，她看看代助，怪不好意思地说，今天父亲不太方便。代助只好问何时来最好。看到他那悄声的、有气无力的问话的样子，梅子不禁对代助泛起了同情。她要代助先回去，说最近三两天由她选好日子通知他再来。代助走出二道房门口时，梅子特地送他出来，她提醒着说：

“这回可要好好考虑考虑啦。”

代助没有吱声，走出了大门。

归途中，代助感到十分不快，他一边走，一边沉重地想到，上

回会见三千代以后所形成的恬静而甜蜜的心境，几乎都被父亲和哥嫂的冷漠态度破坏了。代助这样推想：他会把全部想法如实地告诉父亲，父亲也会把自己的打算毫无顾忌地向他坦露，然后父子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将由自己全部承担下来。父亲的态度会比他设想的更坏，这种态度反映出父亲的人格，它将给代助带来更大的不快。

代助一边走一边想，自己何苦这样急着要见父亲呢？只不过是为了回答父亲过去对自己提出的要求罢了，这当然要在父亲方便的时候了。不过，父亲这样故意回避自己，拖延见面，只能认为是把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日期向后推迟，以便不了了之。代助对自己的未来大部分都设想好了：在父亲为他指定会面的具体日期之前，他决心不闻不问，一切都听任家里人的安排。

他回到了住处。对于父亲，他只在头脑里留下淡淡的不愉快的影象，然而这影象在最近的将来，肯定会越来越增加暗淡的颜色。此外，在他的面前，命运摆出了两条道路：一是指明了他和三千代今后应该走的方向；一是把他同平冈一道卷入可怕的深渊。代助自从看到了三千代之后，其中的一条已经被舍弃。那么，再去会会三千代吧，尽管他觉得两人分别没有很长时间。然而即使这样，他对两人今后应该怎么办也拿不出更好的主意来。代助对这一点缺少明确的打算。至于他和平冈可能共同遭遇到的未来，也仅仅估计会发生在什么时候或哪些事件上。当然，他也想到了要见机行事，积极加以促进，可是并没有制定什么具体的方案。所有关于不损害别人利益的誓言，全是他针对着平冈讲的。因此，将他和平冈两人结成一体的命运的大河是阴森而可怕的。他只记挂着一件事，那就是如何把三

千代从剧烈的风暴中拯救出来。

代助对于周围整个的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他认为，社会具有裁判的权利，然而自己的一切行为和举动，只能受到自己天分的支配，此外没有别的道路。他觉得在这一点上，社会同个人之间完全没有调和的余地。

代助站在自己狭小的世界的中央，他观察着，头脑不住思索自己的这个小天地同外界的关系。

“好吧。”他又出了家门，越过两三条街，来到车场，租了一辆外形美观、速度快的车子坐进去。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胡乱说了几个街名，转了两个小时又回来了。

第二天，他呆在书斋里，仍旧同第一天一样，站在自己的那个世界的中心，前前后后地细细回顾了一遍。

“好，”说罢他又走出去了。这回也没有要紧的事，只是信步走走就回来了。

第三天依然如此。不过这回走出家门马上就渡过了江户川，来到三千代家里。三千代不知道在他们之间出了什么事，问道：

“为什么打从上次会面后一直没来过？”

代助看到她那副沉静的态度，十分惊讶。三千代特地把平冈桌边的坐垫推到代助面前，硬让他坐下了。

“你为啥这样心神不定呢？”

谈了一个钟头，代助的头脑才逐渐冷静下来。他想，与其坐在车子上无目的地闲荡，倒不如早些到这里玩玩。哪怕半个钟头也好。

“我还来，没什么，请放心好啦。”代助临走时安慰三千代说。三千代只是微笑了一下。

那天晚上，代助才接到父亲的通知。当时，他正在老妈子的伺候下吃晚饭。代助把饭碗撂在饭盘里，从门野手中接过信一看，上面写着明晨几点几点，父亲在家里等他。

“象官府的文书一样。”代助一边说，一边特地把明信片亮给门野看。

“是青山家里来的吗？”门野仔细瞧了瞧，他没有再说什么，又把信翻转过来。

“到底还是老一代人啊，看这字写得多好！”门野赞扬了一番，放下信走出去了。老妈子从刚才就喋喋不休地数落着历书上的名词儿，什么“水之兄”、“金之弟”啦，什么“八朔”、“友引”啦，什么“天干地支”、“黄道吉日”啦等等，都是一些十分复杂的问题。代助心不在焉地听着。老妈子又提起门野的工作来了，说最好替他找个地方，哪怕每日十五元工钱也行。代助不知道如何回答她才好，他暗想，自己的前途也将不保，何况门野呢！

一吃罢饭，寺尾就从本乡赶来了。代助望了望门野的面孔，思忖半晌。

“不见他吗？”门野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最近一个时期，代助有两三次难得的纪念活动都没有参加，有两次甚至谢绝客人来访。

代助决定见见寺尾。寺尾还象平时那样，两眼布满血丝，似乎在寻求什么。看到他那副表情，代助不忍心象往日一样用话讥笑他了。搞翻译，校改文章，只要活着就埋头干下去，看起来寺尾和自己不一样，他是这个社会的赤子。代助想，自己要是失足，同寺尾处在同样的社会地位，不论干什么是否能够忍耐下去呢？想到这里，他不由地对自己怜悯起来。代助不能

用轻蔑的态度对待寺尾，因为他感到要不了多久，自己也会失败，其处境要比寺尾更加严重，似乎这即将发生的事实，明显地摆在他的眼前。

据寺尾说，他这阵子翻译的文章，到了月末好不容易才整理完毕。拿到书店一问，对方说条件不成熟，要到秋天才能商量有关出版事宜。眼看自己的劳动未能马上兑换为金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找到这里来。代助问他是否没有同书店订好合同就动手了？寺尾回答说完全不是这样，可他又不明确说是书店毁契。总之，寺尾的话很暧昧，不过目前的困难倒是事实。寺尾做事毫无计划，这已经形成了习惯，在道义上看不出他对谁有什么不满。他嘴里虽然不断说着“失敬”、“请勿见怪”之类的话，可心里完全集中到吃饭问题上来了。

代助看他怪可怜的，当场给了他一些钱。寺尾临走之前透露说，本来他从书店借了一些钱，可是早就花光了。寺尾走了以后，代助心想，这又是一种类型的人，他想快乐地生活，但社会决不成全他。如今的所谓文坛，虽然需要这样的人，也只能听其自生自灭，让他痛苦地呻吟在今天文坛的那种可悲的境况里。想到这里，代助不由地觉得有些茫然。

那天晚上，代助慎重地考虑了自己的前途，如果父亲在经济上堵塞了供给的路子，自己有没有决心当第二个寺尾呢？要是经营起笔墨来又不能学寺尾那样，他当然只有饿死路旁了。要是不干这份差事，他又有什么能力去寻找别的出路呢？

代助不时地睁开眼睛，望着蚊帐外面的油灯。半夜里，他擦着火柴点上一支香烟。时令虽说不怎么热，可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好。雨又哗哗地下起来，代助伴着雨声刚要入睡，不觉又被雨声惊醒。正在他半睡半醒的时候，天亮

了。

到了规定的时间，代助出门了。他穿着高齿木屐，拎着雨伞，乘上了电车。车上的窗户都关上了，乘客挤得满满的，人们用手紧紧抓住吊环。不一会，代助感到一阵气闷，头也重起来了。他想，这可能是由于睡眠不足引起的。代助好不容易伸出手，打开了身后那扇窗户。雨点毫不客气地从领口上吹到帽子上。过了两三分钟，看到旁边的人露出不高兴的神色，他又把玻璃窗关上了。雨珠停留在玻璃上，雨丝微微地歪斜着。代助歪着头，把脸冲着窗外，不住地揉着眼睛。可是不管怎样揉搓，也看不出世界的样子有什么变化，当他透过玻璃遥望远方的时候，仍然是这种感觉。

到弁庆桥换车的时候，人少了，雨也小了。代助可以自由地眺望这个水淋淋的世界了。然而，父亲威严的面孔带着不悦的神色，一直刺激着他的头脑。他想象着父亲会对他说些什么。父亲的话语似乎已经明显地震动了他的耳膜。

进了大门，在未到达里面之前，照例先见到了嫂嫂。

“外面还是阴天吧？”嫂嫂热情地为他献茶，可是代助并不想喝。

“父亲在等我，还是早点过去说话吧。”他站起身来。

“阿代，事到如今，不能叫老人家伤心啊，父亲没有多少活头啦。”

代助从梅子嘴里第一次听到这种阴郁的语言，直觉得象浇了一盆冷水。

父亲面前放着烟丝盒，正低头沉思，听到代助的脚步声，也没有抬头。代助来到父亲跟前，恭恭敬敬地行了礼。除了那副严肃的目光之外，父亲的态度看来格外沉稳。

“下这么大的雨，难为你啦。”父亲抚慰地对他说。

这时代助才发现，父亲的双颊不知打什么时候起骤然消瘦了，已经看不见先前丰满的肌肉，这变化是多么明显！代助不由问道：

“您怎么啦？”

父亲的脸上掠过一丝亲切的笑意，此外再没有表现出让代助担心的模样来。谈了一阵之后，父亲说：

“我已经上了年纪啦。”

父亲的语调同平素完全两样，代助越发懂得了刚才嫂嫂那句话的含意。

父亲向代助透露了这样的意思：因为年迈而健康欠佳，决心于最近退出实业界。但是，目前由于受到日俄战争后工商业迅速发展的反作用，父亲的公司经营上处于极端不景气的时期，如不坚持度过这一难关，自己就无法逃脱放弃责任的非难。所以目前只好暂时强忍下去。代助听了父亲详细的叙述，觉得很有道理。

父亲面临着一个普通实业家常有的困难、危险和许多麻烦事儿。作为一个当事人，他内心里感到苦恼、紧张和恐惧。他最后说，别看当地的地主有些土里土气，可是他们的地位要比自己巩固得多。父亲将这种对比作为论据，想极力促成这门婚姻。

“有一门这样的亲戚，要方便多啦！况且现在也很需要。”

父亲这种露骨而带有策略企图的设想，在儿子婚事上表现得越来越使代助吃惊。他一开始虽然就不赞成这样做，但在最后的会面中，看到父亲摘下假面，毫无掩饰地说出真话，反而感到畅快。代助心想，他本人也是完全敢于接受这样的亲事

的。

代助对父亲忽然同情起来。看到父亲一心想通过表情和声音来打动自己，不由得对年迈的父亲泛起了同情。代助并不认为这也是父亲的一个策略。他想向父亲表白，自己怎么都行，就按照父亲的想法办好了。

然而，代助既然最后见过了三千代，眼下他就很难遵照父亲的旨意来表示他的孝行了。他本来就是一个含含糊糊的人，对于别人的命令，他不会百分之百地接受；同样，对于别人的意见，他也不会公开反对。可以说，代助既有策士的风度，又有优柔的性格。他本人听到这样的评价，也许赞成，也许不得不在肚子里费一番思索。不过，他的这种态度，其中大部分并非故意在耍手腕，也不是什么优柔寡断。他长着两只灵活的眼睛，他要对两方面都观察一下，然后决定取舍，这样做较为有利。正因为这样，他过去对待事物的那种一往直前的勇气遭到了挫折，他常常停留在不即不离的状态之中。表面上看他在维持现状，实际上他并非对事物缺乏思考，相反，他是根据明确的判断，满怀信心果断行事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正确地了解了自已。对待三千代，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代助没有想到，自己对三千代坦露的心事，到了父亲面前却连一个字也未吐出来。他打心底里怜悯父亲。要是平常，碰到这种时候，他应该采取什么对策，那是不言而喻的。他只好撤销同三千代的关系，答应这门亲事以便使父亲心满意足。代助从前曾经作过这种调和。不偏不倚，居乎中庸，模棱两可，听凭事情的自然进展，这是容易做到的。但是，现在的代助同往常不一样了。他再也不能超越良知的范围，同不相干的人握手言欢了。他感到自己对三千代负有极为重大的责任。他的

信念一半来自头脑的判断，一半来自内心的憧憬。这二者象狂涛巨浪一般支配着他。代助站在父亲面前，同平常比较起来，判若两人了。

代助尽量象平素那样，不多说话。在父亲看来，他同往日没有什么改变。代助反而对父亲的变化十分惊讶。代助推测，父亲近来几次拒绝同他见面，可能是以为儿子会违反自己的意志才故意拖延的吧。他早作好了精神准备，今天见面，父亲准没有好脸面给他，说不定一开头就会遭到训斥。代助想，这样反而倒好，他打算趁着自己对暴怒的父亲的反抗心理，干脆一口把亲事回掉。谁知，父亲的表情，父亲的言语，父亲的主意，所有这一切都出乎他的意料，这反而破坏了他原来的决心。他苦恼着，不过，他仍然决心克服这种暂时的苦恼。

“您所说的都很有道理，不过，我没有勇气答应结婚，所以只好拒绝。”代助终于开口了，父亲只是望了望他的脸。

“要什么勇气呢？”父亲说着把烟袋放在铺席上。代助凝视着膝盖，闷声不响了。

“你不满意她的人品吗？”父亲又问。

代助仍然没有回答。过去，代助有些心事一直未对父亲提起过，所以才能同父亲维持着和平的关系。然而，只有三千代这件事，他一开始就不想瞒着父亲。因为他感到，对于这种即将实现的必然结局，躲躲闪闪是卑怯的，毫无意义的。只不过他觉得尚未到公开说明的时候，所以他只字不提三千代的名字。

“好吧，我全都依着你。”最后，父亲带着痛苦的表情说。

代助心里也不痛快，可是出于无奈，他行了礼，辞别了父亲。这时父亲又叫住他说：

“我已经不能再供养你啦。”

“怎么样啦？”代助回到起居室，梅子急不可待地问。代助没有心思回答她。

十六

第二天一觉醒来，代助的耳畔就响起了父亲最后的话语。他思前想后，觉得这句话比父亲平生任何一句话都更有分量。至少自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父亲对他的供养已经断绝了。代助最可怕的时刻迫近了。他回绝了这门亲事。为了取得父亲的谅解，总不可能拒绝同一切女子结婚。即便终生不娶，那也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说服父亲才行。对于代助来说，这些都不可能做到。他认为，处理这些触及自己人生哲学要谛的问题时，更不能欺瞒父亲。代助回顾了昨日的会见，感到应该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向走下去。然而，他又有些畏惧，虽然自己顺乎自然的发展而生活着，但肩膀上又承担着由此产生的一切重压。他仿佛被人推到了悬崖峭壁的边缘上来了。

他想，第一步得找到一个职业。可是在他脑子里，“职业”这个词儿显得很抽象，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迄今为止，他对职业从来不感兴趣。所以，考虑起职业来，只能浮光掠影一晃而过，不能深入到事情的内部进行具体的比较。对代助来说，这世界就象五光十色的万花筒，惟有他自己不带有任
何色彩。

考虑过所有的职业以后，他的目光又停留在漂泊者的身上。他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身影夹杂在一群乞丐之中，又象人又象狗。生活的堕落将会抹消精神的自由，这一点尤其使代助感到痛苦。一旦自己的形体涂满了污秽之后，自己的精神将如何落魄潦倒呢？想到这里，代助不由地打了个寒噤。

自己即使落魄，也要同三千代在一起。从精神上来说，三千代已经不是属于平冈所有了。代助决心至死都要对她承担责任。一个人在他有相当社会地位的时候，往往是不诚实的；当他一旦落魄，又表现出一种亲切的感情。从结果来看，这二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代助虽然觉得至死都对三千代负有责任，但当他没有明确目的的时候，是不会变成事实的。代助象一个害着眼病的患者，有些茫然自失起来。

他又去访问了三千代。三千代象前天一样仪态安详，充满光辉的面孔上闪着微笑，和煦的春风抚弄着她的眉梢。代助心里明白，三千代十分信赖自己，她把一切都给了他，这从她的眼神里可以得到证实。当他注视着她的眼睛时，心里又泛起了无限的爱怜和同情。代助责备自己象个粗鲁的汉子不懂得她的内心。他想好的话没有全部说完就回来了。分手时，他说：

“有空到我那里去吧。”三千代微笑着点点头，于是代助又感到一阵揪心的痛苦。

以前，代助每当访问三千代，总要选 择 平 冈不在家的时候，这是叫他很不痛快的事。开始他并不在意，最近与其说是不痛快，不如说越来越难为情了。代助老是趁平冈不在的时候来，这会 引起女佣人的疑心。代助发现她献茶的时候，总是带着深深的疑惑的目光，叫人有些受不住。然而三千代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至少她的神情是安详的。

对于平冈同三千代的关系，代助当然没有机会详细询问，有时只是三言两语打听一下，三千代也不应声，默默地瞧着代助的脸。仿佛使人觉得，每当她这样望着他的时候，她便自然而然地陶醉于喜悦之中。她在代助面前丝毫不露声色，她似乎并不担心会有什么黑云突然向自己包围过来。三千代本来就是一个神经质的女人，代助觉得她这两天的态度好象在同自己捉迷藏。这说明三千代的处境并不是那样险恶，代助也越发感到自己的责任十分重大。

“你到我那里去一趟，有些话给你讲。”代助同三千代告别的时候，比先前稍稍带着认真的语气说。

代助回到家里，在三千代来访前的两天里，头脑一直没有想出什么新的主意来。他心里深深刻着“职业”这两个大字。摆脱这个念头之后，父亲断绝物资供给的问题又时时搅乱自己的心绪。等到这种思虑刚刚消除，三千代的未来又浮现在脑际。代助的心里时时卷起不安的旋风。以上三件事轮番在他眼前旋转，结果，周围的一切也跟着旋转起来。仿佛坐在颠簸起伏的船上一一般，最后，依然沉沦在这个天旋地转的世界里。

青山家里杳无信息，代助当然也不着急，他每天只顾同门野天南海北地闲聊。这样的大热天，门野也没有多少事做，就高高兴兴地陪伴着代助，尽拣他爱听的说。等两人谈够了，门野就说：

“先生，下一盘象棋好吗？”

晚上，两人赤着脚，拎着水桶在院子里洒水。水一桶桶地倒在地上，到处湿漉漉的。门野提起水桶向旁边的梧桐树泼去，他刚刚兜起桶底，叫了声“瞧我的”，脚下一滑，坐到泥地上。白粉草在墙根边开着花朵儿，水缸后边荫凉地里的秋海棠，叶

子又肥又大。梅雨渐渐过去了，白天，空中堆满朵朵白云，太阳从广阔的天际火辣辣地照射下来，把炎热带给了大地。

入夜，代助一直眺望着头上的星星，直到早晨才进入书斋。有两三天，一大早就听到蝉鸣。代助好几次走到浴室，用冷水冰冰脑袋。

“现在真热呀！”门野瞅准了空子，连忙走进来说。

这两天，代助就是这样仰望着天空度过来的。第三天中午，他从书斋里瞅着明晃晃的天空，嗅了嗅太阳喷吐出来的火一般的暑气，感到一阵恐怖。他想到，自己的心身正在承受着酷热的气候所引起的无穷无尽的变化。

三千代按照前几天的约会，冒着盛暑来了。代助一听到女人的声音，就忙不迭跑出了大门。三千代合上伞，手里挎着小包裹，站在格子门外。看来，她是穿着随身的便服出门的。朴素的白底单层和服的袖口，露出一角手帕来。代助一眼看到她的风姿，似乎感到，命运已经把三千代的未来摆脱掉，故意为难地捧到了他的面前。

“看起来，倒象一副出奔的样子。”代助不由地笑道。

“要是不趁着买东西之便，我还不好来呢。”

三千代沉静而认真地回答，说罢，跟着代助走进院子。代助立刻拿出了扇子。也许由于太阳照晒的缘故吧，三千代的双颊红润润的，平时那种疲倦的表情再也看不到了，眼睛里闪烁着青春的光芒。代助被这个女人美丽的姿色陶醉了，他暂时忘掉了一切。然而，当他想到正是自己在暗暗消磨着三千代青春年华的时候，不由得悲从中来。他还想到今天把她找来，也一定会给她美丽的心灵罩上一层乌云的。

代助几次想袒露自己的心事，但一时又犯了犹豫。因为当

着这位幸福的年轻妇女的面，说些使她不顺心的话，这在代助看来，是非常不道德的事。如果他心里没有对三千代的一片热诚在怂恿自己，他也许不会把以后的事情向她表白，而只是站在这同一间屋子里，把那次谈过的话再重复一遍，沉浸在单纯的爱情的欢乐里，将一切完全抛开。

“后来你同平冈的关系没有什么变化吗？”代助终于硬着头皮问。

三千代虽然经代助这样一问，她依旧充满幸福感。

“有变化又有什么关系？”

“你还象从前那样相信我吗？”

“要是不相信，我哪能这样呆下去呀？”

代助眺望着明镜般辽阔的天空，火热的阳光使他目眩。

“我不值得你这般信任。”他苦笑着回答，心里象揣着一团火。然而，三千代对他的话似乎并不介意，她没有问他为什么。

“啊，”三千代只是简单地应了一声，显得有些惊讶。这回代助倒认真起来。

“我向你坦白，说实在的，我并不比平冈君更可靠。我怕你上当受骗，全都告诉你吧。”代助开头先说了这样几句，接着就把自己和父亲过去的关系，详详细细叙述了一遍。

“我将来的身分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但至少在当前还不能自立，连一半的自立都做不到，因此……”代助说到这里噎住了。

“因此什么？”

“因此，我总担心对你能不能尽到我的全部责任。”

“责任？什么责任？你不说清楚我是听不明白的。”

代助平常只把物质生活状况放在第一位，光知道贫苦不能使自己所爱的人得到满足，所以他感到对三千代的一个责任，就是在金钱上资助她。此外，他心目中再没有其他明确的观念。

“这不是道德上的责任，而是物质上的责任。”

“我并不指望你这个。”

“虽说不指望，但这是决不可少的。将来我同你的关系不管发展到何种程度，我都要承担你半数的物质上的需求。”

“你在物质上资助也罢，不资助也罢，现在光考虑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嘴上虽然这样说，可一旦碰到困难，自然就要受苦的。”

三千代的神色有些改变了。

“刚才听了你父亲的话，我以为事情本来就会这样的。我想你早就该明白这个道理。”

代助没有吱声，他抱着脑袋自言自语起来：

“头脑有些反常哩。”

“如果你想到了这些，就不要为我操心了。你同父亲言归于好，我们还象从前一样保持关系，不好吗？”三千代抽抽咽咽地说。

代助蓦地握住三千代的腕子，用力摇动着：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我本来不该担心的。只是我感到对不起你，我向你道歉。”

“还道什么歉呢。”三千代震颤着声音打断地，“这些都是我造成的，我必须向你道歉才是。”

三千代哭出声来。

“那么，你就这样忍下去吗？”代助抚慰地问。

“我当然不能忍下去了。”

“将来还会有变化的。”

“有的我已经知道，不管出现什么变化都不怕。最近，最近我已经下了决心，万一碰到什么事，我就一死了之。”

代助不由地打了个寒噤。

“你将来究竟希望些什么呢？”

“我没有什么希望，一切都听你的。”

“出逃吧。”

“出逃也行，叫我死我就死。”

代助又是一个寒噤。

“就这样下去呢？”

“就这样下去也行。”

“平冈君一点都不知道吗？”

“他也许有所觉察，可是我早就横下一条心了，准备随时被他杀死。”

“看你说的，又是寻死，又是被杀，哪有这般容易的事？”

“即便放着我不管，我可不是能够无忧无虑活下去的人哪。”

代助身子一震，他骤然瞟了三千代一眼。三千代歇斯底里大发作，她无所顾忌地失声痛哭起来。

过一会儿，发作逐渐停止了。尔后，她又象原来一样，变成了一位娴雅、美丽的女性，眉眼一带显得特别舒展、明朗。

“我可以单独去见平冈，要求他解决这个问题吗？”代助这

时问道。

“这样行吗？”三千代显出吃惊的样子。

“我想是可以的。”代助满有把握地回答。

“好吧，我随你的便。”三千代说。

“就这样办，咱们两个总不好欺骗平冈君，我当然要好好跟他说，让他承认这个事实。而且，我将向他诚心谢罪，请他原谅我的过错，结果也许不会如愿以偿。但是，不管出现什么差错，都不至于闹出乱子来。这样悬在空中，你我都感到痛苦，对平冈君也不利。我下决心这样做了，也许你会觉得对不起平冈君，没有脸面再去见他。不过，最觉得没有脸面的还是我。在自己的所作所为上，尽管觉得对人不起，也应负起道义上的责任来。所以，尽管得不到任何利益，我都必须把咱俩的事告诉平冈君。此外，我有必要坦白地征求他的意见，这关系到今后如何处置这件事情。”

“我理解您的心情，如若出了什么差错，我打算一死了之。”

“死？即使死又能说明什么呢？况且，有了这种危险，我怎好再向平冈君说明真相呢？”

三千代又恸哭起来。

“好吧，我要好好悔过。”

太阳西斜的时候，代助叫三千代回去了。他没有象以前那样送她。他呆在书斋里，足足听了一个小时的蝉鸣。见到了三千代，打开了今后生活的道路，他感到心情十分轻松。代助拿起笔给平冈写信，打算约他见面，可是，又忽然意识到事关重大，刚写了开头“敬启”两个字，就没有勇气写下去了。他蓦地穿上衬衣，光着脚跑到院子里。三千代回去的时候，门野正

蒙头睡午觉，这时他两手抱着光头，出现在廊子上。

“天还早哩，要挨太阳晒的呀！”

代助没有应声，钻进庭院的角落里，把落在地上的竹叶向前扫了扫。门野也只好脱掉和服走下台阶。

院落虽然狭小，地面都干裂了，用水浇透，要费好大的工夫。代助说膀子有些痛，胡乱擦了擦脚就上了台阶，坐在廊缘休息，抽烟。

“先生的心跳又加快了吧？”

门野看到他那副模样，在下面打趣说。

晚上，代助领着门野到神乐坂的善国寺赶庙会，买回两三盆秋草，摆在屋檐下的露水地里。夜空高爽，繁密的星星发出灿烂的光芒。

这天夜晚，代助特地没有关上雨窗就睡了。他一点也不担心这样会有什么危险。他熄灭油灯，独自躺在黑洞洞的蚊帐里，窥伺着外面的夜空。白天里的事又鲜明地浮现在脑海里。他想到再有两三天的时间，事情就可以解决了，心里不由地怦怦直跳。于是，他不知不觉地沉迷在巨大的空间和浩渺的梦境里。

第二天早晨，代助决定给平冈写信。“我有一些话要对你说，请告诉我你几时有空，我这里什么时候都是可以的。”他只写了这几行字，就小心地装进信封，抹上浆糊，封好，贴上红色的三分钱的邮票。这时他越发感到，自己好象是在最危机的当儿买下了一张股票。他嘱托门野把这个命运的使者投到信筒里。当代助把信交给门野的时候，手微微震颤着。门野接过信以后，代助反而茫然自失起来。想起三年前，自己站在三千代和平冈之间，极力为他们斡旋的情景，简直象做了一场梦。

第二天，代助一整天都在巴望着平冈的回音，第三天也一直守在家里。三天、四天过去了，可是平冈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每月一次到青山家里要钱的一天到了。代助的手头很拮据，打从上次见过父亲以后，他决心再也不要家中的补贴了，眼下怎么好向家里去呢。卖点书籍和衣物也可以混过两三个月去，所以他心里安之若素。他想，等事情有了着落之后再慢慢寻找职业。常言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嘛，自己虽然尚未体验到这些道理，可是内心却是深信不疑的。

到了第五天，代助冒着酷暑乘电车到平冈的报社一看，才知道平冈有两三天没来上班了。代助走到门外，抬头仰望着编辑部沾满薄薄灰尘的窗户，刚想迈步，又忽然想起应该打个电话证实一下。他甚至怀疑上次那封信是否送到了平冈的手里。那信是代助特地发向报社里来的。回家的路上，代助绕到神田，告诉收购旧书的书店，说自己家里有些用不着的书籍要卖，请他们来看看。

当天晚上，代助再没有力气洒水了，他两眼呆呆地望着门野那副穿着白色网眼衬衣的身影。

“先生今天累了吧？”门野把水桶弄得哗啦哗啦响，问道。

代助的胸中压抑着不安的情绪，他没有明确回答。吃晚饭的时候，一点没有品出饭菜的香味，只是三口并作两口吞下肚了事。然后放下筷子，招呼门野：

“你到平冈那里跑一趟，问问他先前那封信收到了没有。如果收到了，请他回个信。你看他说些什么。”

代助怕门野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又叮嘱门野说，上次的信是发往报社去的。

打发走门野之后，代助来到廊缘，坐在椅子上。门野回来一看，他早已吹熄了油灯，一个人凝神坐在黑暗之中。

“我回来了。”门野摸索着打了个招呼，“平冈先生在家，他说信收到了，明天早晨来一趟。”

“是吗？难为你啦。”代助答道。

“他还说本该早些来的，只因家里有了病人，所以才晚了。他说请您包涵。”

“病人？”代助不由地反问了一句。

“嗯，好象是他的夫人。”

门野站在黑暗里回答。他那穿着白色浴衣的身影模模糊糊地映入代助的眼帘。夜里的光线照不清两个人的面孔。代助坐在藤椅里，两手紧紧握住椅子的扶手。

“病得厉害吗？”

“究竟怎么样，我不十分清楚，看来病情不算轻。不过平冈先生明天既然能到这里来，夫人的病也许不要紧的吧。”

代助稍稍放宽了心。

“是什么病来着？”

“我忘记问了。”

两人的谈话就此结束。门野沿着黑暗的走廊回到自己屋里。代助静静地倾听了片刻，不一会，响起了灯伞和玻璃罩撞击的声音，门野已经点上了油灯。

代助仍然呆呆地坐在夜色里，他一边坐着，一边感到心神不宁。握着椅子扶手的两只手出汗了。代助又拍拍手掌召唤门野。于是，门野穿着那件白色浴衣，隐隐约约从走廊的一头走过来。

“怎么还坐在暗地方，要点灯吗？”

代助不是叫门野来点灯的，他又一次打听起三千代的病情来。他问有没有护士陪着，平冈的近况怎么样，不到报社上班是因为爱人生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凡是想到的他都问了。门野只能把先前的答话再重复一遍，要不就好歹敷衍几句。就这样，对代助来说，总比一个人闷坐着要好得多。

临睡前，门野从信箱里取出一封夜间投递的信件。代助从黑暗中接过来拿在手里，看都不想看一眼。

“好象是府上来的，我去端油灯。”门野催促道。

代助这才叫门野把油灯拿进书斋，就着光亮拆开信封。这是梅子写给他的一封长信：

前一阵子因为娶亲的事，想必把你折腾得够苦了吧？家里父亲、哥哥和我都在为你操心。可遗憾的是，上次你到家里来，没好气地断然拒绝了父亲，看到这个情形，我也只好死心了。当时父亲很生气，说你的事他不再管了，由你自便。后来，我也明白父亲为啥这样恼怒。我想，你从此再不回家也是这个缘故吧。我琢磨着，到了每月领钱的日子你总是要来的，可一直不见你的面，我这才担心起来。父亲说：“甭管他！”哥哥还是那般平心静气地说：“他要是等钱花，会来取的，到时候叫他向父亲赔不是就是了。如果他不来，我就去好好数落数落他。”关于结婚的事，我们爷儿三个都断了心念，所以不会再给你惹麻烦了。当然，父亲余怒未消，依我看，仍然照过去那套办法，恐怕很困难，细想想，你不回家反而倒好些。叫人担心的是每月的钱怎么交给你。我想，你不会因为这钱关系到自己的生活而急着要取回去。我仿佛亲眼看见你已经陷

入困境，感到十分难受。所以，我打算按月给你寄来，你将这些钱收下，并坚持到下一个月。这期间，父亲的心情会渐渐变好的。哥哥打算为你讲讲情，碰到好时机，我也从旁说和说和，所以还是请你忍耐一些时日吧。……

后面还有好长一段，女人家总爱唠叨个没完。代助抽出来在里面的支票，又把信读了一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叠好装进信封。他对嫂嫂再度表示了无言的感谢。末尾“梅子”两个字虽然写得不够雅观，但整个信都是按照代助的劝告，采用了言文一致的白话体。

代助痴痴地望着放在油灯前面的信封，想起自己平淡的生命又延长了一个月。他想，自己有必要迟早改弦更张。对他来说，嫂嫂的一片心肠很是难得，可也会消磨自己的意志。然而，在同平冈摊牌之前，代助并没有心思靠劳动去挣面包，因此，嫂嫂的礼物对他说来，如同粮食一样宝贵。

这天晚上，代助在钻进蚊帐前又一口吹熄了油灯。挡雨窗本来是门野关的，他也不说一声是否出了故障，就那么放着。透过玻璃，可以看见外面的天空。打从昨天晚上起，天阴了下来。代助走到廊缘边，仰头窥伺了一下空中，看看是否还是阴天。忽然，一道光亮从空中划了过去，代助卷起蚊帐又钻了进来。他睡不着觉，一个劲儿忽喇忽喇打着团扇。

家里的事不再想它了，职业也只好听之任之，代助从此放宽了心胸。惟独三千代的病情给他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苦恼。她生的什么病？结果会怎么样呢？他还设想着同平冈见面时会出现什么情景，这同样刺激着他的心。平冈捎来口信，说明天早晨九点趁着天气不太热的时候前来会面。代助当然不是一个

平庸的男子，只从形式上考虑见了平冈该说哪些客套话。他已经琢磨好了，事情要从哪里谈起，至于说话的顺序，那要看双方的进展而定。这一点他丝毫也不担心。他只揣度着如何更加稳妥地向对方彻底袒露自己的心曲。他极力抑制过度的兴奋，希图有个安静的夜晚。然而，当他合上眼皮想好好睡上一觉的时候，谁知眼睛又偏偏睁开来，整夜都未能安眠。不觉之间夏夜已经过去，天放亮了。代助耐不住，一骨碌爬起来，赤着脚跑进庭院，尽情地蹚着冰凉的露水。然后回到廊子上，靠在藤椅里，头脑昏昏沉沉地等待着日出。

门野揉着惺忪的睡眠，走过来打开挡雨窗的时候，代助才一下子从假寐中惊醒。这时，半个世界已被鲜红的太阳照亮了。

“起得真早啊！”门野惊讶地说道。

代助立即到浴室洗澡去了，早饭也没有吃，只喝了一杯红茶。翻翻报纸，几乎不知道上面刊登了些什么，读了后头忘了前头，最后连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他只是惦记着表针，再有两个小时，平冈就来了。代助不知如何熬过这段时间。他不想呆呆地闲坐着，但又没有心思做点什么。他恨不得呼呼睡上两小时，等一觉醒过来平冈就站在他面前了。

最后，他想起有件事情要做，这时放在桌子上的梅子的那封信忽然映入眼帘。“好啦！”代助强打精神坐到桌边，给嫂嫂写信表示感谢。他打算尽量写得客气一些。代助写完之后，装进信封，标明地址，一看表，仅仅用了十五分钟。他坐在椅子上，眼睛不安地望着空中，头脑里好象在努力搜索着什么。忽然，他蓦地站了起来。

“平冈要是来了，就说我马上回来，请他稍等一下。”

代助对门野说完就走出了大门。强烈的阳光从正面火辣辣

地照晒着他的面孔。代助一边走一边不停地闪动着眼睛和眉毛。他走进牛込城门，穿过饭田街，经过九段坡下面，来到那家旧书店。

“昨天曾经打过招呼，说有些不要的书请你们前去收购，后来想想还多少有些用处，请作罢吧。”

代助回来的时候，因为天气太热，他乘上电车，绕到饭田桥，从那里斜插过卸货码头，来到毗沙门前面。

家门口停着一辆人力车，房前放着一双鞋，不等门野说明，代助就知道是平冈来了。他擦了擦汗，换上刚洗过的单衣，来到客厅。

“啊，我来啦！”平冈依然身穿洋服，扇着扇子，似乎热得有点难以忍耐。

“大热天特地赶来……”代助只好先说几句客套话。

两人先是闲聊了一会儿，代助本想一上来就打听三千代的情况，但一时觉得难于开口。一阵寒暄过后，再由邀请一方开口说出，就显得顺当多了。

“听说三千代病啦？”

“嗯，所以我请了两三天假，后来连信也忘记给你回啦。”

“这倒无碍的，三千代的病情严重吗？”

平冈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作肯定的答复，听了他的叙述，虽然用不着作种种担心，可也决不意味着病情很轻。

上次，三千代冒着盛暑到神乐坂买东西，顺便绕道来看代助。第二天一早，他正为平冈准备上班用的东西，手里拿着丈夫的领带，突然昏了过去。平冈吃了一惊，他顾不得收拾，忙不迭照料起三千代来。过了十分钟，三千代说自己不要紧的，叫他去上班。说着，嘴角还显现出笑意。躺到床上，看样子也

挺叫人放心。平冈吩咐她说，万一有什么不好，就去请医生，必要时向报社给他打电话，交代好之后就上班去了。当晚平冈很迟才回来。三千代说心绪不好就先睡了，问她想些什么，她也不作明白的答复。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三千代的脸色十分难看。平冈慌忙请来了医生。医生听过她的心跳之后，皱起了眉头，说昏倒是由于贫血造成的，还提醒三千代，她已经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从那天起，平冈不到报社去了，三千代劝平冈，说自己不要紧的，叫他去上班。平冈不听。平冈看护妻子的第二个晚上，三千代流着眼泪劝丈夫到代助那里去一趟，说有一件事务必请平冈给予谅解，听代助一说就会明白的。起初，平冈听了三千代的话未放在心上。他想，三千代的精神可能有些失常，劝她安安稳稳着实休息些时候。谁知第三天，三千代又重复说了一遍，平冈这才从她的话里听出了另外一种意思。到了晚上，门野特地跑到小石川来，询问他是否打算给代助写回信。

“你今天找我，同三千代讲过的那件事有关系吗？”平冈莫名其妙地望着代助。

平冈的话一上来就深深打动了代助的心。经他这样突然一问，代助顿时说不出话来。在代助看来，平冈的话既坦率，又真诚。代助微微红着脸，低下头来，这在他是很少有的。然而，当他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又恢复了平生所具有的那种雍容大方的态度。

“三千代要请你原谅的事，同我要给你诉说的事，也许有着很大的关系，说不定就是同一件事。我无论如何要向你讲清楚，因为我有义务告诉你。请你看在多年友谊的份上，高高兴兴地让我尽了自己的义务吧。”

“什么事？这样一本正经……”平冈的表情也严肃起来。

“不，我不想寒暄过后就一个劲儿为自己开脱，我尽量直率地谈出来。因为事关重大，习惯上也许会引起人们厌恶的心理。你如果中途打断我，那将十分难堪。所以，还是务必请你让我把话说完为好。”

“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

平冈十分好奇，神情也显得越来越严肃了。

“好吧，等我把话都说完，我一定认真地再听你讲下去。”

平冈闷声不响了，他只是睁大了眼睛，从眼镜片后面盯着代助的脸。火热的太阳一直照到走廊上，两人几乎把炎热置之度外了。

代助把声音压得很低，他详细讲述了自从平冈夫妇到东京以后直到今天，自己同三千代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平冈紧紧咬着嘴唇，一字一句倾听代助说下去。代助整整用了一个小时才把话说完。其间，平冈作了四次极简单的提问。

“大体的经过就是这样。”

代助结束自己谈话的时候，平冈深深叹了一口气，权作回答。这时，代助感到非常难过。

“在你看来，我背叛了你，太不够朋友了吧？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毫无办法。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你认为自己干了一件不好的事吗？”

“当然罗。”

“明知道不好却又一直保持到今天，对吗？”平冈又重复了一句，语气比先前稍微激烈了。

“是的，因此我打算痛痛快快地接受你对我的制裁。刚才我只是把事实原原本本地谈出来，作为你处罚我的一部分材料。”

平冈没有回答，过一会儿，他把脸凑到代助眼前问：

“你认为我被损害的荣誉还有办法挽回吗？”

代助这次也没有回答。

“什么法律和社会的制裁，在我这里一概不予考虑。”平冈又说。

“这么说，你是问在当事者范围内有没有恢复名誉的办法吗？”

“是这个意思。”

“叫三千代回心转意，比原先更加几倍地爱你，而对我象对蛇蝎一般地憎恶。要是这样，你就可以得到几分补偿了，是吗？”

“凭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不能。”代助断然地说。

“那么，你是不是采取了这样的方针：你明知干了坏事，又任其发展下去，从此越来越严重，以至于走入了极端。”

“这也许是一种矛盾，世间人为规定的夫妻关系同自然形成的夫妻关系不一致，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你是三千代世间人为规定的丈夫，我向你请罪。然而，我认为，我的一切行为的本身，并没有任何矛盾可言。”

“好吧，”平冈稍稍提高了嗓门，“我们两个是一个看法，世间人为规定的夫妻关系不能结合在一起。”

代助带着既同情又怜悯的目光望着平冈。平冈紧蹙的眉头有些舒展了。

“平冈君，从整个社会来说，这是关系到男人脸面的大事，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即使你不想有意维护它，内心里也会常常想到它，这是自然的，不得已的。——你还是

象学生时代一样，权当没有发生这回事。你再听我说下去好吗？”

平冈没有吭声。代助稍微停了一下，猛吸了一口烟，壮起胆子沉静地说：

“你并不爱三千代。”

“这个……”

“这当然是多余的话，但我必须这样说。我想，这件事之所以能顺利解决，不就凭着这一点吗？”

“你就没有责任吗？”

“我爱三千代。”

“你有什么权利爱别人的妻子呢？”

“没办法，三千代固然是属于你的，但她不是物而是人，谁都不能全部占有她的一颗心。除了她自己之外，谁也无法命令她爱什么人或不爱什么人，即使她的丈夫也无权做到这一点。相反，作为丈夫，他的义务是不把妻子的爱情转移给别人。”

“我没有象你希望的那样爱三千代，这是事实。可是尽管如此……”

平冈极力控制着自己，他紧紧攥着拳头。代助等待他把话说完。

“你还记得三年前的事吧？”平冈转换了话题。

“三年前，你同三千代结婚的时候？”

“是的，你还能想起当时的情景来吗？”

代助的思想立即回到三年前去了，当年的事情十分鲜明地浮现在眼前。

“是你劝说三千代嫁给我的。”

“是你自己告诉我想娶她的。”

“这个我当然没有忘记，至今我仍然感谢你的厚意。”

平冈说罢，暂时陷入了冥想之中。

“那天晚上，我们两个穿过上野走到山谷里，刚下过雨，山间的道路泥泞难行。我们从博物馆前边走边谈，一直走到那座桥上，当时你还为我流了眼泪。”

代助沉默不语。

“那时候我才切实感到朋友的可贵，当晚我因为兴奋，整夜都不感到困倦。这是一个月明之夜，等到月亮下去了，我还没有睡呢。”

“我那时也很高兴。”

代助象在梦幻里一般，平冈一下子打断了他的话。

“那时你为啥为我哭泣？为啥立誓要说服三千代嫁给我？今天既然会发生这等事，当初你为啥不加以拒绝，撒手不管呢？我并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坏事，致使你如此仇恨我呀！”

平冈颤抖着声音说。代助苍白的额角上渗出了汗珠，他有些不平地辩解道：

“平冈，我比你更早地爱着三千代呢！”

平冈茫然地望着代助痛苦的表情。

“当时的我不同于现在的我，那次听你一说，我就想，即使牺牲自己的未来也要满足你的愿望，这是朋友的本分。这样做很不好，头脑如果能象现在一样成熟，还会仔细考虑一阵的。都怪我当时年轻，太轻视自然规律了。每逢想起那个时候的事，我就非常后悔。这不是为我自己，实际是为你后悔。我感到真正对不起你的不光是今天发生的事，更主要的是当时那颗考虑不周的侠义之心。你原谅我吧，向我报复吧，我把手伸

到你的面前，请你宽恕。”

代助的泪水洒落到膝头，平冈的眼镜也模糊了。

“这都是命运的安排，没有办法。”

平冈发出了呻吟一般的声音，两个人互相对望了好一阵。

“说说你今后的打算吧。”

“我是在你面前请求宽恕的人，没有权利先说这样的话，应当先听听你的想法才是。”代助说道。

“我什么也没有考虑。”平冈抱着脑袋说。

“那我先说吧，你能把三千代给我吗？”代助果断地迸出了这么一句。

平冈双手放开了脑袋，胳膊肘儿象棍棒一样摊倒在桌面上。

“好，给你，”没等代助吱声，他又重复着，“给你，给你！可现在不成。正象你推测的，我也许不那么爱三千代，可也不怎么恨她。眼下三千代正病着，而且病得不算轻。我不想把一个卧床不起的病人推给你。在她的病尚未痊愈之前，我不能交给你，这时我还是她的丈夫，我有责任照料她。”

“我请你宽恕，三千代也请你宽恕。在你眼里，我们两个都是行为不检的人，不管如何请罪，你都不会原谅我们的。反正她现在已经抱病在床了。”

“这个我懂，你以为我会趁她病重期间任意虐待她吗？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代助相信平冈的话，打心里感谢平冈。

“今天既然发生了这种事情，作为她的世间人为规定的丈夫，我不能再同你交往下去了，从今以后，咱们绝交吧。”平冈接着说。

“也只好这样了。”代助垂下了脑袋。

“刚才说了，三千代病得不轻，今后说不定会有什么变化，你也很担心吧。不过，我们既然已经绝交，就只好这么办啦，不管我在不在，都请你不要再到我家里去。”

“知道啦。”代助趑趄着身子说。他的面颊越发惨白了。平冈站起身来。

“你再多坐五分钟。”

代助请求道。平冈又坐下来，一言未发。

“三千代的病情会有什么危险吗？”

“这个……”

“你就直说吧。”

“这个，你不必担心。”

平冈语调低沉，他冲着地面叹了口气。代助再也憋不住了。

“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在那之前，请让我见她一面，哪怕只一次也好。别的再不求你了，就这一件事，希望你务必答应我的要求。”

平冈闭口不语，他一时回答不出来。代助痛苦异常，不知怎么才好，他一个劲儿搓着手掌。

“到时候再说吧。”平冈沉重地说。

“那么，我可以时常来询问病情吗？”

“这不好吧，我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将来咱俩的交往，也只限于把三千代送给你那一次了。”

代助象触电一般从椅子上跳起来：

“啊，我懂啦！你打算只让我看到三千代的尸首。这太苛刻，太残酷啦！”

代助绕过桌子，走近平冈。他用右手抓住平冈穿着西服的肩膀，前后摇了摇。

“太苛刻，太残酷啦！”他发狂般地吼道。

平冈看到代助眼里露出可怕的光芒，不断晃动着自己的肩膀，他站了起来。

“哪有这么回事？”他说着按住代助的手，两人象着了魔似的互相对峙着。

“你要冷静。”平冈说。

“我现在很冷静。”代助回答。这话是他在痛苦的喘息中说出来的。

过了一会，发作过去了。代助象一个力气全都用尽的人，他失去了支撑瘫倒在椅子上，双手捂住了面孔。

十七

夜里十点钟过后，代助悄悄走出了家门。

“这么晚还到哪儿去？”门野吃惊地问。

“出去走走。”

代助含含糊糊应了一声，就走上了寺町的大街。因为是炎热的季节，街上才刚黑天，几个穿着夏衣的人从代助前后走过。代助只看到他们在动。左右的店铺灯火通明。代助有些目眩，他拐进了一条电灯稀少的胡同。他来到江戸川河畔，夜风微微吹拂着，黑黝黝的樱树叶子不停地闪动。桥上站着两个

人，凭栏向下俯视着什么。代助来到金刚寺坂，没有看见一个人影，岩崎公馆①的高大石墙从两边压挤过来，中间只有一条细细的小道。

平冈住的那条街更为僻静，好多人家都看不到灯光。对面驶过来一辆空车，车轮的响声令人胆战心惊。代助来到平冈家的围墙边停住了，俯身向里一瞧，里面黑漆漆的，吊在门口的路灯，寂寞地照射着门牌。路灯的玻璃罩上，歪歪斜斜映出了一只壁虎的影子。

今天早晨，代助到这里来过，从中午起就在街头徘徊。他想趁女佣出外买东西的时候，抓住她打听一下三千代的病情。可是女佣一直没有出门，也不见平冈的面。他把耳朵贴在墙上仔细倾听，也听不到谈话声。他想拉住医生详细询问，可是平冈家门口没有停过一辆医生的车子。那阵子，他的脑袋被强烈的阳光照射着，象海水一般不停地翻腾。留在那里吧，身子再也站不住了；走一走吧，整个大地都在旋转。代助强忍着痛苦，象爬一样回到了家中。他连晚饭也没有吃，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可怕的太阳已经慢慢下山，夜空渐渐布满了繁密的星光。代助在黑暗与凉意里清醒过来了，于是，他又顶着夜露向三千代家里走来。

代助在三千代家门前来回踱了两三趟，每次走到路灯下面，都停住脚仔细倾听一下，痴痴地站上五分钟到十分钟。里面一片寂静，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代助每次踱到路灯下边停下来的时候，都看到那只壁虎紧贴在玻璃罩上，灯光斜映着它那黑色的身影，一动不动。

① 实业家岩崎弥太郎的宅邸。

代助每当看到这只壁虎，胸中就涌起厌恶的情绪，那纹丝不动的样子始终印在他的心里。于是，敏感之余，他的思想陷入迷信中去了。他想，三千代可能很危险，她正在苦痛中熬煎呢。他想象着三千代也许快要死了，她临死之前，很想再见自己一面，所以才挣扎着活下来的吧。代助握紧拳头，他想砸破平冈家的大门。这时，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利触动平冈家里人的一根汗毛。代助在恐怖之余跑了起来，他的脚步在宁静的小路上踏得山响。代助一边跑，一边感到恐惧，当脚步慢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喘不出气了。

路旁有一段石阶，代助意识朦胧地一屁股坐下来，用手按住额角，再也不动了。过一会儿睁开眼一看，面前有一面黑漆大门，门上方一棵大松树，将枝条伸展到绿色屏障的外边。代助休息的地方，原来是寺院的山门。

他站起来，又惆怅地迈动着脚步，走了一阵，又折回通往平冈家的小路。他懵懵懂懂地站在路灯下面，那只壁虎依然停在原来的地方。代助深深吐了口气，随后沿着小石川向南面走去。

当天晚上，代助的头脑好象在火一般炽热的旋风里转个不停。他拼命挣扎着，想从旋风里摆脱出来，可是他的头脑丝毫不听他的命令，象树叶一般被火焰般的暴风卷裹着，一个劲地飞旋不息。

第二天，酷热的太阳又升得老高了。屋外到处闪耀着明晃晃的阳光。代助强忍着，过了八点钟才慢慢起来。起床以后，立即感到一阵目眩，他象平素一样，洗漱完毕钻进书斋，就凝神坐在那里。

这时，门野通知说有客人来访，说罢站在门口，望着惊慌

失措的代助。代助无心再说什么，他也没有问客人是谁，随即把双手捂住的半个脸转向门野。这时，客人的脚步声已经在走廊上响着，不等别人陪伴，哥哥诚吾就走了进来。

“啊，到这边来。”代助这才打了一声招呼。

诚吾刚一坐定，就掏出扇子，解开麻布上衣的钮扣，一个劲地扇风。他浑身的肌肉被太阳晒得通红，呼哧呼哧不住喘粗气。

“真热啊！”他说。

“家里人都好吧？”代助面带倦意地问。

两个人闲扯了一会家常话。代助的神情显得有些特别，哥哥也没有问他什么原因。

“今天我来……”当谈话稍微停顿下来的时候，哥哥从怀里掏出了一封信。

“有些事想问问你。”他把信的反面朝向代助。

“你认识这个人吗？”那上面是平冈亲笔写的地址和姓名。^①

“认识。”代助机械地回答。

“听说是你的同学，是真的吗？”

“是的。”

“你也认识他的妻子吗？”

“认识。”

哥哥又拿起扇子，啪啦啪啦扇了几下，稍稍向前凑了凑，压低了嗓门：

“这个人的妻子和你什么关系？”

① 日本人写信时，一般把自己的地址和姓名写在信封反面。

代助本来就不想隐瞒什么，不过，听了这句简单的问话，怎么能把复杂的经过一口说清楚呢？所以，他难于回答。哥哥从信封里抽出折叠成四、五寸见方的信笺来。

“平冈这个人把信寄到父亲那里去了，你读读看吧。”说完交给了代助。

代助默默地接过信读起来，哥哥目不转睛地盯住他的前额。

信笺上写着蝇头小字，代助一行一行看下去，看过的部分从他手里长长地垂下来，足有二尺多长，还不见有完了的样子。代助眨巴着眼睛，头象铁铸的一般沉重。他强打起精神，想把信看完。他的全身承受着一种无形的压抑，胳肢窝里渗出了汗水。快要读完的时候，他没有勇气再把信折叠起来，只好原样摊在桌面上。

“这上面写的都是真事吗？”哥哥低声问。

“是真的。”代助回答。

哥哥象受到什么冲击一样，顿时停下了手里的扇子。

两人相对沉默了老半天。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干了这样的蠢事！”哥哥颓丧地说。

代助依然一言未发。

“你只要想娶，什么样的女人讨不着呢？”哥哥又接着说。

代助还是闷声不响。

“看来你不是一个毫无嗜好的人，如今干出这种不三不四的事情来，那以前的钱财不就白花了吗？”

今天，代助在哥哥面前，没有勇气阐明自己的立场，这一阵子他完全同意哥哥的意见。

“嫂嫂为你哭了。”哥哥说。

“是吗？”代助还象是在梦中。

“父亲很生气呢。”

代助没有吱声，只是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望了望哥哥。

“你平时是个不明事理的人，兄弟相处，我想你总有一天会明白过来的，可是一次又一次，你还有什么也不懂，连我也感到泄气了。世界上不通时事的人最危险，不论做什么或想什么都叫人放心不下。你自己尽管可以随便，可是你也得想想父亲和我在社会上的地位。你究竟还有没有维护家族名誉的观念？”

哥哥的话并没有送进代助的耳朵中去，他只是感到全身痛苦。他在哥哥面前蒙受到良心的鞭挞，但他没有动摇。代助不想对所有的事都加以辩解，以便赢得同胞兄弟的同情，他没有这种滑稽的想法。代助的头脑里充满了自信，他已经选择了适合自己走的道路。他为此而感到满足。理解他这种满足心理的只有三千代一个人。除了三千代之外，父亲、哥哥、社会和人类都是自己的仇敌。这些人都想把他们两个推进熊熊的烈焰里活活烧死。代助只希望默默无言地同三千代抱在一起，等着烈焰把自己尽早化为灰烬。他没有回答哥哥一句话，只是用两手托着昏沉沉的脑袋，象石头般地一动不动。

“代助，”哥哥叫了一声，“今天是父亲叫我来的，你最近一直都不到家里去，平时都是父亲喊你去问这问那，这次父亲说他不想要同你见面，叫我来问个究竟。如果本人想辩解，就听听辩解；如果不想作任何辩解，平冈说的句句都是事实的话，父亲说这辈子都不想见你的面，爱到哪里到哪里，爱干什么干什么，随你的便。他也从此没有你这个儿子，你也从此没有

他这个父亲。——父亲可都是这么说的。刚才听你说，平冈在信上没有撒一句谎，看来你既不反悔也不打算承认错误，这样我回去也不好向父亲交代。我只是把父亲嘱托的话全向你说了，怎么样，父亲的意思你都明白了吗？”

“全明白了。”代助简明地回答。

“你这个大傻瓜！”哥哥厉声说。代助低着头，再没有抬一下。

“真愚蠢！”哥哥又说，“平时比谁都能说会道，到了关键时刻完全变成了哑巴，而且背后尽干些有损父兄名誉的事。你过去受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哥哥拿起桌上的信自己折叠起来，寂静的房间里响着哗啦哗啦的声响。哥哥把信装进信封又揣到怀里去了。

“我回去啦。”这回的语调倒象平时一样。

代助郑重地说了几句道别的话。

“我从今以后也不再见你啦。”哥哥说完跨出了大门。

哥哥走后，代助坐在原来的座位上没有动。当门野来收拾茶具的时候，他猛然站了起来。

“门野，我去找个职业就来。”说罢，他戴上帽子，连伞也不打，一下子跳到火热的阳光里了。

代助冒着酷暑的天气，他跑不起来，只能急急地迈动脚步。太阳从代助的头上直射下来。他光着脚踩在干燥而灼热的尘土里，心中火燎燎的，实在难以忍受。

“烤焦啦，烤焦啦！”他一边走一边嘟囔着。

来到饭田桥，他乘上了电车。车子一直向前开动，代助在车内又嘀咕开了，连旁边的人都能听见。

“啊，动啦，世界动啦！”

他的头脑象电车轮子一般快速旋转起来，每旋转一次，就感到火烤一般难受。代助想，要是乘上半天电车，非被烧焦了不成。

忽然一只红色的邮筒闯入眼帘，那红色蓦地飞到代助的脑袋里，咕噜咕噜旋转起来。伞店的招牌上高高吊着四把红伞，这伞的颜色又飞入代助的头脑，咕噜咕噜掀起了漩涡。十字路口，有个卖红色大气球的人，电车在急速转弯的时候，气球跟着飘过来，飞进了代助的脑袋。装载着小包裹的红色邮车和电车相交而过的时候，又被吸进了代助的脑袋里。香烟铺子的短幔是红的，拍卖行的旗子是红的，电线杆是红的。涂着红漆的广告牌一个连着一个，最后整个世界都变成红色的了。

而且，这些东西都以代助的脑袋为圆心，吐着火舌咕噜咕噜转个不停。代助决心在电车上呆下去，直到自己的头颅燃烧殆尽为止。

—

宗助从刚才起就把座垫拿到廊缘边来，舒舒服服地坐在太阳地里。不一会，他扔下手里的杂志，一下子躺倒了。这是个好天气，秋日的太阳和煦地照射着。行人来来往往，宁静的大街上可以听见响亮的木屐声。他枕着胳膊，顺着屋檐向上望。晴朗的天空，一碧如洗。那空间和自己躺着的狭窄的廊缘相比，显得浩渺无垠。在这个难得的星期天里，即使象这样悠闲地仰望一下高空，心情也大不一样。他蹙起眉头，看了看那明晃晃的太阳，感到有些目眩，于是又骨碌地打了个滚儿，把脸转向格子门。妻在格子门里做针线活儿。

“喂，今儿是个好天哪。”他开了口。

“嗯。”妻只是应了一声。宗助也不想再说什么，就此沉默了。

“不去散散步吗？”过一会儿，妻子发话了。宗助也只是含糊糊地“嗯”了一下，权作回答。

过了两三分钟，妻把脸贴在门玻璃上，看了看躺在廊缘上的丈夫。她看到丈夫屈着两膝蜷成一团，象只大虾米，不知在想什么。宗助两手紧紧抱着头，乌黑的脑袋露在外面，脸却夹在两只膀子中间，一点也看不见。

“你睡在那个地方，要伤风的呀。”妻提醒他。

妻子的话时而象东京口音，时而又象不象东京口音，带有现

代女学生共同具有的语调。

“没睡着，不要紧的。”宗助眨巴眨巴夹在两只胳膊中间的大眼睛，轻声回答。

此后又恢复了平静。外面走过的胶轮人力车的铃声响过两三次之后，远处便传来了报时的鸡啼。阳光透过那件崭新的机织棉布衫，照在他的脊背上。他一边贪婪地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融融暖意，一边若无其事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忽然，他想起了什么，隔着格子门招呼妻子。

“阿米，‘近来’的‘近’字怎么写的？”

妻既没有显出特别惊奇的样子，也没有象一般的年轻女子那样发出吃吃的笑声。

“不就是‘近江’^①的‘近’字吗？”

“‘近江’的‘近’字我也不会写。”

妻把关得严严实实的格子门拉开一半，向门外伸出一把长尺，用尺子尖在廊缘上写给丈夫看。

“就是这样的。”写完，尺子尖依然停在原地，她仰头望着澄澈的天空出神。

“果然这么写。”宗助也不瞧妻子一眼。看来他不象是开玩笑，所以没有发笑。

“天气真好啊！”妻再也不记挂什么“近”不“近”的了，她自言自语地说着，就那样敞着门又开始做起针线活儿来。

“字这种东西真够怪的。”宗助稍稍抬起被胳膊夹住的头，看看妻子的脸说。

“为什么？”

^① 古代国名，今滋贺县。

“你问为什么？不管多么容易的字，有时一下子就想不起来了，你说怪不怪？前些日子，我被‘今日’的‘今’伤透了脑筋。我把它写在纸上，端详了老半天，总觉得不对劲儿，越瞧越不象‘今’字。你可有过这种事儿？”

“没的事。”

“只是我才有吗？”宗助用手拍了拍脑袋。

“你好象有些反常。”

“也许就是神经衰弱造成的吧？”

“可不嘛。”妻望着丈夫的脸说。

这时，宗助站起身来，飞也似的跨过针线箱和线头儿，打开茶室的隔扇。这里面就是客厅，南面一带被大门阻塞起来。宗助刚从太阳地里闯进来，对面的格子门映在眼里，有些寒森森的。拉开格子门，紧贴屋檐的是倾斜的山崖，从廊缘脚下高高耸起。早晨，这里不太容易见到太阳的影子。山崖上长着青草，整个坡面没有铺一块石板，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坍塌下来。然而奇怪的是，听说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种危险。所以房产主听之任之，一直没有过问。有一位“万事通”老头子，在这条街住了二十多年，他曾经在厨房门口特地讲起这件事。据说从前这里是一片竹林，后来开山时毁掉了。但竹根仍然埋在山坡里，把泥土凝结得很紧，才不至于塌落下来。当时宗助反问过他，要是竹根还留在土里，为什么没有长出新的竹林呢？老头子回答说竹林一旦遭到砍伐，就不大容易长起来了。可山崖却不要紧，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崩塌的……。老头似乎在为自己辩护，说到这里，他颇有自信地回去了。

入秋以后，山崖上没有什么别致的景色。青草渐渐失去了清香，乱蓬蓬地缠绕在一起。红蓼花和常春藤之类风流一时的

植物，再也看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过去残留下来的斑竹①，中间两棵，上面三棵，挺然而立。竹皮有些发黄，阳光映在枝干上。从屋内探出头来看到这番情景，会感到土坡上正凝聚着和暖的秋意。平时，宗助一大早出门，下午四点以后才回家，他很少有机会在这阳光普照的时刻，眺望一下山崖上的风景。他从昏黑的厕所里出来，趁着一盆水洗手的当儿，猛然抬头望望屋檐外面，这才记起有关竹子的事情。生长在竹梢上的稀零零的叶子，看上去象和尚头。竹叶经秋天的阳光一晒，沉寂地耷拉下来，许多竹叶静静地贴在一起，纹丝不动。

宗助关上格子门，回到客厅，坐在桌子前面。说它是客厅，是因为也在这里待客。实际上叫起居室或书斋更妥当一些。北边是壁龛，里面也居然装着一幅奇异的立轴，前头摆着一个粗劣的红褐色花盆。拉窗上面没有悬挂匾额什么的，只露出两个光闪闪的黄铜挂钩。另外，室内还有一个镶着玻璃的书橱，然而里头并没有放什么象样的比较豪华的东西。

宗助拉开带有金属鼻子的抽斗，胡乱地翻了一通，什么也没有找到，又“哐啷”一声关上了。接着，他打开砚台盖子，开始写信。写好之后封起来，又想了想。

“喂，佐伯家住在中六道街门牌多少号来着？”他冲着隔扇问妻子。

“不是二十五号吗？”妻回答。宗助刚写好地址，她又说道：“写信中什么用，要亲自跑一趟好好讲讲才行呀。”

“好吧，先发一封信试试，实在不行我再去。”宗助打定了主意。他看妻子没有再说什么，又叮问了一句，“哎，你说这样

① 原文作“孟家竹”，系原产我国江南的大型竹子，竹皮上有紫褐色斑纹。

成吗？”

妻子看来不好不同意，她不再开口。宗助拿起信，立即出了客厅来到门口。妻子一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就站了起来，从茶室的廊子上也走到了门口。

“出去散散步就来。”

“你去吧。”妻微笑着回答。

过了半个钟头光景，格子门“哗啦”打开了。阿米停下手里的针线，从廊子上走到门口张望。回来的不是宗助，而是头戴高中制服帽的弟弟小六。他披着一件长长的黑呢子斗篷，里面的大褂只露出五、六寸长的衣襟。他一边解开钮扣一边说：

“好热。”

“你也太过分啦，这种天气穿这么多衣服。”

“我想，天黑了会冷的。”小六辩解着。他跟着嫂子来到茶室，看到了正在缝制的衣服。

“手工还是那么细。”他说着，盘腿坐在长火盆前。

嫂嫂把针线推到屋角里，走到小六面前，把茶壶解下来，又添了几块木炭。

“茶我已经喝够啦。”小六说。

“你讨厌？”阿米操着女学生的口气，“那好，吃点心吧。”她说着笑了。

“有吗？”小六问。

“不，没有。”阿米老老实实在地回答。她好象又想起了什么，“请等一等，说不定还有呢。”她站起来，顺势推开旁边的木炭筐子，打开了壁橱。小六冲着她的背影，仔细端详着那被里面的腰带高高顶起的部分。老大一会了，不知她在找些什么。

“好啦，我不吃点心啦，还是告诉我哥哥到什么地方去了

吧。”小六说。

“哥哥刚刚出去。”阿米没有回头，她仍在壁橱里寻找东西。不一会，她“匡啷”关上了橱门。

“糟啦，不知什么时候叫哥哥吃光啦。”她说罢又回到长火盆旁边来。

“晚上我在这儿吃饭。”

“嗯，我准备。”

看看挂钟，已经快四点了。阿米计算着时间：四点，五点，六点。小六默默地望着嫂嫂的脸。实际上，他对嫂嫂的招待并不感兴趣。

“嫂子，哥哥到佐伯家去了吗？”他问。

“前一阵子老说要去的，可哥哥他早出晚归，一回来就直喊累，连个澡都懒得去洗。我也不好太难为他呀。”

“哥哥肯定忙得够呛。不过，我那件事办不成总感到心神不定，学习也安不下心来。”小六说着抄起黄铜火筷子，在火盆的炭灰里一个劲儿地写着什么。阿米盯着晃动着火筷子尖儿瞧。

“他刚才发了信啦。”她安慰小六。

“都说了些什么？”

“我没有看，不过肯定是为了那件事儿。等哥哥回来你问问看，保准没错儿。”

“要是发了信，看来只能是为了那件事了。”

“嗯，是真的，哥哥刚才是拿着信出去发的。”

嫂嫂一味解释着，安慰小六。可他并不想听下去。他想，哥哥要是闲空儿散步，用不着写信，亲自跑一趟岂不更好？他有些心烦意乱，随即来到客厅，从书橱里取出一本红皮西洋书，一页一页地翻看着。

二

一心无挂的宗助，拐过街角，在一家商店里买了邮票和一盒“敷岛”牌香烟，把信发了出去。就这样按原路回家总感到有些不足，于是他叼着一支香烟，让烟雾不断地飘散到秋天的空气里，晃晃悠悠地散起步来。不觉之间走了好远一段路。这时在他头脑里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东京就是这样的地方啊！他姑且把这种印象当作今天星期日的收获，回家去睡上一觉。他一年到头呼吸着东京的空气过日子，每天乘电车到机关上下班，一来一往两次经过热闹的街市。然而，由于身体和精神都很紧张，总是心不在焉地一闪而过，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繁华的城市里。本来，平时忙得晕头转向，哪有心思想这些。碰到七天一次的休息，心情就宽松一阵子。相比之下，平常的生活就更显得紧张难熬。自己毕竟是住在东京城里，当他想起自己尚未看到东京是什么模样的时候，心里总有些寂寥之感。

每当这种时候，他就象忽然醒悟了似的跑到街上去。他有时想，怀里只要揣着些钱，就尽情地畅游一番。可是这种寂寥的心情，还不具备足以驱使他走入极端的强大力量。所以，当他向着自己既定的目标急驰之前，又感到这样太冒失而随即作罢。他的钱包虽说总是胀鼓鼓的，但从数目上看却不至于使自己轻举妄动。他懒得去动脑筋，还是揣着手信步回家心情更舒

畅一些。宗助的寂寥之感，也只是在他出外散步或逛逛劝业场时才强烈地表现出来，等这时候一过，直到下个礼拜天之前，他又可以找到种种慰藉了。

今天，宗助一横心又乘上电车。这个星期日虽然是好天气，但乘客比往常要少，这使他的心情格外舒畅。车上的人神色恬静，个个都显出泰然自若的样子。宗助坐下来，想起自己每天早晨挤车抢座位，到丸之内^①方向去上班的情景。没有比早晨高峰时那些乘客更叫人扫兴的了。他即使抓住了吊环，或坐到天鹅绒椅子上，心中也从未泛起过人与人之间的温暖的情意。这种事，他经历得太多了。就象是和一些机器人膝靠膝、肩挨肩地坐在一起一样，到了目的地突然下车了事。前面有一位老太太，把嘴凑到八岁光景的孙女的耳边，正在说着什么。旁边有位三十上下的商家妇女模样的人，亲切地询问着那女孩的年龄和名字。宗助看到这些，心里仿佛感觉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头顶上的木框里挂满了广告。宗助平生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东西。他若无其事地读了第一张广告。这是一家搬运公司，上面写着“承办迁居业务，迅速可靠”。接着，在写有“希望经济实惠者；喜欢清洁卫生者；要求安全保险者”三行字后面，又写着“请使用瓦斯灶”的字样，还附有一幅画，上面画了一只点着火的瓦斯灶。第三张广告上写着：“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的杰作——《千古之雪》，当代打鬥喜剧，由小辰大一剧团演出。”大红纸上几乎被这些白字涂满了。

宗助花了十几分钟时间，把所有的广告仔细读了两三遍。他没有什么地方好去，也没有什么东西好买，只有这些广告清

① 东京都千代田区皇居东侧的繁华街市。

晰地映在自己的头脑里，而且有时间一一阅读，了解了其中的全部内容。这种闲情逸致确实使宗助得到不少满足。在他的生活当中，只有这么一点余裕可以夸示于人，除了星期天，他平日再也找不到一点消闲的工夫了。

宗助在骏河台下车站下了电车。他一下来就看到右边玻璃窗里摆着漂亮的西洋书籍。宗助站在窗前凝望了好大一会儿，那些红、蓝和绘有图案、花纹的书皮上，印着鲜艳的烫金文字。书名的含义他当然明白，但宗助并不想拿起来翻看里面的内容。他丝毫没有这样的好奇心。每当经过书店就想进去看看，一走进去就要买上几本，这已经是宗助很久以前的生活习惯了。有一本叫做《History of Gambling》（《博奕史》）的，装帧非常美观，被摆在橱窗的最中央。不过，这本书也只是给他的头脑里增加了几分新奇感罢了。

宗助微笑着穿过熙来攘往的大街，接着就进入对面的钟表店看了看。几只金表的金链排列着，漂亮的颜色和款式引起了他的注目，但并没有勾起他购买的欲望。然而他却一一看了用丝线吊着的价格标签，又同实物比较了一下。他为金表的价格如此便宜而感到惊讶。

他又在阳伞店前停留了片刻。在出售西洋杂货的小店里，他看到了悬挂在礼帽旁边的领带，比自己平日佩戴的那副要好看得多。他非常喜欢，想问问价钱。刚刚走进店门，忽然想到从明天起就佩戴这种领带上班，实在太无聊了。于是，他无心打开钱包，便急匆匆退了出来。宗助又来到服装店，站着看了好一会儿。什么“鹤绉绸”啦，“高贵纺”啦，“清凌缎”啦，名目繁多，都是迄今为止没有听到过的，宗助记住了好多。在一家名叫“京都新式衣领商店”的门前，他挨过去，帽檐儿几

乎触到了玻璃窗户。他对着那些绣得十分精巧的女式罩领瞧了老半天，里面有适合妻子穿戴的上等品。宗助刚想给阿米买一件，可一转念，觉得这应当是五、六年以前干的事，于是，一个美好的念头又随即打消了。宗助苦笑着离开玻璃窗，一直走了大半条街，觉得有些懊丧。宗助再也无心注意大街上的行人和商店了。

这时，他猛然间看到街角有一家大期刊店，门前张贴着新杂志出版的广告。有的用纸写好贴在梯子形的细长的木格子上；有的直接用颜料写在涂漆的木板上。宗助细细读了，作者的名字和书名虽然在报纸上看见过，但这次又感到特别新奇。

街角的背阴地里，一个戴着黑色高帽子的三十光景的男人，自由自在地盘腿坐在地上，一边高叫：“这是孩子们最好的玩具。”一边使劲往大气球里吹气。气球胀大了，肚子象个弥勒佛，然后用笔墨在适当的地方画上眼睛和嘴巴。宗助看了非常佩服。加上一吹足气，气球老是不瘪，而且屁股能自由地坐在人的指尖或手掌上。要是用牙签般的细木棒朝屁股眼里一捅，它就扑地一声收缩起来。

来往行人匆匆忙忙打这里经过，谁也顾不得停下脚步看一眼。戴高帽子的汉子冷清清地只身打坐在闹市的一隅，他似乎没有感觉到周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一边喊着：“孩子们最好的礼物啊！”一边向大肚子气球里吹气。宗助花一分五厘钱买了一个气球，叫那汉子弄瘪了以后，装进袖筒。他想找一家干净的理发店理理发，东找西找也没有一家干净的，看看时间不早了，就又乘上电车返回家门。

宗助在电车终点站下了车，把车票交给了司机。这时，天空已经失去了光明，湿漉漉的马路上一片昏暗。刚要下车时，

他一握铁柱子，顿时感到一阵寒冷。一起下车的乘客四散开去，各自急匆匆地走了。他向街口一望，左右人家的房檐和屋顶上飘起灰白色的烟雾，在大气中浮动。宗助也朝那树木丛生的方向快速移动着脚步。今天这个晴朗而令人舒适的星期日已经过去。他想到这儿，心里又泛起几分难以捉摸的寂寞之情。从明天开始又要照例上班干活了，今儿这个半天多么值得珍惜啊！剩下六天半的毫无生趣的生活，又是多么使人乏味。走着走着，眼前又浮现出那间窗子少、光线暗的大房间里的摆设以及同事们的脸孔，浮现出上司呼叫他“野中先生，请来一下”的那副神情。

经“鱼胜”酒馆的门前，走过五、六户人家，从一个既不靠马路也不连接胡同的地方拐过去，顶头就是一座高崖，左右两边排列着四、五间格局相同的出租房屋。在那道稀疏的杉树墙后面，直到前不久，还住着一位武士。房屋古朴而闲静，同普通的人家夹杂在一起。谁知崖上边有个姓坂井的人，买下这块地皮，拆除了茅草房顶，拔掉了杉墙，重新改建成现在这个样子。宗助的家正冲着胡同，位于最里面的左侧，紧贴着崖下，显得阴森森的。但这里距离马路较远，比较僻静。他和妻商量好之后，特地选择了这块地方。

七天一次的礼拜日就要过去了，宗助想早些洗洗澡，有空再去理理发，然后痛痛快快地吃顿晚饭。他急忙打开格子门，厨房里响着碗筷碰撞的声音。他走上台阶，一不注意踩着了小六的木屐。正在宗助弯腰摆好木屐的当儿，小六出来了。

“谁呀？是哥哥吗？”阿米在厨房里问道。

“哦，你来啦？”宗助说着进了客厅。

刚才去发信，在神田散步，一直到下车这段时间，宗助的

头脑里根本没有闪过过小六的影子。所以在见到小六时，自己总象干了什么坏事似的，有些不好意思。

“阿米，阿米！”他招呼厨房里的妻子，“小六来啦，搞点好吃的！”

妻连忙打开厨房的格子门走出来，站在客厅门口。

“哎，马上就得。”她听罢丈夫的吩咐，即刻回答。她刚想折回去，又转过身来对小六说：“小六弟，难为你，把客厅门关好，点上油灯。我和阿清都走不开呀。”

“是啦。”小六答应着，站起身来。

厨房里响起了阿清剁东西的声音，响起了向池子里“哗啦哗啦”倒水的声音。“太太，这个放在哪儿？”也传来这样的说话声。

“嫂子，剪灯花的剪子在哪儿？”小六喊道。水咕咕地开了，似乎不断地冒出来，滴在炉火上。

宗助坐在昏暗的客厅里，默默地在小火炉上烤手。木炭在里面烧得通红。这时，他听到崖上房东家的小姐在弹钢琴。宗助若有所思地站起来，拉开客厅里的挡雨窗，走到廊缘上。斑竹在灰暗的天空里抖动着枝条，一两点星光闪闪烁烁，钢琴声不停地从斑竹的后面传过来。

三

宗助和小六拎着毛巾从澡堂回来的时候，客厅正中间已经放好一张方桌，上面摆满了阿米做的家常菜肴。小火炉燃得很

旺，油灯也剔得亮堂堂的。

宗助拉一拉桌前的座垫，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这时，阿米接过了他手里的毛巾和肥皂。

“水还好吗？”她问。

“嗯。”宗助只这么应了一声。看他那副样子，与其说是无动于衷，不如说刚洗完澡，精神有些松弛，连话都懒得说了。

“水相当好。”小六望望阿米，搭了腔。

“那样挤，可实在受不了。”宗助把胳膊肘支在桌子角上，懒洋洋地说。

平素，宗助总是回家以后，凑在别人正要吃晚饭前的黄昏去洗澡。这两三个月来，他从没有在阳光照射下注意过洗澡水的颜色。这还不算，特别是最近三、四天，他简直连澡堂的门槛都没有跨过。每逢星期天，他常常想早些起来，抢先到干净的热水里连头带脚泡一泡。谁知到时候就想，只有今天能痛痛快快睡一觉。到头来，总是在床上磨磨蹭蹭，时间便无情地过去了。心想真麻烦，干脆算了，再等下一个礼拜天吧。这全是惰性的表现。

“我总想赶在早晨洗澡哩。”宗助说。

“还说呢，到了那天你保准又要睡懒觉。”妻拿话故意逗弄他。

小六心里一直认为这是哥哥生来就有的弱点。他自己尽管过着学生生活，但却不理解星期天对哥哥是多么难得。六天来的暗淡心情，都要在这一天里得到恢复，哥哥对这二十四小时该抱有多大的希望啊！然而由于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十有二、三都无法实行。不，这其中的两三件事一旦开始实行的时候，又吝惜起所要花费的时间来。结果总是缩手缩脚，星期天便在

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宗助的境遇就是这样的，他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娱乐和爱好所需要花费的时间都得尽量节约下来。宗助没有能为小六尽力，他并非不想尽力，而是头脑里根本无暇考虑这些。不过，在小六看来，无论如何都不可理解。他认为，哥哥太自私了，有空总是陪伴着老婆玩，一向不肯为他出力。小六看透了，哥哥不可指望，他是个很薄情的人。

不过，小六的这种看法，只是最近才产生的。说实在一点，是和佐伯家发生来往以后的事。年纪轻轻，遇事性急的小六，把这件事托付给哥哥，总想在一两天内就能办成。到现在为止，已是好长时间了，但连个眉目都没有，哥哥又不愿亲自跑一趟。他对此老大的不满。

但是，小六今天等哥哥回来，两人一见面，因为是亲兄弟，也没有说什么特别客气的话，彼此都显得很亲热。小六只好把要说的话暂时咽住，同哥哥一道出去洗了澡，然后再心平气和地叙谈一番。

兄弟两个宽衣坐到了饭桌前面，阿米也毫不拘束地占据了一角。宗助和小六每人喝了两三杯酒。吃饭以前，宗助笑着说：

“呶，给你看一样好东西。”

他从袖口里掏出买来的大肚子气球，把它吹得膨胀起来，放在碗盖上，然后讲述着这种玩具有什么特点。阿米和小六都十分好奇地望着这个又软又圆的东西。末了，小六“噗哧”吹了一口，大肚子玩具从桌子飘落到地面上，竟然没有翻个儿。

“看！”宗助说。

阿米发出了女人家特有的笑声。她打开饭盒盖子，给丈夫

盛饭^①。

“哥哥也是很乐观的！”她望着小六说。这多半是在为丈夫辩护。

宗助从妻子手里接过饭碗，没说一句话就开始吃起来。小六也正式拿起了筷子。

大家再没有提那个大肚子玩具，但是这玩具却成了他们说话的引子。从此，三个人便无拘无束地畅谈着吃完了这顿饭。

“想不到，伊藤^②先生也遭到了厄运！”最后，小六换了一种口气说。

五、六天以前，宗助看到暗杀伊藤公的《号外》时，来到厨房，对正在做饭的阿米说：“喂，不得了啦，伊藤先生被杀啦！”他把《号外》放在阿米的围裙上，又回到书斋。听他说话的语气，倒也很平静。

“你说不得了，可声音一点也没改变呀。”阿米从后面特地半开玩笑地提醒他说。打那以后，每天的报纸上，总有五、六段是关于伊藤公的事。不知宗助是否看过这些报道，他对这桩暗杀事件似乎无动于衷。晚间归来，阿米伺候他吃饭的时候问：“今天又有伊藤先生的消息啦？”他便回答：“嗯，好多呢。”然后，阿米就从背后掏出丈夫口袋里的他已读过的早报看一遍，这才弄明白当天的时事。阿米也只是在丈夫回家后，当作一时的话题，才说到伊藤公的事，她看到宗助无心再说这些，也就不想向这方面引了。自从那天发表《号外》，直到今晚小六来又一

① 日本人习惯，预先把蒸好的米饭装在圆桶状的漆盒内，吃饭时再盛到碗里。

② 指当时韩国统监伊藤博文，1909年10月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暗杀。

次提起这件事，夫妻俩对那些震动天下的新闻并没有激起过特别大的兴趣。

“他是为什么被杀的？”阿米把看到《号外》后向宗助提过的问题，又向小六问了一遍。

“有人用手枪砰砰连发几枪，就打中了。”小六老老实实在地回答。

“我是问你为什么被杀呀！”

小六现出一副不得要领的尴尬模样。

“还不是命里注定的。”宗助沉静地说。他甜滋滋地喝着茶。阿米看来还不明白他说的话的意思，又问：

“他为什么又到满洲去了呢？”

“可也是啊。”宗助腆着肚子，看来酒足饭饱了。

“听说要到俄国去干一桩秘密的事情。”小六一本正经地说。

“是吗？可真倒霉，遭人杀啦。”阿米说。

“象我这样的小职员，被人杀了是倒霉的，但象伊藤先生这种人，去哈尔滨被杀倒是件好事。”宗助这才用有声有色的语调说。

“哎呀，为什么？”

“为什么？伊藤先生一旦被杀，他就成了历史的伟人。要是平平凡凡地死呢，就不会这样。”

“有道理，这话也许是对的。”小六有些佩服哥哥的话。过一会儿，接着说，“不论是满洲还是哈尔滨，都是容易闹乱子的地方，我总觉得那里很危险。”

“那里什么人都有啊！”宗助回答。阿米带着不解的神色望望丈夫。宗助似乎觉察到了，便催促妻子：

“好啦，可以撒啦。”

他把刚才的大肚子玩具从铺席上拾起来，套在食指尖上：

“真好玩，要它怎么样它就会怎么样哩。”

阿清从厨房走来收拾了桌子上的菜盘子。阿米到里间去沏茶。兄弟两个又相向坐了下来。

“嗨，这回干净啦。一吃饭，桌上总是弄得怪脏的。”宗助已经对饭桌全然不再留恋了。

厨房里阿清不住声地笑着。

“干吗那样高兴？阿清！”阿米隔着格子门问。

阿清应了一声，又笑起来。弟兄俩一言未发，都在倾听女佣的笑声。

过一会儿，阿米两手端来了果碟的茶盘。她又用缠着藤条的大茶壶，向大茶碗里倒满了粗茶，放到两人面前。这茶喝了对人的胃和头脑都没有什么刺激。

“她说什么？为啥那样笑？”丈夫问。然而，他没有看阿米一眼，却一直盯着果碟子瞧。

“都怪你买了那玩具，还津津有味地套在指尖上玩个不停。况且，又没有个孩子。”

宗助毫不在意地轻轻应了一声“是吗”，接着就缓缓地说：“我本来也是有孩子的。”他似乎在努力品味自己说出的话，然后抬起温和的目光望望妻子。阿米顿时闷声不响了。

“你吃点心吧。”过一阵子，她对小六说。

“嗯，我吃。”她心不在焉地听着小六的答话，即刻到茶室去了。于是又只剩下了兄弟二人。

从电车终点站步行约二十分钟，便是山手地区的中心地带。虽然天刚擦黑，四周已经变得格外静寂。大门外面有人通

过，传来短齿木屐清脆的响声，更给夜色增添了不少寒意。

“白天倒还暖和，一到夜里就立即冷起来，学校宿舍通暖气了没有？”宗助袖着手问。

“还没有，学校里不到天寒地冻是不会烧暖气的。”

“是吗？那样太冷了呀！”

“嗯，不过我倒觉得再冷也没关系，只是……”小六说到这里沉吟了一下，终于还是下了决心，“哥哥，佐伯家那边到底怎么样了？刚才听嫂嫂说，你今天发了信。”

“啊，是发了。两三天之内总有个回音吧。然后我再亲自跑一趟或再想想别的办法。”

小六望着哥哥平静的样子，心中很不满意。然而，宗助的神态里既没有惹人发怒的激烈情绪，也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卑屈表现。这使小六更没有勇气责怪他了。

“那么说，直到现在事情还是老样子罗？”小六只想证实一下。

“嗯。事情没有进展，真过意不去，今天好歹写了封信。我实在没法子，近来神经衰弱啊！”宗助认真地说。

“实在不行，我只好休学，干脆现在就到满洲或朝鲜去。”小六苦笑着说。

“到满洲或朝鲜去？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刚才不是还说满洲地方很乱，你讨厌那儿吗？”

他们的谈话就是这样你来我往，始终没有个结果。

“好吧，就这样，你不必担心，我想想办法。等那边一回话我就马上通知你，然后再商量。”最后，宗助这么说着，结束了两人的谈话。

小六临走时，向茶室瞟了一眼，看到阿米清闲地靠着长火

盆。

“嫂嫂，再见！”他打了声招呼。

“哎呀，你回去啦？”她应和着站起身来。

四

这个使小六感到苦恼的佐伯家，不出所料，两三天后果然有了回音。信写得非常简单，把一个足可以用明信片说明的问题，郑重地写在纸上装进信封里，还贴了三分邮票。这是婶母的亲笔信。

宗助从机关里回来，换下紧巴巴的窄袖工作服，坐在火盆前，一眼就看见了这封插入抽斗缝里、还特别露出一截的信。他呷了一口阿米沏好的粗茶，立刻剪开了封口。

“哎，阿安到神户去啦。”他边看信边说。

“什么时候？”阿米把杯子放在丈夫面前，随后一动不动地问。

“没有说什么时候，只是写着他时间不长就返京，看来很快就会回来的。”

“什么时间不长，还不是听婶母的安排。”

对于阿米的分析，宗助没有表示赞成还是不赞成。他读完信又装进信封，向旁边一扔。四、五天没有刮脸了，他心情烦躁地抚摸着扎扎拉拉的腮帮。

阿米立即将信拾起来，她不想再读了，只是放在膝盖上，

瞧着丈夫的脸，问道：

“上面说时间不长就返京，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是说等安之助回来后，同他商量好了再给答复呢。”

“时间不长，这话很含糊，应当写明何时回来才对。”

“是啊。”

为了慎重，阿米又把膝头的信打开看了看，然后照原样叠好，把手伸向丈夫：

“把信封递给我。”

宗助把夹在自己和火盆之间的蓝色信封交给了妻子。阿米吹了口气，使它鼓起来，把信装好，然后到厨房去了。

宗助再也不去管那信的事了。他回想起今天在机关里听同行们说，在新桥旁边见到了最近来日游历的英国克基纳^①元帅。到了那种地位，不论走到哪里，都会给世界带来骚动。这种人也许生来就是这样的。回顾一下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命运，看看展现在面前的未来，再同克基纳这种人比较一下，真乃相隔万里，简直不能相信彼此都同属于人类。

宗助想到这里，拼命地抽着香烟。傍晚，外头起风了，声音很响，似乎是从远方着意袭来的一般。有时，风声停息下来，显得十分宁静，比起狂吹的时候，使人更感到凄苦难耐。宗助抱着膀子，不由地想起快要到鸣钟防火的时节了。^②

走到厨房一看，炉火燃得正旺，妻子正在炒鱼片；阿清弓着腰在水池边洗腌菜。她俩都不言语，各人忙各人的事。宗助

① Horatio Herbert Kitchener (1850—1916)，英国将军，1900年赴日参观军事大演习。

② 每年11月26日，日本实行全国性消防运动。

打开格子门，听了半天炒菜炸油的声音，又默默地关上门，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妻的眼神一直没有离开过菜锅。

吃罢饭，夫妇俩围着火盆相向坐下。阿米又发话了，

“佐伯家那边真难办呀。”

“唉，没办法，只好等阿安从神户回来再说。”

“在这之前，还是见见婶母打个招呼为好。”

“不久他们自会来回话的，现在先不去管它。”

“小六可时常生气啊！”阿米特意叮咛了一句，微笑了。

宗助垂下眼，把手里的牙签插在和服衣襟里。

隔了一天，宗助还是把佐伯家的回音通知了小六，信尾照例添了这样一句话：最近总会有些眉目的。办完这件事，他感到一阵轻松，只要事情的自然进展暂时不再紧逼他，就可以将它忘记，省却不少麻烦。他每天毫无牵挂地到机关上班，然后再回家。宗助回来得很迟，一旦回家，就再也不想外出了。客人不大来，没有事的时候，他叫阿清十点钟以前就睡了。每天晚上吃罢晚饭，夫妻俩相向坐在同一只火盆旁边，总要谈上一个小时。话题都是和他们的生活状况有关系的。但是，对于那些柴米油盐的麻烦事儿，比如到了月底粮店的欠款如何偿还之类，他们从来都没有提及过。当然，他们也不会谈论什么小说呀，文学批评呀等方面的事。他俩的交谈也很少使用那些男女之间时兴的艳丽词句。他们虽然还不算年老，但青春的光彩似乎已经逝去，每天过的是朴素无华的日子。而且他们的夫妇关系，一开始就是一种默默无闻的平凡人之间的结合。

表面上看来，夫妻俩对任何事情都无忧无虑，这从他们对待小六的事情上可以略知一二。不过，阿米到底是个女人家，她曾几次提醒过宗助：

“阿安还没回来吗？下个星期天你得亲自到番町去看看才是啊。”

“嗯，可以去一趟。”宗助只是回答着。等到星期天该去的时候，他又早已忘记了。阿米看了也不见怪，要是天好就说：“去散散步吧！”要是刮风下雨就说：“今儿这个礼拜天真幸运。”

幸好，小六以后再没有来过。这青年性情倔强，说到哪里就干到哪里，这一点很象学生时代的宗助。然而心情一变，又恢复到老样子，把昨天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显得什么也不在乎了。作为兄弟，这一点也很象往昔的宗助。不知他是因为头脑冷静，将感情注入到理智中去了，还是因为感情上受到了抽象理论的束缚。反正，对于一件事，不给他讲明道理他就无动于衷，一旦讲明道理，他就穷追下去，非弄个水落石出才肯罢休。再说他年轻力壮，血气方刚，什么事都不打怵。

宗助每当看见弟弟，就感到过去的自己重新复苏，又在眼前活动了。有时使他忧心，有时给他痛苦。每到这种时候，宗助就想，这可能是上天有意的安排，为了唤醒他内心里对于往昔的苦痛的记忆，才把小六摆在自己面前的吧。这是非常可怕的事。难道这家伙一生下来就是为了和自己泡在同样的命运里吗？想到这里，宗助心里与其说是担忧，不如说是烦闷。

但是迄今为止，宗助对小六既没有说过如何立身处世的话，也没有就他将来的前途作过开导和规劝。他对待弟弟是极为普通和平庸的。他眼下的生活死气沉沉，使人看不出他竟然有着那样的过去。他对弟弟很少采取一般富有深刻阅历的长者所应有的姿态。

宗助和小六之间，还夹着两个男孩子，那两个都已早夭，

所以，虽说是兄弟，年龄却相差十多岁。宗助读大学一年级时，转学到了京都，兄弟俩朝夕与共，一直到小六十二、三岁为止。宗助还记得，那时的小六是个又刚毅又倔强的调皮鬼。当时父亲还在世，家境也不算坏，长工屋里雇着车夫，日子过得挺快活。这车夫有个孩子，比小六小三岁，一天到晚伴着小六玩。有一年盛夏的晌午，他俩把糖果袋子套在长竹竿上，站在大柿子树下捕蝉儿。宗助看见了喊：“小兼，光头晒太阳，会得日射病的，把这拿去戴上！”说完将小六的旧夏帽递给了他。小六看到哥哥拿自己的东西送人情，很是生气，蓦地从小兼手里夺回帽子，攒到地上，跳上去把草帽踩得稀烂。宗助从廊缘上赤着脚跑过来，照着小六的脑瓜儿就是一阵打。那时候，在宗助看来，小六这孩子太可恶了。

到了二年级，宗助因故必须离开学校，但又不能回东京老家。他从京都到了广岛，在那里住了半年，父亲就死了。母亲早在五、六年前就已亡故，只剩下了二位年方二十五、六的小老婆和刚满十六岁的小六。

接到佐伯家发来的电报，宗助回到阔别已久的东京。办完丧事，他清理了一下家里，发现财产出乎意料的少，而欠的债却使他大吃一惊。他和叔父佐伯商量，叔父说，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宅子典卖了。并决定给小老婆一部分钱，将她立即打发出去。小六眼下寄养在叔父家中。然而，成为关键一着的住宅，不是一天两天就容易卖掉的，所以只得暂时托付给叔父，请他应酬门面。叔父有事业心，他惨淡经营，屡次失败，可以说是个利欲熏心的冒险家。宗助还在东京的时候，他经常甜言蜜语地说动宗助的父亲，从中捞到不少钱。当然，宗助的父亲本人也有私欲，他在叔父的事业里贴进去的钱财决不在少数。

眼下，父亲虽然去世了，叔父却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鉴于生前的兄弟情分和个人筹算，这种人在关键时候又显得比较通融。于是，叔父欣然答应替他处理这份房产。宗助把有关卖房的一切事宜都托给了叔父。也就是说，为了弄得一笔急需的款子，他将土地家产拱手让了出去。

“不过，这些房产要是不愿意找个买主卖掉，那要吃亏的啊。”叔父说。

家具只挑些有用场的留下，不值钱的一概卖掉。有五、六幅挂轴和十二、三件古董，叔父说要从长计议，找不到合适的主顾反遭损失。宗助同意他的说法，把这些东西交给叔父保管。将所有的物品折算在一起，手头净剩下的现钱约有两千元。宗助想，其中一部分必须用来给小六交学费。转念一想，自己每月还可以寄些钱来。然而当时的职业不象如今这样安定，想到这计划未必能实现，所以虽然很苦恼，还是狠狠心把半数现款交给了叔父，请他关照小六。他想，自己中途哪怕遭到挫败，也总得使弟弟有个指望。等这一千元钱用光之后，哥哥还会为我操心的吧。宗助给小六留下了这个缥缈的希望又回广岛去了。

以后又过了半年光景，叔父写信来说房子终于卖了，叫他放心。至于卖了多少钱，信上一个字也没有提。去封信一打听，这下子隔了两个星期才回，说卖的钱足够偿还那笔债务，要他不必挂心。宗助对这封回信很不满意，鉴于信中写着“个中详情，容后面叙”的话，想马上动身到东京去。他如此这般地同妻子商量了一番。阿米露出忧郁的神色说：

“不过，你不能去，有什么办法呢？”

阿米照例微笑着。这时，宗助象是被妻子宣判的犯人一

样，抱着臂膀久久地思考着。如今的处境象是被什么紧紧束缚起来似的，动弹不得。他终于作罢了。

出于无奈，他又写了三、四封信询问，结果还是一样，叔父总是说等见面时再详谈，这似乎成了不可推翻的定论了。

“这实在没办法。”宗助气呼呼地望望阿米。又过了三个月，终于找到了机会，宗助想带着阿米到阔别已久的东京去。谁知临行前患了感冒躺倒了，接着转化为伤寒病，在床上睡了六十多天。起来之后身体很虚弱，有个把月还不能很好地工作。

病体恢复以后不久，宗助又不得不离开广岛移居福冈。他想利用这个时机，顺便到东京去一趟。由于各种事情的牵扯，终于没有去成。结果还是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西行的列车。那时候，怀里的抵押东京房产得到的钱已经所剩不多了。他在福冈生活两年，经历了一段艰苦的奋斗。他常常想起自己在京都的时候，利用种种口实，随时都能从父亲那里索取一大笔钱来，任意开销。比比现在呢，他真害怕会受到什么因果报应。有时，他暗暗回顾着逝去的良辰美景，觉得那是自己荣华的顶点，仿佛是在用那如梦初醒的眼睛眺望远方的云霞一般。每当这时，他更加感到痛苦。

“阿米，很久没有再提这件事啦，这回到东京再商量商量看吧。”他说。

阿米当然不愿意阻拦他，只是望着地面不安地回答：

“不行呀，叔父全不守信用呢。”

“我们以为对方不守信用，可对方也许认为我们不守信用哩。”

宗助态度武断地说。他看到阿米低着头，自己的勇气似乎

顿时消失了。类似这样的对话，当初一个月中有一两回，后来每两个月一回，最后变成三个月一回。

“好吧，只要小六能给安排好，剩下的事等有机会去东京再商量吧。阿米，你说这样行吗？”最后，宗助这样说。

“那敢情好。”阿米回答。

宗助把佐伯家的事就这样搁置下来了。他考虑，即便在过去，他也不好意思单单向叔父提出要钱的事。因此，他从来没有用笔墨进行过这样的谈判。小六时常来信，大多写得很短。宗助只记得父亲死时在东京见到小六的情景，他一直把小六当作少不更事的小孩子，当然不会让小六代表自己同叔父办什么交涉了。

就象世界上那些见不到阳光的生物，逢到难耐的严冬，总是抱在一起取暖一样，他们夫妇两人志同道合地过着日子。痛苦的时候，阿米总是对宗助说：

“真没办法。”

宗助也回答阿米：

“好，再忍耐些时候吧。”

在他们两个之间，只有绝望和忍耐；而几乎看不到未来和希望的影子。他们不太谈论过去，甚至有时不约而同地加以回避。

“不久肯定会交到好运的，总不能尽是倒霉的事儿吧。”阿米有时这样安慰丈夫。逢到这时候，宗助便苦笑着，无言以对。他感到这是命运借助真心实意的妻子之口捉弄自己的刻毒语言。阿米对此却毫不介意。

“难道我们就没有权利获得一些好事吗？”阿米一狠心说出了这句话。妻子终于觉察到丈夫的表情，便缄口不言了。于

是，两个人默默地对坐着，不知不觉地都沉沦在往昔由他们自己一手制造的黑暗的洞穴之中。

他们是自作自受，他们亲手毁掉了自己的未来。他们并不希图自己生活道路上有什么锦绣的前程，只想两个人携手并进。他们对叔父典卖房产一事本来就不抱什么期望。

“照现在的行情，随便找个主儿，也要比当时叔父给的价钱高出一倍来。真是太不象话啦。”宗助常常若有所思地说。于是，阿米凄然一笑：“又提房产的事了，你总是惦记着这事儿。当初你不是万事都请叔父关照的吗？”

“没办法，在那种时候不那么办不成啊。”宗助说。

“所以说嘛，叔父也许认为他已经拿钱买下这份地产的呢。”

听阿米这么一说，宗助虽然觉得叔父的处置也有一定道理，但口头上仍然加以辩解：

“他有这种想法可不好啊。”这个问题一天天渐渐地推到九霄云外去了。

夫妇俩就是这样寂寞而凄清地生活着。第二年末尾，宗助偶然碰到了大学时代一位特别要好的名叫杉原的同学。杉原毕业后报考高级文职官员及格，当时已经在某个部里供职，他因公务到福冈和佐贺出差，特地从东京来到这里。宗助从地方报纸上清楚地知道杉原何时到达，逗留几天。然而，作为一个失败者，他顾影自怜，耻于低着头出现在一位成功者的面前。再者，宗助有理由极力回避学生时代的旧友。所以，一开始就没打算到旅馆去见杉原。

但是，杉原却通过一种特殊的关系，打听到宗助蛰居在这里，希望务必见上一面。宗助不得已只好同意。宗助从福冈能

够搬到东京，全仗这位杉原的帮助。当杉原来信说事情已经有了着落的时候，宗助放下筷子说：

“阿米，可以去东京啦！”

“那太好啦！”阿米看着丈夫的脸。

到达东京之后，一晃就是两三个星期了。对于一个有了新的家庭，即将开始新的工作的人来说，完全被繁忙的日常事务和大城市的紧张而动荡的空气包裹住了，白天黑夜都没有闲暇好好考虑问题，或者从从容容着手做些事情。

他们乘夜间火车抵达新桥的时候，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叔父和婶母。也许是电灯太亮的缘故，夫妇俩的穿戴在宗助眼里并不显得十分华丽。他们等得有些不耐烦，好象路上由于事故而耽误了宝贵的三十分钟也是宗助的过失。

“哎呀，阿宗，好久不见，你太见老啦。”

宗助只听到婶母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时，他把阿米介绍给叔父和婶母。

“这就是……”婶母迟疑地望着宗助。阿米不知说什么好，她只是默默地低着头。

当然，小六也随叔父、婶母一起前来迎接他们两个了。宗助一眼望去，吃了一惊。他发现弟弟长得又高又大，不知不觉地已经赶上自己了。小六这会儿刚毕业，即将进入高中读书。他见了宗助，连“哥哥，你回来啦”都没讲，只是笨拙地行了个礼。

宗助和阿米在旅馆里寄宿了一个星期左右，然后搬到了现在这个地方。这当中，叔父和婶母为他们操了不少心。一些小件家具也用不着去买。叔父派人送来了一套，足够这个小家庭用的了。说虽然旧些，还可以使用。

“你刚成立了新家庭，想必花销要多些。”叔父说着又给了他六十元钱。

安家以后各方面应酬了一番，不觉早已过去了半个多月。来东京前一直记挂着的有关房产的事，终于没有给叔父说。

“那件事儿，你还没有向叔父提过吗？”有一天，阿米问道。

“嗯，还没有。”宗助象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回答。

“奇怪，你原来是那样念念不忘。”阿米笑吟吟地说。

“可我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时机呀。”宗助辩解着。

又过了十天，这次宗助先开口了：

“阿米，那件事我还没有说哩，我真讨厌再提这些。”

“要是讨厌，就不要勉强好啦。”阿米回答。

“行吗？”宗助反问她。

“当然行啦，这本来是你的事，我压根儿就随你的便。”阿米答道。

“要是不择场合硬问，反而不好，过些时候等碰到好机会再问吧。我想肯定会有机会的。”宗助说完，就把事情撂下了。

小六住在叔父家，没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要是考上高中，他就住校，连这件事都和叔父预先商量好了。他想，刚来东京的哥哥恐怕不会负担他的学费的，所以关于自己的一些事，总爱跟叔父商量，不愿意向哥哥谈知心话。他同堂兄弟安之助关系倒是很亲密，仿佛他俩才是真正的同胞兄弟似的。

宗助渐渐不大到叔父家里去了。有时去一次，也多是出自人情世故，拜问一下就算了事，回来的路上总感到沮丧。到后来，他一请完安就立即回来。要是坐上三十分钟，聊聊家常

闲话，对他来说非常难受。对方也看出了他那局促不安的神情。

“哎，不多坐一会儿吗？”婶母照例挽留他。这样一来，他反而更不愿意呆下去了。可是过些时候要是不去看看，心中又感到过意不去，于是就再去跑一趟。

“小六给家里添麻烦啦。”宗助常常主动低头道谢。可是，关于弟弟将来的学费依然要请叔父帮忙啦，还有自己外出时托叔父典卖地皮房产的事情啦，他一概不愿开口。宗助对叔父不感兴趣，每次去那里总是没精打采的。其实，宗助隔不久到叔父家去一趟，不单是出于叔侄间的亲缘关系，也不是为了应付一般的世俗人情。很明显，他有一件事一直闷在心底，没有找到机会倾吐哩。

“阿宗也完全变样啦。”婶母有时向叔父说。

“可不是嘛，那件事带来的影响恐怕永远也消磨不掉。”叔父回答着，对于善恶报应的说法越来越感到害怕。

“这太可怕啦，他本来不是个半睡不醒的孩子啊，而是个活蹦乱跳、性格开朗的人。两三年不见，简直衰老得叫人认不出来了。看来，要比你这个老爷子还显得老呢。”婶母说。

“没事。”叔父又应了一声。

“先不说头发和面孔，就说那副模样吧，也太老啦”。婶母申辩道。

自从宗助到东京来以后，老夫妇俩之间类似这样的谈话，已经不止一两次了。每当他到叔父家里来，那举止确实象老人们亲眼看到的一样。

阿米呢？打从上回在新桥车站介绍给两位老夫妇以来，一直没有跨过叔父家的门槛。在对方看来，这媳妇嘴里“叔父”、

“婶母”叫得倒也很甜。

“怎么样？有空来玩吧。”临回来时，叔父婶母招呼她。

“谢谢。”她只是答应着，却没有去过一次。

到头来，连宗助也劝她：“到叔父家走一遭吧，怎么样？”

“不过……”她显得有些为难。宗助也从此不再提这事了。

就这样，两家人约莫过了一年光景，精神上看来比宗助年轻得多的叔父突然死了。他得的是脊髓脑膜炎这个绝症。有两天躺在床上，好象患了感冒，上厕所回来要洗手，谁知拿着杓子昏倒了。不到一天光景，身子就变冷了。

“阿米，叔父一句话没说就死啦！”宗助说。

“你还打算问他那件事吗？我看你是鬼迷心窍啦。”阿米说。

此后又过了一年。叔父的儿子安之助大学毕业，小六也读高中二年级了。婶母和安之助一起迁到了中六番町。

三年级暑假，小六到房州去洗海水浴，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进入九月的时候，他从保田沿着上总的海岸，经过九十九里滨，到达铫子。这时，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赶回了东京。他到宗助家里来，是在一个秋热的下午，那时他到达东京才两三天。小六黑黝黝的脸膛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那一副南国风味的打扮，使人几乎认不出来了。他一进入这座很少见到太阳的客厅就躺下，等待哥哥回来。他见到宗助的面影，就一骨碌爬起来，开门见山地说：

“哥哥，我来找你有话说。”

宗助显得有些惊讶，他连那件闷热的西装也未来得及换，就听小六讲起来了。

原来，小六两三天前从上总回来的那天晚上，婶母怪难为情地对他说学费只能给他交到年底，过了年就拿不出了。小六自从死了父亲，就被叔父领了过去，供他读书和吃穿，还给他些零用钱。象父亲在世一样，小六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处处有了依赖性。直到那天晚上为止，他脑子里从未考虑过学费问题。所以，当他听到婶母的宣告以后有些茫然失措，一时连句应酬话都说不出来了。

婶母花了一个多小时，带着女人家怜惜的神情，向小六详细说明了不能再照料他的缘由。叔父一去世，接连而来的是经济上的变化。而且安之助要毕业了，毕业不久跟着而来的就是结婚问题。

“我本来打算，如果可能的话，至少供你到高中毕业。可现在实在无能为力啦。”小六一再重复着婶母的话。

那时，小六忽然想起当年哥哥回东京办理父亲丧事，诸事安排妥贴后临回广岛的时候，曾经对自己说过“你的学费都寄存在叔父手里”这件事。他问婶母，婶母带着惊讶的神情回答：

“当时阿宗是留了一些钱走的，不过早就用完了。叔父在世的时候，你的学费就是借来的。”

小六没有听哥哥谈起过寄存在叔父手里的学费有多少，可以用几年，所以经婶母这样一说，他再也无言以对了。

“你又不是孤身一人，还有哥哥哩，快去同他好好商量一下吧。我碰到他，也要特别给他说明白的。这阵子他很少来，我有好久没有见到他了。你的事一直未得空和他好好谈谈。”婶母最后又添了这么几句。

听小六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一遍，宗助瞧着弟弟的脸，说了

声：“真糟糕！”他既没有象往日那样情绪激昂地要立即跑到婶母家里去评理；也没有对这位过去一直不靠自己照顾渐渐显得有些疏远的弟弟，今天突然改变方向找到这儿来表现出怨忿的情绪。

自己亲手创造的美好的未来，仿佛一下子被人毁掉了一半，小六心乱如麻。宗助目送着他回去的姿影，站在门口昏黑的门槛上，对着格子门外面的夕阳，眺望了好半天。

当晚，宗助从后院砍了两只大芭蕉叶子，把它铺在客厅门口的廊子上，他和阿米坐在上面一边乘凉，一边谈论小六的事。

“婶母的意思是叫我们照料小六吗？”阿米问。

“得等见了面，才能弄清楚她心里是怎么个打算。”宗助说。

“肯定没错儿。”黑暗里，阿米不停地摇着团扇。

宗助一言未发，他探着脖子，眺望着夹在屋檐和崖壁之间的狭长的天空。两个人默默地坐了很久。

“这样可不行啊。”阿米又开口了。

“要供养他到大学毕业，对于我来说，实在无能为力啊。”宗助表白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谈话转移到别的题目，没有再回到小六和婶母的身上来。又过了两三天，碰巧是星期六，宗助下班回来，路过番町来到婶母家里。

“哎呀呀，真是少见啊！”婶母比往常更加热情地款待了宗助。这时，宗助把闷在心里四、五年的那件令人伤脑筋的事儿向婶母提了出来。婶母不得不极力进行辩解。

据婶母讲，宗助的房产典卖后，叔父手里得到多少钱，她

确实不记得了。反正为宗助偿还了那笔关键的借款后，剩下的不是四千五百元就是四千三百元。照叔父的意思，房子是宗助主动提出要卖的，不管余多少，剩下的应该全部归叔父自己所有。不过，一想到这是给宗助卖房子抽的头，心里总不是滋味。所以放在小六的名下，由叔父代为保管，就算是小六的财产。宗助卖了房产等于放弃了财产继承权，他没有权利再获取一分一文。

“阿宗，你可不要生气，这些话都是叔父说的。”婶母果决地说。宗助不吱一声，继续听她讲下去。

以小六的名义保管的钱财，结果凭叔父的本事，很快买进了神田闹市区的一座房产。不幸的是这座房产还没有参加保险，就失火烧掉了。这事从未向小六提起过，后来也就一直瞒了下来。

“情况就是这样，阿宗呵，实在对不起你。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挽回啦。只能怪罪命运不济了。不过，要是叔父还活着，总有些办法的。小六一个人也好办些。即使叔父不在了，只要我经济上许可，我会拿出和烧毁的房子相当的财物偿还小六的。即便不这样，我也要想办法供他到毕业的。可是……”接着婶母又说了些内情话，是关于安之助找工作的事。

安之助是叔父的独生子，是个今年夏天刚从大学里毕业的青年。他在舒适的家庭里长大，除了和同年级的学生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交际，对于时事可以说有些迂阔，然而正是这种迂阔使他抱着鸿鹄之志，一心想在现实社会上露面。他的专业是工科器械学。虽说在企业热逐渐下降的今天，全日本有那么多公司，合适的部门也有一两处。由于他身上存在着父亲传给他的喜欢冒险的性格，于是他一心想自己独立工作。他有幸碰到

了一位先辈。这位先辈也是同科出身，在月岛附近办了一家私人工厂。这工厂规模虽小，但却是独立经营。他和这位先辈商量了一下，自己也投入了一部分资本，打算一道干起来再看。婶母所说的内情话就是这些。

“所以说手头的几个钱都入了股，眼下可以说连一文也没有了。外人看起来，我们家人口少，宅子宽，日子过得挺快活，这也难怪。上回，家里老太太来，说什么没有比你更享福的啦，每次来都看到你在仔细擦洗万年青的叶子哩。其实，哪有这么回事呀！”婶母说道。

宗助听罢婶母的说明，他呆然若失，一时不知道如何应对是好。他心里琢磨着，由于神经衰弱，使他失去过去那种聪慧、敏捷、能够立即作出明确判断的头脑。婶母明知道自己的话不能使宗助真正信服，所以连安之助入了多少股都讲到了。那是五千元左右。听说最近一个时期，安之助必须靠每月仅有的工资和五千元股份所分得的利息过活。

“这样的分红，谁也不晓得到底会怎么样。弄得好可以拿一成到一成五的利息。弄得不好，也许会全部泡汤。”婶母补充说。

宗助觉得婶母的言行里，没有什么不合情理的地方，心中实在困惑不堪。他想，要是对小六的将来闭口不谈就回去，总是有些窝囊。于是，他把刚才的话题姑且放一放，又问起当初寄存在叔父手里的小六的一千元学费是怎么花的。

“阿宗，这笔钱真的被小六用光啦。小六读高中以后，各种开销已经到了七百元啦。”婶母回答。

接着，宗助又问到委托叔父代为保管的书画古董的下落。

“唉，那就甬提多倒霉啦！”婶母望着宗助的表情，“阿宗，怎么，这件事没有跟你说过吗？”

宗助回答说“没有”。

“哎呀呀，叔父怎么把这事给忘啦。”于是，婶母就把经过讲给她听。

宗助回广岛不久，叔父就把书画古董的拍卖事宜托付给一位姓真田的待人诚恳的人。听说这人精于此道，平生走南闯北，专为买卖书画古董而四处周旋。他欣然接受了叔父的委托，说甲先生希望要那个，想看一下货；又说乙先生希望要这个，让他过一下目吧。就这样东西一拿去就再也没还回来。经再三催促，说什么买主还没有送来，再不然就支支吾吾搪塞一番，事情一直没有着落。后来看到实在拿不出东西来，那人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还剩下一架屏风，上次搬家的时候，阿安看到了还说过：‘这是宗哥家的东西，等安顿好了，就还给他吧。’”

婶母似乎对宗助寄放的财物并非看得很重要，她淡然地说。宗助因为东西在这里放得久了，自己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婶母丝毫没有显露出由于受到良心的责备而感觉惭愧的表情。宗助望着她，也没有生气。

“阿宗，反正我们家用不着，怎么样？你还是拿回去吧。最近，听说这物件价钱涨得很高呢。”听到婶母这么一说，宗助打算把屏风带回家去。

从贮藏室把东西搬出来放到亮处一看，正是自己熟悉的那两扇屏风。下面密密麻麻地描画着胡枝子、桔梗、芒草、葛草和女萝；上面是一轮银色的圆月。在旁边的空白处题写着：“野径月明女萝开，其一。①”宗助凑过去望望上面焦黑的银粉，望

① 其一（1796—1858），江戸末期画家，本名铃木元长，抱一的弟子。

望被风吹得翻卷了的葛草叶子干枯的颜色，再凝神盯着红方框里抱一^①斗大的行书落款，不由地想起父亲在世时的情景来。

每逢年关，父亲就把这架屏风从昏暗的仓库里搬出来，摆在大门口，前面放着紫檀木的名片箱子，用来接收亲友的贺年片。因为是喜庆日子，客厅的壁龛里一定挂上双虎图。宗助至今还记得，父亲曾经给他讲过，这不是岸驹^②所绘，而是出自岸岱^③的手笔。画面上有一块墨迹。虎伸着舌头在山涧里喝水，鼻梁上沾了一些黑墨。父亲对此耿耿于怀，每见到宗助，就说道：“这是你小时候恶作剧涂上去的，还记得吗？”说罢露出一幅又可笑又可气的表情来。

宗助坐在屏风前，回忆着自己在东京时的往事。

“婶母，我想把这架屏风带走。”

“好的好的，拿去吧，或许有些用处。”婶母好心好意地说。

当天宗助和婶母暂且就谈到这儿。回来后吃罢晚饭，宗助和阿米又来到廊子上，两人穿着白色的浴衣坐在暗地里，一边乘凉一边谈论着画的事。

“你没有见到阿安吗？”阿米问。

“啊，听说阿安礼拜六在工厂也一直要呆到晚上。”

“可真够辛苦的。”阿米说道。她对叔父和婶母的处置没有加一句评论。

“小六的事总得想个办法吧？”宗助问。

① 酒井抱一（1761—1828），江户末期画家。

② 岸驹（1749—1838），江户后期画家。

③ 岸岱（1785—1865），江户后期画家，岸驹的长子。

“是啊。”阿米只应了一声。

“按道理，咱们是有充分理由的。要是计较起来，终究非打一场官司不行。可抓不到什么证据，官司也打不赢啊。”宗助想到了事情的极端。

“打不赢也没关系。”阿米马上应道。

“唉，都怪我那时候不能到东京来啊。”宗助打消了刚才的念头。

“等到能来东京的时候，这些事又变得无关紧要啦。”

夫妇两个说着说着，又从屋檐底下窥探一下狭长的天空，估摸一会儿明日的天气，随后钻进了蚊帐。

下个星期日，宗助把小六叫来，将婶母的话一五一十地统统告诉了他。

“婶母没有详细对你讲过这些事，是因为你性子太火爆，还是觉得你仍然象个孩子有意瞒着你呢？这个我也弄不清。反正事实就是我说的那些。”宗助对小六说。

不管多么详细的说明，对于小六来说，心里总是感到不满意。

“是这样吗？”他带着不满的神色望着宗助。

“有什么法子呢，婶母也好，阿安也好，也都没有什么恶意呀。”

“这个我知道。”弟弟语气严峻。

“你以为都怪我吗？当然，我是不好。从过去到今天，我都是个一无是处的坏家伙。”

宗助躺下抽着烟，他再没有说什么。小六也闷声不响，凝望着立在客厅角落里的那两扇抱一作画的屏风。

“你还记得那屏风吗？”过一阵子，哥哥问。

“嗯。”小六应着。

“前天佐伯家送来的。父亲的遗物留在我手里的眼下就剩这一件了。如果能代替你交学费，我马上把屏风给你。不过，一架油漆剥落的屏风，也供不到你大学毕业呀。”宗助苦笑了一下，“这么热的天，还立着这玩意，看来简直象个疯子。但是没有地方放，有什么法子呢。”他道出了内心的苦衷。

哥哥这种乐观而又愚执的样子，和自己比起来相距甚远，小六对此一直很不满意。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兄弟俩也决吵不起架来。这时，小六似乎很快消了气，问道：

“屏风怎么处理都行，今后我怎么办？”

“问题就在这儿。要是能度过这一年就好啦。好好想想办法吧，我也考虑考虑。”宗助说。

弟弟最讨厌他这种含糊其词的样子。小六向他倾诉，在学校不能安心读书，回家没地方准备功课，对于这样的境遇他实在不堪忍受。宗助听了，态度依然如故。小六大发了一阵脾气。

“你对这些不满意，爱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吧。休学也未尝不可。你比我前程远大啊！”

听到哥哥这么一说，小六顿时哑口无言，他只好回本乡^①去了。

宗助洗了澡，吃完饭，晚上和阿米一起到附近去赶庙会。他们买了两盆鲜花，夫妇俩一人端着一盆走回家。说要让露水淋一淋最好，于是打开崖下那面挡雨窗，把两只花盆并排放在庭院里。

① 东京文京区的地名。

“小六的事怎么样啦？”

两人钻进蚊帐时，阿米问丈夫。

“还没有头绪。”宗助答道。十分钟后，夫妇俩渐渐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觉醒来，又开始了机关的生活。宗助无暇考虑小六的事了，回家后即使能轻松一阵子，他也不愿把这个问题明明白白摆到眼前来细细琢磨。他那长满头发的脑瓜儿，经受不了这些烦乱的事情。过去，他喜爱数学，不论多么复杂的几何题，他都有耐心清晰地描画在自己的头脑里。每想起这些，他都感到有些畏惧，觉得时光带来的变化太剧烈了。

可是，小六的影子每天总有一次模模糊糊地出现在他的头脑里。逢到这个时候，他也不得不考虑一下，这家伙将来究竟如何办才好。不过，常常一有了这个念头自己马上又打消了，觉得何必急着想这些事情呢。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总有一件心事使他不能安稳下来。

到了九月末尾，每天晚上，银河的星星都显得十分繁密。有一天天刚黑，安之助忽然从天而降。宗助和阿米出乎意料，把他当成了稀客。两个人捉摸着，他这回来准保有要紧事儿。果然，安之助谈起了小六。

据安之助说，最近小六突然到月岛工厂去了一趟。他说，关于自己学费的事，他从哥哥那里都阳详细地听说了。自己一直搞学问，到头来上不了大学是多么遗憾。他来找安之助商量商量，看能否想想办法借些钱，到他自己向往的地方去。安之助回答说，这事要跟宗哥谈谈。小六马上阻拦道，哥哥根本听不进他的话。因为哥哥一向认为，自己不能读到大学毕业，别人也只能中途辍学。本来，这件事的责任全在哥哥身上，可

是他一直漠然置之，人家说什么他都不理睬。“能依靠的人只有你了。被婶母一本正经地拒绝之后再求你，看来很可笑。然而你比婶母更了解我。所以我这才来找你。”小六向安之助诉说着，久久不肯离去。

安之助安慰小六说：“没事，阿宗哥对你很关心，最近会到我家来商量这件事的。”这才把小六打发走了。临走时，他从袖口里掏出好几张习字纸，说要用这个来写请假条，请安之助在上面盖个章。“在决定退学或继续读书之前，我无法学习下去，所以没有必要到学校去了。”他说。

安之助大概因为忙，谈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回去了。对于小六，两人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办法。临分手时只是说，找个时间大家一起商量商量，必要时可叫小六列席旁听。

“你在想些什么？”当剩下他们夫妇两个人时，阿米问宗助。

“我想学小六的样子。”宗助把两手插在腰带里，微微耸着肩膀说，“我一直担心他要陷入和我同样的命运，可他自大得很，眼里根本没有我这个哥哥。”

阿米收拾好茶具进了厨房。夫妇俩谈到这里，接着就铺床睡觉。清冷的银河高悬在天空，两人不久都进入了梦乡。

下一周，小六没有来，佐伯家那边也没有音信，宗助的家里又恢复了往常的宁静。夫妇俩每天露珠一发亮就起来，看着明丽的阳光照在屋檐上。晚上，他俩坐在油灯两旁，这油灯放置在被煤烟熏黑的竹筒上，映出了长长的人影。每当谈话停歇时，总是各自沉默一阵子，静心地听着挂钟摆动的声响。

夫妇俩又谈起了小六的事。小六如果打算继续读书当然不用说了，即使辍学，他也得暂时搬出眼下寄居的旅馆。此后，

他要么回佐伯家，要么到宗助这里来，别无其他去处。佐伯家里虽然那么说了，可只要拜托他们，还会乐意让小六住下的。但是，小六如果继续上学，他的学费、零花钱应当由宗助负担，否则就不近情理。然而，宗助在经济上又支持不了。夫妇俩将每月的收支精打细算了一下。

“到底还是不行啊。”

“看来总有点勉强哩。”

夫妇俩所在的茶室的隔壁就是厨房，厨房右侧是女佣的房间，左边还有六铺席大的屋子。他家人口不多，连女佣算在内才三口，阿米觉得这六铺席用不着，所以东边的窗户下面一直放着自己的镜台。宗助早上起来洗完脸吃罢饭，也到这里更换衣服。

“不如把那六铺席腾出来，让小六住进去。”阿米说。照她的想法，住处和伙食由自家承担，其余诸项的开销，每月由佐伯家资助。这样，就可以把小六供到大学毕业。

“至于衣服的问题，可以把阿安和你穿剩的旧衣服改一改，送给小六穿，就可以凑合啦。”阿米补充说。

其实，宗助的头脑里也早有这个主意，不过，当着阿米的面不便开口。再者，他也不太情愿这样说出来。这回妻子却主动提出来和他商量，他当然没有勇气拒绝了。

于是写信通知小六说，只要他同意，宗助就到佐伯家里商量一下。小六接到信的当天晚上就打着伞，冒着哗哗的大雨赶来了。他显得很高兴，仿佛学费问题已经解决了。

“婶母这个人，以为我们家一直对你的事不闻不问，所以说了那么多话。哥哥这里要是手头稍微宽裕一点，也早就给你办啦。你知道的，实在没法子呀！只要我们去说说情况，婶母

也好，阿安也好，他们不会说个‘不’字的。事情一定能成，你就请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啦。”

小六得到了阿米的担保，又冒着哗哗的大雨回本乡去了。中间隔了一天，他来问哥哥怎么没有去。又过了三天，他跑到婶母那里听说哥哥仍然没有去。所以这回他又来催促哥哥尽早去一趟。

宗助嘴里说着“去、去”，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不觉时令已到秋季。在这个晴朗的礼拜天下午，宗助想起时间拖得太久了，就给佐伯家写了封信，提出要到番町去商谈这件事情。谁知婶母回信说，安之助到神户去了，不在家。

五

佐伯家的婶母来访，是礼拜六下午两点钟光景。这天和往常不一样，一大早天上就布满了阴云，气候突然变冷，象刮了一场北风。婶母在竹编的圆火盆上烤着手说：

“我说阿米，这房子夏天里荫凉倒还好，可往后就要冷了呀。”

婶母蜷曲的头发，挽着光亮的发髻，穿着外褂，前胸上打着古典式样的圆型纽扣。她生性喜欢喝酒，至今晚饭时都要来上一点。所以她气色好，肥肥胖胖的，显得很年轻，同她的年龄不大相符。每当婶母来，阿米过后总要跟宗助说：“婶母真年轻！”宗助便对她说：“当然年轻啦，要知道，她那么大年纪，就

只生过一个孩子啊。”阿米想，也许是这样吧。她听到丈夫这么一说，就特意偷偷跑到六铺席的屋子里，对着镜子照照自己的脸。她看到自己的双颊眼见着瘦削了，就联想起自己和孩子来，没有比这更使阿米伤心的事了。后头房东家，小孩子一大群，他们在崖上的庭院里又荡秋千，又玩蒙瞎子游戏，嘻嘻闹闹，听得十分清楚。阿米每逢这种时候，心里总感到怨恨难平。如今，端坐在自己面前的婶母，只生过一个男孩子。这孩子成长顺利，已成了一名优秀的学士。所以，尽管叔父已经死去，婶母也显得心满意足，腮帮子上的肌肉都丰厚得成了双重。安之助常常为母亲的肥胖而提心吊胆，生怕她不小心得了中风症。照阿米看来，终日为母亲担惊受怕的安之助也罢，时时叫儿子放心不下的婶母也罢，他们都是有福之人。

“阿安兄弟呢？”阿米问。

“啊，他呀，前天晚上才回来。很长时间没回个信儿，实在有些对不起。”婶母把写信的事儿提了一句，话题又转到安之助身上。

“他好不容易从学校里毕业了，最要紧的是今后怎么办，我正担心来着。他九月份就要到月岛工厂去。我想，只要照这样好好用功，到头来不会吃亏的。不过，青年人的事，天晓得将来会有什么变化。”

阿米听着，间或插上一句：“这太好啦！”“真叫人高兴啊！”

“他嫂子，这回他到神户是去办理一件要紧事儿。听说要把柴油发动机什么的，装在松渔船上。”

阿米简直不得要领。虽说听不懂，也只得“是啊，是啊”地应和着。婶母马上接着说下去：

“我也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听安之助解释，我才恍然

大悟。可什么是柴油发动机，我现在还是弄不明白。”她一边说，一边大声笑起来。“听说是烧石油的机器，能够使船自由走动，看来倒是个宝贝哩。装上这个，可以不用费力摇橹了。要是出海，有个百八十里的，用不着发愁。你知道在全日本这种渔船为数不少，要是都能安上这样的机器，那该获得多大的好处啊！最近一个时期，他做梦都记挂着这事儿。有人笑话他，能赚大钱当然很好，可是为这事费心思，弄坏了身体就不上算啦。”

婶母一个劲儿地谈论着渔船和安之助的事。她的神色显得十分得意，再也不提小六了。平常，这时宗助早该下班了，今儿不知怎的，到现在还不见他回家。

这天，宗助从机关回来，乘电车到骏河台下车站下了车，嘴里象含着酸果一般鼓着腮走过了两三条街，钻进一位牙科医生的大门。三、四天之前，他和阿米面对面坐着吃晚饭，一边说闲话儿，一边用筷子夹菜吃。不知怎的，一不小心硌着了，门牙顿时感到钻心地疼痛。用指头一扳，齿根摇摇晃晃的。吃饭时喝热茶就疼，张口呼吸又怵冷风。这天，宗助早晨刷牙，特地避开疼处。他用牙签剔牙时，用镜子照了照口腔，发现在广岛镶银的两颗白齿和磨损得高低不平的门齿，闪着寒光。

“阿米，我的牙齿很不妙，这样一摇都在活动哩！”他换上西服，用手指扳了扳下边的牙齿说。

“已经上了岁数了呀！”阿米微笑着，帮助丈夫把白色的衣领翻转在衬衫上。

当天下午，宗助决心去找牙科医生。他走进候诊室，看见大圆桌周围，并排放着天鹅绒椅子，上面坐着三、四个人，面颊几乎埋进了衣领。病人全是女的。漂亮的茶色煤气炉上尚未

点火。宗助朝大穿衣镜里映照出来的白墙斜睨了一下，便等着挨号儿。他有些无聊，看了看圆桌上堆放的杂志，顺手拿了几本翻了翻，全是有关妇女的东西。宗助反复翻看着前几页的女人照片。接着又抄起一本名叫《成功》^①的杂志。开头有几段文字，写的都是“成功的秘诀”之类的内容。有一条说，凡事都得勇往直前。另有一条又说，光是勇往直前还不行，必须立足于坚固的基础之上。宗助读罢随即合上了。“成功”二字本和宗助无缘，他更不知道有用这两个字命名的杂志。因此，他带着几分好奇，刚合上又打开来。这当儿，他突然看到有两行方块字写的诗，中间没有夹杂一个日文字母。诗云：“风吹碧落浮云尽，月上东山玉一团。”宗助这个人本来对诗呀歌的毫无兴趣，谁知读罢这两句，却十分佩服。他所感动的不在于这两句诗对仗工稳，而是使他想到如果人的心情也能变得同这景色一致，人生倒也有些意思。于是，他的心为之一动。宗助好奇地读了读这两句诗前面的文字，觉得似乎同诗毫无关系。放下杂志以后，惟有这两句诗时时在他头脑里萦绕。实际上，在他的生活中，这四、五年来从未遇到过这样美丽的景色。

这时，对面的房门打开了，手持纸条的见习生招呼了一声“野中先生”，把宗助叫到了手术室。

走到里面一看，比外头的候诊室还要宽敞一倍，光线十分充足，照得房内亮堂堂的。两旁摆着四张手术坐椅，两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子，正分别给患者诊病。宗助被领到最里面的一张坐椅跟前，他听说就在这儿，便登上踏板，坐到椅子上。见习生用一件厚厚的花条儿围裙，从膝盖以下紧紧地裹住了他的小

^① 创刊于1898年。

腿。

当他静静地躺下的时候，发觉那颗牙齿不怎么痛了。而且，肩膀、脊背和腰部也都心安理得，跟着一起舒服起来。他仰着身子，望着吊在天花板上的煤气管。他琢磨着，这样的装备和摆设，收的医药费也许比他原先预想的要高。

这时，一个面孔显得年轻而头发却十分稀疏的肥胖男人走过来，他向宗助客气地打了声招呼，宗助在椅子上狼狈地动了动脑袋。胖医生先问了问他的身体状况，接着检查口腔。他把宗助那颗疼的牙摇了摇。

“这颗牙一松动就不容易恢复原样了，因为里面已经出现了坏疽。”

这个宣告对于宗助来说，就象秋日的景色一般叫人倍感寂寥。他想问问是否因为年龄大了的缘故，但始终没好意思开口。

“这么说，好不了啦，是吗？”他又追问了一句。

胖医生笑了笑，说：

“我只能告诉你是好不了啦。实在不行，可以拔掉，不过现在还不到时候。我先给你止止痛好了。我说坏疽，你也许不懂，就是说里头烂了。”

宗助只得随口答应着，一切听从胖医生摆布。那人咕噜咕噜地开动了机器，在宗助的牙根部打开一个洞，插进象针一般细长的东西，然后拔出尖端闻了闻。随后抽出一根丝状物给宗助看，告诉他这就是牙神经，已经取出来了。接着把药填进洞里，叮嘱他明日再来复诊。

宗助从椅子上下来，站直了身子，自然而然地将视线从天花板转向庭院。一根五尺多高的大盆栽松树映入宗助的眼帘。

一个脚穿草鞋的花匠，正在用蒲草仔细地包扎松树的根部。他想起快到露寒霜冷的时节了，闲着的人已经着手作过冬的准备了。

临走之前，宗助到门口取了含漱散。司药告诉他，要用一百倍的温开水溶解，每日漱口十几次。然后他又到会计那儿结了帐。宗助十分高兴，因为医药费出乎意料地便宜。他想，正象对方所说的那样，到这里跑四、五次，也不会太犯难的。他穿鞋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鞋底已经磨穿了。

回到家以后，婶母早已先走了一步。

“唔，已经走啦。”宗助显得挺麻烦地换去了西装，象平时一样坐到了火盆旁。

阿米抱着衬衣、裤子和袜子走进六铺席的房间。宗助默默地抽着香烟，听到对面房里传来了用刷子刷衣服的声音。

“阿米，佐伯家的婶母都说什么来着？”他问。

牙痛自然地好些了，他那象秋日一般阴冷的心情也稍微变好了。阿米把他衣袋里的药粉掏出来溶在温开水里。宗助不断地用药水漱着口。此时，他正站在廊子上。

“天好象变短了。”

不多一会，太阳落山了。这条街白天就很少听到车子的声音，天一黑下来，周围更是寂静无声。夫妇俩坐在那盏油灯下，偌大世界，仿佛只有他们坐着的地方才是光明的。在明晃晃的灯影里，宗助只想着阿米，阿米也只想着宗助，至于灯光照不到的那个黑暗的社会，全给忘却了。他们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度过的，似乎从这里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归宿。

这对喜欢闲静的夫妻，一边摇晃着安之助从神户买来的长寿海带罐头，从里面拣出沾满胡椒粉的小块儿，一边随意谈论

起佐伯家的回话来。

“他们愿意不愿意负担小六每月的费用和零花钱？”

“看来不行，他说两项加在一起就是十元，这笔整数要是按月给实在有困难。”

“到年末也就是四十来元，这还负担不了吗？”

“所以阿安说了，再困难也要负担到十二月。那以后的叫我们想办法。”

“这么说，他还是不答应罗？”

“我也弄不清他们的意图，反正婶母是这么讲的。”

“要是鱼船赚了大钱，这还不是点小意思！”

“可不是嘛。”

阿米低声笑了。宗助微微翕动一下嘴唇，话题就到此打住。

“看来只好让小六住到家里来了，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以后的事再说吧。他现在到学校里去了吗？”

“大概去了。”

宗助听罢阿米的回答，又进入书斋。最近他很少到这里来。过了一个小时的光景，阿米悄悄地打开隔扇望了望；他正在桌前读着什么。

“在用功吗？也该休息休息啦。”听到阿米的劝说，他回过头去。

“嗯，睡觉吧。”他回答着站起身来。

睡觉的时候，宗助脱下衣服，在被子上咕噜咕噜地卷着腰带儿，说：

“今晚读了《论语》，好久没看啦。”

“《论语》上都说了些什么？”阿米问。

“不，什么也没有。”接着又说，“喂，我的牙痛还是因为年岁大的缘故啊。牙齿晃动听说是没法治啦。”说罢，他那满头黑发便落到了枕头上。

六

最后总算商定，一旦方便，小六就迁出旅馆搬到哥哥家里。阿米望着放在六铺席房间里的桑木镜台，显得有些舍不得。

“这么一来，地方更狭窄啦。”阿米向宗助诉起苦来。的确，要是腾出这间房子，阿米便没有梳妆的地方了。宗助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他站在那儿斜睨着靠在对面窗前的镜子，正巧阿米从领口到半个脸孔都映在镜子里。看到她那没有血色的面孔，宗助大吃一惊。

“你怎么啦？气色不妙啊！”宗助的眼睛离开镜面，望着阿米的姿影。只见她的鬓角乱蓬蓬的，领子后头沾了些油污。

“可能是天冷的缘故。”她淡然地回答，随即打开了西边那只壁橱。下面是千疮百孔的衣柜，上面堆放着两三个木箱和柳条包。

“这些东西实在没处放呀。”

“就那么摆着好啦。”

小六搬到这里来，单从这一点看，会给宗助夫妇多少带来一些麻烦。所以，对已经决定住到家里来，但至今尚未搬迁的

小六也不特别加以催促。似乎多拖延一天也好，这样可以减少一天的麻烦。小六也有同样的顾虑，心想住在旅馆里反倒方便些。所以搬家的日子一拖再拖。尽管这样，从他的脾气来讲，不象哥嫂一样，这样拖下去，心里总感到不踏实。

不知不觉到了下霜的时节了，院里的芭蕉经微霜一打，叶子全蔫巴了。清早，崖上房东家里，鹌鹑发出尖厉的鸣声。黄昏，卖豆腐的吹着喇叭打外面急急走过，还能听到圆明寺敲木鱼的声音。天越来越短。阿米的脸色比宗助在镜子里看到的更加忧郁。丈夫从机关下班回来，有一两次看到她躺在六铺席的房子里。问她怎么了，她只是回答心绪不好。劝她找医生看看，她推说用不着，根本不当一回事。

宗助担心起来，他去上班也总记挂着阿米，有时甚至影响了自己的工作。有一天下班回来，他在电车上突然醒悟似的拍了一下大腿。那天，他特别用力地拉开格子门，兴冲冲地问阿米怎么样了。阿米象往常一样收拾好衣服鞋袜，走进六铺席的房子。

“阿米，是不是怀孩子啦？”宗助追出来笑着问。

阿米没有吱声，她低着头不住地刷丈夫西服上的尘土。刷衣服的声音停了好久，也不见她出来。宗助又过去一看，昏暗的房子里，阿米独自一人正寒颤颤地坐在梳妆台前。她答应一声站起来，听得出，那声音里似乎带着眼泪。

当晚，夫妇俩相对坐在火盆旁边，各自用手抚摩着吊在火盆上的水壶。

“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宗助说话的声调非常兴奋。

阿米的脑子里清晰地浮现出他们尚未结成夫妇之前的两个人的姿影。

“让日子稍微快活些吧，最近总是不大景气啊。”宗助又说。

两人商量这个星期天一块儿到什么地方去玩。接着话题又扯到了过年开春穿什么衣服。宗助说，他有个同事名叫高木的，当妻子硬要穿窄袖和服的时候，他就反对说，自己并不是为了满足老婆的虚荣心才工作的。妻子辩解道，看说到哪儿去了。实际上到了冬天，连件防寒的衣服都没有啊。他就回答道，要是天冷，就披披被子或毛毯什么的也能凑合着过。宗助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这件趣事，逗得阿米不住地发笑。阿米看到丈夫的这副模样，眼前又浮现出昔日的情景。

“高木的妻子可以披铺盖卷，我倒想做一件新外套哩。上回我在牙科医生家里，看到花匠用蒲草包扎盆里的松树，当时就产生了这个念头”。

“你想添一件外套？”

“嗯”。

“那就买吧，按月付款。”阿米望着丈夫的脸，爱怜地说。

“还是算了吧。”宗助有些凄然，他急忙回答。接着就问，“小六究竟什么时候来呀？”

“想是他不愿意来吧？”阿米说。

当初，阿米发现小六有些讨厌自己。不过她想到小六毕竟是丈夫的弟弟，有些事尽量包涵着，总是主动地同他亲近。过去，阿米一直是这样对待小六的。谁知今天却和以前不同了，她虽然相信自己和小六之间只有着叔嫂的一般感情，然而事到如今，说不定会引起小六的猜疑。她认为小六之所以不肯搬来的唯一原因，就在她身上。

“他是不想从旅馆搬到这地方来了。咱们感到不便，他也感到别扭。要是小六不来的话，我就下决心做件外套穿穿，这样的勇气我还是有的，不过……”

宗助不愧是个男子汉，他到底说出了这样的话。可是，光这么说还不能宽慰阿米的心。阿米默不作声，好大一会儿把细嫩的下巴埋在衣领内，翻翻白眼珠问道：

“小六兄弟还在讨厌我吗？”

宗助来东京之后，阿米时常向他提出类似的问题。每次宗助都费了不少力气好言劝慰她。近来，她不再提了，好象已经忘却。宗助也没有再把这事放在心上。

“你又发神经啦？不管小六怎么样，只要我喜欢你不就行了？”

“《论语》上是这样写的吗？”阿米就是这样的女人，在这时候倒很会开玩笑。

“嗯，是这样写的。”宗助应道。于是两人的谈话就此结束。

第二天，宗助一醒来就听见葺着马口铁的房檐上响着雨声，令人泛起寒意。阿米肩上斜盘着衣带，走到他的枕边。

“喂，到时间啦！”她提醒丈夫。宗助听着外面滴滴嗒嗒的响声，本想在热被窝里多焐一会儿。当他一看到气色不正的阿米辛勤劳作的身影，就一下子坐了起来。

“唔。”

外面雨雾苍茫，山崖上的斑竹，在风雨吹打下，时时摆动着枝叶。宗助要在这凄清的天气里冒着冷雨去上班，只能靠热酱汤和热米饭给他增加力量了。

“鞋又要湿透了，看来没有两双是不行的。”宗助只好穿

起那双底上磨出小洞的鞋子，把裤腿脚向上卷了卷。

午后回家一看，阿米把抹布浸在金属脸盆里，放在六铺席房子里的梳妆台旁边，正上方的天花板变了颜色，不时落下水滴来。

“不光鞋透了，连房子也漏雨了。”宗助苦笑着说。

当晚，阿米给丈夫的被炉里生上火，又把那双细羊毛袜和花呢西装裤烤干。

第二天还是下雨，夫妻两人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第三天雨仍然没有停。这天一早，宗助皱起眉头，咂咂嘴巴。

“到底要下到哪年哪月呀？鞋子透湿，叫我怎么穿。”

“六铺席房子漏雨啦。真急人哩！”

夫妻俩商量了一下，决定去找房东，要求天一晴就修缮屋顶。不过鞋是没办法了。宗助穿着那双经水泡过后变得窄小的鞋子出门了。

幸好，那天过了十一点，天忽然放晴了，头上鸟雀欢叫，正是小阳春天气。宗助回来的时候，看到阿米的脸色比平时显得明朗。

“你说，咱们不能把那架屏风卖了吗？”她突然问道。

那架抱一作画的屏风，从佐伯家接收过来之后，原样不动地立在书斋的一隅，一共两折，从放的位置和书斋的面积来看，可以说是多余的摆设。放在南面吧，把大门的进口处堵塞了一半，挪到东边又遮蔽光线，立在剩下的那面时又挡住了壁龛。

“想到是老子留下的纪念品，我才特地索要回来，谁知倒成了累赘。”宗助曾不止一次地嘀咕。

阿米凝视着那轮银色的圆月和那从绢织画面上很难区分开

来的芒草的颜色，似乎很不理解为啥有人如此珍重它。然而她又不好明白地说出来。只是追问了一句：

“这也是一幅高贵的画吗？”

每当这时，宗助就给阿米讲起抱一的名望来。其实，他只是好歹重复着昔日从父亲那里听到的话。有些事儿他还朦胧地留在记忆里。至于这幅画的价值和抱一的详细阅历，宗助也闹不清楚。

然而，这件事却引起了阿米的兴趣，促使她产生了一次奇妙的举动。想起过去一个星期来同丈夫的谈话，结合已经掌握的知识，她思考了一下，微笑了。这天雨住了，阳光骤然照射到茶室的格子门上。阿米在日常穿的便服外面，又套上一件颜色鲜亮的不象披肩也不象围巾的毛织物，便外出了。穿过马路，从二条街拐过电车路一直走过去，在干货店和面包房之间，有一家相当大的旧家具店。阿米记得曾经在这里购买过折叠饭桌。现在挂在火盆上的水壶，也是宗助从这家商店提回家的。

阿米袖着手在家具店前面站了好半天。一看，店里依然摆着许多崭新的水壶。此外，也许是应冬令之需吧，最显眼的要数那堆积如山的火盆了。不过，没有一样堪称古董的东西。正对面挂着一副人所不识的大龟甲，下面拖着灰黄的长拂子，象尾巴一般。此外，还陈列着一两只紫檀木的茶具柜，做工看起来十分粗糙。然而，阿米的眼睛一直没有注意这些，她走进店里，亲眼看到这里确实没有一幅挂轴和一架屏风。

不用说，阿米之所以到这里来，是想特地估摸一下那架从佐伯家要来的屏风究竟能卖多大的价钱。从到广岛的时候起，大凡这种事儿，她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所以，她并没有象一般

主妇那样费什么力犯什么难，一狠心就同店老板攀谈上了。店老板五十上下，是个肤色黝黑、面孔瘦削的男子。他佩戴着象是用龟甲的裙边做的偌大的眼镜，一边看报，一边把手伸向满是疙瘩的青铜火盆烤着火。

“是啊，可以去看看货色。”他轻描淡写地应了一声，看来兴趣不大。阿米暗暗有些失望，不过自己到这里来也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既然对方一口应允了，就恳求他去看一看。

“行，回头再去吧，眼下店里的伙计不在家呀。”

听罢这句十分简慢的答话，阿米回到家中。她心里非常怀疑家具店是否会派人来。象寻常一样，她一个人草草地吃完饭，吩咐阿清撤了饭盘。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人大声问：“有人吗？”一看是家具商从大门进来了。那人进了客厅，看了看那架屏风：“噢，是这样的。”他用手摸了摸边缘和背面。

“要想卖……”他想了想，似乎很勉强地定了个价钱，“就算六元好了。”

阿米以为家具店的行情总是很公道的。但是，她又说自己不愿意太专断了，得等宗助回来告诉他一声。再说，这东西历史悠久，更要慎重，这些都得和宗助商议好才能定下来。阿米就这样把家具商打发走了。

“好，难为夫人特地跑了一趟，我再添一元。这总可以卖了吧？”家具商临走时说。

“不过，掌柜的，那可是抱一的画呀！”阿米回答，心里直打鼓。

“抱一近来不吃香啦。”家具商淡然地说。接着，他又盯着阿米瞧了一阵子，“好吧，回头好好商量一下看。”说罢就走了。

阿米把当时的情形详详细细说了一遍，随后天真地问：

“真的不能卖吗？”

近来，宗助的头脑里不住地考虑着对于物质的需求。只是由于过惯了清苦的日子，对于眼下的贫困生活心安理得，每月除了固定收入之外，根本不想指望什么外快来改善一下现状。当他听到妻子的一席话，对阿米的聪敏、机智感到十分震惊，同时又怀疑这样做是否有必要。问问阿米的打算，原来她想把屏风卖了换回不到十元钱，给宗助买双新鞋，另外还够买两丈多丝绸。宗助也觉得有道理。他把先父传下来的抱一作画的屏风姑且放在一边，然后把新鞋和丝绸同它两相比较了一下，想了想，感到用架屏风去换这两样东西，实在有些滑稽可笑。

“卖就卖吧，放在家里也招麻烦。可用不着给我买鞋，要是都象前几天老下雨，我倒没办法。不过天气已经变好啦。”

“要是再下就糟啦。”

宗助对阿米当然无法保证永远都是晴天，阿米也不好硬要叫宗助在下雨之前把屏风卖掉。两个人相视而笑。

“你是嫌太便宜了吧。”阿米问。

“是啊。”宗助回答。

一听说价钱便宜，他便有了同感。如果有人愿意买，只要买主肯出个什么价，他就想卖个什么价。他从报纸上看到过近来古董书画类在市场上的标价很高。他想，要是有一幅这样的书画就好了。然而在自己的生活范围里从未得到过这样的东西，他有些气馁。

“生意要靠买主，也要靠卖主。不管什么样的名画，一旦到了我的手里，就卖不出高价来了。不过只卖七、八元钱，这太便宜啦。”

宗助一方面为抱一作画的屏风鸣不平，另一方面，在语气上又为家具商辩护。唯有自己，似乎没有任何值得辩护的理由，阿米也显得有些提不起劲来。关于屏风的事就谈到了这里。

第二天，宗助上班时把这事对同事们讲了。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样太不值钱了。但谁也不愿意从中斡旋以便卖个好价。也没有人指给他一个路子或教给他一个好办法以免吃这么大的亏。宗助只能到家具店去出售屏风，再不然就原封不动地摆在客厅里，不管它碍手还是碍脚。于是，他依旧放置在客厅里了。谁知，家具商又来了，这回愿意出十五元买那架屏风。夫妇俩相视而笑，说暂且不卖，再等等看，于是又撂下了。不久，家具商又来了，还是没有卖。阿米心眼儿也多了起来。到了第四次，家具商带来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和他商谈之后，出了三十五元的高价，夫妇俩站着核计了一会儿，终于下决心把屏风卖掉了。

七

圆明寺的杉树越发变得又黑又红。天气好的时候，在那被风吹得十分明净的天际，可以看到白雪如带的险峻的山峦。气候渐渐寒冷起来，似乎每天都在威逼着宗助夫妇。清晨，门口总少不了有叫卖五香豆的人走过。那声音使人联想起瓦楞上的严霜。宗助躺在床上倾听着，他想到冬天已经来临了。阿米呆

在厨房里，心里一直记挂着水笼头，如果能象去年一样，不冻住就好了。每年年末到第二年开春，她总是为这事操心。夜晚，夫妇俩一起抱着被炉睡觉，不由地使人羡慕起广岛和福冈的温暖的冬季来。

“咱们跟前面的本多先生完全一样。”阿米笑了。她所说的本多，是一对退了休的夫妇，租住着坂井家的房子，和宗助夫妇在同一个大院内。他家里使唤一名使女，从早到晚，无声无息地过着宁静的生活。阿米一个人在茶室里做针线时，常常听到叫“老爷子”，那是本多老太太呼唤自己的丈夫。她每逢在门口碰见阿米，总是客客气气地问候一番，邀阿米进去说说话儿。可是，阿米既没有去过她家里，对方也没有来访过。因此，夫妇俩对于这位本多先生所知甚少。只是听说他家还有一个儿子，在朝鲜统监府^①里做大官。阿米从一个常来常往的商人嘴里得知，这对老夫妻的儿子月月都寄来生活费，日子过得很快活。

“老爷子还爱摆弄花儿吗？”

“天渐渐变冷，他已经停下了，廊缘上放着好多花盆哩。”

随后，话题便由前院里的住户转到了房东那里。这一家人和本多家正相反，在宗助夫妇眼里，这是个十分热闹的家庭。近来，由于庭院荒凉，成群的孩子们不再到崖上吵闹了。每晚都能听到弹奏钢琴的声音。有时不知是女佣还是什么人，常常在厨房里放声大笑，声音一直传到宗助的茶室。

“那家男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宗助问。过去，他曾好几次拿这个问题问阿米。

^① 1905年，根据《日韩协约》的规定，日本政府在朝鲜设置的代表机构。

“他有宅邸房产，成天价闲着，什么也不干。”这样的回答，阿米迄今不知向宗助说过多少遍了。

宗助对坂井家的事再没有深入打听过。离开学校那阵子，一碰见那些万事如意、扬扬自得的人，他心里就不服气，暗想咱们走着瞧。不久，就转化为纯粹的憎恶。然而，这一两年来，宗助对人世的差别完全麻木了。他只是认为自己生来就决定了自己的道路，别人是带着好运气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双方从一开始就不属于同一类人，除了有作为人的求生欲望之外，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往来和利害关系。偶尔聊起天来，有时也想问问这些人到底干些什么，不过又觉得打听这样的事儿白费力气，是自寻烦恼。阿米心里也是这种想法。但是今天夜里倒不寻常，他们谈了不少事情。什么坂井家老板是个四十岁还不长胡子的人啦；弹钢琴的是他家十二、三岁的头生女儿啦；什么外边的孩子到他家去玩也不让荡秋千啦，等等。

“为什么不给外面的孩子荡秋千？”

“还不是吝啬，怕坏得快呗。”

宗助笑了。他想，这种吝啬的房东，怎么会一听说房屋漏雨就马上派泥水匠来，一听说花墙毁坏就立刻叫花匠来修整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当晚，宗助的梦境里，既没有出现本多家的花盆，也没有出现坂井家的秋千。他十点半就寝，象一个对万事都厌倦的人一样，只顾打着呼噜。阿米因为头疼，翻来覆去睡不着。她不时睁开眼睛，凝望着昏暗的房间，壁龛里摆着一盏油灯，灯亮很小，夫妇俩有着点灯睡觉的习惯。上床前，总是把灯芯儿拧得细细的，安放在这里。

阿米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她挪了挪枕头，下边的肩膀从

褥子上滑落下来。她俯伏在席子上，曲着两支胳膊，对着丈夫望了好一阵。然后起来，拿过搭在铺盖一头的衣服，披在睡衣外面，端起了壁龛里的油灯。

“你醒醒，醒醒！”她来到宗助的枕边，躬下身来喊道。丈夫已经不打鼾了。但是还象原来一般昏睡，呼呼地喘着气。阿米又站起来，端着油灯，打开隔扇进入茶室。黑洞洞的屋子被手里的灯光照得模模糊糊的。阿米看到了衣橱上发出微弱光亮的环子。穿过茶室来到烟火熏黑的厨房，只有格子门上的白纸看得分明。阿米在没有一点火气的厨房内伫立了一会儿，又悄无声息地拉开右手女佣的房门。她来到里面，遮住油灯，看到女佣象地老鼠一般蜷伏在花色暗淡的被子里。接着她又瞥了一眼左手那间六铺席房子。屋内空荡荡的，那架梳妆台依旧放在原地，镜面在暗夜里闪射着耀眼的寒光。

阿米在家里转悠了一圈，看到一切东西都没有什么变化，就又回来躺下了。她渐渐感到眼睛发困。这回总算好，她觉得没有什么心事了，只一会儿就昏昏入睡了。

不久，阿米又蓦然睁开眼，她好象在枕头上听到“扑通”一声。她推开枕头想了想，认定这是什么重的东西，从山崖跌落到卧室的廊缘上了。她觉得自己醒来之前听到的响声，决不是梦的延续。想到这里她顿时有些胆怯起来。于是，阿米拽了拽躺在身旁的丈夫身上的被子，一个劲儿地催他起来。

“你快起来一下！”

宗助一直睡得很香，经阿米一摇，迅速睁开眼睛，似乎仍在梦中。

“嗯，好的。”他立即在床上坐了起来。

阿米低声告诉他刚才发生的情况。

“声音只响了一次吗？”

“刚刚才响过呀。”

两人又沉默了，静静地凝听着外面的动静。然而，万籁俱寂，不论怎样耸起耳朵，也没有再听到东西坠落的声音。宗助一边嘴里喊冷，一边把外套披在睡衣外面，走出廊子，打开一扇挡雨窗。外边什么也看不见，黑暗中只有一阵阵寒气袭来，侵入肌肤。宗助马上关上门，然后上了锁回到卧室，又立即钻进了被窝。

“什么事也没有，大概是你做梦吧？”宗助躺下以后说。

阿米极力辩解，说决不是做梦，头顶上确实有个很大的响声。

宗助从被子里露出半个脸孔，转向阿米说：

“阿米，你神经过敏，最近有些反常。你首先要睡得好，休息休息脑子。”

这时，里间屋子的挂钟敲了两点。这声音打断了两人的谈话，各自都沉默不语。夜越发静寂了。他俩睁着眼，都未能马上入睡。

“你倒挺自在，躺下不要十分钟就睡着了。”阿米说。

“我是容易入睡，不过不是因为心里自在，而是太疲倦了。”宗助回答。

谈着谈着，宗助睡着了。阿米依旧在床上不停地翻动着。忽然，外面响起了辘辘的车声。近来，阿米时常被黎明前的这种车声惊醒。于是她便想到快天亮了，准是那辆每天清晨都要打门前通过的车子又来了。大概是牛奶车的响声，似乎走得很急速。听到车声就等于天快放亮，邻居家也有响动了。想到这里，阿米的心里更踏实了。不一会传来了鸡啼。再过些时候，

有人打门前通过，发出清脆的木屐声，好象是女佣阿清打开房门到厕所去了。不久她又来到茶室，似乎看了看挂钟。壁龛里的灯油越来越少，由于灯芯太短吸不上来，使得阿米躺着的地方显得黑乎乎的。这时候，阿清手里的灯光从隔扇缝里照了进来。

“阿清吗？”阿米喊了一声。

阿清第一个起床。过了半个钟头，阿米起来了。又过了半个钟头，宗助也起来了。平常，阿米总是不早不晚叫醒宗助：

“到时候啦！”逢到礼拜日或过节，就招呼一声：“快起来吧。”然而今天他由于记挂着夜里的事，没等阿米来叫就离开了床头，接着就去打开崖下的挡雨窗。

他向下一看，寒森森的竹子寂然不动地锁在早晨的雾气里。朝阳映照着竹梢，溶化了枝叶上的寒霜。崖下二尺许的陡坡上，枯草奇怪地剥落了下来，露出新鲜的红土层。宗助有些惊讶。他从这里顺着坡面一直向下瞧，发现自己站立的廊缘下泥土地上的白霜被踩过了。宗助以为这可能是一条大狗从山崖上掉下来造成的，然而转念又想，狗再大，也不会践踏得这样厉害。

宗助从门口提来木屐穿上，立刻走到院子里。厕所就在走廊尽头，向外侧拐了一道弯儿，使得崖下通向后院的道路更加狭窄了。每当清洁工来的时候，阿米总是担心着这个拐角处。

“那地方要是再宽绰些就好啦。”看到她那忧心忡忡的样子，宗助时常发笑。

穿过这里，就是连着厨房的笔直的小路。原来有一道枯枝交错的杉墙将这边同毗邻的庭院隔开来。前些日子，整修房子

时，把千疮百孔的杉墙全都拆除了。如今用一面多层板壁将两边隔开，一直连到后门口。由于日照不好，再加上雨水老是顺着竹筒流下来，每逢夏天，这里就长满了秋海棠。到了旺季，绿叶簇簇，葱茏茂密，连道路都堵塞住了。搬来的第一年，宗助和阿米看到这种情景十分惊奇。这些秋海棠在杉墙拆除之前，就常年日久在地下蕃衍滋生。今天，古老的房子坍塌了，每逢时令一到，它照样长出嫩芽来。

“多么可爱呀！”阿米得知以后十分高兴地说。

宗助踏着微霜，走出这块富有纪念意义的角落。他的视线落在狭长小径的某一点上，在不见阳光的严寒之中霍然停住了脚步。

他的脚边扔着一只黑漆泥金画的书籍。这只书籍完好地搁在霜地上，似乎是被有人故意拿到这里来的。盖子被扔在二、三尺以外的墙根下，裱糊在里面的花纹纸清晰可见。书籍里漏掉的信和书籍散乱地撒了一地。其中有一封长信，足有二尺多长，开头部分已经被揉成了纸屑。宗助走近前来往揉搓的信纸底下一看，不觉苦笑起来，下面盖着一堆大便。

宗助把地上的书籍收拢起来，放进了沾满霜泥的书籍，捧到后房门旁。

“哎，把这个收起来！”

宗助打开格子门，交给了阿清。阿清带着疑惑的表情，莫名其妙地接了过来，阿米正在里面打扫客厅。宗助两手揣在怀里，在大门口仔细地打量了一番，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

宗助回到家里，进了茶室，照例坐在火盆旁边。他刚一坐下就大声招呼阿米。

“起床后又到哪儿去啦？”阿米边说边从里屋走出来。

“哎，你昨夜在枕头上听到一声很大的响动，看来不是做梦，是小偷！是小偷从坂井家的山崖上跳到咱家院子里了。刚才我到后院转了一圈，看到掉下来一只书箱，里边有封信，被胡乱扔到了地上。而且逃走时还留下一桌席。”

宗助从书箱里拿出两三封信给阿米看。这些信都是寄给坂井的。

“那么说坂井先生遭偷了吗？”阿米半跪下身子吃惊地问。

“由此看来，恐怕还丢了别的东西。”宗助抱着胳膊回答。

夫妇俩闲谈了一阵子，把书箱放置起来，就开始吃早饭了。可是举箸之间并没有忘记小偷的事。阿米向丈夫夸耀自己的耳朵和头脑灵敏。而宗助却把自己耳不聪目不明当成是幸运的事儿。

“瞧你，那么说要是偷的不是坂井家而是我们，象你那样呼呼大睡不就糟啦？”阿米将了宗助一军。

“用不着担心，他不会到咱们家里来的。”宗助仍然不肯示弱。

这时，阿清突然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兴高采烈地说道：

“要是老爷新置的外套被偷，那时看有多着急吧。幸好遭偷的不是老爷、太太，而是坂井先生，这实在太幸运啦！”

听到阿清这样一说，宗助和阿米无言以对了。

吃过早饭，离上班还有一段时间。想到坂井丢了东西一定很着急，宗助打算亲自把书箱给他送去。虽说是泥金画，只是在黑漆的底子上有个烫金的龟甲形花纹，不算是值钱的东西。阿米用一个印花包袱皮包起来。因为包袱皮嫌小，只好将斜对

角系上，正中打两个蝴蝶结子。宗助提在手里，象送礼的果盒儿一般。

从客厅里一抬头就能看到崖上。宗助出了大门绕过半条街，爬上高坡，再往回走一段马路，才到达坂井家门口。宗助沿着石板上扇骨木树组成的整齐的短墙进了大门。

院子里寂无人声，毛玻璃门关闭着。宗助走到门边，按了两三次门铃，还是不顶用，没有一个人出来。宗助只好又转到厨房门口，那儿的两扇毛玻璃格子门也关闭着，里面响起了摆弄东西的声音。宗助打开门，向放有煤气灶的地板房里的女佣打了个招呼。

“这东西是这里的吧？今天早晨掉进我家里，现在送来啦。”宗助说罢，递过书箱来。

“是吗？谢谢你啦。”女佣简单地道了谢，捧着书箱走到间壁，叫出来一个经办杂务的丫头。她对那丫头小声嘀咕了一阵，把东西交给了她。丫头接过东西向宗助瞧了一眼，立即回到屋里。这时一个十二、三岁的圆圆脸、大眼睛的女孩和一个扎着一根发带的女孩一同跑出来。她们两个好象是亲姐妹，一前一后进了厨房，一面望着宗助的脸一边窃窃私语，认定宗助是小偷。宗助觉得交还过书箱，事情就算办完了，至于里面的人怎么议论他都不管，只想快点回家。

“书箱是你们老爷家的，没错吧？”宗助带着同情的口吻关照着一无所知的女佣。这时，先前的丫头走出来郑重地低着头说：

“请进去吧。”

这回宗助倒有些惶恐起来。女佣也一再请求着，宗助不安之余，又感到有几分过意不去。谁知这时候房东已经出来了。

不出所料，房东气色很好，下巴溜圆，一脸福相。可是不象阿米说的那样不长胡子，鼻子下面留着短髭，从两颊到下巴却剃得净光，只能看到青色的胡子楂儿。

“啊，实在有劳您啦！”房东的眼角边聚起细细的皱纹，向他致意，房东穿着米泽^①产的印花绸，膝盖触到地板上，向宗助问这问那。那态度十分安详。宗助把昨夜和清早发生的事情简要地讲述了一遍，又问除了书籍还丢了什么东西。房东告诉他，放在桌上的金表被窃了。然而，他的神色却不象一般人丢了东西那么沮丧。比起金表来，似乎宗助的叙述更能引起他的兴味。他问宗助，小偷是想从里院顺着山崖逃跑呢，还是正在逃的时候从山崖上掉下来的呢？宗助当然回答不上来。

这当儿，先前那个丫头从里面端来了茶和香烟，这下子宗助回不去了。房东特地拿来座垫，让宗助好好坐定下来。接着他就讲起今早警察说过的话。根据警察判定，贼在天一黑就潜进宅子，躲在储藏室或什么地方了。他是从厨房那里进去，擦着火柴点上了蜡烛，放在厨房的小桶里，然后又从茶室出来。里面的房子里住着夫人和小孩。那贼沿走廊到了房东的书斋，正在作案，谁知刚生下不久的最后一个男孩到了吃奶的时间，一睁开眼就哭叫起来。贼便打开书斋的房门逃向了院子。

“平时狗在家就好了。不巧它生病，四、五天前住进了医院。”房东遗憾地说。

“真不巧啊。”宗助随口应和。

接着，房东讲述了这只狗的品种、血统什么的。还说起他时常带这狗出外打猎。

① 山形县地名。



“我喜好打猎，近来因为神经痛休息了一些时候。从入秋到冬天打鹌鹑，从腰部到脚跟都要浸泡在水田里，一呆就是两三个小时，实在伤身子啊！”

房东看来是个没有时间观念的人，宗助只得东一句西一句地应付。他看到房东还要一直谈下去，不得已只好中途站起来。

“我得上班啦。”他打断房东的话。

房东这时才恍然大悟，他表示歉意说，在宗助很忙的时候不该一再挽留他。房东还说，也许警察这两天要去查现场，到时请务必给予方便。

“近来我一直闲着，有时间我再找你聊聊。”末了，房东十分客气地说。

宗助出了大门，急急忙忙回到家中。一看，比平时上班时已经晚了半个钟头。

“你怎么啦？”阿米迎到门口，焦急地问。

“那位坂井先生真是个快活的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象他那样悠然自得啊！”

八

“小六兄弟，先从茶室开始，还是先收拾客厅呢？”阿米问。

四、五天之前，小六终于决心搬到哥哥这里来，今天帮忙

更换格子门上的裱糊纸。以往，他住在叔父家时，曾经同安之助一起更换过自己住房的窗纸。当时，他们在盆里调好浆糊，用小竹签细心地裱糊着，等到干了之后再安装在原来的地方时，两扇门窗正好颠倒过来，怎么也嵌不进原来的沟槽里。后来他同安之助又共同经历过一次失败。他们按照婶母的嘱咐，裱糊前拼命用水冲刷窗楔子，等到晾干以后，整个儿都变得歪斜了，装起来十分困难。

“嫂子，裱糊门窗一不慎重就要失败的，可不能用水冲啊？”小六说着，便从茶室的廊缘边克嗤克嗤地撕起来。

走廊的右侧是小六住的六铺席房子，从这里绕过去，左面是突出来的大门。对面有一段矮墙和廊子平行，围成一个四方形的院落。夏天，波斯菊花盛叶茂，夫妇俩每天清晨望着朝露淋淋的景色，满心欢喜。他们还在墙下边种上细竹，竹竿上缠绕着牵牛花。两个人一起床就来到这里，高兴地数点着今早花儿开了几朵。如今秋去冬来，花草完全枯萎了，形成一小片沙漠，看上去颇有几分凄清之感。小六背向着这座布满霜花的四方形地面，不停地撕着旧窗户纸。

寒风不时地从身后向小六的光头和脖子上袭来。他打算从裸露的廊子上缩到六铺席房子的里头。他的手冻得通红，默默地干着活，从铁桶里拧干抹布揩拭着门上的木框。

“天太冷，难为你啦。看样子又要下连阴雨啦。”阿米心疼地说。她把水壶的热水倒出来一些，溶化开昨天打好的浆糊。

实际上，小六对这种活计，内心里抱着极大的蔑视。如今，他置身于无可奈何的境地，手里拿着抹布，多少抱有自我嘲弄的情绪。从前他在叔父家也干过这种活计，不过那时是为了消遣，非没有什么不快活的地方，反而感到十分有趣。现

在他受到周围环境的压抑，仿佛感到自己的能力只配干这些活儿。廊子外面的冷风更增添了他的烦恼。

小六没有心思回答嫂嫂的问话。他的头脑里浮现出和自己同住一座公寓的一位法科大学生的面影。这个学生每逢外出散步，都要经过资生堂^①，花五元钱买回三块一盒的肥皂和三支一盒的牙膏，花起钱来十分气派。小六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理由非陷入这样的困境不可。在他看来，安于生活现状而打发日子的哥嫂是多么可悲，他们连一张裱糊用的美浓纸^②都舍不得买，生活是多么消极乏味。

“这样的纸不久就会破的。”小六把卷纸拉开一尺多长，对着太阳用力弹了两三次。

“是吗？家里没有小孩子，不要紧的。”阿米拿起沾满浆糊的毛刷“嘤嘤嘤”地向木框子上涂抹着。

叔嫂两人拉着长条纸，尽量不使纸面松弛下垂。小六常常现出不耐烦的神色。阿米有些过意不去，有时用剃刀好歹将纸裁下裱上了事。所以，裱过的部分鼓鼓胀胀的，十分碍眼。阿米不满意地望着安放在隔档里的凹凸不平的板窗，心想对方如果不是小六，换成自己的丈夫该多好。

“稍微有些褶皱呢。”

“看我的手艺，总也做不好。”

“哪里，哥哥还不如你哩，再说哥哥比你懒得多。”

小六没有回答什么。阿清从厨房端来漱口杯子，小六接过来，站在隔档旁边，向纸面上喷着水雾。在裱糊第二扇的时

① 东京银座著名化妆品商店。

② 日本美浓国（今岐阜县）出产的高级纸。

候，先前喷雾的地方渐渐干了，褶皱大多消失了。糊到第三扇小六喊腰疼，实际上阿米从一早头就疼了。

“再裱一扇，把茶室的板窗糊完就休息吧。”阿米说道。

干完茶室的活儿，已经到晌午了，两人开始吃饭。小六才搬过来四、五天，午饭时由于宗助不在家，都是阿米陪着他一起吃。阿米自从同宗助结合以来，除了丈夫再没有和任何人一起进过餐。丈夫不在时，自己单独吃饭，这是她多年来的习惯。眼下突然和这位小叔子使用同一只饭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嘴里不住嚼动着，这在阿米实在有些异样的感觉。碰到女佣在厨房干活时还好，要是看不见阿清的身影，听不到阿清的声音，就更加叫她局促不安了。当然阿米比小六年长，从本来的关系上讲，两性间的欲情艳事从一开始就受到严格的约束，在他们身上不可能发生这类事情。阿米暗自思忖：和小六面对面围着饭盘就餐时的沉闷的情绪，总有一天会消失的吧。小六搬来之前，她从未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儿，这回越发迷惘了。没有办法只得在吃饭时说说话儿，用闲聊天尽力补偿那种空寂而又惆怅的心情。不幸的是，今天的小六对嫂嫂的这副态度未能加以细细体味和辨别，他脑袋里还没有找出应付这种局面的好办法来。

“小六兄弟，旅馆里有好吃的吗？”

听到这句问，小六想，不能再象住在旅馆到这儿来玩耍时那样淡泊而毫无顾忌地回答了。

“不，什么也没有。”小六说了这么一句，语气也顿时变得沉郁起来。

阿米听罢，怀疑小六怪罪自己接待不周。于是两人又默不作声，小六脑子里也在想着什么。

阿米今天脑袋不舒适，吃饭时也是强打精神，一直忍受着痛苦。陪客时不舒服，这使她更加心烦意乱。因此吃饭时两人的谈话，比糊窗纸的时候更少了。

下午也许是干熟练了，工作比上午进展顺利。可是两人的情绪却更加淡漠了。寒冷的天气影响了他们的心情。清早起床时，天朗气清，晴空万里，谁知湛蓝的天上骤然出现了黑云，严严地遮住了太阳。周围一片昏暗，似乎要下雪了。两个人不断地到火盆旁边烤手。

“哥哥来年要长工资了吧？”小六忽然问阿米。

阿米此时拾起铺席上的纸片，擦了擦手上的浆糊，现出一副完全出乎意料的神情。

“谁说的？”

“报纸上不是说了吗，明年给所有官府人员增加薪水。”

阿米对这件事全然不晓，她听了小六的详细说明，这才会心地点点头。

“可不是，近来谁都不肯干下去啦。加工的鱼块打我来东京后就涨了一倍。”阿米说道。

对于鱼块的价钱，小六毫无所知，经阿米一说，这才觉得要价是太高了。

由于小六的好奇心，两人的谈话变得频繁起来。阿米以前听宗助说过，后院房东十八、九岁的时候，东西十分便宜。她把这事又讲给小六听。当时吃荞麦笼蒸面八厘，杂烩面两分五厘，牛肉每份四分，精肉六分。听一场大鼓书三分到四分。学生每月由公家发给七元钱，基本上够花销，要是发十元，生活就相当优裕了。

“小六兄弟要是在那时候上大学，很容易到毕业。”阿米

说。

“如果赶上那阵子，哥哥的日子也要好过多啦！”小六应和道。

裱糊完客厅的板窗纸已经过三点了。不久宗助也该回来了，还得准备晚间的事。两个人干到这里告一段落，把浆糊和剃刀一并收了起来。小六伸了伸懒腰，握紧拳头咚咚地叩着自己的脑壳。

“辛苦啦，你累了吧？”阿米问候着小六。

小六感到想吃东西。他叫阿米把上回坂井为感谢送还书一事送来的点心拿来吃了。阿米接着又去沏茶。

“坂井这个人也是大学毕业吗？”

“嗯，听说是的。”

小六又喝茶又抽香烟。

“哥哥没把加薪的事儿告诉你吗？”过一会儿，他问。

“没有，一点不知道。”阿米回答。

“要象哥哥那样该多好，什么不满也没有。”

阿米没再说什么。小六站起来，走进了六铺席的房子。不一会，他又抱着火盆过来说火熄了。他信守着安之助安慰他的话，呆在哥哥家里虽说有些麻烦，过一阵子就会好的。他表面上装作休学的样子，决定在这里暂住一时。

九

后院的坂井和宗助由于这一次书籍之缘，来往出乎意料地多起来。从前，宗助家每月指派阿清去送一次房租，对方接过后就算了事。崖上头就象住着一家西洋人，根本不存在普通乡邻的亲密关系。

宗助送还书籍那天下午，果然如坂井说的，警察到崖下宗助家作了调查。当时，坂井也来了，阿米初次看到了这位传说中的房东。原以为他脸上没有胡子，现在却长满了胡须，说起话来也很客气。这对阿米来说有些出乎意料。

“你看，坂井先生还是长胡子的呀。”宗助回来以后，阿米特别提醒他。

过了两天，坂井家的女佣提着华丽的果盒儿，上面别着他的名片，来到宗助家里。她客客气气地说，实在添麻烦了，非常感谢，本应该由主人自己亲自上门的……说罢就回去了。

当晚，宗助把送来的果盒儿打开，拿起酥油糕大口大口地吃开了。

“他能送这种东西，就说明不怎么小器。说什么他家不让别人的孩子玩秋千，看来是瞎编的吧。”宗助说。

“肯定是瞎编的。”阿米也为坂井辩护。

夫妇俩同坂井家，虽说比失窃以前要亲近些，可无论是宗助还是阿米，心里都不打算将这种关系发展下去。从两家的利

唐上说这是当然的，就是单从街坊邻里的交往或情谊上考虑，他们夫妇也没有勇气再向前跨进一步了。如果听其自然过着平静的日子，要不了多久，坂井还是过去的坂井，宗助还是原来的宗助，崖上崖下，各自一家，关系就会渐渐疏远。

又隔了两天，第三天傍晚，坂井身披缀有水獭衣领的轻暖外套，突然来找宗助。夫妇俩从未遇到过夜间来客，于是又惊讶又有些狼狈。他们把客人引入客厅。坂井对前几天的事郑重地道过谢，接着说：

“实在幸运哩，被偷的东西又回来啦！”

坂井说罢，解下吊在绉绸腰带上的金锁，取出那只双壳金表给宗助看。

听坂井说，按规定丢了东西要到警察局报案的。不过，这只表已经很旧，即使被盗也没有什么可惜。谁知在昨天，突然有人寄来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包裹，里面完好地包着这只丢失的金表。

“小偷用过了，看它不值钱，只好退还给我了。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啊！”坂井笑了。接着他又详细地加以说明，“对我来说，那只书箱更为重要。不过这金表是祖母在宫中佩戴过的，不管怎么说也是个纪念。”

当天晚上，坂井谈了约莫两个小时才回家。不论是陪他说话的宗助，还是呆在茶室里旁听的阿米，都觉得他有满肚子的故事。

“他见识很广呀！”阿米品评说。

“成天闲着嘛。”宗助解释道。

第二天，宗助下班回来，下了电车走到横街的家具店旁边，看到坂井穿着那件水獭领的外套站在那儿。他脸孔朝着马

路，正同老板说着什么。老板戴着大眼镜，从下面仰视着坂井的脸。宗助想，这不是打招呼的时候，他打算穿过去。谁知来到店门口时，坂井的眼神又转向了马路。

“啊，昨夜打搅啦，这就回去吗？”坂井轻声向他打着招呼。宗助不好意思马上离开，他放慢脚步，摘下帽子。这时坂井似乎已经办完了事，随即走出店门。

“是来买东西的吗？”宗助问。

“不，没什么。”坂井应着，便和宗助一起走回家来。

“那老家伙真狡猾，他拿来一件华山^①的赝品硬向我推销，刚才叫我好一顿骂。”

宗助这才发觉，这位坂井也有着一般游手好闲的人共通的爱好的。他暗自思忖，上回那架抱一题画的屏风要是卖给这个人就好了。

“他对书画很内行吗？”

“什么书画，他全然不懂。你看他那店面还不明白？一件象样的古董都没有。这也难怪，他本来就是拾破烂出身的啊。”

坂井对家具店老板的身世十分清楚。据常来常往的“万事通”老头儿说，坂井家在旧幕府时代是做官的，是这一带地方历史最久的豪门世家。幕府瓦解以后，他家没有搬到骏府^②去，还是一度搬去又搬回来了。宗助曾听人家谈过此事，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我小时候也很调皮。那时他是孩子王，我曾经跟他打

① 渡边华山（1793—1841），日本幕府末期著名南画家。

② 现在静岡县的静岡市。明治维新后，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奉命在这里暂居，许多追随他的旧臣也迁来这里。

架。”坂井透露了一句他们孩子时代的情况。

宗助问他店老板是如何施展巧计将华山的赝品卖给他的。坂井笑笑，作了如下说明：

“打我父亲那一辈起，就不断照顾他，所以他什么都向我家里拿。然而他眼前拙笨，利欲熏心，实在是个难以对付的家伙。前一阵子，他代我买了一架抱一作画的屏风，占了不少便宜。”

宗助听了暗暗吃惊，因为坂井正在兴头上，不便打断他，于是默不作声。坂井接着说，店老板打那之后越发起劲了，不断送来一些他自己一窍不通的书画之类，还把大阪出产的高丽瓷当作真货，十分珍惜地供在店里。

“到他店里去，最多只能买些厨房用的饭桌啦、新水壶啦什么的。”

两个人说着说着来到高坡上。坂井要从这里向右拐，宗助要向下走。宗助本来想同他再走一段，问问有关屏风的事，可是特意跟他一起绕弯路又觉得不大自然，于是就分了手。

“过两天我去打搅一下可以吗？”宗助问。

“请，请。”坂井欣然回答。

这天没有刮风，阳光照了好一会儿。可是阿米呆在家里，感到阵阵寒气不停地袭来，冷彻骨髓。她特地把宗助的衣服蒙在被炉上，安放在客厅正中央，静等着丈夫归来。

大白天守着被炉，入冬以来今天还是头一遭。平时在夜里用过以后，总是把它放在六铺席的房子里。

“客厅中央摆着这玩意儿，今天到底怎么啦？”

“反正没有什么客人来。六铺席房间，小六住在里头，东西都摆满啦。”

宗助这才记起小六住到自己家里来了。他叫阿米给自己在衬衫上又加了一件烤得暖烘烘的棉外衣，十分麻利地缠好了腰带。

“这里是寒带，不摆被炉就受不了。”他说。

小六住的那间六铺席房子，虽说铺席不太干净，可倒是朝南朝东，是家里最暖和的。

宗助端起茶杯喝了两口阿米沏的热茶，问：

“小六在吗？”

小六本该在家的，可六铺席房里静悄悄的，不象有人呆在里面。阿米正要去找，宗助说不用了，没有什么事儿。他钻进放有被炉的铺盖里，很快躺下了。这间卧室门口对着山崖。室内已经出现了薄薄的暮色。宗助枕着胳膊，他没有想什么，只是一味地眺望着这个狭小昏暗的空间。阿米和阿清在厨房里做事，听那声音好象是从同自己无关的邻居家里发出来的。房里渐渐黑下来，只有白色的格子门微微映入宗助的眼帘。他一动不动地躺着，也不想喊人来点灯。

当他从黑暗走出来，坐到桌边吃晚饭的时候，小六也离开六铺席房子，和哥哥面对面坐下。阿米说因为太忙，竟忘记关客厅的门了，说罢站起身来。宗助本想提醒弟弟，晚上帮助嫂嫂点点灯或关关门什么的，可转念一想，刚搬过来就说些有碍情面的话，总不太好，就作罢了。

等到阿米从客厅里转来，兄弟们这才端起饭碗。宗助把下班回来在家具店遇到坂井，以及坂井从那位戴着大眼镜的老板那里买走了抱一作画的屏风的事讲了一遍。

“啊？”阿米叫了一声，对着宗助的脸瞧了好半天，“就是那一架，没错，肯定是咱家的那一架。”

小六起初没有开口，听到哥嫂的交谈，他渐渐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一共卖了多少钱？”他问。

阿米回答小六的问话之前，瞧了瞧丈夫。

吃罢饭，小六即刻进入六铺席房子，宗助也回到被炉边来。不一会儿，阿米也来烤脚。他们商量，下个礼拜六或礼拜天到坂井家去看看那架屏风。

到了下个星期天，宗助贪婪地饱享了这一周一次的懒觉，整个上午白白消磨掉了。阿米又叫起头疼来，倚在火盆的边缘上，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要是六铺席房子空着，她会一大早就关在里面的。如今小六占用了，结果等于间接夺去了阿米的避难所。宗助看了觉得实在过意不去。

宗助劝她说要是心绪不好，就到卧室铺好被窝睡一觉。阿米不好意思，她没有听。于是他又劝她烤烤被炉，说自己也一起陪着，这才嘱咐阿清把框架和铺盖搬到卧室里去。

宗助起床之前，小六外出了，早晨连个照面儿都没打。宗助没有追问阿米小六究竟干什么去了。因为在这种时候，硬叫阿米对小六的事情作出回答，他感到有些难为情。宗助认为，由阿米自己说些抱怨弟弟的话，斥责也好，劝慰也好，反而显得更合乎情理。

到了中午，阿米还没有离开被炉起来。宗助琢磨着，让她安安稳稳睡些时候，也许对身体有好处。于是来到厨房，告诉阿清自己要到崖上坂井家去一趟。他在便服外面，套上了一件短袖双层外套，走出大门。

也许是刚才呆在阴森森的房间里的原因吧，他一来到马路，就感到心情顿时开朗起来。浑身的筋肉抵御着寒风，冬天

的气候使他的精神紧张而振奋，他感到快活。宗助一边走一边想，整天把阿米放在家里不是办法，等气候变暖了，应当带她出来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才好。

跨入坂井家的大门，宗助一眼就看到厨房和大门之间的灌木墙上，挂着一个和冬令极不相宜的红得耀眼的东西。宗助特地走到跟前瞧了瞧，是一件布娃娃的小睡衣。为了不使它飘落下来，袖子里穿着细竹条儿，挂在扇骨木的枝条上。看样子是女孩家干的。宗助没有养育小孩子的经验，他家里从未有过这样会玩的大些的女孩子。他对这件晾晒在太阳底下的红色小睡衣，站着看了老半天。他回忆起二十年前，父母为死去的妹妹制作的玩偶架，敲锣打鼓的五个童子以及装饰着漂亮花纹的干果儿，此外还有醉人的白酒。

房东坂井在家里正吃着饭，让他稍等一下。宗助刚一坐定，就听到隔壁房里那群晒红睡衣的孩子们的吵闹声。女佣送来了茶水，她刚一拉开隔扇，背影后面早有四只大眼睛一齐向宗助窥探。火盆端来了，随后又出现了另外一张小脸儿。也许是初到这里来吧，每当隔扇打开一次，就有不同的孩子露面，他猜不出这家究竟有多少小孩。女佣一退出去，有的孩子就把隔扇打开一道缝儿，瞪起乌亮的眼珠向这边瞧。宗助感到很有趣，他默默地招招手，于是隔扇“哗啦”关闭了，三、四个孩子一起在里头笑出声来。

“哎，姐姐还象往常一样，就装成阿姨吧。”过一会，一个女孩儿开口了。

“嗯，我今天装西洋阿姨；东作装父亲，是爸爸；雪子装母亲，是妈妈。好吗？”那位姐姐说。

“妈妈，这太难听啦！”另一个声音笑了起来。

“我一直是装奶奶的，奶奶也得有个西洋名儿，奶奶叫什么来着？”一个孩子发问。

“奶奶嘛还叫奶奶好啦，行吗？”姐姐说。

接着就听到一阵子颇为热烈的问候话：“有人在家吗？”“您是从哪里来的？”其间还夹有叮铃叮铃模仿打电话的声音。宗助对这些感到特别新鲜，他听得津津有味。

这时，里面响起脚步声，房东似乎正向这边走来。

“喂，你们不要在这里吵闹，到那边去吧，这里有客人呢。”他一来到隔壁，就制止孩子们说。

“不行，爸爸，不给我买大马，我就不走。”这是个男孩子的声音。他也许年龄太小，舌头转动还不灵活，说出抗辩的话来，显得很费气力，宗助感到特别有趣。

房东坐下就道歉，说让宗助久等了，很对不起。这时孩子们都走远了。

“这里很热闹，实在太好啦。”宗助对刚才的情景深有感触地说。

“哪里，正如您看到的，十分杂乱。”房东听了，颇为高兴，他带着几分歉意回答。

接着，他便向宗助讲述了孩子们所惹起的一桩桩麻烦事儿：用漂亮的中国式花篮装满煤球摆在壁龛里，在房东的高腰靴里灌上水养金鱼……这些恶作剧在宗助听来十分新奇。女孩子多，穿衣服要这要那，历时两周的旅行回来以后，她们的个头都长高了，心里总感到有什么追逼着似的。再过些年，为着出嫁的事儿，不仅要忙杀人，还会穷杀人的。他的一席话，对于没有小孩子的宗助来说，未能引起什么共鸣。相反，房东越是口口声声为孩子多叫苦，宗助越发羡慕。因为从他的表情和

神态上丝毫看不出一点烦恼的样子来。

看看时机一到，宗助向房东提出想看看先前提到的那架屏风。房东满口答应，他拍了拍手，召唤佣人，吩咐把收藏在仓库里的屏风搬出来。

“两三天之前，一直摆在那儿的。孩子们看了很好奇，都躲在屏风后边瞎闹。我怕碰坏了，才收藏起来的。”

宗助听罢房东的话，觉得今天来看屏风又麻烦，又费工夫，心里很过意不去。实际上，他的好奇心并不很强。东西一旦归他人所有，再去追究一番，看看是不是原来自己的那个，实际上是毫无用处的。

按照宗助的要求，屏风不久便从里面搬了出来，放到他的面前。果然不出所料，正是从前放在自己客厅里的那架。宗助眼见这个事实，头脑里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他只是打量着铺席的颜色，天花板的木纹，壁龛里的摆设，隔扇的格式，打量着立在这种环境里的屏风。他看到两个佣人十分爱惜地把它从仓库里搬出来，于是他觉得这架屏风比在自己家里简直高贵十倍。他一下子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只是出神地望着这件熟悉的东西，也不觉得特别新奇。

房东把宗助误认为是满有水平的鉴赏家。他站在那里，一手扶着屏风的边缘，一会儿看看宗助的脸，一会儿看看屏风的画面，请他简单评论两句。

“这倒是真货，实在够好的啊。”

“可不是嘛。”宗助只管答应。

不一会儿，房东转到宗助身后来，指指点点加以评论和说明。他说这位画家不愧是大手笔，用墨如泼是他的特点，而且施色瑰丽。这些话，宗助听起来很新鲜，可对于一般人说来，

大都是众所周知的常识。

宗助瞅空子郑重地道了谢，回到原来的座位上。房东也在座垫上坐下。接着就谈论起“野路”、“空云”两句题诗和书体来。宗助看到，房东对书法和俳句^①很感兴趣，留心于一切事物，是个满腹经纶、知识渊博的人。相比之下，自己很感惭愧，他只好尽量默不作声，努力倾听对方的高论。

房东看到来客对这方面缺乏兴趣，又把话题转到绘画上来。他热心地说，家里虽说没有什么好东西，如果想看，就把所藏的画贴和挂轴拿出来欣赏一下。宗助不得不谢绝他的一片好意，连忙表示他马上就要回去。接着他又问房东，把这架屏风弄到手究竟花了多少钱。

“这是随手捡到的便宜，才八十元啊。”主人立即回答。

宗助坐在房东面前，思量着要不要把屏风的事全部袒露出来。他想不如说出来反倒痛快，于是如此这般地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房东十分惊讶地倾听着，不时“哦、哦”地应和着。

“这么说，你不是因为喜欢书画才来观看的罗？”房东想起了刚才误解了宗助的来意，觉得挺滑稽，不由地笑了起来。他还说要是早知道，直接从宗助手里买还可以省些钱呢，这太可惜啦。最后他狠狠地骂了一通横街那个家具店老板，说那家伙实在可恶。

从此以后，宗助和坂井变得十分亲密起来。

① 日本古典诗歌中字数最少的短诗体。一般由五、七、五共十七个音节字母组成。

十

佐伯家的婶母和安之助很少到宗助家来了。宗助也无暇到鞠町去，况且他也没有那个兴致了。两家虽然是亲戚，可各自象是顶着两个太阳过日子。

唯独小六时常过去说说话儿，但次数不多。他回来很少将婶母家的消息告诉阿米。阿米怀疑这是小六故作此举。但是她觉得佐伯家既然同自己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耳边听不到婶母那边的动静，反而更宽心些。

不过，阿米有时也能从小六同哥哥的谈话中听到一些那面的情况。约莫一个星期之前，小六告诉哥哥，安之助又在努力运用新的发明，即不使用油墨就可以使印刷品鲜明、清晰。乍听起来，这种机器简直是个宝贝。阿米依旧沉默着没有插嘴。从谈话内容来看，同自己全然没有利害关系，而且又是很难懂的问题。作为男子汉的宗助，却有几分好奇，一个劲儿追问为何不用油墨就能印出东西来。

小六也没有这方面的专门知识，当然不可能作出准确的回答。他只是把从安之助那里听来的话，就自己所记得的仔细说了一遍。小六说，这种印刷术是近年来英国发明的，从根本上讲，只不过利用电能罢了。将一个电极接在铅字上，另一极通向纸面，只要将铅字同纸面压合在一起就立即印刷成功了。小六又重复着安之助的话说：颜色一般为黑色，红色和蓝色可以

随时调制，单从节省干燥的时间来说，就十分可贵。如果用来印报纸，还可以节约油墨和滚筒。总起来说，至少能省却四分之一的工序，所以是个大有发展的事业。听那口气，安之助似乎已经将这个充满希望的前途，稳操在自己的手中。小六的眼睛里闪耀着光亮，他仿佛感到安之助大有作为，他的未来也包含着自已的美好愿望。宗助象往常一样，沉静地听弟弟讲述。听完之后，也不加什么评论。照宗助看来，这样的发明可认为是真的也可认为是假的。在这世界上广泛应用之前，他很难表示赞成还是反对。

“这么说，松渔船不搞啦？”一直闷声不响的阿米开了口。

“不是不想搞，听说花费太大，尽管便利，可谁都不愿意制造这样的船。”小六回答。

小六似乎有几分在代表安之助的利益说话，三个人又谈了好一阵子。

“真是做什么都不容易搞好啊！”末了，宗助加了这么一句。

“象坂井先生那样，有了钱吃喝玩乐倒挺美。”阿米说。

小六听罢，又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夫妇俩只是在这种场合才多少听说一些佐伯家的消息，此外更多的日子，都互相不了解各自的生活状况。

“小六兄弟每次到阿安那里去，总会要些零花钱的吧？”有时，阿米这样问宗助。

以往，宗助从未注意小六这些事，如今经阿米突然一问，马上反问道：“为什么？”

“你可知道，最近小六常常喝了酒才回来啊！”阿米迟疑了一下，提醒丈夫。

“也许是阿安告诉小六自己搞新发明赚了钱，特地请他的

客了。”宗助笑道。

于是，谈话就此停止，没有再继续下去。

第三天傍晚，小六到吃饭时还未回家，夫妇俩等了一阵儿，阿米劝宗助去洗个澡什么的，也好拖延些时间。宗助肚子实在饿空了，他不顾阿米的关照，开始吃饭。

“你应当劝劝小六兄弟戒酒啊。”阿米对丈夫说。

“他喝了多少，要人提醒才行？”宗助有些出乎意料。

阿米辩解说，事情没有这么严重。不过一个上午谁也不在家，他醉醺醺地回来，着实使她有些不安。宗助听过也就算了。可他心里犯了嘀咕：难道果然象阿米说的那样，小六到什么地方借了钱，大喝起他所不喜好的酒来了？

渐渐到了年关，黑夜似乎占去了世界的三分之二。每天刮着风，那阵阵风声给生活带来了阴郁。小六再也不能整天闷在六铺席房子里了。他越是潜心想，越感到心里空虚。他再也呆不下去了，又不愿到茶室同嫂嫂闲聊天，不得已只好外出。有时候到朋友那里转一转。起初朋友还象以往那样对待他，尽说些青年学生爱听的趣闻。可是，这些都谈完了，小六还是经常来。因此朋友们最后评论道，小六是过分无聊才来访问的，他一味沉浸在那些老生常谈之中。有时朋友特地让小六知道他们实在太忙，要准备功课和研究学问。小六对朋友这种简慢的态度感到很不愉快，可是回到家里，又无心读书和思考。总之他认为，象自己这样年轻的一代，在人生的阶梯上正待努力奋进的时候，内心的动摇和外来的束缚使他变得无所适从了。

有时他冒着冷雨，走在积雪消融的泥泞道路上，淋湿了衣物，弄脏了鞋袜，回来就要洗晒一番，十分麻烦。所以，小六有时就不外出了。每逢碰到这样的天气，他就感到困顿不堪。

于是便从房间里走出来，坐到火盆旁边，喝着闷茶。如果阿米在，也少不了谈几句家常话。

“小六兄弟很爱喝酒吗？”阿米曾经问。

“快过年了，你一顿能吃多少煮年糕？”她还这样问过他。

时间一长，两个人便有些亲近了。后来，小六竟主动求阿米帮忙：“嫂嫂，给我缝一下这里。”阿米接过印花披风，用针缝补绽开的袖口。小六空着两手坐在阿米身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嫂嫂的手指。照阿米的习惯，要是给丈夫缝补衣裳，她总是一声不吭，只顾飞针走线。如今是小六，她不好这样默默地干坐着，所以有时也尽量说几句话。阿米担心小六的前途，她总想打听一下他将来怎么办。

“小六兄弟你还年轻，将来的日子还长呢，不要象哥哥那样悲观消沉。”

阿米已经第二次劝慰小六了。

“阿安没有答应到来年再给你想想办法吗？”

“安哥的计划，要是能象他所说的那样顺利就好了。不过细细思索起来，就觉得不可指望。松渔船好象不能赚多少钱。”小六的表情显得有些失望。

阿米望着小六那郁郁寡欢的样子，想起他平日醉醺醺地回到家中，带着满腹的怨愤和不平，自己很不理解。这回，暗暗觉得小六又可怜又可笑。

“说真的，哥哥要是有钱，无论如何总要尽力帮助你的。”她这话不是讨好，而是深表同情。

那天黄昏，小六又用外套裹着寒冷的身子外出了。过了八点他才回家，走到哥嫂面前，从袖口里掏出一个细长的袋子。说天冷想做汤饼吃，从佐伯家回来时特地买了荞麦面。阿米烧

水的当儿，他不住地挑拣松鱼干，说要打卤子。

宗助夫妇最近听说安之助的婚期已经延迟到明年春天。这门亲事是在安之助毕业之后才提起的。

小六从房州回来，婶母表示不再供给他学费的那个时候，事情已经谈妥了。因为没有正式通知，宗助一点不知道是何时定下来的。小六常来常往，宗助从小六那里知道些情况，预料他们可能年内成亲。另外，他还从小六那里听说，新媳妇娘家人是公司职员，日子过得很优裕。她的学校是女学馆^①，家里兄弟很多。认识她的也只有小六，虽然他只看过她的照片。

“人品怎么样？”阿米问。

“嗯，蛮漂亮的。”小六回答。

晚上，三个人一边吃荞麦汤饼，一边谈论安之助为什么年内不举行婚礼。阿米推测大概日子难择，宗助则认为时间紧迫，来不及筹办。唯独小六不这样看。

“看来是要添置些东西。对方家里阔绰，婶母也不能草草了事啊。”小六的话不比寻常，他变得有些通晓世故了。

十一

阿米的身体开始不适，是在秋天过了一半，霜叶红得发紫并且缩成卷儿的时节。和在京都的时候不一样，阿米到了广岛、福冈也未曾度过一天康乐的日子。回到东京以后，单就这

^① 指座落于麹町虎门的东京女学馆，学生多系贵族出身。

一点来说，仍然不能说是幸福的。阿米一时苦恼起来，甚至怀疑，难道养育过自己的故乡的水土，不合乎她这个女人的心情吗？

最近她的心绪才渐渐平静下来。宗助到机关上班，一年到头也很少让她操心。阿米守在家里，双方都能安然地度过岁月。到了这年秋末，寒风掠过，薄霜针刺般地吹在人们的肌肤上，阿米的心情尽管有些不好，但没有引起太大的痛苦。开始，她连宗助都瞒着，后来宗助发现了，劝她找医生看看，可她就是听不进去。

正是这时候，小六搬进来了。宗助细细打量着阿米，作为丈夫，对妻子的体质情况和精神状态十分了解。人口增加以后，他尽量不使家中杂乱，然而事不由己，除了眼睁睁地干看着外，再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了。他只能口头上说些自相矛盾的话，劝阿米尽量安心静养。

“没关系。”阿米微笑着说。

听了这样的回答，宗助更加于心不安。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打从小六迁来之后，阿米的情绪一直很好。她也许觉察到自己多了一份责任，精神显得十分紧张，对丈夫和小六照顾得更更是无微不至了。小六固然一无所知，可宗助却非常清楚阿米比往常多付出多大的努力啊！他又一次暗暗地打心眼里感谢这位任劳任怨的妻子。同时，他又提心吊胆，阿米会不会因过度劳累而影响身体，以致闹出什么乱子来。

不幸的是过了年末那个月的二十日，宗助的担心突然变成了事实。他所预料的恐怖，象烈火一般燃烧着自己的心胸，把他弄得十分狼狈。这天，天昏地暗，从一大早起，浓重的寒气整日压抑着人们。前一天晚上阿米又没有睡，她头脑昏昏沉沉

地坚持工作。每当站起身或走动一步，脑子里就泛起一阵疼痛。不过，也许是受到外界刺激的缘故吧，这样头脑反而觉得清醒，比一直躺着好受些。她强忍着，心想熬过这会儿痛苦，把丈夫打发走再说。宗助一离开家，阿米感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告一段落了，松了一口气，这时恶浊的天气便向她的头脑直压过来。抬头望望天空，象冻结了一般。呆在家里，严寒穿过阴冷的板窗纸不断渗透进来。阿米的头颅顿时烧得厉害了，她只得把宗助早晨给她的被子打开，铺在卧室里躺下来。这样还是受不住，又叫阿清拧了湿毛巾放在头上。毛巾很快焐热了，于是就把枕畔的脸盆端过来重新湿一湿，不时地换一换。

整个上午，都是用这个办法，不停地用冷水冰额头。因为一直不见好转，阿米无力起来陪小六一道吃饭。她嘱咐阿清为小六准备好饭菜，自己一直没有离开床铺。她叫阿清把丈夫平时使用的软芯枕头拿来，换走了那个硬的。阿米任凭头发散乱开来，她再也无心顾及女人家平常所珍惜的发型了。

小六走出六铺席房子，将门打开一道缝儿，看了看阿米。阿米半个身子对着壁龛，紧闭着眼睛。小六以为她睡着了，一句话未说，又悄悄地关上门。随后一个人占据着一张大饭桌，大口大口地吃着茶泡饭，嘴里不停地发出响声来。

两点钟光景，阿米终于昏昏入睡了。醒来时，额头上的湿毛巾快要焐干了，头脑感到轻松了一些。可是从肩膀到脊梁骨，又添了一种异样的压迫感。阿米想，不打起精神来身体要垮的，于是挣扎着起来，直到很迟才略微吃了点饭。

“心里好过一点吗？”阿清伺候着，一个劲儿地问。阿米告诉她好多了，便叫阿清收拾好铺盖，依偎着火盆，静心等着宗助归来。

宗助按时回家了。他告诉阿米，神田街的家家家户户门口插满了彩旗，商店举行年末大拍卖，劝业场张起红白布幕，乐队给节日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可热闹啦！去看看吧。一上电车就算到了。”宗助劝阿米。他的脸孔在寒冷的空气中冻得通红。

听了宗助宽慰自己的话，阿米不忍心把自己有病的事告诉他，实际上现在也不怎么痛苦了。她仍然带着一副和平素一样的表情，替丈夫换上便服，收拾好西装。夜色来临了。

将近九点，阿米突然跟宗助说，身子不大舒服，想先去睡一下。听那语气，依然象往常那般温存。这反而使宗助有些惊讶。阿米又说，肯定不要紧的。宗助这才安下心来，立即张罗阿米休息。

阿米就寝之后约莫有二十分钟光景，宗助听着耳边水壶里的响声，点着圆芯的小油灯，度过这沉静的夜晚。他想起了明年给一般官吏增加薪水的议论，又想起有人传说在这之前肯定实行改革，淘汰一批人。他琢磨自己会编入哪个部门呢？把宗助叫到东京来的杉原，现在已经不在部里当科长了，这使他感到遗憾。他自从来东京以后从未生过病，所以没有请过假。他从学校中途退学后几乎再不读书了，所以没有什么学问。不过他脑瓜子并不笨，机关里的工作还可以担当起来。

他把各种情况结合起来想了想，心里估摸着自己还不至于被裁减。他用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水壶壳子。

“你过来一下。”这时，卧室里传来阿米痛苦的声音，他不由地站起身来。

宗助到里头一看，阿米紧锁眉头，右手按着自己的肩膀，胸脯露在被子外面。宗助下意识地伸出手来，在阿米那只手的

上方，用力捏了捏肩上的骨头。

“再靠后一点。”阿米差点叫出声来。宗助不断地摸索着，终于找到了阿米所说的位置。用指头一按，在脖颈和肩膀连结处靠近颈椎的地方，有个石头般的硬块。阿米叫他使出全身力气按一按。宗助额头上累得渗出了汗珠，可是阿米还嫌他力量太小。

宗助想起过去的老话，管这病叫“跑马瘤^①。”他在幼年时代听祖父讲过，从前有一个武士，在骑马赶路的途中忽然得了这种病。于是他便飞身下马，拔出腰刀切开肩头，把血放出来，因此才勉强保住了性命。这个故事至今还清晰地印在他的记忆中。他怀疑阿米也许得了这种病，不过他不知道用刀切了效果究竟好不好。

阿米不知不觉地发起烧来，从面孔一直红到耳际。问她头热不热，她痛苦地回答说很热。宗助大声呼唤阿清，叫她把冰袋装上冷水拿来。因为家里没有冰袋，阿清还象早晨一样，把毛巾在脸盆浸了浸便拿来了。阿清给阿米冰额头，宗助仍然使劲按住她的肩头，间或问一句：“怎么样了？”

“还是难过。”阿米微微答应着。

宗助全然没了主意，他想一个人跑出去请医生，但又不放心家里，结果还是没有去成。

“阿清，你赶快到街上买个冰袋，再请一位医生来。天还早，他不会睡的。”

阿清立即站起来，望望茶室的挂钟说：

“都九点一刻啦。”

① 原文作“早打崩”，东京一带对“狭心症”的一种称呼。

她来到厨房门口正慌里慌张地找木屐，小六刚巧从外边回来了。他还是那样，没有同哥哥打声招呼就向自己房子里钻。宗助厉声喊道：“小六！”他这才站住。小六在茶室踌躇了一下，又听到哥哥再一次大声叫他。小六不得已，低声应了一声，在门口探了探头。他面孔发红，醉眼朦胧，似乎还没有醒酒。他向屋内瞥了一眼，这才露出吃惊的样子。

“这是怎么啦？”从他的表情上看，醉意似乎消退了几分。

宗助把吩咐阿清做的事对小六说了一遍，叫他快点去办。小六连外套都没有脱，走到门口又折回来。

“哥哥，请医生再快也得费好些时间，不如借坂井先生的电话打一下，叫他马上来就是了。”

“好，你快去打吧。”宗助回答。

小六出去以后，宗助叫阿清把脸盆里的水更换了好几次，自己还是拼命按压阿米的肩头，揉搓着。他不忍心白白看着阿米受苦，这样做至少可以安定一下自己的情绪。

此时对于宗助来说，最急迫的心情莫过于盼望医生快点到来。他一面揉着阿米的肩膀，一面不住地留心外边的动静。

医生终于来了。宗助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医生到底象个买卖人，他丝毫也不着忙，把小手提包向身旁拉了拉，象对待慢性病人一般，慢条斯理地检查起来。宗助从旁边看着他那一副泰然自若的神色，胸中的急躁情绪渐渐平复了。

医生教给宗助一些应急措施：在局部贴芥末膏药；用湿布把脚暖一暖；继续用冰降低头部的温度。接着他自己抓来芥子末，在阿米的肩头和脖子根贴起来，又叫阿清和小六去弄湿布。宗助还在冷毛巾上加了一只冰袋，放在阿米的额头上。

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医生说要观察一下情况，就在

阿米的枕头旁坐了下来。他们虽说有时也唠叨几句家常，大多是默默地守着阿米，注视着她的病情变化。夜深了，周围象平常一样静悄悄的。

“天气真够冷的。”医生说。

宗助有些过意不去，他听罢医生最后的嘱咐之后，主动提出请医生回去。这时，阿米比先前轻松多了。

“不要紧的。我给开副方子，今晚吃吃看，夜里会睡得很香的。”医生说罢就走了。

小六马上追了出来。

“几点啦？”小六外出买药的当儿，阿米望着枕头旁边的宗助问。

同晚间不一样，她脸上的血色退去了，经油灯一照，更显得苍白。宗助想，也许因为黑油油的头发散乱开来映衬的缘故吧。他替妻子把鬓角向上理了理。

“好些了吧？”他问。

“嗯，好多啦。”阿米象平常一样，向他露了一丝笑容。她不管处在如何痛苦的境况里，都不忘记让宗助看到自己的微笑。阿清倒是在茶室里打起鼾来。

“让阿清去睡吧。”阿米对宗助说。

小六抓药回来，遵照医嘱给阿米服了下去。这时不知不觉已经十二点了。不到二十分钟，病人便昏昏入睡了。

“这下子好啦。”宗助望着阿米的面孔说。

“已经不要紧啦。”小六对着嫂嫂望了好半天，回答道。

两人把冰袋从额头上撤了下来。

过一会儿，小六回到自己房里去了。宗助在阿米身旁理好铺，象往常一样睡下了。过了五、六个小时，冬夜夹着刺骨的

寒霜，顿时豁亮了。又过了一个小时，太阳渐渐升上万里无云的晴空，明朗的光芒洒满了大地。阿米还在昏昏地沉睡着。

吃罢早饭，上班的时间到了，阿米丝毫没有醒来的样子。宗助走到枕旁，躬下身子听听她那深沉的呼吸，心里盘算着去不去机关里上班。

十二

宗助早上照常到机关里处理业务。他的眼前不时地浮现出昨晚的光景，心里自然记挂着阿米的病，工作也安不下心来，有时甚至出现差错。一接近中午，他索性回家了。

宗助坐在电车上尽往好里想：阿米大概醒了，心里好过多了，再也不会复发了吧？和往常不一样，车上乘客很少，周围的环境没有过多分散宗助的注意力。他自由地品味着头脑中浮现出来的几幅画面，不觉之间，电车驶到了终点站。

走到门口，家中寂无声息，好象没有一个人。他拉开格子门，脱了鞋走进正门，还是不见有人出来。宗助不象往日那样，他没有沿走廊到茶室去，而是径直打开隔扇，进了阿米躺着的卧室。阿米依然在睡觉。枕畔的红漆盘子里放着药袋和杯子，杯子里盛着一半水，这些都和早晨一样。阿米头冲着壁龛，半个面颊和贴有芥子末的脖颈微微露着，这些也和早晨一样。除了呼吸以外，她昏昏沉睡，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断绝了，这仍然和早晨一样。这里的一切光景同早晨他所看到的丝

毫没有变化。宗助连外套也没脱，他弯下腰，听了听阿米“嗞嗞”的喘气声，看样子一时醒不过来。宗助掐指算了算昨晚阿米服药以后过了多少时间。于是脸上现出了不安的神色。昨晚是担心她不能入睡，眼下看到她长久不醒，又怕她睡出什么毛病来。

宗助把手搭在被子上，轻轻地摇了摇阿米。阿米的头发在软芯枕头上象水波一般动了动，依然呼呼沉睡。宗助撇下阿米，穿过茶室来到厨房。饭碗和菜盘都浸泡在水池边的小桶里，还没有洗。他瞅了瞅女佣的房间，看到阿清面前摊着饭盘，身子伏在盛米饭的木桶上睡着了。宗助又拉开六铺席的房门向里面探探头，小六也盖着被子蒙头大睡。

宗助换上便服，没有使唤别人，自己把脱下的西装叠好，放进柜子里。他又在火盆里加了炭，准备烧开水。他靠着火盆想了几分钟，还是站起来，首先喊醒了小六，接着又喊醒了阿清。两个人都很吃惊地翻身起来了。宗助向小六打听阿米从早晨到现在的病情。小六说，他很困，十一点半吃过午饭就睡了，阿米整个上午都在熟睡。

“你到医生那儿跑一趟，告诉他打从昨晚服了药入睡以后，到现在还没有醒，问他要紧不要紧。”

“好吧。”小六简单地应了一声就出去了。宗助又回到卧室，直盯着阿米的脸瞧。不叫醒她吧，怕这样一直睡下去不好，叫她起来吧，又怕加重她的病情。宗助有些六神无主，只得抱着膀子怔怔地坐着。

不多会儿，小六回来了。他说医生正要出诊，听到小六的报告之后，答应转过一两户人家就马上赶到这里来。宗助又问小六，医生来前就这么干等着不要紧吗？小六说医生别的什么也

没讲。宗助只得又回到枕头旁边凝神坐着。他心中不由地感到，医生和小六太不近人情了。他想起昨晚正在护理阿米时小六回来的神色，更是一阵不快。小六喝酒一事，还是阿米告诉他的呢。此后，当他留意观察弟弟的表现时，可不是吗，他是有些不大正经。他打算找个时间好好劝解弟弟一番，然而，他又不愿意让阿米看到兄弟之间弄得不和。所以一直忍着，到今天也还没有张口。

要说，只有趁阿米卧病的这个时候了。两个人不管谈好谈坏，都不会给阿米带来烦恼。

想到这里，宗助不自觉地望望阿米的脸。于是，他又立即把注意力转移过来，真想马上叫醒她。想来想去，还是把同弟弟谈话的事撂下了。这时，医生终于来了。

医生又把昨晚那只手提包向身边拉了拉，一边慢慢悠悠地抽着香烟，一边听宗助讲述，嘴里“是吗，是吗”地应着。随后他说看看再说，就把身子转向阿米。他象平素一样，给病人切脉，好长时间盯着自己的手表。然后又把黑色的听诊器放在心区间仔细地这里听听，那里听听。最后，他掏出一只带有圆形小孔的反射镜来，并吩咐宗助点上蜡烛。宗助没有蜡烛，就叫阿清端来油灯。医生扒开睡着了的阿米的眼睛，用反射镜认真地检查了睫毛底部。复诊就到这里结束了。

“药效发挥得有些过头了。”他把脸转向宗助。当他看到宗助的眼神，又马上加以说明，“不过，您不必担心。逢到这种场合，要是产生不好的结果，心脏和脑子肯定会受影响的。刚才检查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宗助这才定下心来。医生还说，他使用的催眠药是新产品，经过鉴定没有一般催眠药常有的副作用，而且效果因病人

体质的不同而产生很大的差异。医生说完就回去了。

“这么说，她能睡就让她睡好了，是吗？”医生临走时，宗助问他。

医生对他说，如果没有旁的事，就没有必要叫醒她。

医生走了之后，宗助忽然感到肚子饿。他来到茶室，先前吊在火盆上的水壶里的水已经咕咕地烧开了。他喊阿清端饭来。阿清困惑地答道，饭还没有做好。也难怪，还不到吃晚饭的时辰啊！宗助浑身轻松地盘腿坐在火盆旁边，嘴里嚼着酱萝卜，一口气连连扒了四碗开水泡饭。约莫过了半个钟头，阿米自个儿醒过来了。

十三

好久没有理发了，心里惦记着要过年了，宗助这才跨进理发店的大门。大概到了年关，顾客特别多，“咔嚓咔嚓”的剪刀声，同时从两三个地方响起来。门口马路上的人们急匆匆的，大家心情焦虑地都巴望赶快度过寒冬，早一天迎来明年的新春。宗助刚刚亲眼看到了那番情景。眼下这剪刀的响声，似乎也显得格外忙碌似的震动着他的耳膜。

宗助在火炉旁抽着香烟挨号儿，这时他也不能不卷到这个同自己毫无关系的偌大的世界中去，不能不感到自己也要度过这个年关。新年就在眼前，他虽然没有什么新的希望可以追寻，但是受着这种环境的诱惑，心里总是激动难平。

阿米的病渐渐好了。家里的事不必那样操心了，所以宗助现在能和往常一样出来走走。春天在别人家里也许是个闲静舒适的季节，可对阿米来说，却是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候。宗助想到今年一点没有准备，这个年将过得比平时还要简单。当他看到宛如死而复苏的妻子的清晰面影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感到可怕的悲剧又远离开自己一步。但是这个悲剧何时以何种形式再次扑向自己的亲人，他无从知晓。这个朦胧的疑惧象一团迷雾一般时时悬浮在宗助的脑海里。

年末，世上那些好事者一心想使短暂的白天过得快一点。宗助望着他们那忙忙碌碌的样子，不由地陷入一种茫然的恐惧之中。他甚至想，要是可能的话，自己真愿意一个人留在阴冷暗淡的腊月。不一会，轮到宗助了，他从寒光闪耀的镜子里照出了自己的影子。他忽然迟疑起来，这身影究竟是谁呀？洁白的围裙从脖颈一直裹到下身，自己穿的衣服的颜色和条纹全都看不见了。这时，他又从镜子里看到理发师饲养的小鸟，这只小鸟正在笼子里的木棒上扑楞扑楞跳个不停。

宗助的头上搽了香水。他走出店门，身后传来理发师快活的送客声。宗助的心情十分轻松，他在凛冽的寒气里走着，心想，幸亏听了阿米的劝告理了发，果然变得精神焕发起来。

回家的路上，宗助想起自来水纳税的问题，有必要看看坂井的意思，于是顺便绕个弯儿到了坂井家。女佣出来说了声“请”，宗助以为仍然领他到客厅去，谁知这回却穿过客厅一直来到了茶室。茶室的隔扇拉开了二尺多宽，宗助听见里面传来三、四个人的笑声。坂井家依旧那样热热闹闹。

主人坐在光洁的长火盆的对面，他的妻子离开火盆稍远些，紧挨着廊缘边的格子门，面向着这边。主人身后细长的木

框里悬着挂钟。挂钟的右侧是墙壁，左侧是壁橱。那些纵横交错的字画中间，是碑碣的拓本，有配上短诗的写意画，有扇面画等多种。

除了房东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身穿窄袖棉布罩衣的女孩子，肩并肩坐着。一个十二、三岁，一个十多岁。两人睁大眼睛，盯着从隔扇背后闪进来的宗助，眉梢和嘴唇边仍然充分保留着刚才的笑意。宗助环视了一下室内，除了父母女儿之外，还有一个奇怪的男人正襟危坐在门口。

宗助坐下来没过五分钟，就得知刚才的笑声是由这个奇怪的男人同坂井家里人的一问一答而引起的。这男人长着似乎沾满尘土的红头发，皮肤晒得黝黑，好象终身都难以消退。他穿着钉有瓷钮扣的白布衬衫，自家制作的粗布棉袄领子上，系着一根象钱包带子一般的长长的绦子。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很少来东京的遥远的山区人。天气很冷，这男人向前伸了伸膝盖，拽出别在腰带上的手巾擦了擦鼻子下边。

“他是从山梨县贩布料到东京来卖的。”

听到房东坂井的介绍，那男人对着宗助打招呼：

“老爷，请您买一些吧。”

宗助这才看到，地上散乱地摆着丝绸、衣服和白缎子。宗助看到他那粗鄙的打扮和笨拙的口舌，却背来这么多高级货兜揽生意，真有点不可思议。房东太太对他说，这位织布匠住的村子尽是石头地，不产稻子，也不产小米，只好种桑养蚕。那里是个贫穷的地方，只有一户人家有挂钟，三个小孩上高小。

“听说就他一个人认识字呢。”太太笑道。

“是真的，太太。能写会算就我一个，你看惨不惨。”他一

本正经地肯定了房东太太的话。

织布匠把五颜六色的丝绸布料摆到房东和他的太太面前，再三央求：“赏个脸吧！”房东回答说太贵了，叫他降到多少多少。他用奇特的乡下人的土语应对道：“太贱啦！”“拜托您啦，买几件吧！”“随便挑多少都成啊。”他每说一句，大家就笑上一阵。看来房东夫妇又闲下来了，他们同织布匠半开玩笑地谈个没完没了。

“卖布的，你挑着布担儿出来，到时候总要吃饭的吧？”房东太太说。

“不吃饭哪成，肚子不愿意啊。”

“到哪儿去吃呢？”

“到哪儿吃？还不是到茶屋子。”

主人笑了，问他茶屋子到底是啥地方。织布匠回答，茶屋子就是管他饭的地方。他说到东京之后，吃起这边的米饭来很香甜，要是放开肚皮吃，哪家旅店也吃不起，一天三顿太难为情了。他的话又惹得大伙好一阵笑。

织布匠到底还是卖给了房东太太一匹缎子和一匹白罗纱。在这个用钱紧张的年关里，宗助看到竟然还有人有钱买夏天用的罗纱布，可想她是多么格别。

“怎么样，你也来几件，给你夫人买一套衣料吧。”房东劝宗助。他太太也说，趁这时候买，价钱可以便宜好多。

“什么时候付钱都成。”织布匠应道。于是，宗助为阿米买了一段棉绸。经房东再三讲情，降到三元钱。

“太不值钱啦，我直想哭啊。”降价以后，织布匠说。

听了他的话，人们又一次笑起来。

织布匠不管走到哪里，似乎都是用这种山乡俚语同人说

话。每天到他所熟悉的人家转上一圈，肩上的担子越来越轻，最后只剩下蓝色包袱皮儿和真丝绉子。他说，这回正好赶上旧历的新年，他要先回到家乡，在山里度过富有传统习惯的春天，明年再挑新的织物来卖。看样子他要赶在四月或五月初养蚕大忙之前把现货换成金钱，回到他那座落在富士山北麓的满布碎石的小村庄去。

“从你第一次来我家，至今已过了四、五年了。不管哪一回看到你都一样，一点也没有改变哩。”房东太太说。

“真是个好样儿的！”主人也称赞他。

如今的世道，三天不出门就不知马路是何时拓宽的；一天不读报就会忽略电车究竟通到了哪里。然而这位山里人每年两次来到东京，浑身上下一直保持着山野人家的本色，实在是难能而可贵。宗助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织布匠的容貌、态度、穿戴和举止，不由地泛起了怜悯之情。

宗助辞别了坂井，那只包着棉绸布的小包儿，在穿着双层外套的两支胳膊里换来换去。他的眼前始终浮现着用三元钱的低价把货卖给他的那位山里人的影子：棉布裤褂上染着粗糙的花纹，一头乱蓬蓬的红头发，没有一点油性，不知为啥，却能够很整齐地从头部中央左右分开。

阿米在家里好容易把宗助春天穿的外套缝好，放在坐垫底下，自己坐在上面压着，这样可以代替镇石。

“今晚你自个儿铺好床睡觉吧。”阿米望着宗助说。丈夫向她谈到那位打山梨县来的山里人的故事。阿米也高声大笑起来。她把宗助带回来的棉绸的花色、质地左看右瞧，连连说着“便宜，便宜。”这棉绸确实是好货哩！

“他怎么愿意这样贱就卖呢？”阿米最后问。

“看来那些布贩子从中赚得太多啦。”宗助似乎从这一段棉绸上推测出其中的奥妙来了。

接着，夫妇俩谈到坂井家生活富足，纵然有钱，也不愿意被横街那个家具店老板意外地赚上一笔，而是常常用低价从这位织布匠手里购买不急用的便宜货。最后夫妇俩的话题又落到坂井家里如何欢乐，如何热闹这一方面来。说到这里宗助突然改变了语调，他提醒阿米：

“不光有钱，还因为他家孩子多。只要有小孩子，再贫困的家庭也会产生欢乐。”

阿米听到宗助的话语里，多少流露出对他们寂寞生活的困窘和苦恼，不由地放下膝盖上的布料，望望丈夫的脸。

宗助从坂井家归来，给阿米带回了这件心爱之物。他好久没有这样做了，自以为会使她高兴一阵子，所以没有特别地留意妻子的表情。阿米也只是看了他一眼，一句话没有说。到了晚上该就寝了，阿米一直拖延着，不肯去睡。

象往常一样，两个人过了十点钟才上床。阿米看到丈夫还睁着眼，便对他发话了：

“刚才你是说没有小孩太寂寞了，是吗？”

宗助确实是就一般类似的事情而言的。他这样说决不是顾影自怜，决不是为了刺激阿米以便观察她的反应。因此，经阿米这样一问，感到十分难堪。

“我不是指自家的事啊。”

阿米听到他的回答，沉默了一阵。过一会儿，她又把刚才问话的意思重复了一遍：

“你老以为家里太无聊、太冷清，才说出这种话来的吧？”

宗助头脑里本来就是这个看法，心想这回叫你说对了。不

过，他怕阿米伤心，没有敢明白地坦露出来。为了使病后初愈的妻子心情宽舒些，觉得还是把这当成玩笑话搪塞一下为妙。

“论起寂寞来，可我也并非不寂寞啊。”他本想改换语调，尽量说得轻松点儿，谁知到这里打住了，再也找不出一句更有风趣的话来。

“快别谈这个啦，你不必担心。”他只好这样说。

阿米闷声不响。

“昨天晚上又失火啦！”宗助想改变话题，和她拉拉家常话。

“我实在对不起你。”阿米忽然痛苦地把话说了一半，又沉默了。象平时一样，壁龛里点着油灯，阿米背向着灯光，宗助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听声音似乎是在哭泣。刚才还在仰望天花板的宗助，这时马上把目光转向妻子。他凝望着昏暗灯影里的阿米的脸。阿米也在黑暗中盯着宗助。

“早想把心里话诉说诉说，并向你请罪，请你原谅。可这件事很难开口，所以才拖到了今天。”她哽咽地说。

宗助全然不懂她的意思，觉得阿米有些歇斯底里，可又不敢断定。他有些茫然起来。

“我是不会生孩子的啦。”阿米鼓足勇气说了这样一句话，她绝望地哭了起来。

听到阿米的自白，宗助不知如何安慰可怜的妻子，他感到自己实在对不起阿米。

“快别说啦，没有小孩照样生活。崖上坂井先生生了那么多，别人看来反而觉得是个麻烦，家里象幼儿园一样。”

“不过一个小孩没有，你恐怕不自在吧。”

“现在还不能肯定没有，也许今后会生的呀。”

阿米又哭起来。宗助也没了主意，只好等她自己平静下来不再发作，然后再听她慢慢诉说。

他们夫妻结合以后，日子过得比别人美满，可在生孩子上却比街坊邻居不幸得多。如果根本不能生也就罢了。因为可以生养，都是半道上失掉的，这就更加叫人感到不幸。

第一次感到身子沉重，是在两口子离开京都到广岛过着清贫生活的时候。阿米发现怀孕了，这件事自己从未经过，她又惊又喜。她满怀希望地过着日子，对未来充满梦幻般的憧憬。宗助感到他同阿米之间看不见摸不着的爱情火种，终于化成有形的东西，心中别提有多高兴了。他兴奋地屈指计算着，这个融进了自己生命的肉块何时才能在自己面前蹦蹦跳跳呢？谁知出乎他们夫妇俩的预料，胎儿五个月突然下来了。那阵子，两口子每月的收入十分拮据，日子过得很艰苦。宗助望着流产以后阿米那张清癯的面孔，断定是由于劳累造成的。爱情的结晶就这样被贫困吞噬，永远也捞不到手中了。他们都很痛苦，阿米一个劲儿地啼哭。

迁到福冈后不久，阿米又想吃酸东西了。她听人说一次流产就会成为习惯，于是百般小心，处处留意。所以孕期还算平安。然而又不知什么原因，孩子不足月就生了。接生婆想了想，劝他们找大夫看看。大夫看了后说，胎儿发育不全，室内必须提高温度，用人工加温的办法保持恒温，使之昼夜不变。对于宗助来说，临时要在室内安装炉子等取暖设备，不是太容易的事。两口子倾尽全部的精力和钱财守护婴儿的生命。但是，到头来一切都成为徒劳。一周以后，这个凝聚着两人骨血和感情的肉块终于变冷了。“叫我怎么办呢？”阿米抱着死去的婴儿啜泣。

作为男子汉的宗助，又受到一次重大打击。他看着这个冰冷的肉块化成了灰，灰又掺上了黑土，一句话都没有说。不知何时挟在他们之间的影象越去越远，渐渐消失了。

接着，第三次回忆又浮现出来了。宗助搬来东京后头一年，阿米又怀孕了。初来东京那阵子，由于身体十分虚弱，不要说阿米，连宗助也都加倍小心起来。“这回可不能再丢掉啦！”两人都下了一番苦心，平平安安地度过了最初的几个月。不料到了第五个月，阿米又遭到意外的挫折。那时家里还没有安装自来水管，一早一晚女佣都得到井台边挑水，洗衣服。有一天，阿米要去吩咐女佣做活。她来到井台水管旁边的木盆附近说完话，想顺便把水管引到对面去，不小心在青苔木板上滑了一跤，一屁股坐下了。阿米担心摔出毛病来，但又怕丈夫埋怨自己的疏忽大意，就一直瞒着宗助，什么也没有说。后来，她看到这次摔跤对胎儿发育没什么影响，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出现任何异常，渐渐放了心，就把那次过失当着宗助讲了。宗助一点没有怪罪妻子的意思，只是更加关照她多注意：

“一不小心就会出乱子啊！”

总算挨到了月份，眼看就要到产期了。宗助去机关上班也时时记挂着阿米。每次回家，再晚也要在格子门外站上一阵子，心想该不是自己不在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了吧。有一次，他没有听到预期的婴儿啼哭，以为又出了事，急急忙忙跑回家中。这才发现自己的莽撞和粗疏。

幸好，阿米临盆时正是半夜，宗助没有外出，能够呆在身边伺候她。这真是太好了。接生婆也请来了，药棉和其他用具都准备停当，产程也很顺利。然而，这小心肝在逃离子宫来到广大的人世之前，却未能呼吸一口世间的空气。接生婆拿起一

根象是细玻璃管的东西，拚命向小嘴里吹气，但丝毫没有奏效，生下来的仍然是个死胎。夫妇俩从这个肉块上分辨出了眼睛、鼻子和嘴巴，但一直没有听到咽喉里发出的声音。

接生婆临产一周之前就来仔细听过胎儿的心脏，她临走时下了保证：一切都很正常。就算接生婆的话说错了，胎儿在发育期间某处发生停滞，那要是不立即取出来，母体也就不会安然无恙地挨到今天。宗助一点点检查着，当他发现从未听说过的事实时，不由地吃了一惊。胎儿出生前一直很健康，可是脐带绕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胞衣裹住了脖子。出现这种异常，一切只好仰仗接生婆的本领了。一个有经验的接生婆，她会麻利地把脖子上的胞衣扯掉，顺势将胎儿拖出来。宗助请的接生婆相当年老，这种事应当是得心应手的。可是胎儿脖子上的脐带不止缠绕了一圈，而是两圈。当接生婆在胎儿细小的脖颈上扯除胞衣时不小心滑了手，婴儿的气管被勒住，顿时窒息了。

虽然应当怪罪接生婆，可至少有一半是阿米自己造成的，脐带绕颈这种奇异的状况，五个月之前，阿米自己在井台旁摔痛屁股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产后，阿米坐月子的时候，听到这番道理微微点头，没有吱声。她那因疲劳而凹陷的眼睛湿润了，睫毛不停地忽闪着。宗助一面安慰她，一面用手帕给她擦去腮边的泪水。

这就是夫妇俩关于生孩子的一段往事。这种痛苦的经历，使得他们再不愿提起小孩子的事来。然而，在他们生活的基调里，这种记忆却留下了凄凉的影子，一时不容易消退。有时候，一阵欢乐过后，彼此的心里总笼罩着一团淡淡的愁云。正因为如此，阿米根本不想再把过去的历史重新翻腾出来。宗助也觉得没有必要听妻子把往事再抖搂一番。

阿米所说的要向丈夫坦露的，并不是两人原来共同经历的事情。她失掉第三胎以后，听到丈夫讲起当时的情景，感到自己是个残酷的母亲。尽管自己没有沾手，可细想起来，为了夺回用自身的血肉造就的胎儿的生命，一味在黑暗和光明的歧路上等待，这就等于将它绞杀。当阿米这样想的时候，她不能不把自己当成十恶不赦的罪犯。她独自一人承担着道德上的无情苛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了解她，和她共同分担这样的苛责。就连自己的丈夫，阿米也没有向他诉说过这种痛苦的心境。

她当时也象普通的产妇一样，在床上躺了三个星期。这对于身体来说，是极其安静而舒适的三个星期。可对于精神来说，又是痛苦难熬的三个星期。宗助为亡儿做了一口小棺材，举行了一个不大惹人注目的安葬仪式。尔后又制作了小牌位，上面用黑漆写上戒名。牌位的主人是戒名的，可是他的俗名呢？就连父母也不知道。起初，宗助把它供在茶室的衣橱上面，从机关一下班回来就焚起香，香烟时时飘到躺在六铺席房子内的阿米的鼻子里。她当时的嗅觉灵敏得出奇。过不久，也不知宗助打的什么主意，又把小牌位收进衣橱的抽斗底下。那里放着在福冈死去的儿子的牌位和在东京死去的父亲的牌位，两个牌位都用绵花裹得严严实实。典卖东京住宅的时候，宗助考虑到将祖先的牌位全都带上，这会给漂泊生活带来麻烦，于是就把新死的父亲的牌位收到包里，其余全部安放在寺庙里了。

阿米躺在床上，通过眼睛和耳朵知道宗助所干的一切。她仰卧在被子里，脑子里有一条看不见的长长的因果报应的细丝，将两个牌位连结在一起。这细丝越抽越远，最后穿过牌位

系到了那个渺无形状、只剩下一团模糊影子的死婴身上。阿米在广岛、福冈和东京各留下一个记忆。她看到这个记忆的深处，有一个严酷的、不可动摇的命运支配着一切。她只能置身于这种严酷的支配之下，作一个饱尝辛酸的母亲，莫名其妙地苦度岁月。她的耳畔不时传来诅咒的声音。三周来，她躺在床上，强使自己安心地静养，同时，这种诅咒的声音又不绝于耳。三周的静卧，对于阿米说来，实在是凄楚难耐！

阿米在枕头上用凝思和遐想，送走了这苦痛的半个多月的时光。最后，她虽然想强忍着躺下，可总是受不了。在护士回去的第二天，她就悄悄起身出外散步。然而，满心的烦闷一时又排除不掉。虽然强迫着倦怠的身子活动了一下，可头脑丝毫没有转动。她失望了，到头来还是理好被子一头钻了进去。她紧闭着双眼，想极力避开这个人世。

说着说着，月子里的三周时间过去了。阿米的身子又变得自由而轻松了。她把地板收拾得干干净净，再一次对着镜子照了照那充满生气的眉宇。是更衣的时节了。阿米脱去穿了很久的厚棉衣，浑身上下又舒畅，又爽利。春夏之交的日本，自然风物万紫千红，给阿米寂寞的头脑增添了不少生趣。然而，眼前的风景也撩拨着沉积多年的旧事。此时，阿米心中对暗淡的过去产生了一种好奇。这种好奇，在眼前灿烂的春光里使她兴奋起来。

一个天朗气清的上午，阿米象平时一样送走了宗助以后，旋即出了大门。眼下正是女人家打着阳伞外出的时节。她乍在太阳下面走路，额头边微微渗出了汗珠。走着走着，阿米想起换衣服的时候，一打开衣橱，手就触到了抽斗底下那只新牌位。于是她一头钻进了占卦人的家门。

同多数文明之士一样，她从孩提时代起就迷信神明。然而，也和多数文明之士一样，在她的一生中，这迷信表面上看起来只不过是一种游戏。如果说它也能触犯严酷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那是极为罕见的。阿米此时恭恭敬敬、十分虔诚地坐在占卦人面前，询问上天是否赐给她将来养育子女的命运。这位占卜师同那些在街头摆摊、向过往行人索取一两文钱的算命人完全一样。他摆弄着算筹，揉搓着筮竹，口中念念有词，又捋着腮下的胡须认真思考了一番，这才盯着阿米的面孔，沉静地宣告：

“你不会有孩子的。”

阿米没有吱声，她在心中仔细琢磨占卜师的话，然后抬起头来问：

“为什么？”

不等占卜师回答，她又反复思索起来。

“你做过对不起人的事，罪有应得，所以决不会养育孩子的。”占卜师死死盯着阿米的眉间，果断地说。

阿米听到这话，感到乱箭穿心般地难受。她绝望地耷拉着脑袋回到家中。当天晚上，她连丈夫的脸孔都没有看一眼。

阿米过去一直没有向宗助坦露的心事，指的就是占卜师的断言。今晚，壁龛里点着油灯，夜深人静，阿米才把这件往事告诉了宗助。他听罢，心中顿时有些不快。

“神经不正常的人才到那些混帐地方去。钱花了，也没有得到好报应。往后还到占卜师家去吗？”

“太可怕，再也不去啦。”

“不去就好，你呀太傻气。”

宗助从容不迫地应了一句，又睡着了。

十四

宗助和阿米是一对情投意合的好夫妻。两人一道度过了六年多的岁月，至今没有闹过一次别扭，也从未脸红脖子粗地吵过嘴。两口子从服装店买衣服穿，从米店里买米吃。此外，再没有多少事需要求助于社会的了。日常除了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他们几乎不再意识到社会的存在。对于他们绝对不可缺少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彼此都能使自己感到心满意足。他们虽然住在城市，但却抱着寓居山野的心情。

自然形势的发展，使得他们的生活不能不流于单调。他们避开了复杂的社会生活给人们造成的烦恼，同时也失掉了通过各种活动直接从这个社会吸取经验的机会。结果，他们虽然身居城市，却自动放弃了住在城市的文明人所享有的特权。他们也常常意识到自己的日常生活毫无变化。夫妇俩彼此互相取得了满足，再没有任何其他的需求了。但是，他们心中都潜在着一种漠然的苦衷，因为他们的生活内容实在太贫乏而缺少刺激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每天例行公事，毫无厌倦地度过了漫长的日月。这并非由于他们一开始就对普通的社会失掉了兴趣，而是因为社会老跟这对夫妇作对，使他们遭受了冷遇。他们找不到向外生长的余地，就只好向内向深发展。他们的生活虽然失去了广度，却获得了深度。六年来，他们同人世没有散漫的交往，但却用六年的岁月，彼此挖掘了对方的心灵。他们

的生命寄托在两人灵魂的默契之上。在世人眼里，这对夫妇依然是普通的夫妇。但在他们彼此看来，两个人已经成了道义上不可分离的有机体。构成这对夫妇精神境界的每一根纤维，都是双方相互绞合而成的。他们简直象掉落在大水盘的两滴油，将水弹起以后便自然地汇聚在一处了。不，他们是被水弹了起来，就势结为一体，再也分不开了。也许后一种评价对他们来说更为适当。

他们在相互契合之中找到了普通夫妇难以得到的亲密和满足，同时伴随而来的也有一种倦怠感。他们的内心被这种抑郁的倦怠占据了，然而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幸福的。有时，这种倦怠在他们的意识里张起一道梦幻的帷幕，给两人的爱情罩上扑朔迷离的异彩。但这决不会给他们造成灵魂将要受到洗刷的不安。总而言之，正因为他们疏远人世，才得以成为一对情深意重的夫妻。

他们一天一天始终不渝地度着异乎寻常的和睦的日子。正象两人有时候无意识地互相对望着一样，他们时常在心目中体味着夫妇间的温暖情意。每当这种时候，他们不能不回溯一下夫妇们相亲相爱所度过的岁月。他们想到，当时是付出多大的牺牲才果敢地结婚的啊！他们胆战心惊地屈从于自然的摆布，承受着命运的可怕的报复。他们同时对于受到此种报复而争得的幸福，也从来没有忘记在爱神面前供献一炷香火表示感念。他们一边遭受鞭笞，一边走向死亡。他们深刻地感到，这鞭子的梢头凝聚着能使一切创伤得以愈合的甜蜜的东西。

学生时代，作为一名具有相当资产的东京人家的翩翩少年，宗助同其他学生一样，有着共同的超脱世俗的嗜好。当时，他在衣着、行动、思想等方面，都充分体现出当代才子的

风貌。他想在这个世界上昂首阔步。他的衣领雪白，西装裤脚整齐地翻卷着，露出织成花纹的开斯米洋袜。与此相同，他的思想也是向往浮华世界的。

他生来是个头脑敏捷的人。所以，学习对他来说，并没有费多大力气。他认为做学问是走向社会的方便之门，不先从社会上后退一步，就无法达到目的。他对学者的地位并没有多少兴趣。他在课堂上也同其他学生一样，记了许多笔记，可是回到家里，很少复习和巩固。请假所缺的功课大都没有补上。他的宿舍的桌子上，整整齐齐地堆积着这些笔记本。他经常离开井然有序的书斋到外面闲逛。朋友们羡慕他心胸旷达，宗助也颇为得意。美好的未来象彩虹一般在他眼前闪耀。

那时候的宗助同现在不一样，他有很多朋友。说实在的，所有的人在他快活的目光里都成了毫无区别的朋友。他是一个不知“敌人”是何物的乐天派。他的青年时代过得十分惬意。

“只要你不绷着脸儿，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欢迎的。”他经常对同学安井这样说。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表情严峻而引起过别人的不快。

“你身体结实，这太好了！”身子有点毛病的安井，非常羡慕宗助。

这位安井是越前^①人，长期住在横滨，言谈举止同东京人完全一样。他喜欢穿戴，长长的头发，从正中央分开来。上高中时，安井和宗助虽然不在一个班级，但听课时老是坐在一块儿。安井听不明白的地方，过后时常问宗助。两人谈着谈着成

^① 旧国名，今福井县。

了好朋友。那时候正赶上新学年开始，安井给来京都不久的宗助提供了很大方便。在安井的陪同之下，宗助如醉如痴地游览了这块新来的土地上的风光。两个人每天晚上都要到三条或四条的繁华街道上散步，有时还打京极这块地方穿过。他们站在桥中央，眺望鸭川的河水，观赏从东山静静升起的月亮。他们感到京都的月亮比东京的月亮又圆又大。在他们看厌了大街和行人之后，又利用星期六和星期日远行到郊外。那里到处生长着青翠茂密的竹林。有几颗树干上呈现深红颜色的松树，在阳光返照之下别具风采。这些都使他赏心悦目。有时两个人还登上大悲阁①，瞻仰即非②所题的匾额，倾听溪谷里摇橹的声响。那橹声宛如天上大雁的鸣叫，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有时来到平八茶馆③，在这里睡上一天。他们还叫老板娘烤味道不算佳的河鱼串当作下酒的菜。这位老板娘顶着毛巾，穿着蓝色的束腿裤子。

新的生活的乐趣，使得宗助的欲望暂时得到了满足。然而，当他浏览了一遍这古都的风物之后，又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很平淡无奇。那美丽的山峦和碧清的流水，再不象刚来时那样能在他头脑里印下鲜明的印象了。他为此而感到不满足。他怀抱着一腔青春的热血，但是他没有看见一片清幽而碧绿的树林足够使他的头脑冷静一下。相反，他也没有遇到过一项剧烈的活动而把内心的热情充分燃烧起来。他浑身的血液在急剧地奔流，他的精神十分振奋。他抱着胳膊坐着，眺望四面的山

① 京都岚山千光寺的观音堂。

② 即非（1616—1671），我国明代名僧，1657年应招赴日，同隐元、木庵号称黄檗三僧。工书法。

③ 位于京都左京区山端，以善做河鱼菜而著名。

色。

“这个古老的地方我已经玩够啦。”他说。

安井笑了，为了同宗助作个比较，他把自己认识的一位朋友家乡的故事讲给宗助听。那里是有名的驿站，净琉璃^①里的《间土山雨》这段有名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安井说，从早晨起床到晚上就寝，在这里所能见到的除了山还是山，简直就象锅底一般。逢到阴雨连绵的季节，就给这位朋友幼小的心灵带来不安，他怕四面山上流来的雨水会淹没自己所居住的驿站。宗助想，再没有比住在这种锅底一般地方的人的命运更不幸的了。

“住在这种地方的人能很好生活下去吗？”宗助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对安井说。

安井笑着，他还把从朋友那里听来的趣闻三番五次讲给宗助听。他说，这山里出身的人当中，最奇特的莫过于“舍得人头换千金”这个笑话了。宗助已经对偏狭的京都产生了厌恶的情绪，不过他想，这些故事倒也能单调的生活增加一些光彩，一百年里有那么一次也是必要的。

那时，宗助的眼睛总是投向新的世界。大自然向他展现了一年四季的景色变化，他认为没有必要为了唤起去年的记忆再去观赏春花和秋叶了。他只想从热烈的生活中尽情享受生之欢乐。对他来说，只有活着的现在和将要活下去的未来才是面临的切实问题。而那渐渐消逝的过去，只不过象缥缈的梦境一样

① 日本古典说唱艺术。《间土山雨》系“马子歌”（即赶马人的歌）的一节，后被收入著名净琉璃作家近松门左卫门的作品《丹波与作侍夜之小室节》之中。故事里的驿站位于滋贺县甲贺郡的土山之上。

变得毫无价值。他看够了这凋落斑驳的神社和荒僻冷寂的寺院。他没有勇气掉过头去回顾一下淡漠的历史。他的精神没有枯竭，致使他停留在恍惚的往昔而徘徊不前。

学年结束的时候，宗助同安井约好再会的日期便分手了。安井打算先回老家福井县，然后再到横滨去。他说到时候会写信通知宗助的。他想尽量同宗助一起乘火车回京都。如果允许，还可以在兴津住一宿，看看清见寺^①，三保松原^②和久能山^③的风景，好好玩玩。宗助十分赞同，他心中暗想，当自己接到安井的明信片时该是怎样的心情。

宗助回到东京那时光，父亲还很健壮，小六仍然是个孩子。离开一年了，他又重新尝受了都市的炎热，呼吸着煤烟，反而觉得快活。有时他站在高处向下一望，太阳底下，房顶的砖瓦绵延数里之外，象烟波浩渺的海洋。哦，这就是东京！在今天的宗助看来，一切令他眼花缭乱的事物，当时都以壮观、宏伟的景象深深印在他的头脑里。

他的未来象一朵包裹得紧密的蓓蕾，在未开放之前，不但别人不得而知，就连自己也捉摸不透。宗助朦胧地感到自己的前途似乎是远大的。就是在这年暑假里，他也没有放松考虑自己毕业以后的打算。他虽然还没有决定离开大学后进入仕途还是从事实业，但不论选择哪一条道路，从眼下开始就得努力争取，这才是最有效的办法。他直接得到了父亲的介绍，又通过父亲间接获得了父亲的朋友的提携。他物色了一些对自己前途

① 静冈县兴津町古剎。

② 静冈市东边的丘陵，德川家康曾葬于此，后迁葬日光。

③ 位于静冈县清水市东南突向骏河湾的海岸，是观赏富士胜景的地方。

有影响的人士，去拜访了两三家。他们之中有的借口避暑早已离开东京；有的远行在外；有的因事务繁忙，只能在工作单位见见面。这天一早七点光景，太阳还没有升高，宗助就乘上电梯来到砖瓦建筑物的三楼。到会客室一看，有七、八个人和他一样，在等待同一个人。宗助十分惊奇。他来到这种新地方，接触新事物，不论事情是成是败，能亲眼看看过去未曾见到过的活生生的世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

宗助每年按照父亲的吩咐，都要帮助家里晾晒衣物和书籍，这也是他感兴趣的一项工作。他坐在冷风刺骨的仓库门前的潮湿石板上，珍爱地观赏着家中祖传的《江户名胜图》^①和《江户砂子》^②等珍本。有时又坐在客厅正中暖和的座垫上，将女佣买来的樟脑分装在小纸包里，象医生发药那样包好。此时，宗助想起幼小时候来。他想起那香味浓郁的樟脑；想起大汗淋漓的盛夏；想起炮烙灸^③和蓝天里悠然飞旋的鸢鹰。

不知不觉地到了立秋时节。九月初，又刮风又下雨。空中飘浮着墨黑的云层，两三天来温度时升时降。宗助又用麻绳捆好行李，准备回京都去。

这期间，他没有忘记同安井的约会。当宗助刚回家时，心想还有两个多月，急什么。谁知时间一天天临近，他记挂起安井的消息来。自从分别以后，安井没有寄来过一封信。宗助向安井的家乡福井发了信，也一直没有回音。宗助本想再向横滨打听一下，但是安井没有留下住址和街道名称，所以再也想不

① 描绘江户（今东京）名胜的地志，斋藤幸雄编，长谷川雪旦绘。

② 江户地志，菊冈沾凉编著。

③ 用浅底陶钵燃艾叶置于头部，以治疗头痛等病症。

出好办法来了。

临行前一天晚上，父亲把宗助叫来，按照宗助的要求，在盘费之外又给了他一些零用钱，好供路上两三天的食宿和到京都以后花销。

“要尽量节省才行啊！”父亲提醒他。

象普通人家的儿子对待老子的训戒一样，宗助倾听着父亲的话。

“到明年才得见面，可要处处当心哪！”父亲接下去说。

谁知到了第二年该回来的时节，宗助没能回家。等以后回来时，父亲的遗体早已冰冷了。直到现在，他每逢想起父亲的面影，心中还直觉得难受。

眼看要出发了，宗助这才接到安井的来信。拆开一看，信中说：本打算如约一道回来的，临时有些要紧事，所以先走了一步，实在抱歉。还说到了京都再见面吧。宗助把信揣进西装里面的口袋里，登上火车。他按计划来到兴津下了车，孤身一人出了月台，沿着一条街向清见寺走去。夏令已过，到了九月初，大部分避暑的客人早已返回，旅馆比较空闲。宗助伏在能够眺望海景的一间房子里，给安井写了两三行文字的回信。里面说，你不来，我只好一个人到这里来了。

第二天，他仍然按计划独自一人游览了三保和龙华寺，搜集了许多见闻，作为到京都后同安井聊天的材料。然而，也许是天气不好或者没有旅伴的缘故吧，他不论是登山还是望海，总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呆在旅馆里吧，太闷气。于是，宗助匆匆换下浴衣，连同印花腰带一起搭在栏杆上，离开了兴津。

抵达京都的头一天，由于坐夜班车太疲劳，又收拾一会行李，时光不知不觉地便过去了。第二天走进学校一看，老师还

没有到齐，学生也比往日少。奇怪的是到处看不见安井的影子。按理说，他要比自己早来三、四天呢。宗助一心记挂着安井，回来时特地跑到他寄宿的旅馆去。安井的住地位于水木清华的加茂神社旁边。暑假之前，他就想到闲静的郊外去读书，所以特地选择了这个交通不便的富有田园风味的乡下来。他找到的这户人家，外面围着两道土墙，装扮得古色古香。宗助曾经听安井讲过，这里的主人原是加茂神社的一位神官。他有一个能言善辩的妻子，四十光景，操一口京都方言。安井就是由她照料的。

“所谓照料，只不过一天三餐做点不合胃口的小菜送来就是了。”安井刚搬来不几天，就曾经跟他说过这位女主人的不是。宗助到这里来探望过安井两三回，所以他认识这位不善于烹调的女主人。她也记得宗助，一看到他，就忙着亲热地打招呼，十分殷勤。本来是宗助来向她询问安井的消息，谁知她倒先开了口。据这家女主人说，安井自打回乡到今天，一点音信也没有。宗助满怀疑团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此后的一周时间内，宗助每逢去学校，总是想，今天一定能见到安井，或者明天一定能听到他的声音。他每天都是抱着这种希望推开教室的门，然而每天又是带着失望和不足走回来。最后三、四天，宗助与其说是想早些见到安井，不如说是担心着安井的安全。因为安井特意写信给他，说有要紧事要先回来，怎么等到现在不见踪影呢？做为一个朋友，宗助总放不下心来。他向所有的同学打听了千遍万遍，谁都不知道。只有一个人，说昨晚在四条街的人群中见到一个穿单衣^①的男人，样

① 原文作“浴衣”，系夏季穿的单层和服。

子很象安井。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二天，也就是宗助到达京都后约莫一个星期，安井果然穿着一身单衣找到宗助的住所来了。

宗助望着一身夏装、手里拎着草帽的分别已久的朋友，发现他的脸上增添了什么新的东西，这是暑假前所没有的。安井乌黑的头发上搽着油，十分得体地分向两边。他告诉宗助，自己刚刚从理发店里出来。

当晚，他和宗助兴致勃勃地闲谈了一个多钟头。安井那凝重的口齿，在宗助面前总显得不够果断的语调，以及一开口就“然而，然而”的口头禅，都和寻常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他没有说明自己为何要比宗助先行离开横滨，也没有告诉宗助他中途在什么地方拖延了时间，以至比宗助晚到京都。但是他明确地告诉宗助，是三、四天前才回到京都的，暑假前住过的寓所还没有回去过。

“你现在住在哪儿？”宗助问。

他告诉了宗助自己现在住处的名称。那是位于三条街附近的三流房子，宗助本来知道这个地方。

“为什么到那地方去呢？想长期呆下去吗？”宗助又问。

安井只推说住在那地方有点事要办。

“我不想住旅店了，想租赁一座小宅子住住。”安井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宗助听罢，吃了一惊。

又过了一周光景，安井果然象他对宗助说过的那样，在学校附近的僻静地方安家了。这是一幢京都常见的阴暗而狭窄的老式建筑，柱子和门都涂成了黑红颜色，更显得古旧。门口有一棵不属于任何人所有的柳树，长长的枝条随风飘拂，几乎扫到了房檐。宗助望着这里的情景，觉得庭院也和东京不一样，收

拾得还算整齐。这里到处不缺石头，一块巨石占据着客厅的正面，石头下边的阴凉地里生长着好多苔藓。后院里有一间储藏室，门槛烂掉了，空空地闲着。再后面是厕所，一出一进能够望见邻家的一片竹林。

宗助来这里访问是在开学后不久的十月里。他至今还记得当时秋老虎仍然很厉害，从住地到学校来来往往要打阳伞。他把伞拢好放在格子门前，向屋内窥伺了一下，忽然闪过一个穿着粗条纹浴衣的女人的身影。格子门内是泥土地面，一直通到里边。宗助没有马上进入右手的房门。屋里虽然很暗，可也能看得分明。宗助站在那里，一直看着那个穿浴衣的背影消失在后门口。接着，格子门打开了，安井出现在房门外。

进了客厅闲谈了一阵，刚才那个女子一直没有照面，既听不到她说话，也听不到她走动。房子不算宽大，她就象呆在隔壁，可是里边简直就象没有一个人。这位影子般娴雅的女子就是阿米。

安井滔滔不断地说到了家乡、东京和学校里上课的情形，可就是对阿米的事只字未提。宗助也没有勇气去问，当天就这样分别了。

第二天，两人一见面，宗助的心里仍然记挂着那个女子，可嘴里什么也没有说。安井仍然象平时一样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本来他们两个同其他推心置腹的年轻人一样，心里是藏不住什么话的，两人曾多次在一起无所不谈。可是，安井谈到这里就支支吾吾，宗助也没有那么大的好奇心，非要追根求源不可。于是，各人都把女人的事闷在心底，从来也不提她。就这样，又过了一周。

那一个礼拜天，他又去看安井。因为有个集会同他们两个

都有关系。宗助到安井这里来完全是例行公事，同那女子毫不相干。但一走进客厅坐在同一个地方，看到墙根那棵小梅花树，就分明地想起了上一次来这里的情景。这天客厅外边特别宁静，宗助不由地回忆起那位呆在这个幽静环境里的年轻女子的影像。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位年轻女子将同上回一样，决不会出现在他面前的。

宗助正在这么想的时候，安井突然把他给阿米作了介绍。此时，阿米身上没有穿前一次那件粗布浴衣。她从里间屋子走出来，瞧那装扮，好象是正要出门，又好象刚从外面回来。宗助有些意外。他看到阿米没有穿什么绫罗绸缎，衣服的颜色和腰带的光彩都未能引起宗助的好奇。阿米同宗助初次见面，也没有太多地流露出青年女人常有的娇羞。看来，她比一般女子文雅恬静，沉默寡言。她态度安闲，来到客人面前同呆在隔壁房子里没有多大区别。宗助由此推断，阿米所以很少言语，不一定是因为羞于见人而尽量避开。

“这是我的妹妹。”安井介绍阿米时，用了这样一句话。

宗助同阿米斜对面坐下，谈了一阵子话。他发现阿米的语调里丝毫没有夹带家乡的方言。

“你一直呆在家乡吗？”他问。

“不，在横滨住了很久。”未等阿米开口，安井作了回答。

原来那天两人正要上街买东西。阿米换下便服，不顾大热天，穿上了新做的白布袜子。当宗助知道在他们正要出门的时候被自己给耽搁了，心里着实有些过意不去。

“现在安了家啦，每天少不了要添置些新东西。一周里总要跑一两趟街呢。”安井笑道。

“咱们一起走吧。”宗助立即站起身来。

安井请宗助看了看家里的摆设。里间屋子放着一只带有洋铁皮灰簸箕的四方火盆，一把黄铜壶。古旧的水池子旁边放着崭新的小水桶。宗助看了一遍走出大门。安井在门上下了锁，说要把钥匙寄放在后院的人家里，就跑了过去。宗助和阿米等他的时候，又交谈了几句家常话。

宗助至今还记得他们两个在那三、四分钟的时间里谈话的内容。那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男人对一个普通的女人表示亲密的极为简单的几句话。如果形容一下，就象水一样淡而无味。过去，他在街头巷尾碰到素不相识的人，必要时也是这样打招呼的，这种事儿不知道有多少回了。

宗助一一回想着当时极为短暂的交谈。那一字一句，几乎都是不带任何色彩的听起来十分平淡的谈话。使他感到奇怪的是，这几句透明的言语为什么竟然能给他们两人的未来涂上一层鲜红的色彩呢？如今，这种红色随着时间的消逝，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艳。那种把双方都能焚烧殆尽的情感的烈焰，现在也渐渐变成了黑色，两个人的生活沉浸在暗流之中。宗助回首往事，追溯事情发展的进程，心里品味着这种淡泊的交谈是如何给他们的历史施以重彩的。于是，他感到命运具有多么可怕的力量，它能够使平凡的小事衍化成神奇的大事。

宗助记得，当两个人站在门前的时候，他们的身影折了个弯儿，有一半印在围墙上。他还记得，阿米打的阳伞挡住了她的头部，阳伞不规则的影子落到了墙壁上。他还记得，初秋的太阳微微西斜，火辣辣地照在他俩身上，于是阿米打着阳伞，两人来到不太凉爽的柳树下。宗助还记得，那是一把紫色的阳伞，镶着白边儿。柳叶尚未退尽绿色，他当时曾经后退了一步，把这两种色调对比地瞧了瞧。

今天想起这一切来是那么鲜明，那么平淡无奇。当时两人等着等着，土墙上又出现了安井的影子，三个人这才一起向街上走去。路上，两个男人肩并肩，阿米趿着草鞋落在后面。谈起话来也多半是男的对男的，而且也不长。宗助中途一个人同他们分开了，因为他要回到自己的住处去。

那天的情景一直印在宗助的头脑里。他回来洗完澡，坐在油灯前面，安井和阿米的姿影，仍然象一幅幅彩画一样打他眼里闪过。上床之后，宗助想到安井给他介绍阿米时说成是自己的妹妹，难道真的是他的妹妹吗？在向安井问明白之前，看来这疑惑是不大容易消除的。然而，他马上作出了臆断，他认为，从安井和阿米的关系来说，自己的臆断是很有道理的。他躺在床上，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在这种臆断的背后，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在他的胸中低徊。他这才一口气吹熄了已经遗忘多时的油灯。

这样的记忆，到头来渐渐消失得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在这之前，宗助和安井还没有疏远得连面都不肯见。那时候，两个人不仅每天都在学校里聚会，而且依然象暑假前一样保持往来。宗助去看安井时，阿米不一定每次都出来打招呼。那时，大体上每三回有那么一次，她仍然象头一次一样，一个人躲在隔壁房间里不肯露面。宗助对此也不介意。尽管如此，两个人还是逐渐亲密起来了，有时甚至能开几句玩笑。

不觉之间秋天又来临了。宗助仍然同去年一样，又要度过一个京都的秋天了。他觉得这种生活实在乏味。当他应安井和阿米之邀去采蘑菇的时候，他又从明净的空气里寻到了清新的芳香。三个人一起观赏红叶，从嵯峨野穿过山谷步行到了高雄。阿米卷起和服的下摆，布袜上面只露着长长的内裙，用细

细的阳伞当拐杖拄着走路。阿米站在山头，看见太阳照耀着城内的河水。水底透明，清亮，看得又深又远。她回头望着两个人说：

“京都真是个好地方啊！”

同阿米一道观赏风景的宗助，听了她的话，也感到京都确实很好。

他们一道外出的机会并不算少，在家里也经常见面。有一次，宗助照例去看安井。安井不在家，阿米孤单地坐在寂寥的秋光里。宗助问她一个人闷不闷，说着便进了客厅。两人坐在火盆旁，一边烤火，一边聊天，好长时间宗助才回去。有一次，宗助茫然地倚着寓所的桌子，正在为如何度过这段时间而发愁的时候，阿米飘然而至。她告诉他，出去买东西顺便路过这儿。宗助劝她喝茶吃点心，两个人闲聊了好大一会儿，阿米才回家。

他们你来我往，不知不觉之间树叶落光了。高高的山顶上，一个早晨变得一片银白。裸露的河滩也是白皑皑的，桥上的人影微微蠕动着。京都这年的冬天，阴冷异常，寒气不声不响地渗进了人们的肌骨。在这凛冽的寒气里，安井患了严重的流行性感冒，热度比一般伤风高得多。起初，阿米吓了一跳，好在发了一阵热，又马上退了。满以为这下子痊愈了，可一直没有除根。安井为疾病所折磨，每天的体温忽高忽低，弄得他十分苦恼。

医生说，安井的呼吸器官受了风寒，劝他换换地方。安井漫不经心地用麻绳捆扎着壁橱里的柳条箱，阿米锁上了手提包。宗助把他们两个送到七条街。火车还没有来，他们一起进了候车室，宗助有意说了些宽慰的话。

“来玩啊！”宗助走下月台，安井在窗户里喊。

“请一定来呀！”阿米也招呼了一声。

火车从红光焕发的宗助面前徐徐而过，吐着白烟向神户方向驶去。

病人在新的地方度过了年关。打从接到第一张彩色明信片起，安井每天都有信来。上面总是再三写道“有空来玩”，信中也必定夹着阿米的一两行文字。宗助把安井和阿米寄来的明信片单独放在桌子上，以便从外面一进来就能看到。他时常按顺序一张一张地重新翻阅。安井最后的一封信上说：“病已全好了，马上就回去。虽然到了这里，却一直见不到你的面，实在遗憾。接到此信请马上来一趟。”这几十个字，就足以使得耐不住清闲和无聊的宗助心动了。他登上火车，星夜到达了安井的住地。

三个人又在明亮的灯光下聚会了。宗助第一眼就看到病人的气色恢复过来了，比来这里之前好多了。安井说，他自己也有同感。他特意卷起衬衣袖子，独自抚摩着露出青筋的手臂。阿米的眼里也闪耀着兴奋的光芒。宗助很少看到她那活泼的神情。过去，阿米在宗助心目中，即使处在眼花缭乱的热闹的环境里，也能保持镇定。他认为，这种平静的心情正是从她那一动不动的眼神里表露出来的。

第二天，三个人外出观赏海景。浩渺的大海泛起深蓝的颜色。他们呼吸着带有松脂香味的空气。冬季日短，太阳赤裸裸地划过天空，老实地落到西边去了。日落时分，低低的云层染上了黄色和红色，象炉火一般。入夜，没有起风，只是时时袭过阵阵松涛的声音。宗助住了三宿，这三天接连都是晴暖天气。

宗助说他很想再呆几天，阿米也劝他多玩些时候再走。安

井说，因为宗助来玩，所以天气才好起来的。三个人背着行李，拎着提包又回到了京都。冬天自然而然地把北风送到了寒冷的地带。山上的残雪渐渐消溶，随后露出了青青的嫩芽。

宗助每当回忆到这里就想到，要是大自然的脚步到这里嘎然停止，自己和阿米也都变成化石，反而可以免遭痛苦。事情发生在冬末春初，而结束于樱花散尽、绿叶滴翠的时候。这完全是一场生与死之间的拼搏。恰似砍倒竹子熬油——苦不堪言。暴风趁两人不在意的时候将他们猛然吹倒在地，等爬起来一看，到处都是漠漠砂尘。他们发现自己也是满身灰土。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暴风吹倒的。

人世间无情地使他们背负了道德上的罪名。但是，他们在受到道德和良心的苛责之前，又一时茫然起来，怀疑自己的头脑是否清醒。在他们自己的眼里，他们不是什么可耻的、不道德的男女，而是一对关系奇特、不合伦常的情人。这里没有什么好辩解的，只是蕴蓄着不可言状的痛苦。他们一向认为，是残酷的命运同他们开了玩笑，使清白无辜的两个人遭受打击，从而把他们推进了深渊。

当太阳毫无遮拦地照射着他们眉宇的时候，两人在道德上已经跨越过揪心的痛苦。他们突露着白皙的前额，让炽热的阳光在上面留下烙印。他们认识到，两个人被一条无形的锁链连在一起。他们共同携起了手，步调一致地走下去。他们舍弃了父母，舍弃了亲戚，舍弃了朋友，扩大一点说，舍弃了整个社会，或者说是他们被这些所舍弃。宗助自己当然也被学校舍弃了。表面上看是他自动退了学，然而这只不过在形式上为他留了点做人的脸面。

这就是宗助和阿米的过去。

十五

两个人背负着这样一段历史，到了广岛也是苦恼，到了福岡还是苦恼。到了东京，心头上依然压着个大石头。和佐伯家也没有能够结成亲密的关系。叔父死了，婶母和安之助虽然活着，但是就在他们活着期间，同宗助断了交际来往，只是让他们过着冷淡的日子。今年眼看又到了年关，他还没有去过一趟。对方也没有来。小六自从搬到家里来往，内心里对哥哥也不怎么敬重。夫妇俩乍到东京的时候，小六象个头脑单纯的孩子，并不掩饰对阿米的憎恶。阿米和宗助对这些都是心中有数。夫妇两人对日谈笑，望月沉思，安安稳稳送别旧岁，迎来新年。尔今，眼看着一年又要过去了。

一到年关，街上家家户户的大门都装饰一新。道路两旁插着几十根细竹子，比屋脊还高，在寒风里沙拉沙拉直响。宗助也买了两尺多长的松枝儿，钉在门外的柱子上。他还把大红橙子放在供桌上，摆进了壁龛，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奇异的画：一株墨写的梅花，托着一轮海贝形状的月亮。宗助自己也弄不清楚，在这幅奇特的挂轴前，摆放橙子和其他供品，究竟有何意义。

“这到底有什么用呢？”他望着自己搬来的这些东西问阿米。

“不知道，反正这样摆着就行了。”阿米也弄不明白每年这

样做是什么用意。她说罢就到厨房去了。

“这样摆着也许就是为了吃吧？”宗助歪着脑袋，又重新移了移供桌的位置。

夜里，把砧板拿到茶室，大家一起切年糕。因为菜刀不够用，宗助始终没有插手。小六最有力气，他切得最多，不过大小形状不等的也最多。里面还有些切得样子很难看。小六每当切出个怪模样来，阿清就放声大笑一阵。小六把抹布垫在刀背上，斩去了粘糕的硬边儿。

“管它好看不好看，能吃就成了。”小六说罢，一使劲连耳朵都涨红了。

此外，为了迎接新年，还要炸沙丁鱼干，做好酱肉酱菜装在食品盒里。除夕晚上，宗助带着房租到坂井家里拜年。他特地先绕到后门口，看到毛玻璃门上映着明亮的灯光，院子里人声嘈杂。门口坐着收帐的小伙计，手里拿着帐本。他看到宗助，站起来打招呼。房东和太太都在茶室里。屋角里坐着几个常来常往的手艺人，穿着印有商号的工作服，低着头扎了几个稻草圈^①。旁边堆着交让树叶、羊齿树叶、碎纸和剪刀。年轻的使女坐在太太面前，把零用钱和银元摆放在铺席上。

“啊，欢迎。”房东看到宗助说，“年关到了，想必很忙吧。你看，这里乱得不象样子。来，这边请。咱们这种年岁的人都讨厌过年哩。即使再热闹，过上四十几次，也就厌烦啦。”

听房东说起来，送旧迎新倒是件麻烦事儿，可从他的表情上却找不到一丝愁容。他很健谈，气色十分好，晚饭似乎喝了点酒，双颊上还带着醉意。宗助抽房东递给香烟，约莫交谈

① 日本风俗，过年时挂在门口作为装饰。

了二、三十分钟，就回去了。

到了家中，阿米说要带阿清一同去洗澡。她用手巾裹着肥皂盒，正等着丈夫回来看门。

“干什么去啦？怎么这样长时间？”她说看着表。时间将近十点了。阿清洗完澡还要去理发店整理发型呢。在这个大年夜里，对于清闲的宗助来说，也有各种活计要干。

“帐都还清了吗？”宗助站着问阿米，阿米告诉他还剩一家木柴店没有结。

“等来了就给他吧。”阿米从怀里掏出一只男人用的脏钱夹和专门盛银币的钱包，交给了宗助。

“小六干什么去啦？”丈夫用手接过来问。

“刚才说是出外观看除夕夜景去啦。难为他了，这么冷的天。”阿米话音刚落，阿清就大声笑了起来。

“他还年轻嘛。”阿清说完来到厨房门口，找出了阿米的木屐。

“他到哪儿去看夜景？”

“听说从银座逛到日本桥大街。”

此时阿米已经走出了房门，接着传来了打开二道格子门的声响。宗助听着响动，独自坐在火盆前边，凝望着快要变成灰烬的炭火的颜色。他的脑子里浮现出明日升起的鲜红的太阳。他仿佛看到外面巡游的人们都戴着漂亮的丝绸礼帽。他仿佛听到了刀剑的撞击声和马的嘶鸣；听到了玩羽毛毽子的声音。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大年初一了。他将看到许多令人精神焕发的热闹场景。

他的心中掠过成群结队过节的人们的姿影。他们显得那般高兴，那般热烈。可是人群里没有一个人会挽起宗助的手臂邀他

一道前行的。他象一个没有被邀请出席盛宴的局外客。他又象是被禁了酒一般，对生活失掉了沉醉的感情。他只想同阿米能在这种平凡的生活浪花里度过自己的一生，此外再没有比这更强烈的欲望了。在这繁忙的除夕夜晚，他一个人守着这个家，这种岑寂的生活正是他平生最真实的写照。

过了十点钟，阿米回来了。灯影映着她的两颊，比寻常更加红润、光亮。澡堂里的水气似乎还没有消散，内衣微微敞开着，可以看见后脖颈上露出的高高的领子。

“实在不象样子，连澡盆都抢光啦。”她长吁了一口气。

阿清回来已经过了十一点了。她那梳理得极漂亮的头发刚闪进格子门，就忙着打招呼，说回来得太晚了，都因为等了两三个人才挨上号儿。

只有小六迟迟不回家。挂钟敲十二点的时候，宗助说要去睡觉。阿米说，今晚要早睡，那就太不象话了，要他呆着聊天儿。幸好，过一会儿小六回来了，他说他从日本桥经银座又转到了水天宫^①，电车太拥挤，等了好几辆才乘上，所以回来晚了。

小六说，他到白牡丹杂货店，想弄到一只时髦的金手表，但又没有什么东西好买，只得买了一盒带铃铛的玩具布袋，算是获得了抓彩的权利。这时，机器吹起来几百只汽球，小六抓到一只，结果不是金表，而是一袋俱乐部牌洗头粉。

“给嫂嫂用吧。”他从衣袖里掏出洗头粉，放在阿米面前。

“这个请转交给坂井家的小姐。”然后，他又把系着铃铛的梅花形玩具布袋放到宗助面前。

这个小家庭里极单调的大年夜，就这样结束了。

① 日本桥附近的神社。

十六

正月初二，下了一整天的雪，把这个家家忙于过年的都市涂上了白色。半夜里，宗助夫妇听到积雪从铁皮屋檐上滑落下来，扑通扑通不时发出惊人的响声。这种响声一直继续到雪住了、屋顶恢复了原来的颜色为止。小路一片泥泞，同下过雨不一样，看来一天两天干不了。

“这怎么行啊？”宗助每逢穿着沾满泥水的鞋子回来，总是看着阿米这样说。看他那副神态，好象阿米就是弄坏道路的罪人。

“对不起，让你受苦啦。”阿米只好笑着说。然而宗助却想不出拿什么玩笑话回敬她。

“阿米，你不要以为走到哪里都要穿高齿木屐，去下町^①就不同啦。那里的条条马路都是干燥的，还起灰哩！穿着高齿木屐太难为情啦，简直不好走路。我们住在这种鬼地方，比别人落后一个世纪！”

宗助说这话时，脸上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不满。阿米望着丈夫鼻孔内钻出来的烟圈儿，任凭他说下去。

“到坂井先生家，可不能说这样的话啊！”她轻声地叮咛

① 泛指东京都台东、千代田、中央、港区等一带地方。江户时代，这里商业兴隆，市肆繁荣，是下层平民聚居之处。

着。

“叫他让点房钱吧。”宗助只是这么说，并没有去找坂井。

元旦早晨，宗助只给这位坂井送去一张名片，未等见到房东的面就出了大门。他到有交往的几处地方转了一天，直到晚上才回家。原来坂井在他外出的时候来过了，这使他十分过意不去。初二下雪，没有什么事可做。初三那天傍晚，坂井家打发使女来说，如果方便，请老爷、太太还有少爷今晚一定去玩。

“要干什么呢？”宗助疑惑不解。

“肯定是玩纸牌^①，他家小孩子多啊。”阿米说，“你还是去吧。”

“特意来请，你就去吧。我好久不玩纸牌啦，不行啊。”

“我也好久不玩啦，眼生得很呢。”

两人都不愿意去。最后决定请少爷代表大家去一趟。

“请少爷去吧。”宗助对小六说。

小六苦笑着站起来。夫妇俩管小六叫“少爷”，实在太滑稽了。他俩看了看小六的窘态，一齐笑出声来。小六从暖融融的空气里走出来，冒着严寒走了一段街路，又坐到温暖如春的电灯光下面了。

当天晚上，他把除夕买的那只梅花形玩具布袋揣在袖筒里，作为礼品送给了坂井家的小姐。本来他叫哥哥转送的，这

① 原文作“歌加留多”，每张纸牌上印有一首著名和歌（古代短诗）。其中一种玩法是：将纸牌摊在铺席上，一人在旁朗读诗句，其余的人则争先挑出写有该诗句的那一张，最后以得牌多少决定名次。

回他亲自带来了。回来时，袖筒里又装进一只裸体玩偶，这是中彩得到的。玩偶的额头上缺了一块，上面涂着黑墨。小六把玩偶放在哥嫂面前，一本正经地说，她是袖萩^①。夫妻俩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就是袖萩，小六当然也不知道，坂井太太给他仔细讲解了一番，他仍然记不住。房东便在信笺上用潇洒的笔墨抄下了原文交给他，并叮嘱他回家后让哥哥和嫂嫂看看。小六探手从袖筒里取出那张信纸，上面写道：“此墙一重似黑铁。”接着在括弧里注明：“该小人额角缺损，故以墨涂之。”^②宗助和阿米看了，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这小人做得真巧妙。是谁想出来的？”哥哥问。

“你问是谁……”小六仍然是一副无可奈何的神色。他放下玩偶，回自己房间去了。

又过了两三天，好象是初七那天傍晚，坂井家的那个使女又来郑重地传达了主人的邀请。说主人要他们空闲的时候过去聊天。当时，宗助和阿米点上油灯正要吃晚饭。宗助端起饭碗说：

“春天终于来啦！”

这时阿清前来传达坂井家的口信。阿米望着丈夫的脸，微笑着。

“又有什么好玩的呢？”宗助放下饭碗，迟疑地皱起了眉头。

问了坂井家的使女才知道，没有来别的客人，也没有作什

① 古典戏剧净瑠璃《奥洲安达原》第三折《袖萩祭文》中女角色的名字。

② 这两句话系双关语，日语原文的读音近似，而前者又是剧中人袖萩的道白。

么准备。太太也领着孩子走亲戚去了，不在家。

“我这就去。”宗助说着出了大门。

宗助讨厌一般的社交，除非不得已，他是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中露面的。他也不想结交许多私人朋友。他没有时间访亲问友，惟独坂井家是个例外。宗助时常闲来无事也自动到坂井那里聊天，借以消磨时光。同他相反，坂井倒是世上极善交际的一个。这位社交界的坂井居然能同孤独的宗助谈得拢，这事就连阿米也感到奇怪。

坂井说了声“请到那边去”，两人便穿过茶室，沿着走廊进入狭小的书斋。屋内壁龛里悬挂着用棕榈笔书写的五个斗大的字，笔力遒劲。书架上摆着一盆漂亮的白牡丹。此外，桌子和座垫也都很阔气。

“请吧。”坂井起初站在黑暗的入口处，他说着，不知在什么地方“咔嗒”拧了一下，电灯亮了。

“请等一下。”接着，他用火柴点着了煤气炉。这个煤气炉很小巧，同这座房子十分相称。坂井然后劝他坐在座垫上。

“这是我的藏身洞，遇到麻烦就到这里避难。”

宗助坐在厚厚的棉垫上，觉得这里十分宁静。煤气炉燃得正旺，发出微微的响声，一股暖流从脊背上逐渐涌上来。

“来到这里实在快活，再也不想出外交际了。你多呆些时候吧。说真的，过年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事儿。我一直忙到昨天，弄得精疲力尽。我真服啦，年关这几天确实把人害苦啦。今儿下午，我终于病倒了，远离开尘世呼呼睡了一觉。醒来洗了个澡，吃了饭，吸了一支烟，这才发现妻子带着孩子走亲戚去了。怪不得家里静悄悄的。于是，我又一阵无聊起来。人

也是个恣情任性的家伙。然而不管怎么无聊，我再也不想听到或看到那些拜年的人群了，应酬起来实在麻烦。我也害怕过年时吃这个喝那个。因此，我想找你这个对过年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或者说与世无争的人来叙谈叙谈。我这样说也许太失敬了吧？一句话，我很想同你这位超然派人物聊聊，所以才特地打发使女叫你来一趟。”

坂井说起话来，依然是滔滔不绝。在这位乐天派面前，宗助常常忘记自己的过去。他有时想，自己的一生要是得到顺利的发展，不也变成了这样的人物吗？

这时使女打开三尺宽狭窄的房门走进来，郑重地向宗助施了礼，随后把装着点心的木盘儿，一只放在宗助面前，另一只放在主人面前。她一句话没说，退了出去。盘子里盛着皮球般大小的乡间蒸包子，上面插着一根比寻常大一倍的牙签。

“请趁热吃吧。”房东劝道。宗助看到这包子又热又软，似乎刚出笼不久。他好奇地盯着那层金黄的表皮。

“不是现做的。”房东说，“昨晚到一户人家，看到蒸包子，我半开玩笑地称赞了几句。他们就送给我一些带回来。当时很热乎，为了待客，刚才又把它重新蒸了一下。”

房东既不用筷子也不用牙签，他随手将包子掰开，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宗助只好跟着东施效颦一番。

其间，房东谈起他昨晚在饮食店碰到了一位奇怪的艺妓。这位艺妓很喜欢袖珍版的《论语》，不论乘火车还是赏风景，她的怀里总是揣着这本书。

“她说，在孔子的门生里她最喜欢子路。问她为什么，她回答，子路这个人老实，教给他一件事，只要还未完成，他就不愿再询问新的事。我不知道子路是怎样一个人，所以很难插

嘴。我问她，如果碰到了相知，在没有结成夫妇之前又出现了个倾心的人，你苦恼不苦恼呢？……”

房东津津有味地讲述着这件事。从他谈话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常常出入这种场合，对各种刺激已经麻木不仁了。但是习惯成自然，一个月里总要往那里跑上几趟。仔细一问才知道，这位无所事事的男子，在饱享欢乐弄得疲劳不堪的时候，也很需要躲进书斋养养精神。

宗助在这方面并非一点也没有沾过。所以他无须硬要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每每谈起寻常事来，反倒能称房东的心意。坂井从平凡的宗助的言谈之中，仿佛窥见到他有一段大放异彩的过去。可是，每当看到宗助不大愿意说下去的时候，他就立即岔开。这与其说是策略问题，不如说是出自礼让。房东这样做，丝毫没有引起宗助的不快。

他们还谈到了小六。房东对这个青年的观察，有两三处显得十分新鲜，连宗助这位同胞兄长也没有留意到。不管房东对小六的评价是否得当，但听起来却很有趣。比如房东指出：小六的头脑同他的年龄不相称，不适于考虑复杂的事物；他的性格过于单纯天真，简直象个孩子。宗助听了，立即点头称是，他说，光靠学校教育，没有经历社会的教育，不管多大年龄，这种性情都会一直保持下去。

“是啊，与此相反，光受社会教育没受过学校教育的人，虽然也能充分具备复杂的性格，可是头脑永远是幼稚的。这样也许更糟。”

说到这儿，房东笑了笑。

“怎么样，叫他到我这里来做个学生吧，也许会受到一点社会教育的。”原来，房东的学生在他的狗生病住院前一个月，

就应征入伍了，眼下眼前一个人也没有。

宗助非常高兴，没等他提出要求，这个安置小六的好机会，竟然同春天一起自动降临到他面前了。过去，他从来不敢主动向这个社会索取好意和温暖，现在突然听到房东主动提出来，他有些吃惊，一时反倒没了主意。他琢磨着，要是可能，他想早点把弟弟安置在坂井家，自己可以省点花销，加上安之助的一点帮助，好歹能供给小六受完高等教育，实现他本人的意愿。他把这些心里话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房东。房东连连答应着，表示理解他的处境。

“就这么办吧。”最后，两个人初步商谈妥贴了。

宗助想，谈到这里该告辞回家了。他道了别，正要往回走，房东留住了他，叫他再多呆一会儿。房东说夜很长，现在刚黑天。他掏出表给宗助看了看。说实在的，他非常无聊。宗助呢，回去除了睡觉，也没有旁的事儿。所以，他又挪挪屁股，重新点上一支香味浓烈的纸烟。最后，他也学着房东把两膝在柔软的座垫上松散开来。

“唉，有个弟弟也会带来不少麻烦的。我也被不争气的弟弟作践苦啦。”

房东由小六的事联想起自己来。他谈到自己的弟弟在大学里如何乱花钱，而自己的学生时代又是如何俭朴。宗助问房东，这位好摆阔气的弟弟后来走上了怎样的道路，朝什么方向发展了。他想借此验证一下，那个可怕的命运如何左右着一个人的前途。

“冒险家！”房东突然冒了这样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据房东介绍，他的这位弟弟毕业后进入了一家银行。但是他老嫌挣不到钱。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他不顾哥哥的劝阻，

到满洲去了，说要去寻求更大的发展。他在那儿干了些什么呢？他经营一家门面庞大的运输公司，利用辽河水流，用船舶向下游运送豆饼、大豆。后来忽然遭到了失败。他虽说不是总股东，但一算帐，结果损失很大。事业当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本人也随之失去了地位。

“打那以后，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后来一打听，吓了我一跳。他到蒙古流浪去啦！我真不明白他有多么大的冒险心，可多少也在替他捏把汗哪！不过那时节，我基本上没怎么管他，心想他总会有办法的。他有时也来信，说蒙古那地方缺水，热天往马路上洒阴沟里的脏水。阴沟里的水洒完了，就洒马尿。到处臭哄哄的……有时也提到钱的事，反正一个在东京，一个在蒙古，我没有理睬。这样天各一方也好，谁料年前这家伙突然回来了。”

房东象想起了什么似的，他把悬挂在壁龛里那件垂着漂亮的穗子的装饰品取了下来。

这是一把装在丝袋里的尺把长的刀子。刀鞘是用云母般碧绿的东西缀成的，有三处镶着银边儿。刀身只有六寸长。刀刃很薄，但刀鞘却很厚，象个六角形的橡木棒子。再仔细一瞧，刀柄后方并排插有两根细棍儿。这是把刀身嵌合在刀鞘之上的银制销子。

“他带来了这件礼品，听说这就叫蒙古刀。”房东说罢，掏出刀来给宗助看。他还把后柄上两根象牙般的细棒也拔掉了。

“这是筷子，蒙古人时刻把它挂在腰间。听说到了吃饭的时候，就用刀剝肉，用这双筷子从旁夹着吃。”

房东一手捉刀，一手拿筷，做出边切边吃的架势。宗助出

神地凝视着这件精巧的制品。

“他还送来了蒙古人使用的帐篷，跟过去的地毯没有什么两样。”

什么蒙古人善于骑马啦，蒙古狗瘦而细长，样子很象西洋猎犬啦，他们被中国人压挤得越来越窄小啦，等等。——房东把最近从那边归来的弟弟跟他谈的事，原原本本地讲给宗助听。宗助对这些闻所未闻的故事十分感兴趣。他听着听着不由地产生了好奇：这位弟弟在蒙古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冒险家！”他问房东，房东又使劲重复了刚才那句话。“他干些什么，我也不清楚。他只对我说搞畜牧，而且获得了成功。这些话都不可信。他过去经常吹牛欺骗我。这回来东京办事也很奇怪，说什么要给蒙古国王筹款两万元。他到处奔走，说要是借不着钱，自己的信誉就毁啦。他首先抓住我不放。我想，管你什么蒙古国王，即使拿大片国土作抵押，蒙古和东京有什么相干？我不答应，他就暗地运动我的妻子，说什么哥哥这样成不了大事。看他那副趾高气扬的派头，真叫人没办法。”

房东说到这里微微笑了。他不解地望了望宗助神情紧张的面孔。

“怎么样，你见见他吧。他特意穿着一件毛皮袄，又肥又大，可有意思啦！到时候，我可以介绍一下。正好后天晚上我管他吃饭。你不要被他骗了，让他讲，他只管默默地听着。这样，就没有什么危险，只会觉得有趣。”

在房东再三劝说下，宗助有些心动了。

“来的只是令弟一个人吗？”

“不，还有他的一个朋友，他们会一起来的。那人姓安

井，我从来未见过，弟弟一直想给我介绍来着。实际上我邀请的是他们两个人。”

当天晚上，宗助带着一副苍白的面孔跨出了坂井家的大门。

十七

宗助和阿米的关系，为他们的一生涂上了阴暗的色彩，生活里似乎有个幽灵时时徘徊，给两个人的精神带来压抑。他们知道，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潜伏着为人所看不见的恐怖，就象结核病灶一样。然而，他们都佯装不知。就这样过了新年。

当初，最使他们苦恼的是，他们的过错影响了安井的前途。当这个搅得他们坐立不安的阴影归于消失的时候，又听到了安井中途退学的消息。这一定是他们在妨碍安井的未来吧。其后又风闻安井回到了故乡，瘫痪躺在家里。两口子每听到这样的讯息，心里就一阵难过。最后又传来音讯，说安井到满洲去了。宗助暗暗思忖：莫非他的病已经全好了？又转念一想，也许去满洲的说法不确实吧？因为他认为，不论是从身体状况还是个人性格来讲，安井不会到满洲或台湾那些地方去的。宗助千方百计想弄清事情的真相。后来通过某种关系打听到了安井呆在奉天，而且还知道他很健康，活跃，一直忙碌地工作着。当时，夫妇俩互相望了望，这才松了口气。

“这下子好啦！”宗助说。

“总比生病强啊！”阿米说。

打那之后，两人再也不提安井的事了，连想也不敢想。因为宗助和阿米心里很清楚，是他们迫使安井退学，返回乡里，接着就沉痾不起。要是安井果真去了满洲，他们不管怎样悔恨和苦恼，都无法挽回自己的罪过。

“阿米，你心中还有没有信仰呢？”宗助有时问。

“有啊。”阿米回答。接着她又反问：“你呢？”

宗助只是微笑，什么都不说。他也不再追问阿米是什么信仰了。对于阿米来说，这信仰也许是一种幸福。因为在她心目中，再没有比这样的信仰更鲜明、更完整的东西了。两人从不到教堂的长椅上坐一坐，也从不跨进寺院的大门。他们从大自然所赐予的时光里获取力量，以此作为缓冲，姑且使自己平静下来。有时，他们会突然感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哭诉。但这种哭诉还不足以用“痛苦”和“可怕”等残酷的词儿形容它，因为它是那么微弱，那么淡薄，同他们的肉体 and 欲望相去甚远。归根结蒂，他们的信仰既不指望神明，也不仗恃佛陀。他们的信仰就是两个人互相依存着生活下去。他们紧紧抱合在一道，描绘出一个理想的圆来。他们的生活在寂寥中获得了满足。这种寂寥中的满足感，流露出一种甘美而悲凉的情调。他们同文艺和哲学无缘。他们品味着这种生活的情趣，为充分了解自己的现状而感到自豪。在这一方面，他们比那些具有相同际遇的文人雅士更富有，更纯粹。——这就是初七晚上，宗助应邀到坂井家得知安井的消息之前，夫妇俩共同的思想状态。

那天晚上，宗助一回到家里就望着阿米的面孔说：

“我的心绪不太好，快些睡吧。”

阿米倚着火盆在等他，听他这么一说，吃了一惊。

“怎么啦？”阿米抬起眼盯着宗助。宗助站着一动不动。

宗助外出归来带着这样的表情，在阿米的记忆里是很少见的。阿米站起身，一种无言的恐怖似乎正向她袭来。她机械地从壁橱里取出被褥，遵照丈夫的嘱咐整理床铺。这时，宗助依然袖手站在旁边。被子一经理好，他就匆匆忙忙脱掉衣服钻了进去。阿米一直没有离开他的枕畔。

“出了什么事呀？”

“没什么，心里有些不自在，这样呆上一会儿也许会好的。”

宗助的声音从半盖着的被子底下传出来，阿米听着有些瓮声瓮气的。她黯然神伤地坐在枕头旁，纹丝不动。

“你走吧，我有事会叫你的。”

阿米这才回到茶室去。

宗助盖好被子，强使自己闭上了眼睛。黑暗里，他反复回味着坂井对他说的话。宗助从来没有想到安井呆在满洲的消息，会通过房东的口告知他。再过两天他竟然同安井一起被房东邀去做客，他俩将并肩而坐，或者相对而酌。直到今天晚饭之前，他连做梦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种事情！他一边躺着，一边思虑着刚刚度过的两三个小时。他觉得这事来得太突然，太令人迷惑不解了。他有些悲戚。他并不自命为一名强者，以致非要借助这种偶发的事件，不预先告知一声就从背后猛然投过绊脚索把人绊倒。他相信，处置自己这样柔弱的男子，会有许多更为稳妥的办法的。

他追忆着同坂井谈话的过程：从小六到坂井的弟弟，接着就谈起了满洲、蒙古，又从坂井的弟弟回到东京引出了安井。他觉得他所遇到的偶然事件太多了。尔今，一般人所难以遇见、

将会使自己过去的伤痛重新复发的偶然事件又来到了。他感到自己是千百万人之中挑出来的不幸的人物。他一阵痛苦，一阵愤怒。他躺在黑暗的被窝里长吁了一口热气。

经过这两三年的岁月渐渐愈合的创伤，现在又开始剧烈地疼痛了，伴随着疼痛还发起热来。往日的伤口又重新裂开，毒气一股脑儿朝里面灌。宗助想，干脆把一切都告诉阿米，让她一起来分担痛苦。

“阿米，阿米！”他叫了两声。

阿米立即来到他的枕边，俯视着宗助的面孔。宗助把脸全部从被子里露了出来。里间屋子的灯光，斜映在阿米的半张面孔上。

“给我一杯开水。”

宗助终于没有勇气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他临时撒了个谎，遮掩过去了。

第二天，宗助按时起床，象平日一样若无其事地吃完了早饭，陪他进餐的阿米，脸上也现出了安详的神色。他望着她，心中泛起了既高兴又可怜的情绪。

“昨晚吓了我一跳，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情呢。”

宗助低着头，只管喝茶碗里的茶。怎么回答妻子好呢？他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词儿。

这天，一早就刮起了狂风，风卷着尘埃，有时甚至把行人的帽子给吹跑了。阿米劝宗助，要是发热就不好了，叫他歇一天。他不听，照例乘上电车，在风和电车的呼啸声里缩紧了脖子，盯着一个地方瞧。下车时，传来了“嗖——嗖——”的响声，抬头一看，是上面铁丝的声音。正在大自然发出狂暴威力的时候，不知何时，天空悄悄地露出了一轮明亮的太阳。风穿

透了西装裤子，渗进来一股凉气。大风夹着灰沙向护城河方向飘去。宗助看得十分清楚，那情景就象斜着飞洒下来的雨丝。

他到机关里没有做什么事，只是握着笔支着两腮在思考什么。他不时研着墨，而这些墨又根本用不着。他拼命地抽烟，若有所思地时时透过玻璃窗望望外面。窗外依然是风的世界。宗助只巴望早点回家。

下班时间到了，宗助回到家里，阿米不安地瞧着他的脸问：

“还好吧？”

宗助只得回答说没什么，似乎累了点。他马上钻进有暖炉的被子里一动不动，一直躺到吃晚饭的时候。太阳下山了，风也息了。白天闹腾了一天，到了夜里，四周立即平静下来。

“现在好了，没有风啦。要是再象白天那样刮下去，坐在家中也要心烦意乱的啊。”听阿米的口气，她似乎很怕刮大风。

“今晚上稍微暖和了一些了，这个年过得倒挺安稳哩。”宗助沉静地说。

吃罢晚饭，他点上一支香烟，突然邀请妻子说：“阿米，去书场吧。”这在他是少有的事。

阿米当然没有理由拒绝丈夫。小六不愿去听三弦，他说，呆在家里煮粘糕吃反而更自在。夫妇俩撇下小六看家，就一同外出了。

他们来迟了一步，书场已经坐满了人，再没有放座垫的余地了。两人在最后面挨了挨，找了个地方，半蹲半坐着。

“人真多啊！”

“春天到了，谁不出来玩玩呢。”

两人低声谈论着，朝四下望了望。大屋子里人头钻动。靠

近说书人的高椅子旁边，烟雾腾腾，看上去模模糊糊的，不甚清晰。宗助想，到娱乐场所来的黑压压的这些人，想必有的是时间，闹腾到半夜也无妨。他望着每个人的脸庞，心里十分羡慕。

宗助决心面朝正前方，专心致志地听三弦儿。但是，不管他如何集中精神，都觉得实在没兴趣。他不时斜过眼来，偷偷溜一下阿米的脸。他发现阿米始终把视线对着前方，似乎忘掉了身旁的丈夫，全神贯注地听故事。在宗助所羡慕的人群里，当然包括阿米在内。

“怎么样？该回家啦。”

中间歇场的时候，宗助对阿米说。她听到丈夫突如其来的提议，十分诧异。

“不喜欢吗？”她问。宗助没说什么。

“怎么都行。”阿米不愿意违拗丈夫的意思。

宗助想到是自己主动把阿米带来的，觉得有些对她不起，所以还是忍耐着，直到散场为止。

回到家中一看，小六盘腿坐在火盆前，手里拿着一本书。书皮都卷起来了，他也不管，一边烤火，一边阅读。水壶摆在旁边，开水又变冷了。盘子里盛着三、四片烤好的粘糕，网子下面的小碟里盛着吃剩的酱油。

“有趣吗？”小六听到声音，站起身来。

夫妇俩在地炉旁烤热了身子，立即上床睡了。

第二天约略同前一天一样，宗助的心情仍然没有平静下来。他下班后照例乘上电车，心里思忖着，今晚安井要同自己一前一后到坂井家做客了。他总觉得为了和这个人见面，自己急如星火地赶回去，有点太不近情理了。不过，他也很想从旁瞧一

瞧，安井打那之后究竟变得怎么样了。

坂井前天晚上谈起自己的弟弟时，一口说定他是个“冒险家”。如今这话又在宗助的耳畔大声轰鸣。宗助从这句话里联想起那种自暴自弃、愤恨难平、不仁不义和颠预莽撞的行为，坂井的弟弟在这些方面肯定有所表现。宗助又想象同他一起去满洲、有着共同利害关系的安井该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的想象当然也仍然未脱开冒险家的范围，甚至更带有强烈的冒险意味。

对于这样的冒险家，宗助总是往堕落的方面想。他感到自己应当对此负担全部责任。他想见见来坂井家做客的安井，以便从他的模样上揣度安井如今的人格。他希望安井不要象他所想象的那般堕落，以便好使自己得到些慰藉。

宗助巴望坂井家有这样一块方便的地方：他站在近旁，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窥探那人的举止。不幸的是，他想不起来有这样理想的藏身之地。要是太阳落了之后再来，自己固然不易被认出来，不过，自己呆在暗处，也不能看清来客的面孔。

想着想着，电车到了神田。宗助照旧下来换车，向自家方向奔去。这时，他很痛苦，似乎每走一步就接近安井一步，他的神经有些不堪忍受了。先前那种打算就近观察一下安井的好奇心本来就不怎么强烈，到了换车的时候，这个念头全然被压抑下去了。他象许多人一样，在寒冷的街道上赶路，然而他却不象其他人那样有着明确的目的。商店里亮着灯，电车上也是灯火通明。宗助来到一家牛肉店喝起酒来。第一瓶喝得很香，第二瓶有点勉强，第三瓶他也还没有失去理智。宗助靠着墙，象个没有着落的人一样，醉醺醺地睁着朦胧的双眼，直盯着一个地方瞧。

时间一点点挨过去，用晚餐的人熙来攘往。多数人吃罢饭

就立即结账出去了。宗助默然坐在嘈杂的人群中，后来感到已经泡了比别人长两三倍的时光，不能再呆下去了，这才离开了座位。

外面，街道两旁店铺里的灯光，照得一片通明，连行人的衣帽都看得十分清晰。然而对于寒天冻地来说，这光亮显得那么微弱。夜，使得家家户户的灯光变得微不足道，它依旧是那样黑暗，那样广袤。宗助裹着一件同夜色相合的灰色外套赶路。此时，他感到自己呼吸的空气仿佛也是黑的，一直浸染到肺里的血管。

今晚，他再没有心思乘坐铃声丁当、匆匆忙忙从面前驶过的电车了。他忘记了同那些各有归宿的行人一同加快脚步。作为一个无根无蒂的人，他似乎开始扮演了漂泊者的脚色。他细细思量着，要是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自己的心情将会怎样呢？他暗自为将来而烦恼。时光能使一切创伤得到愈合。这句从以往的经验里总结的格言，是他从自家的历史里发掘出来铭刻在胸中的。谁知这句格言到了前天晚上就彻底崩溃了。

宗助在黑夜里行走着，他想从以上的情绪中解脱出来。这种情绪使他变得软弱、急躁，精神不安，心胸偏狭。他只想在透不过气的压抑中寻找一个切实的办法拯救现在的自己。他把造成这种抑压的因素——自己的罪行和过失，完全从这种结局中分离出来。他这时再也顾不得去考虑别的事，只是一味在为自己谋划。从前，他一直忍耐着过日子；今后，他必须积极改造自己的人生观。而这样的人生态度光凭口述或耳闻是不顶用的，必须从内心里根本掌握住它的实质才行。

宗助一边走，一边在嘴里不住地念叨“宗教”二字。然而他每念叨过一遍，心中的反应也就随之消失，象抓着一把烟雾

一样，松开手就什么也不见了。“宗教”真是个飘忽不定的东西。

同宗教相关联，宗助想起了参禅的事。过去，他在京都的时候，班里有个同学，曾经到相国寺参过禅。当时，他讥笑那个同学的迂阔行动。他想，现在竟然还有这种事。他看到那位同学的举动同自己没有什么两样，越发感到愚昧、荒唐。

宗助至今一想起他的同学把他的侮蔑不当回事，不惜花费宝贵的时间到相国寺去，这种动机使宗助为自己的轻薄行为而深深悔恨。往昔，如果真能象世俗所说的那样，靠参禅的力量可以达到安身立命的境地，哪怕十天、二十天不到机关上班，他也要试一试。然而自己心里明明白白，对此道全然是个门外汉。

回到家中，他依旧看到了阿米，看到了小六，看到了茶室、客厅、油灯和衣橱。一切都没有变化。他深深感到，惟独自己是在异常的状态下度过这四、五个钟头的。火盆上方吊着小锅，蒸汽从锅盖的缝隙里冒出来。火盆旁边自己常坐的地方铺着座垫，前边早已摆好了饭菜。

宗助看了看那只底朝上倒扣的饭碗，和多年来早晚用惯了的木筷，说：

“我不吃啦。”

阿米听了有些不大情愿。

“是吗？我想你大概因为下班迟，在外头吃过饭了。可又怕万一没吃，才准备的。”阿米说着，用抹布撮起锅耳朵，放到茶壶垫子上。然后喊阿清把饭盘收拾到厨房里去。

宗助有个习惯，每逢下班后因故在外头耽搁了未能马上回家，他回来后总要把情况简略地向阿米汇报一下。阿米呢，要

是不听他说清楚，心里也是放不下。可是今天晚上，他在神田下车后到牛肉店拼命灌酒的事一个字也懒得提。蒙在鼓里的阿米象平时那样，想一五一十问个明白。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只是想到店里吃点牛肉。”

“这么说，你是为了消食儿才步行回来的罗？”

“嗯，是这样的。”

阿米疑惑地笑了。宗助心里反而更难受。

“我不在家，坂井先生没来叫我吗？”过了一阵子，他问。

“没有。怎么啦？”

“前天晚上我在他家里时，他说要请我吃饭来着。”

“又叫你去啦？”

阿米显得有些茫然。宗助说到这里，刹住话头睡了，脑子里却象走马灯似的不得安宁。他时时睁开眼，看看摆在壁龛里的那盏昏暗的油灯。阿米似乎睡得很甜。最近几天，宗助自己睡得很好，而阿米有几个晚上都为睡眠不足而苦恼。宗助闭上眼睛，清晰地听到了里面屋子挂钟的响声。此时，他更感到凄苦难熬。起先，挂钟接连响过了几下，过一会儿又“当”地一声。这沉闷的一响象彗星的尾巴一样，长久地在宗助耳朵里回荡。后来又是两响，声音甚是寂寥。这时，宗助思考着，他决心重新振作精神，充满信心地生活下去。三点钟，他是在半睡半醒的朦胧中度过的。四点、五点、六点，他一点也没有觉察。他做了个梦，只觉得世界膨胀了，天体翻着波浪时伸时缩。地球象坠着细丝的小球，在空间里摇荡着，画着偌大的弧线。万物都被恶魔统治着。七点钟过去了，他蓦然间从梦中醒来，阿米象寻常一样，笑吟吟地偎依在他的枕畔。鲜亮的太阳，不知把黑暗的世界赶到哪儿去了。

十八

宗助怀里揣着一封介绍信进了山寺大门。这是他从一位同事的熟人那里得到的。这位同事在上下班途中，总是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本《菜根谭》^①来阅读。宗助对这方面本没有兴趣，他不知道《菜根谭》是一本什么书。有一天，他在车上和那位同事并排坐着，问他在看什么。同事把那黄封皮的小书拿到他眼前说，这是很有趣的书。宗助又问他都写了些什么。同事似乎一下子很难讲清楚，只答道是讲述禅学的。宗助一直记住了他的话。

四、五天前，宗助还没有得到这封介绍信的时候，他走到这位同事身旁，突然问他搞不搞禅学。同事望着宗助那神情紧张的面孔，十分惊讶，说不搞，只是为了消遣一下才看看的。说罢立即逃离开了。宗助多少有点失望，他呆然若失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当天下班的路上，两人又在电车上相遇了。这位同事看到宗助先前那副表情，心里很过意不去，听到他的询问，觉得不是一般的闲聊，似乎藏着更深的意思，于是就十分热情地把这方面的事讲给他听。但是他表白说，自己尚未参过禅，没有经验。他说，如果宗助还想更详细了解一番，他幸好有个朋友

^① 明末儒者洪自诚著，是一部宣扬儒教、老庄和禅学思想的书。

经常到镰仓去，他愿意把宗助介绍给那人。宗助在车上把那人的姓名和住址记在笔记本上。第二天，他拿着这位同事的信，特地绕道去拜访。宗助怀里这张帖子就是那人当场写给他的。

宗助决定向机关称病告假十天。对阿米，他也说是因病需要休息一下。

“脑子不好，想歇一个星期，出去玩玩。”

阿米看到丈夫近来有些反常，一直担心来着。这会儿看到平生优柔寡断的宗助，忽然变得果决起来，心里好不高兴。然而，他对丈夫突如其来的决定又十分诧异。

“你说出去玩，到什么地方呢？”她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

“我想还是镰仓好些。”宗助镇静地答道。

朴实的宗助和高雅的镰仓本来没有什么关系，现在突然合二而一了，这实在有些滑稽，阿米禁不住笑起来。

“你倒真有钱，那么也带我一起去吧。”

宗助无暇细细体会爱妻这句玩笑话。他一本正经地解释：

“我又不到那些吃喝玩乐的场所去。我只想住在禅寺里静静呆上一周或十天光景，慢慢养养精神。我不知道这样做顶用不顶用。可大家都说，到那种空气新鲜的地方，头脑就大不一样了。”

“是不一样啊，你当然可以去。我刚才是在开玩笑哩。”

阿米有些难为情，她想真不该挑逗这位善良的丈夫。宗助把那位同事的朋友第二天给他写的帖子揣在怀里，从新桥乘上了火车。

帖子上面写着：“释宜道法师”。

“他前些时候一直在寺里看香火，最近那个座落在塔头^①里的古庵进行了修缮，听说他就住在那儿。怎么样，你到了之后再问问。庵的名字好象叫一窗庵。”

那位同事的朋友给宗助写这张帖子的时候，曾一再叮嘱他。宗助接过来道了谢。回家的路上，耳畔还不时响着什么“看香火”啦，“塔头”啦这些自己听来十分新鲜的词儿。

进入山门，左右生长着高大的杉树，浓荫蔽日，道路骤然昏暗下来。宗助一接触到这里阴森的空气，立即感到寺院同人世完全是两个天地。他静静地站在庭院的入口处，象患了感冒似的浑身发抖。

宗助一直向里走去，左右前后不时地能看到厅堂院落式的建筑，可就是看不见一个人影。一切都是那么寂静，荒凉。宗助想找个地方打听打听宜道的住所。他站在似乎从未有人走过的道路中央，环视着周围。

这座寺庙座落在山坡的一片开辟出来的土地上，斜着向上伸延开去。寺庙的后面笼罩着高大蓊郁的树木。道路顺两旁的山势和丘陵时起时伏，所以极不平坦。在稍微高起的地方，耸立着庭院的大门，下边垒着石阶。宗助穿过两三座这种和寺庙十分相称的大门，发现有几处地方平地上绕着围墙。走近一看，门瓦的下面一律悬着匾额，上面标着院号或庵号。

宗助浏览了一两块金箔剥落的旧匾额。他忽然想起，必须先找到一窗庵，打听一下那里是否住着帖子上写明的这位和尚，如果没有，就再向里面边走边问，这样更便当些。他折回来，重新寻找有塔头的地方。原来一窗庵就座落在一进山门靠

① 塔头，禅寺境内的小寺院。

右手的高高的石阶之上。这里位于山丘的边缘，阳光充足，面朝着豁然洞开的山门。从越冬的景物来看，这里是后山坳里比较和暖的地方。宗助穿过大门，经厨下进入房内。他走到格子门入口的地方，连连呼喊“请问，请问”，可是不见一个人出来。宗助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窥伺着里面的情景。隔了好些时候，还是没有一点动静。宗助有些迷惑不解，又从厨下回到门口。这时，他看到一个头皮剃得又光又青的和尚正从下面石阶走上来。他年约二十四、五光景，白皙的面孔显得很年轻。宗助等他一进门就问道：

“有位叫宜道的师傅住在这里吗？”

“我就是宜道。”青年和尚答道。

宗助又惊又喜，立即从怀中掏出了那张帖子。宜道站着打开来，当场读了。不一会儿，他把帖子叠好放进信封里。

“欢迎。”他客客气气地行了礼，走在头里为宗助引路。两人来到厨下，脱掉木屐，打开格子门进入室内。房子里有个大地炉。宜道脱掉罩在灰布衣服外面的那件又粗又薄的法衣，挂在钉子上。

“天气挺冷的吧？”他说着就把地炉里深深埋在灰底下的木炭掘了上来。

这和尚谈起话来慢条斯理的，同他的年纪不太相称。他小声回答着宗助的提问，接着便独自微笑了一下。宗助看他很象个女人。这青年究竟是在怎么样的机缘下削发为僧的呢？宗助心里忖度着。看到他那安详的神情，实在叫人有些怜悯。

“这里真安静，今天都不在家吗？”

“不，平时也只有我一个人。遇到有事，我就敞着门出去。刚才正好要去办件事儿，您来了，我不在家，真是太失礼

啦。”

此时，宜道再次向这位远来的客人表示歉意。宗助想，偌大的庙宇，只靠他一个人看守，真够辛苦的。如今，自己的来访又将给他增添麻烦，觉得过意不去。

“不，不必客气，都是为了道业嘛。”宜道说出了这个颇有诱惑力的词儿。

宜道接着说，眼下除了宗助之外，这里还住着一位居士。这位居士进山已经两年了。两三天后，宗助才见到这个人。他长着一副滑稽可爱的罗汉脸，性情十分乐观。他拎着三、四个细长的萝卜，请宜道煮了吃，说是今天特地买来请客的。宜道和宗助也相伴着吃了些。宜道笑着告诉宗助，这位居士脸孔长得象和尚模样，常常杂在众僧之间，到村子里念经化斋。

此外，和尚还讲述了凡人进山修道的种种趣闻。其中有个卖笔和墨的商人，背了一大包货，在这里转悠了二、三十天，货快卖完的时候，就回到山寺里参禅来了。等到没有吃的了，再背着笔和墨出外经商。他同时过着两种生活。象循环小数一样，回环往复没有尽头。

宗助把这些人无拘无束的生活，同目前自己的精神境界相对比，这才猛然感到相距甚远。他不明白，这些人是因为无所忧愁才来参禅的呢，还是因为参了禅才变得如此心胸旷达的呢？

“光图轻松不行，要是凭一时兴趣能获得成功，谁还愿意做个行脚僧云游四方，苦修苦行二、三十年呢？”宜道说。

宜道似乎对眼前的宗助有些放心不下，他给宗助讲述了参禅的一般知识和老师将要发给的修身案卷^①。他忠告宗助，对

^① 原文作“公案”，禅宗为了启发修行者的彻悟，由祖师制定的修身问答。

这本修身案卷要昼夜研读，晨昏苦思，以力求彻悟。

“我陪你到住处去吧。”宜道说着站起身来。

他们出了这间设有地炉的房子，横穿过正殿，来到近旁一座六铺席的客厅门前，拉开格子门走进来。这时，宗助才感到自己是来到了遥远的外地。然而，过许是这里的环境太清幽了吧，他的头脑一时适应不了，精神反倒比呆在城里时更加不安定了。

约莫过了一个钟头，正殿方向又传来宜道的脚步声。

“老师想同你见见面，如果方便的话就跟我走吧。”他说罢，恭敬地在门槛上拜了拜。

两个人一前一后离开寺院，沿着山门的道路向里走了一段路程，发现左边有一座莲花池。天气寒冷，池水有些混浊，丝毫不能给人一种洁净的感觉。正对面是高高的石崖，一座围着栏杆的客厅一直伸到崖下。客厅里装点着一些文人画^①，平添了不少情趣。

“那里就是老师的住所。”宜道指着那座比较新的建筑说。

两人打莲花池前边走过，登上五、六级石阶，仰望着迎面那座大伽蓝的屋顶，向左一拐，来到大门旁边。

“请稍等一下。”宜道说罢，一个人转到后门进去了。过一会儿，他又走出来。

“好吧，请。”宜道陪伴宗助来到老师身旁。

这位老师，看上去五十上下，有一副黝黑而光亮的脸孔，皮肤和筋肉显得紧绷绷的，简直无懈可击。宗助深深感到，他

① 南画之一，是文人雅士作为“余技”绘制的，多为水墨淡彩，以所谓“超俗”为特征。

似乎是一尊铜像。只是他那厚厚的嘴唇，看起来有些松弛。然而他的眼睛里却闪耀着一种凡人所没有的光彩。宗助刚一接触他的视线，仿佛觉得黑暗中霍然闪过一道白刃的亮光。

“不论干什么行当，进来都是一样。”老师对宗助说，“你可以考虑考虑，父母未生之前，自己的本来面目是什么。”①

宗助对“父母未生之前”这话的意思不大理解，心里琢磨着，大概是说，自己原来究竟属于何物吧。他不敢多问，因为那样显得太缺乏禅门的知识了，于是又默默地跟着宜道回到一窗庵。

吃晚饭时，宜道说，到老师那里进行案卷答辩的时间每天早晚两次；公开讲经的时间在上午举行。

“今晚你暂时不能去，明天一早一晚我再来叫你。”宜道亲切地对他说。接着又提醒他：参禅开始阶段，一直干坐着有点受不了，可以点上香计算时间，时常休息一下。

宗助捧着香，穿过正殿前面，进入自己那座六铺席的房子，漠然地坐在那里。他感到，那样的修身案卷同自己目前的境况相距太远。好比是，自己正在闹肚子疼，为了治病跑到这里来，孰料却出了一道数学难题让自己思考，还说这就是对症疗法。固然，叫思考也可以，不过总得等治好肚子以后再说呀。

况且，他是特地告假专程来这里的。他对给他写介绍帖子的人，对诸事给予方便的宜道，未曾有过轻率的举动。他决定，自己目前要拿出最大的勇气学好案卷。这种学习究竟要把

① 这话的意思是说，在自己的生身父母未出生之前，自己当然不存在。那么，处在那种绝无差别的混沌世界里的人，其本质是怎样的。

他引向何处，会给他的精神带来怎样的结果，他自己毫无所知。他被这种悟性的美名所欺骗，试图进行一次同自己平生的性格不相符合的冒险。他抱有一种朦胧的希冀：要是这种冒险获得了成功，说不定能把自己从困惑不安、软弱无力的境遇中拯救出来。

他在冰冷的火盆的炭灰里燃起了细长的线香，遵照宜道的嘱咐，打坐在蒲团上。白天里还好些，太阳一落，房子骤然变冷，宗助坐着，脊背上不时吹来阵阵寒气，实在叫人难以忍受。

他在思考，然而思考的内容，思考的问题的实质，几乎都是难以捉摸的幻景。他一边思考，一边怀疑自己这样做是否太迂阔了。他仿佛觉得，自己比那些临上火场救火之前，还在详细查看地图，仔细寻找街名和地址的人更可笑。他感到自己完全走错了路。

各色各样的事情打他脑子里流过，有的鲜明地印在眼里，有的飘忽模糊，如天上的行云。不知道它们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只觉得前一个消失了，后一个又立即出现，你来我往，接连不断。无穷无尽的往事，象走马灯一样，从宗助的头脑里经过，宗助即便想命令它们静止下来，也决非能够办到的。他思绪滚滚，越是想斩断它，就越是翻腾得厉害。

宗助有些恐惧，他立即眺望着室内，想恢复到平日的自我中去。室内微弱的灯光昏暗地照射着，宗助开始感到这种可怕的时光太长了。

宗助又在思考着什么。忽然，一种有色有形的东西打脑子里闪过，象爬动的蚂蚁，成群结队地出现了。那一动不动的，仅仅是自己的身体。于是心里泛起了一股不堪忍受的难言之痛。

不觉间，那一动不动的身子也开始从膝盖边疼痛起来，本

来伸得笔直的脊柱也渐渐向前弯曲了。宗助用两手抱起左边的脚放在地上。他无目的地站在屋子中央。他拉开格子门走到外面，想在门前跑上几圈。夜，静悄悄的，周围似乎没有一个人，不管是睡觉的，还是没有睡觉的。宗助不敢到外面去了。一个人安静地呆着，为一种幻想所苦苦折磨，这是最可怕不过的了。

他下决心又燃起一炷香，几乎把刚才的程序又重复了一遍。最后他想，要是思考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坐着思考同睡着思考不是一样吗？他把那床叠着的脏被子打开来，铺在屋角上，一头钻了进去。由于刚才太累，他什么也没有去想，很快进入了梦乡。

一觉醒来，枕边的窗子不知什么时候发亮了。不一会儿，白窗纸上开始闪动着曙色。这座山寺，白天不需留人看守，夜里也听不到关门的声音。宗助忽然意识到，他现在不是躺在坂井崖下那间黑暗的小房子里。他立即起身来到走廊上。房檐边那棵高大的仙人掌树映入他的眼帘。宗助打正殿佛堂的前边穿过，来到昨天那座设有地炉的茶室。宜道的法衣同昨天一样，照旧挂在钉子上，他本人蹲在厨下的锅台边正在烧火。

“您早，”宜道看到宗助，殷勤地施了一礼。“刚才我去找您，看您睡得正香，便一个人回来了。真对不起。”

宗助听说这位年轻僧人今早天一亮就参完了禅，接着就回来煮饭。一看，他左手频频地添着木柴，右手拿着一本黑皮书正在抽空儿阅读呢。宗助问宜道是什么书，原来是《碧岩集》^①这么个古怪的名字。宗助想，与其象昨晚那般稀里糊涂地冥思苦索，倒不如将这本书借来看看，或许能得到尽快掌握

① 又名《碧岩录》，佛书，凡十卷。宋代佛僧圆悟所著。

要领的捷径。宗助把这个想法向宜道一说，宜道马上打消了他的这个念头。

“读书一事极坏，说真的，没有比读书更妨碍修行的事了。象我读的这种《碧岩集》之类的书，超过自己的理解范围就莫知所云。一旦养成了胡乱揣摩的习惯，它就会妨碍你的参禅，妨碍你去感知超我的境界以求得彻悟，从而影响你更充分更深入的探索。鉴于读书有这么多坏处，我劝你还是作罢为妙。如果你一心要读，就看看《禅关策进》^①这类鼓舞人们的勇气、激励人们前进的书吧。这也只是为了刺激精神，同佛陀之道毫无关系。”

宗助不明白宜道的意思。他站在这位剃成青须须的光头的年轻和尚面前，仿佛感到自己是个低能儿。打从京都那时候起，他的自满情绪已经消磨净尽了。他生活到今天，是以平凡为本分的。他根本无心追求扬名于世。他只是作为一个实在的人伫立在宜道面前。他不得不承认，眼下的自己是个比平时的自己更加显得无能为力的赤子。这对他来说是个新的发现。这一发现使他更彻底地丧失了自尊心。

宜道熄了灶里的火正在焖饭的当儿，宗助离开厨下，来到院子里的井台边洗脸。这时，他一眼看到面前有一座杂木丛生的小山，平缓缓的山坡上，开辟出一片菜园。宗助湿漉漉的脑袋裸露在清冽的空气中，特地走到菜园里。他发现那边的山崖上有个朝横里开掘的大洞穴。宗助站在山洞前，向黑咕隆咚的洞内望了望。不一会儿，他回到茶室。地炉里的火燃得很旺，

① 中国云栖寺僧人释宏撰，1600年成书。分前后集，是初学参禅的参考书。

铁壶里的水开了，不停地翻滚着。

“没个帮手，实在太迟啦，真过意不去啊，这就请用饭吧。这种地方没有什么好招待，明儿弄点好吃的，再洗个澡什么的。”宜道对他说。宗助怀着感激的心情在地炉旁边坐了下来。

一会儿吃罢饭，宗助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又把那个“父母未生之前”的古怪问题，放在脑子里细细琢磨。因为这本来就是含混不清、没头没脑的问题，所以不管怎么思考都理不出个头绪来。他再也不愿思索下去了。宗助忽然想起，必须把自到达这里以来的消息告诉阿米。他十分庆幸自己依然保有的这种凡人意识，于是立即从包中掏出成卷的信纸^①和信封，开始给阿米写信。宗助告诉阿米，这地方很幽静，大概是近海的缘故，比东京暖和得多，空气也很清新；照料自己的和尚很亲切；伙食不好，铺盖也不洁净，等等。不知不觉早已写了三尺多长。写到这里，他只得搁笔。至于学习案卷的苦楚啦，参禅时膝关节疼得受不住啦，成日凝神苦思得了神经衰弱症啦……，这些都只字未提。他把信贴上邮票，说要投邮，便急匆匆下了山。他的脑子不时受到“父母未生之前”这个问题，以及阿米和安井等人的折磨。他在村子里兜了几圈儿又回来了。

中午，他会见了宜道提起过的那位居士。那居士伸过碗请宜道盛饭的时候，既无表情也不开口，只是双手合十行个礼，作为信号。据说，这种遇事都很冷静的态度是合乎佛门法规的。缄口不言和不动声息，是来自维护思悟之心免受干扰这一精神的。看到这位居士如此认真，比比昨夜的自己，宗助不由地感到有些惭愧。

① 日本式信笺是卷成筒状的，信写到哪里，就从哪里截下。

饭后，三个人围在地炉边闲聊了一阵子。这时，居士说他一边参禅，一边昏昏大睡起来，也不管天色到了几时。当神志刚刚清醒的时候，他高声叫道：“我彻悟啦！”谁知睁开眼睛一看，依然是原来的自己，于是大失所望，惹得宗助发笑。宗助看到参禅的人竟有如此高兴的心情，多少感到一些宽慰。当三个人正要各自走向房间的时候，宜道一本正经地劝宗助说：

“今夜我来叫你，从现在开始请一直坚持坐到晚上。”

于是，宗助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他抱着不安的情绪回到自己屋里。他觉得自己仿佛吞进了一个坚硬的团子，停在胃里难以消化。接着，他焚香静坐下来，但他未能坚持到天黑。他想不管怎样，总得预先想好一个答案准备应付老师的提问。最后，宗助实在有些耐不住了，一心巴望宜道快点穿过正殿到这里来通知自己去吃晚饭。

在他感到懊恼和疲惫的时候，太阳西斜了，映在格子门上的日影逐渐远去。寺院里的寒气从地板底下升上来。风从早晨就没有吹动过树梢。宗助来到廊缘边，仰望着高大的飞檐。那黑魆魆的瓦楞排列得整整齐齐，形成一条长长的直线。宁静的天空，闪着青冷的光芒，显得深沉而又辽远。

十九

“这里危险。”宜道说罢，沿着黑暗的石阶先走下一步，宗助跟在他的后头。这地方同城市不一样，到夜里很难行走。宜

道点上一只提灯，照着脚下的路径。一下石阶，左右两旁高大的树枝便罩在他俩的头顶上，遮蔽了夜空。天很黑，那苍郁的树叶的色调，似乎要渗进两人的衣纹，使得宗助浑身冷飕飕的。在提灯的照射下，这种颜色也能看到一些。也许是心里只想着高大的树木去了吧，这提灯显得十分渺小。灯光照在地面上只有几尺远。灯光照到的地方斑斑驳驳，伴随着两个人的身影向前移动。

他们走过莲花池，随后登上左边的石阶。这里对初来乍到的宗助来说，走起夜路来脚下不大爽利。石阶深深嵌在土中，木展板有两三回被挂住了。莲花池前面本来还有一条近道儿，可那里凹凸不平，宜道怕宗助走起来不方便，所以特地选了这条大路。

一进房门，就看到门内昏黑的地面摆满了木屐。宗助为了不踩在别人的鞋子上，他弓着身悄悄地走了进去。房间约莫有八铺席宽，一侧的墙壁下，并排坐着六、七个男的，中间夹着剃光了头、穿黑法衣的僧人，其余大都穿着肥筒裤子。这六、七个男的坐得紧紧的，只留下入口和连接里屋的三尺宽的通道。他们个个恭恭敬敬地曲着胳膊，一言不发。宗助朝这帮人的脸上瞥了一眼，这气氛立即使他感受到一种威压。这些人都紧闭着嘴唇，煞有介事地皱着眉头，简直是旁若无人。即便外面有人进来，他们也全然不顾。人人就象活木偶，肃然无声地打坐在没有一丝烟火气的屋子里。宗助除了感受到山寺的严寒之外，又增添了一种庄重的空气。

不一会，寂静里响起了脚步声，开始时隐隐可闻，接着逐渐变大，越来越向宗助坐的地方靠近。一个僧人蓦然在廊缘口上出现了。他打宗助身边穿过，默默地向外面的夜幕里走去。

不久，院内很远的地方响起了摇铃的声音。

这时，和宗助并排静坐的一个身穿棉布裤的男人，闷声不响地站起身，走到屋角对着走廊的地方落了座。那里有一只二尺高、一尺宽的木框子，里面悬着状如铜锣、但比铜锣要重得多的东西。幽暗的灯光映在上面，颜色黑森森的。穿肥筒裤的男人，拿起台子上的木槌，照准铜锣般的古钟中央打了两下，接着站起来，走出廊缘到后院去了。同刚才相反，他的脚步声渐去渐远，听起来十分微弱，最后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了。宗助坐在那里，不由地一惊。他想象着，这个穿肥筒裤的男人，今天莫非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后院里一直悄然无声，那些同宗助并排而坐的人，脸上依旧不动声色，只有宗助心中在暗暗思索后院发生的事情。忽然，铃声又传进了他的耳朵，与此同时，走廊上又响起脚步声，越来越近。穿肥筒裤的男人又在廊缘口出现了。他默然地出了房门，消失在霜地里。接着，又有一人站起来去撞那只古钟，然后沿着走廊走到后院去。宗助瞧着这种不声不响轮番交替的情景，他两手搭在膝头，等待着轮到自己的时刻到来。

这回该轮到宗助前边的第二个人了。那人出去了，不一会儿，后院里忽然传来“哇”的一声大叫。这叫声很远，没有强烈地震动宗助的耳膜，但听起来很有威力。这叫声是从那个人的喉咙里发出的，带有他个人的特征。宗助前面的人站起来的时候，他意识到这回终于轮到自已了，一时有些着慌。

为了应付案卷答辩的提问，宗助准备了自己的解答。但这些答案都很肤浅而不可靠。如今，既然要入室应对，总得表明一些见解才行。他只好将那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修饰一番，使之容易为人所接受，以便临场敷衍过去。他做梦都没有想

过，自己这些毫无把握的解答能侥幸过关。当然，他并不想欺骗老师。这时的宗助倒有些认真起来，为了情面，眼下他必须把这种挖空心思编造出来的画饼充饥般的东西，带进去应酬应酬，他为自己内心的空虚而感到羞愧。

宗助同别人一样撞了钟。他明白自己没有权利用木槌来敲击这只古钟。他对自己象猴子一般跟着别人学敲钟的行为十分厌恶。

宗助对自己不学无术感到惶恐不安，他出了房门，来到冰冷的走廊上。走廊很长，右边的屋子一律黑漆漆的。他拐过两个弯儿，看到对面的窗纸亮着灯光。宗助走到门槛边站住了。

走进室内的人要向老师拜上三拜，作为礼仪。拜的方法就象平时行礼一样，把头接近铺席，同时将两手掌心向上翻转，放在两边，如同抱着一件东西渐渐拢向耳际。宗助照例在门槛旁边行了跪拜礼。

“拜一拜就可以啦。”里面有人招呼。宗助省去以下的礼节，进入室内。

屋里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灯光微弱，就连使用大号字印刷的书籍也无法辨认。凭着以往的经验，宗助很难想象会有人靠着这种幽暗的灯光彻夜工作。这灯光比月光要强一些，而且不象月光那样惨白。然而，它那沉滞的光线却容易将人引入朦胧的境界。

凭借这盏宁静的依稀可辨的灯光，宗助看到距自己四、五尺远的对面，坐着宜道所说的那位老师。他的面孔象浇铸的一般纹丝不动，呈现着古铜色。他全身穿着一件又象土黄又象焦褐色的法衣，看不见手和脚，只露出脖子以上的部分。他的神情极为严肃、紧张，但体态却十分安详。他富有诱人的魅力，

仿佛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变化。而且头上没有一根头发。

宗助有气无力地坐在他的面前，嘴里只说了一句话，就再也没词儿了。

“要弄明白了再来啊。”他忽然听到说，“这几句话，只要稍微有点学问，谁都会讲。”

宗助象丧家狗一般退了出来，身后又响起了急剧的铃声。

二十

门外有人连连喊了两声：“野中先生，野中先生！”宗助半睡半醒，他本想答应一声，但未等开口早已失去知觉，又昏昏然睡着了。

当再次睁开眼的时候，他一下子跳起来，走到廊缘上一看，宜道的肩上盘着带子，正辛勤地擦洗走廊。他的手冻得通红，一面拧着抹布，一面带着平常那副温和的笑脸，向宗助打着招呼：

“早安！”

宜道今天早晨又特别早早地参完禅，回到庵里劳动来了。宗助虽然被他特地喊了几声，还是未能起来。想到自己如此懒散，宗助心里实在难过。

“今天我又忘了早起，真是太失礼啦！”

宗助悄悄地穿过厨房门口到井台边去了。他打来井水，很快地洗完脸。胡子已经长到了腮边，摸上去扎扎拉拉的有点刺

手。眼下，宗助也顾不得这些了，他只是一味地把自己同宜道对照起来思考着。

宗助在东京拿到介绍帖子时听说，宜道这和尚性情温厚，现在也修行得差不多了。等到一见面，才看到他做事勤快，简直象个目不识丁的小厮。从他那副认真劳作的模样来看，他根本不象庵里的主人，却象个香公和小沙弥。

“听说这个矮小的年轻僧人，出家前只是个普通的凡人。他到这里来修行时，一连跌坐了七天没有动弹一下。最后脚疼了，腰也挺不直，上厕所时只得挨着墙向前挪动身子。那时候，他还是个雕刻家。每当有什么彻悟的时候，过于高兴便跑上后山，大声喊叫：“草木国土悉皆成佛！”^①后来就剃度当了和尚。

他掌管这座佛寺已经两年了，据说至今都没有正式铺过床，舒舒服服睡过一觉。冬天，他只是和衣坐在椅子上假寐。当香公那阵子，连老师的裤衩都由他来洗。他要是偷闲坐上一会儿，就会有人故意在后边给他捣乱，说闲话。他自己也时常后悔为什么要削发为僧。

“现在自在得多啦，不过还要努力。修行实际上很苦，要是都那么容易，就算我们都是傻瓜，也不至于受这一、二十年苦啊！”

宗助一阵惆怅起来，他想，自己的耐性和精力都不够，不经过漫长的岁月就无法获得成功。果真如此，他当初为啥要跑到这山里来呢？这是他思想上的一大矛盾。

“决不会吃亏的。不用说，坐十分禅获十分功，坐二十分禅就获二十分德。如果一开始就能很好地坚持下去，到头来就

①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切有情之物都可以成佛。

不必时时向这里跑了。”

宗助出于人情，又不得不回到自己屋里继续苦坐。这时宜道走来，邀请宗助：

“野中先生，老师开讲啦！”

宗助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他为那些不着边际的难题所苦恼，觉得坐在那里十分烦闷。这时，他正想活动活动身子，哪怕干点力气活儿也好。

讲经堂距离一窗庵约有一百多米远。从莲花池前边过去，不必向左拐，一直向前走到底，就能从松树的枝叶间望见那威严耸峙的高大的屋脊。宜道怀里揣着那本黑封面的书，宗助当然是两手空空。他到了这里才知道，所谓讲经，在学校里就是上课的意思。

室内非常宽敞，同那高高的天花板十分相合，里头很冷。铺席也变了颜色，和古老的柱子互相映衬，显得很古雅，仿佛在向人们诉说它们的过去。坐在那里的人看起来十分朴实。每个人各占一个座位，既没有人高声说话，也没有人狂笑。僧人一律穿着蓝色的麻布法衣，顺着正面的太师椅子，左右两边排成队，相向而坐。那椅子漆成了朱红色。

不一会，老师来了。宗助本来一直瞧着铺席，他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位老师是打哪里经过，从什么地方到这里来的。他只是望着老师那坐在太师椅上的稳重的神态自若的身姿。他看到一个青年和尚走过去解开紫纱巾，拿出书来，恭恭敬敬地摊在老师面前的桌子上。他还看到那和尚行过礼又退了下来。

这时候，堂上的僧人一齐合掌，开始朗诵梦窗国师^①的遗

^① 梦窗国师（1276—1351），名疏石，临济宗高僧。

训。那些各自散坐在宗助前前后后的居士们，也和大家一起读起来。听起来，既象诵经，又象寻常说话，那词很有节奏。

“我有三等弟子：毅然舍弃种种世俗之缘而专心究明已之要事者，名为上等；修业不纯，好驳杂之学，则为中等；……”这是一段不太长的文字。宗助起初不知道梦窗国师是柯许人也。宜道告诉他，这位梦窗国师和大灯国师^①都是禅门中兴之祖。宜道还向他讲述了大灯国师的故事：他因跛足不能趺坐而抱恨终生。临死时立志要实现自己的宿愿，硬是把病腿折转过来跏趺而坐，以致血流不止，染红了法衣。……

不一会开始讲经了。宜道从怀里掏出那本书，打开书页往宗助面前放了放。这书名叫《宗门无尽灯论》。一开始听讲的时候，宜道就告诉宗助：“这是一本好书。”据他说，这是白隐和尚^②的弟子东岭和尚^③所编纂，重点讲解参禅之事。由浅入深，脉络分明，而且伴有心境的变化，写得井然有序。

宗助是半道上插进来的，他默默地静听，虽然有些地方不甚明白，可是讲经人善辩的口才，使他感到十分有趣。也许是为了鼓舞参禅者的勇气吧，老师结合古往今来献身此道的人们的痛苦经历，作了精彩的讲演。这一天，照例如此。

“有的人诉苦说，这时候来参禅，老是胡思乱想安不下心来。”

老师讲到一个地方，突然改变了语调，对不热心听讲的人提出警告。宗助不由地心中一震。老师所指的有的人正是他自

① 大灯国师（1282—1337）名妙超，字宗峰，临济宗大德寺派的开山祖。

② 白隐和尚（1685—1768），俗姓杉山，临济宗高僧。

③ 东岭和尚（1721—1792），俗姓中村，名丹慈。著述颇多，除上述《宗门无尽灯论》之外，尚有《达磨多罗禅经说通考疏》六卷等。

己。

一小时过后，宜道和宗助又联袂回到了一窗庵。路上，宜道说：

“老师在讲经的时候，经常提醒那些不用心参禅的人。”

宗助没有说什么。

二十一

山中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阿米写来过两封长信。然而这两封信都没有什么令人不安的事儿搅乱宗助的心绪。宗助呢，也不象平时那般思念妻子，他一直懒得回信。他想，在离开山寺之前，总得使自己的问题有个归结，否则跑到这里来有什么用呢？再说也对不起宜道。他一睁开眼来，就感到由此产生的难以名状的压抑感。一个个黄昏和黎明过去了，他在寺里每当看到太阳东升西沉，心里就十分焦急，仿佛身后被什么追逐似的。但是，除了原定方案之外，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进一步接近这个问题了。他左思右想，还是相信最初的办法更为可靠。不过，这是由道理上推断出来的，所以，他心里总是不满足。宗助想放弃这个实在的办法，去追求更可信赖的路子，然而始终未能如愿。

他在自己的房里独自思忖，累了就走出厨房到后面的菜园子里去，然后钻进崖下那个洞穴里，好大一会木然不动。宜道说了，心太散不行，要逐渐学会凝神静思，最后变得象一根铁

柱子一般。这话听起来容易，可实行起来困难得多。

“头脑里有了另外的主意，这不行啊。”宜道又对他说。

宗助越发困窘了，他忽然想到了安井。如果安井经常来往于坂井家里，那他大概不再回满洲了。这样一来，自己还是趁早退掉房子，搬到别处去住为妙。与其在这里磨蹭，不如赶快回东京处置一番更实际些。这样拖延下去，要是给阿米知道了又要增添不少麻烦。

“象我这种人是永远不能彻悟的。”他主意一定，就抓住宜道诉说道。这是他回家两三天之前的事。

“不，只要有信念，谁都能达到彻悟。”宜道毫不迟疑地回答，“法华宗之奥秘，如同梦中击鼓，当你从头到脚全部用修身案卷的内容充实起来的时候，面前就会豁然出现新的天地。”

宗助感到自己的境遇和性格都不适应盲目而猛烈的活动，他为此而深深伤悲。况且，自己呆在山中的日子是有限的。他觉得自己原来是个蠢物，为了直截了当斩断生活的羁绊，竟然迷迷糊糊地闯到山里来了。

他心中虽然这样想，可是没有勇气当着宜道的面说出来。对于这位年轻僧人的勇气和热情，待人亲切的态度，宗助由衷地表示敬意。

“有这样一句话：‘近有道而远求之。①’有些事就在人们的鼻子尖上，可总是引不起注意。”宜道不无遗憾地说。宗助回到自己屋里点燃了线香。

① 《孟子·离娄篇》上的话，意思告诫人们要努力从周围事物中寻求真理，不要好高骛远。

不幸的是，这种状态持续到宗助出山那天，一直未出现什么明显的新的局面。宗助临行那一天早晨，果断地抛掉了对这里的眷恋。

“谢谢您长期的照顾，实在对不起。也许今后很难再见面了，请多多保重。”宗助向宜道辞行。

“说不上什么照顾，万事不周，让您受委屈啦。参禅的时间尽管短促，可同原先大不一样了，您没有白来一趟啊。”宜道显得有些过意不去。

宗助心里自然明白，这次进山本来就是为了消磨时间的。宜道这样为自己打圆场，说明自己太不争气了。他内心里很惭愧。

“悟性的早迟完全因人的性格而异，单凭这一点不能分优劣。有的人入门容易，后来便滞塞不前；有的人起初久久不得要领，坚持下去就能融会贯通。任何人都决不会失望，关键在于热心。已故的洪川和尚^①，本来崇尚儒教，中年为僧，修行三年，一窍不通。尝叹道：‘佛道深奥，我终不得领悟。’他每天早晨面厕而拜，最后成为学识渊博的人。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宜道说了这一段话，他似乎在暗暗提醒宗助：回到东京以后，也不要在这里全然忘却。宗助对宜道的话洗耳恭听，但肚子里想，大事已经完成一半了。他来到门口喊人开门，可是看门的人站在门那边，不管他怎么敲也不肯露面。

“敲也没用，自己打开走进来！”只听到有个声音这样说。

① 洪川和尚（1816～1892），姓今北，初师事藤泽东咳，攻儒学，十九岁出家。著有《苍龙广录》等。

宗助在考虑如何才能把门闩弄开。他脑子里已经明白地想好了开门的手段和办法，然而他却没有力量使用这种手段和办法把门打开。因此，他自己现在所处的地位同尚未考虑这些问题的往昔毫无两样。他依然无能为力地被锁在门外。他平生是靠自己的判别能力而生活的。如今这种判别能力却跟自己作对了，这使他很懊丧。他钦慕那种从来不加取舍、毫无商量余地的愚昧而顽固的信念。或者说，将那些善男信女排除智慧、不假思索的痴迷态度，尊为崇高的表现。宗助自己好象生来就命中注定要长期守在门外，这是无可奈何的。然而，既然此门不通，又为何偏要走到它的旁边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他回顾一下身后，始终没有勇气顺原路走回去。他眺望前方，前方铁门紧闭，永远遮挡着他的视线。他不是一个能走进这门的人，他也不是一个不进门可以安心的人。总之，他是一个伫立门下等待日落的不幸的人。

出发之前，宗助曾和宜道结伴到老师身边告了假。老师把他俩带到莲花池上一座围有栅栏的客厅里。宜道主动走到里间端出茶来。

“东京还很冷吧？”老师说，“要是多呆些时候，学出点名堂再回去该多好。真叫人遗憾。”

听了老师的话，宗助恭敬地行了礼，又跨出十天前曾经走过的那座山门。他身后耸立着高大的杉树，黑森森的树影压在寺院的脊瓦上，显现出一派隆冬的景色。

二十二

宗助跨进自家的门槛，他连自己都觉到模样儿太寒碜了。十天来，他每天清晨都用冷水抹抹头发，从未摸过梳子。胡子也没有时间刮一刮。一天三餐，吃的是宜道特别为他煮的白米饭，可副食呢，要么是炖青菜，再不然就是焖萝卜。他的脸色变得白皙了，比出门前显得有些憔悴。此外，他在一窗庵养成的勤于思索的习惯，现在还没有完全丢掉。他的心情仍然象母鸡抱窝一般，思虑重重，头脑也不象平时那样运用自如了。他一直记挂着坂井家的事。不，更使宗助坐立不安的是坂井所说的那位冒险家的弟弟，以及弟弟的朋友安井。然而，他没有勇气亲自跑到房东家里问个究竟，更不能间接地向阿米打听。就是呆在山里的日子，他每天也都在担心，巴望阿米最好对这件事一无所闻。

“乘火车虽说路程不远，也许由于心情的关系，倒也挺累的。怎么样，我不在家，有什么事情吗？”宗助在长年坐惯了的客厅里坐下来问。可不是嘛，他乘了一段短途火车，面色却显得十分疲倦。

阿米这回没有象平时那样，不管什么场合，总忘不了在丈夫面前露出她那副笑脸。但是，她也不忍心明白地告诉刚刚从休养地归来的丈夫，他的健康状况比在家的時候更坏了。

“不管怎么保养，回家来总要累一些。不过，你也太邋邋

了。求求你，快快休息一下，洗个澡，剃个头，刮刮胡子吧。”阿米故意带着快活的口气说。她还特地从抽屉里找出一面小镜子，让丈夫照一照。

听了阿米一席话，这才感到一窗庵的空气一阵风儿全吹散了。宗助一旦出山回到家里，他仍然是从前的那个宗助。

“坂井先生打从那以后没有再来说什么吗？”

“嗯，什么也没有说。”

“小六的事呢？”

“也没有提。”

那位小六到图书馆去了，不在家。宗助拿着手巾和肥皂走出了大门。

第二天到机关上班的时候，大家问宗助病好了没有，其中有的人还说他瘦了。在宗助听来，同僚的这些话都是无意识地发出的冷言冷语。那位读过《菜根谭》的人只问了他一句话：“一切都如意吧？”宗助听了十分伤感。

当晚，阿米和小六缠着宗助，你一言我一语，两人一个劲儿追问镰仓的情况。

“要是不留什么人看门，能够自由自在地出去该多好。”阿米说道。

“那么，你一天要给人家多少钱？”小六问，“扛着枪打打猫，真是太有意思啦。”

“这么下去多闷人，你总不能从早睡到晚呀。”阿米又说。

“总得找个地方能吃点滋补品才好，否则还是对身体不利啊。”小六又接着说。

入夜，宗助躺在被窝里思忖着，他终于拿定了主意：明天咬咬牙到坂井家去一趟，从侧面问清楚安井的消息。如果他还

在东京，并且经常同坂井有来往，自己趁早迁走，远远地离开这里。

第二天，太阳依旧象寻常一样照在宗助的脑门上，然后又平安无事地落到西方。

晚上，他说了句“到坂井先生那里去一趟就来”，然后走出大门。他登上没有月光的斜坡，被煤气灯照亮的碎石子，在脚下不断地发出响声。他打开边门，心里又犯起了嘀咕：今晚会不会碰上安井呢？于是，他特意绕到厨房门口，想先打听一下家里有没有客人。

“欢迎欢迎，天气还是这么冷啊。”房东象寻常一样红光满面地打着招呼。宗助看到房东面前有一群孩子，他正在同中间的一个一边谈话，一边猜拳。那个女孩子看来只有六岁光景，头上扎着红色的蝴蝶结，以不甘示弱的姿态，握起小手迅速向房东伸出来。她那果断的神情和那紧握小手同房东偌大的拳头两相对比的样子，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看，这回雪子胜啦。”坐在火盆旁一直看热闹的夫人，露出洁白的牙齿，愉快地说道。孩子的膝盖旁边堆着许多红、白、蓝各种颜色的玻璃球。

“到底输给雪子啦。”房东转过身向宗助说，“怎么样？还是到我的那个洞穴里去吧。”说完站了起来。

书斋的柱子上依旧挂着那把锦囊蒙古刀。花瓶里插着盛开的蜡黄的菜花，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采摘的。

“仍然挂着它呢。”宗助打量着那只吊在壁龛柱子中间的华丽的五彩锦囊，仔细注视着房东的神色。

“嗯，这把蒙古刀太招人喜爱啦。”房东回答，“可舍弟拿这玩意来是想笼络我这个哥哥的。这可叫我怎么办呀？”

“令弟后来到哪儿去了？”宗助若无其事地问。

“四、五天前就回去了，确实是到蒙古去了。我说：‘像你这样的夷狄之人，不适合呆在东京，快点回去吧。’他说：‘我也这样想。’于是就回去了。不管怎么说，他是属于万里长城那一边的人。他可以到戈壁和大沙漠中寻找金刚石去。”

“还有一个伙伴呢？”

“你说安井吗？当然跟他一道走了。看来那个人有些浮躁。听说他本来在京都大学读过书，后来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宗助打胳膊窝里往外冒汗。安井有什么变化，他究竟如何浮躁，宗助根本不打算询问这些。他很庆幸，自己没有向房东泄露过他和安井在同一所大学里读过书。房东本来打算在请自己的弟弟和安井吃晚饭的时候，把宗助介绍给他们两个的。宗助没有出席，避免了一场难堪的局面。然而，谁能保证那天晚上，房东没有利用别的时机向两位客人提到过宗助的名字呢？宗助这时痛切地感到，一个负疚之人活在世上，改名换姓要方便得多。他多么想问一问房东：“你在安井面前有没有提及过我的名字？”然而，他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口。

使女用一只椭圆形的大号果盘，盛了一盘十分别致的点心端了上来：一块豆腐大小的金玉糖^①雕成的两条玲珑剔透的金鱼，上面还保留着一道一道的刀痕。这是预先做成完好地装在盘子里的。宗助一看就感到新奇，不过，他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别的事情上。

“来一块尝尝吧。”房东习惯地先伸出自己的手。

① 在琼胶里拌上砂糖煮成的透明糖果。

“这个呀，是我昨天参加一个朋友的银婚^①典礼时主人送的，是一件吉祥的礼物，现在用来祝福你万事如意。”

房东借着“祝福”的名义，夹起几片甜美可口的金玉糖大嚼起来。这个宝贝身体强壮，爱喝酒，好饮茶，不管什么饭菜和点心，他都能填个饱。

“说实在的，做了二、三十年的夫妻，都满脸皱纹了，也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不过事物总得有个比较。有一天，我打清水谷公园前边走过，有一件事很使我吃惊。”

房东又把话题扯到离奇的方面去了。他就是这样，天南海北说个没完，让你听不厌。这就是善于交际的房东天生的性格。

据坂井说，从清水谷通往弁庆桥的象水沟一样的细流里，一到春天就生长好多青蛙。这些青蛙在成长过程里鸣声相邀，交配繁衍，这条水沟便成了千万对情侣谈情说爱的场所。这些陶醉在爱情里的青蛙尚未结合的时候，就形影不离，搭伴从清水谷漂向弁庆桥。过路的顽童和闲汉一看到它们就扔石头，活活地把青蛙夫妇打死，听说这样致死的青蛙不计其数。

“可谓尸骨累累啊！它们都是夫妇，实在太可怜啦！你要是在那儿走上两三条街，真不知道要看见多少这样的悲剧哩。想想这个，你我确实是幸福的。首先不会有青蛙那种危险，即成了夫妻便遭人嫉恨，被石头击穿脑袋。两个人平平安安过上二十年三十年，这就很值得庆贺。所以说，我也很有必要祝福你万事如意。”房东说着，就用筷子夹过一块金玉糖放在宗助眼前。宗助苦笑着接受了。

① 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

房东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宗助只好陪着听下去，可心里却不象房东那样优哉游哉。他辞别房东走到门外，仰望着没有月光的天空。在这深广的夜幕里，宗助感到一种无名的悲哀和凄凉。

宗助是抱着祈求宽容的心情到坂井家去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忍受耻辱和不快，面对充满好意的直率的房东，进行了颇有策略的交谈。他想知道的事情并没有全部得知，鉴于自己的弱点，他认为，自己没有勇气也没有必要向房东袒露一句心里话。

就这样，笼罩在他上空的阴云，尚未接触到他的头顶就一掠而过了。但是，宗助仿佛预感到由此而产生的不安，今后将以各种形式反复来侵扰他。制造这种不安的是上天，而力求逃避这种不安的则全靠宗助自己了。

二十三

一个月过去了，寒冷的天气暖和多了。机关里要给官员增加工资，伴随而来的是裁减一部分人。于是，多数早有风闻的局、科员被淘汰了。到了月底，裁减工作基本结束。这期间，宗助不断地听到一些熟人和不相识的人被解雇了。他回到家经常对阿米说：“下次说不定该轮到我啦。”阿米当他是开玩笑，又觉得是真情实话。有时她又认为这是宗助为了召唤藏在心底里的未来，故意说出的不吉利的话。宗助嘴里说着这种话，内心

里也和阿米一样，不时飘来一团团阴云。

新的一月到来了，机关里动荡的局面总算告一段落。宗助没有被解雇，他回顾自己残留下来的命运，有时觉得这是自然的事，可忽而又觉得十分偶然。他站立着，俯视着阿米，艰难地说：“这下子可好啦！”看到他那不知是忧还是喜的脸色，阿米简直不明白他是打哪里来的这副滑稽相。

又过了两三天，宗助的月薪提高了五元。

“按原则规定，即使不给增加二成五也只得认了。因为被解雇的人，有好多是拿原额工资的。”

宗助拿着这五元钱，满面春风地回到家里，好象这张钞票的价值超过了自己。当然，更看不出阿米内心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了。

第二天晚上，宗助看到自己的饭盘里放着一条整鱼，鱼尾翘到盘子外边。紫红的小豆米饭香喷喷的。阿米打发阿清特地把移居到坂井家的小六招呼来了。

“啊，请客呀。”小六说着从厨房闯进来。

稀稀落落的梅花映入人们的眼帘。早开的已经退去了颜色，逐渐飘零下来。细雨象轻烟一般地下着。赶到天晴，经阳光一蒸，地面、屋顶就腾起迷茫的水雾，唤醒人们对春天的回忆。春天也会有这样的日子：在那轻烟如织的天气，厨房门口晒着雨伞，小狗在嬉闹，蛇的眼睛闪着明亮的光芒。这一切都显得那么悠闲、自在。

“冬天过去了，这个礼拜六你到佐伯婶母家去一趟，把小六兄弟的事定下来。这样一直拖着不办，阿安说不定又要忘记的。”阿米催促道。

“嗯，我是要去的。”宗助回答。

由于坂井的好意安排，小六到他家做学生去了。宗助曾对小六说过，要是安之助愿意和他两个平均分摊小六生活费的不足部分就好了。小六没有等哥哥去做工作，就直接同安之助商谈了。安之助也明确地表示了态。说只要宗助在形式上向他提出来，他立刻照办。

小康生活从此便降临到这一对洁身自好的夫妇的身上了。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宗助到横街的一家澡堂去洗澡。他好久没有来了，这次是为了清洗一下积了四天的污垢。他在那里听到一个五十上下的光头男人和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商人在闲聊天。两人谈论着节气变化。说时令已经到春天了。年轻人说，今天早晨第一次听见黄莺儿叫。光头男人应道，他两三天前就听到过。

“因为刚刚张口，声音不怎么好听。”

“是啊，舌头还不太灵活嘛。”

宗助回到家里，把自己听到的这两个人关于黄莺的对话讲给阿米听。

“太好啦，终于盼来春天啦！”阿米透过格子门上的玻璃，仰望着光辉灿烂的太阳，眉心里流露着喜悦之情。

宗助来到廊缘上，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在修剪长了很长的指甲。

“嗯，不过冬天很快就会到来的啊！”他应和着，目光冲着下面，不停地揪动着剪刀。

后 记

当我译完《三四郎》最后一页文字，如释重负地放下笔来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九八三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案头的两棵水仙清翠欲滴，含苞待放。冬日的阳光和煦地射入窗内，给这斗室增添了一股暖意。我一阵喜悦，觉得在完成这部译稿后，有必要向亲爱的读者交代几句。

这三部作品不是按照先后顺序翻译的，因为当初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也没有出合集的设想。开始选题时，首先决定了《从此以后》这部小说。一九八〇年冬，我在北京，一面学习，一面利用课余时间着手翻译，翌年夏初完稿，八二年春出书，当年售罄，随后又重印了一次，共发行十一万余册。《从此以后》是我学习和研究“漱石文学”的第一部实习性译作。我喜欢夏目漱石，正象喜欢岛崎藤村一样，这两个同时代而文风迥异的著名作家，堪称日本近代文学的双璧。一九八一年三月，我在日本参观了夏目漱石的母校东京大学（帝国大学前身），这里是作家早期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我在校园中的“三四郎池”畔徘徊留连，并拍了纪念照片。回国后，我便产生了将前《三部曲》全部翻译出来的念头，好让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这位作家的生活和创作。去年底，译完了《门》，今年夏初，又始译《三四郎》，就这样，断断续续花费了三年的时光。

文学翻译是一项十分艰苦复杂的精神劳动，一个合格的文学译者，不但要有过硬的外文水平，更要具有较高的中文表达能力，可惜，我在这两方面都深感不足。面对夏目漱石和岛崎藤村这些文坛上的一代大家，在翻译他们的作品时，真可谓含辛茹苦，艰难倍尝，时有力不从心之感。宛若一个天涯孤客，攀登在乱石纵横、荆棘满布的山间小径之上，常常为峭岩巨壑所拦阻。不过，这些困难未能使我退缩。“衣带渐宽终无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冬寒夏暑，长夜一灯，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从此以后》出版以后，结合教学活动，我发现译本中有一些谬误和不当之处，曾打算抽空仔细校勘一遍，由于种种原因，竟未能如愿，致使一些明显的错误，在第二次增印时，也没有得到及时的订正。这次借出版合集的机会，我将《从此以后》和《门》又仔细校勘了一遍，修正了谬误、不当和脱漏之处。作为一个学步不久的译者，我诚恳希望得到各方面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教，以便使译文的质量不断得到提高。

最后，我还要深切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领导和同志，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是无法完成前《三部曲》的翻译工作的。

在未来的一年里，译者愿和各条战线的朋友携起手来，为开展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繁荣祖国的文学事业继续贡献力量。

谨以此与读者共勉。

译者

欢迎使用Koli stan搜集/制作的电子图书

本电子书由 Koli stan 搜集于网络。

如果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请给我写信。

提示：本电子书仅供试读，不得用作商业用途；
如果喜欢，建议购买原版图书！

寻觅图书请到抚琴居论坛——读书时间发贴。